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三十九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碑傳

第三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錄

宋儒碑傳集卷二十三

尹源　宋庠　嵇穎　王洙　黃孝綽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權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澗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材、

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於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二

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致仕上柱國鄭國公食邑一萬一千六百戶贈太尉兼侍中宋元憲公神道碑銘

治平三年四月辛丑、司空致仕、鄭國公薨於京師。時天子方以災異避殿、有司誤奏毋臨喪、乃作挽辭二章以哀之、爲廢朝二日、贈公太尉、兼侍中、謚曰元憲。五月丙寅、天子成服於苑中、百官慰殿門下。其年十月己酉、葬公許州陽翟縣之三封原、是日又廢朝。既葬、御篆其碑曰忠規德範之碑、既又詔太史臣珪、以銘其碑。臣珪方修仁宗皇帝實錄、自契丹再盟、陜西亦罷兵、其後天子益鄉文學、興禮樂之事。當是之時、觀公一用經術、以相仁宗、而天下俗吏之務不至於朝廷、顧其功豈不茂哉。夫創業之相名易彰、守成之相迹難見。在漢、丙、魏嘗有聲於孝宣之世、然推其術、不過能以故事而奉行之、亦未有踔絕見施在民者。惟公始終之行事、實邁前人、而又得天子所褒如此、不刻之金石、則無以顯大於後世。臣幸得執史筆、奉明詔、其敢以孤學自辭。謹案、公諱庠、字公序、開封雍丘人。自其高祖綽、嘗爲唐御史中丞。其後三世、仕不顯。曾祖駢、爲漢兖州乾封縣令。祖耀、爲周壽州霍丘縣令。父玘、端拱三年以明經及第、治獄有陰德、終荆南節度推官。自公顯、曾祖而下、皆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齊、楚、秦三國公。曾祖妣

王氏、繼丁氏、祖妣賈氏、妣王氏、繼高氏、鍾氏、朱氏、封齊、魏、楚、梁、漢、晉、秦、燕八國太夫人。公寔鍾夫人所生。少篤學、遭父喪、寓其家安州。夏竦爲州、一見公所爲文、大器之。仁宗在亮陰、詔禮部貢舉、公與其弟祁、皆奏名廷中。已而擢公爲第一、亦置祁甲科。於是天下學者、以宋氏兄弟爲師法。天聖二年、釋褐爲大理評事、同判襄州。召刪定本朝令、遂試學士院、除太子中允、直史館、判登聞鼓院、爲三司戶部判官。丁母憂、服除、遷太常丞、判戶部勾院、同修起居注、遷左正言。會郭皇后廢、以諫官伏閤爭不可得、坐罰金。尋同知禮部貢舉、天下士至私慶、而材者皆自以爲有得。已而拔收髦雋、比異時爲多、乃知制誥、判登聞檢院、又考試賢良方正科。公言朝廷取異士、當令有司設幕、供以飲食、不可與武科同試、皆從其言。知審刑院。會知蘄州王蒙正誣知蘄水縣林宗言辠殊死、公曰、蒙正本富人子、且倚后家、所爲多不法、可使其志得逞乎。更請御史訊其獄。而道逢蒙正遣人齎寶賂入京師、御史幷收按之、返使坐法廢去。又密州富民王澥者、私釀酒其家、鄰父率其子發之。澥紿奴以爲盜、使盡殺其父子。州以死論奴、公曰、其使殺人者、澥也、況奴爲所紿乎。時宰相亦欲出澥死、公力爭之、澥乃死。他日災異數見、宰相惟能開觀寺謂①爲民祈福。公以謂災異之來、所以戒政事、今設樂於庭、又使民縱觀優慢之戲、恐未足以致嘉應也、奏罷之。權判吏部流內銓、歷太常寺、鴻臚寺、國子監、昭文館、進尚書刑部員外郎。其在鴻臚、言四夷朝貢、請圖其人物衣冠、問其道路遠近、與夫風俗好惡之異、藏之有司。明年、除同知樞密院事。宰相以故事、知制誥未有除二府者、即召入翰林爲學士。又明年、遂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先是趙元昊反、劉平、石元孫皆以輕敵失軍、因詔中書兼管樞密院機

事。時緣邊諸帥官重者、互領陝西四路、以故號令頗不一、又兵多分屯堡障。公言、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廷、宜使大帥收重兵內地、他帥自當一道、緩急有警、則舉兵四攻之。其議久不決、後卒如公計。方朝廷多故、其下詔令及答蕃書、皆須公所裁。公自以材術得進用、天下事有未便者、數論上前、於是爲宰相所忌。會同榜鄭戩爲樞密副使、葉清臣權三司使、或亦謂不可幷據要職者、遂俱罷、公得知揚州。踰年、爲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進給事中。先是盜起京東、迹所連逮者、捕繫滿獄。公使一切縱去、後往往得賊區處以告、於是募里諸生數十人、自疏賞格示之。或曰、諸生且安用也。公不聽、卒慰遣之、凡捕誅百餘人、盜乃息、諸生皆以賞得官。遂大興郡學、禮師儒、又作詩以風厲之、郡人刻其詩學舍下。慶曆五年、復拜參知政事。後帝召二府天章閣觀書、出詔目問天下利病事、宰相倉猝莫敢對。公獨進曰、臣等皆待罪二府、固已總萬事而共謀之、不當下同諸生對策。必欲答清意所問、願至中書同上對。公既退、草數千言立奏之、皆施用其言。八年、以檢校太傅、尚書工部侍郎爲樞密使。皇祐元年、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詔有司上明堂圖、又博考聲律、更定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百神祭享所用樂。其秋、遂祠明堂、以公爲禮儀使。禮成、加工部尚書。初、公言、比有近幸之人、多緣內降得橫恩、宜因大祀之後斥絕、以新聖政。於是帝別爲手詔、與赦書同降。又言、頃詔文武三品以上官得立家廟、而有司不能明諭上意、久之未立、非所以美化也。願詔禮官、更議其制。常欲用三司使張堯佐爲使相、公執以爲不可。既而數上章願罷、帝遂欲用公爲使相。公固辭之、迺以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特定大學

士雜倖、又詔進見皆如宰相儀。以戶部尚書徙許州、兵部尚書徙河陽。過朝京師、方帝病少間、臣下希聞德音。及公來、延坐勞問者久之。嘉祐三年、拜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復爲樞密使、兼群牧制置使。袷饗太廟、爲儀仗使、其年封莒國公。間②言祖宗收方鎮之權、嘗欲畿甸蓄禁兵四十萬、今所蓄不精、且多外補戍更、非彊本之勢。又武臣用恩幸者、多得任邊要、而孤寒者常在東南、至老無恩澤。公乃作科條、均其所入官、而恩幸者滋不說。五年、公數求去位、不許、公固請之、除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判鄭州。明年、徙相州。即言、臣年及七十矣、不可以重祿處閒地、願乞骸骨以歸。乃召公還、以老蠲其拜舞、公請不已。英宗即位、以爲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加檢校太師、徙封鄭國公、既又以爲景靈宮使。公嘗有肺疾、及奉仁宗諱、一慟輒嘔血不止。昭陵祔廟後、願上印綬。英宗每見公不以名、且諭以初臨天下、未可遽休大臣。治平元年、出判亳州。居數月、公請終不已、聽以司空致仕。享年七十一、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功臣至更二十四號、食邑一萬一千六百戶、食實封四千六百戶。其爲人端厚清畏、進止有法度。即上有所問、必據經以對、退而未嘗與人言。間或薦引士大夫、惟恐其聞之、不敢掠上恩。其接賓客、亹亹論文章不自休、世皆尊名德、而小人亦自遠門下。嘗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爲也。公初名郊、在翰林時有指公姓名傳以他說者、仁宗以語公、公因請更之。所著書有掖垣叢志三卷、尊號錄一卷、國語補音三卷、紀年通譜十二卷、又文集合四十卷。夫人胡氏、贈殿中丞銑之之女、封陳國夫人。子男五人、充國、尚書都官郎中、均國、國子博士。其三人早卒。女一人、封壽安縣君、嫁太子右贊善大夫龐元中。孫八人。公與其弟祁尤相

友愛③。公出入將相久、而祁亦終學士承旨。宋興、弟兄以文學一時顯者、未有如公家。銘曰、

於皇仁宗、受天宜君。相孰有人、鄭公之文。帝曰汝來、予欲考古。公則有承、不遠堯禹。其施維何、聲容被民。公有經術、毗予一人。誰不出處、公位將相。不顯鄭公、士夫之望。始其告休、公年未至。卒莫我違、以聽就第。乃保宏父、一品之章。聞有咨詢、據經弗忘。公奄不存、隱如皇席。天章爛然、以昭公迹。既又錫公、篆於碑首。維碑峨峨、在許之右。吏臣次之、矢詩不多。以視後人、遂以永歌。

王珪撰《華陽集》卷四八

故翰林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勾當三班院糾察在京刑獄兼判尚書禮部上騎都尉永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嵇公行狀

嵇氏之先、出魯奚斯、後徙會稽、在漢爲稽氏、後復徙譙嵇山、遂爲嵇氏。後又徙睢陽、蓋譙之別也。公諱穎、字公實。父適、師事正素戚先生、通經術、有文、擢進士第、行敦厚、不求合於時、仕止廬州録事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初、任荊南石首簿、民有父子坐重辟、本情輕、被府檄專按其獄、矜而出免其子。父已抵法、假人而言、簿君仁人也、且生令子、後世必昌。明年而生公。敏悟夙成、天資謹厚、早失所怙、力學自立、未冠、舉進士、常冠鄉賦。修身慎行、動必以禮、安貧守道、事親至孝、鄉人皆貴而愛之。王文正公、張文節公相繼居守、禮待甚至、二公謂其子弟、吾待此君、所以教若曹、此君可以爲人之師表者也。睢陽庠序率先於天下、四方之士集焉、公以鄉行爲諸生領袖、士自遠至、必先刺謁公、蒙一顧許與者、猶公卿之重。當是時、公名望甚盛、今資政殿學士范公、富公并講習在學、願與公游。天聖五年登第、試秘書省校書郎、蔡州團練判官。初、文正、

文節雅知公、後同執政、每相謂言、嵇君方雅之士、不苟進、吾二人必爲成之。至是沂公罷相、鎭青社、辟公掌鎭海軍書記。沂公移大名、隨府爲天雄軍節度推官。沂公特薦於朝、召赴闕、改太子中允。未及別除授、丁太夫人憂。服除、又用沂公薦、景祐三年召試禁林、充集賢校理、判尙書刑部。有疑讞、請對崇政殿、敷奏稱旨、特賜五品服。外補通判應天府、遷太常丞。代還、同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遷太常博士、充開封府推官、改三司度支判官、移判都磨勘司、遷尙書祠部員外郎。公在睢陽典學、舉子張堯封從公學文、公以其俊整、頗爲延譽。堯封依公以立、所著文業多納公所。後堯封女入掖庭爲修媛、有盛寵、其弟化基嘗造公、自陳世舊、求父平生素業、且請編次爲序以獻、蓋中旨也。公不答、亦不獻。久之、同修起居注兼判尙書禮部、糾察在京刑獄。明年、召試中書、除知制誥、賜三品服、勾當三班院。俄遷尙書兵部員外郎。皇祐二年八月、召入翰林充學士、手疏固辭、詔答不允。先是、公以疾久在告、命下未拜、詔閤門以誥敕就第賜焉。九月十五日捐館、享年五十有五。上方齋祠總章、舉希闊之禮、公不得陪侍盛儀、命也夫。訃聞、天子憫悼加恩、命有司以翰林中謝對賜洎明堂慶賚、悉畀其家、別加賻恤、錄其二子、京秩哀榮之典、咸用優等。公性淳至、有雅量、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姿表秀偉、神韻夷粹、標致高遠、不矜而莊。然好修威儀、重然諾。每與所親論君子之所以爲貴、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故士不可以不弘毅、以其任重而道遠。先儒有言、君子不失色於人、故其嚴可憚。不失口於人、故其言可信。如是而後可與立、可以臨大節而不奪。蓋公之志如此、而從事於斯、實終其身。其在鄉黨恂恂如也、見長者必變。其與人交、久而彌恭、朋友切磋、其言似

不足者。其在居室、未嘗徙倚踞肆、進止皆有常處、不大聲愠色。平生未嘗與人相忤、有所怨惡、亦可謂君子人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若公者、庶幾及焉者耶。初游場屋、與故龍圖閣直學士郭稹仲微相善、天禧中、稹爲開封府首薦、人或揚其私曰、王母喪卹未究。公投牒於春官保證之、以是被累罷累舉、曾不介懷。在庠序、與王洙源叔、寶充公持爲益友、三人更相箴儆、聞義而徙、偕成德業、鄉論稱之。夫以文正之方重、文節之剛嚴、本朝之高賢名相、其所以待公如此、天下知公之道有足致焉者爾。文節早薨、故終始爲沂公推引。及居朝廷、登館閣、歷兩禁、文章溫厚、議論明審、行安而節和、官修而事舉、誠一時之高選也。母喪、常蔬食、誦佛書、因洞其宗旨、視去榮利如脫屣。寢疾再逾月、召姻朋諗之曰、生滅人之常、吾善滕子京葬九華壙中、實以土、非惟免諸患、顧速反其本。遺令如九華裏事。子京、故天章閣待制宗諒也。公娶滕氏、給事中涉之女、事姑以孝聞、端淑有賢婦之風。繼室王氏、兵部員外郎球之女、封扶風縣君。三子、景章、太常寺太祝。景華、將作監主簿。立本、秘書省正字。某、秘出也、少學於外氏。訃至江外、告以葬期、念其孤也、幼未能紀述其先人行事、哭而略著其嘗所親炙之嘉言善行、致於紫微趙君叔平、侍講王君源叔二君、舅氏之執友、以請幽堂之銘。其在朝廷風迹之可錄、而某末之聞者、二君必能詳著之矣。謹狀。

張方平撰　《樂全集》卷四〇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爲詩、指物能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訓故、字音④無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已而辨別條

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爲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爲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詔舉經術士爲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爲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爲集賢校理、負時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神會客、爲御史所彈、公以坐客貶知濠州、徙知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某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爲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内銓。至和元年九月、爲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爲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爲之嫁娶。始舉進士時、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祖[5]母禫者、法當連坐。主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爲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爲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隸書、尤有古

法。著易傳十篇、其他文章千有餘篇。其施於爲政、敏而有方。襄州中廬戍兵驕、前爲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於庭、告曰、某時爲某事者、非某人邪。取其一二人寘於法、餘悉不問、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警動。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眞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舟算緡、使得糴旁郡、而出公私米粟賑民、所活尤多。有司上其最⑥、降詔書褒美。其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而考其言皆當世要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爲草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爲文獻、章得象爲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爲均田法、頒之州縣、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之、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可施行。方公病時、八月、開邇英閣、侍臣幷進講讀、而公獨病、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爲予講邪。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卹加等、贈給事中、特賜謚曰文。即以其年十月辛酉、葬於應天府虞城縣之孟諸鄉土山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諱厚。祖諱化、贈太傅。父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陽郡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太祝。次欽臣、祕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臣、某官。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

之人、皆以王爲氏。故其爲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於宋、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於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儒學之臣。退食於家、詵詵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士失益友。送車國門、出涕引首。於茲歸藏、刻銘不朽。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一

潛山黄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孝綽、字公裕、姓黄氏。上世爲建之浦城人、自其考徙居於舒州之太湖、今爲太湖人。舒之望曰潛山、其下號丹霞府、蓋養仙之所棲、幽人有道之所潛、先生遊而樂焉、因自號潛山叟、而舒人尊之曰先生。先生者、道德之號也。先生於孝弟有至性、事父母竭力至誠、而時察其色辭以爲憂喜、能如古人所謂養志者、侍疾居喪、皆有以過人。家貧口衆而制之必均、養嫁諸孤女、過己之子。周人之窮、不計有無、往往衣不兼食不屬、而先生處之自如。居鄉與人子言必以孝、與人弟言必以順、所居人用化之、至相詔語曰、毋或作非、使黄先生知也。其子莘居官、每歸省、必問今日治事何如、使條其狀、聞其當於義理、則歡然爲之飲酒。常謂曰、吾所以不仕者、爲有子仕、足以行吾志。汝視義利是非、可不慎所蹈歟。先生少舉進士、兩至禮部、遂不應。其後天子推恩、當特奏名、而先生亦不復起也。士之不仕、蓋有之矣。或厭濁以遠引、或異學以離世、或求焉而不得、既去而徜徉懟嗟、超脫禮法、誦誕宕之言以爲歸。如先生皆不然、仕之志以其子行之、仕之道以其身行之、恭順於父母兄弟、行誼信於鄉黨朋友、以爲是足以盡吾職、而恂恂於名教、不知仕不仕之異。非孔子所謂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是亦爲政者歟。嗚呼、先生可謂純厚知德君子

也。熙寧三年二月十日卒，享年七十四。曾祖鄖，祖元吉，嘗仕江南李氏，非其好，去之。有詩名，後贈大理丞。考覺，任殿中丞，仕以清直聞。詩益有名，翰林楊文公、劉子儀、章郇公、宋宣獻公皆稱之，多與之唱和。先生遂世其家，尤善書，其法本二王、顏、柳。其配裴氏，屯田員外郎求己之女，有賢行，後二年亦卒。子五男，莘，著作佐郎。勳、藝、荀、蘧皆服儒，能如先生教。一女，歸國子博士張慎言，早卒。六年，著作君以書謂予曰：「黄氏世以仕貧，自莘祖不克歸閩而葬太湖。今莘又以仕來北方，川路岨遠，不孝不敢以柩行。」於是卜之地，得鄆州須城望山，而日得十二月之壬申吉，將合葬焉，幸畀之銘。某久與著作君游，而未及見先生也，然觀其子之賢，則先生可知也已。於是論次而爲之銘曰：

孝哉先生，德成諸身。施於其家，及其鄉人。所性在是，進退兩忘。以至於命，曰壽而康。汶水北原，安此新宫。刻詩幽石，以昭無窮。

劉摯撰《忠肅集》卷一四

校記

①謂：原作「爲」，據武英殿聚珍版書本《華陽集》改。

②間：原作「聞」，據右引改。

③友愛：原倒，據右引乙。

④訓詁字音：《歐陽文忠公集》原校：「一本上四字作『方言、訓詁、篆隸、八分』。」

⑤祖：原無，據《歐陽文忠公集》原校及《宋史》卷二九四《王洙傳》補。

⑥「上其最」下《歐陽文忠公集》原校：「一有『爲京東第一』五字。」

宋儒碑傳集卷二十四

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謚文莊高公神道碑

高若訥　張汝士　孫甫

昔者兩漢之盛也、輔相以清靜寧民、公卿以經術決事。故文、景、顯、肅之際、爲賢主、爲治世、炳焉幾與①三代比隆、蓋公輔得人之效歟。若夫本經術以熙治、載清淨以鎮浮、翊我昌運、高邁於三五、澤斯生民、永濟於富壽、而賦命不融、齎志莫究、愚於北海高公殄瘁之歎深矣。公諱若訥、字敏之。其始齊之公族、於春秋時甚顯。逮漢而後、名德軒冕、赫奕相望。從仕屢遷、今爲太原榆次人。曾祖諱某、贈太師。王父諱某、仕崇儀使。考諱某、仕右侍禁。幷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②、考封祁國公。曾妣王夫人、祖妣馬夫人、妣閻夫人、封魏、晉、秦三大國、悉用公貴而追錫命也。太師藏器弗輝、天爵自高。二令君雖起家登仕、而位不充量。濟美載德、貽謀積慶、必復其始、至公嗣興。公蚤有奇節、挺然不群。祈③公之捐館、公始十歲、奉母夫人寓汲郡。在陋安貧、嗜學樂道。天聖初、舉進士中甲科、調彰德軍節度推官。秩滿、改著作佐郎、遷秘書丞、太常博士。三治劇邑、所居不尚赫赫之譽、去後人皆思之。臺舉御史、改監察、遷主客員外郎、殿中裏行。未幾、除右司諫、直史館、賜服五品。遷起居舍人、知諫院。改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公迭居諫憲、當職論事、不煩細激訐、以要虛名、務舉大體、中時之急病。若犍爲土豪、緣戚里爲郎、得大郡、公謂玷郎選、輕郡寄、亟論罷之。內侍長居中任事、恃恩而肆、公率同列極言而斥出之。復言、今執政古三公之任、所謂坐而論道者也。今進對立侍、裁移刻而罷、於咨諏體貌之禮、固有未盡。宜復坐論、以通上下之情、以究都俞之美。上以爲識治體而深器之、於是益有大

用之意。除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詔復留弗遣。麟府宿兵、高選外計、乃遷禮部郎中、河東路都轉運使。上思公學術優深、議論精敏、亟召還、兼侍讀。丁秦國憂、累詔奪情。瀝懇哀訴、祈終三年喪。國朝故事、官待制以上遭喪、類卒哭起復、今許終服、自公始也。服除、還舊職。尋改龍圖閣直學士、史館修撰。遷吏部郎中、除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理檢使。上憫雨旰食、因公奏事問雨④暘所致。乃推本洪範五事、稽合時政及救旱之術。上大感悟、益嘉公之博洽。數日、擢拜樞密副使。居二歲、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又二年、由戶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公踐歷二府、始終七年、循守法度、奉行故事、簡靜愼重、不輕改作。常曰、萬目而憂世者、非致治之心也。每被顧問、必傅經以對、條理明暢、極盡治亂之原、上未嘗不前席以欣納。故愚謂本經術以熙治、載清靜以鎮浮、有兩漢賢公卿之風、爲得之矣。其在政府也、凡僥倖干澤、事從中出者、請格而不行。后妃之族、當避權保恩、請不預執政。悉降詔爲永法。在樞府時、屬盜發甘陵、嬰城負固、王師攻圍、逾月未克。時議欲開其自新之路、許以容貸、且使兇黨離解。公謂貝於河朔兵屯素盛、今不窮討、後啓亂階、威靈不振⑤、將爲夷狄輕笑、當濟師易將、必行天誅。蠻寇邕管、嶺外騷然、承平歲久、武備闕習、荆廣之甲、若驅市人、故屢戰屢敗。公議遣大帥總北兵及隴西之勁馬以往、則計日可平。或謂北兵不習南風、賊必守險以老王師、雖多馬、恐不足施。公曰、賊狃數勝、理必迎戰。以我訓士精騎、出其不意而夾攻之、蠢爾雖衆、胡能爲哉。二寇既平、悉如公算。又患兵冗而費浮、議罷召募、并汰疲老、要在節用彊本、人給家足、爲太平長久之策。性沖澹、不喜夸耀⑥、累奏章祈解樞柄、辭情切至、確不可奪。上重違其志、久之、乃除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同群牧制

置使、不許外出、且兼進讀。蓋將用其所長、以須爰立乎。公既釋重務、遂所願、自退朝、即杜門燕居、觀書爲樂、搢紳高其靜退。以至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遘疾、薨於宣陽里之第、享年五十九。上聞訃震悼、趣輦臨奠、既傷名臣之不憖、又視其居處儉陋、歎其清節者久之。賻賵加等、廢翌日視朝。贈尚書右僕射、太常謚曰文莊。以是年冬十月己酉葬於開封府開封縣褒親鄉之原、從祁公之兆、禮也。初、公寓汲時、秦國有疾、公左右奉養、藥劑必親、遂精意於醫書。且曰、是術也、前世名儒巨公能者多矣、況人子奉親、可不知耶。因研究、得其[7]妙、以是秦國終享壽康。及公感疾之始、自診其脈、曰、吾殆不起。諸子泣、請召國醫高手者、公堅曰止、雖和緩不可爲已。又戒其子毋輒奏、以貽上憂、吾死殆不得有所請。及東首、神爽不亂、恬然以逝。非達生知命、安時處順之有素、其能若是乎。公既葬、上追思之深、親迂宸筆、以表其隧[8]、曰儒賢之碑、有以見君臣始終之義厚焉。公以譽望、凡朝之華選劇任必與焉。同知禮部貢舉者再、取士得人、近特爲最。又爲京西路安撫使、入契丹國信使、領吏部流内銓、三班院。間被詔定黍尺以協樂律之正、制兵契[9]以嚴軍師之興、裁損祠祭服器復古之法、今悉用之、朝議推其精密。愚與公布衣時爲友、自登憲署、司外計、居政府爲僚、故知公尤深。公性資方介、中立無黨、惟道是信、不以世俗毀譽爲得失。所學非苟記問而已、必窮其理、適於用。每談歷代治亂之迹、貫穿明白、如視諸掌、聽者釋然更僕[10]忘倦。文集二十卷、尤學之粹。娶王氏、封壽安郡夫人、夙有賢範、聞於族姻、後公一年而歿、以明年正月五日祔公之兆。嗣子彦輔、内殿崇班。次保衡、安石、吉甫、光祿寺丞、元規、大理評事、皆脩謹篤學、能世其家。長女適游奎、次適祠部郎中、秘閣校理林億[11]、次適太常博士

張誼、次適王宗誥。彥輔及諸弟泣叙先烈、見託論譔、將附於儒賢之下、以永其傳。愚自視⑫拙鄙、而義不可辭、姑用直書、傳信無愧。銘曰、

維高氏先、蓋姜姓後。表海以還、歷祀寖久。爵德世濟、忠賢代有。發源湯湯、其流固長。儲因積粹、挺生文莊。文莊嶽嶽、照鄰先覺。大器長才、奇文奧學。公初逢時、奮自布衣。絶塵遐騖、垂天迅飛。白簡觸邪、凜然霜威⑬。皀囊納忠、彌縫闕遺。曰黨曰附、吾所弗與⑭。不激不訐、罔干虛譽。人不我知、吾不爲沮。信道而往、若省于度。進直內閣、聯侍邇英。左右獻納、據古援經。帝御宣室、雨⑮暘是卹。公陳五行、沃心造膝。乃預大政、乃總中樞。嘉猷辰告、基命訏謨。事必師古、襲於常故。毋作聰明、毋越彝矩。付之至當、百職咸舉。撓法撓賞、憑寵怙權。繩之以正、金石其堅。殲釁於邕、殄寇於貝。多算險度、審於蓍蔡。我思至言、名遂身退。斯言足踐、其志克從。毋處於外、惟帝念功。論思殿內、勸講禁中。師賓之地、禮厚恩隆。顯允君子、宜錫難老。方胡不然、曾未華皓。軫於天衷、撫几震悼。帝曰儒賢、表其新阡。寵以宸翰、冠於碑顏。崇封維屹、扶樹維鬱。令儀則閟、遺芳永苾。

文彥博撰 《文潞公文集》卷一二

高觀文墓誌銘

至和二年秋八月甲寅、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同群牧制置使高公薨於京師之第、享年五十有九。既聞、上震悼、趣輦降酹其寢。既還、明日罷紫宸朝、出尚書右僕射制書告柩、賵幣賻金系於庭。太常考行、謚曰文莊。以冬十月己酉、克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褒親鄉之原。前此門人河東裴煜騰狀來中山、取文誌隧。予與公游也舊、誼不得讓。哭寢門已、次其梗概曰、公諱若訥、字敏之、生十歲而孤、侍母夫人、客汲郡。生事日狹、取粗完即已。惟縱嗜於學、性警鋭、過目輒記。自周漢迄

兹數千載、救革質文、娓娓能言之。天聖初、以鄉貢牒詣有司、聲光闐焉。一日出諸儒上。方天子委禮部取士、於是中山劉公筠大裒英才、得二百人、多海內選、公在第四。調彰德節度府推官、改著作佐郎、再遷太常博士。歷三縣、以辦最稱。臺御史薦爲監察裏行、就改主客員外。進殿中、遷右司諫、直史館、起居舍人、留知諫院。換刑部員外郎、知侍御史雜事。於是數見上言得失。蜀賈援外戚、得郎官、知蔡州。公劾賤丈夫乾沒財利、不宜以私謁汙二千石。內侍省大中人怙恩、聲焰震赫、人爭媚附。公斥言其尤、即日外遷。有詔累黍定尺、檢制樂律。法不合、爭論連年。公獨以漢世貨泉度寸、定古尺示諸朝、議者服其密。嘗言中書、樞密院所與一統類、美風俗。今奏事離立、不改刻遽罷、不能究熟萬幾、宜復古坐而論道、使人自竭。帝韙其言。擢天章閣待制、益親近。轉禮部郎中、出爲河東都轉運使。召還。

丁母夫人憂、號訴願盡三年。國朝兩省內外制而上有故者、卒哭輒奪哀。有不獲命、慘袍幞到朝就職。自公得請、復遂著行服令、詔給實俸終喪。逮除、盡還舊官、拜龍圖閣直學士、史館修撰。以吏部郎中進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慶曆七年春、小旱、上憂甚。引公問洪範雨暘所以致休咎者。公推原五事以對。其議閎深博衍、上嗟嘆之。後三日、引拜公樞密副使。見便座、上戒以和。公頓首言、和無莫濟者、有如樂焉、音異乃諧。若可否出一、是同也、同則生黨。時大臣執議見迕、故公謝及之、由是見謂爲長者。天下無事、常宿屯三陲、募兵不止、度支財益絀。公議一切停募、料冗士以蘇調給之殘、詔可。康定時、西鄙騷繹、東南多盜、始置宣毅兵、州悉有之、扞鎮方夏。士既飽衣食不事、悍不可制。公曰、是本欲制賊、今反自賊、何賴爲。建擇精銳者團籍北遷、以補戍人。守臣爭言、士素驕、驟遣必亂。公固請、朝

家威令整嚴、等輩孰敢。既徙、無一上干法。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後二歲、由戶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儂蜑襲邕州、殺守將。公曰、南海可虞也。或謂未然。閱旬、賊剽十餘州、乘流下番禺、入其外郛。南軍不習鬭、部校爭長、連戰輒北。賊遂張、嘯亡命數萬、嶺南大瘡。公謂當遣貴賢將節度諸部、以番落千騎怖之、可禽也。會大臣馳往、斬敗將、鼓而南。賊盡銳薄前軍、顧騎出其後、驚以爲神、遂大敗。南事平、帝議策勳、公欲讓功臣、使得其處、即辭位、章五上、拒不省。公請愈牢、帝重違。又以公次當得宰相、雖解機務、猶以學士籍留自近。公喜曰、天下士不吾責已。公節分崖然、不與俗流、至浮屠神仙陰陽怪譎事、弗語也。在禁中論得失、無少回撓。及建、白裁處、皆深自匿。令出、反從人問所以然。故獻納之益、初秘弗得詳、久、知乃十一二。常謂承平久、吏忽事厖、必峻法治之。謂管夷吾、韓非責名實、賞信罰必、術最近、與儒家相輔、長利可興云。公之次行軍約束、敕白罷內降封拜、外戚不可輔政、皆著後法。執官尹不建節、謂具丘將屈賊自容、卒論死、諫止數赦、蓋略施行所謂者。輔政七年、潔畏自將、和傅內外。謀議有不盡如素、或蘊諸內、綽然尚有餘。然未嘗以不如素自解、亦不以有餘矜諸人。故仕雖貴、忌者不媢。已去位、間者不容訾。沒、而士君子泣相弔也。公善觀書、反復研討、必得其意乃置、不誕漫莽鹵貯之胸中。所學邃而該、殆不可及。所著文章二十卷、善文辭者貴之。公累官攝領難悉著、掇其顯者、待制時、假節京西、爲安撫使、在臺兼理檢使、知貢舉再、使契丹一、知審刑院一、領吏部銓、三班院各再、侍經筵二、特召進讀者一。爵開國公、階光祿大夫、勳上柱國、邑二千八百、實戶六百、功號自推忠佐理換推誠保德。大較如此。曾祖諱某、贈累太師。祖諱某、仕爲崇儀使。考某、官右侍禁、幷

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考封祁國公。曾妣王夫人、祖妣馬夫人、妣閻夫人、啓魏、晉、秦三國、爲太夫人。公娶太原王氏、封某國夫人。生五男子。曰彥輔、東頭供奉官。曰保衡。曰安石。曰吉甫、大理評事。曰元規、太常太祝。初、公在慶曆時、葬二令君於開封縣之吹臺鄉、地稍庳、公恨之、將改卜。及是、諸孤遷二令君柩與僕射同塋、以昭穆爲位、公志也。凡人見今世傑才卓行、其於奔走嚮服猶未聞如古人之賢、何歟。不得見而愈貴也。使千歲後視今爲古、予知有藉公風烈者。長想太息、恨不得操鞭箠從公後以快其慕爲果不疑。銘曰、

高氏自渤海徙占河東、爲楡次人。世潛德弗融、久乃發祥、逮公大昌。以孤童奉母、羈旅京輔。軋出陋貧、化爲偉人。由御史諫官、健健敷言、事有固爭、不市直取名。我完吾履、弗授弗倚。一辭寤主、直都貴位。憤俗陵遲、令敝法刓。遂弛必衰、或悼後艱。自公佐王、輔乾爲剛。不假借賞刑、以新故章。引薦俊良、惟力孜孜。斯謀斯猷、外莫聞知。澹於榮寵、峻節是甘。去位甚易、如肩釋擔。邇英之游、惟經術是毗。巷無密輪、奧無媵袿、誰市其門、誰侈而室。聞公之風、可以自律。初秦國多疾、公自調治、方劑天悟、親嚮壽祺。公之屬疾、自診不可治、召見諸子、遺訓逾厲。歿無以私、敢丐諸天子。天子賢之、嗟我師臣、顯卒光哀、滂漏厥恩。予聞於古、曰仁者壽。公不六十、斯言叵究。有宰皐如、有樹岑如。公安是居、千載不渝。

宋祁撰 《宋景文集》卷六〇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16]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葬其先君於北邙山。既葬二十有九日壬寅、晨起感疾、復就寢、弗寤若醉狀。醫視其脈、曰、疾勢風甚盛、脈宜洪。今細蹙、殆不可爲。晝未盡數刻、啓手足於官署。翌日、殯於正寢。戊申、葬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堯夫

內淳固、外曠簡、不妄與人交。初爲河南府推官、後爲司錄。予與之遊幾五年、出處多共之。其飭身臨事、予嘗愧堯夫、堯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堯夫名汝士、年三十七、歷官至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外郎。母李氏、隴西縣君。娶崔氏、生二男三女、皆幼。渤海歐陽修爲之銘曰、

噫嘻哉。上者蒼蒼也。宜壽而夭、宜福而禍、有尸者邪。其無也。豐其躬者鮮其仁、予之賢者嗇其位、豈其不可兼邪。斯可怪也。其有莫施、其爲不伐、充而不光、遂以昧滅、後孰知也。弔賓盈位、哭皆有涕、夫嗟於道、婦咄於竈、夫能使人之若此也。噫嘻哉。君子吾不得見而見善人、善人今復不得而見也。

歐陽文忠公集卷六二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於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磚、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於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世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

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閒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頹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於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歐陽修撰。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四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公行狀[17]

曾祖恕皇任博州堂邑縣主簿、贈太子中舍。祖賁皇任尚書庫部郎中。父從革皇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公諱甫、字之翰。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進士及第、爲華州觀察推官。華州倉粟惡、吏當負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公、公令取斗粟舂之、可棄者十纔居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弛負錢數十萬而已。紘以此多公、薦之、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樞密直學士杜公衍奏知永興軍司錄、遷殿中丞。樞密直學士張公逸奏監益州交子務、遷太常博士。慶曆二年、杜公爲樞密副使、又薦之、得試爲秘閣校理。三年改右

正言、知諫院。因災異言應天所以譴告之意者、在誠其行。有其誠矣、所以順天者、在愛其民。於是遂請斥浮費、出宮女、除別庫之私以寬賦斂。初、李元昊反河西、契丹亦以兵近邊、謀棄約、任事者於西方益禁兵二十萬、北方益土兵亦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及群盜張海、郭邈山等劫京西、江淮之間皆警、是時已更用大臣矣、又令天下益禁兵。公言曰、天下所以大困者、在浮費。而浮費之廣者、兵爲甚。今不能損、又何益之邪。且兵已百萬矣、不能止盜、而但欲多兵、豈可謂知所先後哉。不報。於是極論古今養兵多少之利害以聞、語詆大臣尤切。既而保州有兵變、朝廷賞先言者。公以謂有先言者、而樞密院不以時下、不可以無責。天子曰、某、吾方倚以治也、不可使去位。公猶固請議其罰。邊將劉滬謀立水洛城、與部署狄青、尹洙議不合、滬違其節度、遂立之。青等械繫滬以聞。公言曰、城之所以蔽秦、而通秦、渭之援、宜不廢其功、而赦滬之輒。遂從公議。燕王薨、大臣謂用不足、欲緩葬。公言曰、燕王、上之叔父、葬不可以不如禮。又言後宮事、又言宰相罪當罷、皆行其言。上既罷宰相、而用某爲參知政事。又言某不可任以政、天子難之、因求爲外官。而是時、朋黨之議亦已起、大臣相次去位、公上書論爭、語尤切。已而奉使契丹、還、遷右司諫、知鄧州、徙安州。又徙江南東路轉運使、又徙兩浙、遷起居舍人、尚書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餽廚傳之費、陝人安之。鄰州歲時以酒相慶問、公命儲別藏、備官用、一不歸於己、至今遂爲法。徙晉州、近臣過晉、夜半叩城欲入、公曰、城有法、吾不得獨私。終不爲開門。徙河東轉運使、賜金紫服、入爲三司度支副使、輸物非土有者、公爲變其法、使之代輸。至和三年、遷刑部郎中、入天章閣爲待制、遂爲河北都轉運使。疾不行、又兼侍讀。嘉祐二年正

月二十一日卒於位。公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如不能自持。及與人言、反覆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而退視其家、初未嘗蓄書、蓋既讀之、終身多不忘也。其居官、於其大者既可知已、於其小者、亦皆盡其意云。雖貴而衣食薄、無妾媵、不飾玩好、不與酣樂、泊如也。時從當世處士講評、以爲遂其好、而客或造其席者、與之言終日、不能以勢利及也。其於人少合、亦不求其詳、所與之合、亦不阿其意。蓋公與河南尹洙相友善、而尤爲杜丞相所知。慶曆之間、二三大臣又與公同心任事。然至於論保州之變、則所指者蓋杜公。非益兵之議、則所詆者蓋二三大臣。至於城水洛也、又絀尹洙而申劉滬、其不偏於所好如此。然已而朋黨之議起、大臣多被逐、公之爭論尤切、亦不自以爲疑也。噫、可謂自信獨立矣、可以觀公之行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篇、以謂己之學、治亂得失之説具於此、可以觀公之志也。公歿、有詔求其書。公享年六十。其先開封扶溝人、至公之祖、徙許之陽翟、今爲陽翟人。母李氏、長安縣太君。妻某氏、某縣君。子宜、滑州觀察推官、實、寘皆將作監主簿。宜等以狀來屬鞏、謹序次其實可傳於後世者如右、謹狀。

曾鞏撰　《元豐類稿》卷四七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爲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

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於朝、得祕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於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

也。乃親閲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爲息。陜當東西衝，吏苦廚傳，而前爲守者顧毁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毁也。陜人賴以紓，後遂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毁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爲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説，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於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於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賁，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於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仁⑱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三

孫甫傳

甫博學強記、最熟唐書、準荀悅譔唐記三十篇、衆咨其該要。范仲淹薦甫可任館殿、遂爲校理。久之鬱鬱不適、白宰相求外官。文彦博少時師事甫、於是參知政事、爲甫從容言、朝廷待君異常流、幸少安之。俄用爲三司副使。甫對彦博吁悵曰、朝廷見待不同、乃以此耶。吾宜去矣、願知陝州。彦博曰、學士資望出人、陝何足得。但外戚有先求此郡者、政府已可之矣。甫曰、政府⑲固以吾爲不若外戚乎。何必陝哉。取次一麾、吾去矣。得鄧州而行。范仲淹守杭、甫爲二浙轉運使。仲淹禮貌殊厚、甫每不快、謂人曰、希文爲不知甫、則嘗薦甫於上矣。希文而知甫、則樽酒道舊、必使俗物參同、非美意也。嘗至仲淹書閣、見其親爲尺牘甚多、甫曰、何事於此。仲淹曰、疇昔單平游分、今日不欲棄絕、且禮無不酬、故爾牽勉。甫曰、已矣、公知不忘南都教授時交際、情地則足矣。自公官達、則相於者皆佞人、挾詐圖私、何足報復。論者以仲淹、甫語皆得理詣。甫爲人清率、平居對客縱論、忘景晷之遷。屢掀幞頭搔其癢、髮鬆然被面、不加修正也。陳繹爲西京留守推官、過甫叙別、甫欣然接膝、自酉及子、語纔罷。乃謝曰、家人病、無能具酒者、謂君非餔啜徒、亦不自歉也。天明不設飯、自錄小詩送行而已。彦博既顯、甫常少之、與人語及、必引袖掩面曰、天下可羞、誰若文十四者乎。遭時得君、其景迹乃爾、辱吾道甚矣。嘉祐二年甫卒、官止兵部員外郎。

贊曰、德尙容而心戒褊、修性之通義也。然容之敝、常以和易至乎卑污。而褊者雖難與並爲、要之不違乎清直。故君子之道、不幸而不足、則與其污也寧褊、何可忽哉。陳繹曰、慶曆時文學士如甫者多矣、至於允蹈耿耿、不肯毫髮苟合於世、未見如甫者也。

吕南公撰《灌園集》卷一六

校記

①與：原作「於」，據四庫本《潞公文集》改。

②尚書令：原脱「令」字，據右引補。

③沂：原作「祁」，據右引改。

④雨：原作「兩」，據右引改。

⑤振：原作「震」，據右引改。

⑥「喜」原作「嘉」，「耀」原作「權」，均據右引改。

⑦其：原無，據右引補。

⑧隧：原作「遂」，據右引改。

⑨契：原無，據右引補。

⑩僕：原闕，據右引補。

⑪林憶：原作「林憶」，據右引改。

⑫視：原無，據右引補。

⑬威：原作「成」，據右引改。

⑭與：原作「興」，據右引改。

⑮雨：原作「兩」，據右引改。

⑯題下原署：「山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事、天水尹洙撰。」按，據此，此篇誌爲尹洙撰，銘爲歐陽修撰，今并收於此。

⑰《曾子固集》題作「孫待制行狀」。

⑱仁：原無，據原卷末校記及《名臣碑傳琬琰集》補。

⑲政府：原作「政甫」，據文意改。

宋儒碑傳集卷二十五

賈昌朝　孫抗　宋祁　呂公弼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魏公既薨之明年、皇帝篆其墓碑之首、曰大儒元老之碑、有詔造文賜公子、使之幷刻。臣某昧死序列、再拜稽首以聞、曰、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尙書令、晉國公諱注之子、皇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尙書令、齊國公諱璉之孫、晉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緯之曾孫。其先南皮人、中徙獲鹿、今葬開封而爲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

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譽歎以爲賢己。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院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封府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爲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言則感心。自仁宗即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爲疏闊。然上常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爲善、而公由此顯矣。於是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錄、歲終歸之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爲彭城郡王諱其名、公言母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外。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尙書禮部、判太府寺。天

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無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爲銓也、河北蝗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詘姦、於利害多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爲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概舉令、而與其奉如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爲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議收①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侍講林瑀者言、天子即位當步其日、占所得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上即爲公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恭僖公、奪其州、人以爲宜。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諸不急。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慶曆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之利害、客詘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泚、陸贄尚以爲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言所以待夷狄者凡六事、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官參知政事。四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五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祔章惠太后太廟、公言其非禮。及祔獻懿二后、密敕遷文武位一等、賜外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既而敕遷兩府官、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上以旱避正殿、貶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軍節度使、

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冀得近公。公疑爲姦，考問具服，則惶恐不及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即使部將王信、孟元、郝質馳兵操攻具往，且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所以擒滅，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爲則所脅者，而捕河南[②]、北妖人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暑，公暴隄上，躬親指畫，出倉廪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棄，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爲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公變其法，有歸者故拔擢超其伍，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絶，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地則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徙鄭州，從公求也。至見，留爲祥源觀使，既而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母燕國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以孝聞，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爲榮。及薨，自鄭歸葬，扶舁蒼然，肩足皆胝，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年，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仁宗問易之乾卦，公既講解，又作書以亢龍爲戒，手詔褒答，以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涖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商胡，決以公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河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澶、魏、濱、棣、德、博多水死，公乃請使撫巡賑救，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③]爲樞密使。三年，以鎮安軍節、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

靈宮使、又出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寬惠爲治、人安樂之。它將相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所賜爲用、故在所尤不擾。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許。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不許。使撫諭、須秋乃發。六月告疾、中人、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寅薨。上親臨哭、發涕、爲不聽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服、出司賓祭弔、別賜黄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公墓次。公年六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戶萬五千、實封五千六百。公所著書、有春秋要論十卷、群經音辨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壻也。其後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內外族親凡九人。賈氏自誼及耽、傳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附、寵祿光大、始終褒榮、君臣相遭、於是爲盛。銘曰、

於皇仁宗、時宋之隆。奠此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承、有宰魏公。帝曰詢爾、群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治。有博六藝、使熙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進於殿中、登闡沈幽。乃尹開封、治民不絿。乃丞御史、督制庶尤。膏澤在下、熏烝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

相。帝巡大塗、公帝之車。帝御廣宮、之屏之墉。文條武毖、具獻膚功。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史、有謚太常。次詩不誣、斲石墓旁。

初卜葬公汴陽里、以水故、改卜。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峰鄉支流村。奉敕改鄉名曰大儒、村名曰元老里。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王某謹記。

王安石撰 《臨川先生文集》卷八七

賈昌朝墓誌銘

治平二年七月戊寅、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左僕射、魏公薨於京師。始公得疾甚、英宗命中貴人挾太醫晝夜調護、所以念之甚厚。及訃聞、是日休吏群司、乘輿趣臨其喪、爲之泣下。乃詔輟視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其賻物加等。將斂、又賜龍腦、水銀以納其匱中。八月甲寅、上成服於苑中。於是其家條具功狀、上於太常、謚曰文元。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於許州陽翟縣大儒鄉元老里之原。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其先漢長沙王太傅誼之後、至唐僕射、魏國公耽、復以儒學相德宗、而世爲滄州南皮人、後徙眞定之獲鹿。皇太祖緯、晉中書舍人、追封魯國公。皇祖璉、太子左贊善大夫、追封齊國公。皇考注、秘書省著作佐郎、追封晉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曾祖妣崔氏、封吳國太夫人。繼粟氏、封韓國太夫人。祖妣胡氏、封周國太夫人。妣史氏、封燕國太夫人。自公之皇考、始去獲鹿、而葬於開封、今爲開封人。初、晉公一夕夢使者奉貂冠玉簡於大箱中、拜而受之、以告燕國夫人。明日、公乃生。公少孤、母日教誨之、自經史圖緯訓詁之書、無所不學。天禧元年、眞宗祈穀於郊、獻書車駕前、賜同進士出身、補常州晉陵縣主簿。引對便殿、以爲國子監說書、即除江州德化縣令。孫宣公初判監、

命學官各講一經、獨稱公所講有師法。一日往謁宣公、宣公遣人示唐相路隋、韋處厚傳。公讀已、宣公乃出見公、曰、後當以經術進如二公、願少勉之。天聖元年、兼穎州郡王院伴讀、遷大理寺丞、以殿中丞知常州宜興縣、徙知龔州。以母老辭、得監在京廣濟倉。翰林學士徐奭權知開封府、舉公知東明縣、遷太常博士。是時宣公且老、數辭講禁中、乃薦公爲代。召試中書、而參知政事陳文惠公與公有親嫌、言公年少、未可入侍經筵。宣公復言、先朝用晏殊、宋綬知制誥、皆年未三十、朝廷用人、可悉限以年邪。然文惠終抑之。徙通判綿州、又以母老、得監在京永濟倉、明道元年、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復爲國子監說書。方章獻皇太后稱制、詔避彭城郡王名、公言、在禮、母之諱不出宮中、今天下爲太后諱其父名、非所以尊宗廟。初不報、及太后④上僊、乃用公言罷。景祐元年、擢崇政殿說書、俄加直集賢院、判尚書禮部。天子方鄉文學、每授經之際、多詢質疑難。公因請以聖問所及政教道義之言、令講讀官悉綴錄之、以上史館、於是作邇英、延義二閣注記。三年秋、太平興國寺災、而議欲復修。公言、比年京師觀寺屢災、此天佐興王者、故數下災異以誡告之。願陛下側身念慾、以思答天之實。於是遂止不修。再遷司封員外郎、天章閣侍讀、判太府寺、爲史館修撰。天子每祠南郊、必先謁景靈宮、乃齋太廟。公言躬享景靈宮、初用唐朝獻太清宮故事、事出一時、不足以爲法、請須郊祠還、然後行謁謝之禮。下議有司、不合、乃寢。趙元昊叛、延州總管劉平⑤敗於北川、或言平實降賊、朝廷以兵圍平之第。公言、王繼忠陷賊中、先帝遇其家反厚。及契丹約和、繼忠與有力。今計平豈遽降、而先收戮其家、使平果存、亦不得還矣。即詔弛圍兵。既而果得平戰沒之狀、乃厚恤其孤。遷禮部郎中。康定元年

三月丙子大風，晝冥，詔罷春燕。公言：「今災變屢見，初莫不恐懼，已則泰然謂⑥無事。切考災異之所從，固不虛發，願陛下修飭五事，以當天心。雖罷春燕，恐未足以塞大異也。」居數月，權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爲館伴契丹使。河北旱蝗，爲體量安撫使。既還，條所以制邊之策甚備。其言擇守宰，習鄉兵，治塘泊，紓繇役，繕甲壘之類，皆當時施用之。除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權知開封府。有禁衛卒告軍中斂率緡錢，本屬以其事移府，衆皆伏府門，惴恐不自安。公止⑦詰其告者不實坐之，餘置不問，仁宗大然之。爲南郊頓遞橋道使。時西疆未寧，詔公護行在，以察姦非。知開封府不待齋祠，自公始。慶曆元年，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侍講如故。自唐群臣見謝辭，皆過天子正衙，五代草創，過衙乃在其後，公始釐正之。未幾，判⑧國子監。詔公與三司官吏減省浮費。前此公上疏言：「國家用度素廣，而民力不足。日者屢詔有司省節浮費，未聞卓然施行。今陝西用兵，而無先事之備，竊爲國計憂之。願較景德以來，訖於景祐，財用出入之數，約祖宗舊制，其不急者一切省之。至是，內自宮掖，外及權貴而下，歲省用凡數百萬。駙馬都尉柴宗慶前在鄭州，縱其下擾民，及遣使問狀，而托疾不即應，更請出爲郡。公劾奏宗慶託國肺腑，而所爲不法，乃復使爲郡，恐益爲民患。於是詔留宗慶京師。侍講林瑀上會元紀，且言推帝王即位，必遇辟卦，而眞宗乃得卿卦。公奏瑀所學不經，不宜備顧問，遂絀之。契丹遣使求關南之地，且議和親，復爲館伴使。公言和親辱國，而尺地不可許。議者又欲以金繒啗契丹，而使平夏州。公言：「吐蕃尙結贊欲助唐復京師，而宣公數諫止之。後得諜⑨者，乃朱泚賂吐蕃，欲使陰爲之援。今契丹乘元昊叛，有求於我，未必遽肯出兵。就使兵出而小有勝，何以塞其進

取之心。時方命公使契丹、於是力辭其行。又言、藝祖有天下、收方鎭之權、當時以爲萬世之利。及太宗在位、將帥多姻舊之臣、而戮不逮恩。然猶仗神靈、卒剗暴海內、自時用武之勢乃衰。近歲恩倖子弟、非有橫草之功、而坐取武爵。乘邊隅無事、猶以自容、一旦西方用兵、以千萬卒之命、爲庸人驅之死地、豈不憒哉。願⑩思所以修內治外之術、以銷難未然。復陳備邊六事、凡數千言、帝嘉納之。三年、遂參知政事。明年、以檢校太傅、尚書工部侍郎爲樞密使。又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纔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提舉編修唐書。陝西既罷兵、公遂還樞密使。因言、近歲國馬耗而河西蕃部馬不至、請樞密使兼群牧制置使、如先朝舊制。從之。會詔有司議章獻、章懿、章惠三后升祔之禮、令中書門下考詳其事、而禮官或援古不同、公乃酌群議而奏曰、恭以章獻皇后母儀天下、章懿皇后誕育聖躬、宜如祥符升祔元德皇后故事、配食眞宗廟室、以稱陛下追孝之意。章惠皇后於陛下有慈保之恩、義須別祠、伏請享奉慈廟如故。於是命公攝太尉、奉二主行升祔之禮。已而將下德音、內出密封、中外文武官皆遷官、諸軍皆特支。公獨匿其事、即奏以爲不可、雖同列莫與聞者。明日、惟在京諸軍與特支。又詔二府特遷官、公又以爲不可、乃已。七年春大旱、公引漢災異冊免三公故事、願上丞相印、意甚確、遂拜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河北安撫使。及帝謝雨西太一宮、而公獨不從、詔下閤門吏、開封府以其事⑪即報公。公既辭、賜燕國太夫人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爲榮。貝州妖卒王則叛、初則約連河北京東數州之兵、欲南斷浮橋、以據大名。事未及發、會有白衣遮公馬首、自言少遊 跪泉山、能言國家休咎

之事。公疑而詰之、乃得所挾書、實貝州叛逆也。其黨知事覺、於是嬰城自守。公命高陽關路總管王信、大名府路鈐轄郝質、眞定府路鈐轄孟元將六部兵二萬趣城下、并遣穴城匠作車洞、距闉以攻賊。公亦屢請行、朝廷賴公威名在大名、不許。及破賊、以功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進封安國公。其年日官言太陰犯畢距星、又掩其大星。公因言、畢昴之間爲天街、其陰、外國也、其陽、中國也。顧其警必在季秋之分。因考歷代所占凡十二事上之。會歲饑、民大疫、公爲置病方給養之、全活九十餘萬。契丹募亡卒之勇伉者、得五百餘人、號投來南軍、驅以戰西羌。邊法雖歸亦殊死、公乃檄邊郡、凡投還者一切貸之。後有還者、公更遷補之。賊聞、遂除其軍不用。邊民之貧者、多避賦繇、以其地質賊人、因而寖爲賊所侵。公爲設法、聽旁近戶之有力者贖之。歲餘、悉復其地。契丹使來、每道公境、必斂服自飭、且戒其徒毋得有所犯。公嘗言、河自横隴之決、分流德、棣、恩、滄數州、而歲爲害滋甚。按九河既湮、惟行漯川之道、歷代雖徙決不常、然不越濮、鄆之北、魏、博之東。今其道歷朝城由蒲臺入海者、此禹、漢遺功也、請復河故道。不報。明年、河決商胡、水環大名、公乃繪漯川、横隴西、商胡爲一圖、復條其利害以聞。詔遣三司副使鄭驤行視其地、還言功大不可就、乃止。皇祐元年、以燕國太夫人春秋高、願徙鄭州。及入覲、乃以爲祥源觀使[12]。公不敢以將相留京師、屢請還節、除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右僕射、判都省、再提舉編修唐書。其冬、以右僕射復除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凡六上章、乞罷僕射兼侍中、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公子四人皆遷官、固辭之。使相初無中謝之賜、其賜自公始。明年丁母憂、會大雨、奉喪徒行數百里。詔屢起之、公懇蘄終喪。給以宰相俸之

半、辭之。給以僕射俸、又辭之。於是賜黄金三百兩。服除、判許州。仁宗召公邇英閣、問易之乾卦。既講陳之、翌日又爲手奏曰、夫乾者、天剛健之德。當天下久盛之時、柔不可以濟、然亢而過剛、又不能久。惟聖人外以剛健決事、内以謙恭應物、不敢自矜爲天下首、乃獲吉也。帝面出手詔以寵答之、仍以所陳卦義藏之史館。又言、漢唐都雍、置輔郡以内翼京師。國朝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它道、制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滑、鄭州、并開封府、總四十二縣、置爲京畿。遂興行之。公將行、命侍讀學士以下餞於資善堂。五年、徙判大名府、復爲河北安撫使。是時、博士李仲昌建議開六塔河、欲斷大河東去、以殺金隄之患。既而水怒溢、隄陋不能禁、敗民廬舍、不可勝計。公復請疏河故道、且言故道土沃饒、多爲權右占耕、使者妄言功大不可就。於是又詔河北都轉運使董沔行視之。遂欲決濮陽埽、下鄆之鈕城、導河使東、而言其地皆趨下、亡壅塞之患、俟春調丁夫、遠不踰三月、可就。然朝廷終不報。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未幾、加兼侍中、再任大名、尋拜樞密使、辭侍中。三年、以鎮安軍節度使、右僕射、依前檢校太師、兼侍中、爲景靈宫[13]使。其年、復出判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度使、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復徙大名、爲本路安撫使。英宗即位、拜鳳翔節度使、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治平元年、自言臣老矣、不任事、願得徙閑郡。且還鳳翔節度兼侍中、詔不許。明年春、復徙許州。及入覲上以先帝大臣、益尊遇之。公亦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因固請還鳳翔節度兼侍中、卒不許。時京西大疫、特詔公候秋涼行。公既被病、召諸子謂曰、勢且革矣、尚欲尸重祿邪。於是復請、乃復以爲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踰月公薨、享年六十八。公爲人外端重而中裕、雖燕居、未始見慍喜。然於臨

事其色不可奪。少好學至顯貴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其於古今治亂、天人災祥之學、無不該貫。故指政言事、切而不迂。其爲政樂易而不苛、前後累鎮許、魏、民皆見思、圖其像學舍而生祠之。爲文粹衍有法度、字畫尤婉奇。公在外、仁宗嘗特遣使賜三朝御書凡百八十七軸。其歷崇政殿說書、天章閣侍講、觀文殿大學士、皆仁宗爲公特異之。初奉詔刊修廣韻⑭爲集韻、因請修禮部韻略、其窄韻凡十有三、聽學者附近用之。又請修唐書及復禮記鄭氏所注月令、以李林甫所解唐月令別行。著本朝時令十二卷、群經旨辨十卷、春秋要論十卷、通紀八十卷、奏議三十卷、文集三十卷。公初娶王氏、尙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封莒國夫人。再娶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後公二十九月而薨。六男子、章、終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圭、尙書比部員外郎、田、終尙書駕部員外郎、靑、尙書司門員外郎、齊、太子右贊善大夫、炎、太常寺太祝。三女子、長適尙書比部員外郎程嗣弼、封壽安縣君、次適太子右贊善大夫宋惠國、封崇德縣君、次適尙書都官員外郎龐元英、封壽光縣君。孫男十八人、公祚、公路、公定、公弼、并光祿丞、公度、大理評事、公裕、公盛、公述、公望、并太常寺太祝、公孺、太常寺奉禮郎、公靖、太廟齋郎、公秩、公密、公詠、并未仕、公正、公亮、公迥、公嚮、早卒。曾孫男一人。始、公葬晉公於開封、以其地下汙、將改卜於許而公薨。今遷晉公而偕葬之、以成公志云。銘曰、

維賈氏先、出傅長沙。有唐魏公、又移厥家。自公皇考、始去獲鹿。公又食魏、不遐以續。公昔尙少、其濇中閎。獻書路旁、洒發厥聲。始爲學官、終日默如。逮其授經、聽者群趨。卒用所學、入講殿中。帝曰汝來、有發予聽。遂相仁宗、左右經術。豈無衆訾、其勢不屈。公於出處、以靖以夷。魏、許之政、而民思之。再管

樞衡、越歲又遷。維是嘉謀、有來上前。天淸日華、聖子有作。魏公來朝、猶陳舊學。間不見公、遽不能起。乘輿即臨、泫然出涕。公位將相、不爲不榮。矧曰黄髮、道德之英。曾誰如公、篤其終初。以示萬世、維實維孚。

王珪撰　《華陽集》卷五六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説、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敕。慶曆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滬水洛城[15]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宗大獵於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於殿中。君奏疏、即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熾、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塹、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

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於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闊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衞、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歡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敎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迪、适、遘。適嘗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祕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懷遠鄉上林村。歙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饒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危、倏變晝奇。瘴毒既除、膏熨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夷。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於家、銘在墓前。以告黟人、孫氏之阡。

王安石撰　《臨川先生文集》卷八九

宋景文公祁神道碑

嘉祐五年秋、常山宋公自鄭州移疾還京師。明年夏四月、疾益侵、召門弟子蜀郡范鎮而謂之曰、疾病者既死、毋受贈典、毋丐子孫恩、毋請謚、毋立碑。我雖戒諸子、恐其弱、不能聞於朝、子其爲我達之。某退而白於中書、中書諸公相顧戚然。粤五月丁酉、公薨。天子輟視朝、朝廷用故事贈公刑部尚書。頃之、仁皇帝問公之後事、特官其子。兩禁常僚又謂公事業暴於世、不可以無謚、列請於朝、乃謚曰景文、皆非公志也。後二十年、公之諸子來求文以表於墓道。嗚呼、某受言於卧内者其可違乎。雖然、一時之言、與揚公後世之美以慰其子孫孰愈哉。於是銘之而不辭也。公諱祁、字子京。其先、周武王封微子於宋、因以爲氏、望於廣平。至公之高祖紳、唐昭宗時爲御史中丞、以言得罪、遂家於開封之雍丘。生四子、以伯仲叔季列東南西北四院、公之系實出西院。曾祖駢、漢兖州乾封令。祖耀、周壽州霍丘令。父玘、皇荆南節度使推官。初、四院之子孫仕者數十人、或以蔭、或以明經、或以明法、或舉進士、皆有才名、然不甚顯。至公之兄弟遂大顯、自曾祖而下并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開齊、楚、秦三國爲公。曾祖妣王氏、丁氏、祖妣賈氏、妣王氏、高氏、王氏、鍾氏、朱氏、疏齊、魏、楚、梁、漢、晉、秦、燕八國、爲太夫人。自唐季以來、歷五代、文物掃地盡矣。天聖初、宋興六十餘年、寖明寖昌、而賦詩取士特卑弱不振。仁皇帝在諒闇、公兄弟試禮部、糊名籍奏公第一、兄元憲公第三。章獻太后曰、弟不先兄。遂擢元憲第一、降公爲第十人、調復州軍事推官。代還、改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直史館、再遷太常博士、知禮院、兼判[16]吏部南曹。修廣樂記成、擢尚書工部員外郎。先是李翰林宗諤、燕龍圖肅相繼言、太常樂比燕樂爲高、李照乃以縱黍累尺、

律下五聲、鐘磬才下兩聲、與其律不相應。公上言、照之樂降黄鐘爲太簇、君實寄於臣管、不可以事天地宗廟。會韓魏公爲諫官、亦言照樂無法。乃詔詳定而罷之。尋修起居注、權三司度支判官。是時陝西用兵、國用日廣、公言、今大有三冗、小有三費。州縣之地不加廣、而官五倍、且以十二加之、遷代罪謫足以無乏。若節其入流、計員補吏、則一冗去矣。僧尼道士已受具戒者且如舊、其徒弟子一切還爲民、可得耕夫織婦五十萬人、則二冗去矣。廂軍不任兵而任役、每役則更調農人、罷招廂軍、又得數十萬人、則三冗去矣。道場齋醮、寺觀置官設徒卒、使相非邊任而享公給者、罷之、則三費節矣。三費節、三冗去、使國用饒、雖興師討罪、戎會可玩於掌股間耳、寧與今日課鹽榷茗爲戚戚計同年而語哉。判鹽鐵勾院、次當知制誥、會元憲公參知政事、乃爲天章閣待制、判太常禮院、國子監、俄改太常寺、兼禮儀事。元憲罷、亦出知壽州、徙陳州。還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未行、爲翰林學士、知審刑院、兼提舉諸司庫務、判史館、兼侍讀學士。元昊之敗契丹也、二國交獻捷、公爲契丹館伴使。耶律褒等妄自誇大、欲求軍費者、公語以西人亦嘗獻俘、皇帝不之受、因道所俘姓氏官爵、褒等相顧愕眙、終其去、不敢妄出一語。仁皇帝聞之、欲大用公[17]。會元憲公自天平復參政事、解堂[18]職、兼龍圖閣學士、史館修撰。累遷右諫議大夫、充群牧使。元憲爲樞密、復翰林學士。張美人爲貴妃、公當制、乃先進告、或言公以告代冊者、落二職、以本官知許州。未幾、爲翰林侍讀學士。久之、召還、再爲史館修撰、判太常寺、秘閣、秘書省。大享明堂、遷給事中、復兼龍圖閣學士、集賢殿修撰、出知亳州。歲餘、以禮部侍郎知成德軍、充本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河北騎軍雖多、而馬常少、公

請復駝幕之制、及弛河東、陝西馬禁、聽民間買賣、養馬者不升戶等。益募步卒、弩居十之五、弓十之三、槍刀十之二。轅車爲陣、掘塹爲營、強弩射人、大刀砍馬。如此則騎軍馬多而士精、步人衆而弩強、敵畏。居三月、徙定州、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論兵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捨鎮與定、無足議者、請合鎮、定爲一路。夫恥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若少厲之、不憂不戰。欲兵之強、莫如多穀與財。欲士之訓練、莫如善擇將。欲人樂鬭、莫如賞重而罰嚴。欲敵顧望不敢前、則合鎮、定是矣。乃積穀百餘萬斛、增大團敵樓十二、棚櫓營會、弓弩刀槍、凡戰之具、莫不更新之、曰、恃吾有以待之也。公前後論事多施行者、或不施行、亦降詔褒答之。又上禦狄論七篇、凡虜之山川道路、國俗嗜好、與其君臣向背、兄弟之不相能、及後相殘、覆視其事、若合符節然。加端明殿學士、尋拜吏部侍郎、知成都府。始至、葺文翁學、自爲記刻。西南學者、奔走請業、公循循指敎、莫不中其所偏。代還、道除三司使。元憲公居西府、加龍圖、以三學士知鄭州。唐書成、進尚書左丞。移疾自鄭還也、判尚書都省、序遷工部尚書、復領群牧使、翰林學士承旨、聽一子入侍。病且亟、猶自力以五事切諫、其一言東宮虛位也。又自爲右誌左銘、記爵里姓名而已。初、公修禮書、樂記、詳定慶曆編敕、改定科場條制、覈實提點刑獄考課、知公者謂公爲全能、不知公者以爲禮樂刑政皆出公手、用是毀公、公亦用是多出入藩鎮、不大用矣。嗚呼、其命矣夫。士大夫所以嗟傷之不已也。享年六十四、治平三年五月己酉祔元憲公葬於潁昌府陽翟縣三封鄉之先原。娶劉氏、彭城郡君、先公十七年以亡。子男十五人、定國、進士及第、終太常博士。次不及名。靖國、彥國、國子博士。惠國、尚書虞部員外郎。輔國、

奉國、祚國、太子右贊善大夫。順國、大理寺丞。佑國、終秘書省正字。亮國、保國、大理評事。嗣國、俊國、廣國、太常寺太祝。嗣國早亡。孫十人。松年、延年、光祿寺丞。僖年、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羲年、試將作監主簿。昌年未仕。姚年、太廟齋郎。頤年、大理評事。餘尚幼。公性明果，所至以嚴肅稱。其言事謇謇無所回避，而於論兵若素習然。其爲文章，乃天資也。所著唐書列傳一百五十卷行於世，文集一百五十卷、藏於其家。太學篆隸石經、禮部韻略、集韻，皆公倡之也。銘曰、

宋姓之始，肇自微子。後之苗裔，以國爲氏。望於廣平，世濟其英。至唐中丞，有直其聲。謫居雍丘，處躬裕休。積善儲慶，爲後昆謀。序列四院，以表以勸。公西院出，兄弟赫烜。一門文章，爲國之光。黼黻河漢，帝圖用黄。曰禮曰樂，自性而學。曰刑曰兵，適時而程。息偃翰藩，非猛非寬。文綏安安，武厲桓桓。回翔臺閣，有猷有作。炳焉彬彬，昌焉諤諤。嗚呼上天，德備才全。曷不大用，又嗇其年。泉深地厚，大夜不晝。子孫衆多，必侈於後。

呂惠穆公公弼神道碑

范鎮撰 《名臣碑傳琬琰集》上集卷七

熙寧六年三月辛亥，東平呂公薨於管城之第。訃聞，天子震悼，輟視朝二日，贈太尉，録其子孫有差。太常考行，遺愛在民曰惠，恭明其德曰穆，易其名曰惠穆。曾祖殿中丞諱龜祥，追封魯國公。祖大理寺丞諱蒙亨，追封韓國公。父太尉致仕許國公諱夷簡，追封楚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李氏，祖妣王氏，妣馬氏，追封魯、韓、楚三國太夫人。國朝呂氏顯者十五人，而公家與有七人。文穆公實相太宗、眞宗，而文靖公相仁宗，公又爲治平、熙寧樞密使，其從父昆弟爲學士，扈從出藩鎮者更進於時。於乎，其盛矣乎。昔之賞延於世，不顯

亦[19]世、以言臣下能世其家、可以推見當時用人之美、其光烈焜耀於其後者、蓋如此。公諱公弼、字寶臣。初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至大理寺丞、召試禁林、賜進士出身。歷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度支、兵部三員外郎、同判太府寺、尚書祠部、通判鄭州、吏部南曹、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再爲三司鹽鐵判官、淮南轉運使、度支判官、糾察在京刑獄、直史館、爲河北轉運使、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自寶元、慶曆以來、河北宿重兵。其後夏人稱臣、契丹既講和、而屯戍不少損、民疲於轉餉。公始通御河、轉粟塞下、減戍兵使食京東。增置壯城軍、專版築之役。義勇之惰[20]弛不教者以時教之。又興鐵冶、佐縣官之用。方是時、河決、累年泛濫、爲民患、乃修郭固口、順其性而疏道之、河遂安流。滑州以河漲來謁急、且求假楗梢、而僚官難之。公曰、彼急矣、尚可以鄰路拒之邪。隨其所須而應接之、滑州得無患。前後四年、除民之逋負凡數百萬、省役之不時者又不可勝計、故一路財用饒、而民樂其生、則公之才爲可知也。入判吏部流內銓、加龍圖閣直學士、高陽關路經略安撫使、知瀛州、遷兵部、知開封府。開封自文靖公號稱善治、而公兄弟三人相繼皆有聲、世以爲美談。俄除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辭不拜、留充群牧使、契丹祭奠使。復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遷右諫議大夫、徙鄜延路、知延州。羌曾異時戶去者輒不究治、至公時、胡守忠者亡去、即檄宥州取之、斬於境上、終公去無敢亡者。復入爲群牧使、判尚書兵部、提舉醴泉觀、進龍圖閣學士、知成都。成都一都會也、得便宜從事、列城觀望、有唐之藩鎮流風存焉。爲政者務威猛、爲擊搏以操切之。民有輕犯則移鄉、甚者或配徙內地、終身不復還。公閱其籍、移鄉者即釋之、配內地者奏而貸還之、而一切鎮以寬

簡、人心大安。歲屢豐、穀賤至傷農、軍食不售、公爲高其估、穀價適平乃止、故農不傷而軍食得售。人益喜、乃相與請圖公之像爲生祠、公拒止之。比去、至有作蜀父吟以思公者。改給事中、尚書工部侍郎、群牧使、權三司使。天下奏計及文移塡委、若不可究者、公爲之以閑暇。一日奏事、英宗顧謂曰、蔡襄時、訴訟不即決、事多留、公何以處之裕如也。公對、襄於事勤、未嘗有慢失、殆言者妄爾。帝素知公才、由是又知公爲長者。月餘、拜樞密副使。是時、帝始親政、言事者數見斥、公奏、諫官、御史、陛下耳目、而大臣爲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爲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其言、視其所行事而進退之、則下情通、而聰明無所遺矣。又請陳祖宗故事於前、而日省覽之。命邇英進讀、以代前世之史、則切於時而有所規模也。今上即位、遷刑部侍郎、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武臣子弟多不教、三班入流又無法以考視之、請試方略才武、然後任以官。異時北兵戍嶺外者多物故、更用東南教閱兵。京師禁旅戍河北者冗食、公上以京東武衛如陝西土兵之制、使更戍四路。又分河北義勇爲五、而以其一最優者、課其養馬、習騎射而復除之。公之所陳、或初議不合、或合而未即行、及後施行、則皆著以爲令者率如此。有欲合鄜延、環慶爲一路者、公言、東至河、西至定邊、中間列寨凡二十、二千里而遙、緩急寇至、首尾若何而爲援乎。議者又欲下邊臣、公曰、廟堂之上不處決、而以諉邊臣、不可。乃止。未幾、公之弟公著爲御史中丞、公以爲門戶之寵不可多、乃上疏請罷免。上以至公之意申諭之再三、乃起視事如初。明年、爲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太原府。先是、夏人數寇邊、朝廷患之、遣大臣宣撫陝西、河東、以相視利害。既而獻計者言、乘其不意出兵、必有功、遂取囉兀城之。又築三寨、開

荒堆、道綏、銀屬之麟州。既又檄太原調二萬人轉餉之、且戒以期。公曰、大兵通行則可、糧道遇伏、將何以繼之。永和關回遠、雖違期、以無後虞、遂出永和關。而神堂援兵道荒堆者、伏發不得進。事聞、手詔褒諭、以爲有先識。其獻計者又欲增堡障、公言、三寨之役、民已不支、其勢又散闊不相維制。守之固未易也、奈何增堡障以重自困邪。虜方懷憤伺隙、日夜謀有以報怨、宜少持重、以制其變。已而囉兀不能守、舉三寨悉棄之、如公言、虜亦不敢復動。初、詔將吏有功者得承制除授、而冒恩爲多、公言、諸道兵會囉兀、初無大敵、所捕獲特老弱牛羊雜畜爾、其所得地又舉棄之、則將吏爲無功明矣。而賞不次、請更下二府裁定。遂殺其恩有差。轉運使以調發煩擾被劾、公言、事不素慮、而起倉[21]猝、其勢不能不然、請薄其責。於是遂得薄責。俄請知鄭州。會朝廷有事於洮河、乃拜公宣徽南院使、判秦州、召對、面加慰勞。既而董氈用舊事貽公以書、且稱敕、公遣謂曰、若藩臣、安得妄稱邪。董氈皇恐不敢復妄稱、邊人用是益知畏伏。後數月、王韶取洮河、降附者又以萬計、乃建熙州、而遷公檢校太尉。公自以爲無功、固辭不聽。俄以疾請內徙、除判河陽、遣內侍將高醫療治、聽歸管城第。改西太一宮使、使便輔養、其所以待公者無不至。而疾益侵、遂不復起。嗚呼、其命矣夫。其命矣夫。享年六十七、其年五月庚申、葬於懷忠里先公之塋。公資孝友、而器宇深博、家居未嘗妄喜怒。暇則讀書、究觀古今治亂之要、而不爲章句之學、故所至有治功。其在朝、耻言人過、及遇事則必爭、無所回屈。處大事雖甚遽、常從容若有餘。而治邊尤不喜生事、務安靜鎮重而已。所薦士多至百餘人、往往爲名臣、其間有未之識者。自眞皇帝題文靖公名於屏風以遺仁皇、仁皇帝復題公名於殿柱以遺英皇、故其感慨

瘁盡謨猷風采、有以似之也。熙寧初、以旱詔求直言、公奏、人主不可以聖自尊、當用晦以接下。方今之病在於知人之難。務虛文而無實、不可不察、察之則天應旋至矣。前後諷切甚多、常懇懇出於忠厚。然慎秘人莫得知。及樞密之制下、其略有屢陳憂國之言、多發便時之策者、然後天下之人知公爲有言也。娶扈氏、贊皇郡夫人、再娶王氏、清源郡夫人、皆先公以亡。四子、希逸、太常寺奉禮郎。希彥、尙書庫部員外郎。希仁、大理評事。希明、太常寺太祝。而希逸、希仁又先公以亡、希明尙幼、獨希彥好學、有吏能、爲公所器愛。女四人、長適太常博士、秘閣校理韓忠彥。次適保州軍事判官向紀。次繼室忠彥。次許嫁光祿寺丞趙元緒。孫四人、淑問、大理評事。善問、淵問、并太常寺太祝。請問、未仕。曾孫二人、師中、試將作監主簿。舉中、未仕。公在開封時、鎮嘗從事於府中、希彥奉公之狀來求銘。銘曰、

姜姓自古、得胙於呂。太公封齊、遂荒東土。維申及甫、爲周卿士。崧高之詩、既好且肆。宋興百載、愈顯益大。維公之門、國相者再。伯祖皇考、三朝倚賴。民富於內、兵偃於外。維文靖公、實相仁宗。緝熙彌縫、致平底隆。有德有功、有初有終。廟享之從、見於歌工。慶流源源、澤被後昆。維公之生、氣直而溫。規爲設施、無所不宜。匪急而集、匪嚴而威。外臺將輸、皁康是圖。國裕於用、家豐有儲。方面翰屏、愼重鎮靜。有懷者恩、必信維令。廟論和壹、樞機精密。出入始卒、周旋如一。公訃上報、維皇震悼。大用未究、胡不者耄。神崧之原兮博大且長、松栢森成兮林林蒼蒼。附於先公兮永固以藏、福流無窮兮子孫其昌。

范鎮撰《名臣碑傳琬琰集》上集卷二六

宋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宣徽南院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充太乙宮使東平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實封一千四

百戶上柱國呂公行狀

本貫開封府開封縣汴陽鄉。伯祖爲戶。曾祖龜祥、皇任殿中丞、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母魯國太夫人李氏。祖蒙亨[22]、任大理寺丞、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祖母韓國太夫人韓氏。父夷簡、皇任太尉致仕、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楚國公。妣楚國太夫人馬氏。

公諱公弼、字寶臣。少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同判太府寺將作監。遷殿中丞、判尚書祠部。遷太常博士、通判鄭州。丁母夫人憂、服除、判吏部南曹、賜緋魚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擢充三司判官。公以文靖公方引疾得謝、懇辭不拜、乃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久之、復以爲三司鹽鐵判官。文靖公薨、以恩遷度支員外郎。服除、又爲鹽鐵判官、爲淮南轉運使、賜紫金魚袋。召爲三司度支判官、遷兵部員外郎、糾察在京刑獄、拜直史館、爲河北轉運使。北道民力貧敝、困於餉役、公始通御河之漕、移內郡之粟以實塞下、又置鐵冶以佐經費。因請減近邊屯戍冗兵、使就食京東諸郡、練訓義勇以助戰守、諸城皆增置壯城軍、不給他役、專事修築。大名埽累年決溢、公議脩郭固口以殺水勢、河患遂息。公在部四年、省支移之賦與不時之役以數百萬計。於是自天子大臣皆知公才能可用、就改尚書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充都轉運使。召還、權三司度支副使[23]、權判吏部流內銓、加龍圖閣直學士、高陽關路經略安撫使、知瀛州。遷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御史言判登聞鼓院劉宗孟事連宰相、委公鞫治、公盡理推折、無所顧避。進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辭不拜。充同羣牧使、爲北朝祭奠使、再除樞密直學士、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知滑州。遷右諫議大夫、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知延州。公所至嚴重安靜、不苛不縱、

未嘗法外戮人、而軍士肅然。蕃官胡乙叛歸夏國、公移文詰執、殺於境上。異時守帥屬羌逃去、或不敢究、以幸無事。至公令行、莫不讋伏、終公去、無一人叛去。召充羣牧使、判尚書兵部、提舉醴泉觀、拜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府。邛蜀遠方、其俗易搖、爲守者往往務爲威嚴、以盡察爲能。公獨撫以寬恕、屢以有年、蜀人德公、其去也、作蜀父吟以思之、方今流傳不息。英宗即位、加給事中、遷尚書工部侍郎、召爲羣牧使、權三司使。嘗奏事殿中、英宗謂之曰、前使蔡襄、訴訟多不以時決、頗有留事、卿何以處之。公對曰、臣自蒙恩備位、即考求襄之政事、未見其怠且失也、恐言者妄爾。上省納之、居月餘、遂拜樞密副使。公自以世受國恩、知無不言、因奏疏言、陛下即位以來、諫官御史之言罕見聽用、雖有耳目之官、實無視聽之助、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望陛下自今以來、政事責成於大臣、視聽專委於臺諫。能其言者即加寵任、失其言者無憚絀易、則言路通而視聽廣矣。又乞以祖宗故事常置玉几、延英講讀更用此書、以代史傳、言甚切至。嘗從容進對、上論及人物、使公選擇可用者以名聞、公薦十餘人、皆當世一時之選、多被進擢、有至大用者。於是朝廷士大夫皆歎曰、呂公眞[24]知人。今上即位、以功加刑部侍郎。上既更用大臣、擢公爲樞密使、制曰、屢形憂國之言、多發便時之策。於是天下又知公有言於上也。公在政府七年、持法守正、議論不阿權貴。嘗奉手詔條列邊事、公上十事、多見采用。其言京東武衛令分隸河北諸路總管司、更出防戍、可代京師禁卒、以省冗費。河北義勇率五分擇一分爲上等、募令養馬騎射、優爲復除、條目完具、公私便之、迄今著爲定法。又奉詔條陳陝西守禦之策、議者欲廢慶州帥府、以隸鄜延州、東自黃河白草、西抵環州[25]定邊、凡二十二寨、其地相去千里、

若爲一路、則番漢往來、緩急應勞、不及事矣。議既不合、或欲委之邊臣經度、公曰、此事繫朝廷、不宜委之邊臣也。卒從公議。會久旱不雨、上延對輔臣、訪以切務。公即時上疏、大旨以謂爲君者不可以聖自尊、當用晦以接下。爲臣者不可以卑自謙、必抗忠以責難、鑑知人之艱、救虛文之敝。又言天下轉運使、提點刑獄、請令久任使於通判、知縣中各舉人自代、委中書考核治行、後加試用、以所薦賢否爲監司黜陟。上嘉納焉。已而、公弟公著擢御史中丞、公以私門恩寵過盛、與其弟遜避久之。制詔諭以朝廷至公之意、至於三四、乃各就職。明年、拜觀文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時朝廷以宰相宣撫河東、陜西、遂遣將西略、城囉兀、修列堡障、通綏銀路、詔公應接。公隨宜綏撫、衆賴以安。初發兵夫二萬、轉餉囉兀、由荒惟三泉新路以往、公曰、我之大兵雖已通行、西人必設伏斷我糧道、我師退不可得、進不逢援、無噍類矣。今永和關路雖迂遠、且違宣撫之期、然可免鈔略之患。乃使由永和關以往、已而神堂援兵果遇伏、不得進、邊人乃相與感泣、德公之活己也。上聞之嘉歎、手詔褒諭。時既城囉兀、築三寨、又欲增置堡障。公上言、三寨之役糜壞兩路民力、未能成就、何容此外更置堡障。臣觀三寨地形散漫空闊、必難固守、大兵入界、殺獲既多、西人懷忿、日夜聚兵、必爲邊患。臣望朝廷罷寨戢兵、專爲靜重之策、以沮西人犯邊之謀。後卒如公策、棄三寨、賊遂不復入寇。初宣撫使之出、以知制誥爲判官、將吏當賞者得承制專行、而所賞多所未當、公奏言、臣得宣撫司指揮、令本路出兵至囉兀城、與种諤會合、又令修築三寨。許咸吉既領兵至會合處、道上初不遇大敵、捕斬老小驅掠牛羊而已。至於創置三寨、致西人將引重兵攻剽爭奪、又不能成就。今論功

行賞、不自朝廷、至如都鈐轄宣事舍人、蓋朝廷直原缺之官、又不用制敕、先已除授、論議紛紛、皆以謂自昔人臣得專封拜、非治平得已之事也。臣望陛下以入界將佐功狀委中書樞密院、重責裁定、則功賞不僭、稍全國體。書奏、從之。時轉運使以軍興調發遽急、騷動內郡、得罪朝廷、悉罷歸之。又言事不豫圖、迫以期會、其勢不得不至騷擾、朝廷爲薄其責。頃之、公以疾乞便郡、得知鄭州。州之西南舊引湖水入城、東注僕射陂、灌漑民田。議者以隄防爲費、請廢罷、公以謂隄防之費可損而無擾也、灌漑之利顧可廢哉。乃料役兵脩完、民知水之存而不知工之所自出也。又爲斗門以走暴漲、鄭人便之。會臨洮用兵、帥守之臣往往撓謀沮計、傾毀任事。上以公忠精、乃拜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充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使者諭旨召入朝、面加慰勞。公始至、凡所處畫條目鉅細皆躬自臨督、從宜制變、悉中機會。其後王韶收復熙河、以公有勞、就加檢校太尉、固讓不從、而公且得疾矣、累請汝州、得判河陽。上遣中使將御醫診視、因請管城私第、乞領西太乙宮、乃拜西太乙宮使。熙甯六年三月八日、薨于家、享年七十六。訃聞、上震悼、輟視朝二日、贈守太尉、賻某物。呂氏自公高祖夢奇爲後唐北京副留守、家于太原。曾祖龜祥開寶中爲殿中丞、知壽州、因居于下蔡。祖蒙亨淳化中官至大理寺丞、伯祖蒙正相太宗、眞宗、遂爲開封人。考文靖公相仁宗二十餘年、今配食廟庭、其行治勳烈、載於國史。始文靖尹治開封、政事爲當時第一。及公兄弟三人、相繼爲善政、都人以爲榮、士大夫以爲能世其家焉。當文靖薨、仁宗念其勳勞、又知公爲賢、嘗親書公姓名于殿楹、欲大用者數矣、未果也、故英宗擢公主大計、月餘遂登樞府。公出入內外、詳達治體、受命之日、人莫不謂宜。天性純孝、事文

靖公無纖毫過失，故文靖公加愛焉。平居好學問，克己下士，來者必盡其意，及在朝廷，恥言人過，所薦士百餘人，多爲名臣，有未識其面者。每進見上前，奏議諄諄，皆出於仁厚。其處大事，雖倉卒之際，常從容有餘。度量宏博，家人亦不見其喜愠也。在政府時，即治地鄉里，日欲乞身以歸。已而出帥并、秦，志不得就，然未嘗以内外易意。其所經畫，皆以不失朝廷威重、綏輯邊民爲意，故所臨莫不稱治。及以疾還第，精識不衰，疾革之日，屏去姬侍，顧子孫㉕在前，諭以後事，安然無怛色。公先娶扈氏，贈贊皇郡夫人。再娶王氏，太尉文正公之女，贈清原郡夫人。皆先公卒。子右贊善大夫希逸，贈尚書司門員外郎，好學自守，爲善士，公所器重。希仁，大理評事，贈殿中丞。希明，秘書省校書郎。希逸、希仁早卒。女四人：長適太常博士、秘閣校理韓忠彦，早卒；次適保州推官向紀；次又適忠彦；次適光禄寺丞趙倧。孫四人：淑，問太常寺太祝；淵，問秘書省校書郎；清，問未仕。曾孫一人，師中，未仕。公自高祖以上葬太原，曾祖而下葬開封新鄭縣神崧鄉懷忠里。卜以今年五月某日，祔公之喪于文靖公之塋次。謹具歷官行事狀，請牒太常議謚，所牒史館垂編。謹錄狀上。

王安禮撰　《王魏公集》卷八

校記

①收：原作「敕」，據清光緒九年刻《王臨川全集》本改。

②南：原無，據南宋龍舒刻《王文公文集》補。

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原作「尙中書門下建章事」，據清光緒九年刻《王臨川全集》本改。

④后：原作「皇」，據武英殿聚珍版書本《華陽集》改。

⑤「平」下原衍「章」字，據右引刪。

⑥謂：原作「爲」，據右引改。

⑦止：原作「上」，據右引改。

⑧判：原作「刺」，據《宋史》卷二八五《賈昌朝傳》改。

⑨諜：原作「謀」，據武英殿聚珍版書本《華陽集》改。

⑩顧：原作「顧」，據右引改。

⑪事：原作「不」，據《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一七改。

⑫觀使：原作「觀察使」，據《宋史》卷二八五《賈昌朝傳》刪「察」字。

⑬宮：原無，據武英殿聚珍版書本《華陽集》補。

⑭韻：原無，據右引補。

⑮永洛城：各本原作「永洛城」，據《元豐九域志》卷三、《宋史》卷二九二《鄭戩傳》、卷二九五《尹洙傳》改。

⑯判：原作「州」，據文淵閣四庫本《名臣碑傳琬琰集》上集卷七改。

⑰欲大用公：原作「闕用大臣公」，據右引改。

⑱堂：原作「棠」，據右引改。

⑲亦：原作「於」，據《名臣碑傳琬琰集》上集卷二六改。

⑳惰：原作「隋」，據右引改。

㉑倉：原作「蒼」，據右引改。

㉒蒙亨：《王魏公集》附魏元曠校勘記云：「『亨』下疑脫『皇』字。」

㉓副使：原誤作「副司」，據文意改。

㉔眞：原作「之」，胡思敬校勘續記云：「『之』字衍。」四庫本《王魏公集》作「眞」，據改。

㉕環州：原誤作「還州」，右引作「環州」。按：《宋史》

卷八七《地理》三載永興軍路轄十五州，環州爲其一。據改。

㉖子孫：原爲「孫子」，據《王魏公集》附胡思敬校勘續記乙。

宋儒碑傳集卷二十六

呂公綽　曾公亮　張溫其　余靖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右司郎中集賢殿修撰中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護軍賜紫金魚袋特贈左諫議大夫呂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東平呂公諱公綽、丞相文靖許國公長子也。少補廣文諸生、遂任爲本監主簿、累遷將作監丞、知開封府陳留縣。代還、賜五品服、讀書於崇文院、遷大理丞。天聖中、朝廷清明、天下晏然少事。上方向諸學、招選茂異、以興禮文之盛。公於此時、屢獻所爲文章、得召試學士院。時內出集上書囊、爲殿幃賦、因託古以諷、上覽見稱、除直集賢院。公辭不授、改校理。汎恩遷太子中允。文靖當國、公力遠貴執、久處閒曹。文靖出藩淮陽、上令以前所授職授之、兼判國子監。文靖還秉政、公懇辭蘄補外、得知鄭州、遷太常丞。秩滿、判吏部南曹、尚書刑部。文靖再鎮許昌、乃判三司理欠司、遷太常博士。遭秦國夫人憂、服除、判太常寺、與修崇文總錄、特加工部員外郎、三司判官。文靖復相、換太常寺、遷刑部員外郎。慶曆三年、除史館修撰。是歲、文靖告老、以太尉就第、猶領國史。公援李宗諤避親故事益辭、上嘉之、賜金①紫、糾察在京刑獄。未幾、文靖薨、除兵部員外郎、復充嚮職。公流涕辭還、不受。明年、遂以前所授之命即家在所賜之第。終制、復判太常寺、兼提舉修祭器。召試政事府、擢知制誥。歷審官院、流內銓、三班院、復判尚書刑部。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以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迭帥兩路。明堂大饗、遷刑部郎中。召還、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歲餘、屢請罷、以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知審刑院、判太常寺。頃之、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徐州。尋復爲侍讀學士、徙河陽。過都、留侍經席。

至和二年十月、遷右司郎中。未拜命、疾革、是月十四日以訃聞、賜其誥於家、年五十七、特贈左諫議大夫、錄孤、賻物加等。公爲人沈介篤雅、少時已能感悟、卓然有遠致。初爲陳留、言畿内久雨傷稼、縣官不收民租、而蠶事不登、則未嘗寬布帛之斂。今繭絲失時不可得、願以緡折縑如公上之直、以從民便。其識事彊敏、雖久吏弗如。康定初、元昊叛河西、國家比歲調發、海内蕭然煩費矣。公言、民者、國之根本也。今天下軍需之所急、及它無名之算、不知[2]幾萬億、是皆浚民之膏澤也、豈長計哉。遂詔近臣與三司更議、審其有以寬民者均節之、其不急者一切罷去。公四典太常、尤明於禮學、自三代沿革、國朝典章之盛、靡不該達。請復太醫院、設令、丞、府史如天官醫師職、以救民疾病。鈞容直傳中指、假旌纛、羽籥等爲優笑之助、公曰、先王盛德之樂也。執以爲不可。自是優人不敢以太常禮服爲戲。

郊廟祭器、敝久不修、而法度又不合古、請以時更造。間歲天子出嘉實、敕有司薦廟、必先詔禮官議中式而後行。公乃引月令天子四時嘗新、所以薦羞之具、悉以圖上。歲行六十一祠、禘祫二祭、其薦祼興俯、玉帛彝器、菁茆醯醢、鐘石歌奏、皆有儀[3]式、會成一秩、名曰郊祀總儀、今遵行之。國家饗天地及祖宗、日月、百神之靈、以至五方山林川澤墳衍之類、咸有樽罍之數。自古以五齊三酒分實其中、又加明水明酒以達陰陽之潔氣。今有司徒設樽罍、而酌用一樽爲獻、甚非所以禮神之意[4]。公遂建議依[5]周制、實齊酒以分行酌數、沿有唐遺法、求方鑑取明水。嘗論祖宗配郊、當正位作主、以明同尊天地。又謂古者婦人無謚、自漢晉以來、皇后多因帝謚爲稱。國家順、禧、翼、宣四帝暨太祖、太宗皇后、悉同廟謚、獨章聖皇帝五后、節惠曰莊、與謚典不合、願易名爲章、追正前失。明年、天子遂詣廟行改

謚禮、問何人建明、左右以公名對。公時居憂、天子惻然思之、卒拜公爲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公糾察刑獄、言獄者人之大命、異時民抵重辟、獄具未報、爲典獄吏潛寘堇死獄中。先朝初置糾察、即專摘兹姦。今狴牢謹密、上下蒙蓋、情無繇知、當疏購條、使令自陳、則姦黨壞落。又京師諸獄吏未嘗推選、皆無行剽攻群不逞之人、今不可盡斥、可先鋤其迹尤著者。後有所補、悉募人保證、收其良能而用之、并爲制祿廩、使畏法、差自重。三司遠年逋責、有自天禧以來尚淹繫妻孥、窮究所負、公承詔多爲蠲除之。虎翼卒劉慶告變、下吏案驗、乃慶始謀、衆不從、反訐以誣衆、且覬幸得賞。公言京師衛兵多、使姦人得計、則無以安衆心、卒論慶法。鄭人舊本無學、公始興之、又丐田爲糧以給諸生。其後鄭人繼入策進士科、而學者寖廣。公嘗行春坐隴上、詢民間苦、或言近歲籍牛爲產、民懼役重弗畜、故田疇多荒。乃嘆曰、先朝不征農器、正爲此爾。遽表除之。在西掖、會天子坐迎陽門、召近臣對策、上從容謂公曰、緣所問外、有安危得失於今所宜究慮者、條一二以聞。公因言、郡國數地震、乃陰乘陽時、則有下謀上者、願陛下慎之。未幾、果有殿廬竊發之變。在長安、言關陝之西、自軍興以來、民力大困、今瘡痍未完、誠不宜它歛、願少寬河楗之費。秦鳳本道士兵、其技能攻守與戍卒之習異。公敕使分隸將領⑥、各勵所長、故其威聲張、部分明、常若寇至。前此邊將爭遣人深入覘敵、而利其貨貲、卒不得虛實。已乃妄言洶洶、鼓賊聲勢、衆頗患之。公乃自設耳目、網絡張布、揣知敵情、每裁處邊奏、出入應變、別白精審、機會之速、雖左右不得聞。古渭州諸羌以地來獻、公曰、國家威懷萬里、顧利尋尺之地邪。亟報謝之。後有納其說、卒生邊患。夏人入天都山斬材木具轉鬬、稍逼亭障、公戒守者益持重、嚴

烽火、遠斥候、以胥其至、敵亦不敢犯。涇原誘蕃酋密斯噶至、朝指令秦鳳原缺吏。公曰、密斯噶數犯約、頻年抄邊、今昧利一來、非鄉慕禮化、譬若鷹隼、飽則颺人、不可留也。乃諭以禍福斥去、戎人皆慚伏。西人習騎戰、而弓箭手多闕馬、緩急不足用。公夙曉諸寨、均其戶爲三等、十丁爲一社、至秋成時、令勸募出金帛益市馬以分給之、聞者爭出應令、是歲得馬數千疋、後颺以爲常。開封府有營婦、夫戍未還、夜盜入斷腕、主名不立、都人讙言駭異、且逾久未獲。公以謂非其夫仇、不宜快意戕害至此、亟遣馳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者、具姦狀伏誅、都下稱爲神明。久之、有言執政事、上委平獄疑、而言者幷以侵公。公初不自辨、上以公嘗請徐、乃出知徐州。及陛辭日、會其事白甚、卒無纖介、上遂欲留公不遣。公頓首謝曰、陛下幸察臣之心、臣死無恨、豈以臣重去職哉。上乃諭宰相、令具證左付公、明不以爲累。至徐州、屬歲旱大饑、不及聞上、即日發倉廩賑窮乏、全活者甚衆。是歲孟夏朔日蝕、上責躬慮刑、霈德音天下。公捧詔嘆曰、陛下聖德甚厚、宜無過舉以招變異。或者以蠻蜑母子不早就刀鋸、乃豢之官、假息於須臾、使二廣之冤積而爲沴、以干純陽之精。書奏、立誅之。還朝、會春夏久不雨、民狼顧失望。公入奏事、上問所以變復之術、公陳前代王者親錄冤獄、其精誠所交、必有甘雨之應。上曰、即如卿言、方朕之誕月也、天下聞之、必謂朕自要福、宜少須。後至五月朔、上遂御便殿決繫囚、未畢而雨澍、天子益器經術之言。公素不爲皦勵行、常畏懼滿溢、兢兢如弗容。其在朝廷、信道行己、不以毀譽攖其心。推誠待人、表裏單盡。平居無他嗜好、惟以書史日自娛。前後典劇⑦藩、務先信恩、其抵冒弗率、則以法重繩之。平生好論議、必推原事情、究心隱微、要之切於時病。又善爲訓辭、其重輕

有體、時論予之。公既日益顯、如侍從之職、皆文靖所嘗歷者。仲氏龍圖、同時雍容近班、又相繼尹畿甸、天下之人談衣冠之盛者、必以呂氏爲世家。公殊孝友、每任子必先諸族、公捐館而諸孫猶有未命者。公字仲裕、其先開封人。曾祖某、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祁國公。曾祖妣李氏、追封越國太夫人。祖某、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⑧、魏國公。祖妣王氏、追封榮國太夫人。父某、守太尉致仕、許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謚文靖。妣馬氏、秦國夫人、追封齊國太夫人。公娶上官氏、賢明慈順、兵部員外郎佖之女、封京兆郡君。子六人、長希傑、太常博士、次未名、幷亡。希道、屯田員外郎、端粹才令。次亡。次希俊、太常寺太祝。次希亞、秘書省正字。女二人、長適淮南轉運使、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中師。次適太常博士程嗣恭。孫五人、嘉問、之問、延問、太常寺太祝。君問、昭問、將作監主簿。公累階朝散大夫、勳護軍、爵開國伯、邑食八百戶。文集二十卷、藏於家。公考終之歲、以十月朔謁告拜文靖墓下、既悲慟、召寺僧指地之北偏曰、余其歸此。或竊怪之、公曰、死生不有數耶。明年某月某日、遂葬公於鄭州新鄭縣懷忠鄉神崧里、從文靖之塋、乃先指之壬吉、果符其言。嗚呼、可謂達矣。銘曰、

呂氏之先、其本自姜。四嶽之後、固大而昌。於顯文穆、實相太宗。文靖繼武、三拜上公。卓然有子、維公是似。巖巖雋鋒、時國之器。服官於朝、辨論有條。天子曰賢、可寘近僚。四遷學士、五殿大邦。黻衣繡裳、有爛於堂。圃田之西、溱水之東。高岡隆隆、文靖之宮。公歸其中、在地之壬。匪後實遷、蓋公之言。

王珪撰《華陽集》卷五一

曾太師公亮行狀

維曾氏系出於禹、爲姒姓。其後有封于鄫者、歷夏商周、傳國不絕。春秋時、見滅於莒、太子巫奔魯、去

邑爲曾氏。巫孫蒧、寔事孔子、至參、又以孝聞。曰元、申、西、繼見經傳。其後久晦不顯。唐廣明中、有自光州固始縣避亂徙家閩越、遂爲泉州晉江縣人者、公之七世祖也。又三世而生瓚、是爲公高祖。自高祖而下、三世皆仕閩越。高祖爲泉州録事參軍。曾祖奏公、爲司農少卿、泉州節度掌書記。皇祖魏公、爲泉州德化縣令。皆奕世載德、畜而不發。至魏公、始歸朝爲殿中丞致仕。皇考楚公、遂以文學政事顯名朝廷。至公而曾氏遂大顯矣。楚公舉進士太宗朝、與陳文忠公試於廷、文皆傑出、并授光禄寺丞、直史館、而楚公次文忠公爲第二。俄特遷殿中丞、知宣州、賜緋衣銀魚。近世進士起家之盛、未有如此者也。終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公既貴、贈楚公而上三世皆至公、師、封大國。又封曾祖妣秦國太夫人蕭氏。祖妣韋氏、辛氏、韓國、魏國太夫人。妣吳氏、黄氏、秦國、楚國太夫人。公少力學問、能文章、乾興初、仁宗即位、時楚公守池州、以公持表入賀、授試大理評事、不赴調。舉進士第五人中第、授太常寺奉禮郎、知杭州臨安縣。未行、改知越州會稽縣。公初試吏、即能聽決獄訟、吏莫能欺。縣有鑑湖溉民田、湖溢則反爲田病。公爲即曹娥江堤疏爲此門、泄湖水入江、田以不病、民至今賴之。坐親戚置田部中、公寔不知、左遷監湖州酒務。歸、遷光禄寺丞、監在京麴院。歲課大溢、特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明道改元、覃恩遷秘書丞。丁楚公憂、服除、監在京都商稅院、遷太常博士。近臣薦公學行、授國子監直講。是時、元昊叛西邊、朝廷議出兵討之。公自以任博士、得以古誼迪上、且夷狄反覆桀驁、宜以德懷柔、不率、然後加兵。著征懷書一篇奏之。其後、元昊請臣中國、卒不出兵。徙諸王府侍講、兼睦親宅北宅講書、潞王宮教授、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故事、王府侍講、歲滿進記室、直史館、賜三品服。

公以積累而遷、非其好也、獻所爲文、召試學士院、授集賢校理。發解別頭進士、得人爲多、後有至公卿者。俄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還尙書兵部員外郎、修起居注、當試知制誥。宰相賈文元公、公友婿也、以親嫌爲言、除天章閣待制、遷尙書刑部郎中。文元公罷、遂知制誥、兼史館修撰。丁楚國太夫人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公自校理以至爲學士、皆兼待詔。是時、仁宗勵精稽古、博延儒學之士、講論六藝、有不任職、往往罷去。獨公以道德勸講、歷十餘年。事有可以趣時爲之者、多傳經啓迪、繇是眷獎加厚。一日、召執政侍從之臣策訪政事、時公侍楚國太夫人疾、謁告家居、亟以手詔就問。公條六事以獻、其略以謂、完堡柵、畜兵馬、使主兵者久於其任、則夷狄不敢窺邊。取之得其要、任之盡其材、則將帥不患無人。損冗兵、汰冗官、節財用、省徭役、不專在農、則耕者勸。又陳古者取六郡良家子爲宿衛、及府兵番上十六衛之制、以明今宿衛之失。言狂者似直、愛憎似忠、以明聽言知人之難。而人君得其言、則當審覆而後行、以消讒諛之風。蓋皆取當世之所先急而便於施行者以爲說云。既以經術開導人主、至於朝廷典章故實、律令文法、無不練習、而臨事明敏果敢。歷判尙書刑部、兵部、吏部流內銓、知審刑院、太常禮院、判太常寺兼知禮儀事、句當三班院。異時領省事者、多以貴達、且數遷徙、類不省事、吏得並緣爲姦。公周覽詔條、考校簿書、分別是非可否、不爲苟簡、故所至舉職、皆有能名。其在刑部、果於直人之枉。選人以毆父妾得罪、其實爲妾所毆、拒之、因誤傷妾、非毆也。訴於刑部、公欲直之、同列之長者不從、乃獨請對、卒與之直。三班吏員冗雜、吏非賕賄不行、又第貴戚權要子弟、恃勢請謁。公至、盡取前後條目、爲之區處、按以從事、吏束手無能爲、而人亦

不敢干以私、後至者莫能易也。其治他司亦然。歐陽文忠公不妄許人、至三班、嘗以不敢易公舊事爲言、其爲世所服如此。與詳定編敕、修武經總要、多所裁定。又嘗專奉詔修游藝集、書成、賜一子官、辭不受。數以疾請外、改端明殿學士、知鄭州。鄭居數路要衝、冠蓋旁午、州將疲於應接、尠能及民事。公獨詢訪閭里、爲之除害興利。轉運使歲多無名率斂、而輔郡尤甚。公至、一切不報。有不得已者、使民以常賦代之、民以不擾、至今思之。公爲政惠和、而尤能鈎考情僞、禁戢姦盜。郡故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戶不閉、至號公爲曾開門。嘗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文求盜、公諭以境內無盜、必從者自爲也。索之、果然、使客慙服、以爲神明。未幾、復召入翰林爲學士、知開封府。其政如爲鄭時。而人亦習聞公所爲、不勞而治。強宗大姓、莫敢犯法、畿內之盜、遁逃遠去、京師肅然。居三月、擢爲給事中、參知政事、提舉修唐書、時嘉祐三年六月也。明年、加禮部侍郎。又明年、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兼群牧制置使。六年閏八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公既執政、益感激奮勵。其爲樞密使、修紀綱、除弊事、數裁損冗兵。又更制圖籍、以周知四方兵數登耗、三路屯戍衆寡、地理遠近。及在相位、與韓忠獻公戮力一心、更唱迭和、其所更革廢舉尤多。以謂政事以仁民爲先、故其志尤急於去民所疾苦、而補助其窮乏。罷弛茶禁、歸之於民。籍戶絕田、收其租爲廣惠倉、以廩食窮獨。其他施設、多此類也。當是時、天下無事、仁宗委政大臣、垂拱仰成、而海內充實、朝廷謐清、群工百司、奉法循理、刑罰寬平、黜陟有序、田里無召發之役、四方不見兵革之事者、宰相輔佐之力也。嘗與韓忠獻公力贊仁宗蚤建皇子、以爲天下萬世之本。前此固有言者、未之開納、至是感悟、儲貳乃

定。八年三月，英宗即位，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英宗哀疚感疾，太皇太后權宜聽政，公調護鎭附，夙夜不懈，加戶部尚書。治平二年，英宗不豫，即牀下奉手詔，立今上爲皇太子。明年正月，今上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俄拜尚書右僕射，提舉修英宗實錄。熙寧二年十月，富鄭公辭疾去位，又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初封英國公，後改兗國公，又改魯國公。在位久，熟於朝廷政事，尤矜慎決獄。異時，四方以獄來上者，委成有司，二府總領綱紀而已。公得奏讞，必躬自省覽，原情議法。密州銀發民田中，盜往強取之，大理當以強盜，應死，執政皆欲從之。公獨以爲此禁物也，取之雖強，與盜民家物有間。固爭不決，遂下有司議，如公言，比劫禁物法，盜得不死。先是，東州地產金銀，坐強取者多抵死，繇公一言，自是無死者。蓋公推折律意，不差毫釐，而主於平恕，類皆如此。謂夷狄驕於姑息，屈於理折。契丹縱邊人漁界河，邊吏不能禁拘。又數通鹽舟，益患之。或謂與之校，且生事。公曰，不可因循不禁，後將爲患，獨可委之強臣。且言，趙滋守雄州，其人強勇有謀，可任。因諭以風指，滋果能明約束，設方略，絶其鹽舟，而漁者亦皆遠去。諜告虜欲遣泛使，滋又沮之曰，泛使非誓約，雖至不敢上聞。卒不至。契丹賀正使在館，故⑨事賜宴紫宸殿。時英宗不豫，命宰相就館宴之，使者以非故事，不就席。公責以賜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人主不豫，必待親臨，非體國也，使人處之安乎。遂拜賜。夏人犯大順城，朝廷憂之。公以爲彼方荐饑，姑絶其歲賜，遣使詰問，必窘急謝罪。或曰，得賜尙爾，況絶之乎。公曰，彼雖戎狄，固能擇利而處也。卒遣使，皆如公言。羌酋嵬名山舉族來歸，且言可率他族內附。种諤乘其勢取綏州，又欲因其謀招致他族。或

謂夷狄懷詐、未可信、且欲棄綏州。上以問公、公言、舉族而來、決非詐。綏州、我故地也、既得之、何可不守。然遂欲招置他族、則我素無備、非倉卒可爲、未宜搖動其衆。後遣習邊事者計之、不能易公說。公更踐二府、以至爲相十有五年、近世處高位者莫如公久。其事君接人、語默動靜、一皆有法。而尤小心恭愼、不立朋黨、推遠權勢、未嘗納請謁、市私恩。對家人子弟、不語及公事。每爲密奏、輒削其藁。其忠言正論、與夫推賢揚善、謀大事、定大策、凡語於上前者、退而不伐、亦不言於人、故人亦莫能盡知也。仁宗末年、大臣一咈公議、往往免去、公終其世、內外無間言。再被顧託、歷事三朝、至今上時、受遺輔臣、獨公久於其位。上亦篤於信任、不爲流言所惑。嘗有朝士上書言、兩浙濬漕河、廢置堘閘、非便。特以旁郡有公田園、賴以爲利。上雖不入其言、公固請辨之。遣使者按驗、其言果謬。公亦自言其人嘗私謁不遂、今其書具在、幷以奏焉、遂黜言者。公復固請寬言者罪、上繇是益賢公、眷待有加。蓋公遇事、不爲姑息、數裁抑僥倖、不以毫髮假借。小人不便、思有以中傷、而莫能得其隙、故欲以是累公云。公自處顯、每思止足、嘗因亢旱引咎、累章祈罷免。上以手詔諭公曰、雖十百章上、猶不聽也。年七十、即上書還政、不從、自是數以爲言。又三年而後許之、猶未得謝。進司空、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中、爲集禧觀使、五日一朝、時三年九月也。公春秋雖高、筋力尙壯、時方出師西討、欲得元老大臣鎭關中以爲重、強起公爲永興軍路安撫使、判永興。慶州卒盜弄武庫兵、且有外應、雖已伏誅、而餘黨散逸。自陜以西皆警、敎閱義勇、置官提舉、以備非常。疆陲益兵、轉運使又請移內地賦稅以實邊、人情騷然不安其居。公至、曰、叛者誅矣、胡爲張皇如是。一以鎭靜待之。罷提舉敎閱義勇官、委之州郡。

訓練三將以備邊、分屯於河中府及邠、涇州、不煩饋運。遂又奏罷移稅。由是州郡晏然。乃益繕治城壁戍器、增修政事之闕者。雍郊山林阻深、姦人依以爲盜、取富人物如己有、一不厭其欲、則幷其家害之、爲患久矣。公至、購以厚賞、分兵搜捕、不數月殆盡。部多豪右、喜爲飛語、以動搖在位、且邀姑息。有聲言營卒謀結外寇、以上元夜起兵爲亂、至聞京師。州人大恐、兵官陰爲備、請公毋出游、公不爲動。是夜、特率賓佐、置酒遨觀、夜艾而歸。人情遂安、飛語亦息。陝西既無事、乞還、許之。復爲集禧觀使。固納節請老、許其歸、仍進太傅。公之歸也、上欲賜公第、公辭以舊廬粗庇風雨、於寒族爲稱、不敢當。上不奪其志、然使者存問、日月不絕。謂高年宜肉食、數賜羔。公遇同天節、則必入朝上壽、慰撫良厚。上祠南郊、亦奉詔陪祠、卒事無廢禮。其後得末疾、不能朝。上再祠南郊、以公不能從、特詔賜賚、依陪祠故事、固辭不得。蓋上之優老念舊、於公尤篤、故恩禮之厚如此。公雖不能朝、上猶遣中使、詔問北陲備禦之策。公歷述近世及祖宗已試之略有驗於今者、凡千餘言以對。公既家居、日與賓客族人置酒弈碁爲樂、或使諸孫誦讀文章。間乘籃輿、惟興所適。每歲首、執政大臣連騎過公、飲酒賦詩、以爲故事。既退四年、次子孝寬爲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簽書樞密院事。時公壽考康寧、食其養祿。論者謂父子世爲公輔、天下固以爲榮、然世或有之、至如公罷政事纔六年、親見其子嗣登政府、而其子入則侍帷幄、贊國論、退而承顏侍膳、雍容膝下、一時之盛、雖古未有也。初、其子迎公居西府、久之、公曰、吾老矣、一旦被病不起、不宜污官寺。遂葺舊廬以歸。未幾、而公屬疾矣。元豐元年閏正月戊戌、薨于正寢。公爲人力厚莊重、沉深周密、平居謹繩墨、蹈規矩。及處大事、毅然不惑。至其成功、欲然如

未嘗有爲也。居家謹嚴無惰容。雖在高位、常屈己下士。賓客至者、人人盡其説、然亦不曲從也。其處富貴、以清約自持、自布衣以至公相、凡所奉養、亡甚異也。其家人子弟帥公之教、不爲驕侈。子弟修廉隅、力學問、如寒士、不知其爲勢家貴族也。性尤愷悌、待故舊不以富貴易意。任子恩多推與旁宗外族、及致仕而歸、諸孫多未官者。平生喜讀書、至老不倦、博識强記。晚年精明不衰、對賓客談論、誦舊學、引朝廷故事、亹亹不絶、聽者忘疲。晚探佛書、造性命之理。寢疾、家人數勸勉進藥餌、公卻之、曰、物盛則衰、固其常也、非藥餌所能。終、辭色不亂。有文集三十卷。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贊治忠亮翊戴功臣、食邑一萬三千五百戶、食實封四千九百戶。娶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先公卒、封鄭國夫人。以子貴、封魯國。子三人、長孝宗、尚書虞部員外郎。次孝寬。次孝經、殿中丞。女一人、適光祿寺丞周汰。孫七人、諝、詵、説、誠、詠、訥、誼。訥爲秘書省校書郎、餘皆太常寺太祝。諝先公一日卒。公之去西府居也、詔許其次子往來就養、而其子三請解機務、不許。方繼有請、而公薨矣。自公寢疾、上遣中使挾太醫診視、又命輔臣至第存問。訃聞、特輟視朝三日、車駕臨哭盡哀。三月丙子、又爲素服哭於苑中。贈太師、中書令、配享英宗廟廷、賻恤加等。敕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韓縝攝鴻臚卿、同入内内侍省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典護喪事。以五月庚寅、葬于開封府新鄭縣東里鄉北趙村之原。以魯國夫人祔。維公以儒術吏事見推一時、履和蹈義、篤行不怠、故能奮於小官、不繇黨援、周旋侍從、致位宰相。佐佑三世、有勞有能。定策受遺、功施社稷。知止克終、老而彌劭。爲一代之宗臣、可謂盛哉。是宜銘書太常、配食清廟、誄行易名、傳之史官、以信

後世、稱主上褒顯勳舊、垂於無窮之意。謹具公歷官行事狀上尚書省、以移太常、以告太史。謹狀。

曾肇撰　《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五二

梓州處士張公墓誌銘

有篤行君子、姓張氏、名溫其、字希澤、居梓州城中六十五年。治平改元正月日、以疾終於家。閭巷田野之人、凡見聞其所以爲人者、皆涕泣相弔、曰、天胡爲而遽奪若人之壽耶。如是者、累月矣。希澤少喜儒術、經傳百家、曲學小說、無不盡讀、既讀、無不盡曉。其大抵舉進士不中、乃放肆自得、與世俗俛仰、浩然若不可以法制收斂之者。性明悟、內行孝謹。知是身不足以爲己有、故投之於自然之域、而不以貧賤富貴累其心。謂救人疾苦、其惠利爲無涯、故顓嚮醫藝、而大究其精巧。父母死、日夜膜拜西方聖人。自閱十二分敎者數過、以圖報罔極、至老無少倦。赴人病急、雖風雨道途之阻、未嘗輒以辭、既而不復計校其所以爲謝。死之日、使人攀慕哀戚者以此。好飲酒、至頹倒而語言不亂、善談謔、亹亹可聽、人多記去、以娛其坐賓、與人交、終身常恐有毫髮之缺、而不得其歡心也。人或非意侵之、曾不以恨至胸中、遇之如平時、其人久亦自悔。年未三十、喪其配、遂終身不娶。慶曆中、余始自永泰來應舉、是時郡中諸君、未甚識余、然槩以疏外闒之。希澤一見余於稠人、遂引其友陳顒信臣詣余於邸。退相謂曰、吾輩有子、常患無良師友以磨切之者、今見其人矣。於是二人者、各遣其子以從余遊。待余二十年、日日益恭。希澤初得疾、余持服里居、遣人候之。希澤報曰、我無狀、子最爲知我者。今病革、不復見子、願得子之文以記我死、死瞑目矣。既死、其子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里。余方在京師、不得哭送輤車之後、又不得以文與俱、瘞於幽壤、誠所恨矣。歸而其子擇交以其先人嘗見

累於余也。叙其理命，屢以抵余，且曰：陳臯希古先生，既已誌先人之墓矣。其所以謂之表者，非君也，其誰爲之。余乃具次希澤之生平如此，復係以辭而哀之，云：

稟完而弗駮，又輔以學，性其渾矣。檢諸身，動不失⑩倫，何疵咎之。或履得於是，陶然自貴，可以謂之君子。天胡以壽畀彼厚，而獨嗇於此。嗟乎希澤，魂安所適兮，一世云已。

文同撰《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八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并序

始興襄公既葬於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於亳以來告曰：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於韶。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遁，至於博士府君，始有禄仕，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於唐，爲賢相，至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爲韶人榮。至於褒卹、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閟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於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爲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實封二百户。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於金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於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爲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强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説、陰陽、律曆，外暨浮屠、

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爲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爲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言、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弟遷光祿少卿於家、又以爲某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爲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

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尙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尙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於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靑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爲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爲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於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尙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尙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爲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襲美於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於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屛息。慶曆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

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於里。一方有警、公起於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召其還、殞於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辭、立於墓門。以貽來世、匪止韶人。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三

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贈刑部尚書謚曰襄余公墓誌銘

治平元年六月癸亥、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前知廣州軍州事余公薨於江寧府之行舍。以聞、天子爲之不視垂拱朝一日、賵賻有加、贈刑部尚書、謚曰襄。其孤奉公、明年七月二十七日葬、以訃來、且求誌其壙。某爲次哭之已、謹序之曰、余氏自閩徙於韶之曲江。曾大父從、大父營。父慶、累贈太常少卿。母黄氏、追封吳郡太夫人。公諱靖、字安道。天聖二年中進士第、尉虔州之贛縣。又中書判拔萃科、改將作監丞、知洪州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入崇文館、校三史謬誤。景祐三年、充集賢校理。范文正公知開封府、屢言丞相過失、貶饒州、言事者畏縮不敢論列、公即上疏、曰、古之帝王逐諫臣、終爲盛德之累。仲淹宜在朝、不宜遠謫。坐是落職監筠州税。尹公師魯、歐陽公永叔繼之、皆以朋黨斥去。某官微、不得自達、作詩四篇以直之、一日傳於京師、故天下目爲四賢。移監泰州税、又徙知英州。丁太夫人憂、還朝、復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慶曆三年、上念西夏亂邊、官軍屢敗、四方困於供億、因增置諫官四員以補聰明、向之觸丞相而得罪者頗引用、除公右正言。於是朝廷之大議、政事之得失、權臣材德之是否、士大夫之賢不肖、莫不盡心而舉正也。元昊爲患日久、時議有金繒之賜、輒首罪稱藩、將從其請。而契丹聚兵燕朔、曰我爲南朝皇帝討夏人、勿宥其罪。朝廷謂借契丹之兵以討賊、則彼自矜功、拒元昊之請、絕其向順之路、必也卻契

丹而納元昊。當得使者以成其事。公亦屢言二鄙利害、乃遣公使契丹。既至、辨其曲直、以理奪之、比還、契丹收兵、元昊稱臣。四年、知制誥、史館修撰。其年再使、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數十年間、天下風俗以謹默自守、掩覆瑕垢爲長者、一日剌舉彈繩、多或罷免、又嘗所言者進持國柄、仇人乘勢中以事、授將作少監、分司南京。久之、改光祿少卿。天子且欲復用、權臣以諸衛將軍⑪、壽州鈐轄、處州。服父喪。儂智高陷邕州、循流東下、破九郡、次廣州。以秘書監起公喪廬、知潭州金革之事、義不得辭。改知桂州、經制廣南東西路賊盜事。廣城堅、不下、賊大掠西歸、所向無前。趨邕州、欲倚峒穴爲久居計。公先移檄交趾及諸峒、使之捍賊。智高至、外無助援。會朝廷命狄宣徽青將兵至、公與孫公元規實共其事。智高敗走、復邕州。乞解官、追終喪制、詔不允、除給事中、仍治舊府。御史梁蒨⑫言賞不當功、又遷工部侍郎。選死士入特磨道、生擒智高母與弟送闕下戮之。充集賢院學士、尋遷戶部。自言久官嶺外、瘴毒所侵、惟陛下哀憐、又移潭州、青州、遷吏部。嘉祐五年、交趾入邕界、殺巡檢五人、驛召公於青州。上諭之曰、卿熟南方事、已授卿廣西體量安撫使、其勿辭。公至邕、召交趾用事者費嘉祐詰之曰、汝主世爲藩臣、何敢爾耶。邊民私忿相酬、不知官軍、誤犯之、幸得自新、當送首惡者歸命⑬。既而械致五人、菹刑於欽州。歸奏所以治蠻之狀、授尚書左丞、知廣州。今天子即位、遷工部尚書。廣多奇貨、南官者蓄以爲利、公戒其北歸勿得持南物。其俗輕揚、教之禮法、簡而不苛。去之日、百姓懷之。公薨、年六十五。娶林氏、贈尚書工部侍郎從周之女、封魯郡夫人。男三人、伯莊⑭、殿中丞、早亡。仲荀、太常博士。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尚書屯田員外郎郭師愈、次秘書丞孫邵、次建州司法參軍周熊、次秘

書省校書郎章惇裕。二尚幼。男孫四人，嗣恭、嗣昌、皆太常寺奉禮郎，嗣隆、嗣徽未仕。女孫五人。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公之在館閣、居諫院，某嘗同職事。其斥鈞州、使北虜、經制二廣賊盜、平定交趾、知廣州，皆見其行也。故其學術文章、忠義謀畫，知之最深。居常謙畏寡言，不敢少忤於人，及論事上前，分解落落，詆刺大臣，易於褐夫。出入兵戎危難之地，若在宴處，何其壯哉。已之無悶，用之有爲，斯其蹈夫道者也。銘曰：

公進於朝，卓爾辭藝。任之諫諍，直言警世。西夏亂常，寇攘洊歲。翻然向內，願輸信誓。契丹橫議，集兵幽薊。單車出使，安危是繫。胡騎引歸，羌酋受制。風雲指麾，天日清霽。峒獠猖狂，自西而東。起於喪廬，經制頑兇。賊竄窮荒，生致其母。戮之馬市，腰領殊處。交趾來擾，再往南土。呼其種豪，屈之一語。二廣十年，恩威是宣。公薨民啼，其何使然。返於故⑮□、□終斯全。我銘公墓，唯信之傳。

蔡襄撰 《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卷三六

校記

①金：原作「衣」，據武英殿聚珍版書本《華陽集》改。

②知：原作「如」，據右引改。

③儀：原作「議」，據右引改。

④意：原作「至」，據右引改。

⑤依：原脱，據右引補。

⑥領：原作「令」，據右引改。

⑦「劇」下原有「舊」字，據右引刪。

⑧「祁國公」至「中書令」二十七字原脱，據右引補。

⑨故：原作「政」，據文意改。

⑩失：原作「夫」，據四庫本《丹淵集》改。

⑪「權臣」句：按，據《宋史》卷三二〇《余靖傳》：「授左神武軍大將軍、雅州刺史、壽州兵馬鈐轄，辭不就。再遷衛尉卿、知虔州。」此處文字有脱誤。

⑫倩：原作「倩」，據《宋史》卷三二〇《余靖傳》改。

⑬按《宋史·余靖傳》云：「嘉祐至，給以近邊種落相侵報，誤犯官軍，願悉推治，還所掠及械罪人以自贖。」據此「邊民私忿相酬」云云乃費嘉祐之語，「何敢爾耶」之下當有脱文。

⑭伯莊：宋刻本《莆陽居士蔡公文集》作「伯壯」。

⑮於故：右引作「葬」，下缺三字。

宋儒碑傳集卷二十七

蘇渙　王質

伯父墓表

蘇氏自唐始家於眉、閲五季皆不出仕。蓋非獨蘇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於家、爲政於鄉、皆莫肯仕者。天禧中、孫君堪始以進士舉、未顯而亡。士猶安其故、莫利進取。公於是時獨勤奮問學、既冠、中進士乙科。及其爲吏、能據法以左右民、所至號稱循良。一鄉之人欣而慕之、學者自是相繼輩出。至于今、仕者常數十百人、處者常千數百人、皆以公爲稱首。公諱渙、始字公羣、晚字文父。曾大父諱祜、妣李氏。大父諱杲、妣宋氏。考諱序、以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妣史氏、追封仙游、蓬萊縣太君。公少穎悟、職方君自總以家事、使公得篤志于學。其勤至手書司馬氏《史記》、班氏《漢書》。公雖少年、而所與交遊者皆一時長老、文詞與之相上下。天聖元年始就鄉試、通判州事蔣公堂就閲所爲文、嘆其工、曰、子第一人矣。公曰、有父兄在、楊異、宋輔與吾遊、不願先之。蔣公益以此賢公、曰、以子爲第三人、以成子美名。明年登科、鄉人皆喜之、迓者百里不絶。爲鳳翔寶雞主簿、以能選開寶監、未幾移鳳州司法。王蒙正爲鳳州、以章獻太后姻家、怙勢驕横。知公之賢、屈意禮之、以郡委公。公雖以職事之、而鄙其爲人。蒙正嘗薦公于朝、復以書抵要官、論公可用。公喻郡邸吏屏其奏而藏其私書。未幾蒙正敗、士以此多公。罷爲永康録事參軍。歲饑、掌發廩粟、民稱其均。以太夫人憂去官。起爲開封士曹。雍丘民有獄死者、縣畏罪以疾告、府遣吏治之、閲數人不能究。及公往、遂直其冤。夏人犯邊、府當市民馬以益騎士、尹以諉公、馬盡得而民不擾。以薦知鄢陵、始至、散蠶鹽、吏不敢爲姦、遂得其民。歲大荒、賊盗蜂起剽略、父老驚怖、相率

請公自救。公慰諭遣之、而陰督吏士、數日盡獲。有兄殺弟而取其衣者、弟偶不死、與父皆訴之、捕得、公閔其窮而爲姦、問之曰、汝殺而弟、知其不死而捨之者何。兄喻公意、曰、弟死復生、適有見者、不敢再也。由此得不死、父子皆感泣。及公去、負任從之數千里。通判閬州、州苦衙前法壞、爭者日至、公爲立規約、訟遂止。雖爲政極寬而用法必當、吏民畏而安之。閬人鮮于侁少而好學篤行、公禮之甚厚、以備鄉舉、侁以獲仕進。其始爲吏、公復以循吏許之。侁仕至諫議大夫、號爲名臣。職方君自眉視公治、喜其能、留數月而歸。會金洋兵亂、閬人恟懼。時方闕守、公領州事、陰爲之備、而時率寮吏登城縱酒、民遂以安。亂兵適亦敗散、不及境。還朝、監裁造務。未幾、而職方君沒、葬逾月、芝生於墓木、鄉人異焉。服除、選知祥符。祥符多富貴家、公均其繇賦而平其爭訟、民便安之。鄉書手張宗久爲姦利、畏公、託疾滿百日去、而引其子爲代。公曰、書手法用三等人、汝等第二、不可。宗素事權貴、訴于府、府爲符縣、公杖之。已而中貴人至府傳上旨、以宗爲書手。公據法不奉詔、復一中貴人至、曰、必於法外與之。公謂尹李絢曰、一匹夫能亂法如此、府亦不可爲矣。公何不以縣不可故爭之。絢愧公言、明日入言之上曰、此非吾意、誰爲祥符令者。絢以公對。上稱善、命內侍省推之。蓋宗以賂請於溫成之族、不復窮治、杖矯命者、逐之、一府皆震。包孝肅公拯見公嘆曰、君以一縣令能此、賢於言事官遠矣。公嘗出、見一婦人弊衣負水、顧曰、此蘇士曹也。公怪、使人問之、曰、嘻、我廖戶曹女、流落爲人婢。因泣下。公惻然、訪其主以錢贖之、迎置縣空屋中、擇婦人謹厚者視之。廖君昔與公同爲府中掾、公帥寮舊嫁之。罷知衡州。耒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爲盜、公察而疑之。問尉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

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居人以獻。公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爲功、尙何視他人。此必爲姦。訊之而伏。他日果得眞盜、衡人以公爲神。還知漣水軍、未行、會樞密副使孫公抃薦公、擢提點利州路刑獄。嘗行部至閬中、民觀者如堵牆、其童子皆相率環公、揮之不去。公謂之曰、吾去此二十年矣、爾何自識予。皆對曰、聞父祖道公爲政、家有公像、祝公復來、故爾。公笑曰、何至是。公至逾年、劾城固縣令一人妄殺人者、一道震恐、遂以無事。嘉祐七年八月乙亥、無疾暴卒、吏民哭者皆失聲、閬人聞之罷市、相率爲佛事市中以報。享年六十有二、官都官郎中、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後以二子登朝、累贈太中大夫。夫人楊氏、累封玉城、同安縣君、公沒之明年六月庚辰卒。治平二年二月戊申、合葬於眉山永壽鄉高遷里。生子三人、不欺、太子中舍、監成都糧料。不疑、承議郎、通判嘉州。公既沒、相繼而亡。季曰不危、家居不求祿仕。女四人、長適進士楊薦、次適進士王東美、次適遂州節度推官任叓、季適宣德郎柳子文。孫男十二人、千乘、千運、千之、千能、千里、千秋、千經、千傑、千尋、千億、時、暉。女子十人、曾孫男女十二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好讀書、老而不衰。平居不治產業、既沒無以葬。善爲詩、得千餘篇、題其編曰《南麓退翁》、雜文書啓章奏若干卷。記平生所涖歲月爵土一卷、曰《蘇氏懷章記》。其爲吏長於律令、而以仁愛爲主、故所至必治、一時稱爲吏師。公沒二十七年、不危狀公遺事以授公之從子轍曰、先君既沒、而二兄不淑、惟小子僅存。不時記錄、久益散滅、則不孝大矣。轍生九年、始識公于鄉、其後見公于杞、聞公之言、記公之遺烈、僅識其一二。謹拜手稽首書於墓之碑曰、轍幼與兄軾、皆侍伯父、聞其言曰、予少而讀書、師不煩。少長、爲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遊於塗、

行中規矩。入居室，無惰容。非獨吾爾也，凡與吾遊者舉然。不然，輒爲鄉所擯，曰：是何名爲儒。故當是時，學者雖寡而不聞有過行。自吾之東，今將三十年，歸視吾里，弦歌之聲相聞，儒服者於他州爲多，善矣。爾曹才不逮人，姑亦師吾之寡過焉可也。皆再拜曰：謹受教。及長，觀公行事，循循若無所爲，動以律令爲師，而見義輒發，未嘗處人後，政事審可爲者，力爲之不疑。鄭子產有言，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公爲政近之，故其所至必有功，其去必見思。自諸父沒，後生不聞老成之言，無所師法，而流於俗。轍懼子弟之日怠也，故記其所聞以警焉。元祐三年，歲次戊辰，十二月朔日癸酉，從子朝奉郎、試尚書戶部侍郎、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轍表。

蘇轍撰《欒城集》卷二五

朝奉大夫尚書度支郎中充[1]天章閣待制知陜州軍府事平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上護軍賜紫金魚袋王公行狀

曾祖某，左拾遺，累贈太師、尚書令、魯國公。祖某，兵部侍郎，累贈太師、尚書令、晉國公。父某，兵部郎中，贈戶部尚書。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占籍大名，由晉公貴，始居京師。自幼好學，不群兒嬉。太尉文正公，即公之伯父，祥符中爲大丞相，蔭公爲太常寺奉禮郎。稍長，向學益篤。一日，以所著獻於文正，文正覽之驚嗟，親爲作詩以美之。改大理丞，尚未冠，又以文聞奏御，召試學士院，考入進士第。劉尚書筠在翰林，與諸公交薦，遂充館閣校勘，轉中丞，[2]太常博士，遷集賢校理，改祠部員外郎，時年始二十五。風韻高灑，喜辨論，所交皆當世豪英，未始敢以貴勢少年遇之。俄丁尚書憂，旅於南都，與諸弟飯脫粟茹蔬，至性孝睦，族無間言。服除，同判蘇州。郡守黃公宗旦，[3]前輩有才望，任氣自雄，長，以公齒未壯，

初未甚禮。公事之至恪、雖被譏嘲、絶不讎應。官事有未便者、必乘間以白之、不聽、則力爲辨其枉直、必於行而後已。黄公初忿恨、終感悟而加禮焉。還朝、賜緋魚、改度支、同判尚書刑部。又判吏部南曹、改司封、知蔡州。蔡之圭田頗瘠、民歲輸租、甚苦之、公至郡、悉蠲除不取。俗舊祠吳元濟、公曰、安有逆醜而廟食者乎。長吏不能革舊俗之濫、民何觀焉。於是毁元濟之像、以狄梁公李太尉有功於唐、而德及蔡人、遂建二公之祠、號雙廟、率群吏往拜而祀之。④轉祠部郎中、召爲開封府推官。公兄雍時亦爲三司判官、公曰、是皆劇職、吾兄弟幷命、妨寒士之進。遂懇辭之、出知壽州。郡素號多訟、而邑所部送囚、雖重辟、往往僞竄其名以上。公摘其濫姦、擒邑吏坐鞭而黥之、自是肅然。又多豪姓、五等之籍久廢、每斂率無科、吏以賂爲輕重。公將定其籍、不闋⑤吏手、吏竊相笑語曰、是烏能周知吾民之産乎。

公一日會官吏坐府中、自爲檄召隱豪面⑥諭之、皆稽首歎服。餘之登耗、纖悉無差、一府震駭、號爲神明。又移廬州、巨盜張雄殺其黨、幷所貲而遁、邏者獲之、公以法誅之。牘下大理、法官引近詔盜殺其徒者原之、雄不當死、吏當坐罪。公曰、法所以戢姦、而斷實原情、今雄本罪當死、而又殺人以取貲、既非自首而捕得之、盜無悛惡之狀、法無破姦之術。疏三上、不省。公曰、吾不勝法吏矣。又上疏自劾、願不坐群吏、又不聽。願自爲首、乃聽。遂左降監舒州靈仙觀、他吏得減一等。公襟上高爽、有仙風道格、日與二三逸人、放意於江山之間、笑歌盤嬉、灑然得方外之趣。夙有羸病、藥劑未嘗去手、既至舒數月、而舊疾頗愈。因采古今練形攝生之術、著寶元總錄一百卷。逾年、今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韓公琦知審刑院、上言前法頗濫、因申明舊制、請盜殺其徒者不首不原、朝廷從之、如公往者之議。又今資

政殿大學士鄭公戩、翰林侍讀學士葉公清臣、皆薦公才可大用、而以非辜久黜、遂起知泰州。歲中、改度支郎中、入朝授荊湖北路轉運使、賜三品服。自西方用武、領是職者、務先掊下以爲事、又[7]爭以羨餘爲名、貢於朝以助軍需、其實誅於民也。朝廷往往擢之好官、號爲稱職。公深嫉之、常賦之外、無一毫横斂、遠民賴焉。富公弼爲資政殿學士、常帶史館修撰、平生未嘗識公面、而素慕之、薦公有賢業而恬不喜進、願召還代修撰、從之。又命同判吏部流内銓、俄拜天章閣待制。是時、上方登用俊良、剗革夙弊、公雍容侍從之列、以清風峻節爲一時所畏。或以公少所獻納爲議者、君子謂使子野於朝、雖恬然不言、士大夫仰其風采、亦當競廉讓而忘鄙俗之心焉。爲吏部未一歲、號爲稱職。嘗謂同列曰、官局之設、若權衡然。險者妄自高下、非器之弊也。苟遇物持平、輕重判然於中矣。故貴豪者毋倖[8]請、孤遠者毋廢勞、老吏手束脅息、不敢摇動其法。州縣巧黠吏、有以賄得舉者、於格當遷、公廉知之、遂爲密啓、使使從中罷者甚衆。俄出知陝州、才一年、寢疾。慶曆五年、終於官舍、享年四十有五。累階爲朝奉大夫、勳爲上護軍、爵平晉縣開國男。公少以師禮事楊文公億、文公深器之。嘗以書譽於劉翰林曰、子野英妙、不衒文干進、當世佳士也。又以公詩句手寫扇上、衆爭玩之、由是名稱益大。公剛峭介潔、而性仁厚、果於義斷、論者謂有[9]烈祖之風操。靜退不喜進趨。或與公同在館閣者、皆去爲達官、當塗數[10]誘公、終不爲屈、以是益不見用。公亦自適無所憾、朝議嗟之。公有女當嫁、遂求廬州、例得裝錢二十萬、將以爲資送、執政者諭意、欲公往謁之、公終不往、遂不得。公謫官靈仙、至窘匱、乃舉族蔬食、數年未嘗食肉。每得俸入、輒厚享賓客、數日而竭。公年三十八爲尚書郎、每授命、則惕然驚

悸曰、吾先君壽六十有八、終於省郎、吾今亦已老矣。性純孝、每道先君事、則雰然泣下。公弟素、自淮南按察使被召帥涇原、命下之日、公通夕不寐、召諸子謂曰、吾弟母老且病、子至幼、詎可以禦戎窮邊乎。吾無親憂、而汝輩長矣。明日、遂上言乞留素而自代、願死節以報國、弗從。又命其子規曰、朝廷不免吾弟之行、吾所憂也。汝其往侍、無怠焉。公特愛於規、以其⑪多病、未嘗使離膝下。又幼弟端、力學勤官、十餘年未出州縣。公當遷官、拜章乞端召試、遂賜進士出身。公智識閎遠、善譚名理、雖庸人之善、終身不忘。爲郡先化導、不尚威罰。主漕荆南也、嘗權府事、有嫗訴其婦之見逐、無所歸。公召而詰之、婦曰、舅始亡、姑即嫁去、既窮而歸、奉養甚謹。後取吾⑫金又嫁、今復窮而歸、故不敢舍。公曰、姑雖不良、獨不念若夫邪。又謂其婦之子曰、爾母薄於姑、爾獨不念父邪。遂切責嫗、諭以改行。又取家人之衣以衣之、與婦孫廩粟、使以歸養。於是皆感泣而去、孝愛如初。大凡民有犯法詆欺者、雖未事必竟、過誤雖大必貸之。或良頑共罪、頑雖辭勝若眞可信者、公必直指其隱、善惡立決、衆伏其明。所至橫猾屏迹、畏公之明、不敢犯。外臺非其人、多暴斂於民者、公悉不承命、與之講辨。或不決、聞之於朝、每多見從。故數爲惡吏摭⑬事以中、公亦浩然不校、然不能害。公治家嚴明有法度、以道義訓子弟。初、文正爲中書舍人、家至窶、與昆弟貸息錢、約違期、以所乘之馬償之。公閱書得券、召子弟而示之、曰、此吾家清風、爾曹當毋忘此事。又得顏魯公爲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墨帖、親摹於石、遍遺親友。公喜士好施、凡遇人危急、平生仇惡、皆一視若己、未嘗問家有無。唯聚書數千卷、古琴數張、出處未嘗舍去。公既卒、陝人哀哭塞道、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家貧、柩不能還先塋、朋舊在要官者皆力之、遂

得還京師。嘗語人曰、吾思世故無所爲、忽忽欲熟醉以死、幸矣。屢以後事屬家人、且笑曰、人世一吷耳、安可久期哉。公之生也、以七月二十六日、亦以是日而亡。娶周氏、封褒信縣君、故禮部侍郎起之女。男三人、曰毖、將作監主簿。曰規、前明州奉化縣主簿。曰復、將作監主簿。女二人、長適太常寺太祝范純仁、資政殿學士仲淹之子。次尚幼。謹狀。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蘇舜欽撰 《蘇學士文集》卷一六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仕[14]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眞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世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賙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不可回奪[15]、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於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其爲待制之明年、出守於陝。又明年、小人連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語於人曰、善人若此、吾不樂在世矣[16]。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廕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

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己、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於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宫。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言爲是、而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泰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斂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平生不爲過[17]、迫於飢寒而爲之。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爲子產。召爲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内銓、號爲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是歲、天

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臨禍福、不爲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亨否爲己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爲志豈小哉。豈有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爲。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有所爲、豈其不欲空言而已者哉。嗚呼、公享年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陝、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先塋之次。銘曰、

仕不爲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以遺子孫。生雖有止、歿也長存⑱。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尚書度支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陝州軍府事王公墓誌銘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一

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先聖謂善人之難得也如此。世有德之清、行之方、政之平、斯不謂之善人乎。余見之于子野王公矣。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太原人、曾高佔籍大名。皇考諱徹、以文行顯、至左拾遺、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魯國公。王考諱祜、雄文直道、名重海內、掌太祖誥命、至兵部侍郎、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考諱旭、以公正果敢、屢當藩寄、爲時之良二千石、累贈兵部尚書。妣虞氏、贈某郡君。公稟嚴君之教、幼而有文。伯父文正公、爲眞宗朝賢相、重德大器、人莫可動。一日覽公之業、喜甚、作詩以獎之、謂吾門未衰矣。用文正廕補太常寺奉禮郎、三遷至大理丞。文正既薨、公年尚未冠、進所著文、眞宗嘉之、召試學

士院，辭入優等，賜進士及第，名動京師。嘗師事楊文公，文公器之。每謂朝中名公曰，是子英妙，加于人遠矣。時翰林劉公筠、風岸高峻，縉紳仰望，不得其門而進，乃與禁中諸公共薦公之才敏，天子命公校文于館中。歷殿中省丞，爲博士于太常。加集賢校理，拜祠部外郎。丁兵部憂，服除，以前官充職，同判姑蘇郡。以公心公言正二千石之政，二千石初不平之，終服其義，而加禮焉。還朝，賜五品服章。改度支外郎，同判尚書刑部，又判吏部南曹。進司封外郎，出領淮西郡。部中十邑，素多盜與訟，號爲難治。公至，斷獄必以情，按吏必有禮，横者繩之，弱者持之，州人大服，謂往之史君莫公若也。蔡俗舊祠吳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當廟食耶。吾爲州長，不能正民之視聽，俾民何從哉。狄梁公、李太尉皆唐之忠烈，又德加蔡人，胡爲不祠。命工徹元濟廟，建二公之祠，率吏民拜祭，蔡人從之，于今號爲雙廟。秩滿，拜祠部郎中。朝廷除公開封府推官，除兄雍三司判官，公曰，皆是要職，吾兄弟同日除拜，朝廷豈乏人哉。乃堅請外補，願留兄京師，以奉家廟。士大夫聞而賢之。往守壽春郡。期月，改合肥郡。盜有殺其徒以並其財者，吏擒之，公令處死。法寺議當貸死，遂劾之。公上疏曰，盜以彊力而又殺人，吏追而擒之，非自露而悛者，胡爲而貸焉。如法寺所論，能害其類者，皆無罪名，民將競爲盜，盜已而殺一夫，其黨咸赦之，盜可止乎。疏上，不報。凡斷獄出入，以下吏爲首，長官爲從。公曰，吾不勝法吏矣。上言請爲之首，朝廷從之。左降監舒州靈仙觀。後一年，今資政殿學士昌黎韓公琦知審刑院，議盜殺其徒，非自首而悛惡者，宜勿原之，朝廷始頒示天下，且知公前所斷獄不爲失矣。又今資政殿學士鄭公戩、翰林學士葉公清臣，皆論公奇才未大用，而非辜坐黜，豈朝廷之意耶。詔起公知海陵郡。代

還、除度支郎中、荆湖北路轉運使。時西陲宿兵、財用爲重。諸道轉運使競進羡餘幾千萬、蘄助軍之獎、實瘡痍細民以爲己績。公至而歎曰、西兵、天子不得已而用之、然須于財賦、豈如是而迫耶。吾不當爲。由是荆湖之民賴公少休焉。會資政殿學士富公弼拜職、尙帶史館修撰、與公未嘗識面、聞其風義、舉公以代修撰、朝廷從而除之、兼掌選事。及韓、富二公在樞府、又交薦公清方爲縉紳之冠、天子俞其奏、擢以本官充天章閣待制、依前掌選事。公再讓不允。既而客有扣公曰、銓衡至重、利病多矣、公無建明者何。公曰、綱紀盡在、如權衡然。但持者輒高下其手爾、何必易其器耶。公居之歲時、選士賴其平。其間人物清濁、公必辯之上前、量有進抑、振天官久墜之職也。天子以西北數藩鎮皆須巨人、乃擇近列而褒遣之、公得領陝州。州當四達之會、又用兵而來、吏民疲苦。公至、則緩征賦、薄迎勞、屏兇寇、拯孤弱、人乃息肩。幾一載而感疾、以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終于黄堂、享年四十五。靈柩歸東都、州人哭送于道。朝廷加賵賻焉⑲。公生相門、而弗驕弗華、以貧爲寶。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虚、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閲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顔魯公爲尙書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間。其雅尙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有冰蘗聲。此公之秉德、不亦清乎。公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公未嘗折顔色、屈語論、以合其意。嘗有交游以言事被謫、朝之貴人皆切齒、公特率昆弟祖宴都門、謫者拒之曰、無爲子之累乎。公曰、吾願爲黨人、從而貶之、光矣。此公之執行、不亦方乎。公爲數郡、皆清心以思治、行己以率下、必首崇學校而風化之。

人有犯法、非害于物者、必緩其獄、未始深文焉。求民之疾、雖處幽不遺。去民之梗、雖負勢不避。此仁人之政、不亦平乎。故每去一州、則百姓號慟、如赤子之慕慈母也。公性純孝、與家人道先君事、必感激泣下。故厚于宗族、每拳拳焉、憂樂同之。弟素、文正之子也、自淮南外計改涇原經略使。公食不甘、寢不安、曰、弟有母、老且疾、吾無親憂。因入對、請代行、既而弗許。命其愛子規曰、彼窮塞也、得無危事。汝可侍行而左右之、以均吾憂。又少弟端、嘗不利于春官、處徒勞者久之。公爲郎、以歲課當遷、願移厥恩、召端一試、朝廷許之、賜端進士出身。其友愛之心有如此者。公不治生業、惟畜書僅萬卷、遠近從之。兼通佛老微旨、撰《寶元總録》一百卷、皆聖賢窮理盡性之説。公樂稱人之善、必曰吾不及矣。在士大夫、非風義高遠、弗與之游。及其逝矣、四方交友書問相吊云、前年吳安道死、今年王子野卒、賢大夫之清者何其衰歟。公娶周氏、故禮部侍郎起之女、封褒信縣君、生子男三人、曰崧、將作監主簿。曰規、前明州奉化縣主簿。曰復、太廟室長。女二人、長適太常寺太祝范純仁、次女尚幼。余走塵土時、公一接如舊、以道義淡交者有年矣、結二姓之好、以親仁人。余常期公以青雲之器、大有立于國朝、今不幸乃爲公之墓銘。銘曰、

嗚呼、人之清者曰賢、國得而治焉。性之仁者曰壽、民得以庇焉。何子野之善人兮、逝矣如川。惟清方而平正兮、居人之先。在聲詩之有言兮、胡不萬年。忍送之于野兮、葬之于泉。徒切切于辭兮、勒石之堅。期子野之令名兮、與白日而長然。

范仲淹撰　《范文正公集》卷一二

校記

①允：原作「充」，據沈文倬校點本《蘇舜欽集》改。

②中丞：《范文正公集》卷一三《王質墓誌銘》作「殿中省丞」。是。

③且：原作「旦」，據沈文倬校點本《蘇舜欽集》改。

④「而」字原在「之」字下，據右引乙。

⑤闕：原作「問」，據右引改。

⑥面：原作「而」，據右引改。

⑦又：原作「事」，據右引改。

⑧倖：原作「偉」，據右引改。

⑨有：原作「之」，據右引改。

⑩數：原作「敎」，據右引改。

⑪以其：原作「其以」，據右引乙。

⑫吾：原作「之」，據右引改。

⑬撫：原作「無」，據右引改。

⑭仕：原無，據《歐陽文忠公集》原校補。

⑮不可回奪：原無，據原校補。

⑯「語於人」至「在世矣」：原無，據原校補。

⑰平生不爲過：原無，據原校補。

⑱「生雖有止」二句，原無，據原校補。

⑲「賵」、「焉」：原無，據宋刻本《范文正公集》補。

宋儒碑傳集卷二十八

尹洙　梅堯臣　韓璩　何敏　張友直

蔡稟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户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叙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

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八

故崇信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尹公墓表

公諱洙、字師魯、其先太原人。曾祖誼、以道晦亂世不仕。祖文化、始以材行興其家、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仲宣、舉明經、累長郡邑、廉恕明決、所至以循吏稱。終虞部員外郎、以公貴、贈工部郎中。刑部葬其父河南、今爲河南人。公幼聰敏、喜學、無所不通、尤長於春秋、善議論、參質古今、開判凝滯、聞者欣服之。天聖二年登進士第、授絳州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河南府伊陽縣。時天下無事、政闕不講、以兵言者爲妄人。公乃著叙燕、息戍等十數篇、以斥時弊、時人服其有經世之才。文康王公知而薦之、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時文正范公治開封府、每奏事、見上論時政、指丞相過失、貶知饒州。余公安道上疏論救、坐以

朋黨、貶監筠州酒稅。公慨然上書曰、臣以仲淹忠諒有素、義兼師友、以靖比臣、臣當從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商稅。歐陽公永叔移書讓諫官不言、又貶夷陵令。當是時、天下稱爲四賢。徙唐州、丁父憂。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府長水縣。趙元昊反、康定元年春、寇延州。大將劉平逆戰陷虜、天子乃命文莊夏公都部署陝西之兵、開府永興軍以經略招討之、予與范公爲之副、公爲判官。未幾、上遣翰林學士晁公宗慤入内都知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興兵、尙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還、而賊復寇鎭戎軍、部將劉繼宗禦之、爲賊所敗。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月日來上。府中復議曰、將在軍、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稟算於朝廷。乃畫攻守二策、余與公詣闕奏之、唯上所擇。詔取攻策。已而難之、事方寢、賊復遣人以書叩延州僞請和、而大舉兵寇涇原之山外、殺部署任①福。公時在慶州、得涇原求援書、即移文慶帥、率其部將劉政銳兵數千人、便道走鎭戎、未至、賊引去。夏公奏爲專、徙通判濠州、又改秦州。遷知涇州、徙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略部署司事。涇原乘葛帥懷敏覆軍之後、傷夷殘缺②、千罅百漏、公夙夜撫葺、一道以完。時宣徽使鄭公爲陝西四路帥、主靜邊寨主劉滬議、遣其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廉、與滬於章川堡南入諸羌中、開道二百里、修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賊數犯塞、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嘗不登二萬人、而當賊昊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爲賊困者。由黃石河路來援、雖遠水洛路二日、而援師安然以濟。今無故奪諸羌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不勝計、以冀秦援一二日之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便、詔從之。會鄭以府罷、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牒、飭滬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

公遣人召滬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滬。滬復不受代。部署狄公於是親至德順軍、攝滬、士廉下獄、差官按問。而鄭比奏本道沮滬等功、朝廷卒薄滬等罪、徙公慶州、而城水洛焉。會慶帥孫公請終任、改知晉州。慶曆四年、契丹遣使報西戎元昊詔河、陝三路要郡皆擇人、徒知潞州。當范公之在二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叔輩、并爲諫官、天下屬望、諸公日竭忠獻納、不避權貴。而公方勤勞塞上、迹遠朝廷。暨諸公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爲賢者、執政指之爲黨、皆欲因事斥逐之。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水洛事訟公、且誣公在渭有盜贓。制使承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汙公。有部將孫用者、出於軍校、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官貧不能償、公與狄公惜其材、乃分假公使錢俾償其民、而月取其俸償於官。逮按問、而錢先已輸官矣。坐此貶公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沿牒至南陽訪醫藥。疾革、對賓客、妻子無一慼言、整冠帶、盥濯、怡然隱几而卒、時年四十七、慶曆七年四月十日也。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顏貌。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在軍謙勤愛士、雖悍夫冗列、皆降意容接、故人人願盡其力。所至郡邑、修設條教、務以實惠及下、去則人思之。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寖以大敝。本朝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參軍伯長矯時所尙、力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將踰唐漢而躡三代者、公之功爲最多。初、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命葛懷敏出鄜延道、勒③兵綏宥間、攻賊積聚、招懷種族、奪其要害而保障之。賊知朝廷之威、必翻然來服、則久而易制。公曰、是行也、不患將卒無勇、患應敵寡謀耳。乃自請參議懷

敏行營軍事。有詔如請、而事中罷。今夫文武之士、平居議論慷慨、自謂忠義勇決、世無及者。一旦遇急難而試之、往往魄喪氣奪、百計避脫、雖以富貴誘之、猶掉臂而不顧。余居邊久、閱人多矣、如公挺然忘身以爲國家者、天下不知有幾人。嗚呼、以公文武之才、犖犖然震暴天④下之如是、曾不得一紓所藴於公卿之位、輔致太平之業、而反遭羅讒毁、遂終貶官、此當世守道之士所以仰天歎呼、疑爲善而得禍、而中人者引以爲監、思擇利而自安也。然上以聰明仁恕御天下、一細民之枉必矜而獲辨、如公以文致其罪、未有抑而不申者也。故當時指以黨而排去者、不四三年間、皆復顯官、處大任。使公年且及此、其進擢可量哉。奈何乎天不與公之壽也、悲夫。公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娶張氏、鹿邑縣君、以順以慈、克正家道、後公七年而亡。兄源、太常博士、亦以文行稱於世。弟湘、三班奉職。沖、秀州華亭縣主簿。濤、泳、未仕、幷先公而卒。沂、資性淳茂、動謹門法。子男四人、長曰朴、奇雋博學、有父風、其二未名、俱早世。其幼曰構、今方十歲。女五人、長適虞部員外郎張景憲、次繼適張氏。次適太常寺太祝謝景平。次二人未嫁。姪材、文學器識、足以嗣公、而敦尚名節、無仕進意。至和元年十二月日、沂、材舉公夫人之喪、葬於緱氏縣某鄉之某原、從吉卜也。范公嘗以書謂余曰、世之知師魯者莫如公、余已爲其集序矣、墓有表、請公文以信後世。余應之曰、余實知師魯者、又得其進斥本末爲最詳、其敢以辭。既實書其事矣、又考性命之說、而表於墓曰、

嗚呼、自古聖賢、必推性命。如公之文武傑立、而貫以忠義兮、此天之性。位不大顯、遭讒而跌、且不壽兮、此天之命。雖孔孟不能以兼適兮、尚一歸於默定。昧者不思而妄求兮、徒自奔於邪徑。故公臨禍

福生死而曾不少變兮、是能安性命而歸正。唯大名赫然日月之光兮、亘萬古而增瑩。吾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後兮、宜嗣人之蒙慶。

韓琦撰　《安陽集》卷四七

梅聖俞墓誌銘　并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兹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粤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某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歡、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於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於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

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鎭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於艱、不履於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衆聽以驚。以揚其淸、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三

五兄著作墓誌銘

太師第五子諱璩、字子徽、於琦同母兄也。天聖五年春、擢進士高第。初任安化軍節度推官、丁母大寧郡太夫人憂去官。服除、再調權舒州團練判官、又爲建昌軍判官。慶曆元年秋、吏部奏課最、授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壽州安豐縣事。二年二月十九日、以疾卒、時年四十一。娶陳氏、勳臣之裔、雅有婦德。生一子正彥、將作監主簿。四女、并在室。兄少負雋氣、聰穎過人、每讀書必泯絕外慮、雖左右囂然如不聞。以是經史百家之言、一覽即能誦記、尤通左氏春秋。爲文敏速、初若不甚經心、及成、詞壯理備、雖他人精思、有不及者。性純易、襟量夷坦、遇人無賢愚、一以誠接之、曠然不知世路有風波陷穽之險。有時意樂閒放、與朋友相過從、酣笑杯酒間或逾旬、興未盡不止。及刻志於學、則下帷閉戶、以

墳典自環、雖在寢食、未嘗捨卷。其眞率如此。當官治簿書、斷獄訟、發決如神、所至以明幹稱。然志氣磊落、事上官未嘗降禮、以強顏曲意求薦舉爲大耻、故久滯賓幕。兄亦壽才越強仕、不得盡其器能。嗟乎、二年間、司封兄與兄相繼而亡、唯小子獨承門戶之重、雖叨竊寵任、顧先生行無一存者、復何榮哉。但諸孤滿目、每一念至、不覺涕之無從也。今奉考妣歸厝故里、以兄從葬於東塋之壬位、永懷友愛、哀不自勝。銘曰、

天生雋奇、當有所施。才優宦薄、惟世孔悲。復奪之壽、天豈無知。慶有餘者、嗣人是宜。

韓琦撰　《安陽集》卷四六

光祿寺丞致仕何君墓誌銘

何氏之先、蓋晉之卿佐封於韓者、子孫因以爲氏。秦滅韓、其後流散四方、或謂韓爲何、故漢魏以來始著。何氏有居於閩者、至瓚乃顯、即君六世祖也。仕後唐、歷太原留守、除西川副使。會孟氏僭竊、耻屈其下、飲恨以死。子柔不能東、乃家青城、遂爲青城人。柔生令昕、令昕生繕、不幸逢亂離、無復振起。繕生中、即君皇考也。任道晦處、無意官祿、以聚書爲能、以賦詩爲樂。蜀之耆儒李畋渭卿、戈淵仲顏皆與之友。子四人、君其季也、諱敏、字希顏。簡慤莊重、克承厥家。貧而能力生、以養親奉祀、至於撫養百口、靡有不給。富而能好善、以訓其子孫、至於起家從仕、翹然有聞。旁支外屬之無歸、則倍仰而濟、鄉閭識者、以吉人君子稱焉。熙寧初、今天子祀南郊、以君之子大章登朝、封大理評事。四年、明堂大饗、遷光祿寺丞。六年十一月某日終於家、享年七十二。八年十月某日葬於縣之某鄉某里。君娶李氏、今封仁壽縣君。生三子、大章、皇祐四年中進士第五、遷太常博士、通判漢州。大臨[5]、某、皆勉飭鄉行、不墜先訓。孫四[6]人、宗元、榮州榮德縣令。宗範、合州

巴川縣令。某某、悉志於學、期以自立。惟何氏來蜀、中葉不耀、至博士君始以學文得祿、而榮德、巴川二君又能同時取科第、士議榮之。君可謂有後矣。某與博士君同進士籍、且爲姻家、君之葬也、敢誌而銘。銘曰、何遷於岷、五世至君。既永以年、再光以恩。山之阿、江之濆、祗厥祀、傳後昆。

吕陶撰《净德集》卷二五

宋故朝散大夫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集賢殿修撰知越州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使提點銀場公事充兩浙東路屯駐駐泊兵馬鈐轄溫台明越衢婺處州等諸州軍并都同巡檢兵甲賊盜公事護國軍清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

嘉祐二年春、天章閣待制兼集賢殿修撰張公以靜退之性、勞侍從之事、聞東南佳山水、而會稽第一、章請自效、詔俞其往。在郡三歲、政清民恬。方且合符、歸奏計於天子、無何暴疾、以己亥七月丙辰、卒於州廨之寢。郡邸奏公訃、仁宗衋然傷之、亟命錄諸孤、賻其家、所以恤近侍、卹師臣之後焉。嗣子奉公喪還京師、權窆城南園舍、考卜龜策、得癸卯十月丁酉之吉、葬河南之登封、從丞相文懿公塋、治命也。公諱友直、字清卿、晚更字曰益之。其先世系翰林葉公撰文懿公誌刻詳矣。曾祖裕、試金吾衛長史、莅陰城監院。乾德中、榜陰城爲軍、今光化是也、遂占籍焉。大父廷節、養素隱德、爲鄉丈人。及文懿公貴、幷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封楚、齊二國公。曾王妣胡氏、追封燕國太夫人。祖妣趙氏、兩龐氏、李氏、追封魏、韓、魯、越四國太夫人。禰廟士遜、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傅、鄧國公致仕、薨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謚文懿公。王妣蔣氏、黃氏、封鄖、

鄧二國太夫人。馮氏、許國夫人。公文懿公之長子、母曰黄夫人。公生而骨法奇峻、體性和厚。少有學尙、尤修志介。文懿公任壽春郡王友、友直七歲、以蔭補太廟齋郎、非所好。尋除守將作監主簿、三遷監丞、館閣讀書、再授詔編三館書籍。天聖中、以本官充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明道初、特賜進士出身、遷秘書郎。文懿當軸、自以丞相子、避遠權勢、出通判蔡州、歲餘移倅鄭下。時文惠陳公以碩老鎮圃田、屬公以州事、公以悉心無所遺力。及文惠入相、薦公於朝、直史館、遷太常博士、同管勾國子監事。康定初、充三司鹽鐵判官、改判都磨勘司。慶曆初、除尙書祠部員外郎、知襄州。甫至郡而張海賊起、且壓境上。公治州兵、募丁壯、得敢勇願行者數百輩、令邀擊穀城、多斬首級。賊潰去後、爲比郡禽翦、首挫鋭氣、繄公之力。丁内艱、去郡。褫服、除舊官與職。歷判戶部、鹽鐵二勾院、遷刑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文懿公薨、釋服、除刑部、仍前修撰。嘗感蔣氏妣卹典未及、表讓史職、移慰先慈、從之、詔以郥爲太夫人封國。上以捐己爲美、仍換公集賢殿修撰、成美志也。糾察在京刑獄、改判尙書刑部。嘗與侍講學士錢象先奏事便殿、已而、上目送公、謂象先曰、張友直占對容止、宛如其父。其見賞待如此。以先公冢舍甫就、表碣未立、章累上、求便郡、出知鄧州。入辭之日、仁宗遣中使至第、以舊德之碑四字、篆文懿公神道。又賜公御書飛白及鳳茶、以將其意眷焉。南陽民饑、捐瘠者衆、官有儲麥、轉運使以便文自營、而不知卹。公發廩以救、多所全活。還朝、除天章閣待制、修撰如故。尋出知陝州。代還、侍宴於集英殿、公坐侍臣、猶衣五品服。仁宗見之愕然、遽命取三品服、即御前以賜。公拜手謝、殿上觀者榮之。至是出知會稽、越俗奉竺乾法爲龍華、每歲又大祭天於塔廟、僧俗士女、雜然幷會、施金帛

者、趨走之、惟恐其後。公下教一切禁止、舉籍羨數入學、談者韙之。卒時年五十八、至今會稽父老猶懷其清。公莊重介直、濟之以和。明道、寶元之間、文懿公三入相、進退天下士。公時在子舍、應接賓友、談間未嘗及時事、雖密昵屬不敢委以私。無他恩紀、故譽亦鮮焉、惟雅識者重其潔慎。文懿既上相印、告老於家、公晨夕侍旁、將順顏色、孝性謹如也。家人入息、乃敢寢焉。文懿公薨時、年過八十、公哀毀骨立。生平薦任子弟、必先疏屬。及其亡也、幼子未有官。公精小學、能篆籀、喜楷法、尤好篇詠。得美書善本、必手自傳寫、色無倦焉。仁宗在東宮、起居語默、文懿公必疏記之、秘世未有知者。及薨、公類以成篇、目之曰資善錄、出南陽日、從容面獻之。上甚悅、詔藏諸太史氏。有文集十卷。公娶劉氏、度支郎中明恕之女、柔慈賢善、凝範六婣、封宜陽縣君。嘉祐明堂、以子在朝著、進封長壽縣太君、贈公工部侍郎。子八人。德淳、尚書屯田員外郎。德潤、內殿承制。德源、大理寺丞。德溫、大理評事。德演、太常寺太祝。三子早喪。女十二人。長適起居舍人、知諫院呂誨而亡。次秘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陸詵、未嫁而卒。次適司封員外郎梅清臣。次適太常寺太祝王端臣。次適宋彭年。三人夭亡、四在室。公之將葬、冢子以日月來赴、且求銘於石。宿雅出門下、復與公游冊府、以兹分義、誠不可讓。文斐無次、今但直記其實云。銘曰、

巖巖鄧公、俊德之雄。三陟台衮、告老顯終。有哲者嗣、時惟冢子。雅行敦修、端誠率履。炎炎相閣、赫赫洪爐。視權弗有、處勢若無。和而匪流、介然弗倚。四臨厥藩、其清如水。年塗才半、志力尚強。曷云與善、乃爾殲良。履鼎原兮開阡、面松峰兮寧體。陪眞宅於先公、尙慶靈之彌啓。

胡宿撰《文恭集》卷三八

宣德郎行監察御史判三司度支勾院騎都尉賜緋魚袋蔡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稟、字淳之、世本洛陽人。曾王考綰、爲萊州膠水令、九年不代、終於官、政有遺愛、子孫因家焉。王考鄰、考元卿、并以文行稱山東、鄉老賓興而不登仕。君之從父兄文忠公齊踐揚二府、縱典及三代、故膠水贈太保、王考贈太傅。逮君陞朝、得追褒一廟、贈考大理寺丞。君少孤、力學自立。文忠在禁掖、任君補蜀郡導江主簿、再調鄭之管城。薦君材者章交公車。秩滿、得見擢衛尉丞。更從進士舉、一上中第、換光祿。用計司奏、掌無爲軍莞榷。遷著作佐郎。上方圖講治要、思進天下士、訪古今之術、發幾微之慮、乃用六科、以取賢者能者。君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召試秘閣、名在選中。已而更報罷、遂出通判滑州、改秘書丞。明年、夏戎不虔、朝廷議問罪、君述通志論十五篇、陳討伐之策、備禦之要、指明逆順成敗之理甚精悉、翰林王公堯臣表上之、繇是擢守奉天、就遷太常博士。北人來渝平、君復揣摩事情、緒前編以獻、優詔褒答。時公卿多言君有將帥材、可使治戎。驛召至丞相府、使言其志、君自以儒業進、固讓得免。引謁便坐、賜五品服、改沿邊榷鹽使。纔至部、除開封府推官、會別事下、令參知政事吳公育舉文中御史者、吳公以君應詔、遂召爲御史。於是京西多盜、至入州縣、吏不能制、汝、漢間騷然、詔君乘傳捕逐。至則設方略、明賞罰、擊除略盡、民以安業。還臺、兼判三司度支勾院。慶曆五年、持節迓送北使、到都四日、以孟夏癸卯卒於私第、年四十四。舉朝士大夫莫不嗟惜、天子憫然、特錄其孤大年爲郊社齋郎、非常例也。其配張氏、工部郎中夏之女、封某縣君。生三子二女。是冬、君二弟亶、交奉君之喪、自京師歸葬青州某縣某里、窆用十月九日。君器姿魁碩、議論閎博、其爲人

彊毅，能刻意自勉，所好必學，所學必成，所成必精，慨然將推是以致功名，蓋其志慮遠矣。初，文忠公德望顯重，門下多英俊，君年且三十而方以廕仕，內耻無以逮人者，文忠亦未之奇也。辭詣導江，鼂而遣之，君奮曰，丈夫處世，當碌碌如是邪。到官勇自鍛礪，至忘寢食。比三年更還，則於六藝百家之書，歷代治亂之際，至於方技小説，罔不該貫。文忠驚且喜，自是待之猶益者之友，其爲彊敏有如此者。凡所歷官，率有風蹟。既爲御史，敢言不避權要，數對論事，上心器之，有拔用意。奄忽淪謝，卒莫展發，嗚呼，非命也哉。亶交造余曰，伯氏平時自言，知我者張安道爾。今窀穸之事，不可以無識也。嗚呼，文忠之視余猶子弟，則余於淳之義可知矣。余故實知淳之者，是宜爲銘。銘曰，

嗟乎，淳之才余所知，命非余所知。子何志之遠，而年之促耶。靈府之藴兮，一莫得施。年之促兮可奈何。銜恨九泉兮無終期。已而已而，爲知子者之永悲。

張方平撰《樂全集》卷三九

校記

①任：原作「仕」，據明刻本《安陽集》改。

②缺：原作「殃」，據右引改。

③勒：原作「勤」，據右引改。

④「暴天」二字原闕，據右引補。

⑤大臨：原作「某」，據文淵閣四庫本《淨德集》改。

⑥四：原作「幾」，據右引改。

宋儒碑傳集卷二十九

王堯臣　楊景略

宋故推忠佐理功臣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贈尚書左僕射王公行狀

公諱堯臣、字伯庸。其先太原祈人、六世祖爲輝州刺史、唐季兵亂、遂家焉、今單州碭山是也。後徙居宋虞城。公祖府君事親以孝聞、其爲政興利除害、多陰德。嘗言曰、我世當有顯者。及公生、愛之曰、此兒庶幾成吾言。公舉進士、天子程其文、爲天下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年二十五矣。天聖八年、召試翰林、改著作郎、直集賢院。公考以事左官於蔡、公亦請知光州以便親。居郡①、遷右正言。是歲大饑、百姓不能忍死、群輩望屋而食、或抵極法。公建言宜依荒政弛刑、以全安細民、朝廷用其議。丁外艱去職。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賜緋衣、銀魚。又遷右司諫。郭后廢死、議者不一、而宦官閻文應方强用事、公請獄治侍醫左右無狀者、爲朝廷除謗釋疑、事雖不行、物論多之。后猶在殯、有司張燈合樂、飭供帳、望幸、乘輿臨當出、公又言、前以詔復郭氏位號、則后禮不可闕。觀燈非禮之急、毋使天下有間言者。天子從之。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寶元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改尚書六部員外郎、知審官院。元昊畔、西鄙宿兵、公爲體量安撫使、將行、言曰、故事、使者所至、輒稱詔存問官吏將校、而初不及百姓。自兵興三年矣、政煩賦重、大小彫敝。今攻守未決、宜因使者之出、致勞來之意、許以賊平、蠲其租二年、則人人致力而忘死矣。朝廷嘉其意、以敕牓付公。是時賊馬出入鎮戎、環州間、官軍戰②數不利、士氣傷沮。公按其地形、易置將校、調率

民力、皆因事授宜、先行而後聞、百姓便之。還、又言、陝西兵亡慮二十萬、分屯田路、不足自守。賊嘗三戰三勝者、由以十當一也。臣視地形、涇原最可憂、請益兵萬人屯涇州、二萬屯渭州。渭足以制山外、涇足以控關中、則賊不敢送死矣。不然、臣恐其乘虛復來、潰決必甚。又薦狄青、王信、种世衡、劉昭孫等三十餘人可將帥。先是、好水之戰、韓丞相爲招討副使、以偏裨失律、左遷知秦州。而范文正公經略延州、亦坐移檄讓元昊不先聞、謫守耀州。公至、爲上分別兩人忠義智勇、可大任、不當以纖芥爲進退、失士大夫心。與宰相意迕、持其議久之、未即行。明年九月、賊果如公策、自鎮戎原州以入、敗葛懷敏之師數十萬衆、乘勝掠平涼、擊潘原、關西響震、自邠、涇已東、皆閉壁自守。於是范文正公帥慶州之衆以出、身自當賊衝、賊由此不敢深入。而議者乃以前公言之是、復以韓、范爲招討使、置府於涇州、益屯兵三萬人、而使公乘傳安撫涇原。還、奏曰、陛下以邊事屬仲淹等、而盛其備涇原、誠得制勝之要、賊必不敢動矣。然軍貴神速、不容呼吸、願委以便宜、毋令中覆。上爲許用其言。凡公再奉使、皆喪敗之後、所籌畫施爲、便兵益民、以利易害、成全勝之策者、大體若此、其細不可勝紀。廢函谷關、示以不外拒、西土懷之。罷涇原五州營田、益置弓箭手、築德順軍、張形勢之制。省冗官、黜無功。事爲之慮、皆極其當。賊於此止不爲寇、其明年、因乞降矣。初、曹瑋守渭州、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寨、募弓箭手、給田二頃、教以耕戰、使自爲守。其後將帥養視之不善、又稍侵奪之、人人怨怒。有言德勝寨將姚貴材勇、爲衆所伏、遂逼以閉城畔。公適使還、過之、知貴素忠、其畔未能固立、自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死生。貴恐懼、畏服、即日將其衆開門出降。公復爲申明約束、使可繼守、如曹瑋之舊而去。明年、

加戶部郎中、權三司使。既拜、請自擇僚屬、許之。以張揆之、杜杞等十五六人爲副使、判官、天下稱其材。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言、欲③取民間房錢十之三以助軍費、事下三司、公持不許。永和密使人致意曰、公能行此、則大用矣。明日入見、具爲上言、因曰、此衰世之事、非平時可行、且召怨而擕民、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也。上以爲然。而度支副使林潍畏永和勢、助之說甚力。公廷奏黜潍、議乃定。川峽轉運司奏、乞增鹽井錢歲十餘萬緡、公固不從。上問其說、對曰、兩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此困。朝廷既未有以恤之、而又牟厚利焉、是重困也。雖小有益、將必大損矣。上善其對。公之行己謀國、論議向正、不可回以利、類若此。其治大計、以知盈虛爲急、有所調發、常先事因利、不暴取④於民、故能殖其材。而簿書謹詳、吏亦不得欺。自前使姚仲孫借內藏錢數百萬緡、久不能償、公居三年、悉按籍償其負、而軍國之費、猶沛然有餘。以母老、求解要劇。六年正月、拜承旨歸院、兼端明殿學士、充群牧使。明年、丁內艱。皇祐初、免喪、還翰林、遷諫議大夫。上祀明堂、加給事中、受詔與陳旭等議茶法、當時頗言其便。三年九月、拜樞密副使。儂智高反、殘十餘郡、遂圍廣州。公按舊事及地形利害、調兵遣將、上常是之。賊平、公策爲多。又奏請略準唐制、分桂、廣、潭、宜、邕爲五管、重募土人、增澄海、忠敢等兵、以省京師遣戍之煩、邊備益謹、而衛兵以不耗減、至今便之。樞府雖本兵、然自中人宦官、醫工、伶師、嬖習、近戚之進退除用、皆屬焉。公在位六年、持法守正、以身當天下之務、濫恩倖請、一皆抑損。教坊樂工不得補班行。中人非有功、不以爲三路鈐轄。內侍兩省、非年五十無贓私、不以爲押班。與繕土木之勞、不以官爲賞。班行百司失職之人、其傷財而害民、必再赦乃得用。叙法皆定律令、天子

深倚賴焉。而倖進者用此怨公至爲飛書以中傷之。上察其情、不疑、而購爲書者甚急。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張堯佐以女寵進、至是復有旨以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曰、堯佐未嘗出京城、無功勞、不可假以相位。由此罷。三年、進拜吏部侍郎。八月二十日薨於位、享年五十六。公爲人雅厚信重、以誠接物、不修矯飾抗厲之譽、士大夫以君子長者歸之。其與同列議事、必依於正、時有不合、反覆斸切、止於當而已、不以獨見爲奇。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衆、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將薨、呼其弟純臣、口授遺奏、大旨以宗廟至重、根本未立爲憂。天子加愍惻焉、親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以左僕射印綬。明年某月、葬宋城縣卒孝原。公凡所履歷典爲具是矣、至他所領審刑院、尚書省之類甚衆、及累階、勳、開國、號功臣、敦加以例進、故弗論也。娶丁氏、封安康郡夫人。三子、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⑤老、大理評事。二女、長嫁試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在室。公本以文學進、至爲侍從、典詔誥者十有餘年、其文貴體不貴奇也。有集五十卷、藏於家。愛樂士大夫、稱爲知人。所薦拔、初若不審、其後多赫然有聞。嘗薦彭思永爲侍御史、首奏抑張堯佐不得爲二府、朝廷稱之。右謹條僕射公世冑、官簿、行事如右、請牒太常議所謚、及乞銘於立言之君子、以誌其墓。伏惟加詳擇焉。謹狀。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 并序

劉敞撰《公是集》卷五一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爲唐輝州刺史、遭世亂、因留家碭山。碭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爲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

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群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爲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爲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爲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爲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爲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爲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爲牓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

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爲三司者、皆厚賦暴歛、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税、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爲。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爲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期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群牧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爲不可。度支副使林濰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濰、乃止。益、利、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爲錢十餘萬、公亦以爲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爲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譏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爲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爲學士、群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爲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爲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爲忠、爲下令購爲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

目、往往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爲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靑、爲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爲鑑戒、靑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薨於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邪。公爲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爲時名臣者甚衆。有文集五十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爲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謚曰文安。曾祖諱化、某官、贈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祖諱礪、某官、父諱瀆、某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鄆國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土山、皆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葬公之皇考於宋城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王爲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碭山。其後再遷、虞宋之間。遂安其居、葬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有勞有勤。利歸於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不俾相予。帝有褒章、愍飾之贈。長於百寮、考德惟稱。維古載功、在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閟。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二

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楊公墓誌銘

華陽楊氏自漢太尉震四世顯赫子孫散在河洛、至唐而益盛、其居鄭州之滎澤者、曰尚書左僕射於陵最貴。僕射之六世孫曰江州錄事參軍絳、遭廣明喪亂、因家江表。其子曰津、事南唐、以言不合、去之南越、劉鋹用爲尚書水部員外郎。生太子中舍守慶、入皇朝爲坊州司馬、贈尚書右丞。生翰林侍讀學士諱偕、以文武亮直被遇仁宗、爲時名臣。其亡也、天子思之、特贈尚書兵部侍郎、侍讀學士。生大理寺丞、贈中散大夫諱忱、與其弟大理評事慥、俱以經術文章名振一時。中散生公。公諱景略、字康功。四歲用祖廕守將作監主簿、十四上書皇帝言天下事、又謁執政論所以言者。丞相富文忠公尤奇愛之。初、監咸平縣酒務、已有能稱。治平二年擢進士第、知壽州安豐縣、年少領劇邑、處之沛然。民有賦租不以時入者、獨按其大姓與里胥、他戶不督而自集。里豪有倚富冒法者、以事召至庭下、窮竟其罪、得器服擬上方事、立寘於法、一邑爲之惴惴。縣當水衝、歲嘗病涉、爲之創巨橋、往來者遂無患、因目其橋爲楊公橋。安豐代還、監京東竹木場、兼三司主管、權度支判官公事、徙開封府推官、就遷判官。方朝廷患獄瘐之弊、公以謂護視不謹、吏當蠅之以法。診治有瘳、醫當勸之以賞。詔用其言、著爲令。接送遼國使者回澶淵、例先馳二介以報其國。時耶律用政、欲遣三介、公執不可甚力、卒用常例。出提點兩浙刑獄、始至常州、訊囚有縣學生具酒食設同舍、而邑令之子預會、州鞫以贓罪、證逮者百人。公以法無飲食坐贓事、即日盡釋之。杭州司理邵權驗囚小不如法、已州罰矣、轉運使又劾奏以爲不職、詔公覆案。公具本末獨保證之、權卒得免。自是它州之冤獄滯訟、得平反亟決者多矣。公居官勤勩、不爲苟簡、法或未便、即建明

於朝。嘗言太學有歲月之限、遠方寒士或以貧、或以親不能趨期者、請州置學官如太學法、以便科舉。又言募官管押諸州綱運給以道費、本欲紓牙校破產之患、而守倅有應募者、沿法自利、爲國羞辱、莫甚於此。請下按察官不許押綱令。又謂浙江網罟太密、禽魚不得生息、請山澤謹其時禁。死者不葬、寄骸廬野、久則暴露可傷、請喪葬限以歲月、其恕心恤隱多此類也。閩寇廖德⑦剽掠境上、公出兵數百、重立購賞、上以爲專命、奪一官、仍故職。滿歲移河北東路、過都、留爲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再領府判官、管勾使院公事、提舉三司帳勾磨勘司。在府圻宣力居最、坐遷局過限及遣官捕蝗、再奪一官。未逾月以塞河勞復故。制曰、河溢原武、隄塞輒平、護安居民、緊爾能力。除書之言若此、其治效可知也。元豐六年、右司闕員、宰相薦者數人。神宗曰、楊某可稱其任。即拜尚書右司郎中。上言尚書郎官有非才望者、令長官舉行不放上、或門止故事。未幾、遷起居郎。使高麗、爲國王祭奠使。上諭以此行多欲去者、卿在所選也。對曰、欲與不欲、非爲利即憚險耳。臣知稟命而已。公偉儀觀、善辭令、至其國、舉措辭受、言語輕重、皆有節適。歸則能道其土風人物、禮儀繁略、纖悉不遺、深稱上旨。就賜金紫之服、擢試中書舍人。占謝日、上曰、卿文辭溫潤、雅宜典誥。近制、舍人預押六曹。公詳練典故、每有大義、多引前代以爲據、故執政稱其有裨助。明年、避親嫌換龍圖閣待制、知揚州、移蘇州、復徙維揚。元祐元年八月遘疾、丁未終於州寢。享年四十七。公爲人樂易自喜、外和而內勁、臨事果於行、不爲貴勢所屈。待下盡禮、周旋不懈、非意相忤不與校也。自與當時名卿遊、多見推挹、薦舉僚吏幾數百人、而無一爲累者。豈至誠樂與而不能欺者歟。其爲治嚴而不苛、在郡公私未嘗以一毫撓

民故二州之政、從容若無所事而民自悅服。至蘇未數月、獄無繫者。議者以爲自孫冕在鎮日嘗獄空、逮今八十年復見楊公矣。去之日、吳人遮道泣涕。及卒、揚人思之不已、舉州爲之設浮屠齋、又建祠堂於龍興佛舍、拜泣其下。雖古所謂遺愛不是過也。幼有至性、母靜安縣太君盧夫人生公三年而卒、後遇盧黨、即涕泣眷慕、如母存焉。賙其族人、不問疏戚、賴以存者甚衆、尤喜讀書、平居佔畢之外無它玩好、常以讎校得失爲樂事。所藏書萬餘卷、猶繕寫不輟。又集周秦以來金石刻文至七千卷、用以考驗前史疏捂與夫放佚之事、其辨博通洽抑有資焉者。文集十五卷、西掖草二卷、奏議三卷、執政年表一卷、奉使句驪叢抄十二卷、少林居士聞見錄十卷。公少以名家子、有文學以自表、志在推己以及物、中間屢試權劇、亦有所攄發矣。兩奪官、不以罪觀其過、可以知仁也。晚遇主知、方見任用、而時爲命奪、不得盡如其志。然見於文者、亦足以識其所存也。夫人嘉興縣君韓氏、故太師周忠憲公諱億之孫、今門下侍郎維之女、賢慧得其門法、治辦家政、無不如禮者。子男子二、曰允、某官。曰鴗、某官、皆向學有立。女子二、適宣義郎李持正、承事郎韓戢、并當時望族。初、侍讀公卜地於河南洛陽縣以葬其先君、其後遂爲洛陽人、而子孫之亡者、相繼祔於其側。今允、鴗奉公喪以歸、用其年某月某日窆於某鄉某里、去祖塋幾里。而近葬有日矣、諸孤以沈誌見諉。予惟載世名德、其所紀述者、前有歐陽文忠公誌在貳卿之墓、後則有王荆國公、吳正憲公銘在中散理評之墓、顧鄙文不足以表彰遺德、以繼三賢之後。然四世通舊、其言行之美、多平日之所親見聞者、姑直書其事、以成孝嗣之志。銘曰、

楊氏之顯、自震太尉。繁衍至唐、於陵端揆。貳卿皇

朝，德銘三世。中散不偶，內閣復貴。內閣之貴，天子所知。屢試其難，事靡不爲。宣慰嵎夷，光華遠而。書贊名命，宰司是毗。昔使東南，有威有惠。更殿大邦，不勞而治。西閣東臺，方竚公歸。豈伊不淑，命與時違。時哲云亡，士類嗟戚。我懷世歡，其痛何極。凡墓有銘，著厥平生。一言善志，千古英聲。貳卿之葬，文忠叙事。中散理評，師儒誌墓。我述遺德，以續前詩。雖非麗藻，亦無愧辭。

蘇頌撰《蘇魏公文集》卷五六

校記

①居郡：原無，據《公是集》傅增湘校補。

②戰：原無，據右引補。

③欲：原無，據右引補。

④取：原作「中」，據清道光八年福建重刻聚珍本《公是集》改。

⑤朋：傅增湘校作「明」。

⑥衵：原作「附」，據明祁氏淡生堂抄本《周益公文集》改。

⑦德：四庫本《蘇魏公文集》作「恩」。

宋儒碑傳集卷三十

富弼

富文忠公墓誌銘 并序 孫永書 司馬光篆額

元豐六年閏六月丙申、司徒韓國公致仕富公薨於京西里第之正寢、享年八十。天子聞訃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中貴人致祭、所以賻恤其家甚厚、且贈太尉、鄭國公、謚曰文忠。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黄縣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并以公貴、贈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爲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贈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少有大志、自刻苦爲學、寓於僧坊、夜分略假寐、憑几①、既寤、則以冰雪沃面、復起讀書。應舉京師、范文正公一見奇之、與語終日、曰、眞是王佐才也。天聖八年、中茂才異等科、授將作監、出知河南府長水縣。逾月、用李文定公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廳公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范文正公言郭后不當廢、左遷知睦州、公上疏曰、廢后非治世所宜、又以諫諍斥逐忠良、是一舉而二失也。且國家緩急、何由得忠臣之心來諫諍之論哉。降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沂公辟、通判鄆州。寶元②元年、趙元昊反、僭大號、朝廷倉卒措事、用人多失其當。公上疏陳八事、一曰宜先斬其使、以張國威、折姦謀。二曰閱兵四方、使者旁午、非□□重威安③民。三曰兵興、用度益廣、宜佐以內府金帛、不宜專責外計、恐其乘急賦調、重傷民力。四曰宜重賞戰功、以勸死事。五曰不宜以厚祿高爵購募首惡、恐非示武明罰之道。六曰不可用夏守贇充樞密使、以輕兵本、妨賢路。七曰造次乏人、宜選群臣、不限資格、各舉其類、以備任使。八曰每遣邊臣、請先賜對、以觀其才、撫以恩信、俾効死力。三年、召爲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兼知諫院。時朝廷

悉兵備西北、而東南九道俱無守衛、公請於每道要郡各募兵數千、部署訓練、可以備他虞。又茶鹽之權、利厚而法重、貧民誤犯罪者衆、願省羸兵、節冗費、以佐國用而弛其税、以追王風。康定元年日食歲旦、公請罷宴徹樂以荅天戒、戎使止就館賜飲食而不樂不宴。且曰、萬一北虜④行之、則中國可愧矣。後使北虜、歸言、虜果罷宴。先是、執政者惡上聞其過失、因貶逐言者、遂牓朝堂、禁臣僚越職言事。公因日食上疏曰、脩省之道、莫若通言路、使人各得陳上之得失、擇善而行、則萬務皆舉。願降詔求直言、革除越職之禁、則可以盡人情、荅天意。尋詔許臣下皆得言事。公又言、奏封事者衆、乞選侍臣分閱、擇可用施行之。劉平戰沒、中貴人黄德⑤和上章誣平以降賊、朝廷以兵禁守平家。公言、中貴傳命、平即日引道、志在忘家徇國、寧有降賊事。此必德和敗歸、搆此語求自脱耳。兼聞遣内侍往勘、深恐同類傅致、誤朝廷賞罰。願更遣文武謹信者以往。後劉平果非降賊、德和坐腰斬。入内都知王守忠除陝西兵馬都鈐轄、公又言、有唐之世、上始疑將帥、遂以内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命守忠爲都鈐轄、乃監軍之任也。臣恐將權遂移、邊將自此無功矣。朝廷爲罷守忠不遣。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而宰相不與。乞如國初、令宰相兼樞密使。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各稱僞將相來降、朝廷補乞砂以奉職、山乞以借職安置、戍之荆、湖間。公又言、二人向化而來、其家必盡種族。臣謂當厚加賞勞、訪索敵情、以助破敵之計。今乃投之遠方、待以羈囚、將何以懷勸來者。又言、朝廷取人路狹、所得文士而已。天下多遺佚。願以臨難不顧、武勇絶倫、智足安邊、才任將帥、謀慮宏遠、可使絶域之類、多設科目、委諸路監司察舉、以盡人才。皆見施行。明年、充三司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

館修撰。五月、改右正言、知制誥、紀察在京刑獄、賜三品服。時有用僞祠部牒爲僧者、事覺、牒乃堂吏所爲、開封府獄具而不及堂吏。公白執政、請收僞造者付吏。執政指其座曰、他日公自當居此、奚事沽激爲。公正色曰、某以公事來察、何以甘言見誘邪。必得吏正其罪乃已。差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時西陲困於用兵。慶曆二年正月、北虜乘我間、聚其衆境上、遣使蕭英、劉六符來求地、朝廷以爲憂。歷選近臣任使事者、往往怯懦不肯行。執政以公名聞、仁宗召對、面諭。公曰、主憂臣辱、今北虜狂慢如此、臣何敢自愛、以憂吾君。上先命公爲接伴、以觀其意。英等入境、遣中使慰勞、英稱足疾不拜、公謂曰、僕嘗使北⑥、病臥車中、聞命尚起拜、今君豈得聞天子命而不拜。蕭英惕然起、遂使人掖而拜。至大名尹觴、六符辭、公勸之。六符曰、在途久荷庇護、今日功虧一簣矣。公曰、九仞之功已大、豈以一簣之微而遽棄邪。六符遂盡觴、退謂公曰、九仞之言甚善、願卒成之。公曰、敢不奉教。自是英等始開口論議、公亦推誠心與之往復、因盡得其所以來之狀上聞、且請遣大臣至館議所欲與。仁宗遣御史中丞賈文元爲館伴議之。初、敵欲得晉祖所與關南十縣者、朝廷不許。而議欲結婚、以宗室允寧女嫁其子梁王。或增歲遺。公聞之、謂所親曰、北虜無名肆慢、不得已者、可少增歲幣、奈何以婚姻許之。四月、除樞密直學士、辭不受。尋假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使契丹。至虜帳、其館伴劉六符曰、公來、得非以結婚與歲遺事邪。公曰、然。六符曰、北朝皇帝堅欲割地、亦嘗議及之乎。公曰、北朝若欲割地、此必志在敗盟、假此爲名。南朝決不從、有横戈相待耳。六符曰、若兩朝堅執、則事安得濟。公曰、北朝無故求地、南朝不即發兵拒卻、而遣使好詞更議、嫁女、益歲幣、猶不從、乃是北朝堅執、非南朝執

也。及見虜主、公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不知何故。兩主無由相見、故遣愚臣問其所以。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又河北展塘水、治城隍、點民兵、將以何爲。諸臣競請興兵、寡人謂不若遣使求關南⑦故地、求而不得、興兵未晚。公對曰、鴈門近元昊境、慮其潛有浸軼、故塞之。塘水成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以地卑水聚、故滋廣耳。城隍完葺其舊、民兵按故籍補之、皆非創有增立也。虜主曰、微卿言、不知其詳。又曰、朕欲得者祖宗故地。公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豈得復理前代所取之地乎。必欲各理舊疆、恐非北朝之利也。虜主無言、徐曰、元昊稱藩尙主、南朝加兵、獨不先告我、何也。公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朝廷乎。兼天子遣臣致意於陛下曰、向不知元昊與弟國通姻、以其負恩擾邊、故加討戮。而弟有煩言、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之死、而莫救也。不知弟何以處之。虜主顧其臣胡語良久、曰、元昊爲寇、豈有使南朝不擊之理。他日、六符謂公曰、昔南朝太宗皇帝既平河東、遂襲幽燕。今雖云西邊用兵、無乃復欲窺幽薊乎。公曰、其時北朝先遣拽刺梅里來聘問、而復出兵石嶺關以助河東。太宗怒其反覆、故伐燕薊、蓋北朝自取之也。六符又曰、吾主不受金帛、堅欲十縣、如何。公曰、南朝皇帝曾言、凡爲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土地與人。昔澶淵之役、盟約相好、章聖尙不與昭聖關南縣、豈今日而反求多邪。且北朝要十縣、不過利其租賦耳。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民、不忍使之肝腦塗地、不愛金帛、屈己以徇北朝之欲。親如家人、兄順其弟、弟亦順兄、則睦矣。兄既順弟、而弟不順兄、則必致爭鬩。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棄好、朕獨得避用兵乎。且澶淵之盟、

天地神祇、實共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朕不愧於心、亦不愧於天地神祇矣。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翌日、召公同獵、引公馬自近、問所欲言。公曰、南朝唯欲歡好之久耳。虜主曰、我得地則歡好可久。公曰、南朝皇帝遺臣聞於陛下、北朝若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豈肯失祖宗故地邪。且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則南朝亦以失地爲辱矣。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朕非忘燕薊舊封、亦安可復理此事。正應彼此自諭耳。退而六符告公曰、皇帝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悟。然金帛堅不欲取、唯結婚可議耳。公曰、結婚易生釁隙、蓋夫婦情好難必兼、人命脩短或異、則所盟不終、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向自有言。公曰、帝女才四歲、成婚須在十餘年後。雖選宗女成婚、亦須四五年後。今欲釋目前之疑、豈能待哉。公又揣虜欲結婚意在多得金幣、因曰、南朝嫁長公主、故事、資從不過十萬緡耳。由是虜緩結婚之意、且諭公歸。公曰、二論未決、何敢便還。願留畢議。虜主曰、候卿再來、當擇一事受之、宜以誓書俱至也。公乃還奏、仁宗悅、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又以辭不受。七月、復假前官議前事以往、受書幷口傳之詞於政府。公既行至靈壽、獨念未嘗見國書、其中或有與口傳違異、則無以折敵示信。乃發書視之、果不同。遂疾馳復至京師、日欲晡矣。徑叩閤門求對、因宿侍宿舍一夕、易書而行。至其國、虜主曰、寡人熟思卿前言、誠不如金帛便。然受之無名、須於書中加一獻字乃可。公曰、獻字乃下奉上之辭、非可施於敵國。況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虜主曰、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懼我也。獻字何可惜。公曰、南朝皇帝守祖宗之土宇、繼先皇之盟好、以善意相承、故致幣帛以代干戈、蓋生靈是恤、豈懼北朝哉。今陛下忽發此言、正欲絕棄舊好、

以必不可之勢相要耳、則南朝亦何暇顧生靈哉。虜主曰、改爲納字如何。公曰、亦不可。虜主曰、卿無固執、恐敗乃主事。我若擁兵南下、豈不禍乃國耶。公曰、陛下出兵、能保其必勝否。虜主曰、不能。公曰、勝既不保、安知其不敗耶。虜主曰、南朝既以金幣與我、納字何惜。況自古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臣事突厥而借兵焉、當時賂遺、或稱納、今則不可。況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更有是理。虜主默然、見公詞色俱厲、度不可奪、曰、我別遣使與南朝皇帝議之。公自至虜中、日與其君臣論難、或自旦及夕、至指帳前高山曰、此尙可踰、若欲獻納二字、則如天不可得而上也。使臣頭可斷、此議決不可諾。於是、虜留所許歲增金帛誓書、復遣耶律仁先、劉六符賫其國誓書以來、仍求納字。公至都、言曰、契丹求獻、納二字甚急、臣既以死拒之矣、願朝廷終絕之。公初奉使、聞一女卒、再奉使、聞一男生、皆不顧、亟行。尋遷翰林學士。公上章及面啓曰、朝廷方事西路、河北無備、臣奉使所以不敢死爭者、實慮興戎以敗國事、功於何有而遽受賞哉。願陛下增修武備、俟釁而動、以洗國恥。卒不拜。仁宗益嘉公勞而不有、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不受、拜資政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知審官院。七月、再除樞密副使、固辭不受、至持誥命納於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値元昊使人致辭、群臣班於紫宸殿門、有詔促公假樞密院班、方御殿、且[8]命宰相諭旨曰、朝廷用賢、不緣使虜之勞。公知不可辭、方受拜。公既典幾密、自以爲遭時得位、知無不爲。時晏元獻公爲宰相、范文正公參知政事、杜祁公居樞密、公與之同心合力、期致太平。仁宗開龍圖、天章閣、命輔臣各條天下大事。公列上十餘事及河北安邊十三策、又乞擇宗室之才者試以爲政、漸壯藩屏、又言、安民在守宰、請令二府合議、擇

諸路轉運使、轉運使擇知州、知州擇知縣、則天下得人矣。元昊遣使奉書稱男兀卒曩霄上父皇帝、而不稱臣。公又言、事在慎始、向聞西路待其使過厚、又聽其稱僞官、入見賜與亦加多、此適足以張其驕慢之心耳。且曩霄尚臣屬契丹、奈何後中國乎。由是朝廷卻其使、卒令稱臣。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朝廷册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復止、以俟虜使。公又言、虜使未至而行、則事由我出。使至而後行、則恩歸契丹矣。遂遣使行。契丹發兵、會元昊討呆兒族、道出河東境外。仁宗面諭輔臣、宜設備待之。公發九事、料其必不入寇、已而果然。時天下久安、事或靡敝不振。京師要司厚廪多近倖領之、至有十年不代者、公爲立三歲之任。州縣官吏偷惰不舉職、置按察使以糾之。中外多不便公者、會大臣亦有以飛語中公。仁宗雖不聽、而公懼不自安、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路宣撫使以避之。使還、道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尋又罷公[9]安撫使。後歲餘、讒言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隨在所貯之、以助賑給。行於鄉村城郭、得廬舍可以寓人者十餘萬所。官吏自前資待問寄居者、各給以俸。即民所聚、別其老幼病瘠者、籍名授券、分主而均廪之。下至器用薪芻微細之物、處之皆有法。不幸死者、即爲收瘞、公自爲文祭之。其明年夏麥既登、乃爲計其道里遠近、俾裹囊遣歸業所、全活者五十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天子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恤災賑乏、職也。辭不受。王則據貝州叛、齊之禁兵密謀、於時屠其城以應。有告變者、公以齊非所部、且慮事泄變作、會中使張從訓銜命在青州、公檄從訓會齊官吏捕之、悉從擒戮、而自劾擅遣中使之罪。

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俄遷資政殿大學士、未幾又拜禮部侍郎。以秦國太夫人久去鄉里、求徙京西。移知鄭州、又移蔡州。加觀文殿大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至和二年、拜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潞公同日宣制。仁宗遣小黃門數輩覘於廷、士大夫皆以得人相慶。後數日、翰林歐陽公入對。仁宗曰、近除文彥博、富弼作宰相、士人相賀。古人求相、或得之夢卜。今朕得於人情、何待夢卜也。歐陽公頓首稱賀。嘉祐初、仁宗弗豫、不御殿者久之、雖執政不得許知其起居狀。公與文潞公率輔臣求入侍疾、內侍都知止之曰、未有詔旨。公叱曰、豈有宰相一月而不見天子乎。徑入見上、因請以監視禱禳留宿殿中。自是宮掖事無巨細皆白宰相而後敢行、中外晏然。仁宗春秋漸高、國嗣未立、公與同列議擇宗室之賢者以建儲貳、遂以英宗名上。仁宗曰、朕志已定、卿等勿疑也。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時仁宗倦勤、庶政皆仰成宰相。公以州縣繇役賦斂或非法制、乃選使分行諸道、命之曰寬恤民力。多所釐正、人賴其澤。又弛茶禁、通商販。民以不犯法、刑爲之省。五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特罷春宴。五遣中使起公復位、公懇求終喪、從之。仍給半俸、辭不受。英宗即位、公服除、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踰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今上踐祚、移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屢乞罷將相任、上以公累朝輔佐、年耆德盛、尤虛心待之、以尙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公、公以足疾未任拜、固辭、詔以新官復判河陽。熙寧元年正月、徙判汝州、且俾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崇政殿門、令男紹隆扶掖以進、且

命不拜。又以門距殿遠、更御內東門便殿見之。賜坐從容、日昃始退。仍賜其子緋衣銀魚。蓋近世寵遇大臣、未有恩禮如此之厚也。上欲復以集禧觀使留之、公懇辭之鎮。明年正月、再召赴闕。上之將召之、先遣中使諭之曰、卿今兹毋得重辭、當力疾入輔、爲宗社計。二月、遂除司空、兼侍郎、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未陛見、會有以災異皆常數、不繫人事得失言於上前者、公上章曰、春秋書災異、所以警悟人君、使恐懼修省。洪範庶徵、亦以五事而致、未聞歸之天數也。陛下萬一過聽、寅畏消復之意有時而怠、則虧損聖德無甚於此。是時、群臣請上尊號及聽樂、上以久旱不許、而群臣尤固請聽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陛下以同天節契丹使與群臣當上壽、故未斷其來請。臣以爲[10]陛下始親庶政、四海屬耳目、尤宜日新盛業、以示四鄰。願并上壽罷之、益見陛下嚴恭天戒之美。從之、即日而雨。公又言、陛下答謝天戒不爲不至、上天報應不爲不速。願陛下不以今日得雨爲喜、更以累年災變爲懼、遠離奸幸、親近忠良、恭畏上天、則太平可致。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之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自兹輸誠翊輔、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又陳、君子小人情僞係王道之消長、天下之安危、望陛下深加辨察。所喜者不可遽用、所怒者不可遽棄。用舍小失、則招致禍敗不細矣。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復用公請、改判亳州。四年、提舉河南常平倉[11]趙濟、言公於青苗法不行、除左僕射、判汝州。再上章願歸洛養疾、許之。其年冬、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元豐三年、官制改、授開府儀同三

司。又以王同老言嘉祐中其父嘗與啓建儲[12]事、上嘉公初不自言、特拜司徒、仍以其子紹京爲閤門祗候。公爲人端厚沈正、臨事而愼。其處己謀國必熟復周慮、度不萬全不發。接士大夫、盡誠以有禮、雖布衣必與之亢。不妄笑語以下賓客、爲聲名。嘉善嫉邪、出於天性。居閒、猶詢問當世人物、以知其賢不肖、尤愼許與、未嘗輕以加人。出入尊寵垂四十年、而服用素約、無聲色之玩。雖高年、未嘗一日廢書不觀、以至釋氏、老莊方外之說、莫不究極精致。有文集八十卷、藏於家。公嘗語人曰、吾才學非能過人、但有不欺耳。蓋公之所以自養者如此、故其行己也、外如其中、其事君也、終如其初、久而益見信於天下、雖窮閻遠國、莫不知公之姓與官號。北虜使每至、必候公出處、問其安否。公雖退居、明詔之所咨訪、密章之所啓告、蓋不乏矣。至其將沒、猶以遺稿一通付其子上之、然其詳莫得而知也。

推公之意、苟可以益君上、厚民人者、蓋忘其身之老且死而言之也。嗚呼、可謂忠已。初、公之將生、秦國太夫人夢幡旗鶴鴈甚衆、降集其家、云天有敕。寤而生公。其將薨、有大星殞於所居還政[13]堂之後。噫。天之生大賢不數、生則必福其國、澤其民。如公之爲相、則首定儲位、以啓神聖、爲社稷無疆之休。其奉使、則辨折強虜、攘其奸萌、易干戈爲和好。其撫東夏、則安輯流冗、以食以處、續將絕之命者數十萬人。則其兆神靈之應、錫壽寵之享、固其理然惡足怪哉。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元獻公之女也。賢靜有法度、公以爲眞吾匹。男子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14]、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子四人、長適觀文殿學士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延安郡夫人。次適宣德郎范大宗。次適霍邱縣令范大珪。孫男女各三人。周國夫人與其孤遂以公薨之年冬十一月庚申、奉公

之⑮柩葬於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從秦國公之兆也。謂某辱公之知實厚且久、以銘見屬、義不得辭。銘曰、

富氏之先、其尚莫窮。辰見於周、仕而不逢。時君弗察、以死償忠。爰及後世、顯莫如公。公之筮仕、遭我仁宗。奮辭發策、厥問載鴻。遂司諫垣、達帝之聽。朝對夕啓、靡言不從。左右王體、蔚然古風。乃奉使指、抗膻龍庭。扶義據正、折其奸萌。守地息民、訖如初盟。出撫東夏、水溢民流。峙糧授室、畢給其求。既安既飽、復其先疇。凡公之爲、主是歸正。有其害之、必攘必爭。奸謀險言、以撼皇聽。崎嶇杌隉、卒莫能病。既極而通、惟誠之勝。爰命作相、付畀邦政。質於朝言、人用胥慶。匪夢匪卜、天子神聖。嘉祐之末、主鬯虛位。聿求宗藩、首定聖嗣。繫公一言、萬世之利。上眷舊德、恩無與二。義忠言親、形於詔旨。辭隆即安、屏翰是寄。公拜稽首、謝不任事。將旄相紱、歸老於第。優游偃息、默與道會。翛然一室、物莫奸志。惟是報國、老而益厲。忠規讜謀、沒然後已。昔周之宣、天錫良輔。賦政四方、闕衮是補。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迹公猷爲、實蹈其武。礱堅勒休、以誌公墓。億萬斯年、爲宋山甫。

韓維撰　《南陽集》卷二九

校記

①「夜分」句：明祁氏澹生堂鈔本《南陽集》作「夜不設寢榻」，清鈔本作「不設寢榻」。

②寶元：原作「景祐」，右引闕，兹據《宋史》改。《宋史》卷一〇《仁宗本紀》載：寶元元年十二月丙寅，鄜延路言趙元昊反，二年正月癸丑，趙元昊表請稱帝改元。下文言「趙元昊反，僭大號」，則「景祐元年」當爲「寶元元年」之誤。

③非重威安：原闕，據右引補。

④北虜：原作「北蕃」，據右引改。下同。

⑤德：原作「得」，據下文及《宋史》卷三二五《劉平傳》改。

⑥北：原脱，據明祁氏澹生堂鈔本《南陽集》補。

⑦南：原作「內」，據下文及右引改。

⑧方御殿且：原無，據右引補。

⑨公：原無，據右引補。

⑩爲：原脱，據右引補。

⑪河南常平倉：原闕，據右引補。

⑫儲：原作「諸」，據文意改。

⑬政：原作「後」，據右引改。

⑭京：原作「宗」，據上文及右引改。

⑮之：原無，據右引補。

宋儒碑傳集卷三十一

江休復　石介　田況　杜杞　華直溫

蘇舜元

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彊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閑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參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婿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檢①院、爲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鑑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資、宜爲立後、還其資、劉氏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

士大夫始相慶，以爲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爲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終於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於某所②。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爲理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平縣太君。祖諱曰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彧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幷州司戶參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秘書丞錢袞，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轅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圉城，其後子孫分散，而君世至今居圉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圉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不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自以爲得兮，吾將誰咎。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并序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三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

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3]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内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内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鋭。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别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説、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仁急於利物、義果於有爲[4]。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

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四

太子太保宣簡田公神道碑銘

惟宣簡公既改葬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之龕澗里、後十有六年、其配永嘉夫人富氏、命其子承奉郎且以公功行之狀、易名之議、誌壙之銘、屬范某曰、昔先文正公當朝、號知人、而吾夫乃所薦進士。及公輔政、吾夫遂居近侍、而繼亦大用、周旋歲久、爲志同道合。唯是墓隧之碑、至今無辭以刻、敢以爲請。某竊惟慶曆、嘉祐之際、盛矣君明臣賢、相與講圖治功、而公以高文大策、進預國論、出入要顯、遂總機政。某幼侍先君、熟公之貌。及長、又得公出處終始之大節爲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其先京兆田氏、後徙信都。晉末、契丹略地河朔、以公皇祖太傅北歸、生皇考太師。景德初、契丹寇澶州、以生口數百屬太師、哀之曰、是皆何罪、而使就死地。夜悉縱去、乃自拔來歸、朝廷官之、至太子率府率以

終、始家開封、而葬陽翟、遂爲開封人。公、太師長子也、少有奇志、慨然喜功名、讀書強記博覽、一經目終身不忘。爲文章秉筆立成、瓌富雅健、尤長於論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再舉、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李氏喪罷。服闋、調楚州團練推官、就監轉般倉、改秘書省著作佐郎。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上書論時政甚切、賜詔獎諭。方且以諫官召、會趙元昊反、西邊用兵、夏文莊公、韓忠獻公與先公經略陝右、言公材、請以自佐、乃爲經略判官、直集賢院、參都部署司軍事。時承平久、將不知兵、兵不知戰、每出輒敗衂、人心危懼。其後制宜防患、卒能以計禦賊、公裨益爲多。大將前設攻守二策、又欲專用攻策、悉數路兵出擊賊。已得請、公力言其不可、乃止。又上備邊十四事、多見施用。召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西兵久不解、關陝大困、韓忠獻公以樞密副使出宣撫、而公爲之副。使還、判三班院。又詔公視河北兵食、而保州兵士殺通判、嬰城作亂、即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眞定府路安撫使。公以兵至城下、賊懼、開門自縛。入、誅首惡數十人、遂定。以功遷起居舍人、移秦鳳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秦州。丁太師憂。是時邊帥遭親喪、多爲詔奪、公懇辭起復。上又遣中貴人手敕起公、公不得已、請歸葬陽翟、然後還治。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今朝廷不爲乏人、而螻蟻之志不獲自盡、臣死不瞑矣。因泣數行下。上聞其言惻然、又視公貌瘠甚、不忍奪其志、乃許終喪。服除、加樞密直學士、涇原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渭州、轉尙書禮部郎中、俄遷右諫議大夫、知益州、充益梓利夔路兵馬鈐轄。淯井夷人犯邊、勢且與烏蠻合、公盛兵甲臨之、因遣人招輯、皆惶

懼請命。蜀經王均、李順之亂、人易動。先是、許守將以便宜、多專殺立威、雖小罪、或幷徙其妻子出蜀、以故老幼死道路、丁壯逃而爲盜者甚衆。公至、首詢問民間疾苦、視貧弱不能自存者振業之、先敎誨、後刑罰、果桀惡然後致之法、蜀人安之。奏減三司市布、增常平歲糴、以備凶歉。蜀大饑、人無殍亡。論者以公治蜀、大略有張忠定公之風。治狀聞、璽書褒諭。遷給事中、召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未至、復以舊職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遷禮部侍郎、遂正充使。天下財賦、自景德中嘗會計、至是、公始復鉤考出入虛實之數、蓋歲入多於景德、而所出亦倍。公以謂天子恭儉無妄費、而有司用度乃如此、其弊不革則殫民匱國、日益以甚、顧非主計者所得專。則爲皇祐會計錄六篇上之、幷乞頒示二府、冀人主知其故、而與執政圖之。上覽之嘉歎。未幾、遂以爲樞密副使。天子平日固待公以有爲、及是任事、事無巨細、悉以訪公。公知無不爲、亦言無不從。嘉祐三年六月、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故事、大臣進拜、多以次遷。公始超其列、人皆知上屬任意篤、不久公且相矣。是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惋駭、亟敕太醫診視、中貴候問加損、相望於道。公辭求去位、章凡十五上、猶賜告不許。公意愈堅、乃以爲尙書左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公請不已、於是以太子太保致仕。居數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於第、享年五十九。詔輟視朝、贈太子太傅、賻卹甚厚。公仁厚長者、貌稱其心、與人言諄諄款密、唯恐失其意、而其中有以自守、巋如也。友愛諸弟、人無間言。自爲小官、未嘗私謁執政。器宇恢然、常以天下自任、識者知其必至公輔。在諫職、於小事未嘗言、獨引大體、啓迪上心。凡欲人主總攬威權、分別賢不肖、抑僥倖、明賞罰、以救時弊。當是時、仁宗銳意

太平、數咨訪大臣以天下事、其所興爲、公建明爲多。與富文忠公少相友善、夫人即文忠公女弟也。迨公爲樞密使、而文忠公實爲上相、同時道行、位冠百僚、搢紳不以爲二公榮而相賀、以爲天下福也。公既被疾、下至閭巷、咸戚嗟聽伺、冀公復起、而公竟以疾薨矣、悲夫。公諱況、字元鈞。皇曾祖諱某、贈太保。皇祖諱某、贈太傅。皇考諱某、贈太師。無子、以弟之子至安爲嗣、卒、又以至平爲後焉。始、公以嘉祐八年四月、葬許州陽翟三封鄉西吳里之先塋。居久之、夫人夢公若平生、以爲水不可居、既而復夢云然。即發壙、公柩果爲水歆。夫人乃自護還洛、而以熙寧七年五月改窆焉。嗚呼、公之神靈、其不昧如是、亦異哉。銘曰、

田氏陰德、由太師積。脫人而死、報不躬獲。克生宣簡、爲時賢臣。其賢維何、於時有陳。秉哲蹈仁、有煒其文。於皇仁宗、俊乂盈朝。發策大庭、公維董、晁。乃司邊畫、荒穢以薅。乃理邦財、公私以饒。遂都廟堂、謀謨樞極。帝曰休哉、維吾夔、稷。文經武服、無施不當。帝疇公勞、方倚爲相。胡以疾嬰、而失民望。士懷致君、所難者時。功多享厚、讒毀或隨。公遭聖明、坦然設施。不終大耄、天實爲之。新宮孔安、壽安之道。刻碑墓隧、來世之考。

范純仁撰　《范忠宣公集》卷一六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於契丹。景德初、契丹寇⑤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爲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沉悍篤實、不苟爲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

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眞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鎭撫、其爲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眞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尙不得自從、臣即死知不瞑矣。因泫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尙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即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顚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爲

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録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上固恃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爲宜，顧尚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内修，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爲上言爲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間，輒爲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己出，不爲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6]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即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宫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於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户，實封八百户，詔贈太子太傅，而賻賜之甚厚。公諱況，字元

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尚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吴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⑦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攸始。奮其華蕤，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乃興佐時，宰飪調𦗖。文馴武克，内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衆毁。公獨使彼，若榮豫己。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

王安石撰 《臨川先生文集》卷九一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好⑧學，通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爲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横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得州人吴香及獄囚歐世宏，脱其械，使入賊峒，説其酋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率僞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猩猱，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爲，故常

務捐厚利爲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敗而來耳、豈眞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乃擊牛爲酒、大會環州、戮其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尪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幷戮而醢之、以醢賜諸溪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殺降、爲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爲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爲君悉錄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抄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爲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奪羊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不復敢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卹其家、以其子炤爲秘書省校書郎。君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尙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勳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計。閩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資。君上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寘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閩人久之以君爲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

君諱杞、字偉長、世爲金陵人。其曾伯祖昌業、仕江南李氏、爲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今爲開封府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鎬、官至龍圖閣學士、尙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尙書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尙幼。子男一人、炤也。杜氏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爲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強記、其爲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邪。其果可以自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與其孤葬君於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摧不折。其終一節、兹謂不沒。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〇

殿中丞華君墓誌銘

華氏出齊平原、唐季之亂、一枝徙吳、居常州之晉陵者諱勳、爲郡著姓、不干仕進、槃樂於家。生宏、以季子太常博士參登朝、贈大理評事。生昂、累贈尙書駕部員外郎。君駕部之長子、諱直溫、字宣卿。稚齒有立、不類常童、惟秉筆讀書之外、一無他好。嘗慕藺相如之爲人、故志在功名。既冠、拔州進士薦、已爲鄉里稱美。天聖末、我先君宰無錫、君與其從弟直淸同以文章爲贄。先君一見、大加賞異、留君門下、使予從其游、因得接硯席、習文史。君性至勤刻、所閱書傳皆手自抄撮、日以三千言爲準。雖甚寒暑、或課試燕私、則繼之以夜、未嘗廢其程。予時羈丱、趨進士科舉、爲君牽勉、蚤暮不得息、日至抄誦數書、作詞賦、歌詩、雜文、如是者幾二年、因得通

經術、知古今、緊率厲切磨之效也。康定元年、朝廷以西師連歲不解、詔致天下能言之士、問所以攻取方略。翰林葉公、樞副孫公上君所著、舉茂才策論、其言兵有決勝之畫。召試學士院、補試秘書省校書郎、充寧州軍事推官、以駕部君年高不赴。既而遷保平軍節度推官、鄭文肅公、范文正公、陳文惠公再舉君賢良、試秘閣、報罷。復調廣濟軍判官、徙池州軍事推官、滿歲考課、用今定州韓丞相洎部使者五薦、章當遷秩、以親疾不俟引對而歸、遂求還政、改太子洗馬致仕。君平昔志尚超邁、學蘊既厚、思欲有所攄發。嘗謂儒者事業、以致君澤民爲先務、非乘時藉勢、不可行己之志。故始時鋭於進取、三仕幕府、雖不適其所懷、然連佐貴近名臣、亦欲因之有所施設、故不屑小官、亦不爲權要而移其守、以是諸公多稱其有風力。前後薦者三十餘人、而卒不得遷。初、國子監薦直講、而講官方限年五十、以君少、不如格。嘉祐中、朝廷選該洽之士、編校館閣書籍、時韓忠獻公執政欲用公、以君休老而罷。是可以謂之命耶。今上即位、泛恩遷殿中丞、賜五品服。元豐元年八月十六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三。始君求致政、時年且四十九、自謂士非無時、而知我者不爲不多、然動輒齟齬、欲強不可、故勇於退休。既還家、杜門不復接世務、以文酒自樂、間命子弟講説義理、欣然如有所得。交親相過從、則酣飲笑歌極歡醉而後止、如是者餘二十年如一日也。去年予自錢塘還京師、道毗陵過君、留連道舊、故悉出諸子爲拜、意勤勤。且言、少年相從時慷慨論時事、一何壯耶。豈意離闊四紀而才一交臂、人生出處不可期如此。今僕優游鄉閭而無所求、一見故人、足以慰平生矣。今又以七言詩見懷、予方屬和未達、而君逝矣。嗚呼、可悲也。君娶同郡李氏、早卒、追封南宮縣君。又娶丹陽周氏、司

勳員外郎陵之女，生三子，逢、遘皆舉進士，遇尙幼。三女，幷歸進士。君所著文章三十編，凡三千餘首，風格渾厚，議論純正，引據深切，大抵宗範韓、柳，而歌詩尤多。手錄書抄，今存者猶百餘袟，其用意專篤又可知也。逢、遘卜以其年十二月庚申，葬君晉陵縣萬安西鄉油澆墩之南原，先期以書屬予曰，知先人之深且久莫如公者，不朽之托，敢以請。予感今懷昔，不覺愴動，遂爲之銘。銘曰，

古之君子，學以爲己。或出或處，視其所履。得時而行，不能則止。在義不虧，視彼猶此。宣卿克勤，篤好斯文。旁通浹洽，論著淵純。壯志超鋭，陵厲霓雲。進而齟齬，退亦逡巡。年甫知命，遂還官政。安頤里閭，沈酣觴詠。其生既全，其終乃令。刻銘陰堂，以鴻後慶。

蘇頌撰 《蘇魏公文集》卷五七

蘇才翁墓誌銘

蘇才翁，諱舜元。其先自漢典屬國武葬武功，其後周邳公、隋房公、唐許公、文憲四相世居不遷。文憲之後曰傳素，避廣明亂，西入蜀。其子振仕蜀爲梓州桐山令，生劍州司馬寓。司馬生贈刑部侍郎諱協，是爲曾祖考。其配薛氏追封河東郡太夫人。刑部生祖考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諱易簡，終禮部侍郎。祖妣崔氏，廣平郡太夫人。禮部生皇考贈工部侍郎諱耆，終尙書工部郎中、直史館。娶王氏，金城縣太君，太尉文正公之女。生三子，皆有才名，而才翁最長。七歲能爲歌詩，文正公愛且奇之，奏授同學究出身，調蔡州興平主簿，移尉越之新昌。時詔復唐十一科，而新令門選者不得與焉。君乞還所有官以應詔，不得報。乃上所著文章，召學士院試，賜進士出身。明道中，主開封之扶溝簿。畿內饑甚，君欲發廩以賑之，其令畏縮，輒移病，君即出粟以活饑者。用舉任者改大理寺丞。服工部喪，外

除知開封咸平縣。咸平聚兵以萬計、軍中且閱卒、有厭大校之虐己者、方持弓矢、輒怒駡、衆軍牽連、一營驚譁。君聞之、至其所、衆惶泣且訴、君慰勞[9]罷之、因飲射至暮。明日、易其軍校、而流其唱爲驚譁者。遷殿中丞、移知眉州眉山。會西夏元昊寇延安、君條上禦賊方略。知府事吳公遵路薦其才、除通判□州事。賊酋李興歸命、邊州繫之、而上其事。踰時□□下[10]、君因言、其賊來者宜厚其資、速寵借、以驅□其未[11]至者。李興輩反爲囚虜、必已自悔。且元昊慘毒、而其偏校雖畏之、其心豈易服從哉。若餌以購賞、必相引而至。并陳攻守利害十二事以聞。以太夫人憂去官。尋勾當京東排岸司、改太常博士。三司使王公任君三司勾當公事。出爲荆南路提點刑獄、未行、易福建路。汀州民王寧毆王先至死、以賕蓋覆、得不敗、且三年矣。君至、即捕按。尚書屯田員外郎王稷爲部將、治窮其事、發王先屍驗其傷、猶然以歲久爲請。君特奏殺之。又遷尚書祠部員外郎、移京西、未幾又移河東。以弟舜欽謫死湖州、求江吳一郡、得揚州。未至、改兩浙。凡四皆爲提點刑獄、君益謹職。顔杲卿、眞卿之後流寓溫州、君索其祖告身、家諜推之、得其實。建言近年守臣因賊屈附、抵法誅戮、蓋忠義不修、莫爲之勸。今二顔之裔曰惟孜、似賢、皆爲編戶民。若錄其嗣、顯白二顔事、以動天下、可不刑而化。朝廷特官顔氏二子。祀明堂恩、度支除京西轉運使。邕州峒獠鈔二廣、邊用不給、君以所部羨錢二十萬緡助之。充三司度支判官。至和元年五月初二日、終於京師之祖第、年四十九。夫人劉氏、旌德縣君、賢而有法。男曰涓、大理寺丞。曰澥、泩、洞、皆太廟齋郎。鴻、汶及二女皆幼。君曾祖而下葬開封府開封縣宰輔鄉。才翁之殁汴、無資産以爲生、諸孤就養江南、居潤州、侍柩以行。某年某月某日、葬於丹陽某鄉、使人請

銘。某與才翁兄弟遊最久，今皆已亡矣，尙忍銘哉。初，才翁少年，欲以文詞進，願還官就科試，思與天下英豪角逐於筆研間，以力決勝，不得如其意。逮邊隅兵興，夙夜講畫謀策，要以術數翦屈夷虜，書屢上，不見省用。大臣如前丞相賈公、丞相文公、故參知政事范公，皆持國秉，力推薦之，終以序進，志不得騁。平居談辯唐數百年間，喜稱魏鄭公諫諍，裴晉公德業，李臨淮將兵，衛公處邊事，劉忠州通流財利，韓退之文章，類此數人而已。其議當世人物，亦以之爲標的，於人少所稱許。至有同班列，偕出入，漫不省記，以是與者益少。然蒞官當事，定慮果決，所至制束強黠，敦尙風儀。其爲文不迹故陳，自爲高古，雖所不與者亦不能掩也。君善草隸，藏書數千卷，皆手自讎校。譔述奏御集十卷，塞垣近事二卷，奏議三卷，文集十卷。課子舍治經史，率有準程，所以諸子皆積學有立。銘曰：

龍淵之器，不投兕犀，孰知其利。志古豪英，不任於權，孰知其智。負才自高，不屈於人，與世或異。先民之載，德不必年，賢不必位。大江之南，順卜之吉，慶延嗣世。

蔡襄撰《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卷三五

校記

①檢：歐陽文忠公集原校：「一作鼓。」

②某所：原校：「一作『陽夏鄉之原』。」

③先生：原誤作「先王」，據《徂徠集》附録、《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三五改。

④「仁急」二句：原無，據原校及《徂徠集》附録補。

⑤寇：原脱，據南宋龍舒刻《王文公文集》補。

⑥三：原作「二」，據右引改。

⑦卜：原作「十」，據清光緒九年刻《王臨川全集》本改。

⑧好：原無，據歐陽文忠公集原校及《名臣碑傳琬琰集》補。

⑨慰勞：《永樂大典》卷二四〇一引作「因叱」。

⑩所缺字，四庫本《端明集》作「令下」。

⑪□其末：《永樂大典》卷二四〇一引作「除之」。

宋儒碑傳集卷三十二

文彥博　程珦

文潞公家廟碑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於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爲所祀世數之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爲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爲之營構以耻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禮頹教隳、廟制遂絕。宋興、夷亂蘇疲、久而未講。仁宗皇帝閔群臣貴極公相、而祖禰食於寢、儕於庶人。慶曆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亦以耳目久不際、往往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皇祐二年、天子宗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有司不能推述先典、明諭上仁、因循顧望、遂踰十載、緣偷襲弊、殊可嗟閔。臣嘗因進對、屢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睿心至意、形於歎息。蓋由古今異宜、封爵殊制、因疑成憚、遂格詔書、請下禮官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三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仍[1]、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安故習常、得諉以爲辭、無肯唱衆爲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在尙未知築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廟之存者、得杜岐公舊迹、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以藏家譜。齋枋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視滌濯在中門之左、庖廚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公以入輔

出藩、未嘗踰時、安處於洛。元豐三年秋、留守西都、始釁廟而祀焉。一旦、授光以家譜、曰②、予欲志族世之所從來、及廟之所由立、垂示後昆、而爲我叙其事、款於石。光竊惟公追遠復古、率禮興化之盛德、不可以無傳。雖自知不文、不敢辭。謹叙而銘之。按譜云、文氏之先、出陳公子完、以謚爲氏、與翼祖諱同。至秦有丕、丕生河東太守敎、始家平陽。其後有韶、漢末爲揚州刺史。自韶以來世乃可譜。韶之六世孫頻、爲後魏北絳太守。頻曾孫顯儁、以別駕從北齊高祖起晉州、就霸業、戰功名居多、終兖州刺史。頻之六世孫曰肅、曰君洪。肅仕隋、爲穎川郡丞、名列循吏、以公直抗宇文述、老卑秩。君洪從高祖起晉陽、爲右衛將軍。太子建成餘黨攻宮門、君洪首奮挺出、戰沒。頻之八世孫曰暉、曰播。暉相中宗誅張易之、奪武后天下、歸之唐、用仇人讒、謫死嶠南。播有史學、官至給事中。君洪之曾孫羽爲御史中丞、肅之四世孫括爲御史大夫。括孫晦爲太子賓客、晦兄昕爲義成節度使、皞爲散騎常侍、榮冠當時。自顯儁至晦、皆有傳見於史。其家自平陽或遷太平、或遷蒲阪、或遷寶鼎③。晦之從父昆弟晤爲北都留守判官、始居介休。晤生汾州參軍榿、榿生館、館生澤州錄事參軍、即公之高祖考也、諱浩。曾祖考諱某、仕後唐、歷晉城、天池、平城三主簿。避晉高祖諱、更其氏曰文。歷崞、太谷二令。漢高祖即位、復舊氏、更名某。漢失天下、其支別者自帝於晉陽、復事之、終嵐州錄事參軍。祖考諱某、辟石州幕府、棄官歸鄉里。太宗皇帝平晉陽、召之不起、以廟諱故復爲文氏。考諱某、以儒學進、歷十三官、所至以強直勤敏、振利攘害、名聞達不可掩。判三司開拆、磨勘司、終主客郎中、河東轉運使。其治行之詳、見於故平章事晏公、參知政事王公沂撰墓誌及碑。公貴、朝廷褒榮三代、贈官皆至太師、中書令兼尚

書令、爵燕、周、魏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爲第一室、夫人某氏配。燕公爲第二室、燕國太夫人宋氏配。周公爲第三室、周國太夫人④王氏、越國太夫人申氏配。魏公居東室、魏國太夫人耿氏、魯國太夫人⑤申氏配。公以廟制未備、不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議、祠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致齋一日。又以或受詔之四方、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載遷主之義、作車奉神板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其銘曰、

鬱彼喬木、茂於苞根。浩彼長川、發於浚源。矧人之先、云誰敢諼。天佑有宋、誕生哲臣。乃斡樞軸、乃秉鎔鈞。克釐克諧、允武允文。甘陵有妖、悖暴紛囂。公往逍遙、不日而消。仁祖構疾、群心震栗。公入密勿、四海清謐。出殿方維、爲諸侯師。以惠以綏、不廢其威。至也民悅、去也民思。其思如何、式謠且歌。歌政之和、在洛爲多。謀居之安、疇如得民。公自汾渚、遷於洛滸。允樂茲土、永燕私處。伊水洋洋、山木蒼蒼。是掄是度、是斷是斲、達於有洛。是相是虞、是卜是諏。是築是捄、是植是扶。是茨是塗、作廟渠渠。新廟既成、室家是營。公曰予居、風雨是撫。勿侈勿崇、予躬是容。人庳⑥公堂、公曰予康。人隘公庭、公曰予寧。人勿予隘、惟子孫是賴。人勿予庳、惟子孫是利。克恭克儉、予履予視。俾躬之爲美、匪目之爲麗。廟堂既闢、四室有侐。豢牲孔碩、導黍及稷。豆籩既滌、汎掃既備。旨酒既沛、刲牲爲饎。乃薦乃陳、苾苾芬芬。祖考欣欣、百嘏來臻。天錫公祉、強明壽愷。帝錫公祿、崇榮豐泰。天匪公私、公德是宜。帝匪公優、公勳是酬。公拜稽首、揚天子之休。思純終始、式貽孫子。子子孫孫⑦、勿替勿忘。時奉烝嘗、保公之烈光。

司馬光撰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七九

先公太中家傳

先公太中諱珦、字伯溫。舊名溫、字君玉、既登朝、改

後名。景德三年丙午正月二十三日、生於京師泰寧坊賜第。性仁孝溫厚、恪勤畏愼。開府事父兄謹敬過人、責子弟甚嚴、公纔十餘歲、則使治家事。事有小不稱意旨、公恐懼若無所容。自少爲族兄文簡公所器。開府終於黃陂、公年始冠、諸父繼亡、聚屬甚衆、無田園可依、遂寓居黃陂、勞身苦志、奉養諸母、教撫弟妹。時長弟璠七歲、從弟瑜六歲、餘皆孩幼。後數歲、朝廷錄舊臣之後、授公郊社齋郎、以口衆不能偕行、遂不赴調。文簡公義之、爲請於朝、就注黃陂縣尉。任滿、又不能調、閑居安貧、以待諸弟之長。至長弟與從弟皆得官娶婦、二妹既嫁、乃復赴調、授吉州盧陵縣尉。時劉丞相沆已貴顯、其子弟有恃勢暴橫於鄉里者、郡守以下皆爲之屈、公獨不與接。劉丞相聞而愧之、待公甚厚。再調潤州觀察支使。有侍禁曹元哲者、挾權要勢、與人爭田。守畏逼、屬公右之、公弗爲撓。潤當途、事煩劇、多賴公以濟、聲聞甚著。部使者至、無有不論薦者。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人素號難治、而邑之衣錦鄉尤爲稱首、自昔治之與他鄉異。前令欲以慘酷威之、盛冬使爭者對立於庭、以雪埋及膝、而人益不服。公善告諭之、與他鄉一視、人遂信服。在邑幾二年、而獄空者歲餘。江西狡民善爲古券契田訟最爲難辨、而虔尤甚。旁邑有爭、積十餘歲不能決、部使者以委公。根連證佐、囂然盈庭、公獨呼爭者前訊之、不十數語、盡得其情、遂皆服。事決於頃刻之間、人以爲神。就移知龔州事。時宜州反獠歐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自宜至龔、歷數州矣、莫之禁也。公使詰之、對曰、過潯州、守以爲妖、投奉神之具于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公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甚於畏官、皆莫敢前。公杖不奉命者、及投之、乃流去、人方信其爲妄。在州二歲、部使者未

嘗入境。時潘師旦爲提點刑獄、最稱嚴察、一道㑋畏。嘗過境上、以書謝公曰、既聞清治、不須至也。遷太子中舍。明堂覃恩、改殿中丞。代還在塗、而儂智高作亂、破州城、後守貸死羈置、人皆以公獲免爲積善之報。授知徐州沛縣事。會久雨、平原出水、穀既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公謂俟可耕而種、則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有丐於市者、自稱僧伽之弟、愚者相倡、爭遺金錢、公杖之而出諸境。遷國子博士、賜緋魚袋。歸監在京西染院、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鳳州事。鳳當川、蜀之衝、軺傳旁午、毀譽易得。爲守者相承、務豐廚傳、主吏多至破產。公裁減幾半、曰、是足以爲禮、未爲薄也。會漢中不稔、饑民自褒斜山谷而出。公敎於路口爲糜粥以待之、所濟甚衆。遷司門員外郎。丁崇國太夫人憂、服除、權判鴻臚寺。英宗嗣位、覃恩、遷庫部員外郎、知磁州事。磁城、趙簡子所築、東南隅水泉惡、灌濯亦不可用。居民安於久習、婦女晨出遠汲、不惟勞、且乏用、風俗以之弊。歷千餘歲、無爲慮者。公度城曲之地、曰、此去濠水數步之近、漸漬既久、地脈當變矣。穿二井、果美泉也、人甚賴之。時久雨、自河以北、城壘皆圮。公言於帥府、請發衆治之。帥不敢主、使聽命於朝。公請於朝者三、不報。蓋自北虜通好、未嘗發衆治城。時韓魏公秉政、使人諭公曰、城壞、州當自治、何以請爲。公曰、役大、法不許擅興。且完舊、非創築、何害。乃得請。後數月、始概命諸州治城。每歲春首、興役治河、民閒自秋成則爲之備、貧室尙患不及。是年、二役並興、人甚苦之。獨磁先已畢工、民得復營河役之用、又築於未凍之前、城得堅固。遷水部郎中。神宗即位、覃恩、遷司門郎中。是歲、城中瓦屋及濠水上、冰澌盤屈、成花卉之狀、奇怪駭目、郡官皆以爲嘉瑞、請以上聞。

公曰、石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惡之。衆皆服。代還、知漢州事、遷庫部郎中。蜀俗輕浮、而公臨之以安靜。視事之翌日、上謝表、命園中取竹爲筩。衆吏持筩走白、殺青而文見於中、曰君王萬歲。公知其僞、不應、吏懼而退。中元節宴開元寺、蓋盛游也。酒方行、衆呼曰、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公安坐不動、頃之乃定。大興州學、親視敦勉、士人從化者甚衆。漢守有園圃公田之入、素稱優厚、至者無不厚藏而歸。公始被命、親舊以其素貧、皆爲之喜。公擇而取之、終任所獲、布數百匹而已。熙寧中、議行新法、州縣囂然、皆以爲不可、公未嘗深論也。及法出、爲守令者奉行惟恐後、成都一道、抗議指其有未便者、獨公一人。時李元瑜爲使者、挾朝廷勢、淩蔑州郡、沮公以爲妄議。公奏請不俟滿罷去、不報。乃移疾、乞授代、不復視事。歸朝、願就閑局、得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遷司農少卿。南郊恩、賜金紫。以年及七十、乞致仕。家貧口衆、仰祿以生、據禮引年、略不以生事爲慮、人皆服公勇決。兩經南郊恩、以子叙、遷中散大夫、中大夫。今上即位、覃恩、遷太中大夫、累封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勳上柱國。元祐五年正月十三日、以疾終于西京國子監公舍。先居暖室、病革、命遷正寢、享年八十有五。太師文彦博、西京留守韓公縝、今左丞蘇公頌等九人、相繼以公清節言於朝。詔賜帛二百匹、仍命有司供其葬事。以四月十五日、葬於伊川先塋之次。始少師厭五代河北之多亂、徙葬少監於京兆之興平、將謀居醴泉。及貴、賜第於泰寧坊、遂再世居京師。嘉祐初、公卜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公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女、封壽安縣君、先公三十八年終、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曰應昌、次曰天錫、皆幼亡。次曰顥、任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公五年卒。次頤也。次韓奴、次蠻奴、皆幼

亡。女四人、長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公孝於奉親、順於事長、慈於撫幼、寬於治民。一歲喪母、祖母崔夫人撫愛異於他孫、嘗以漆鉢貯錢與之。公終身保藏其鉢、命子孫寶之。開府再娶崇國太夫人。時方八歲、已能親順顏色、崇國愛之如己出。奉養五十年、崇國未嘗形愠色。開府喜飲酒、公平生遇美酒、未嘗不思親。頣自垂髫至白首、不記其曾偶忘也。遇人與開府同年而生者、士人也無賢愚高下必拜之、賤者亦待之加禮。開府嘗從趙炎者貸錢五千、未償。公記其姓名、而不知其子孫鄉里、終身訪求、以不獲爲恨。始公撫育諸孤弟、其長二人仕登朝省、二十餘年閒皆亡。長弟之子九歲、從弟之子十一歲、公復撫養、至於成長、畢其婚宦。育二孤皆再世、亦異事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敎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後遇劉氏之族子於襄邑、偶詢其宗系、知姻家也。未幾劉生卒、其子立之纔七歲、公取歸敎養、今登進士第、爲宣德郎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語、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煖。與人接、淡而有常。不妄交遊、於所信愛、久而益篤。在虔時、常假倅南安軍、一獄掾周惇實、年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聞人有慶樂事、喜之如在己。不爲皎皎之行、平生不親附權勢、而請謁常禮、亦不廢也。至於親舊之貴顯者、既不與之加親、亦不示之疎遠、故賢者莫不敬愛、不賢者亦無敢慢。寓居黃陂時、主簿貪凶人

也、常曰、諺云明鏡爲醜婦之寃、君居此照我、何其不幸也。遂頗自斂。有歐陽乾曜者、以才華自負、多肆輕傲、易公年少、常以語侵公、公如不聞。後公官嶺下、乾曜適倦道路、公以人船濟之。乾曜曰、可謂汪汪如千頃之陂也。南昌黃灝有高才、名動江表、然頗不羈、稠人廣坐、無所不狎侮、公時最少、獨見禮重、常目公曰、長者無笑我。自少時德度服人已如此。居官臨事、孜孜不倦。歷守四郡、溫恭待下、身率以清愼、所至、寮屬無有敢貪縱者。自朝廷行考課法、無歲不居上。平生居官、不以私事笞扑人。公之親愛者常有所怒、堅請杖之、曰、吏卒小人、不加以威、是使之慢也。公曰、當官用刑、蓋假手耳、豈可用於私也。終不從。謙退不伐善、常欲然自不以爲足。所能者、雖曲藝小事、人莫知也。平生所爲詩甚多、自謂非工、即棄去。退休後所作、方稍編錄、亦未嘗以示人也。自少師以來、家傳淸白、而公處己尤約、官至四品、奉養如寒士、縑素之衣、有二三十年不易者。終身非宴會不重肉。旣謝事、遂屏朝衣。賓客來者、無貴賤見之、雖公相亦不往謝。方仕宦時、每歎曰、我貧、未能舍祿仕。苟得早退、休閑十年、志願足矣。自領崇福、外無職事、內不問家有無者、蓋二十餘年。居常默坐、人問、靜坐旣久、寧無悶乎。公笑曰、吾無悶也。家人欲其怡悅、每勸之出遊、時往親戚之家、或園亭佛舍、然公之樂不在此也。嘗從二子遊壽安山、爲詩曰、藏拙歸來已十年、身心世事不相關。洛陽山水尋須遍、更有何人似我閑。顧謂二子曰、遊山之樂、猶不如靜坐。蓋亦非好也。晚與文潞公、席君從、司馬伯康爲同甲會、洛中圖畫、傳爲盛事。年八十、喪長子、親舊以其慈愛素厚、憂不能堪、公以理自處、無過哀也。頤時未仕、闔門皇皇、不知所以爲生、公不以爲憂也。及頤被召、叨備勸講、人皆慶之、公無甚喜也。嘗有疾、召醫眎脈、曰、

無害。公笑曰，吾年至此矣，有害無害皆可也。雖疾病，服藥必加巾。年七十，則自爲墓誌，紀履歷始終而已。書其後以戒子孫曰，吾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勳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讁，爲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辭溢美，徒累不德，只用此文刻于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爲有知也。不肖孤奉命不敢違，於葬既無銘，述家傳所記，不敢一辭溢美，取誣親之罪，承公志也。

程頤撰《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二

校記

①仍：原作「仗」，據四庫本改。

②曰：原無，據右引補。

③寶鼎：原作「實鼎」，據萬有文庫本《司馬文正公傳家集》改。

④⑤太夫人：原脫「人」字，據明刻本《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補。

⑥庫：原作「痺」，據右引改。下同。

⑦孫孫：原脫一「孫」字，據右引補。

宋儒碑傳集卷三十三

張方平

文定張公樂全先生行狀

本貫應天府宋城縣孟諸鄉。曾祖文熙皇贈太師、曾祖妣蘇氏、武功郡太夫人。祖嶠皇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祖妣劉氏、沛國太夫人。考堯卿皇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妣嵇氏、譙國太夫人。公諱方平、字安道、世家睢陽、三代以公貴封贈各極品位。景德四年丁未生舟中。有盜躡船後、旬浹未得發。是夕泊舟在野、盜乘便將逞。適太夫人欲就蓐、問乳醫居隔水、因移舟從之。有船後至、正泊其處、盜夜至、不知舟已易也、大譟攻劫。後舟乃武人、登岸與鬭、盜奔散。有被執者自言其情、方知誤爾、由此母子無恙。公髫齔英秀、神采瑩徹、見者莫不慕悅之、皆謂仙骨道韻、非風塵中人也。稍長、敏慧夙成、飄飄有凌雲之氣。太師沖默燕靜、不以物累自嬰、而太夫人賢明知書、躬自教誨。年十三、太夫人撫之曰、揚州俗浮薄、睢陽鄉里有庠序、四方學者萃焉、吾弟爲之領袖。汝方志學、盍往依焉。吾惟汝一子、念孟母徙鄰之義、不遠千里致汝外氏、俾之就業、汝往勉哉。夫人有弟穎、時名士、有學行、故割情遣之。既至、舅氏器愛之、切磋講習、業大進。常宿學齋、二鼓就寢、忽有叩門甚急、公起問之、乃一生自遠方至。舉子許育自亳州城父至。因延與語、俄頃室垣頹、簀案盡碎。公資性明悟、諸書一覽輒通、罕復再閱、不能爲精、若至其要節不能遺忘。放曠不屑細故、其度廓如也。暑月乘醉步於郊外、大雨暴至、不覺行遠、向曉方醒、乃偃卧水中、奮而起歸、亦無他、不自測其然也。在鄉黨交游不雜、諸老先生皆自謂出其下、名聞四方。宋宣獻公綬、蔡文忠公齊、繼守南都、解榻待焉。歸朝、大爲延譽。明道二年制舉六科、因共稱薦、舉茂材異等科。范

金華諷見公文章，曰，奇士哉。因同二公列名以聞。召試秘閣，選預廷對，釋褐以秘書省校書郎、知蘇州崑山。吳劇邑，戶三萬，多田訟，至三數十年不決。初，吳越歸國，郡邑地曠人殺，占田無限，但指四至涇瀆爲界。歲久水旱，涇瀆移易，更相侵越。縣受詞，歲追擾鄉鄰，覆驗往返，農務荒習以爲常，鄉人不得安業，積苦之。公索田訟凡十餘案，召佃人問所輸租稅幾何，大約百一二，公悉收其餘以賦貧戶，自此田訟遂絕。范文正公仲淹、蔣公堂守姑蘇，邀公談游，罕在縣，縣亦無事。蔣公勉公曰，即代歸朝，何以爲獻。空言無補，不若著諸時務之爲益於治也。公因人事之間，採掇當世之得失，浹日成芻蕘論五十篇十卷，蔣公披閱不能釋手，櫝而上之。薦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入等，遷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是歲地大震河東，災異數見，詔求直言，公上疏闕下，指切時政之失，引義慷慨，援

經術推明七事，極當世之弊，以大忤在勢者。制策登科官罷，當召試，公既孤介，未嘗造要門，復此奏疏，故不召。疏在文集。先是，韓忠憲公解參知政事知南都，奏辟公通判應天府。既成命矣，及對策，指陳時事無所顧避，執政竟用此更除新定，實左遷。策在文集。仁宗張六科網羅天下英俊，其自布衣登茂材異等者，惟公與富丞相，訖三朝無復繼者。其再登科者，惟公一人。至新定之次年，夏戎阻命，廟堂慮害不深，玩成大梗，興發調輸，不閱歲而天下被其勞。公上平戎十策，在文集。時呂許公復入相，方勵精得公十策，謂知樞密院宋宣獻公曰，六科得人哉。蓋以公初爲宣獻察舉爾。十策悉施用。時敕州郡諸縣增置弓手，約束甚略，郡縣異見，措置乖宜。公以謂賦役大事，理宜均當，列上節目八條，朝廷更爲詳議，事以周密。俄又命朝臣分使諸路，於所置弓手招募，配補諸軍。公陳六患，上命中書下公奏

所遣使者，由是募人莫敢迫，民情少安。二奏在文集。呂丞相每閲公章奏，謂同列曰，國器也。凡條白必施行焉。用舊相李文定公辟，徙通判天雄軍。續有旨，召赴闕，既朝對，面賜五品服章。翼日上諭執政，送學士院試，俄而記之曰，是其再對制策者。執政共白其所上章疏，朝廷採納已見之行事矣，上曰，安用試。即除直集賢院，以李公舊相，特旨俾赴辟，命李迪或移徙，即令不俟代歸館供職。公還南都，將迎親就官。李公徙青州，即日除太常丞，知諫院，舉劉夔、王質自代，夔遷知黃州，質除荆湖北路轉運使，皆有清名。是時夏寇阻命，覆軍殺將相繼，國家多事，公獨在諫垣，外論邊事，内正典刑，造膝盡規，悉心將救。仁宗寬大容納，當國者雖惡其切直，然亦賴以肅中外。王師挫衄，關陝動危。先是，張士遜作相，建言軍旅之事，樞密院任其咎，故罷免知院王鬷等，而中書自如也。公援典故請政事總於中書以通謀議，上以權宜爲然，降制宰臣兼樞密使，自是戎事機密中書始關預。奏在文集。夏竦等領陝西四路招討、經略、安撫使，并護諸將，四路稟復，事失機會。請罷竦總帥，使四路各自爲守，可以責效。朝議然之，故竦内徙而命四路帥臣，自此人知自力，備禦益修。奏在文集。前范仲淹在延州，遣人遺元昊書，喻以逆順禍福，既遣使而錄其書本以聞，賊答書辭不遜，仲淹焚之。叅知政事宋庠以爲邊臣擅交境外，又致慢書辱國，建議請斬仲淹。仁宗以其言險不用，然自此邊臣以爲戒。慶曆元年冬郊，公乃請因赦書招懷夏寇，因令邊臣通其善意，仁宗喜曰，此朕心也。至中書，又詳白執政，嘉奏也，非君孰發此者。郊禮成，肆大眚，赦文所載皆如公請。因是西賊通問遣使，至于納款解兵息民，公啓之也。奏疏在文集。賊順命，范仲淹、韓琦、龐籍皆以西事平登拜二府。是歲，赦書錄用諸功臣之後，加賚戍邊

守將功臣立私廟、賜戟凡九節、皆公建白。奏在文集。又上親祠郊廟、徹登壇陛黃道、虛小次不御、糾諸祠官不恪、饗用金石新樂、皆上特從公言。奏在文集。惟曰孜孜以思、補益大旨、論風俗本於厚、論刑名本於恕、論賞罰本於正、論朝廷本於官人、論邊防本於選將、論財計本於嗇用。今所編文集後論事十卷、其著者存之且數十百篇、有所不可傳及所遺者多矣、亦足以知公之納忠匪懈也。公以章疏數上、思有以啓迪主心俾不倦、因上言、聞之荀卿曰、聖王有百、吾孰法焉。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唐室治亂、於今最近、請節略唐書紀傳中事迹今可施行有益時政者、日錄一兩條上進。善者可以爲準的、惡者可以爲鑑戒、玆亦賈誼、晁錯借秦以喩漢事之意也。上悅從之。後遇事有當言、即取其類者以進、三五日不入、仁宗輒問其故。樞密使杜祁公衍聞之、曰、此所謂陳古以刺今、詩人諷諫之旨矣。後除知制誥、仁宗命取所錄唐書奏御者編次爲一集、留中焉。明年春、除修起居注、仍領諫職。冬、使契丹、假起居舍人知制誥。入北境、及郊迎、北主與弟私至范陽郭門外、母閼支等亦乘馳車出郊道旁、塡壅觀者莫不屬目焉。燕日北主親至坐前、命玉巵揖公曰、聞君海量、畢之。語左右曰、有臣如此佳也。又因公出館、至公寢室、繙藥奩取湯茗懷以去。所賚必別題送之、禮意殊厚。使回、進語錄中有對答數節、皆逆折其事端、當時禁中大黃簽標之、以示中書。自此北使以事宜至者、輒命公館伴、慶曆中館伴數矣。二月使還、三月召試中書、除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章。時慶曆二年也。尋糾察在京刑獄、判吏部流內銓、登聞檢院、昭文館、太常寺兼禮部事、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勾當三班院、知審刑院、審官院兼史館修撰、專修日曆、修宗正寺玉牒、詳定編勅、修唐書樂書。充

館伴使、考試制科武舉。每兼職事以數四、輒辭避解之。于時仁宗眷公厚、對必留、降必目送、凡朝廷重議官局要處、宰相不敢不以公名上。中書嘗擬曾公亮史館修撰、上不從、賈丞相語公亮、得張君一薦可哉。公爲薦、仁宗即許。西掖辭制、唐元稹獨得深厚之致、唐末歷五代、國朝、鮮及王言之體。公文既爾雅、濟之雄贍、號令風采、煥然一新、庶幾西漢之遺韻矣、至今天下推服。范文正公叅知政事、時政有所釐革、必伺公入直、始出事目降勅詞、嘗謂朝士、張舍人於教化深、非但妙於文辭也。自是兩禁辭命有訓誥之美、由公倡之。仁宗臨御歲久、日曆因循失紀、章丞相監修國史、奏公續修之。公始請自乾興迄慶曆、臣僚之薨卒、悉追取其閥閱功狀而已、有門緒彫喪、或子孫不能紀其先世、遺落多矣、展轉究訪、僅可條次。至于諸司沿革事典、悉責送官、乃僅有存者。及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譔著實錄、賴公中間採集、稍有預備。于時操事者頗立交黨、更相貴寵、互爲遊說、奔走胥附。公正色于朝、獨立不懼、衆雖不悅、無如之何。范文正公每以公議持之、上亦自知之深也。吳正肅育春卿、宋景文祁子京、與公最厚善、每相謂曰、不動如山、其張安道之謂歟。領審刑御史臺、有獄辭連歐陽修。時修任河北都轉運使、制使就推、修不承、覆推如前、具奏、法官當修報上不以實之坐、公以案上、仁宗盛怒、謂使者有黨、故不盡情、命送中書選官復按。公謂賈丞相曰、相君與修異、衆所知也。今覆推無狀、而復按雖有旨、天下必議公、公盍圖之。賈丞相爲之解說、得罷按、而復下案審刑取旨。詳議官引江湖上佐之例以白公、公不從、乃上言、審刑特旨嘗在法外、而領審刑者一員、專其輕重、凡侍從官到任已重有吏議、請自中書上、取衆議之允也。竟不以上而送政府、賈丞相思公言、止奪修龍圖閣

直學士、以知制誥知滁州。續有龍圖閣待制王素案、公引前請又不斷而以送中書、不悅、公亦自引罷。審刑斷例、命官犯贓私罪案後、收坐舉主、公上言、收坐舉主而許首免者、責使常察其所舉者之不法也、而致仕官既已解籍休退、謝遠人事、不當與在職者之責。朝議謂然、由是致仕官免收坐、吏不及門矣。夏文莊公有憾于張耆。耆子閤門使得一守貝州、到任七日、吏卒王則卜吉生變、拘得一、王師攻圍六十日、城破、下得一御史臺。法官當得一謀叛、文莊欲盡叛法論、時相陳恭公執其事、以爲得一庸懦、被拘不能死、已抵重辟、叛無本謀。仁宗爲免緣坐、而猶沒其第。公與張氏風馬牛不相及、聞耆妻僦陋舍、無以處其族、因從容爲言、耆眞皇寵臣也、此第本恩賜、今得一妻、子免緣坐、耆猶在、諸子衆而沒其賜第、法不類。仁宗謂然、以其第給還之、迄今張氏子孫莫知者。仁宗因從容問公、臣寮上言治術在刑法、今法弛故下慢、非峻法無以振頽敝、大臣亦有爲言者、何如。公曰、古之聖賢言治道本於德義、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國朝列聖累仁積厚、急深故之罪、寬縱出之罰、百姓懷惠、安於壽域。法無由弛、人實弛之。去諸姑息、懲其僥倖、頽敝自振、不在峻也。既而資政殿對策、條陳亦如此。仁宗善公言、羣論遂息。受命修慶曆編勅、公以爲編勅者當依律門類、而備其起請之因、叅詳之意、本末悉具、乃名編勅。治寧歲久、事目滋廣、天聖之後、文簿猥煩、乃許編修官删潤而加損益、或數事幷一條、比附有所不盡、天下承用多失法意。議欲省其繁細、稍復舊體、執政難之。及書成、公校新勅、凡諸刑名使無加於舊文乃上之。權知開封府、聽決明敏、雖不閱時、稱爲治辦。除翰林學士、免京尹、領羣牧使。公在兩禁、朝廷大事時蒙訪逮、奏事在文集。公必披誠條對、一無顧慮、故人主嚮納之。羣牧

司自眞皇時以國馬大事、常命樞密使領之、職司甚重、天聖後海內乂安、監牧多廢、事積弛。公充使、乃修舉課牧之政、令復沙苑、東平監、創立綱目、將以廣蕃息、削除諸敝。經營未效、遷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甫受命、即知貢舉。時太學舉人妄變文體、以奇字僻語爲高、以游辭長句爲贍、四方學者承風而靡。公主文考試、有如是者揭而斥之、因上言請行誡勵。上命錄公所上奏、大書牓于貢院前、由是士子知循舊格。奏在文集中。宰臣與叅知政事辨爭上前且數日、舉朝喧然、公請對、具白道理所處。宰臣使人說公、凡是非在公爾、叅知政事今日免、公明日補其處。公駭曰、此言何爲至於我也。所使人公所素善、及是深責而謝絶之。既而有自劾於宰臣者、叅知政事免、果得其處、宰臣恨之、欲有以危之。前當南郊、賞給未集、仁宗深憂之、三司使連坐此罷、故復公翰林學士、除三司使。至則督責郊費、公按京師及諸路支給名物、一一區處、有備籍以上聞。上大悅、讒言遂詘、至今計司以爲常例、遇郊輒前上籍。公初覽事、吏白河朔榷鹽法議已定、方施行、公命收格、翼日登對、論此鹽策非是。唐末藩鎭專土、橫賦積重、五代相承、中原窘狹、鹽禁峻密、民苦刑報。周世宗北伐、父老哀訴、請以鹽課均之地稅而弛其禁、世宗矜而從之。今地稅鹽錢是也。國初征利之臣、請復榷鹽之法、河朔父老詣闕叙陳、太祖皇帝問其本末、法竟不行。今日令下、百姓必來訴、不從實非便、從而更之、不若以特旨先罷、俾軍民知惠。仁宗深謂然、是日降手詔罷之、河北父老皆至澶州旁河橋、南向建道會謝恩、祝延諸州以次浹而止。仁宗以諭公鹽事幾誤朝廷、手詔今刻石在北京。自西師屯戍、事邊寖廣、財用不贍、民力大屈、公大校國計、上言、天之生民、以衣食爲命、聖人因是而爲之均節、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

止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禁此者也。凡所謂賞罰、法令、仁義、廉恥、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哉。內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諸夷狄、國非其國矣。故貨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譚虛辭之可致者也。因條例盈虛之由、出納之數、請究其本原、節以制度。章數上、可謂精悉矣、中書繙閱經時、數議而不能有所措置也。郡國賦調必寬爲之期會、故免卒暴之費。庫務給受必明爲之程式、故無邀阻之患。省諸刑本、絕諸後害、几案之前、四方蒙福、凡所建立、皆爲故事、至今老吏追懷。南京鴻慶宮奉安三聖御容、當遣柄臣、上特俾公充禮儀使。禮畢錫燕、命公主會、鄉黨榮之。越明年春、以目疾懇請解邦計、上面諭、卿領大計、事無闕悞、宜且小勉、不多時煩卿也。今宰臣陳恭公敦止、又欲正三司使名、公堅辭、又特命三部副使分受辭訟、常程細務、但令諸案發遣、大事乃稟白焉。仁宗於臣下、鮮見厚薄之意、眷眷留公、蓋蔽志於進用。公以目痛、乃曰、不堪一日留也。恭公爲之嘆咤、曰、祿位固有定分耶。遂解計司、歸翰林、仍兼端明殿學士、判尚書都省、領銀臺、封駁、審刑、太常。三月上召兩府、兩制官於崇政殿觀龍圖、天章閣所貯瑞物、觀畢賜坐、陳列筆硯、上出一幅于懷、乃策問也、宣各就坐條對。宰臣陳執中獨固辭、已而二府並進、請歸中書、樞密院對而封進、許之。或云樞密使夏竦忌執中、以其不由科第少文、故建此以困之。執中毅重質直、心知其然、故力辭不對。執中本以章疏自達真皇、由此自光祿寺丞擢右正言、若奮筆于時、二府亦自鮮能企之、及此堅辭、識者以爲得體。時公出還禁林、是夕值鎖院草麻制（使相章得象除司空致仕。）訖、方援紙、一草數千言、五鼓封入。仁宗披覽、以其精贍異之、復廣爲問、益爲條目。是日復中出御札、俾盡意以對、公所陳皆

祖宗典故、時事之所要切便宜利病、周詳該洽。上深簡在月餘、復御迎陽門、召兩制近臣賜坐、又面賜問目、略云國之奸蠹、朝之儉諛、大臣之不才者、直書其狀、無有所隱。其設席引公自近、密邇御座、且面丁寧、俾盡條析、覽訖當毀之、保無漏言。專注視公揮翰、公意不欲暴人之私而迫人之於險、竟不如詔旨、泛論大體而已。奏御、上色不懌。初、上奇公前對、及御迎陽、專爲公發問、公不才者、意且即以代之、既不承旨、命遂中格。公聞之、曰、吾志在納忠、因而爲攻奪之便、豈我心也哉。前對詔策二道在文集。迎陽門問對、對御無藁。然上意自此解、左右浸潤、因乘間得入。三司判官楊儀者、以請託被劾、行險者緣是以逞、連引近位及朝士十餘人。公與儀頗厚、故亦被問。獄具、法官當儀罪止于請求、而所累者殿前指揮使許懷德、御史中丞楊察、知臺雜事張昪、修起居注韓綜、開封府判官种世材等、皆詿細文、獨公無罪可書。時執政有欲中傷者、例從重議、公亦罷翰林、出知滁州。公久處清近、陟降論思、忽爾無名、遠補淮甸、士友多相唁者。公曰、是奚爲者。諸朝士代還求官、候闕輒三二年、今我何勞、懷郡章、即安逸、相賀可也。沛然就郡、殊無不足之色。上意尋悔、到官三月、就除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公平日與所知譚民政之體、以謂獄、市、賦、役、民所以慘舒者。獄斯無苛、市斯無擾、賦斯時、役斯均、民有所措手足矣。無苛本於恕、無擾本於約、時者期會緩急之謂也、均者簿書詳允之謂也。故公長民布政、允蹈所志、凡此四事必留心焉。用是所至清凈、吏民安之、不留章章之迹、久必見思、蓋體道之深耶。先是、江寧府廨火、及此重修、始成、特旨命公撰記、因著是說于文。勅撰江寧府重修府署記在文集中。明年冬、就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徙知杭州。錢塘氣俗輕侈、貨利湊聚、號煩劇難治。公纔渡江、望風讙迎。既

下車、訟庭肅然。時淸臺上言、推星占吳越當災、非兵即疫、故命資政殿學士知杭州、范公仲淹兼浙江東西兩路兵馬鈐轄。及公往代、吳大疫越饑、故公修救荒之政而人無失其所者。及公罷、遂分浙江東西爲兩路、不復專統焉。杭州地當衝會、賓客留泊、百姓積苦廚傳之擾。公聞其然、舟車入門、即時致饋、吏卒呼噪、供索無時、公命典庖晨一爨而已、餐醪豐潔、民以各安其業。公謂僚屬曰、利害於人不繫細大、歸於簡便、此政術也。大者畏之、小者忽之、何有於民也。郡城溝瀆自吳越納土未嘗疏浚、瀦渟濊濁、人戶滌灌皆用之。公視江閘、方潮退時高下甚遠、因暑雨集舟百餘艘蕩諸穢水、發閘瀉出之、流惡至富陽、乘潮納新水、溝瀆一淸、城中相慶。凡諸施爲舉從便利、錢塘人著之風謠、至今頌詠。未幾、丁太夫人憂、郡人哭送郊外、戀戀不忍還。親舊聞公護喪且歸南都、爲於嵩麓陽翟擇葬地以待。公至南都、謂鄉人曰、三代以還、諸侯各世其國、未聞宋公葬于鄭、曹伯葬于許也。若以許、鄭水土深厚爲善、宋、曹淺薄爲惡、則許先曹滅、宋後鄭亡。兩漢之間、州鄉著籍、魏晉以還、封壤分裂、衣冠始有僑寓矣。吾親知有睢陽爾、內外姻族松楸相望也。吾未知陽翟所在、柰何委親於山麓、而與妻子自安鄉土哉。此地雖淺薄、吾將累甓爲坎窆而下實之以土、免崩頹漂浮、風水之患、蛇鼠狐狸無自入、不亦善乎。遂以此竟襄事、今宋人舉用此法、遂以成俗。諸近郡縣稍稍倣此、咸得安厝之宜。服除、還舊官。是歲上郊陽丘、陳丞相問公得無民間利病可市上之恩德者歟。公爲陳王畿稅賦之重及請減定刺配刑名、故赦書及之。畿縣兩稅特於元額例減三分、永爲定式、及據續降勅刺配條詳議減除。皇祐五年赦勅事在文集。俄兼翰林侍讀學士、除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時秦州蕃部有叛

者斷古渭路、都總管張昇舉兵討伐、副總管劉渙不稟令、互有論奏、故並內徙而以公代昇。公請對曰、邊有兵事、即合用典法、昇與劉渙自有階級、今乃更相論奏、又兩罷之。昇既自失帥主之體、渙有不稟節制之罪、較量輕重、律令具之。臣往代昇、何以御偏裨。論列再三、竟不受命、故但徙渙而昇得免。時朝議以陳、許、滑、鄭、曹爲輔郡、增兵防、上命於學士久次中選守臣、故公遷尚書禮部侍郎、知滑州。以三月赴上、七月遷戶部、徙益州兼益利路兵馬鈐轄。戒路至陝、逢本路走馬承受張勉入奏廣南蠻賊儂智高誘扇雲南寇蜀、兵已涉邛部、坤維大擾。比至岐下、朝廷具事宜促行、相繼錄下蜀中部司州郡奏報甚急、宣發秦渭兵馬、轉送器甲、絡繹閣路。過兩當驛即入川界、州郡役民夫夜築城、諸縣弓手輒增三倍團結、晨夕訓閱。比及綿、漢、城皆啓閉不以時、民結壇社、相約保險、嫁娶不復待年、窖藏諸物、譌言相驚、動危紛然。公徑至府、已視事、即日下教所部、諸所增弓手、築城役夫即散遣之、告諸州縣察諸言語相恐、禁止諸嫁娶不如禮者、解諸壇社。蜀人謂之清壇、蓋私與盟約。值上元觀燈、日夕設盛會、因大啓城諸門、三夜不闔、民心乃定。徐究傳言所來、乃邛部譯人欲軍馬集境上、規商販之利。追其造謀者戮之、餘投之湖湘之間、乃具奏歸秦渭戍兵、還器甲于岐雍、蜀土乂安如初。蜀父老相傳太皇時李順、王小波以甲午年作亂、故蜀人識之、以甲午年爲惡、仁宗每以爲憂。癸巳歲夏、程戡自密直學士除端明殿學士領益州、面諭此意、且曰、無事歸朝、寘卿二府。明年七月以叅知政事召還、而公代之。及公定蜀、正甲午年也。初張勉入奏、中外皆聳。公初授朝命、委之經略、即上言、雲南去蜀險遠、久不與中國通、諸蠻雲南爲大、智高窮賊、豈應舉國從之。此殆虛言、然因民之擾、亦有

以致動亂、惟宜靜以待之。既入境、比下車處置已妥寧、俄而平安。奏至、兩府共白鎭撫得體、仁宗爲之色動稱歎。龍圖閣學士王贄授瀛州、過闕、仁宗遇贄素厚、公在中司舉贄御史、上記之、問贄張某卿舉將也、因及益部之事、咨嗟久之、曰、昨深解朕憂、人之才當以所爲觀之爾。蜀人圖公像於淨衆寺、眉州蘇洵西蜀名儒、爲公祠堂記、秘閣校理、知邛州李大臨方雅士也、爲公畫像贊、所述皆足傳信矣。于時儂蠻逋誅、實逸在雲南、故諜者乘而扇動、後此蠻竟爲雲南所戮。先是、智高母、妻、子皆執在京師猶存、欲以招智高、公奏至始伏法。坤維方面、險遠藩鎭、最爲雄大、故朝廷假之權重、民有姦暴、得法外彈治、事有艱急、得便宜裁處。或謂公前守牧必以威嚴操下、公曰、等王民也、何事爲虐。治如內地、未嘗遠徙一民、故蜀人至今懷感。在蜀幾二年、以三司使召還。公既對、未嘗言蜀、故意在復請一麾、不樂主計。時仁宗違豫初平、重煩上聽、遂就職。向自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人用告困、公爲奏免橫賦四十萬貫疋、又減鑄興、嘉、邛州鐵錢十餘萬緡、人賴其惠。公慶曆中總邦計、倉庾軍儲足支三年、馬粟備七年。及此嘉祐初、中間十年、軍儲減半、馬粟纔備一歲、因上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衝[1]八達之地、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朱溫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敵共中原之地、故五代爭奪、華夏靡寧、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固、根本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模畢講、不還周漢之宇而梁氏是因、非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爲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爲命、食以漕運爲本。今仰給於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城士庶以億萬計、大半仰食於軍

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最重最急。因列畫漕運條件十四事奏上。時富丞相爲上宣讀、且開陳其說、是日留十刻、侍衛至跛倚、且曰、此國計大本、非常事也。公至中書、文丞相曰、慶曆中公在三司、所陳邦計二奏、中書每議財策、必按以爲議本。于時公在杭州、已得旨召公復主計、值公服憂而止。公凡論議、固有本末、未嘗徙廢、十四事一如條畫施行。奏京師軍儲事在文集。後五年、公過都、問三司舊吏、自行此法、倉儲足支五歲餘矣。公在三司、文移之下諸路者輒減半、廷無妄訴、獄無留繫、天下無暴賦、其愛利所及溥矣。就省、遷吏部侍郎、以目勞屢請解、輒降璽書不允。再閱歲、始得請、遷尚書左丞、還端明、龍圖二職、出領南京留府、奉親輿歸里舍。未期、遷工部尚書、領秦州、申前命也。以親老迎侍不便、辭章三上、三詔不聽。表及詔在文集。先太師謂公曰、君命當、爾取必耶、顧吾任騎乘、汝盍行矣。公始受命到闕、屬盛暑、仁宗特旨令俟秋涼以便親也。秦壤接夏戎、統押洮涼邈川大首領、朝廷制誥但名唃廝囉久矣、中外莫知其所謂。公始詳究得其種族、名號、住坐、遷徙、城邑、部落、備錄以聞。二府中多歷秦帥者、亦未嘗聞、乃曰付之史官、西羌一傳備矣。奏在文集。政令嚴簡、卒乘輯和。時夏酋諒祚驕僭、遣使至朝廷乃稱宣徽使、而其界以侍御史知雜事大點集戎騎、立寨近篳篥城、城秦鄙也。旁邊番戶多投匿山林、公料閱軍馬、聲言出境以安內屬之心、實未嘗興發也。當言職者有憾於公、謂公輕舉、當國者乘便欲危之、一相云、邊臣謹守備職爾、何論焉。有備無患、軍政所先、寇至而不戒、何以固吾圉。師不出營、何輕舉之有。上亦素察公所爲、故言者不得逞。初命公、奏有旨除宣徽使、間言旁發、故除冬官、且有後命再任除之。及是、故不悅者將撓廢前命、公聞之曰、宰相者、時來即爲、於我乎何有。即

懇辭、請解官奉親歸里侍養、故復領南都留府。英宗即位、加禮部尙書。自此數以歸養爲請、又徙陳州。過都、値仁宗神主祔廟、故止陪位、因留判尙書都省。未幾、請知鄆州。州北大澤自靑、齊間有河入焉、公私舟檝往來相屬、至壽張縣河分二派。其一近南、安流徑易。其一近北、回曲岸多石湍激、分十里許復合。有土豪甲氏居回曲處、積姦斂漸湮塞南道、舟必由湍激騰剝、重載僦人牛以挽之、而甲民專其利。公因歲饑、出倉粟募人疏濬、日役千工、出穀三千斛、浹旬而南道通、逮今公私獲便。刑部郎中李師中撰記、刻石在壽張。未幾、加翰林侍讀學士、徙知定州、本路安撫使。公以親老、復請歸養、改徐州。以舟行侍親爲便、故受命。明年春、召還翰林、充學士承旨、遷刑部尙書。頃赴東平、登對、英宗愕然曰、吾籍卿名久矣、不知卿乃在朝、今何自爲郡。公曰、臣向領陳州、過都、屬先帝升祔陪位、因少留、無職事故不敢見。今奉辭、亦思效涓塵。出奏牘、言時政要務。在文集中。顧問再三、業已外除、意若有悔。及徙徐州、屢語執政、俾召還。凡三沮止、最後語云、吾在藩邸時、覽其所著芻蕘論及所對賢良策、於時務該洽矣、以此典誥命、足揚朝廷光采。沮者察上意堅、始奉詔。及入見、上具道此意、慰撫甚厚、且曰、聞卿親老、當內直時、或文字稀少、出宿可也。上自在藩邸、好學喜文辭、即位後兩制代言多不稱旨、故喜公還。每覽詔命、謂知制誥蔡抗曰、老筆自別。一日登對、上問公、吾昔觀卿著述、知於治道留心、所謂治道、其有體要歟。公曰、治道固有體要。何謂體要。曰、體要在乎易簡。其說云何。曰、易簡者天地之理、而賢人德業之所由出也。因爲上開陳繫辭一篇之意、上曰、何所施行而得至于易簡。曰、本於誠明爾、誠則易、明則簡。誠明者君子之性也。誠則易知而有親、明則易從而有功、故其德業可久可大、其

治天下何啻乎視諸掌矣。是日顧問甚久、上曰、吾昔在藩邸、列於朝位、望兩制近臣以爲皆天下之選。自即阼、方見其奏事或常常爾、不惟兩制、執政中亦鮮有發明者。今聞卿所譚、方知有人矣。上起宗子、及纂御、深自謙抑、自宰臣以下未嘗名但呼官、館閣諸生有得對者亦止呼學士。公從容白、君尊臣卑、國之大體。君前臣名、朝之常儀。肅權綱、正憲都、治道之本。待下之禮太過、非所以隆堂陛、明等威。上自此見羣臣稍正名分。有奏劄子在文集。公前在禁林、修玉牒屬籍、及此再還內制、復司宗籍。見近歲宗室蕃衍、其賜名者率鄙惡、蓋四聲諸字取用已盡、宗室在亡已千餘名、以音同相避名一字、即餘字悉廢。公請以服屬疏近賜名、其音同字異者不以相犯迴避。由此宗子還得雅名、英宗屢稱其善、云張某可謂知救時敝者矣。有奏劄子在文集。上深患官冗、令兩制集議、以清其尤濫。向者兩省官議事多異同、不能折中詣理。及是公爲兩禁之長、事必舉正於中、朝廷賴其裁定。諫官李受請對、論冗官之敝、上曰、此議屬之張某、卿若別有意見、可以語張某、擇所長而處之也。李端愿對、亦及此、仍令端愿至學士院宣上此意。樞密副使胡宿請外補、出知杭州、翼日中書請除人、上曰、張某。宰臣復欲沮之、而難拒上意、乃曰、向者常議樞密院本有武臣一員、久闕不補、今請用前議以復舊典。即歷數武臣三數人、至郭逵而稱其可用、除逵簽書樞密院公事。他日公因對、上曰、罷胡宿本以用卿、中書每不爲卿地、至如議用武臣。中間除呂公弼樞密副使、時不舉前議、則其意可知也。公曰、自仁宗慶曆後、擢用二府必與宰臣叅之臣知事君爾、然所守有年歲矣。十一月英宗違豫、十二月漸劇、二十一日召公入福寧殿、上憑几授旨、冊今上爲皇太子。翼日宣麻、盛傳制辭下四方、公至中書、執政

皆言皇儲建立、國之慶典、得公制辭、足以增華儲邸、流芳史牒矣。皇太子上辭表、公批答至儲宮、太子讀之稱善、宮僚皆誦之、莫不歎美。公受勅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方討論大典、英宗升遐、皇太子即位。翼日、公首見召對于側門、議加恩宰臣宗室、公因言、仁宗晏駕、以在位四十二年、凶禮亡闕、倉卒綿蕝、事多過制、郡縣更成勞擾。今請詳酌裁定儀典、稍從簡便。上曰、朕思之、但奉先之禮裁損非宜。公曰、請申明遺制、遺制固云應山陵事并從儉約、能奉先志可謂天子之孝矣。上拊髀曰、卿言甚有以發朕心。即傳宣中書、差官就三司置司、省諸冗費不急之物、公私稱便焉。以即位推恩、遷戶部尚書。時國家荐有大故、內外賞給發及積藏。英宗登極、頒賚尤廣、公率近侍之官請從裁汰、故自宰臣以下宗室戚里、例損十之七八、省費不貲。劄子在文集。公在內禁、諸詔命令天下莫不傳布、英宗廟號、謚號、祧遷之議、諸大手筆皆公撰定、凡所損益、莫不折中。謚議廟制皆在文集。故今上眷禮尤重、常問方今政務所先、公陳治道大體、在文集。國集大本、論國計事在文集。是謂守位曰仁、聚人曰財。上曰、此可謂政務所先也。公所陳國計極詳、因曰、陛下何以圖之。上曰、責之二府爾。公曰、得之矣。既付二府、每旬浹輒一詰其施行條理、故二府亦莫敢懈、稍稍措置、所補亦不淺矣。四月、叅知政事吳奎免。是日公適對、上語之故、且曰、朕志先定、登卿政府。公再三遜避、上曰、卿歷三朝、可謂獨立傑出、知卿不結交黨、左右莫爲之先。今朕首舉卿以自輔、尙何辭之有。既而、語及韓琦久在告、其意保持奎、奎免必不復起。公因言、琦雖挾愛憎、然有勳王室、進退之禮宜盡恩意。上深然之、爲親札手詔、敦諭琦還奎于位、以慰安之。上好文章、從容問及古今制誥優劣、公曰、王言以簡重爲體、西漢制誥典雅深厚、辭約而

意盡、故前史以爲漢之文章與三代同風、以其與訓誥近也。臣才學空疏、愧無以發明聖意、亦庶幾取其爾雅而已。翼日降賜宸翰、稱其書詔、褒嘉殊重。時蒙訪逮、或見特召。一日、謂公曰、卿所上封奏、其精切者朕置之卧內、時省閱之。九月、英宗神主入廟、忽夜召公入、以宰臣韓琦罷、議除拜恩典因命公參知政事。時公以親疾在告固辭、上曰、受命以慰親之意、亦庶於有瘳也。徹御前雙燭送公歸院。是夕別召知制誥鄭獬夜就起居院草公制、面諭贊辭之意、獬所草除書皆上所授。故事、自知樞密院除授、皆中書得旨、以辭頭授當制舍人具草、未嘗夜召也、惟親王將相大除拜、乃面召、授命節旄、亦多用熟狀。翼日制出、公在告宣入、即時中使召赴延和殿告謝。公立殿門外、以親疾自陳、促入、宣上殿慰諭久之。公請候親疾良愈受命、不許、近璫即送赴中書。先一日、韓絳、邵亢除樞密副使、次日公與趙抃並命。又次日、內殿起居、閤門儀制兩府以先後入爲班次、班退、宣閤門使上親定班著、以公爲首、絳次之、抃又次之、亢又次之。至政府之次日、宰臣議以王安石補御史中丞、公曰、御史中丞秉國憲度、安石以經術爲名、自處高、難居繩檢之地。趙公抃亦以爲然、竟止。未幾、太師捐館、上聞震歎、遣內司賓臨奠、近璫數撫問、賻賜尤厚。後每語及、即嗟惜命、虛此位不除人以待公。安石預政、與公志趣不同、又聞中司之議沮、乘公執喪之間、衆口交爍。服竟、乃除觀文殿學士、知西京留府、遣使賫勅誥帶馬、即家以賜。旬餘、中批令赴闕朝見。公既入對、懇請南京留司御史臺、上慰問移晷、且諭公可以宣徽使留供職、公堅辭、惟南臺是請。翼日、乃除判尚書都省、領集禧觀。公復請對、免不受勅、上曰、朕留卿、卿堅辭、卿所請、朕所難從、且若之何。藩鎮惟卿所擇。歷問公太原、雍、河陽、許、靑、鄆孰

便、公曰、不得已、願爲潁州。上曰、潁支郡。公曰、潁實佳郡、自舊相皆領之。曰、孰與陳。公曰、向經新行。經、國重戚也。上曰、經之移徙易爾。遂領淮陽、公因面言、臣被恩特深、當微有以展報也。上曰、甚善。因探懷出單奏、具言、近聞朝廷置條例司、開端創意、且大爲改作。若一司一務有所釐革、縱有過差、後皆可復、而國之大事在兵與民、不可易議也。師旅興發、患必在後、民心危動、安之實難。夫兵爲凶器、戰爲危事、不可玩。夫民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不可忽。故兵猶火也、可以焚物、亦以自焚。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以覆舟。願陛下謹守祖宗之法、以保泰山之安。時熙寧三年正月、條例之議始行、故公因對及之。退而謂親友曰、吾此得見、亦不爲虛至矣。奏辭、上問、且少留否。公曰、今出都門行矣。既下殿、不復至私第、乘馬即戒路、聞後有賜亦不及也。在陳一年餘、慶州有叛卒構亂、聲勢動關中、本路轉運使沈起傳檄在所兵官縣尉各集兵境上防守、介冑持兵、村落皆擾、民大惶駭、州縣展轉騰報、急如星火。公發檄止之、故自陳以東皆安靜、且具以聞。上以付樞密院、頒下諸路、兵方散。顧謂二府曰、守臣不當爾耶、臨事乃見人器慮矣。近臣登對者必語及之、特旨舉堪諫官者二員、公以李大臨、蘇軾應詔、或止公、公曰、吾知舉堪諫官者、不知其他也。時監司官有苛深者、事小嫌輒別推、一州至設三數禁、官吏多被檄推事、州縣患闕官。陳州置推四、所速者猶淹半歲、追逮證驗數千里外、道路輿曳、或在禁疾病寒暑、瘐死間有之。公條例上聞、司官被問、郊霈得釋、朝廷因立約束、頒行天下、諸路推獄由此不敢妄作、刑禁以清。公在西軒、聞築者謳聲甚諠、問焉、曰、民爲張太尉立廟。公遣視之、男女奔走以輸財力、材甓貨食充積。他日國忌、僧寺行香、堂後門閫下見畫像、公問左右、曰、唐趙太

尉也。公曰、巢寇亂陳、今郡城北舂磨寨遺跡在焉、其毒可知也。趙犨守孤城、以罷兵無日不戰、竟全此州、能捍大患而不廟食、張侯何者。今有廟在京師、封靈應侯。命徹張侯廟、夷之、籍其資用送官、立趙太尉祠堂於寺中、至今官吏以時薦常事、陳人皆奉饗。石記在寺祠堂前。諸路司官所興功利、長吏皆不預聞、公曰、吾衰矣、且素不能事人、盍歸歟、以全所志。故復請南臺、不許。又累請、遂解州紱、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先治裝、受命即行、掃舍掩關、罕所通接、坐忘遺照、遊方之外矣。所居構虛堂、題曰樂全、蓋取莊生云、樂全之謂得志。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自號樂全居士、謂知友曰、一丘一壑盡在是矣。中外屬意、朝議謂公必尋起。或謂公朝議如此、公將何如。公曰、吾進不求合、退不爲高、今以病故爾、何敢慢命也。樞密副使蔡公挺里人也、上時問公動靜。時宰知旨、欲就除南都、公揣且別有除、謂蔡寧就陳、遂授陳州。未幾夫人卒、因請易南都便葬、又徙南都。上諭宰相韓公、叅政馬公、張某可令過闕。二公因所親通旨、遂入覲。閤門新制、應見而當對者並待次、次日早宣令對。已退朝、不果對。又次日方對、慰問留數刻、語舊甚悅、曰、先帝常說卿不立黨友、所居竹柵門常掩、或終日無一馬出入。因曰、且以宣徽使奉朝供職。懇辭不敢當、宣坐賜茶、前殿罕嘗賜臣寮坐。既退、上語左右、張某氣貌可四十許人爾。俄有旨下閤門、前兩府見辭日即對、不得以班次隔、遂著令。是夕、御筆批出、令赴南郊陪祠。執政者以爲大臣得請有陪位、今令陪祠特旨也、即當攝事、乃降勅攝侍中、又攝太尉、皆見執政所承攝之職也。前一日宣德門肆儀、公端笏挺然、進止詳整、樓前萬衆無不屬目。冬假未開、先投牒奉辭、上恩眷既渥、前嘗面諭、令時對來、公不敢數。上意候假開且有除拜、忽

覩奏辭、見班而公名在焉、訝之、夜半降一幅、批張某三字、付外在韓相所。中書早叅、令改宣徽使、判應天府。及入辭、上曰、已有命。懇辭不可。居數日、閤門促受勑告謝、公請先對後謝、有旨令先謝後對、蓋絕其避免也。因陳、宣徽使必由寄任而除、向臣以私便請南都、今授重官歸鄉里、是啓僥倖之路。上曰、此意朕未之思也。卿自持誠得體、青州重鎮也、大臣臨撫爲宜。面諭輔臣、咨嘉稱有風節、改判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延和殿告謝、宣坐進茶、上問、卿知邊事、祖宗時所以禦戎者策孰長。公對、軍旅之事、雖未之學、歷代史冊所著得失成敗、亦可言之矣。本朝太祖專務擇人、以安邊保民、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用其酋豪、使之承襲以固疆圉。而選驍將、如董遵誨捍環州一路、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并久于委寄、至十餘年不徙、優其給賜、寬其文法、使佚樂自恣、以收其力用。故盡太祖之時、無鄙上之事。太宗既平并州、因兵勢遂欲收幽薊、不克、乃與契丹交怨、邊難無歲不有。曹彬、劉廷讓、傅潛等皆大失亡、至各十餘萬人。又遣李彝興、馮暉之族內徙以取其地、因是致繼遷之亂、三邊大擾、朝廷旰食。後有蜀亂、以至憂勞厭兵、然悔無及矣。由是觀之、其禦戎之策得失明矣。眞宗初、趙德明納款、西邊安靜、及澶淵之行、北國講和、軍士解甲、及今七十年、生民安於富庶、可謂盛德大業者矣。近歲以來、頗聞邊臣獻開拓之議、此實進取之人僥倖立功、以干賞蹈利、恐非國家之遠慮。惟陛下思太祖之善制、鑑太宗之失策、謹三朝之好、以乂寧四方、撫育黎庶。上曰、慶曆以來事、卿知之乎。元昊初効順、如何待之。公對、元昊効順、時臣爲翰林學士、其誓詔封冊皆臣所撰。因具言其本末、上曰、爾時卿已爲學士耶。可謂舊臣矣。又問、慶曆初契丹泛使來、常

見富弼言、于時兵在境上、志必南侵、竟以金帛餌之而退、其謀果何在。公對、當時蕭英、劉六符來使、乘我西師之屢挫、知朝廷用兵之困、北國貪倖、故來渝盟。臣當時充諫官、亦曾上言、竊料敵情、餌以金帛必解、何以言之。自和好以來、北兵自亦驕惰、其貴近安於侈逸、其下無由自振故生事、以邀功而圖富貴、此人之常情也。今北國猶有舊臣如馬保忠之比、北國尊重、其爲之謀必忠。今若受金帛而解、耶律氏之利也。必棄好交兵、羣下之利也。于時仁宗命宰臣呂夷簡、樞密使晏殊於殿廬中置酒與議事、蕭英自言兩朝和好乃是好事、豈願更見兵革耶、又自言北國事、頗漏其情、六符變色目之。及歸、英竟以此獲罪。由此觀之、乘利而動、得所欲而解其謀、止於是矣。因言、今聞泛使復至、願陛下爲社稷生民計、所議更且深加含忍。今河朔荐饑、民多流散、財用不給、糧饋空虛、以至將帥之臣克堪整衆者實少。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時泛使蕭禧頗黠猾、恐對上禮有慢者、或不能容、故公深以爲言。上曰、兵凶器、戰危事。朕念慶曆中敵再和之後、中國遂以自安、不以凌侮爲辱、亦不復忍戒備以善於後、故朕今者除戎器、訓軍旅、非有意於興舉、至于不得已以爲應兵爾。公對、此魏相所謂兵應者王、兵貪者亡。然應兵者、謂兵禍之已成也。及其未成、消平其患、乃善之善者也。公向在內禁、英宗大漸、召公至福寧殿、憑几曰、來日降制、冊頊爲皇太子。語少力、公請紙筆、書僅成。公亦不敢藏之私家、至是袖之面納、上曰、何者。公曰、先帝御札。欲閱之、公曰、請內中披展。上泫然以付侍璫。他日諭曰、卿所納先帝親札、乃憑几末命、此眞可謂之顧命矣。公不敢當、專乞赴青州。對下、上遣近璫就班次宣、謂卿可候過正旦朝辭。次日、中批俾就都亭驛押賜遼使御筵。都亭押宴常以兩府

官、未嘗有外官主之。上曰、卿舊望、館宴可與戎使開懷譚話、不與新進者同矣。元日館宴、戎使甚恭、曰、敢問押宴宣徽貴壽。公言年六十八、四人皆贊言公顏全不動。公慶曆初嘗使北、是四人中必有曾見公者。既而切切耳語久之、蓋以公使北時北主有異禮、北國紀之、迨今三十餘年、不意今猶在朝也。晚暮上馬、北人皆擁堂階聚觀、望公出門方散。甫過元日、請辭赴任、面奉旨令過上元。上親諭閤門使、張某且赴常朝。過上元又請、上曰、青州無事、且知州滕甫見在任、卿可留過同天節。公對、同天節猶遠、臣久留京闕、乞且赴任。上曰、卿老於朝廷典故、朕且欲時相見。眷諭再三、是夕中批、令歸本院供職。公以爲宣徽使留京師、惟國之重臧、文臣未之有、具此瀝懇、竟不許、面諭曰、宣徽院無事、留卿有以訪問、非但供職而已。屬春宴、北使蕭禧在路、公請待禧到同此宴。上語及禧來爲河東疆事、諭示甚悉。公奏、仁宗朝嘉祐二年、北使蕭扈已曾來辯。朝廷討尋本末、令館伴王洙等具言、扈辭屈、遂錄節目付扈。公猶收洙奏章、遂以上之。禧當辭偃蹇、吏晨夕促之、不入。公於殿屏與樞密副使吳充並立、謂充北使留館、禮遣之不行、俾主者日致饋而勿問、命邊吏以故移告北可矣。充以此入啓、上然之。居數日、禧果自請辭。上曰、朕謂卿自詳事體。兼一職、乃除中太一宮使、面諭、宮新成、國家所嚴奉、故創置使名。公對、臣此入覲、已荷顧遇之深、南都之命、且引年矣。念他日莫復望清光、本志一謝恩眷即行、非爲官職來也。顧不以進退累聖懷、臣自安分。因辭宮使、降詔不允。上數言、卿可謂顧命之舊臣矣、常求補外、得無在朝有所好惡者歟。公曰、君前何敢隱。臣實未嘗與人交惡也。閤門儀制、宣徽使奏事、辰牌上即赴後殿。公每對、遇報辰時、上必有旨、次日前殿對、未嘗隔過後殿也、蓋

其禮遇不以常制待之。親知或勉公曰、公得君、中外莫不知、盍體上意、數辭非宜。公曰、所謂得君者、謂行其志也。余於國既無補、又懷恩而求容、以傷君之明、是重得罪也。引身而退、有以遠恥辱、是亦一介之守也。生日、中使賜飫醪、見任二府有此賜、宣徽使不及此異數也。奉朝夙退、門無雜賓、久之、復丐徐兗一郡、遂不入。上遣近侍就宣見問卿志常自疏外、何也。公對曰、大夫七十而致仕、禮也。臣年已迫、幸得請、冀便於告老。上曰、卿殊未衰、何謂年之迫也。公曰、譬之土木偶、外若可觀、中實乾朽。上曰、禮有不得謝、進退不在朕。公曰、不得謝、君所以加優老成者、然亦不屬以煩重之事矣。上曰、年至而任煩重者、固有之矣。公曰、天稟特異、不謂無之。大率古者四十而仕、七十而老、中間三十年是爲一世、天之紀也。物壯則老、人之精力年至自應衰、黽勉從事、顧祿位者爲之。臣雖知戀於聖朝、豈敢忽於名教。次日中書纔奏事、上曰、張某朕再三留、而請不已、須從之。因議恩典、或有異言、乃易宣徽南院使、加檢校太傅。有謂公上殊慊然有不足之色、遂判應天府、受命登對、上曰、卿請已確、此命朕深不得已。玉色不怡久之。辭日特賜方團帶、宰臣解政除使相有此賜、餘無前比、優恩及於私室。辭後數日、有長星見於軫、犯左右轄、掩其中星、名長沙星。上避正寢降禮、下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時事得失、疏留中。到南都、適高麗使人過府、先有制夷使所過長吏迓迎、公上言、宣徽使班秩同兩府、夷使陪臣也、禮太過。特旨罷迓送、止令通判承事使人來謁見、即與復禮。時使相公諸人之在揚州、令揚州依此。夷使入謁、退而謂中使馮宗道、通判韓晉卿、李鈞曰、某在本國聞公名久矣、不意今日於此得叅接也。廣西守官侵擾諸蠻、交趾乘釁構亂、破邕州、廉州、大殺掠、南裔騷動。朝廷命師出軍、稱十

萬、二廣、湖南至江西調夫輸送、發陝塞勁騎往討。公上疏論其事、凡十條、大意以爲古之征蠻未嘗舉大衆、以其巖壑深阻、水土風氣惡。今爲大舉鋭士、難以久於瘴鄉、突騎不能馳於鳥徑、蠻走險、兵不得用。謂宜選吏綏集亡散保境、徐以謀取之爲善。疏上、師已出、竟以癘疫、兵夫不可留而還。時司農總制財利之條令、典其職者間或非其材、舉天下之祠廟、令比諸坊場河渡、歲入貲而專其祈祝之事。公時守南都、上言、閼伯封於商、主大辰之祀。微子始封於宋、宋者國家王業所興、而又以火德王、奉祀尤嚴。至於張巡、許遠、南霽雲、前代忠烈之臣、廟食於此。俾無賴之民得干黷之、殆非朝廷之議。上覽奏、御筆批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使執政推究其施行之因、實未嘗經朝廷之議。有旨前主判司農嘗遇此事而不發舉者、以輕重加罰、申命天下、一切罷之。公身在外、覩諸利害輒言、請禁錢無出邊關、復銅禁。高麗使人到闕、初無防遏、恣所適、公請絶其私游、凡有便宜必以聞。再閱歲、年七十請老、章累上、每賜詔不允。王丞相以上意諭公所親、以爲雖百請必不從、公致意相君、姑就散地可哉。相君爲言、乃除東太一宫使。府罷就第、遂屏人事、惟趙公叔平老在鄉閭往來、未嘗他適也。僅二年、復請致仕。又三請、詔止之。最後上以章付執政、令召知制誥李清臣至中書、宣諭以公懇謝之意、且令誥辭著公先預升儲事、故命書具及之。以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太傅、太子少師致仕、遣使臣齎誥勅至第賜之。聞蘇軾下吏、思有以寬朝憲、上言、昔晉囚叔向、于時祁奚老矣、乘馹以見晉君、聞說而釋之、不見叔向而歸、示公言也。軾以刺譏爲罪、加譴而免囚、有以慰士大夫之望。公坐軾、亦罰金。自是屏居一齋、方且齊生死、不但遺榮辱也、回首風塵、莊子所謂若蠡虻之過乎前矣。襟量坦

夷、無城府、不逆詐、不匿怨、性不喜爲聲名、故未嘗有所矜治標飾、其於毁譽蔑如也。性不好交黨、故未嘗攀援結納、其於人事泊如也。性不樂權利、故未嘗希時取容、雖事君常禮不懈而已、其於進退恬如也。所讀書專於六經、讀史但觀太史公記、班固漢書、以爲猶足以傳信也。暇時頗樂老彭導養之術、閲佛典楞伽、淨名、而得其理、每曰、儒之誠明、道之正一、釋之定慧、其致一也。君子之道求諸己以正性命而已矣。公既兼内外之學、由是天下以通人推之、故頗僻詭邪不接於心術、愛惡哀懼無自入矣。凡歷官釋褐秘書省校書郎、著作佐郎、太常丞、右正言、諫議大夫、給事中、禮吏戶部侍郎、尚書左丞、工禮刑戶部尚書、宣徽北院南院使、檢校太保、太傅、以太子少師致仕。歷職直集賢院、知制誥、史館修撰、翰林學士、龍圖閣翰林侍讀、端明觀文殿學士、在朝知諫院、登聞檢院、糾察在京刑獄、

太常寺兼禮儀事、吏部流内銓、審刑、審官、三班院、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尚書都省、昭文館、秘閣、秘書省、宗正寺、修玉牒官、提舉集禧觀、羣牧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權三司使、正三司使、叅知政事、宣徽使、中太一宫使。間授命修日曆、唐書樂書、契丹國信使館伴押宴、知貢舉、南京奉安三聖禮儀使、冊立皇太子禮儀使。外任知蘇州崑山縣、通判睦州、知滁州、江寧府、杭州、滑州、益州、應天府、秦州、鄆州、徐州、陳州、秦再除而一赴、陳五除而再就、應天四除而三至、西京、鎮定、太原、永興、青、徐皆受命而不行。大約所歷藩鎮、至則清凈、去必見思、抑可知其中外揚歷之風迹矣。文四十卷、號曰樂全集。内外辭制雜著二十卷、號曰玉堂集。元祐六年歲在辛未十二月二日、精神不動、寂然順化、享年八十五。訃聞、輟視朝二日、特贈司空、官其屬五人。其配永嘉郡夫人馬氏、太常少卿綍之女。有學識、

婦道順而正，母德慈以均。晚年明性理、其歿也有異、別誌載之。四子、邦彥、大理評事。邦直、邦傑、並太常寺太祝。皆有文學行義、並先公以歿。季曰恕、克自修立、保家之子也。三女、長適殿中丞蔡天申、樞密副使挺之子。次適右朝奉郎王鞏、端明殿學士工部尚書素之子。季嫁而復歸。以元祐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於宋城縣孟諸鄉之南原、從先塋也。右謹具閥閱功狀、上太常考功、請議謚及上史館以備編錄。年月日王鞏狀。

王鞏撰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樂全集》附録

張文定公墓誌銘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蒐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爲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爲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於今賴之。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仁宗之世、獨爲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歎細德之嶮微、知鳳鳥之不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無是大者以容己也。故嘗竊論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能舉之。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蓋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公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後徙揚州。高祖克唐末爲亳州刺史。曾祖文熙、亳州軍事推官、贈太師、娶蘇氏、追封武功郡太夫人。祖嶠、以進士及第、太宗嘗召對、選知鄆州、賜親札、給全俸、終於尚書都官員外郎、娶劉氏、追封沛國太夫人。考堯卿、生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間意、以父命勉娶、非其意也。父沒、遂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面者十有七年。與祖考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魏國公。娶嵇氏、追封譙國太夫人。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

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諷皆以茂材異等薦之。以景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知崑山縣。蔣堂爲蘇州、得公所著芻蕘論五十篇、上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薦公、射策優等、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爲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絶以激使其衆。公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爲出於姑息、遂決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略以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爲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爲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三聖英武獨運、斷歸於一。今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仁宗嘉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使。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闕、郡縣無備、乃命調額外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東西路刺弓手爲宣毅、保捷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宣毅十四萬人、保捷九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

毅驕甚、所在爲寇。自是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爲恨。時夏竦并護四路、劉平、石元孫、任福之敗、皆貶主帥、而竦獨不問。賊圍麟府、詔竦出兵牽制。竦逗留不出、使賊平豐州、夷靈遠而去。公極言之。詔罷竦節制。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人自效、邊備脩完、賊至無所得。及慶曆元年、西方用兵蓋六年矣。上既厭兵、而賊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虜中匹布至十餘千、元昊欲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敕邊吏、勿絶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怠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之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自元昊叛、公謀無遺策、雖不盡用、然西師解嚴、公有力焉。修起居注、假起居舍人、知制誥使契丹。戎②主雅聞公名、與其母后族人、微行觀公於范陽門外。及燕、親詣前酌玉卮以飲公、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于公前、以其所乘馬賜公。朝廷知之、自是虜使挾事至者、輒命公館之。尋召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誥命簡嚴、四方誦之。兼史館脩撰。章得象監國史、以日曆自乾興至慶曆廢不脩、以屬公。於是粲然復完。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爲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釐。吏民大驚以爲神、不敢復欺。拜翰林學士、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元昊遣使求通、已在境上、而契丹與元昊搆隙、使來約我、請拒絶其使。時議者欲遂納元昊、故爲答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絶。仁宗以書示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虜也。若已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

若不聽、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聽而絶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宜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欵、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爲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矣。如此於西北爲兩得。時人伏其精識。拜諫議大夫、爲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無不言、至於宮妾宦官、濫恩横賜、皆力爭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嶮語爲高。公上疏、以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以公言曉諭學者。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上前。公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高若訥代之。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外以爲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士爲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辦聞、仁宗大喜。至于今、計司先郊告辦、蓋自公始。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榷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榷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是爲我斂怨而虜獲利乎。虜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仁宗大悟曰、卿與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公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像、當遣柄臣、特命公爲禮儀使、鄉黨榮之。仁宗遂欲用公、而公以目疾求去甚力、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兼領銀臺司、審刑院、太常寺事。慶曆中、衛士夜逾宮垣

爲變。仁宗且語二府、以貴妃張氏有扈蹕之功、樞密使夏竦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爲。公見執中、言、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聳然敬從公言而罷。修宗正寺玉牒、補綴失亡、爲書數百卷。自陝右用兵、公私困乏、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爲諫官、御史中丞、三司使、皆爲上精言之。一日、仁宗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問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日有旨鎖院。公既草制書、又條對所問數千言、夜半與制書皆上。仁宗驚異、又手詔獨策公。明日復出數千言、大略以謂、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今百餘萬、而更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墮弛、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公既明習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贏虛所以然之狀、及當今所宜救治施行之略。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在上下離合之間。比年已來、朝廷頗引輕嶮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胥吏僮奴、皆可以搆危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布心體爲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月餘、御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問目曰、朕之闕失、國之姦蠹、朝之憸諛、皆直言其狀。獨引公近御榻、密訪之、且有大用語。公歎曰、暴人之私、迫人於憸而攘之、我不爲也。終無所言。公既剛簡自信、不卹毀譽、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

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學道，虛一而靜，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既去，人必思之。自杭丁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還朝，判流内銓。建言畿内税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郊赦，減畿内税三分，遂爲定制。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昪發兵討賊，而副總管劉渙不受命，皆罷之。拜公侍讀學士、知秦州。公力辭不拜，曰：渙與昪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爲也。昪以故得不罷。以公爲禮部侍郎、知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爲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賤粥穀帛市金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發陜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嶮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爲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先是朝廷獲智高母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横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初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通五達之郊，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勝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

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爲功、河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公奏上前、晝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仁宗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公曰、自慶曆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爲議本。凡除主計、未嘗敢先公也。其後未期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遷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閱士馬、築堡箄築城之西、壓秦境上、屬戶皆逃匿山林。公即料簡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言者因論公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昌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爲輕舉、張公豈輕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爲先事之備也。議者乃服。初命公秦州、有旨再任③、當除宣徽使。議者欲以是沮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禍福、未嘗擇也、宣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解、復知南京。封清河郡公。英宗即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陛辭論天下事、英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其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英宗屢欲召還、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士承旨。問治道體要、公以簡易誠明爲對、言近而指遠、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胡宿罷樞密副使、上欲以公代之、而執政請用郭逵。英宗以語公。公曰、自慶曆以後、擢任二府、必參之中書、臣知事君而已。遷刑部尚書。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召、召公赴福寧殿。上憑几

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公既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

神宗即位、召見側門。公曰、仁宗崩、厚葬過禮、公私騷然請損之。上曰、奉先可損乎。公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上歎曰、是吾心也。公又奏百官遷秩、恩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不能支、乞追用乾興例足矣。從之、省費十七八。遷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陶擊宰相、參知政事吳奎與之辨、上欲罷奎。公適對、上曰、奎罷、當以卿代。公力辭。上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爲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辭。公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勳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上嗟嘆久之、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手詔爲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公復論如初。上從之、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堅甚、夜召公議。公復申前論。上曰、琦志不可奪也。公遂建議宜寵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從之。面命公爲參知政事、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是夕、復詔知制誥鄭獬內東門別殿、諭以用公意、制詞皆出上旨。制出、公以親疾在告、召對、押赴中書。御史中丞缺、曾公亮欲用王安石、公極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捐館、上歎息不已。命近璫及內司賓存問日至、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留臺、上欲以爲宣徽使修國史、不可、則欲以爲提舉集禧觀、判都省。所以留公者百方、公皆力辭、遂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大率欲豐財而強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

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即行矣。上亦悵然。至陳。陝西方用兵、卒叛慶州、聲搖關輔。京西漕檄捕盜官以兵會所屬州、白刃横野、民大惶駭、公收其檄不行而奏之。上謂執政曰、守臣不當爾耶。臨事乃見人。詔京西各歸其舊。吏方以苛察爲能、小不中意、輒置司推治、一州至數獄、追逮數千里、死者甚衆。公以事聞。詔立條約下諸路。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興利、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雅不能事人、歸歟以全吾志。即力請留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聞外板築喧甚、曰、民築嘉應侯張太尉廟。公曰、巢賊亂天下、趙犫以孤城力戰保此邦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張侯何爲者哉。命夷其廟、立趙侯祠佛舍中。未幾改南京、且命入覲。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言卿不立交黨、退朝掩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寄任不除、臣求鄉郡自便而得之、恐啓僥倖路。上曰、朕未之思。改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孰長。公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幷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讓、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眞宗之禮趙德明納欵、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嶮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

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上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册、皆臣所草。具言本末。上驚曰、爾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來、上問、虜意安在。公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惰、實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廬、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黠虜、願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口。上曰、朕念慶曆再和之後、中國不復爲善後之備、故修戎事爲應兵耳。公曰、應兵者、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公每辭去、上輒遷延之、三易其期。遂詔公歸院供職。蕭禧至、以河東疆事爲辭、上復以問公。公曰、嘉祐二年虜使蕭扈嘗言之、朝廷討論之詳矣。命館伴王洙詰之、扈不能對。錄其條目、付扈以④歸。因以洙藁上之。禧當辭、偃蹇卧驛中不起、執政未知爲言。公班次二府、因朝、謂樞密使吳充曰、禧不即行、使主者日致饋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檄虜中可也。充啓用其說、禧即日行。除中太一宫使。進對禮秩、凡皆與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建明。上數欲廢易汴渠。公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置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此。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有星孛于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皆爲恐慄。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所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耳。上知不可留、乃以爲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判應天府。上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樞密

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泫然泣下、賜帶如嘗任宰相者。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送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公恐慄、不敢仰視。師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阯風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緼、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簒立、有唐末五代藩鎮傾奪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遂條上九事。習知蠻事者、皆服其精鍊。師還、如公言。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鬻之、官既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侮慢穢踐、無所不至。公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閼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莫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得鬻。公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反復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東太一宮使、就第、章數十上、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官制行、罷宣徽院、獨命公領使如舊。今上即位、執政輒罷公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置宣徽使、乃命公復南院、章四上、不拜。璽書嘉之。以其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訃聞、輟視朝一日、特贈司空、制服苑中、官其親屬五人。太皇太后對輔臣嗟歎其忠正。公遺令不請謚、尙書右丞蘇轍爲請、詔有司議謚曰文定。娶馬氏、太常少卿絳之女、追封永嘉郡夫人。四子、邦彥大理評事、邦直、邦傑太常寺太祝、皆先公卒。恕今爲右朝散郎、通判應天府、信厚敦敏篤學、朝廷數欲用之、以公老不忍去左右、詔聽之。三女、長適殿中丞蔡天申、次適右朝奉郎王鞏、其季已嫁而復歸。孫男四人、欽咨、欽亮、欽弼、欽憲。孫女三人、並幼。公晚

自謂樂全居士，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注仁宗樂書一卷。神宗嘗賜親札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書之典誥，無以加焉，西漢所不及也。」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弟轍以是皆得出入門下。軾嘗論次其文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已來以事君爲說⑤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公其庶幾乎。嗚乎，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毁譽不動，得喪若一，眞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世以軾爲知言。公始爲諫官，薦劉夔、王質自代，即日擢用。及貝州軍叛，上欲遣公出征，舉明鎬自代，即以爲將，而貝州平。熙寧中，軾將往見公於陳。宰相曾公亮謂軾曰：「吾受知張公，所以至此者，公恩也。」軾以問公。公悵然久之，曰：「吾密薦公亮，人無知者，豈仁宗以語之乎。」軾以是知公雖不偶於世，而人主信之蓋如此。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妙。屬纊之日，凜然如平生，有星隕於北牖。及薨，赤氣自寢而升，里人望而驚焉。以七年八月

九日庚申，葬於宋城縣永安鄉仁孝里。其子恕以王鞏之狀來求銘。銘曰：

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漢以來，士賤君肆。區區僕臣，以得爲喜。功利之趨，謗毀是逃。我觀其身，夏畦之勞。紛紜叢脞，千載一律。帝閔下俗，異人乃出。是生我公，龍章鳳姿。翔于千仞，世挽留之。浩然直前，有礙則止。放爲江河，匯爲沼沚。穆穆三聖，如天如淵。前席惟誼，見黯必冠。豈不用公，道有不契。出其緒餘，則已驚世。公之所能，我不敢知。乘雲馭風，與汗漫期。噫天何時，復生此傑。我作銘詩，以詔王國。

蘇軾撰 《蘇文忠公全集》卷一四

校記

①天下衝：疑下脱一「會」字。

②戎：原作「戍」，據明成化本《東坡七集·後集》卷一七改。

③任：原作「除」，據右引改。

④以：原缺，據右引補。

⑤「説」前原有「容」字，據右引刪。

宋儒碑傳集卷三十四

歐陽修

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實封一千二百户贈太子太師歐陽公行狀

曾祖郴、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祖偃、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父觀、皇任泰州軍事判官、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本貫吉州永豐縣明德鄉、年六十六。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以奉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越王勾踐、傳五世。至王無疆爲楚威王所滅、諸子皆受封於楚、而無疆之子蹄封於歐餘山之陽、是爲歐陽亭侯、子孫遂以爲氏。後稍北徙青之千乘、冀之渤海。千乘之顯者曰生、字和伯、以經爲漢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渤海之顯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詢、通父子顯於唐。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爲吉州安福令。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安福之六世孫即公曾祖也。生八男、曰儀者、中南唐進士第、父母皆在、鄉里榮之、命其鄉曰儒林、里曰歐桂、坊曰具慶。皇祖而下、始居吉水。至和中、析吉水爲永豐、今爲永豐人矣。曾祖仕南唐、爲武昌令、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孝友、鄉里稱之、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少以文學稱、獻所爲文、南唐召試、爲南京街院判官。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少孤力學、咸平中進士及第。天性仁孝、居官决獄、主於平恕哀矜。終於泰州軍事判官、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妣鄭

氏、累封韓國太夫人。皇考之捐館舍、公纔四歲、太夫人守節自誓、而教公以讀書爲文。及公成人、太夫人自力衣食、不以家事累公、使專務爲學。及見公之身名偕顯、而夫人壽考康寧、爲善之報、豈虛也哉。公諱修、字永叔、天聖中進士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用王文康公薦、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以書責諫官不論事、諫官以聞、謫峽州夷陵縣令。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辟掌書記、辭不就。俄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方修禮書、命權同知太常禮院、辭不受。預修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遂知太常禮院。請補外、通判滑州。召以爲太常丞、知諫院、賜緋衣銀魚。未幾、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出使河東、還、改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左遷知制誥、知滁州、改起居舍人、知揚州、徙知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歷尙書禮部、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服除、判吏部流內銓、入翰林爲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留不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權知禮部貢舉。拜右諫議大夫、判尙書禮部、又判祕閣、祕書省。加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罷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改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嘉祐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閏八月、參知政事、兼譯經潤文。歷戶部、吏部二侍郎、皆參大政。進拜左丞、出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熙寧初、遷兵部尙書、知青州、京東東路安撫使。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監牧使、兼幷代澤潞麟府、嵐石路兵馬都總管。三辭不受、徙知蔡州。熙寧四年六月、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階特進、勳上柱國、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明

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薨於汝陰之私第。天子聞之震悼、爲之一日不視垂拱朝。贈太子太師、卹孤治①賻皆從加等。公爲人剛正質直、閎廓、未嘗屑屑於事。見義敢爲、患害在前、直往不顧、用是數至困逐。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眞豪傑之士哉。居三朝、數十年間、以文章道德爲一世學者宗師。接人待物、誠信樂易、不爲表襮。諸生進者、與之抗聲極談、簡直明辨。至於貴顯、終始如一、見者莫不愛服。而天資高遠、常人自不能與之合、公待之一也。有所稱薦、姑取其一善、後或毀公於朝、遇其人或其家厄且困、必力振之、曰、吾行己不以喜怒私也。於經術務究大本、其所發明、簡易明白。其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不求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爲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爲詩本義、所改正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是矣、復何云乎。公幼孤、家貧無資、太夫人以荻畫地、教以字書。稍長、從閭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畢而成誦。公之舉進士、學者方爲時文、號四六。公就視之、曰、此不足爲。然切於養、勉爲之、而人亦不能及。故屢試有司皆第一、名聲籍甚。及景祐中、與尹師魯偕爲古學。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爲文使近古、學者盡爲古文。獨公古文既行、世以爲模範。自兩漢後五六百年、有韓愈。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繼出。李翱、皇甫湜、柳宗元之徒、不足多也。蓋公之文備衆體、變化開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其得意處、雖退之未能過。筆札精勁、自成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數十字、皆藏以爲寶。生平以獎進人材爲己任、一時賢士大夫雖潛晦不爲人知者、必延譽慰

薦、極其力而後已。後進之士、一爲公所稱、遂爲聞人。篤於朋友、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皆貧甚、既卒、公力爲經紀其家、表其孤於朝、悉錄以官。他嘗所與厚者、未嘗遺也。公既書責諫官以申范文正、坐謫夷陵、而尹洙、余靖亦連貶。蔡君謨爲四賢詩、世傳之。及范公之使陝西、辟公偕往、朝廷從之。時 天下久無事、一旦西陲用兵、士之負材能者皆欲因時有所施設。而范公望臨一時、好賢下士、故士之樂從者衆。公獨嘆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卒辭焉。慶曆初、公方登朝、數論天下事、爲策以揣敵情及指陳利害甚衆。既而有詔百官上封事、公又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之所宜憂者。仁宗增諫官員、首預其選。是時西師久、京東西盜賊群起、中外騷然。仁宗既進退大臣、欲遂改更諸事、公感激恩遇、知無不言。時范文正公、杜正獻公、今司徒韓公、司空富公皆輔政、公屢請召對咨訪、責以所爲。既而仁宗降手詔、出六條、虛心以待。後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多所更革。小人不悅、一時知名士見謂爲黨人矣。公爲朋黨議以進、見集中。溫成后方有寵、公言前世女寵之戒、請加裁損。燕②王薨、議者以國用不足、請待豐年以葬。公言、士大夫家有所待而俟、不如及時薄葬、況天子叔邪。且非所以示四方也。卒從公議。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字。公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又太平之道、其意可推。自古帝王致之皆有道、得道則太平、失道則危亂。今見其失、未見其得。願陛下憂勤萬務、漸期致理。其瑞木請不宣示於外。淮南轉運使呂紹寧到任、進羨餘錢十萬貫、公請拒而不受、以防刻剝。陝西用兵之後、河東困弊、芻糧不足、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於合河津、或請廢五寨。公既使河外、爲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瀕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

援而平時可省餽運、麟州得不廢。又建言、忻、代、岢、嵐、火山四州軍沿邊有禁地、棄而不耕、人戶私糴北界斛斗入中以爲邊儲。今若耕之、每年可得數百萬石以實邊。朝廷從之、大爲河東之利。自西事後、河東賦歛重而民貧、道路嗟怨。公奏罷數十事以寬民力。公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遂出爲河北都轉運使。保州卒既降、大將李昭亮私納婦女、通判馮博文等竊傚之。公發其姦、下博文獄。昭亮惶恐立出之。自保州之變、河北兵驕、小不如意、即謀爲亂、人情務在姑息。公乞假將帥權、事從鎭重、以銷未萌、河北卒無事。保塞之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宣撫使恐復生變、欲以便宜悉誅之。公權知成德軍、遇之於內黃。宣撫使夜半屏人以告公、公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許以不死、今戮之矣。此曹本以脅從、故得脫。奈何一旦殺無辜二千人、且非朝旨。若諸郡不肯從、緩之必生變、是趣其爲亂也。且某至鎭州、必不從命。遂止。公在河北、奏置御河催綱司通糧運、邊州賴之。置都作院於磁、相二州、以繕戎器。仁宗遇公厚、嘗論及當世人材、目公曰、如歐陽某者、豈易得哉。常欲大用而未果。及使河北、陛辭日、上面諭曰、無爲久居計、有事言來。公對以、諫官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況不得其實邪。上曰、有事第以聞、勿以中外爲辭。及黨論大起、公極言請加明辨、勢益危。初、公妹適張龜正。龜正無子、有女、非歐出也。妹既嫠、無所歸、以孤女偕來。及笄、以嫁宗人晟。張氏後以他事下獄、小人欲幷中公、乃捃張氏資產事。窮治久之、卒無有、猶貶滁上。公丁太夫人憂、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公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恐公且復用、僞爲公奏乞汰內臣疏、傳之中外、宦者人人切齒、內官楊永德陰以言中公、出知同州、而外議不平、論救者

衆。上尋開悟、故馮翊之命卒不行。公在侍從八年、多所闓益。初、河決澶淵、陳恭公爲相、欲塞商胡、開横壠故道。公言功大、恐不可成、徒勞人。未幾、陳罷去、新宰相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河。公言六塔不能吞伏、且復決。再爭之、不得。既而果然、濱、棣③、德博數千里大被其害、仲昌等得罪流貶。至和初、公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惕隱及北宰相蕭知足等來押宴、曰、非常例也、以公名重、故爾。其爲外夷所畏如此。公在翰林、仁宗一日乘間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左右曰、學士歐陽某之辭也、乃悉取宮中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眞侍從之臣也。每學士院進文字、必曰何人當直、至公之筆、必詳覽之、每加歎賞。嘉祐初、公知貢舉。時舉者爲文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公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幾盡、務求平澹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信服、已而文格遂變而復正者、公之力也。公之尹京、承包孝肅公之後。包以威嚴爲治、公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爲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今捨所長、彊其所短、以徇俗求譽、我不能也。至寵貴犯禁令、又求苟免者、必寘於法、雖詔命有所不從、且請加本罪二等。至今行之、由公奏請也。公在樞密、與今侍中曾魯公悉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之法、邊防久闕屯守者大加蒐補。數月之間、機務浸理。嘗因嘉祐水災、凡再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天下根本、言甚激切。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協定大議。而先帝力辭宗正之命、公進曰、宗室不領職事、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將儲以爲嗣、不若遂正其名。且判宗正寺、誥敕付閤門、得以不受。今立爲皇子、止消一詔書、事定矣。仁宗以爲然、遂下詔。及先帝初年、未親政事、慈壽垂簾。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撫內外、而危言密議、忠力

爲多。至先帝親御萬機、內外肅然。每諸公聚議、事有未可、公未嘗不力諍。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面稱公曰、性直不避衆怨。嘗稱故相王沂公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且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及彭思永、蔣之奇等以飛語汙公、公杜門請付有司治之。上連詔詰問所從來、二人辭窮、悉逐之。上親遣中貴人手詔慰安。公遂稱疾、力解機務。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狹。公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材既難得、而又難知、則當博採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出爲名臣矣。餘亦不失爲佳士也。遂詔二府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往往在清近、朝廷稍收其用矣。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之類、皆無總數、中書一有行移、則下有司纂集。公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爲對。公以祀假家居、上遣中貴人就中書閣取而閱之。連典劇郡、以鎮靜爲本、不求赫赫名、舉大體而已、民便安之。滁、揚二州生爲之立祠。公在亳、年甫六十、表致仕者六、不從。至蔡而請益堅、卒不能奪公志。其勇退如此。公平生於物少所好、獨好收畜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繆之說爲多。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以刻石。嘗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爲紀、一用春秋法。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菑異附會之說、其論著類此。五代史辭約而事備、及正前史之失爲多。公之薨、上命學士爲詔、求書於其家、方繕寫進御。嘗著易

童子問七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三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諸子集以爲家書總目八卷。其遺逸不錄者尚數百篇、別爲編集、而未及成。公初娶胥氏、翰林學士、贈吏部侍郎偃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贈太尉、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女三人。長女師、蚤卒。次發、光祿寺丞。次女、蚤卒。次奕、光祿寺丞。次棐、大理評事。次某、蚤卒。次辯、光祿寺丞。次三男、皆蚤卒。次女、封樂壽縣君、蚤卒。孫男四人、曰恁、曰憲、曰恕、曰愬、皆以公恩試祕書省校書郎。孫女六人、皆幼。將以熙寧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葬公於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之原、謹狀。熙寧六年七月日、樞密副使、正奉大夫、行右諫義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吳充狀。

吳充撰 《歐陽文忠公集》附錄卷一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熙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文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於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棐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於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既而病已。謹案、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爲吉州刺史、後世因家於吉。曾祖諱郴、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衛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秦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修、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

偶儷之文已絶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遷鎭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誚范公、以爲當黜。公爲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爲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爲害、常爲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

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嶮、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爲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内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爲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爲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爲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上面諭、無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爲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鎭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内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幷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産。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

學士、留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鬢髮盡白。上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僞爲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願、宗熙、蕭知足、蕭孝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嶮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

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橫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④里。狄武襄公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參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母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

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誥敕付閤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爲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上以爲然、遂下詔。及宮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仁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不見矣。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逐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兼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縣散青苗錢、公乞令民

止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局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潁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兖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奬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揚之人至爲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愼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掩。孔子既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爲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貞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倔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閼其頹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爲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奕、故光祿寺丞。棐、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愻、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奉議郎。愬、故宣義郎。願、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稠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爲異人。是歲轍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諉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

銘曰、

於穆仁宗、有臣文忠。自嶮而夷、保其初終。惟古人臣、終之實難。匪不用賢、有孽其間。公奮自南、聲被四方。允文且忠、有煒其光。上實開之、下實泥之。三

起三債、誰實使之。債而復全、惟天子明。克明克終、乃卒有成。逮歲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飲食。舜禹相授、不改舊臣。白髮蒼顔、翼然在廷。功成而歸、維公本心。彼其何知、言恐不深。潁水之濱、甲第朱門。新鄭之墟、茂木高墳。野人指之、文忠之遺。忠臣不危、仁祖之思。

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陽公墓誌銘

蘇轍撰 《欒城後集》卷二三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公薨於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怛、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卹後加賻、不與常比。天下正人節士、知公之亡、罔不駭然相顧、痛失依仰。其孤寺丞君、乃以樞密副使吴公所次功緒、幷致治命、以墓銘爲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比出公門下、不屬於彼、而獨以見屬、豈公素諒其愚、謂能直筆、足信後世耶。此其敢辭。公諱修、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四世孫琮、嘗爲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爲吉之安福令、子孫因家焉。曾祖諱郴、安福六世孫也、孝悌之行、鄉里師服。南唐爲武昌令、累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强學善屬文、南唐時獻所爲文十餘萬言、試補南京衙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父諱觀、性至孝、力學、咸平中擢進士第。當官明而尚恕、每決重辟、尤加審謹、苟理有可脱、必平反之。終泰州軍事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自公祖始徙居吉水、後吉水析爲永豐、今爲永豐人。公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志不奪、家雖貧、力自營贍、教公爲學。公亦天資警絶、經目一覽、則能誦記、爲文下筆、出人意表。及冠、聲問卓然。天聖中舉進士、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爲第一。逮崇政

試、雖中甲科、人猶以不魁多士爲恨。初補西京留守推官、洛尹文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薦於朝。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文正范公權尹京邑、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宰相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范公、復被逐。當時天下以四賢稱之。俄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召還、復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預修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慶曆初、仁宗御天下久、周悉時敝、重以西師未解、思欲整齊衆治、以完太平。登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鯁、以增諫員。公首被其選、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幾、同修起居注。公素稟忠義、遭時遇主、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横身正路、風節凜然。時正獻杜公、文正范公、今司空富公皆在二府、公每勸上乘間延見、推誠咨訪。上後開天章閣、屢召諸公詢究治本、長策大議、稍稍施用、紀綱日舉、僥倖頓絶。小人始大不喜、相與巧詆、必期破壞、公常極力左右之。俄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治於合河津以省餽餉者、命公親往相視。使回奏曰、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第減其兵駐并河諸堡、有警呼集、數舍之近耳。兵既減、糧自不乏。詔從之。又奏忻、代州、苛嵐、火山軍并邊民田、始潘美爲帥、患虜時入寇、徙其民以空之、遂號禁地。自景德通好、我雖循舊、而虜人盜耕不已。請募民計頃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耕之、歲可得數百萬斛、邊用給矣。不然、他日必盡爲虜人所有。時并帥耻謀不自己、沮撓久之、其後卒如公請。凡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事、疲俗以安。四年秋、北虜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疑其有謀、議選文武材臣、密爲經畫。二府請輟公以往。即以公爲

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別官吏、使能者盡力。均徙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河漕運、造鏁巇船以絶侵盜、置都作院於磁、相州、一道兵械悉仰給焉。方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爲措置、會文公、范公與同時入輔者終爲讒說所勝、相繼罷去、一時進用者皆指之爲黨。公復慨然上書、極言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怒、協力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龜正亡、無子、妹挈前室所生孤女以歸。及笄、公爲選宗人晟以嫁之。會張氏以失行繫獄、言者乘此欲幷中公、復捃張氏貲產事、遂興詔獄窮治。上爲命內臣監劾卒辨其誣、猶降授知制誥、知滁州事。執政意不快、摭勘官與監劾內臣細故、皆被責。八年春、就改起居舍人、知揚州事。踰年、徙知潁州事。皇祐初、復龍圖閣直學士。二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丁太夫人憂、去職。服除入見、上怪公須髮盡白、惻然存撫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素忌公者恐將大用、乃僞爲公疏請汰內臣、以激衆怒。有選人胡宗堯者、當引對改官⑤。前任本州、嘗以官舟假人、已而經赦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對曰取旨、上欣然令改官。宦者楊永德密奏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援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事。物論不平、上亟開悟、留公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事、留不行、復除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遷右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事。前尹孝肅包公以威嚴得名、都下震恐。而公動必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少風采爲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於此、惡可勉其所短以狥人邪。既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改給事中、充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冬、以本官爲樞密

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登極、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改尚書左丞。公自處二府、益思報稱、毅然守正、不爲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辨、或在上前、必區判是否、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請百端、公常委曲開諭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人多怨誹。至於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其徒尤切齒、日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不恤也。始、英廟踐祚、按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亡者、皆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處其當。上謙恭謹重、命過仁廟大祥、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衆乃言王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經據、方再下三省議、上遽令權罷、俾有司徐求典故。事久不行、臺官挾憤不已、遂持此斥爲公主議、上章歷詆、必請議定。及以朝廷未嘗議及之事、肆爲誣說、欲惑衆聽、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敦諭、知不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爲耻、窺伺愈急。今上即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欲以污公、中丞彭思永乘虛助之。公退伏私居、力請公辨。上照其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辭窮、皆坐[6]貶。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事。熙寧元年秋、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錢法初行、衆議皆言不便、朝廷既伸告誡、公猶請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納本錢、明不取利。又請先罷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不報。三年夏、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累上章辭、句易蔡州、大略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終不附己、俄詔聽以舊官知蔡州事。公在亳、已六上章請致政、上眷惜之、不

允。至蔡踰年、復申前請、志益堅確。上察其誠、命優改官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夫聞公勇退、無不驚歎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爲、襟懷洞然、無有城府。嘗以平心爲難、故未嘗挾私以爲喜怒。奬進人物、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爲稱薦、故賞識之下、率爲聞人。唯視姦邪嫉若讐敵、直前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讒逐、公以道自處、怡怡如也。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於朝、悉錄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隳而不振、陵夷至於五代、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興起之、學者卒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騖、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跡、自極其工。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爲模範。自漢司馬遷没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繼之、氣燄相薄、莫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經術、務究大本。嘗以先儒於經所得多矣、而不能無失。唯其説或有未通、公始爲辨正、不過求聖人之意以立異論。嘉祐初、權知貢舉、時舉者務爲險怪之語、號太學體、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預奏名。初雖怨讟紛紜、而文格終以復故者、公之力也。筆翰遒勁、自成一家、人有得其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以鎮靜爲本、明不及察、寛不至縱、吏民受賜、既去追思不已。滁、揚二州皆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主必遣貴臣押宴、出於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耳。其爲外夷欽服如此。至和中、陳恭公爲相、欲塞商胡決河、使歸横隴故道。公言横隴地已高仰、功大不可爲。未幾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胡水入六塔河。公復上言、六塔素隘狹、不能容大河、若爲之、必潰決、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議、又不用公言。後六塔

堤果壞不成、自博以下數州皆被水患、衆服公先識。在侍從八年、竭誠補益、前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故其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凡兩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根本。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參定大議。方英廟過自謙退、未即承命、事久未決、衆悉危之。公協心開助、忠力爲多。及即位之初、感疾未能聽斷、慈壽預政、事出權宜、公與諸公往來兩宫、鎮安內外、卒復明辟、人無間言。嘗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十一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録跋尾十卷、雜著十九卷。公於物無他玩好、獨好收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用以校正傳記訛謬、人得不疑。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因自爲傳以志之。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户部侍郎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長發、次奕、并光禄寺丞。次棐、大理評事。次辯、光禄寺丞。餘皆早卒。女三人、皆早卒。熙寧某年某月某日、諸孤奉公之喪、葬於某地。銘曰、

噫公之節、其剛烈烈。弼違斥姦、義不可折。噫公之文、天資不群。光輝古今、左右典墳。直道而行、屢以讒蹶。卒寤而知、惟帝之哲。升贊機務、方隅以寧。參議宰政、社稷是經。成此至公、大忠以效。德高毁及、退不吾較。公之來歸、既安且怡。宜報以壽、戾也胡爲。公文在人、公迹在史。惟兹不窮、亘千萬祀。

韓琦撰 《安陽集》卷五〇

校記

①治：原作「法」，據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年版《歐陽修全集》改。

②燕：原缺，據乾隆十一年祠堂本《歐陽文忠公集》補。

③棣：原缺，據右引補。

④千：原作「十」，據四部叢刊本影印明嘉靖本《欒城集》改。

⑤官：原作「觀」，據明郭樸書錦堂刻本《安陽集》改。

⑥坐：原作「至」，據四庫本《安陽集》改。

宋儒碑傳集卷三十五

王素　晁宗恪　尹朴

宋故端明殿學士金紫光禄大夫行工部尚書致仕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户食實封一千二百户謚懿敏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素，字某。其先大名莘人。曾祖五代唐莊宗時左拾遺。祖國初以尚書兵部侍郎知制誥，始家京下，著籍開封。考以太尉相眞宗，幷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封魯、晉、魏國公。景德、祥符間，天下無事，生民安樂，功成垂統，號稱太平，太尉位居朝首，執其政柄，故生極隆名，殁而從享於廟，爲一代之宗臣，盛矣。其薨也，章聖問諸孤，公猶未官，更以嗟惻，始授太常寺太祝。服闋，特遷大理評事。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復召試，擢通判潁州，更懷州、許州，三遷太常博士。近臣薦其材高，復召試，賜五品服。凡三試禁林，當登館閣之選，每以大臣親嫌見抑。出知濮州，年尚少，下觀望。有大姓倚要人横猾，公彈治竟法，吏民聳懾，政有能名。河決，始復故道，轉運使按瀕河之田，檄郡縣增賦。公上言，流散方歸，正宜保息。特詔無得增賦，自濮七州之民皆被惠。秩滿，領宣州，未行，御史中丞孔道輔舉充侍御史。未幾，道輔外補，公亦出知鄂州。荆湖一道，配民率口鬻鹽，公持利害不從，鄂人獨免。徙宿州。慶曆初，夏戎阻命，契丹來渝平，仁宗格以至誠，鄰敵自懷，益修政事，首增諫員，召公自宿知諫院，同判國子監，悉情獻替，多見嚮納。皇子生，將大慶賚，公曰：西師尚嚴，勞臣在邊，士苦戰戍之勤，民疲齎送之役，而金帛散於不急，爵禄加於無功，慶賚非宜。朝議爲止。論天下貢士不得才行之實，請罷糊名，以取誠士。論郡國置學校，擇師官，以漸復里選之法。論中書凡中外奏事不即裁定，輒下近臣集議，蓋執

政者莫肯任咎、爲此紛紛、由是集議稀闊。論請置官三司、會校國計、省諸冗費以不訾。仁宗間御天章閣、召二府、出手詔訪時務、公因列疏闕政十餘條、皆人所難言者。他日帝坐延和殿、特召賜三品服、尋遷天章閣待制、領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時初加按察之名、以假司官之重、奉使者率以苛峻爲稱職、公獨處之以平易、惟貪暴吏莫容焉。故常更易貳稅、致羨錢上供、以自爲勞、公徹其獘。朝廷聞而善之、舉以戒諸路。就遷涇原路經略使、知渭州。有操權者不悅公、伺釁危之。河東轉運使因事被劾、辭有及公者、坐徙華州。按推者與公薄親而不以聞、又坐是奪職徙江州。未至、改汝州、徙潞州。丁太夫人袁氏憂、服除、知兗州。還待制、復知渭州。就拜龍圖閣直學士、還領三班院、遂除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至和二年、仁宗不豫、內外憂恐。秋、大雨水、蔡河堤壞、塹安上門、漂沒軍民廬舍、中旨遣馬軍帥范恪塞朱雀門。公密啓止之、衆心以安。公白、今玆惟宜鎭靜、精察姦盜爾。故獄市無擾、京下肅然。於時識者謂公處動危時得體。閱歲、遷龍圖閣學士、定州路馬步軍都總管、安撫使、知定州。尋除翰林侍讀學士、知益州。益部會府、宴設歲費爲錢數千萬、取給牙校、習以爲常、公爲裁節、所損幾半。川峽用鐵錢、諸鑪歲課、嘉、邛苦之、公請停鑄、而貨幣以平、關市無乏。漢中饑、遣賑廩而後以聞、朝廷適議救恤而奏至、見謂適便宜。公臨下以恕、簡而易從、條教明審、人情安便、故西川之政、蜀人紀之。代還、復知開封府。嘗建請置使院判官、主賦役之政令、置八廂官以決小罪、置發放司勾朱官以檢稽違、後皆施行、稱便。久之請解、領群牧使。請補外、知許州。英宗初、羌入平涼塞、連犯堡塞、朝議擇帥、謂無易公者。除端明殿學士、復知渭州。邊人聞公至、曰、無事矣。羌積服公威信、即解散。既下車、境上

恬然。公三帥平涼、御將卒有恩、闊略不苛急、人皆樂爲用。臨事毅然不可犯也。時謂三邊統率、公稱最。初在平涼、部將蔣偕築堡境外、爲羌要擊、間道竄歸、公貰令復往訖役。總管狄青曰、偕往必復敗。公曰、偕死、君行矣。偕知不可徒還、故以死就功、而堡竟立。有番官密悉天水羌也、粗有計略、群羌所信。前帥欲羈縻之、請以爲諸族巡檢。事下公議、公數其罪、械送本道、中路亡去。諸將請重購之、以絕後患。公曰、是烏足以爲者。不購、亦竟無能爲。一日方燕饗、邊民驚譁、奔入城、將佐請闔門、防姦變。公曰、妄相恐爾。寇至、吾不知耶。傳令敢妄有言者斬。俄而自定、衆服其明決。西陲諸路內屬番部因事質留者、有至老死不得出、公閱其籍、情非甚惡而繫久者、戒諭散遣之、莫不感悅。弓箭手、邊勁兵也、先有千餘家在境上、無城柵、寇至莫自保、公築八堡分處之、老幼感泣曰、自此有生計矣。舊事、弓箭手人騎分領於東西路巡檢、公曰、是屬官但給田、使自衣食。聚而役之、是廢其業。趣使就耕、有警則發之、故戰士競勸、懷於自效。拓州之西南城、濬隍三周、無慮二十萬工、而民不知役、渭人刻功於石、畫像於祠。改澶州廉察、知成德軍、眞定府路安撫使。太原帥缺、上顧謂輔臣、河東節制四路、其議宿望以行。柄臣以公應詔、復端明殿學士、遷尚書左丞、河東四路經略安撫監牧使、知太原府。汾河暴溢、命築諸隄防之缺、曰、匯平晉、勢必及郛。既而水果至、不爲害。年大殺、發公私粟、蠲諸賦、救荒之政甚設、民皆獲濟。還朝、知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以疾請外補、留提舉醴泉觀。復請知汝州。歲餘、疾稍侵、遂請老、以工部尚書致仕。繇博士及此、凡歷尚書省員外郎、郎中、侍郎、幷三遷、中間除諫議大夫、給事中、澶州、青州、觀察使、尚書左丞、而以冬官老焉。故事、致仕雖三公、無兼職者。朝廷初立親制、

公首以學士就第。公宰相子、自勵學問、潔操行、與游皆時俊、故朝論不敢以世家子弟等比。臺省清要官缺、物望必及之。資尤勁、善談論、及爲御史諫官、論事上前、不撓權勢、不顧嫌忌、稱爲敢言。侍讀經閣、至於前言往行、必精切開說、因以諷勸。仁宗常命公悉上御史諫官時所論事、間省閱之、蓋有簡于上心者深矣。晚之涇原、英宗面諭曰、朕知學士久矣。邊有警、其勉以行。且及進用意。公還在道、英宗疾大漸、猶問輔臣、王某至何所。公至、會英宗上僊、遂赴眞定。上亦舊聞公名、其往汝州、謂之曰、汝非卿所宜處、從所便爾。性愷易、無城府、善與人交、久而彌篤。早從公游、及所嘗獎薦、至於幕府文武間登公卿、或至將相、而公處之自如也。熙寧六年三月甲寅、薨於京師、享年六十有七。上聞、爲輟視朝。奉常易名曰懿敏。公生長富貴、及解紱私第、葺虛齋、悉屏平日玩好、陶器野服、放懷方外。至於啓手足、神志不亂、泊然怛化。五月庚申、歸葬文正公先塋。文集二十卷、藏於家。娶李氏、同安郡夫人、禮部尙書維之女。滕氏、安康郡夫人、給事中涉之女。張氏、永嘉郡夫人、太傅士遜之女。九男、厚、將作監主簿、早世。固、大理評事。堅、光祿寺丞。鞏、本、碩、大理評事。凝、秘書省正字。常、奧、將作監主簿。二女、適將作監丞李祥、文居中。僕與公義兼姻友、故得詳爲紀述、後之載筆者有以傳信於斯文。銘曰、

宋有賢相、太尉魏公。昭事乃辟、於變時雍。公其才子、祇服是似。泱泱大風、德音載韙。惟國之良、於朝有光。令問令望、金玉其相。御史諫官、世家鮮處。帝曰惟才、獨蒙察舉。不將不迎、直躬以行。思我王度、尙有典刑。國之重防、守在三邊。公秉帥節、于蕃于宣。卒乘輯睦、農狎於野。赤囊弗馳、壺歌以雅。英皇有言、公余舊知。圖任共政、既面命之。召自平涼、綴衣已沒。攀胡靡及、朔門復軷。巖廊訏謨、匪咎匪誅。

時莫我與、將誰不如。汝海之行、依依懷止。篤言于歸、遂致君事。幅巾虛齋、蕭然遺照。回閲平生、恍如夢覺。人生而靜、泊湛諸情。公將北首、靜如厥生。聖人貴眞、眞謂性命。公乎庶幾、知終以正。

王懿敏公素墓誌銘

張方平撰　《樂全集》卷三七

公諱素、字仲儀、故宰相王文正公之子、其先大名莘人也。皇曾祖魯國公諱徹、皇祖晉國公諱祜、皇考魏國公諱旦、皆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秦國夫人田氏、祖妣徐國夫人任氏、秦國夫人邊氏、妣榮國夫人趙氏。維公皇考、實相眞宗於景德祥符之間。當是之時、天下衣食滋殖、百官各任其職、而兵革不加於四方、可謂賢相矣。方其薨、公猶未官、朝廷錄孤、以爲太常寺太祝、遷大理評事、同勾當太府寺斗秤務。天聖五年、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又召試、得通判潁州、更懷州、許州、累遷太常博士。又召試、得五品服。且宰相子比皆用試、得帖館職、公獨以大臣親嫌、故抑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濮州。運使欲加賦瀕河之田、公言、日者河決本道、而民困於失職、今大河新還、流者猶未盡復、可益以重斂乎。於是詔自濮七州、毋得令民過出租。以都官員外郎知宣州。御史中丞孔道輔薦以爲侍御史。道輔出、亦出公知鄂州。罷配民計口售鹽、鄂人德之。以職方員外郎知宿州。慶曆二年、改兵部員外郎、知諫院、同判國子監。仁宗方留精政事、思聞朝廷得失、御筆親除諫官、而歐陽修、蔡襄、余靖與公相次進用。公起少年、蒙上所知、輒遇事感發。嘗言、凡朝廷欲有所更、其初不出於士大夫之論、則中書不敢以自行。願陛下收威福之權、明利害之分、事如無可疑、毋須下議兩制、徒爲紛紛也。禮部取士、不詢采行實、顧文辭漫漶、不足以應務。請郡國置學、擇明師使通知經術、稍近三

代里選之法。自景德以來，較今內外無名之費，數倍於前，請置官三司，量一歲所入，其用非急者，皆省去之。會皇子生，議欲因赦，百官進官，大賞賚諸軍。公又言，方元昊叛，契丹數有所求，縣官財用不足，宜留金繒以佐邊費，謹官爵以賞戰勞。其議爲公止。仁宗間御天章閣，出手詔問兩府大臣所以興治革弊之方，公又大疏時政姑息十餘事，皆人所難言者，末以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爲戒。它日曲召諫官歐陽修與公等四人面諭曰，卿等皆朕所自擇，數論事無所避，特皆賜服章，非繇宰相言也。於是賜公三品服，除天章閣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時初置按察，諸路皆以苛爲明，獨公爲不苛人，然貪吏蓋有自投去者。罷覆折二税羨緡數十萬，朝廷因以戒諸路。以刑部郎中爲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知渭州。未幾，坐嘗屬河東轉運使劉京市材木，制下御史臺，京自以己坐得罪而公所市無私明①，猶降公知華州。既而言者又以謂公與監察御史裏行閻詢爲連姻，方置劾時，不以其事聞。既奪詢裏行，亦落公職，知江州。未行，改汝州，更潞州。丁太夫人袁氏憂，服除，知兗州，復以天章閣待制知渭州。即除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還判三班院，以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至和二年秋，大雨壞蔡河，水入都城中，密詔馬軍都指揮使范恪障朱雀門。公違詔止之，曰，方上不豫，軍民廬舍多覆壓，奈何障門，更以動衆耶。公於時晝夜檢訪姦攘，都下爲之肅然。嘗②建請置使院判官主熟事，置八廂官決輕罪，置發放司勾朱官以檢稽違，後多見施行。以龍圖閣學士爲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廚傳之費，前後日加豐而不知約，故輸者亦加困而不能勝。公爲一切裁約之，省其費過半。鐵錢唯行於兩川，歲加鑄無止，故錢輕而貨重，商旅

不能通行。公爲罷鑄十年、而物價差以平。利州路饑、公遣發廩賑救、民得無流徙、詔適下而公奏至、上數稱嘉之。公爲政在便人情、蜀人錄公所行爲王公異斷。復知開封府、爲群牧使、知許州、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尙書工部侍郎。英宗初、再遷兵部侍郎。治平元年秋、敵寇靜邊寨、權涇原帥陳述古與副總管劉几議進兵不合、敵寖圍童家堡。天子西憂、以端明殿學士又知渭州。既入見、英宗諭曰、朕知學士久、今邊陲有警、顧朝廷誰可屬者。其勉爲朕行。於是番酋故老、皆歡呼越境、望公之來。比公馳至、則敵解圍去矣。公屢帥涇原、馭將卒有恩、無不得其歡心。又善料敵情、故塞下戍常少、而積粟至十餘年。嘗廣渭之西南城、濬隍三周。屬羌間以土地來獻、公悉募置弓箭手、其行陣出入之法、身自督教之。其居舊皆穿土爲室、寇至、老幼多焚死。公爲築八堡、使其居足以自保、而父子皆感泣曰、誓不敢忘我公之德。所部東西兩路巡檢、皆分領弓箭手、不得以自便。公曰、此豈前日募民兵意耶。悉使散耕田里、遇有警則發之、故其涵養士氣、名爲勇悍、它路莫能及。原州蔣偕說宣撫使范仲淹築堡大蟲巉、堡未完而敏珠爾密臧伺間要擊之。偕輒從間道遁歸、伏庭下、當以軍法論。公貰、令復往。總管狄青曰、彼方據險設伏、以待官[3]軍、偕[4]輕而無謀、往必更敗。公曰、偕死則俱往。青計不得行、偕卒能以死致其首、完所築堡而還。番官密斯噶、本天水羌也、嘗與敵爲用。始州欲羈縻之、因請以爲十族巡檢。及下公議、公即聲其罪、械還本族。既而叛去、諸將曰、不重購之、後必爲邊患。公曰、吾在邊、敵未嘗敢輕入、密斯噶何爲也。公一日燕堂隍、邊民悉驚走入城、諸將曰、使姦人亦從而入、必將舉而內應、不若拒之弗內。公曰、若拒之、東去、勢必搖關中。當且納之、固知敵不敢犯我、此必有姦言

動之者。乃下令曰、敢復有言敵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其傳果妄也。諸將皆服、莫如公所料。改澶州觀察使、爲眞定府路安撫使、知成德軍。今天子即位、移青州觀察使、復以爲端明殿學士、遷尚書左丞、爲河東四路經略安撫使、知太原府。會汾河大溢、公曰、若壞平晉、遂將灌州城。乃命先具舟栰、築堤以扞城。一夕水果至、人得無恐。至今人每遇公所作堤而留歎之。晉薦饑、公勸大姓出粟、活殍者十餘萬人。及公去、州人泄馬首環泣、終日不得前。又改徐州觀察使、辭不拜、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以疾求補外、留兼提舉醴泉觀、又知汝州。歲餘、乃言、臣被病久、顧不能任君事、願還政於朝。遂加工部尚書致仕、職如故。故事、致仕雖三公無帶職者、朝廷方施用新法、公首以學士就第、時人榮之。公少慷慨有大志、人不敢以貴游子弟遇之。及顯在朝、敢言天下事、數擊姦佞上前、其言不屈於勢權。然廑於薦士、雖武夫處士、常急於引拔。與人交、周旋無不至、不藏怨於人。凡所與游、皆一時豪賢、稍稍去至公卿者、多出公後。慶曆中、朝廷患政事因循日久、二三大臣因與共謀、盡更前之所爲、而間至於不次用人、於是論者皆指以爲朋黨。及大臣去者、人莫敢以爲言。公嘗[5]獨言富弼、韓琦、范仲淹皆有重望、宜復召用、處之以不疑。仁宗嘗命公悉上爲御史、諫官時所言事、留觀殿中。公晚之涇原、英宗許以大用。公還在道、大臣入問上疾、數問王某幾日當至、間又趣令入見。公至、會英宗大漸、又俛而去國也。公在渭與蜀、尤有愛於民、皆圖公像而生祠之。公歷撫三路、歲且久、未嘗一朝用兵。夫厭難於機先、與收功於後、其孰爲愈哉。公亦不自有也。熙寧六年三月甲寅、告公薨、輟視朝一日、有司謚公曰懿敏。其年五月庚申、葬公開封縣新里大邊村文正公原下。娶李氏、禮部尚書

維之女、同安郡夫人。又滕氏、給事中涉之女、安康郡夫人。又張氏、太傅士遜之女。永嘉郡夫人。子男五[6]人。厚、進士及第、早卒。固、大理評事。凝、秘書省正字。常、粵、將作監主簿。女二人、適將作監丞李謹、文居中。所著文集二十卷。余與今參知政事馮公當世少從公游、及公薨、余自次公平生所爲作之銘、而當世爲公書、既又樞密相文潞公爲篆公之銘蓋皆不待公子之所求。然則觀公之於人、亦其至哉。余雖不能文、得附見於後世以信其人、庶幾公爲不忘焉。銘曰、

允文貞宗、魏公經之。列公配食、後人是詒。分發匪馮、遇也尚少。進擊姦回、其孰不撓。三遷逶長、往御貔虎。一旅不驚、終公之去。公去幾何、寇猖在野。造幾折謀、皆出公下。治平之初、必進謂公。儀儀來還、孰謂不逢。公猶有施、公則思止。尚書端明、顧豈不煒。公言猶新、刻詩在珉。作之謂誰、惟時三人。

光祿少卿晁公墓誌銘

王珪撰　《華陽集》卷五八

公姓晁氏、其先家[7]濟州之鉅野、今爲開封祥符人。皇考諱遘、尚書駕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皇祖諱佺、贈太傅。皇曾祖諱憲、贈某官。公諱宗恪、字世恭。少以世父太子少保、贈某官、謚文元、諱迥恩、補將作監簿、十四遷至光祿少卿、歷監單州應天府酒稅、知蘇州之常熟、婺州之蘭溪縣事、通判安州、杭州事、知通州、虔州、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公事、又知信州、泉州。享年六十有三、熙寧二年某月某甲子卒於官、四年某月某甲子、與其夫人某縣君閭丘氏合葬於揚州江都縣之廣陵鄉。公爲人樂易慈恕、寡言笑、人不見其喜怒、遇事果於有爲、人亦罕能及者。其爲常熟、修學校、理溝防、人賴其利。爲蘭溪、繩姦字窮、境內和洽。通判安州、州[8]政待公而決。通判杭州、州將矜己自肆、上下莫

能變、公徐與之論可否、語平而氣和、將畏且從也。由是、上下倚公以治、至今杭人稱之。其爲虔州、州近鹽、多盜與訟、公至、修弛廢、督姦強、威信盛行、盜不敢發、而獄無繫囚。及在廣南、其用法常寬、而欲人自避、曰治有先後緩急者、謂此也。其視部吏、孜孜恐失一善、而惡人亦莫敢犯公法。其爲通判如廣南、爲信州、泉州如虔州、所至人皆安公之政、而去常思之。蓋公之行己居官而見於事者如此、而其大抵則於仁厚最隆也。母張氏、壽安縣太君。子男二人、曰仲景、海州司理參軍。曰仲孺、試將作監主簿。孫男三人、曰端復、曰端儼、皆太廟齋郎。曰某、未仕也。女六人、長適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曾鞏、銘公墓者也。次適某官劉某、某官高元振、某官燕若濟、今存惟燕氏婦、餘早世。閭丘夫人爲身治家皆應儀度、卒於公歿之明年某月某甲子。公歿、家無餘財、而仲景、仲孺皆謹厚自刻厲、能世其先人、於是又知公之教行於其家也。銘曰、

晁世來西、大自文元。有卿有公、繼屬綿綿。曰卿謂誰。時維光祿。作其德音、光⑨於外服。其光伊何。有善自身。匪飾匪雕、璞玉之純。治有恩威、時其張弛。彼畏此懷、吾寧一理。於虔於泉、於嶺之南。里安戶擾、罔有不咸。宜壽而昌、胡不百齡。尙茲介祉、維後之成。

曾鞏撰 《元豐類稿》卷四六

故河南尹君墓誌銘 并序

河南尹君名朴、字處厚、師魯之長子也。幼博學能文、通春秋、知古今、議論根蒂經史、明白是非、雖先達父友、皆竦然屈服、不敢以齒少遇之。師魯高文大節、當世師仰、居家未嘗不以古聖賢之道誨其子弟。故處厚不獨天性超絕、以承父之教、薰炙漸漬、而至於大成焉。嘗一舉進士、誤爲有司所絀。反笑曰、是豈足以盡吾才耶。師魯勉以應制舉、於是

所記益廣、所舉益深。師魯每嘆曰、吾道之克傳、吾門之所寄、在此兒也。慶曆中、余與今樞密副使田公元均奉詔宣撫陝西、時搢紳草澤上書以方略言者數百人、余請田公第其高下、而獨取布衣趙仁濟者爲第一。然怪其所論特奇、疑非仁濟言。既而知處厚代爲之、田公驚而謂余曰、尹氏有子矣。尹氏有子矣。自是余常稱於公卿間、謂其學必能繼師魯、其才必爲朝廷所用。不幸年二十五而亡、良可哀已。師魯諱洙、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以譏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未起而卒。處厚娶王氏、再娶宗氏。一男曰渙、一女尚幼。處厚將從師魯之喪、葬於緱氏也、其從弟材來告曰、伯父以公之知處厚也、嘗屬材曰、異日當請銘於公。今葬矣、敢以伯父之言告。乃爲銘曰、

維壽維夭、達者一焉。愚壽而滅、賢夭而傳。嗚呼處厚、孰短孰延。吾疑禍福、不主於天。惡兮不折、善兮不年。天果主耶、胡爲而然。

韓琦撰《安陽集》卷四七

校記

①明：原作「民」，據武英殿聚珍版書本《華陽集》改。

②嘗：原作「當」，據右引改。

③官：原作「臣」，據右引改。

④偕：原作「皆」，據右引改。

⑤嘗：原作「常」，據右引改。

⑥五：原作「九」，據右引改。

⑦先家：原作「家先」，據《讀書記》、顧校本、章校本乙。

⑧「州」上原有「安」字，據元大德八年刻本《元豐類稿》刪。

⑨光：原作「先」，據明嘉靖四十一年刻本《元豐類稿》改。

宋儒碑傳集卷三十六

范鎮

端明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致仕柱國蜀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五百戶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忠文范公神道碑①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端明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范公薨於潁昌府私第之正寢。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諱鎮、字景仁。其先長安人、六世祖始葬成都之華陽。皇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公其季也。薛奎守蜀、召置門下、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大奇之。還朝、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士、異時當以文學節行爲世名臣。故相宋庠與弟祁一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前此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者必抗聲祈恩、必擢上第。公得乙科、拜敕而還、初無一言、自是士人始以自陳爲恥。釋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入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表爲東②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不求進取、特除直秘閣、爲開封府推官。擢拜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官吏兵之數、酌取其中、歲爲常度。以賦入十、七給其用、儲其三以備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與三司同制國用。溫成皇后葬、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

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異議狀。時有詔、凡由內降不如律令者、令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五六人。公乞正大臣不奉詔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護葬事者、皆遷內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誥敕。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私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待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奏減任子及令宗室屬疏者補外、雖不即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議。神宗性寬仁、言事者多務訐直、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略細故。御史劾奏宰相陳執中嬖妾笞殺婢、欲以逐執中、而未得也。又繼言執中有禽獸行、以必其言之行。公獨論、今陰陽不和、百姓困窮、執中當任其咎。御史乃以不可名之大惡加宰相、即朝廷聽之、非所以重國體、厚風化也。群御史怒、共劾公阿附宰相。公挺然不顧、以排衆論。識者謂嬖妾笞殺婢、執中實使笞之、於法爲輕、所言大惡、理難驗白、不可以空言疑罪謫宰相。公所言深得諫臣之體。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不豫、中外惴恐。公獨奮曰、天下事有大於此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眞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國家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眞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秩而試養宮中、以係天下心。章十九上、其言危切、聞者莫不股栗。因闔門待罪。會除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不受、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刑獄、同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其後英宗進位皇嗣、纂承大統、實自公發之。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除右諫議大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大行皇帝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相官、除翰林侍讀學士。未幾、復入翰林。中書奏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府議、以爲宜稱皇伯、非執政意、令理官檢詳典故

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凡稱帝號及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制及漢儒論議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會歲飢、公至、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陳人德之。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群牧使、勾當三班院。實錄書成、遷戶部侍郎、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敕。其後旋刊去、職司寖廢。請復舊制。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及於宋、最爲近古、不可改。且陛下疾富民多取而行之、亦與五十步笑百步何異。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奈何經國計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至與安石互爭論於上前。韓琦上書論新法非便、安石令送條例司駁其議。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法、詔命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言不用不肯就職、上疏辭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自內出、不由門下。公自劾、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實臣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詔舉諫官、公以蘇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舉孔文仲應賢良。文仲對策、言新法之害。安石怒、罷遣還里。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公年六十三矣、即上疏曰、言不行、無顏復立聖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言安石以喜怒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法。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原官致仕、議者不以少公而罪安石焉。公既罷歸、惟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其謝客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即位、遷光祿大夫。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顧

命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褒贈。公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雖顏子無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其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承務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公固辭不起、改提舉嵩山崇福宮。數月復告老、進銀靑光祿大夫致仕。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乞訪求眞黍以定黃鍾律。几即用李照樂加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几功也、臣何與焉。及致仕、請太府銅造鍾律斛等器上之、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時二聖御延和殿同觀、賜詔嘉獎、命付太常。會公薨、不果行、享年八十一。公清直夷坦、遇人以誠、恭儉寡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平生不道人過失。及在上前論議、爭大體、決是非、色溫而詞確、不少回屈。蔭補先族人而後子弟。鄉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兄鎡卒、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求之二年、乃得、曰、吾兄異於人者、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郎。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其爲文章溫潤簡潔、如其爲人。與修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曆、類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卻胡騎、及奉使契丹、敵相謂曰、此長嘯公也。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書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勳至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今爲左奉議郎、通判汝州。次百嘉、承務郎。次百歲、太康主簿。幷先公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右司諫吳安詩而卒。孫男十人、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

公晚家於潁昌府，其薨也，遂葬於汝州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以夫人李氏祔，實元祐四年八月己未也。予少誦公之文章以爲師，長慕公之行義以爲友。晚同里巷，出幷輿、燕同席，周旋游處，且幾十年。然後又知文章之美、行義之高，特公之餘事。於其銘也，略其細而著其尤章章者云。銘曰：

文、君子之風。疇其若兹，范姓蜀公。公生下國，懷道□□□□，自天降衷。□□□□，斯德之充。又溥以而東。振藻天庭，其文加雄。不矜其詞，允蹈以躬。乃陞諫垣，啓帝之聰。乃踐翰林，爲時所宗。言人之難，舉國之重。不爲威屈，不以利動。樂有未正，禮有未中。公以爲憂，或糾或諷。委位遺榮，曾不旋顧。晚非其好，謝事而去。清池華屋，來燕來處。銜觴賦詩，笑傲仰俯。逍遙以終，無愧無懼。我銘其德，以表新墓。後有仕者，視公爲矩。

韓維撰　《南陽集》卷三〇

范景仁[3]墓誌銘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爲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既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

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璲、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曰鍇、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者、鎡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爲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爲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脩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秘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句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

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疏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訐以爲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獨奮曰、天下事尙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眞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

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袷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句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駮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敕、其後刊去、故職寖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

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駮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④、公皆封還其詔書⑤。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期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即位、

遷光祿大夫。初、英宗即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即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即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雖顔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淸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爲著作郎、謁告省公於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6]。公[7]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8]。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眞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淸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奬、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9]年閏十二月癸卯家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即位、

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愼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鎡卒於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三⑩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脩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曆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勳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朴、長社⑪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於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於汝之襄城縣

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祔。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秘、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嗟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忘民、民不汝忘⑫。君實既來、遁歸於洛。縶而維之、莫之勝脫。爲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於汝。子孫不忘、尙告來者。

蘇軾撰《蘇文忠公全集》卷一四

范景仁傳

范景仁名鎭、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爲人和易修敕、故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并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

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爲恥、舊風遂絶。釋褐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守西京、不欲使與下吏共勞辱、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爲東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又用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霓爲入聲、謂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爲景仁積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辯。爲校勘四年、應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秘閣。未幾、以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以采名、或緣愛憎、汙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體、自非關朝廷安危、繫生民利病、皆闊略不言。陳恭公爲相、嬖妾張氏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不能得、乃誣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景仁以爲阿附宰相。景仁不顧、力爲辨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韙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日不知人、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相倚仗莫敢發言。景仁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捨此不言、顧惟抉擿細微以塞職、是眞負國、吾不忍也。即上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周王既薨、眞宗取宗室子養之宫中。陛下宜爲宗廟社稷計、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繫天下人心。章累上、寢不報。景仁因闔門家居、自求誅譴。執政或諭以柰何效干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安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爲去就之決哉。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⑬

故畏避而爲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爲身計亦已疏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爲之股栗。尋除兼侍御史知雜事。景仁固辭不受⑭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復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姦言已入、爲之甚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易。況事早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它日不難於今日乎。謂今日姦言已入不可弭、他日可弭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奏章者十有七、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修撰。頃之、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英宗即位、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大迕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百官議之、意朝士必有迎合者。既而臺諫爭上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今陛下既爲仁宗後、若復推尊濮王、是貳統也。殆非所以報仁宗之盛德。衆論鼎沸、執政欲緩其事、乃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常寺、即具列爲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制、臺諫議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邪。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柰何更以爲罪乎。會宰相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按、不合故事、加侍讀學士、出知陳州。今上即位、復召還翰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變更祖宗法令、專以聚斂爲務、斥逐忠直、引進姦佞。景仁上疏極言其不可、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即不用臣言、臣無顔復居位食祿、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

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介甫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娱。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爲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興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彊[15]。嗚呼、嚮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然[16]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焉。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爲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眥、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爲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畔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況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吕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司馬光撰　《温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六七

校記

①題下原注：「見范氏所藏石本。」
②東：原作「通」，據明祁氏澹生堂鈔本《南陽集》改。
③《皇朝文鑑》卷一四三「景仁」作「蜀公」。
④析：原作「折」，據右引及宋刻大字本《東坡集》改。《宋史》卷三三七《范鎮傳》亦作「析」。
⑤書：原缺，據右引補。
⑥與：原爲空格，據右引補。
⑦公：原爲空格，據右引補。
⑧几：原作「凡」，據宋刻大字本《東坡集》改。下同。
⑨三：原作「二」，據右引改。案：元祐二年無閏十二月，元祐三年有，《文鑑》是。
⑩三：原作「五」，據右引改。
⑪社：原作「杜」，誤，據右引改。
⑫汝忘：原作「忘汝」，據右引改。案：「忘」與「公在潁昌」之「昌」爲韻。
⑬大：原闕，據明刻本《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補。
⑭受：原作「變」，據右引改。
⑮彊：原作「疆」，據右引改。
⑯然：原無，據右引補。

宋儒碑傳集卷三十七

郭友直　趙抃　趙宗顔　韓琦

邛州處士郭君墓誌銘

余少時與郭周田蟠叟同學西州、交游甚熟、知其父處士者之爲人、常愛之。處士今既死、蟠叟求余銘其墓。處士諱某、字某。自言本汾陽忠武之後、子孫流落居蜀、不知凡幾世。占名於邛。家素饒財。處士少任俠、倜儻①無畛域、善格五意錢之戲。每入市、群豪朋來、從隨上下、酣飲謳歌、器譁擊鞠。弄鷹犬罷、即入隱坊、與其徒投五木、爭繪綵金貝。一擲不盧、遂推去不顧藉。時亦勝人。不貲、爲寒士巧乞、盡畀之、不以爲己物。故義聲錚然。不瑣瑣治家事、人語之、處士曰、爾焉知我。但我業此、而所恃者、我有子矣。異日教之、使立千萬人上。令曉道義、善文章者、爭來推高之。視此、詎不若爾曹占田藏鏹之無涯哉。我豈欲效里閭庸人、旦暮齷齪、經營後時、不使寒餓計耶。於是出蟠叟、令力學。蟠叟才冠、便知名、四方所友、皆當世才傑。處士之高識、自此愈遠聞。處士晚好讀書、尤於班、馬二史爲精深。與人議論、牽引證據、甚可聽。治平三年四月十一日、忽被病、遂不起、年七十五。其配文氏、生蟠叟、後一年亦卒、年若干。治平四年十月一日、蟠叟葬之於臨邛縣思君鄉豐義里息頭山。蟠叟蓬頭蠒足、披風露、踐泥潦、晝夜號哭、負土爲墳。凡三年、遠近觀者、日日來不絶、歎喟嗟悼而去。銘曰、

人生常患己之所欲樂爲、而禮法從而攖之、擱然如囚、曾不得恣肆而自嬉。若處士者、少脱略而無羈縶、遨一世、而胸中不置乎險夷。以壽而返兮、群口爲之齎咨。發其慶以昌後兮、其子宜之。

文同撰《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八

趙清獻公神道碑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屼除喪

來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産、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爲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爲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爲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無爲、坐視其成②、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爲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爲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爲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爲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縣、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瘐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爲孝弟、處士孫處爲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

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己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溫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爲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吳充、鞠眞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眞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眞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脩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充、眞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溱[3]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恟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睦歲爲杭市羊、公爲移文卻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公爲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

食相饋餉、衙前治廚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鍊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啓。宋庠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脩鹽法、疎鑿灨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④柰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

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爲從者宜特黥配。及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它、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諲除轉運使、陛辭、上面諭曰、趙某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某爲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説。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爲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去。至蜀、默爲經略、而燕勞閒

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愼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劍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蠭聚境上、肆爲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喻之曰、人不可用、用[5]三牲可也。使至、已縶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讙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飢、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飢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堙圮、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爲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爲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屼通判溫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榮之。屼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屼提舉浙東[6]常平、以便其養。屼復侍[7]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

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岏⑧、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即屼也、今爲尙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己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爲養氣安心之術、翛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屼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眞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未有聞。黄霸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産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蘇軾撰　《蘇文忠公全集》卷一七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誌銘

惟遂昭裕公宗顏、字希聖、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長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六宅使、改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領復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郢

州防禦使、拜衛州防禦使。公好學、通王氏易、喜爲詩、藏書數萬卷。性聰敏多能、至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説、所學必通。履行修謹、未嘗有過失。每燕見、侍上讀易賦詩、數賜器幣、詔書褒美。嘗召宴太清樓、賦裸玉詩、爲諸皇子第一、上尤嘉賞、賜繒綵二百段。有詩集十卷。至和二年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貴人押國醫治之。既薨、輟視朝一日、敕有司具駕、將視其喪、以雨不克。遣中貴人厚加賻卹、乃贈昭信軍節度使、太常考行、謚曰昭裕、權厝於東法濟寺。夫人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男三人、長曰仲連、右千牛衛將軍。次曰仲丹、仲鈞、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且、今亡。次適內殿承制、閤門祗候郭士選。次二亡。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而通、行益修。中充實、外譽優。見於言、帝所褒。雖不克施於事、斯可以銘諸幽。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七

宋故推忠宣德崇仁保順守正協恭贊治純誠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京兆尹判相州軍州事□□□□□□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六千八百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贈尚書令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廷韓公墓誌銘 并序

熙寧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永興軍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行京兆尹、判相州軍州事、魏國韓公薨於正寢、享年六十八。上聞震悼甚、罷三日視朝、贈尚書令、詔配享英□□□、臨後苑發哀音過常數、遣使弔問其孤、賻物加等。又令其家欲有所請而在著例外者、一一條上、後皆從之、親族拜官者十人。

以其兄子正彦知相州。命太常丞集賢校理李清臣祭以中牟、遣入內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監護葬事、又遣勾當龍圖天章寶文閣、入內供奉官張懷德增修墓兆、斲石以爲幽堂、其費皆給於官。有司考行、諡曰忠獻、以□□□□月二日葬於相州安陽縣豐安村祖塋之西北。歷觀前世天子於勳舊大臣飭終恩禮、未嘗有如此之厚也。自公之薨、不間遠近少壯耆艾、聞之者罔不失聲咨嗟、涕泣相弔。儻非有利澤嘗濟於天下、仁厚忠恕之德感人之深、孰能至於是乎。前葬、其孤以公之功實善行之錄具書來授、請銘公墓。竊惟公之勳業名德載之鐘鼎、書之功錄、傳之四海內外、□□□□□□霆之音、常在人觀聽、則垂之百世而益彰、又何必資淺陋朽拙者之言然後傳信。然壙必有銘、薦、公之故吏也、義不敢以衰病不能辭、謹考次始終大節以書。韓本出姬姓、至厥爲晉正卿、諡曰獻、其後子孫散居他土。博陸之韓、蓋其後也。五世祖乂賓而上、皆葬博陸。乂賓仕唐爲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左庶子、以博學富文辭聞於時。高祖昌辭爲鼓□□□□□璆爲廣晉府永濟令、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齊國公。夫人史氏追封齊國太夫人。祖構、仕本朝爲太子中允、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燕國公。夫人李氏追封燕國太夫人。父國華終右諫議大夫、爲世名臣、國史有傳、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魏國公。夫人羅氏追封魏國太夫人、所生母胡氏、追封秦國太夫人。皆葬安陽。公遂爲安陽□□□□□圭、少敏悟過人、不煩師教而強學自立、謹重修潔、未嘗爲出防表嬉縱事。始冠、天聖五年登進士甲第、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踰年、遭秦國憂、居喪以孝聞。服除、遷太子中允。明道初、召試學士院、遷太常丞、直集賢院、監左藏庫、爲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改度支判官、

遷太常博士。景祐五年、拜右司諫。供職始對、諷仁宗明得失、正紀綱、近忠良、□□□□□□久疾。廢朝謁、而日至中書視事。復同列議論不一、事多留積、又內降數出。公連抗疏極論、仁宗爲罷中書執政、內降而止。詔參議雅樂、而阮逸輩黍尺之法無所考據、奏罷之。公爲諫官三年、時政之闕、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前後七十餘疏、天子以爲忠、故多嘉納。五年、與三司同定茶法、又裁省國用、轉起居舍人、知諫院。寶元二年、拜知制□□□□□□□品服。益利路饑、爲體量安撫使、活兩路饑人一百九十餘萬、掊尅之害、一切蠲去、蜀人懷之。還朝、屬趙元昊初叛、邊將失律、仁宗自選公爲陝西安撫使、北馳至高奴而賊巳引去。將士皆傷夷之餘、垂頭喪氣、居人惴惴未寧、公乃籍戰死之家、厚加賻恤、又列其當贈錄者聞於朝、更選材武之士、以張兵勢、修嚴戰守之備、以固邊圉人情。□□□□□□□敗將死、猶叱賊而小人誣其降、遣御史置獄以按之、公力爲辯其冤、平由是始得褒贈、家亦被恩。使還、康定元年遷樞密直學士、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總管司公事。明年春、按部至涇原、聞元昊遣使乞和、公戒諸將曰、此兵法所謂無約而請和者謀也、正欲欵我而來犯塞耳、宜益嚴其備。方會兵瓦亭、而賊巳寇山外、公疾馳至鎮、省軍指□□□總□任福曰、賊必由此路往來、此地得形勝、可處高而陣、以壯兵勢。賊遠來、利在速戰、必不能久留、當整衆持重以挫其銳。待其歸則擊之、未歸勿得輒擊。既行、公又以其檄戒福曰、違節度、有功亦斬。福愚勇、始見賊、殊不遵節度、屢貪小利、驅衆以深逐、不知其誘也、遂戰歿。大帥夏文莊公遣人收兵、得公所與檄於福衣帶、以聞、安撫使王文安公亦以是言□□□、罪在裨將、止下遷公右司諫、仍舊職、知秦州。數月遷舊官、俄進尙書禮

部郎中兼秦隴鳳翔階成州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兼經略安撫沿邊招討等使。慶曆二年、改秦州觀察使。秦之城素狹隘、民居兵營半在城外、公奏築東西二城以環之、一物不取於民。十月、復爲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十一月、充陝西四路沿邊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等使。駐涇□□□師、所遣戍兵類多孱軟、而土兵勁律耐勞苦、公乃奏增置土兵而稍減屯戍。公護邊久、恩信周洽、士賈餘勇、與范文正公志同氣合、一歸於忠義、乃共謀出師、取橫山、恢復河南舊地。會元昊乞稱臣、遂未發。仁宗知公勤勞甚久、嘗賜密詔、先諭以初往之意。明年、與范公同召拜樞密副使、五上表乞守邊、不從。既至、與范公復陳取橫山之策。而元昊已□□□止□雖納款、猶敢妄有邀求、欲自建元、爲父子呼吾⑨祖、使人與陪臣爲列。二府緣此、欲議其輕者從之。公獨曰、此皆非人臣禮、不可許。後遂殺其禮爲夏國主云。仁宗方勵精庶政、手詔中書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其言之可行者、宜以時條奏。又開天章閣賜坐、咨訪當世急務。公上十數事、其略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才、去冗食、慎入官、言未及大施、而不便於己者毀已興矣。富鄭公宣撫河北還、將至國門而命守鄆、公奏曰、弼忠亮少與今天下不聞其過、使還咫尺不得一望清範、少陳策畫、而責補閑州、臣竊爲陛下惜之。不報。前此鄭文肅公領四路、以劉滬、董士廉城水洛、涇原帥尹洙言非便、詔止之。俄鄭公罷四路而猶移文二人者城之、洙乃遣總管狄青□□□□□□□士廉係獄、青欲斬之而洙不許、鄭公極語論救於朝、公乃上十事、以數二人者之罪、然卒薄滬等責。後士廉詣闕訟其事、而執政左右之、復城水洛、時同進數公皆已相繼罷去、公亦懇求補郡。五年、除資政殿學士、

知揚州、遷給事中、徙鄆州、又改成德軍。八年、河朔始分四路、移定州路都總管兼安撫使、兼知定州。從來守將皆武人、安於無事、□□□□□益驕縱。公至、修明軍政、剗除宿弊、士卒犯令或稍涉暴橫、則立斬以徇、連營惕息、皆怗怗以就律、至不敢大聲高語。考李衛公遺法、爲方圓鋭三陣以教之、軍聲烈烈、震懾虜廷。楊懷敏建言禁并塞山林、公私不得樵採、居人亡去者十六七、公奏開其禁。會大水、歲饑、夙夜竭力以修荒政、豫儲菽粟、設區處以待流徙之民、遠近歸之者如市。至春獲給路□□□舊業、全活者不可勝數、優詔褒美。皇祐元年、拜資政殿大學士、遷尚書禮部侍郎、又拜觀文殿學士再任。五年、授武康軍節度使、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兵馬都總管兼知并州。北虜謀侵我天池之境、公遣將蘇安靜至塞上、召虜人諭之曰、爾昔嘗借我天池廟焚香、文移具在、今何得妄言爾地。虜人屈伏、遂并退連冷泉村地十餘里。又代北舊以黃嵬□□□界、自後戎入輒耕上山腹、公又遣安靜穿濠以杜其侵越、遂復舊境。并北塞多閑田而甚美、太宗朝潘美爲帥、患虜之鈔掠、驅其民內徙而空之、謂之禁地。昔歐陽公嘗奏乞耕之而不果、公曰、我今不耕、異時必爲虜人盜占。遂奏募人爲弓箭手、計頃分給、總得四千人、墾地九千六百頃。先是、歲遣將統內郡兵、公[11]戍近羌諸郡、謂之防秋、公曰、河外無事、□□□時坐耗邊廩、非策也。乃不遣。太原之俗、死者多燔而後葬、貧人無地則收骨寄之佛祠中。公知惻然、乃下令開諭、自今毋得燔、又爲近郊買地、四隅立表、貧無地者得葬於其中、自是其俗一變。會久疾、乞還節守鄉郡、詔領節知相州、并人環擁、號泣者萬計、盡日不得出郭門、至有毀橋斷路、隨行數驛然後還者。踰年、召爲工部尚書、三司使、在道除樞密、□□□以來、右府

圖籍紛亂叢委，而未嘗紀次，每討舊文以證近事，不可遽得。乃奏選官編集，爲六百八十卷，其間得祖宗神謀睿斷，載之御筆，可以爲後世法者尤多。其後中書亦如之。又奏定祿令驛令，請出內帑錢羅粟數百萬以實塞下。豐州，古九原也，與麟府鼎足，向以無水不能守，爲叛羌所破，公奏遣郝質、郭竊、王慶民經度修復之，又置保寧、永安二寨□□之屏蔽。嘉祐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進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時仁宗延禮輔臣，圖講太平之治，袷享祀明堂赦書下，仁惠周於海內。憂賦役之耗民力，而遣寬裕之使。慮俊良之伏田野，而有遺逸之賢。欲守令之修職業，增秩久任以勸之。矜茶禁之害齊民，除榷法以蘇之。籍戶絕田租，置廣惠□□□天下之窮獨。摹印方書，給散藥劑，以救天下之疾恙。其始議多自公發。七年，進封儀國公。

仁宗春秋高，尚未有皇嗣，雖忠鯁之臣間有言者，而未開納。公朝夕深念，自以身都上相之位，國之大計，無大於此者，乃進言曰：陛下承三聖之統，兢兢翼翼，日思光大先烈。今享御四十餘年，虛主器之位，恐非所以重宗廟之意也，臣竊深憂之。願□□宗室之賢，建爲冢嗣，副萬國渠渠之望。仁宗意猶未決，公乘間又數開白，言益切至。仁宗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卿姑待之。後免乳皆皇女，公金石一心，挺然無所顧恤。一日又懷孔光傳以上陳於扆前，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遂立帝弟之子定陶王，成帝中材之主猶能之，况陛下聰明仁聖，并迹堯舜，又何難哉。願陛下以太□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仁宗釋然感悟，俄選英宗判宗正寺，而力辭不就職，日堅一日，公復啓之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矣，今過自謙抑，不敢遽當者，其器大識遠，非中智之所能跂及，此益所以爲賢也，願

陛下固起之。仁宗曰、休更爲他名目、便可立爲皇子、於明堂大禮前成之。公進曰、此天地祖宗神靈扶佑、以開陛下□意、社稷幸甚、天下幸甚。今獨中書聞德音而樞密院未知、臣愚願陛下復宣諭及右府。諸公對、仁宗宣示、一如前語。公奏曰、兹事體大、願降詔中書門下。從之。中外傳聞、交語相慶、英宗已立爲皇子、猶冲退未離藩邸。公又奏曰、今既命之爲子、雖已令本宮族屬敦勸、願更選親信内人往諭陛下之誠、則必出矣。仁宗遽用公言、□□廟遂入居於慶寧宮。八年三月、受仁宗遺制、奉英宗即皇帝位、中外祗肅、晏然無一事。四月、充仁宗皇帝山陵使、是月、拜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進封衛國公。英宗初即位、感疾、慈壽宮以權宜預政、公以純誠一節、承事兩宮、忠謀碩望、鎮厭内外、人情安帖、上下無異言。公審英宗已康復、乃力請朔日御朝臨幸、禱雨奠宗室之□、以開慰衆心。及具素仗出、都人瞻望聖顏、皆躍躍以喜。其耆舊相與言曰、吾君貌類祖宗、眞英主也。車駕還宮、起居安適、一如平日、慈壽宮甚悦、未幾遂還政。治平元年、提舉修仁宗實録、閏五月、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權樞密院公事。英宗聽斷之始、未能周知群臣能否、公乃籍從官等名氏爲一編、各題品其才業之實、□用之宜以進。永昭陵使畢、懇辭時柄、英宗手詔曰、卿有大德於朕、有大功於時、一旦無名謝事而去、豈不駭天下之耳目、而重朕之過乎。其輔朕使無忝先帝之命、則卿之終惠也。公見詔語峻甚、不敢復辭。郊祀恩、進封魏國公、辭兼樞密院公事、從其請。國朝舊制、天子初即位、宗室尊行之、已亡者當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宗所生父也、□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考典禮以求其當。既而禮官與兩制共議、咸謂當封大國、稱皇伯。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經據、方下三省再議、而英宗遽令

權止、而臺臣交攻不已、指歐陽公爲主議者、詆毀尤切。公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嘗所共議、何得獨指歐陽公乎。識者嘆其寬恕而篤於義、臨人之謗、惠然肯與分之。公以陝西封域遼闊、而兵常若□□、乃乞如河東河北之制、籍鄉民爲義勇以助兵勢、言者深以爲不可、而公議適與英宗意合、卒行之。夏賊寇大順城、公言宜停其歲賜、遣使齎詔問罪、以全國體、而大臣議未定、或以寶元康定之役爲言、公曰、兵家須料彼此、於今我之兵勢大盛於前日、諒祚乃一狂童、何得擬元昊。若問之、必服其罪。卒遣何次公持詔以往、次公還、以諒祚表進。屬□宗已□疾、二府同入問聖躬畢、公奏曰、諒祚表何言。英宗顧曰、一如所料、一如所料。治平三年十二月、公親奉英宗手詔、立今天子爲皇太子。明年正月、首被英宗顧命、奉今天子踐祚。是月、充英宗皇帝山陵使、拜守司空兼侍中。御史中丞王陶、公素所奇待、一旦以所用非其所望、深疑公有不悅意、乃奏彈宰相不押常朝班、執□日□垂拱殿起居畢、升殿奏事退、早則宰相又赴文德殿廷押常朝班、或辰漏將盡、以久留百官、且逼還政府治事、則宰相更不赴、止御史臺放班、循久例也。既而又奏疏肆言誣毀、且率諫官同對、上得其情、遽罷其臺職。公亦懇求補郡、上遣張茂則賜手詔慰免、促令視事。使永厚陵還、復固以疾辭位、除鎭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州□□師、賜第一區、擢其子忠彥試帖職、授三子官。公以領兩鎭、本朝宰相去位、未嘗有懇辭、改淮南節度使、未行、會种諤誘羌酋嵬名山一族嚮化、以兵取綏州、疆埸騷然、改陝西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判永興軍、公義不辭難、承命即行。時議者多以綏州孤絕、難守、棄之便、上遣使促棄之、公奏曰、綏州地形險要、已興師得之矣、安可復棄、示弱於賊。□□□□□□世

嵬名山守之、後卒留爲綏德城。又城囋珠堡、據篳篥川、起甘谷城、即葉變會爲天雄柵、皆控扼衝要、以塞邊隙、屬羌得無侵軼之虞。公知虜中薦饑、種落凋困、可以利害動、乃爲牓大書、開諭禍福、揭於境上、以招橫山之衆、而與廟堂之意異、遂復乞守相州。至相未盡三月、會其年河決、地大震、民饑、流亡滿道。上先遣中貴人喻意、仍賜手詔、遂□□□□安□使判大名府、又諭中書令協濟其經畫。公體天子仁惻之意、殫精畢慮、講衆術以賑恤之、由是饑羸者得沾實惠、轉徙之民而多還本業。時青苗法初下、公奏曰、愚民請之則甚易、納之則甚難、或遇薦饑、民無以輸、必恐本錢亦寖失矣、願罷之、復常平舊法。俄條例司疏駮、以爲非是。公又建明、言愈切直、事雖不就、世亦稱其忠固。乞守徐州、不許、□□□□月改□興軍節度使、京兆尹、辭不受。虜使每至魏境、必先誡其下曰、韓侍中在此、毋得過有須索。虜使與京尹書、故事、其尾止押字、至是以公故、悉書名。六年、復判相州。公雖在外、上嘗有所咨訪、自以三朝老臣、志在竭忠報國、乃極陳時事之所以得所以失、生民之所以休所以戚、無毫銖回隱、務以補助聖政。比及二年、前後十餘章告老、上□□優□終不得謝、改永興軍節度使、再任。公益懇辭、使者持詔答未至、而公已以疾不起矣。將薨之前夕、大星殞於晝錦堂之後、櫪馬皆驚、樓上掌漏者見之、疑以爲火也。公明誠内融、德量宏博、物之至、小大無所不容、然隱察其私、則短長輕重如寸量銖校、皆不失其本眞、猶黑白之不可亂也。臨大事、審義之得、忘身忘家、誠意堅定、如山岳之不可移、而容□□□□□□微之難、見於辭氣。及其成就大功、則又退然不自爲有。降接布衣小官、忘去貴重、温言欵語、以盡其情。故人人退而各過其初望。待君子小人一以誠、或不以誠應、亦不之

責也。引拔天下賢俊、不問識與不識、多至顯仕而未嘗語於人。臨決劇務、雖千品百目、分委於前、而精爽益明。儀狀英偉、人望之如衆山之中見嵩岱、氣象雄重奇拔、莫可倫擬。自奉菲薄□□□好施、士之窮窶歸者無虛日、及其去、無不各充其欲。親戚之貧乏無託、仰公然後衣食者常十數家、一門百口而資用均一、無踈近之間。嫁中外孤女十餘人、教育諸姪同□己子、所得恩例嘗先及旁支、逮其終、子猶有未官、家亦無留資。少善尹師魯、及其亡也、分俸以濟其家、又爲言於朝、官其一子。所至皆有遺愛、人多畫像以慰其思。魏人懷德之深、□□□祠爲塑像以事之、以比狄梁公。聞公之薨、聚哭奠祭於祠下者旬浹不止。遼人尤畏重之、凡使至其國、必問韓侍中安否、今何在。其子忠彥嘗使虜中、方晏、其主問左右曰、孰□□南朝識韓侍中、忠彥貌類父否。或對曰、類。命畫工圖之。天資簡素、無多玩好、惟聚書萬餘卷、多手自刊校、雖老且病、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其爲文章、雄健明粹有法而尚理。始好□□□公書、至晚年、筆勢老勁、自名一家。奉先塋未嘗計所費、自四世祖至八世墳兆、皆訪得之、增廣其地、培植松楸、起屋於其傍、募人守視。嘗謂子孫曰、窮達固有命、吾入朝、殆將四□、孤直自信、未嘗枉道求合於權要以沽進、而獨人主知之、出入將相二十餘年、遂至三公、其所恃者忠信與天道而已矣、汝曹宜觀吾平生之所爲、無喪所守、以墜吾教。自號□□□叟。有安陽集類五十卷、二府忠議五卷、諫垣存藁三卷、陝西奏議五十卷、河北奏議三十卷、雜集奏議三十卷、千慮集三卷、古今參用家祭儀一卷、安陽舊文十卷、手編家集六十卷。娶尚書工部侍郎崔公立之女、追封魏國夫人、柔嘉慈順、治內事有法度。先公而亡、公之葬祔焉。六男子、曰忠彥、秘書丞、秘閣校理。次端

彦、大理寺丞。次良彦，秘書省校書郎，早卒。□□□粹彦，并大理評事。次嘉彦，尚幼。五女子，長不育，次適大理寺丞王景修，次二人不育，次在室。孫六人，曰治，大理評事。曰濈，太常寺大祝。曰澡，曰洽，曰浩，曰澄，并幼。銘曰：

惟天佑聖，賢出輔時。丕丕魏公，相我盛期。君臣一德，上堯下夔。內如之何，百度清夷。外如之何，萬里天威。群材任職，物物遂宜。極天蟠地，太平之基。開贊仁宗，選賢主器。帝矚英皇，曰爲予□。□廟以重，萬靈以喜。聖聖繼明，延光億世。皇室大勳，莫之與二。人視之艱，公履之易。俄膺顧託，今上御天。忠斯勤斯，候肅候虔。防滿避位，高風凛然。存有全德，殁有殊澤。中臺之長，官儀之極。英廟崇崇，享延配食。名俱天壤，迹留金石。太行之東，漳水之側。萬古是瞻，魏公貞宅。

陳薦撰　國家圖書館藏拓片章專一二三七

校記

①倜儻：原作「儻逷」，據四庫本《丹淵集》改。

②「成」後原有「功」字，據《皇朝文鑑》卷一四八刪。

③溱：原作「秦」，據右引改。

④法：原作「例」，據右引改。

⑤用：原缺，據右引補。

⑥「東」下原有「西」字，據右引刪。

⑦侍：原作「待」，據右引改。

⑧屹：右引作「犿」。

⑨吾：原作「吴」。《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四二載元昊稱祖一事，引韓琦、蔡襄、余靖、歐陽脩疏，俱作「吾」，據改。

⑩據文意，「公」字疑衍。

宋儒碑傳集卷三十八

蘇舜欽　侯可　李覯　蘇洵　吴奎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并序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禄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於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盗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相①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

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狎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於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於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幷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永垂。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一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侯氏、名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宦學四方、因徙家華陰。少時倜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爲學。祁寒酷暑、未嘗廢業、博極群書、聲聞四馳、就學者日衆、雖邊隅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交以書幣迎致、有善其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陝而西、多宗先生之學。元昊盜邊、時名卿賢儒、結轍西使、服先生之名、莫不願見。親老而家益貧、思得祿養、勉就科舉。再試春官、卒無所遇。因喟然太息曰、丈夫之事、止於是乎。會蠻酋儂智高攻陷二廣、孫威敏公奉命出征、習先生之賢、請干其軍事。先生奮然從之、振旅奏功。初命武爵、言事者以爲非宜、遂改文資、調知巴州化成縣。巴俗尚鬼而

廢醫、惟巫言是用、雖父母之疾、皆棄去弗視。先生誨以義理、嚴其禁戒、或親至病家、爲視醫藥、所活既衆、人亦知化。巴人娶婦、必責財於女氏、貧人至有老不得嫁者。先生爲立制度、稱其家之有無、與之約曰、踰是者有誅。未閱歲、邑無過時之女、遂變其俗。巴山土薄民貧、絲帛之賦反倍他所、日益凋弊。先生抗議計司、爭之數十、卒得均之。旁郡境多虎暴、農者不敢朝暮耕、商旅俟衆而後行。先生日夜治器械、發徒衆、親執弓矢、與之從事、迹而追之、遠或數百里、所殺不可勝數、後皆避人遠去、不復爲害。再調耀州華原主簿。有富人不占地籍、惟以利誘貧民而質其田券、多至萬畝、歲責其入。先生晨馳至其家、發櫝出券、召其主而歸之、失業者復安其生。郡胥趙至誠、貪狡凶暴、持郡吏短長而爲姦利、前後爲守者莫能去、一郡患之。先生暴其罪、荷校置於獄。自守而下、畏恐生禍、交爲之請。先生不顧、卒言於帥府而誅之、聞者快服。用薦者、監慶州折博務。歲滿、授儀州軍事判官。計省第折博之最、就改大理評事。部使者丐留、遂復簽書本官事。韓忠獻公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至則鑿小鄭泉以廣灌溉、議復鄭白舊利。未幾、召至闕下、得對便殿。始命計工興役、旋復專總其事。邀功害能之人、疾其不自己出、渠功有緒而讒毁交至、以微文細故爲先生罪、遂罷其役。美利不究、論者惜之。元豐己未季夏、先生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三。先生純誠孝友、剛正明決、非其義一毫不以屈於人、視貪邪姦佞若寇賊仇怨、顯攻面數、意其人改而後已。雖甚貴勢、視之藐然。遇人之善、友之助之、欲其成達、不啻如在己也。博物強記、貫涉萬類、若禮之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醫藥算數之學、無不究其淵源。先生發強壯厲、勇於有爲、而平易仁恕、中懷洞然。至於輕財樂

義安貧守約、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謀其道不謀其利、忠於君不顧其身、古人所難能者、先生安而行之、蓋出於自然、非勉強所及。少與申顔爲友、易衣互出、而謀食以養、二家如一。顔病、先生徒步千里、爲之求醫。歸而顔死矣、其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未斂而先生至、撫之而瞑。顔謀葬其先世而未能、顔死無子、又不克葬、先生辛勤百圖、不足則賣衣以益之、卒襄其事。時方天寒、先生與其子單服以居。適有饋白金者、先生顧顔之孤妹爲憂、未遑卹己、遂以嫁之。近世朋友道薄、臨患難鮮不愛其力、聞先生之風、可以激頽波而起廢疾。先生家無甔石之儲、而人有不得其所者、必以先生爲歸。非力能也、誠使然也。一日自遠歸、家人方以窶告。友人郭行者詣門曰、吾父病亟、醫須百千乃爲治、賣吾廬而不售。先生憫然、計囊中裝適當其數、盡以與之。嘗隨計詣京師、里中出金贐行、比還、悉散其所餘、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也、不可以爲他利、當與同舉者共之。且行、聞鄉人有病於逆旅者、先生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瘉、貧無以爲車乘。先生曰、子行則未能、留則將困。因推其馬與之、躧步而歸。其克己濟物若是者多矣。少喜穰苴、孫武之學、兵家事無所不通。尤詳於西北形勢、談其山川道路、郡縣部族、纖細備具、聽之者宛如在目前。熙河未開之時、韓忠獻公請先生謀渭源之地。先生馳至境上、召其酋豪六百人、諭以朝廷恩德、爲明利害、皆感悟喜躍。翌日、詣軍門輸土納命、願爲藩籬。一塵不驚、而開地八千頃、因城熟羊以撫之。忠獻公上其功、朝廷賞以減考績之年。治平中、虜嘗寇邊、主將出兵禦戰、轉運使以爲妄舉、互言於朝。時虜去未遠、遣先生按視其迹、受命即行、人皆爲之寒心。先生以數十騎馳涉虜境、日暮猝與虜遇、乃分其騎爲三四、令之曰、高爾旗幟、旋山

徐行。虜循環間見、疑以爲大兵誘己、終不敢擊。秦州舊苦蕃酋反覆、縶其親愛而質之、多至七百人、久者已數十歲、公家之費不貲、雜羌離怨益甚。其後釋而歸之、戎人感服、乃先生發其謀也。平生以勸學新民爲己任。主華學之教育者幾二十年。官之所至、必爲之治學舍、興絃誦、其所以成就材德、可勝道哉。先生之文、尤長於詩、晚益玩心於天人性命之學、其自樂者深矣。病革、命其子曰、吾死、慎勿爲浮屠事。焚楮貨、徼福覬利、非吾志也。嗚呼、死而不忘於正、可謂至矣。大王父諱元、王父諱暠、當五代之亂、皆隱德弗耀。父諱道濟、潤州丹徒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刁氏、追封福昌縣太君。妻劉氏、早卒、封延長縣君。繼以其妹、封永壽縣君。二子、曰孚、曰淳。三孫、尚幼。先生之官、自評事四遷爲殿中丞、階宣奉郎、勳騎都尉、服賜五品。既終之明年仲春八日、葬於華陰縣保德鄉先塋之次、舉前夫人祔焉。顥先生女兄之子也、知先生之道爲詳、故得論載行治之美、以詔後人。銘曰、

南山崇崇、其下也先生之宫。惟其清風、與山無窮。

程顥撰　《河南程氏文集》卷四

盱江先生墓誌銘　并序

有宋經明行脩、道德沈純、用則任公卿、尸教化、而不用以夫子之道教授學者、門人陸錄千有餘人、有如游夏者、則其賢可知也已。文章高於當世、版而行之、凡數集。每爲歌詩誌表、未嘗以一字借人、而人自求而得之、皆自言曰如此。爲父兄求而得之、皆自言曰父兄如此。下筆多典故、世莫及也。天下皆曰泰伯先生、士大夫爭識其面、其爲當世推伏也若此。先生姓李氏、諱覯、字泰伯、南城人也。其實如秋、其受如海。外示發舒、中以直正。其於道也、如天焉無不覆、如地焉無不載。天地以萬物、遂成爲功。先生以四海咸若爲功用、則任公卿、尸教化。

而不用、以夫子之道教授學者。後之覽其遺書、則知其所以然。曾充茂才、有富國、安民、強兵三策、易、禮二論合五十首、天下傳誦。及退居、爲周禮致太平論幷序五十一首。其敵天命、又有潛書慶曆民言寄范、富、孫公、四書長江賦、蓋不忍夫一世之傷、而兩臂幾廢。常語其徒、其略曰、大哉孔子、吾何能稱焉。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仰之彌高也、則吾以爲極星、考之正之、舍是則無四方矣。鑽之彌堅也、則吾以爲磐石、據之依之、舍是則無安居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則吾以爲鬼神、生之歛之、舍是則無庶物矣。他人之道、借曰善焉、有之可也、亡之可也。夫子之道、不可須臾去也。不聞之、是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之、不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尚可以爲人乎哉。吾於斯道、夜而諷之矣、晝而讀之矣、髮斑斑而不知其疲矣、終沒吾世而已矣。其語如此。衆驚而萃非之、先生之志益堅。然則不非之、不足以爲泰伯先生也。先生燕申講解、嚴重愼密、弟子畏之、有騃則對之以狀、察無溢美、然後進之。今爲墓刻、畏比神靈、自祖禰以往、丘蓋不言、只於集中得子高墓表曰、南城縣東北遠百里、吾高祖之父家焉。先夫人墓誌曰、先君嘗學、不應舉、尤直信。生平無所爭、不識州縣廷、終以不得意死。又於官簿得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母鄭氏。始娶陳氏、再娶饒氏。有男參、曾。三女、長適陳汝翼而卒。先生之生也以己酉、而卒也以己亥、年五十有一。其卒仲秋、其龜季冬、實嘉祐四年、祔先君之塋、在鳳凰山足。夫南城載于西漢地理志、唐屬撫州臨川。國朝別建軍曰建昌、縣隸焉。鳳凰山在縣西北、城背之、塋在麓東、松櫝萬株、山川如畫、乃眞宅也。然而其抱負如此、天之報之止如此。其後焉有不達者乎。嗚呼、先生之名大顯、世之顯人及有道之士

莫不知者、下至農工、負販、士女、釋老、盡能誦其文章。天子亦聞之、乃以將仕郎試太學助教。就門官之末年、又召入太學說書、復以通州海門縣主簿祿之權管幹太學、非其好也。逾年、以告歸、歸逾月而卒。臨終無他言、獨執次公手、以明堂制圖爲託、又以爲三禮論未成爲恨、其孜孜爲學者如此、何哉。次公夙荷教育、過於強仕之年。哲人既殞、復何聊哉。泣而銘曰、

余侍先生、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事甚詳、皆本書、詩、非諸子之緒言也。於是浩歎魏、晉之際、莽、卓之間、惠、愼之時、聖人之道已大壞、有由然及究莊生之言。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之嚆矢。曰、儒者未嘗是之、而余獨是之、嗚呼天乎、其意不在斯文乎、何奪先生之速哉、何奪先生之速哉。

陳次公撰《直講李先生外集》卷三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并序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祜。祖諱杲。父諱序、贈尙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

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爲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汩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於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四

文安先生墓表②

仁宗皇祐中、僕領益部、念蜀異日常有高賢奇士、

今獨乏耶。或曰、勿謂蜀無人、蜀有人焉。眉山處士蘇洵、其人也。請問蘇君之爲人、曰、蘇君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然非爲亢者也、爲乎蘊而未施、行而未成、我不求諸人、而人莫我知者、故今年四十餘不仕。公不禮士、士莫至。公有思見之意、宜來久之。蘇君果至、即之穆如也。聽其言、知其博物洽聞矣。既而得其所著權書、衡論、閱之如大雲之出於山、忽佈無方、倏散無餘。如大川之滔滔東至於海源也、委蛇其無間斷也。因謂蘇君、左丘明國語、司馬遷善叙事、賈誼之明王道、君兼之矣。遠方不足成君名、盍游京師乎。因以書先之於歐陽永叔。君然僕言、至京師、永叔一見、大稱歎、以爲未始見夫人也、目爲孫卿子、獻其書於朝。自是名動天下、士爭傳誦其文、時文爲之一變、稱爲老蘇。時相韓公琦聞其風而厚待之、嘗與論天下事、亦以爲賈誼不能過也。然知其才而不能用。初、作昭陵、凶禮廢闕、琦爲大禮使、事從其厚、調發輒辦、州縣騷動。先生以書諫琦且再三、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琦爲變色、然顧大義、爲稍省其過甚者。及先生沒、韓亦頗自咎恨、以詩哭之、曰、知賢而不早用、愧莫先於余者矣。先生亮直寡合、有倦游之意、獨與其子居、非道義不談、至於名理稱會、自有孔、顔之樂、一廛一區、侃侃如也。又數年、召試紫微閣下、不至、乃除試祕書省校書郎、俾就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禄。集成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奏未報、而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實治平三年四月。英宗聞而傷之、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於蜀。明年八月壬辰、葬於眉州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朝野之士爲誄者百一十有三人。先生字明允。考序、大理評事、累贈職方員外郎、以節義自重、蜀人貴之。生三子、澹、渙、教訓甚至、各成名宦、先生其季也。已冠猶不知書、職方不教、

鄉人問其故，笑曰、非爾所知也。年二十七始讀書、不一二年、出諸老先生之右。一日、因覽舊文、作而曰、吾今之學、乃猶未之學也已。取舊文藁悉焚之、杜門絶賓友、繙詩、書經傳、諸子百家之書、貫穿古今、由是著述根柢深矣。質直忠信、與人交共其憂患、死則收恤其子孫。不喜飲酒、未嘗戲狎、常談陋今而高古。若先生者、非古之人歟。謂今莫如古者、斯焉取斯。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言語、至以爲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之、先生獨不往。作辨姦論一篇、其文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召收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顔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

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之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當時見者、多不謂然、曰、嘻、其甚矣。先生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夫惟有國者之患、常由辨之不早。子言之、知風之自、見動之微、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至於此。嘗試評之曰、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所著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易傳十卷。初、君將游京師、過益州、與僕別、且見其二子軾、轍及其文卷、曰、二子者將以從鄉舉、可哉。僕披其卷、曰、從鄉舉、乘騏驥而馳閭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從此選、猶不足騁其逸力爾。君曰、姑爲後圖。遂以就舉、一上皆登進士第、再舉制策、并入高等、今則皆爲國士。仁宗時、海内乂安、朝廷謹持憲度、取士有常格、故羔雁不至於巖穀、奉常特召、已爲異禮、屬之論譔、臺閣之漸也、而君不待、惜乎、其啻於命也。其事業不得舉而措諸天下、獨新禮百篇、今爲太常施用。若夫鄉黨之行、家世之詳、則有别傳存焉、今舉其始卒之大概、以表其墓。惟其有之、是以言之不怍云。

張方平撰　《樂全集》卷三九

吳公墓誌銘

公諱奎、字長文、姓吳氏、居齊州之禹城。五代之亂、徙濰州北海。自徙至公、不知其幾世、而公曾祖考皆未嘗仕。至公生而聰敏好學、始授經藝、祖母李氏因其篤志而強教之。年十六、業成、州郡舉以充貢、明年遂中第、與傳卞、于大問同時。三人者皆以年少、既命以官、而許其歸養親。公時授施州清江縣主簿、不赴。後數年、年二十、始調福州古田縣主

簿、歷開封府長垣縣主簿、權廣信判官。宦官楊懷敏與河北屯田、懷敏矜功專事、盛氣自用、無敢與之抗者。公獨上書、論其不便。時知保州事王果亦與懷敏迕、屢爭不從、懷敏使人訟果它姦利事、詔置獄推劾。公又爲果辨其事曲直、果竟得免、而公始以強直著稱矣。河北轉運使以令舉監便糴。故事、糴中率者得改京官、倍之則爲朝官、公糴倍常數、纔爲大理寺丞、朝論以爲未售、乃除簽書武寧軍節度判官事。前後守將、事無大小、皆以委公。監司有疑獄、求清強官治之者、又多付公。其爲公所決平者、無不愜服。始公爲小吏、晝則治公事、夜輒讀書、自六籍諸子史、無有正僞、無不觀覽、嘗不寐者積二十餘年。性既開敏、彊記不忘、作爲文章、贍實有法度。由是中外大臣交口稱薦、求得校書三館中、或侍講經筵。其他稱其才能、可任以事者、章疏相繼也。公遷太子中舍、殿中丞、自以朝臣得以抗言、明白是非、於是上疏論取士貢舉之法、及時政得失九事、又欲召見口論事、仁宗深器之。會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葉公清臣等四人以公應詔。對策高第、拜太常博士、通判陳州、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入爲右司諫、直集賢院。明堂覃恩、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事。公始對策、極論內降恩澤之爲蠹政也。及在諫官、遂專以禁切左右。於是近臣有承用中旨而不言者、坐而下遷。及群臣有因事僥倖、雖已得官、皆褫奪之、朝廷爲肅然。御史有言事非其實者、詔詰問從誰受。公奏言、御史擇於風聞以言事、朝廷用之、以救過失。使其擇之不詳、朝廷能容之、不能罪之可也。若求主名、則後莫有以事告御史者矣、是自蔽塞其耳目也。上立罷不問。是時郭承祐有以舊恩爲宣徽使、知應天府事、數妄作不中法度。又張堯佐以後宮戚屬、自三司使爲宣徽使。公連上疏極諫、終之承祐奪宣徽使、堯佐雖

不去位、出知河陽、是後遂不復遷官。上又著令、后妃之家、不得爲執政官云。其他排擊非義、救解過失、條舉善政、顯用才士、巨細疏密、苟爲有知、必言、言之不從、未嘗但已也。時因天變、爲上推致休咎而舉人事消復之應、上嘗聽受之、賜緋衣銀魚。頃之出知密州、徙兩浙路轉運使。未幾召還、判登聞檢院、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遷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賜紫衣金魚。奉使契丹、契丹群臣爲其主加稱號、相與行禮、喝公使入賀。公自以使事有職、賀無預也、不爲往。契丹主畏其守義、甚重之。及還、中路與敵使遇。敵人衣服以金冠爲重、而紗冠次之、其與漢使接、衣服重輕皆有以相當。至是敵人紗冠、邀漢使盛服、公不許、亦殺其禮。坐是二事、出知壽州。召還、同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官院、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吏部審官銓能否、銀臺主司出納、公所至綱目修舉、其所建言改更糾正、雖至於佛上意、不憚爲之。兼判集賢院、尋爲翰林學士、權發遣開封府事。公明於從政、前後歷兩郡、皆著治稱、人知未盡其能也。及領京師、獄市浩穰、公應事敏速、吏不敢欺。富人孫氏、京師大豪、專榷財利、負其息者、至評取物産及其婦女。公發其宿罪、奏徙逐其兄弟於淮南、福建而覊管之、豪猾畏威斂手。居三月、聲聞赫然。遷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成都府、公以父老苦辭、改知鄆州。凡四月、復召爲翰林學士、充群牧使、兼史館修撰、遷左司郎中、復權知開封府、兼畿內勸農使。嘉祐七年三月、拜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初、仁宗皇帝春秩高、而皇嗣未立、公自爲諫官、即爲上言天下大計、願早有所係。其後因大水日月蝕之變、又以爲言、天子察其至誠。及爲學士、因奏事、上留語曰、將有所置、以維大本。公再拜賀、因復進勸、已而皇子遂定。英宗即位、公遷給事中、再遷禮部侍郎、公辭

不拜、詔報不許、曰、卿在西掖、有儲貳之言。人乃知公嘗密謀定計也。時樞密使富公、張公舊皆嘗薦擧公、而與同列、時人榮之。會丁父憂、去。既卒哭、天子必欲起之、再使內臣往。又召公子男璟上殿諭旨、故事所未嘗有也。公固請終喪、上不得已許之。召給半俸、用璟爲鄆州判官。公又辭俸、許之。公性至孝、居喪毀瘠甚、廬於墓側、終喪不飲酒食肉、不至城邑。既服除、先帝升遐。即吉、然後赴國哀、召臨梓宮。今上見其羸瘠、驚閔之甚、諭使自頤養、時方藉卿。復以爲樞密副使、時四年二月也。月餘、除參知政事。又月餘、改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事、兼京東東路安撫使。居二日、上復留之。九月、以公疾、遂復行前命。公至青十日疾病、上疏求徙兗州、不許。七月二十七日、薨於位、年五十八。初、公爲學慕韓退之、及有疾、謂子璟曰、吾年既過退之矣。已而竟不起、若知命然。上爲輟視朝一日、贈某官、謚曰某。

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勛至上護軍、爵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賜號推誠保德翊戴功臣。考諱某、以公貴、初爲將作監丞致仕、稍遷。及公拜樞密、至太子賓客、耆耋壽終。後公歷二府、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曾祖母王、封某國。祖母李、封譚國。前母王、封莒國。繼母王、封安國。皆號太夫人。初、公遷三世葬於鄆州東阿縣孟柵里、公從祔焉。時熙寧元年某甲子也。公初娶趙氏、父名立、爲遂州遂平令。再娶張氏、父名輿、爲郊社齋郎、張封延安郡夫人。仁宗明堂、公求爲趙氏追封、亦得贈信都郡夫人。公五子、長則璟、爲大理評事。環、秘書省校書郎。瓊、琯皆未仕。幼未名。女五人、長適都官員外郎胡稷臣、早卒。次適大理寺丞王孝寬。次適太常寺奉禮郎呂元淳。三尚幼。公初與鄉人王彭年善、稱道其能、爲致名宦。彭年

客死於京師、公使長子主喪事、周恤其家、嫁其二女焉。及他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爲畢嫁娶數人。以錢二千萬買田北海、號曰義莊、以賙親戚朋友之貧乏者。公自謂學韓退之、此又其次者也、故其終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嗚呼、可謂篤義君子矣、可無表哉。銘曰、

矯矯吴公、矢言正色。是曰諫臣、國之司直。提綱挈維、補竅苴隙。或謀於幾、密焉無迹。祿不獨豐、推以施遠。位不獨享、俯以進善。公晞古人、心慕身踐。言長課多、彼古亦鮮。其志獲伸、而年則邪。其壽不遐、而名不磨。即宫於泉、公乎奈何。勒銘不忘、如山如河。

劉攽撰《彭城集》卷三七

校記

①相：原無，據《歐陽文忠公集》原校補。

②此墓表後世有人以爲僞作，詳見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一〇。

宋儒碑傳集卷三十九

龔鼎臣 唐介 趙世永 劉牧

正議大夫致仕龔公墓志銘

公諱鼎臣，字輔之，姓龔氏。世爲淄州高苑人，至公改葬其先於鄆，今爲鄆州須城人。曾祖倫、祖凝，皆潛晦不出。考誘，袁鼎州武陵縣令，累贈特進。妣羅氏、穆氏，贈淄川、千乘兩郡太君。公實穆夫人出，幼孤自立，擢景祐元年進士第，爲鄆州平陰縣主簿。始至，決田訟之久不決者，疏泄瀦水，得良田數百千頃。調孟州司法參軍，以舉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故相梁莊肅公、杜正獻公繼爲州事，皆大愛重、薦之，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萊蕪縣兼冶事。前時賦民車運鐵，人大勞費，公至罷之。正獻嘗語江休復曰：「龔萊蕪氣和而直，宜深交之。」徙彭州濛陽縣，轉祕書丞。丁母憂，服除，知密州安丘縣。轉太常博士，賜五品服，知渠州，拜尚書屯田員外郎。州故僻陋無學者，公請於朝，建廟學，躬率邑子爲生，以時釋奠，退而講説，立課肄之法，人大勸化，始有登科者。郡人繪像事公。召還，編校史館書籍，轉都官。始在萊蕪，大臣薦試館職，以善石介不召。及安丘秩滿，上策二十篇，以賢良方正召試祕閣，又以不合報聞，議者大爲公恨。然朝廷寖知公，遂擢起居舍人同①知諫院。公亦感遇自奮，以言任責，搢紳翕然推重。論奏中人鄧保信罪狀，言蘇安靜年未五十，不可爲押班。董淑妃賜謚非是。三司開封請法外斷獄，率直可之，願先付執政參審稟畫。凡大禮赦，請準太平興國詔書，前期下禁約，後有犯不原，以杜指赦爲奸者，宜著爲令。兗國公主與駙馬都尉李瑋忿爭，瑋坐謫外，仁宗臨朝不適，公引睽上九義，勸上少鎮安之，待其疑亡則志適矣。已而果復和如故。上喜曰：「如卿所言。」嘗請遣親信近侍，以君臣父子大義，趣諭皇子入侍。尋兼管國子監、判登

聞檢院、詳定寬恤民力奏議。淮南災、以公體量安撫蠲逋振貸、全活甚衆。除北朝正旦使、公奏昔契丹犯淄、青、祖父母兄姊皆見略、義不忍往。許之、詔後子孫并免焉。俄拜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服、轉吏部、禮部郎中。論宗室宜歲試補外官、請汰濫官、銷冗兵、蓄財用、禁奢靡。連劾薛向奸暴、鬻鹽市馬皆罔上。謂昭陵宜儉葬、景靈神御殿不宜增侈、以稱先帝意。屢請英宗延訪臣下、親決政事、上疏勸皇太后捲簾還政。事皆人所難言者。蓋公前後在言路、闊略細故、至大事無顧忌、必言之。其言優游、不亟不緩、平心據理、務使人主易聽而已。恥爲表表、買直近名、退亦未嘗以語人、故其事多施行、而世頗不知自公發也。改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徙江寧府、轉戶部。召還、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判吏部流內銓。選人得官、待班謝辭率留滯。公奏易爲門謝辭、至今便之。其後議明堂配享及王丞相荆公坐講事、益不合、求補外、以知兗州。是時遣使方田、其法物色土宜爲十等、以均地稅、而使者所辟置意倖功賞、田既不得其實、而概取稅之虛名詭額及常所蠲者、加入舊籍、劫制州縣、上下騷然。公曰、稅②有重輕、均固可爾。今增之、非朝廷本指也。獨不肯增、人危公、公卒以州籍常數均定、兗人至今德公。或論公八年不遷官、特改吏部。又求閒地、提舉西京崇福宮。魏國公忠獻韓公曰、端良之人皆喜靜處、龔君心不營祿、祿亦不及。秩滿、再判太常寺、再留守南京、轉太常少卿。陛辭、神宗顧語移時、喜甚曰、人言卿癯而精明如此、行用卿矣。公頓首謝。時河決曹村、流民無所屬、殍死道路、公勞來賑拊、歸者不可計。使者奏狀、拜諫議大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又遭北方歲饑、活流餓視南京滋多。官制行、改大中大夫。請老、提舉亳州太清宮。今上即位、轉通議大夫、遂

以正議大夫致仕。公道學文義，内外絶美，事上應物，一以不欺。及退居里舍，著書講誦，澹然自樂。門生弟子，造請質問，從容相對，日以爲常。鄉人有善，孜孜稱述，惟恐不聞。其有不善，則召而告之，矜戚見於顔色。其人至感泣自新，以是鄉里無貴賤少長歸心焉。公好學出於天性，既以經行顯名朝廷，雖有任用，涖劇煩，亦未嘗輒廢書。至老學益深，行益粹，可謂一德有始卒者。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壽終，享年七十七。兩夫人，李氏，都官郎中之女，追封贊皇郡君。某氏，光禄卿希仲女，長樂郡君。子十一人，男祥，權濰州昌邑縣令，先亡。群，開封府考城縣主簿。羲，林州録事參軍。女嫁宣義郎張仲適，殿直張景山。餘早卒。孫男女十五人。公有東原集五十卷，諫草三卷，周易補注六③卷，中説注十卷，編年，官制圖各一卷。某少以諸生從公學，又以應天府官在公幕下，公之見知甚厚。而諸孤出公遺命來請銘，將以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葬公須城之登賢鄉特進公之兆次，義其可以辭乎。爲之銘曰：

侃侃龔公，令德之世。光禄者老，水衡循吏。公言正直，皇則好之。糾繩左右，是是非非。以天行止，疇尼吾志。歸善一鄉，士知法義。魯兩先生，徂徠泰山。門人達者，公得其傳。惟深斯水，惟厚斯岡。凡我鄉人，敬公之藏。

劉摯撰《忠肅集》卷一三

唐質肅神道碑

公諱介，字子方，姓唐氏。惟唐氏世譜，其始遠矣。至漢初，厲從高祖起豐，爲斥丘侯。後十七世彬仕晉，封上庸侯。又二世輝爲前涼臨江將軍，始居晉昌，稍分徙太原、京兆、北海。北海之後瑾仕周，開府儀同三司、臨淄公。臨爲唐禮部尚書，天寶之亂，子孫又散去。有爲唐山令曰熊者，居餘杭，生子曰希顔，

天復中、以明經爲建威軍推官、是爲公之高祖。曾祖仁恭爲吳越鹽鐵巡官、尚書水部員外郎。祖渭仕皇朝、至尚書職方郎中、始自餘杭家江陵、遂爲江陵人。考拱左班殿直。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追封妣盛氏英國太夫人。祖太子太傅、妣夏氏嘉國太夫人。考太子太師、妣兩崔氏崇國、光國太夫人。公十三歲丁太師喪於漳州、家故貧、州人賻之者、泣謝不受。侍母夫人護喪歸江陵、養親終服、無違於禮。天聖八年第進士、爲鼎州武陵尉。郡掾鞫獄實、既決猥曰、驗死不明、乃尉之罪。私請曰、驗罪輕、鞫罪重。公憐其言、爲受罰。調岳州沅江令、縣民龍氏上書訟分田不均、坐不實、徙以死。其子陳冤、更數令不得直。公躬至田所、按圖契、是非立辨、遂均其田。州民李氏以高貲爲上下所漁擾、或者不厭、因告其祠鬼用人。守喜擊斷、則速繫其家百口、極獄之慘、情不得。奏公治有能名、專屬之。公考閱實非殺人者、守又奏以爲未盡、詔殿中侍御史方偕移劾於澧州、卒用公所具獄不能變。以武康軍節度推官知夔州奉節縣。寶元二年、轉運使應詔舉充三路知縣、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莫州任丘縣。縣當信使驛往返誅索繁急、其下因緣爲奸利、異時俛首趣事、莫敢何辨。公爲區畫、預居其物、每使至、親坐驛門給之、一以法令從事、應復還而毁失者、移文取其償。故過者皆戢、上下便之。塘水歲浸邑田十一村、而塘實中人主之、州縣畏其勢、無以利。公募民自高陽起隄、亘鄚十餘里蔽之、其患遂息。丁光國太夫人憂、服除、知相州安陽縣事、改秘書丞。皇祐初、河決、其所監司舉公通判德州。二年、改太常博士、徙通判廣信軍。未至、召爲監察御史裏行、轉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宗室請買官地、公言、可予則賜之、不可者勿聽、而使輸直、非也。內侍督作龍鳳車於啓聖院。公言、此太

宗神御所在、爲後宮輿服故、喧黷其中、又車飾金玉過制、皆非是。詔罷之。張堯佐以恩澤、一日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公言不可、因引唐天寶所以致禍敗者。既累疏、乃與諫官等七人極論殿上。又白御史中丞留百官班、將廷議、卒奪其景靈、宣徽兩使。明年、賜五品服。未幾堯佐復爲宣徽使、知河陽。或謂補外不足論、公曰、宣徽次二府、不分內外。獨力爭之。仁宗皇帝諭曰、除擬初出中書、公言是、當責執政。退請全臺對、不許。自請罪、又不許。章十數上、遂劾宰相附會堯佐、諫官朋比事及宮掖。因請采公議、別擇用大臣。其言堅直。帝亟召二府、示以疏。公面質宰相曰、自惟有是事乎。君前禮毋得隱者。樞密副使龐公下殿、猶爭益切、遂貶春州別駕。明日、改英州、遣內侍隨之。制出、人情驚愕。於是敕朝堂告諭百官、又明日罷宰相、黜諫官。公怡然南去、絕口不爲人道。當此之時、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聞風歎慕、聳然有立志、往往作爲文章以頌詠其美。自是言事官以畏嘿爲恥、而大臣亦知所鑑戒云。四年、檢校水部員外郎、全州團練副使。監郴④州稅、稍復秘書丞、又復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五年、復殿中侍御史、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遣中使齎告身就賜、乘驛赴朝、蓋皆異禮也。入見、帝曰、知卿守節、謫官以來、無私書至公卿間。公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所避如故。假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開封府判官。至和元年、知揚州。辭曰、帝復諭曰、卿孤立不移所守、今雖在外、無忘規補。賜服三品。俄徙江南東路轉運使。嘉祐元年、侍御史吳中復請還官言路。時潞國文公再當國、亦言唐某頃爲御史、所言皆中臣病、而責太重、願如中復言召之。遷工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戎人侵耕、河西經略使令築堡限之。麟州守將輕出按視、賊奄至、與戰而沒。朝廷罷易帥臣。公攝事、即絕其互

市、盛兵境上。戎人懼、乃來請議、事平、多如公策。三年、徙淮南、江浙、荆湖都大制置發運使、入爲三司度支副使。四年、以本官拜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同提舉萬壽觀。帝自至和後、御朝淵嘿。公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爲治。願時延訪群下、發德音、可否政事、以幸天下。又言、賞罰不可以貴賤輕重、如孫沔、吕溱侈縱、宜深責必行、則衆信矣。論宮禁干丐恩澤、其命不由中書、此古所謂斜封、非盛朝所宜有。請裁放後宮冗數、罷祈禳齋醮之不經者。諸路走馬承受使臣淩擾郡縣、可罷勿遣、以權歸監司。天下配軍、至死無赦、與古律意異、宜令有司差其重輕、有所縱遣、仍著爲法。又言士節不立、願委大臣進敦朴忠厚之士、稍抑聚斂文法吏、以銷刻薄浮競之風。國朝祖陵在保州、自楊懷敏廣塘水、稍稍侵近、議賜錢改卜。公言遷久安之神、以其地與水、非尊祖之道。兗國公主夜開皇城門入禁中、請重責守者、以嚴宮省。是年、充北朝生辰國信使。五年、轉禮部郎中、權發遣開封府事。時御史中丞劾宰相未報、乃自去官號不出、宰相亦待罪。公與諫官、御史連請辨其曲直、於是罷御史中丞。公亦求外補、得知荆南。而門下封還制書、謂公不宜處外。乃留、復知諫院。言新除樞密副使與內侍通姻、不可大任、屢疏、卒罷之、而公亦去知洪州。翰林學士胡宿等七人上書懇留、不報。七年、拜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明年、英宗皇帝即位、遷吏部郎中、除樞密直學士、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治平元年、召爲御史中丞。首言、先帝在位四十餘年、天下樂利、惟仁治而已。願恢聖度、廣恩德、則爲善繼、四海蒙福矣。帝重其語。公前後三年在言職、名鯁切無所回忌。明年、拜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河東經略使。至則首戒邊將毋生事。初、代州岢嵐軍西夏數擾邊、公遣兵撤其所築境上堡柵、又移文諭以

利害、嚴守以待之、遂不復敢動。其後寇大順城、環慶路帥移檄出兵牽制、公曰、守邊之策、莫如自重。奈何以小侵故、使鄰道勞費。非至計也。以事上聞、詔以諭西帥。公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於是濮王園廟之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憂形於色、密疏請還臺諫官之謫者。四年、神宗皇帝即位、遷給事中、召拜三司使。有司議增官屋僦直、公以謂京師狃於恩、不喜擾、唐稅間架、可以爲鑑、恐所得不當所損。奏卒罷之。請出汴河運船於江湖轉東南之粟、中外爲便。熙寧元年正月拜參知政事。公自以進由直道、感慨知遇、益致所以事君之義、純誠盡公、多所獻替。用人明言其才否、不立恩、不避怨。與同列論政事、反復再三、終不屈。祖宗法有所更、近臣有所進退、尤極其愼。雖在帝前、必究切辨析、要是非之歸、未嘗反顧。帝以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風采。二年三月告疾、帝遣高醫相屬、內侍入問狀、驛召其子淑問於復州歸侍。四月、帝幸其第臨問、出涕久之。某日薨於寢。車駕臨奠、哭之慟。明日、遣中使以禁中舊所畫公像付其家傳之、輟視朝二日、賻卹有加。贈禮部尙書、官其子孫及外姓通九人。喪歸、所過治道發卒護送。太常議、以公正而不阿、剛而能斷、謚曰質肅。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江陵府江陵縣龍山鄉太師之塋次。公端勁之質、出於天資。立朝風格懍然、遇事立斷、初無留思而邃於學問。待人恂恂有禮、自奉簡約、未嘗問事有無。將終、屬其子以修身持門戶而已。輔政裁逾年、年止六十、不得究施其志、此天下所以歎恨也。有文集若干卷、奏議二十卷、邊防利害五卷。娶楊氏、諫議大夫生之宗女、誥封魏郡夫人。子五男、淑問、朝奉大夫、嘗爲御史、有直聲、能世其家風。義問、某官。待問、早亡。嘉問、宣義郎。之問、承事郎。二女、長適寶文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謝景溫。次承議郎

王某。孫十七人。今上元祐八年、將建碑墓上、來請文。乃論次其實而繫之以銘曰、

謇謇唐公、媚於三宗。好是正直、有言有庸。公之於言、剛不違義。伏奏殿檻、面劾大吏。引而質之、在列汗愧。不貶不明、瘴荒萬里。人於禍福、有擇而言、則迎則嘿、久酣爲安。虩然大聲、震彼胥胥。皇思其忠、士慶其返。乃踐中外、乃都休顯。公長憲府、人無邪議。公總財省、民飽而裘。乃登輔弼、彌論政猷。祖宗典則、惟帝之求。國惟其仁、毋變以利。物惟其常、毋鑿以智。有或出此、予曷敢同。以劘以守、惟理予從。斯道之恃、隱然在公。天畀公厚、胡缺者壽。帝咨不慭、士民永疚。龍山之藏、有銘詔之。神隧之表、次詩在碑。百世無斁、正直之思。

劉摯撰 《忠肅集》卷一一

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行給事中參知政事上護軍魯國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謚質肅唐公墓誌銘

熙寧元年正月、制以權三司使給事中唐公爲參知政事。明年三月、遽寢疾不朝、上遣太醫日夜視公疾。四月乙未、幸其第臨問、公寢劇不能言。上泫然出涕曰、能復爲朕起乎。明日公薨、乘輿復臨奠哭之慟、廢朝二日、贈禮部尚書。其家上狀於太常、而博士安燾議、以公正而不阿、剛而能斷、請謚曰質肅。既而判尚書都省司馬光與其屬一百五十有七人、皆請如其議。四年二月辛酉、葬江陵龍山之東原。前此、其孤以余職在太史、使人來京師、求銘以納其墓中。且余觀公之所以進、所以黜、其節皆有足以動後人、故爲序而銘之。公諱介、字子方、其先晉昌人。唐末避亂於餘杭、自其祖始徙家江陵、今爲江陵人。公年甫十三、父卒官漳州、家貧、州人有欲賻助之、公皆辭不受。及歸江陵、閉戶讀書

者七年。其爲學務窮聖賢大原、不以辭律自羈束也。天聖八年、進士及第、爲鼎州武陵尉、又爲岳州沅江令。州民李氏鉅有貲、吏數以事動之、既不厭所求、迺言其家歲殺人祠鬼。會知州事孟合喜刻深、悉捕繫李氏、家無少長、榜笞久莫伏。以公治縣有能名、命更訊之。公按劾無他狀、合怒、以其事聞朝廷、詔遣殿中侍御史方偕徙其獄於澧州、已而不異公所劾。其後州吏皆坐罪去、偕以活死者得官、公終不自言也。改武康軍節度推官、知夔州奉節縣。方陝西用兵、詔舉三路知縣、公用薦者得遷著作佐郎、徙莫州任丘縣。自契丹約和、遣使往來歲不絶、凡誅索百出、驛吏比多破產而去。公嘗坐驛門上⑤、戒曰、自今非當所餽物、一切毋得供。有輒壞什器者、執之必以法。繇是過公境者、無敢有所擾。緣邊塘水夏秋害民田、中人楊懷敏用事、欲取縣西十一村之地以瀦漲水、吏畏執不敢言。公爲募丁夫、自高陽築隄以障之、至今以爲利。丁光國太夫人憂、服除、以秘書丞知相州安陽縣、徙通判德州。河決商湖、大爲河北患、前宰相賈魏公鎮大名、上漯川圖、請復河故道、朝廷適遣使行視其地、衆莫敢輒議。公獨抗言曰、故道之堙久矣、尚可復邪。聽者皆蹴然。轉運使崔嶧以庫帛配民、而過估之。公即移書安撫司曰、河北仍年被水災、民困不聊、轉運使不爲之卹。然則爲上存民者⑥、不在安撫使乎。嶧聞怒、按其留牒不即下、公終不從、嶧亦不能果行。遷太常博士、又徙通判廣信軍、召爲監察御史裏行、改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賜五品服。內侍盧昭序造龍鳳車於啓聖院、內出珠玉爲之飾。公言太宗神御在啓聖院、不可慢、況爲後宮綺靡之器哉。帝趣令毀去。三司使張堯佐一日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公與諫官包拯等七人力爭上前、既又請御史中丞留百官班、卒

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除宣徽使、公獨爭之不可得、求全臺上殿不許、自求貶亦不報、於是劾奏宰相、并言諫官附會事、其言無所避。帝怒、急召二府、以其章示之、公猶立殿上不去。樞密副使梁適叱公下殿、即貶春州別駕。明日、改英州。又明日、罷宰相、逐諫官。當是之時、公卿大夫莫不相顧自驚動、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咨嗟稱詠而不能自已。公雖斥、其名遂重於一時。踰年、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酒稅。復祕書丞、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又復殿中侍御史裏行、知復州、道改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帝特遣内侍齎告敕賜之。公至、不以一語自明。帝曰、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公第頓首謝。他日因對、曰、臣言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德。以言職辭、乃以爲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賜三品服、徙江東轉運使。御史裏行吳中復上言、公方正有守、不宜久在外。時文潞公復爲宰相、因奏曰、唐某之疏臣事固多中、初以貶太重、而未得蒙顯擢、宜復召用之。上改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西人盜耕河西田、而知麟州武戩謀築堡以限其侵地。會西人兵猝至、官兵皆戰歿、既罷太原帥、以公[7]權領帥事。於是大發兵境上、以張軍勢、且戒邊吏毋得與互市。西人數窘、果遣人來、願得更定封土、實出公策。歷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三司度支副使、遂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同提舉萬壽觀、同詳定禮儀。奉使契丹還、進禮部郎中、權發遣開封府事。嘗援天禧故事、請增置臺諫員以廣言路。又言、比詔諸路監司薦舉人、而多得文法小吏、無以裨盛化。請令中書門下慎擇端良敦樸之士、毋令與憸薄者并進、乃稱明詔。凡内降恩澤、事不關中書、此皆婦人女子甘言悲辭之託、以亂聖聽、宜早抑絕之。宮禁嬪

御賜予之費，多先朝時十數倍，且日加無窮，亦當有所損減。兗國公主夜開皇城門，昔漢光武帝出獵，還從中東門入，明日貶中東門候，蓋宮門之禁，以備非常，今公主所過內外宮殿門主吏，宜重劾罪以聞。夫賞罰不可私於人，孫沔、呂溱，前坐縱侈不法，而皆過貸之。若爾，在下者恐未易懲也。天下刺配人日益蕃，至死不得赦，在例則不然，可量所犯輕而數更赦者，聽自便，庶幾廣上恩。仍令有司更議刺配法。帝多開納之。會御史中丞言宰相，宰相方就第⑧待罪，御史中丞輒自去官號，召不出。公乃與臺諫官連章請辨是非，既黜御史中丞，公亦自請外，迺以知荊南。知門下封駁事何郯封還所下敕。未幾，又論新除樞密副使不當進，其事久不決。公論列不已，卒罷新樞密副使，出公知洪州。翰林學士胡宿等七人皆上書，願留公不可得。明年，拜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英宗即位，遷吏部郎中，以樞密直學士徙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召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理檢使。英宗面諭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繇左右言也。公曰：臣無狀，蒙陛下過聽。臣竊思自昔欲治之主，亦非求絕世驚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之遺德餘烈，在人耳目固未遠，願陛下覽已成之業以爲鑑，收群慮之策以爲知，則天下不勝蒙福。居數月，又以爲龍圖閣學士、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太原府。初代州岢嵐軍敵騎時入鈔邊，公則大合諸將兵盡驅之，使遠去，毀敵所置堡寨。西人寇大順城，環慶路檄出兵以牽制賊勢。公曰：敵小入，一方顧自可支，若此道遽出兵，又生一邊患不息也。公在太原三年，嘗戒邊吏務從容持重，毋得輕出兵，故終公之去，塞下無少事。今天子嗣位，遷給事中、權三司使。罷京師增官屋僦錢，復汴河漕舟以轉江湖之粟。其與言政事議論，益有所感發。上

或以某事爲是、公輒曰非。進退天下士大夫、皆直言其可否、不避怨、不立恩。其年上欲親祀南郊、議者或以居喪爲不可、上未知其所從、以問大臣。公對曰、古者天子諒闇之禮、與下不同、况郊有定歲、其可以卑而廢尊。及下議兩制、莫不如其言。公天資剛直、其在言路久、名敢言、自非有益於朝廷、亦未嘗言、其爲政則寬靜而有體。位顯矣、奉養猶若平素時。始公薨、上至其家、見畫象不類公、即命中使取禁中舊傳本賜其家、素見重如此。享年六十。曾祖諱仁恭、贈太子太保。妣盛氏、追封英國太夫人。祖諱渭、贈太子太傅。妣夏侯氏、追封崇國太夫人。父諱拱、贈太子太師。妣二崔氏、追封嘉、光二國太夫人。娶楊氏、封京兆郡夫人、正家有賢德。五男子、淑問、殿中丞、監察御史裏行。義問、大理評事。待問、早卒。嘉問、之問、幷太常寺太祝。二女子、以歸淮南轉運使、屯田郎中謝景溫、衛尉寺丞王泰。六孫男子、懋、太常寺奉禮郎。愿、恕、意、愚、幷祕書省校書郎。憑、未仕。銘曰、

唐初晉昌、晚徙於荆。代雖繼食、未侈厥聲。有聲輝皇、實公自發。其蓄有來、公發莫遏。凡位在下、難見節義。公獨嶄嶄、言駭衆視。誰薦諸朝。行御史中。以卑犯顔、萬死不容。繇天子明、卒起荒陋。歷凌阻夷、豈不一守。迺貳政事、其心益丹。天子曰可、公曰未安。進退賢否、不問黨讎。人莫我私、我德不求。誰其中止。猶未大施。帝心念公、趣駕再之。既見公象、曾莫公及。出圖殿中、嶷若廷立。其孰如公。譽榮初終。葬豈云遠、祖考是從。南望章華、左雲土夢。公名不亡、萬世之重。

王珪撰　《華陽集》卷五七

南康郡王墓誌銘

太祖皇帝有八子、諱德昭者爲越懿王、越懿王生冀康孝王惟吉、康孝王生守節、爲丹陽郡僖穆王。

王即僖穆之子、諱世永、字文億。母安定郡太夫人楊氏、任城郡夫人魏氏。王初補右侍禁、年十歲。入謝章聖皇帝、帝撫其背曰、若亦誦書乎。曰、誦孝經。經言何事。曰、忠孝之事也。帝喜、賜之珍果、輒不食、懷去。帝問其故、曰、欲歸遺所親耳。帝益奇之。仁宗爲太子、初就學資善堂、王入侍左右。及即位、累遷東宮外作副使、改左千牛衛大將軍。趙元昊叛、王求對便殿、具陳可討狀、因請自將兵以行。帝壯之、以飛白書世永忠孝及通天犀帶賜之。慶曆間封諸王後、遂拜惠州刺史、改右屯衛大將軍、光州團練使、特封弋陽郡公。於時水災、有詔求直言、王進十策、一取士、二禳災、三除叛逆、四富國、五安民、六強兵、七省胥吏、八去濫官、九蠲苛政、十備邊、帝嘉納之。至和初爲瀛國公、又遷登州防禦使。嘉祐七年、天子祀明堂、以藝祖之後殆無顯者、特遷隴州防禦使。英宗初、進蔡州觀察使。上即位、拜鎮南軍觀察留後。熙寧元年二月己巳、薨於邸之正寢、享年五十九。車駕臨奠、優贈昭信軍節度使、南康郡王、謚曰修孝、詔宣政使內侍押班張若水治葬事。三月丁酉、殯於京城之北普濟寺。娶王氏、引進使、陵州團練使、贈上將軍克基之女、封同安郡君。子男十二人、令圖、左羽林大將軍、壁州團練使。令瑤、右羽林大將軍、袁州團練使。令樞、右羽林大將軍、道州團練使。令倩、率府副率、早卒。令穀、右羽林大將軍、萬州團練使。令繹、右武衛大將軍、渠州刺史。令朔、右武衛大將軍、蘄州刺史。令羽、令闕、并右千牛衛將軍、三人幼卒。女六人、長適東頭供奉官時觀、次適左侍禁吳眞卿、次適東頭供奉官徐鎭、次適左班殿直馮綱、次適左班殿直樊中立、一人幼卒。孫男五人、子張、右武衛大將軍、池州刺史。子野、子赤、并千牛衛大將軍。子昭、右內率副率、次未名。曾孫女尚幼。王孝於事親、忠於事國、喜經術、通文章、

晝夜自飭厲若布衣生。丹陽王有疾、王刺臂血出、寫佛書、疾遂平。及仁宗不豫、王率宗室候起居、憂切誠至、即詣浮屠灼臂、聞者莫不歎伏。初、東平呂造爲其宮學官、授以經議、造既卒、追畫其像、居常瞻奉之、其樂善如此。英宗時勸督宗室爲學、常遣中貴人入宮視之。學官姜潛方講周易、疾暴作、王於是攝齊升座、爲之代講、聽者竦服。中貴人以聞、帝深歎其好學。王平生所著甚多、歌詩雜文數百篇。鈎考經傳、爲周易大義、春秋纂例及諸邸恩華錄。又能通釋老星曆之學、註金剛經、祖師授衣圖、六氣圖、登眞秘訣、皆藏於家。以熙寧二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府永安縣先王之塋次。銘曰⑨、泐辭刻石、永誌弗忘。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鄭獬撰 《鄖溪集》卷二〇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卜十月某日、葬眞⑩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彦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爲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

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爲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爲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並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榷、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敢爲、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它、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荊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椁諸物、皆荊南士人爲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汶、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屯邅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

而既死。此愛君者所爲恨惜、然士之赫赫爲世所願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負彼之有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於斯。

王安石撰　《臨川先生文集》卷九七

校記

①同：原無，據《宋史・龔鼎臣傳》補。

②稅：原作「承」，四庫本《忠肅集》作「歲」，均誤，據文意改。

③六：原作「三」，據文津閣本《忠肅集》及《宋史・藝文志》改。

④郴：原作「彬」，據《宋史・唐介傳》改。

⑤句首原有一「而」字，據武英殿聚珍版書本《華陽集》删。

⑥者：原無，據右引補。

⑦公：原無，據右引補。

⑧第：原作「地」，據右引改。

⑨「銘曰」後八字原闕，據庫本《鄖溪集》補。疑此銘尚有闕文。

⑩眞：原作「其」，據宋紹興二十一年刻本《臨川先生文集》改。

宋儒碑傳集卷四十

邵雍　蔡襄　司馬京　胡堯卿　晁仲衍
陳洙　錢袞　李象

邵雍行狀略

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藴，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迄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汶陽穆脩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詳也。先生既受其學，又遊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共城，廬於百原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爲有道也。年三十餘，來游于洛，以爲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買宅，丞相富公爲買園以居之。仁宗嘉祐中，詔舉遺逸，留守王公拱辰以先生應詔，授將作監主

簿。今上熙寧之初、復求逸士、御史中丞呂公誨、龍圖閣直學士祖公無擇、與今丞相吳公充、又以先生爲言、補潁川團練推官、皆三辭不獲而後從命、然卒稱疾不之官。先生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曰病且老矣、不復能從事矣。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説、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熙寧十年春、得疾踰百日、氣日耗而神益明矣。七月癸丑、啓手足於天津之南道德坊之第。初、先生葬其父於伊闕神陰原、今從其兆。父以明經敎授鄉里、及先生之長、退老於家、先生雖貧、養之終身致其樂。弟睦、事先生甚謹、飲食起居必身臨之、惟恐不得其意、蓋如先生之事其父母也、不幸早亡。

朱熹撰　成化本《伊洛淵源録》卷五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於途、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

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卲，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强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悦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户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户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附於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淩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鳴皐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宫，先生所終。

程顥撰《河南程氏文集》卷四

康節先生傳

邵雍、字堯夫、衛州人。家世貧賤、雍刻厲爲學、夜不就席者數年。嘗適吳楚、過齊、魯、客梁、晉而歸、徙居於洛。蓬蓽環堵、躬爨以養父母、講學於家。不彊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士人道洛者必過其廬。雍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無不親之。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乘小車、二人挽之行游城中、所過倒屣迎致。居洛三十年、洛人共爲買田宅、士大夫多助之者、雍皆受而不辭。爲人坦夷、無表襮防畛、不爲絶俗之行。其學自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數推之、逆知其變。自以爲有師授、世無能曉之者、而雍内以自樂、浩如也。有書十二卷曰皇極經世、詩二千篇曰擊壤集。雍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熙寧初、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與常秩同召、雍卒不起。卒年六十七。知河南府賈昌衡言、雍行義聞於鄉里、乞贈卹。吳充請於上、贈秘書省著作郎、賜粟帛。韓絳守洛、言雍隱德邱園、聲聞顯著、賜謚曰康節。

范祖禹撰《范太史集》卷三六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爲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曆三年、以祕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群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權倖畏歛、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

爲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爲利，爲公立生祠於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税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爲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别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内銓。御史吕景初、吴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爲政精明，而世閩人，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祕不舉哭，必破産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責，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絶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爲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於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治而易以毁譽，居者

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爲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於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彊如少者。歲時爲壽，母子鬒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爲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爲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傷人者，客遽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爲文章，淸遒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爲人書，故其殘章斷稾，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敕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爲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旻爲祕書省正字，孫傳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

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匀、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間歸於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五

虞部郎中司馬君墓誌銘

司馬氏出於晉安平獻王孚、其裔曰征東大將軍楊、始居安邑。後魏析安邑置夏縣、子孫遂爲夏縣人。自征東至今、墳墓在焉。君諱京、字亢宗。曾祖諱珂、祖諱暠。考諱諮、贈衛尉卿。妣王氏、封福昌縣太君。君以從祖太尉公蔭補太廟齋郎、調涇州司法參軍、又爲齊州司法參軍、舉監秦州清酒①、以最改衛尉寺丞、轉大理、簽書闕州判官、通判綿州、潞州、歷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虞比駕部三員外郎、知趙州、未赴、改博州、遷虞部郎中。歲滿代還、元豐二年六月戊戌朔、以疾終於家、年六十。八月壬寅、祔于先原。君爲人質直、言行無采飾、於宗族僚友無隱情。在官勤於職業、不避寒暑勞辱、凡劇務人所難處者、君至則立辦。而遇下以不欺。始爲參軍監酒、梁丞相守秦州、政尚威嚴、官屬震慄。君嘗白事不可、丞相厲色呵之、君端立于庭、爭之愈彊、必從乃已、丞相無如之何。在潞州、太守役兵治園亭、旬休不得息、君直從遣之。太守又行伍保法、一人有罪、輒連坐數家、日撻數十人、君一切釋去不問。太守雖甚怒、然以君廉潔周慎、卒無以中傷也。其知博州、值河朔盜賊大起、百十爲群、所在剽掠、晝

入縣鎮、驅殺官吏。君督責討捕、歲餘悉平。時强盜捕得即承者、法皆免死、盜倚法爲姦益滋。君擇其尤無良者、諭伍伯悉搒殺之。文潞公安撫河北、以博州多盜、始欲奏劾君、或止之曰、此介直人也、公徐察之、宜勿遽。已而潞公深知其能、乃表薦之。君安恬守分、不妄圖進取。始得州、即乞監終南太平宫、不遂、不得已之官。官滿又乞、亦未遂而卒。君篤於骨肉、赴其急難、竭力無所愛。性儉約、自初仕、縮衣節食、圭銖積俸祿。晚年頗優足、即散以賙親戚之貧者。族人有從之假貸、無問多少、無所拒。既而歸之、輒怒曰、同家異財、此大不義、某不②爲也。其自奉菲薄、如其初時。君先娶洋州司戶參軍曹識女、封仙居縣君、生一男四女、先君卒。再娶西京左藏庫使王懷濟女、封長安縣君、生四男二女。長子曰祀、河中虞鄉主簿、次曰檪、曰猶、曰拒、曰旹。長女適左侍禁白昭僅、次早卒、次適大名夏津主簿劉嗣宗、次適乾寧軍判官楊迪簡、次二女尚幼。銘曰、

司馬自晉、安平枝分。承繼綿綿、在後之勤。君之行己、始信邦族。仕不蕲進、以及州牧。儉以居家、直以居官。不畏不侮、在古爲難。一其所履、其終如始。納銘墓中、以贊實美。

范祖禹撰《范太史集》卷三八

胡宗元墓誌銘

宗元少孤、自力問學。年十九、以進士薦於其鄉。二十有五、再試禮部、再不利、益自刻苦、治經術、厲操行、客遊高安。太子中允蔡仲舒憐其孤立、以兄子妻之、爲闢書館、留與甥息共學、旁近士家多就之者。已而講授常數十百人、致溫飽以奉之。宗元貶衣損食、推贏餘以賙其宗、待宗元以炊者甚衆。其資樸厚、出入里中、詞氣自下、趨人之緩急而解其紛、號稱長者。迄年四十、築草堂於高安之魯公嶺、捐十萬錢買官書、無所不讀、務爲汪洋無涯、終日

與其徒辯析義理。初不經意時事、蓺松竹、灌圃畦、隱約林丘之下、蓋二十年。蔬町稻塍、松行竹塢、少壯致力而耆艾見其功。始爲壽藏於魯公嶺、謂諸兒曰、吾百歲後、猶安樂此宅也。熙寧癸丑、里人强起之、乃行應詔。宗元丘墓在新喻數世矣、故授臨江軍長史而歸。歸則病緩、然猶讀書不休。頗著詩及他文章、以自悼其屈於時命。後六年、其子遵道登第、仕吉州太和縣主簿、以安車奉宗元以就養。元豐壬戌五月丁亥、迄以足痹終焉、壽七十一。有息八人、四男子也、伯曰遵度、仲主簿君也、叔曰遵義、季曰章。女適某郡鄒沂、某郡周刊、某郡羅彥臣、皆學士大夫也。有季居室。孫二人、男格、女重慶。宗元胡氏、諱堯卿、宗元其字也。曾大父寂仕江南時爲兵曹。大父腆、父靜、皆不及仕。蔡夫人以諸子卜明年正月丁酉奉窀穸如治命、則以狀來乞銘。遵道吾僚也、遵度及諸弟皆力學、請銘又應禮、乃作銘曰、

孤童羸露、勇奮厲兮。求學與友、甚競彊兮。義不獨豐、燕宗黨兮。溫溫愉愉、柔縣鄉兮。牛衣懷璧、自貴珍兮。老奇不耦、致時命兮。鬱鬱壽宮、敏松竹兮。平生樂只、永安宅兮。

提點京東諸路州軍刑獄公事兼諸路勸農事朝散大夫行尙書祠部員外郎充秘閣校理上輕車都尉借紫晁君墓誌銘

黄庭堅撰　《山谷全書》正集卷三一

皇祐五年六月、詔以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知懷州晁君仲衍提刑京東。八月、銜命之官。道病、日浸革。是月二十四日、終於廣濟軍、享年四十二。君之仲氏國子博士仲蔚、官鄭州、聞訃慟絕、馳來京師、迎君之喪、與其孤端彥、以其年十一月一日丙寅、葬君於鄭州新城縣旌賢鄉賈村、從先正文莊公

之原。先期、端彥請銘於余曰、我先君有聞於時、將因子③文以信後世之傳。余既悲君仕不顯以沒、又嘗聞其平生之言、顧不得辭云。君字子長、其先澶之清豐人、後徙彭城、今家開封之昭德坊。曾王父母、贈太師、中書令諱佺。康、資、永三國太夫人耿氏、繼孫氏、傅氏。王父母、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師、中書令、謚文元諱迥。慶國太夫人張氏。烈考妣、資政殿學士、給事中、贈吏部尚書、謚文莊諱宗慤。安康郡太夫人王氏。安康、余之先姑也。君資識敏悟、方總角時、已自如成人、蚤夜抱書冊諷誦。父母愛憐之、又閔其素弱、意不欲其苦之也。君亦陽從游息、夜潛起取燭、或徹旦不寐。益務記覽、工辭章。明道中、舉禮部、嘗中選矣、而屬期喪。其後恩俾與廷試、而又以期喪、意卒不得遂。尋召試西掖、賜進士第。慶曆初、君通籍於朝、適天子宴皇屬太清樓、觀燈翠芳亭、撫州進金山等、皆一時盛事。君作爲歌頌以獻、凡三錫詔美之。君侍祠南郊、復奏頌極於褒讚。上顧謂輔臣呂文靖等、稱嘆殊甚。繼進文三十軸、後召試禁林、充秘閣校理。君既久官中都、乞補於外、乃抗疏、得懷守。前守無狀、日湛燕私、寬縱弛事、吏目因緣作奸、懷人苦之。君乘前之敝、專厲風迹、誅鋤豪彊、衆不敢犯法。郡境有沁水、創碾磑、借水勢、歲破麥數千斛以給榷酤。先是掾吏苦出納道勞、輒議均麥於民、率衆力以供、咸吁嗟不敢訴郡。君下車、亟召掾吏曰、太守所以便民也、今掾吏顧勞民自便邪。乃出教趣使復水利。未幾、轉運使移州、以民租折供繒萬計、已而又欲以它斂。君言歲饑、民不可重困、使者宜有以貸。轉運使不聽、君愈持之、卒寬民輸之半。州俗素樸、不喜儒、君一日視學宮、闃然蕪穢、若無人焉者。因嘆曰、郡去京師不遠、幸得漸風化之厚、而學墮不觀、是豈不足教邪。乃移書抵諸生、躬自教勅、朝夕使聞弦誦、繇是翕

然鄉風。懷人德君深，逮君之去也，父老遮道上攀車不忍君去。俄而聞君喪，懷人④無長少，莫不泫然流涕。君初以祖任將作監主簿，七遷祠部員外郎。始監金耀門文書庫，又監京麴院。權判尚書祠部，同判太常禮院，兼判尚書刑部，出知懷州，就除京東提點刑獄。累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賜五品服。君在禮院日，以天下行營中有號武定者，瀆章聖廟謚，請得以易之，天子驚可其奏。京師有貓鼠同戲，君援唐崔祐甫故事，請敕邊將以嚴武律。間歲，天子欲獵近郊，有司豫治道，設供帳，久之，詔蹕未行，君建白幸上早出畋，有詔罷幸。君練達國朝典舊，薦紳先生往往有從而質之者。君爲人端粹，唯嗜學，未嘗一日去書，故博識無不該貫。著文集二十卷，丞相章公得象、晏公殊尤見獎許，其牋記多出君之文。爲汴陽雜說一卷，其言切於規喩。又以唐白傳所撰事類集傳者浸舛，乃參考經史，一以刊是之，仍據舊目補考摭新，別爲三十卷，曰事類後集。又爲兩晉文類五十卷。康定中，文莊使陝西，君時侍⑤行馬上自成一編，曰侍雍雜編。晚在山陽，與侍讀錢公明逸篇章寄酬，間則命僚友終日賡唱，凡數十百首，辭敏而體醇。屯田員外郎王復見而作序，曰河内唱和集。又觀司馬遷、班固、范曄所論，其中或有過之者，因掎其失，折中其義，作史論三卷。方治懷，歲滿，趣辦裝，計日東去，而代者踰期，復取太史書，采類其文章，凡兩浹日，次成二十卷，曰史記文通。其書悉藏於家。君天性孝篤，自文莊之薨，纔數歲，繼遭安康之艱，創鉅毀深，屏處一室，六年未嘗一茹葷。君大族也，事諸長上必恭，厚昆弟以愛，賙群從以恩，與朋友以信。凡歲時吉凶問遺，罔不如禮之中。家居甚於寒素，嘗與宴貴人大第，出舞女，管絃鏗鏘，舉白擊鮮歡甚。君竊嘆曰，是豈吾所以爲樂也。其一意好學如此。君感疾

比劇、中固不亂、謂其子端彥曰、夫修短窮達、不有命邪。言訖恬然而逝、非知命也歟。君三世繼直書殿、士大夫談衣冠之盛、維君之門。君娶集賢院修撰、贈諫議大夫王公軫之女、封興安縣君、賢明柔穆、有閨梱之範。子六人、三未名而夭。次曰端彥、太常寺太祝。曰端方、曰端稟、雋厲修飭、皆承家之器。二女幷幼。初、文莊踐顯十數年、每任子必均諸族、其後以故大臣恩比錄孤者七人、獨君仲氏遷一官、餘悉霑内外親。故今諸孫有未命者、亦君所以成先志云。銘曰、

美昭德之世隆、君將獨侈先代之崇。學以粹於古、而行以端厥躬。吁嗟。才不究用而命不融。茫乎。孰質其善惡之公。

王珪撰《華陽集》卷五〇

殿中侍御史陳君墓誌銘

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殿中侍御史裏行陳君卒、京師士大夫與之游者弔而哭之哀。御史中丞等上言乞優加賻贈、與一子官。天子聞而悼之、賜賻錢一十萬。其弟太子中舍涇與諸孤泣而請銘於君友人陳襄、以志其葬云。君諱洙、字師道、建州建陽人、贈刑部侍郎商之長子也。少以父蔭推與諸弟、力學自奮、以文行稱於時。舉進士高第、爲壽亳[6]杭三州節度推官。未赴杭、爲河北轉運使魚周詢奏署掌眞定府書記。明鎬帥府就辟筦機宜事、俄用參知政事丁度薦、召充國子監直講、改著作佐郎。大饗明堂、覃恩加秘書丞。以侍郎告老還鄉、解職太學、治福州之長溪。轉運使奏監建州茶、未至、丁侍郎憂。服除、知湖州之烏程、轉太常博士。發運使薦監泗州之轉般倉。會朝廷建局、編定館閣所藏書、召入、隸昭文館編校書籍、遷屯田員外郎、未幾擢爲御史裏行。其在壽陽也、與侍中張耆辯[7]事固爭、者雖怒厲聲、不爲之屈、必直而後止。居亳佐

夏英公、有大胥倚勢爲威福、僚佐無敢指議者、君獨發其姦贓、以法黥竄、州人安之。明鎬辟機宜、軍府之政無巨細、一以咨君。乃白簡練鄉兵以備警急、時號精鋭。鎬還朝及預大政。凡兩對上前、薦君器業非臣所及、宜居館閣、其器重如此。長溪瀕海、無耕桑之饒、民鬻鹽以爲生、禁雖嚴而盜販日益衆。君至、一切不問、使民衣食、然後修其政刑、道之以禮義。居二年、獄訟衰息、至有暴悍化爲願民者。其治烏程、大概亦如之。君嘗病近年臺諫之臣言事苛細、不務大體、既居言路、上疏首陳取士、任官、考課之失、乃言餘事、皆有益於國家者。一日謂其親友曰、吾爲御史、得論天下得失、前日之所陳、終非吾心。方今皇嗣未育、宗廟社稷之計莫大於是、而近臣無敢議者、吾復畏避而無所開陳、則是苟禄自私以欺君父、焉用御史爲哉。吾將言之、萬一若不察、繼之死而後已。君之將亡也、其日夙興齋戒言事、疏入未報、而以疾暴卒、人莫知其所言何事也。君爲人剛正潔直、義形於色。執親之喪以孝聞、自斂及葬不爲佛事、而一踐先王之禮。居家豈弟而厚於宗族、與朋友信、聞人之善如己出、雖古人之風節無以尚也。爲政嚴明、吏不敢欺、至於民事、則多所簡恕。博涉經史、尤深於春秋、爲文辭詣理、不事雕飾。善品藻人物臧否、有進賢退不肖、澄清中外之志、惜其中道而殞命也。嘗著春秋索隱論五卷、辨諸儒異同之説、盛行於世。有文數百篇。享年四十九。曾大父仁魯爲大理評事、大父應期贈官至刑部尚書郎[8]。君娶王氏賢淑、生三男。長曰師韓、郊社齋郎。次曰師雄、師闕、皆幼而好學。一女適揚州司法上官塏。卜嘉祐七年月日、葬於建陽考亭鄉聚星里之原。銘曰、

義充諸中言無邪、憂嗣欲陳乂王家。志不克施豈命耶、以銘誌之示幽遐。

陳襄撰 《古靈先生文集》卷二五

都官員外郎錢君墓誌銘

亡友去私、諱袞、姓錢氏、懷安軍金堂縣人。生七年而孤、其世父良絶器之、教養若己子。去私性淳篤、寡[9]言笑、嗜學。諸兒挽引與戲、不過略就其處、已復還几案、對簡冊爾。嘗竄誦詩書、終卷不亂。既冠、文章道誼、鴻麗通博、翕然聞兩蜀間、士大夫爭求交之。慶曆初、舉開封府進士、試廷下、不中、遂歸。曰、吾術其未至耶。郊居、外人事、盡取所有書、日夜攷究。騰高入深、裒擥剔抉、無所不得、以爲其所有。猶曰未也。是歲秋賦、尚不肯應書、太守集賢林侯槩力起之、且緩期以待。去私爲出、幷諸生試、侯取去私爲第一人。明年、遂中甲科、調江陵節度推官。老姦夙黠、不敢侮妄。時故相劉公沆臨府、剛嚴峭勁、少所推借。嘗謂去私曰、君始仕而論事、多與法合、豈少習之耶。去私言、是安假習。法與人情、何嘗甚相遠。若處之平心、自可決不疑矣。公是之。他日、見其所爲文、歎曰、君事業有如此、簿書豈可久相仍哉。薦之、再授京兆府掌書記。晏元獻最愛去私、嘗召與語終日。文潞公來雍、以賓佐自隨。朝廷改去私定國軍幕、潞公留之。屢試以難劇、皆辦。稱其才、文[10]章獎奏、遷著作郎、知河南府登封縣。縣有嵩陽書院、師席久倚、生徒盡散落。去私盡料邑人子弟之良者、遣往教之。四方之士來者、皆留其中。嵩陽之學、至今爲盛。蓋去私至後、始能如此。京洛之民窳墮事末利、不重墾稼、去私爲遍詣田間、相視指度、溝泉壠壤、藝食桑稻、以法授。其民飽煖之、潁許之人轉流而占籍者歲歲加益。嵩少、天下山水最佳絶處。巒嶺澗谷、幽深奥邃、道祠佛宇、布若聯墅。前朝高爽傲逸之士、遺迹如昨。今秘書監劉公几、與去私爲泉石之友、間常步入、以極其勝、連月忘返。而縣無廢事。遷秘書丞、簽書興州判官廳公事。州

在崎嶇山壑之中，民吏椎質，諸不如事。向官此者，但務一切。去私爲其整比次䇿條理，巨細無有違失⑪。興遂名治郡，至今襲用其術。改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賜服五品。鳳翔盩厔縣望遷澤置馬務監牧使，舉去私主之，兼知縣事。縣介岐、雍，土田演沃，民高貲，常以雄横相鎮迮，素號難治。去私一以至誠治之，久而其下不敢以毫髮不可事徼倖於去私。治平刺陝西義勇，其法不問衣冠與下戶，皆籍。人甚駭恐。去私爲白府免，不聽。移書轉運使，爲奏朝廷，從之，衆始安。嘗有兩詞詣去私辨，客有紿其所不直者，厚納其金，陽爲將以言於去私所，易其獄。去私理之自如，其人出，逼客，復取金。去私知，但默笑，待客如平時。外人益信去私之公，且謂去私仁人長者，而指客不若犬彘。閭巷籍籍，交口頌罵，客竟以羞死。改都官員外郎。今韓大參爲三司使，奏去私通判其府事。未報而去私卒，治平三年六月十七日也，享年五十三。去私爲人，情地夷曠，無有徑路。而所與之遊者，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而去私胸中辨其所以爲賢不肖者，寔皎然爾。事世父，孝謹尤篤。嘗以其所當遷官，具情以聞上，且曰：臣伯良有大恩於臣，願求授之。天子嘉焉，命遂下。廪給之羸，盡分致其族，以至及其故舊所不能自濟者。其於自奉，裁足而已。器服玩好，散置几格，人所欲得，隨其取去，未嘗有一言之吝。其臨政明敏愛恕，不務巧刻。辯詰訴訟，儻無深非重過，皆講解使去。初若寬簡不斷，然而淹久浸漉於人，盡愜其所素意。蓋本不欲相疵痕，而後可使復爲完好者也。故每去，人必思之。罷登封累年，嘗復過之，邑人扶老提稺，相與出郊候拜，留連不忍輒去左右。送之復如此。既死，二曲人有訟不得其所伸者，知其無可柰何，則必詣去私殯室，瀝酒燒幣，號泣告訴，具道其所以如此，不能復見去私爲其區處之者，

反覆丁寧而後去。此古人得循吏之稱、班於簡冊者、未必有能過於此。宜意尤泊然不顧計。劉丞相、晏元獻、文潞公最爲知去私者。是數公其力儻略施於去私、則可以度越倫輩、爲顯官貴人。而去私未嘗輒一開口、以希其有所進拔。人語之、去私終不爲易其所存。同嘗以長期遠約待去私者久矣、且不謂遽然至於如此。嗚呼哀哉。去私曾祖諱贇、祖諱緒。父諱炤、贈職方員外郎。世世皆用儒學倡於蜀、以春秋名其家。母王氏、贈僊⑫居縣太君。夫人耿氏、婉靜端素、儀度可法。自歸去私、相與營飭家事、外齊內明、資去私於學、以至得第。從官在雍、嬰疾遂去世。再娶江氏、刑部郎中、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林復之女、封長安縣君、賢而有文。去私沒後、家甚貧、長安安之、不戚戚、惟督諸子爲學、期以復興門戶爲意。男六人、端甫、端夫、端履、端衡、端誠、端懿。女四人、長適進士侯去非、餘尚幼。去私有文集二十卷、大抵淳重明白、長於議論。以熙寧四年二月丙寅葬於盩厔縣仙遊鄉黃龍原、耿夫人祔焉。端甫昆仲、以同於其父交遊爲最深者、來哭求銘、同辭之非矣。既泣且銘之曰、

嗚呼去私、其可謂當世之淑人君子者也。寬裕和懿、才明敏給、政事文學、皆有能譽。而其官其壽、兩不能獲。夫天之報効於人、所以必然用善惡之行者、同嘗論之精且密矣。今於去私、又使人置疑於其間也、竟何如哉。去私所有、已不自媿於人。其子孫復能嗣其業、當有復能興大之者。嗚呼去私、想固無恨矣。銘去私之墓者、同也、去私聞之乎。嗚呼哀哉。

文同撰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七

講師李君墓表

灌園公曰、自唐衰亡、天下文鄙學謬、積百許年、極陋且羞、而士未知變也。中間有工儷語、即見推爲

辭伯。有知記誦經疏、即被請爲儒師。承習髣髴如此。又數十年、而後奇特之士相望出焉、其變遂臻乎大。若建昌之曾子固、李泰伯、則肇荒一郡者也。其餘號鄉先生、力通辭語、以是非予奪傳注爲事、以不墮於路聽耳剽之浮、則藍田李君亦其人也。君六七歲時、聞佔畢之風而悅之、不俟父兄敦飭、而曉夕黽勉。蓋家愈貧而志愈篤。既壯則以講勸取貲衣食。其闔戶方且承顔竭力、躬行孝悌、衣無定主、甑無我粟、而沒齒安之。鄉人嘆咨、以爲不可亞。其於人也、和而徇禮、信而附義、喜揚人善、如恐不足。少時應舉梁京、中道同袍屬疾、衆皆捨而前、君獨守之不忍去。君於經無所不悅、而尤用意於詩、易。嘗著詩講義二十卷、易統論三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書成、不遠千里以獻當代聞人。嗚呼、蓋恥乎無得而稱者也。君諱彖、字材叔、上世家臨川之青泥、其遷藍田、見三徙矣。熙寧九年十二月乙未君卒、壽六十三。明年、卜宅兆得吉於大源之鄧言阬、某月日克葬。有三子七孫、子曰平仲、擇之、琛。而擇之能嗣業云。後之人固有考評宿學、以稽君者乎。問其家則子孫存焉、問其墓則告之以在此。

呂南公撰 《灌園集》卷一九

校記

①此句《宋史翼》卷一九「司馬京傳」作「監青州酒稅」。

②「不」字原脱，據魏錫曾校清抄本《太史范公文集》補。

③子：原作「余」，據武英殿聚珍版書本《華陽集》改。

④人：原脱，據右引補。

⑤侍：原作「自」，據右引改。

⑥亳：原作「毫」，據四庫本《丹淵集》改。下「亳」字同。

⑦辯：原作「辨」，據右引改。

⑧郎：原無，據右引補。

⑨寡：原作「寬」，據右引改。

⑩文：疑當作「交」。

⑪失：原作「矢」，據右引改。

⑫僊：原作「遷」，據右引改。

呂誨　石牧之　張諷

右諫議大夫呂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誨，字獻可。其先幽州安次人。曾祖父諱琦，晉兵部侍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祖諱端，相太宗、眞宗，以太子太保薨，謚正惠，贈太師、中書令。伯祖諱餘慶，太祖時參知政事，贈鎭南軍節度使。各有功烈，記於史官。父諱荀，國子博士，贈兵部侍郎。母張氏，追封清河郡太君。獻可幼孤，自力爲學。家于洛陽，性沈厚，不妄交游，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登進士第，調浮梁尉，不之官。歷旌德、扶風主簿，遷雲陽令，改著作佐郎、知翼城縣。徙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通判梓州事，未至官，遭母喪。服除，知大通監兼交城縣，召入爲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兗國公主，仁宗之愛女，下嫁李瑋，薄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入訴於上。獻可奏宿衛不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門者不當聽入，并劾奏公主閤宦者梁懷古、梁全一，竄逐之。會有新除樞密副使者，當時人有疑論，獻可與其僚直以衆言陳上前，謂必不可留。章十七上，卒與之俱罷，獻可得知江州。久之，復召還臺。英宗即位，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上有疾，太后權同聽政，内侍都都知任守忠久用事於中，上之立，非守忠意，乘此與其徒間構兩宫，造播惡言，中外恟懼。獻可連上兩宫書，開陳大義，情辭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讒言不得行。上疾久未平，獻可請早建東宫，以安人心。既而上小瘳，謙默未可否事。獻可屢乞親萬機，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又請太后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請上親出禱雨，使外疑釋然。太后既歸政，獻可復言於上，今雖專聽斷，太后輔佐先帝久，多閱①天下事，事之大者猶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報盛德。任守忠謀不售而懼，乃更巧

爲諂諛、求自入於上。獻可曰、是不可使久處左右。亟言上、數其前後巨惡、幷其黨史昭錫竄於南方。因上言大姦已去、其餘嚮日憑恃無禮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執政建言、欲如漢氏故事、推尊濮安懿王。獻可率僚屬極陳其不可、且請治執政之罪、積十餘章、不聽、仍求自貶、又十餘章。懷知雜御史敕告納上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其位。上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章留中不下、還其敕告、屢詔令就職。獻可與僚屬具錄所上奏草納中書、稱不敢奉詔、固請即罪。上不得已、聽以本官出知蘄州。已而徙知晉州。今上即位、加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未幾、召爲刑部郎中、充鹽鐵副使。上素聞其彊直、擢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爲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爲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爲政者恃其材、棄衆任己、厭常爲奇、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獻可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會有疾、奏乞閑官歸鄉里、朝旨未許。乃乞致仕、詔提舉西京崇福宮。到官、又乞致仕、許之。以熙寧四年五月甲午終於家、年五十有八。初正惠公薨、其家日益貧。獻可既仕、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之孤嫠者、室無餘貲、所以自奉養至儉薄。其治民主於惠利、而疾姦暴、大抵槩以公平、故所至人安之。屢爲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凡二百八十有九。歷觀古人、有能得一二、已可載之列傳、垂示後世、在獻可曾何足道。今特舉其事繫安危者

書之、至於進對口陳之語、不可得而聞也。前後三逐、皆以迕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數其非、不去不已。旁側②爲之股栗、而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容貌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義所當爲、疾趨徑前、如救焚溺。所不當爲、畏避遠去、如顧陷穽、惟恐墜焉。晚年病卧洛陽、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爲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今之世愛君憂民發於誠心、無所爲而爲之、可已而不已、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邪。故其沒之日、天下識不識皆咨嗟痛惜、彼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獻可始娶張氏、故丞相鄧公之孫。後娶時氏、故侍御史旦之孫、封同安縣君。四男、長曰由庚、金水主簿。次曰由聖、將作監主簿。次曰由禮、由誠、皆未仕。六女。長適羅山令鞠承之、次適光祿寺丞吳安詩、次適進士姚輝、次蚤卒、處者二人。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伊闕先塋。獻可病亟、爲手書命光爲埋文。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伏呼曰、更有以見屬乎。張目強視曰、無。光出門而獻可沒。噫。如光者、烏足以副獻可之所待邪。顧義不得辭、哭而爲銘。銘曰、

有宋名臣、呂正惠公之孫。以忠直敢言、克紹其門。位則不究、道則不負、年則不壽、名則不朽。嗚呼、爲人臣、爲人嗣、始終無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司馬光撰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七七

朝議大夫致仕石君墓碣銘

朝議大夫致仕新昌石君、諱牧之、字聖咨。慶曆二年進士、予同年生也。姿韻沈雅、志操高遠。幼無它好、惟讀書是嗜。未冠、從鄉舉、籍籍場屋間、宿儒父兄行皆器重推先之。二十七登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以便親、就下補杭州新城尉、移台州天台

令。自初任已有能名、於時故相王荆公知鄞縣、樞直陳公襄令仙居、號江東三賢宰。滿歲、用薦格改著作佐郎、九遷至朝議。比歲課者三遇皇祐明堂、嘉祐、治平、元豐登極霈恩者四見。保甲括牧地、有勞減年者再。凡知江寧、鹽城、雍丘三縣、通判溫、湖、舒、建四州。而江寧、溫、湖以別薦、服喪避親不赴建安、以親疾請侍養、不待滿罷去。入朝爲越王宮太學教授、監在京麴院、其鹽城、雍丘、越邸用近臣別薦、最後朝選知溫州。所至治迹見紀。初、餘杭發十縣官部丁夫治浙江隄岸、未幾、秋潮嗽齧隄壞、獨新城所治無患、太守方公偕嘉之、爲言於朝。增廣天台縣學、擇鄉先生居師授之任、以延俊造、縣事間則親爲講說。遠近嚮慕、負笈而至者若王景山、余京、方援、伍原輩、同時出黌下、後皆爲聞人。陳公嘗爲文以紀其事。先是、邑有母告子不稟教令者、訊之、無大故。乃呼之前、喻以子事父母之道、丁寧訓教、使急歸奉養。後二十年、行李過其境上、母子泣拜馬首曰、無狀子自蒙教戒、感懼惕厲、遂爲善良。聞者以爲近古循吏之政。鹽城海寇驚撓鄉聚、州使督迫追捕、符移狎至、初不爲動。徐料村社義戶、得勇悍敢前者千餘、命軍校部勒教以兵仗、寇聞、鼠伏鳥散。熙寧初、頒常平發斂暨役人免募法、州縣急於期會、因致煩擾。詔遣侯叔獻察訪至雍丘、詢之父老、咸曰、編戶但知變法、而不知變法之擾。叔獻以聞、朝廷方議褒擢、後使者以爲推行未盡而止、然猶被保甲牧地之賞。始涖永嘉、病火政素怠、颶風至則焮焰綿亘、姦人利救焚藪斂、吏恬不怪[3]、寖以成弊。因舉行火保之令、預爲約束使知、有犯聯坐。一日火作、親率部伍、視畚挶綆缶之不悉力者收之、餘悉競前、俄頃而撲滅、自是其弊遂革。又患州境近鹽、鹽禁益密、黥隸相望、而犯者不少衰止、歲課虧損、責及郡官。於是爲設方略、急監

臨而寬捕吏、限以煮海之數、每亭竈启閉、牢盆出納、須監官與捕吏親臨、銖兩不入私門、賈販既無所得、不數月、刑省而課羨。州郭有通衢、名五馬、閔塞不通人行久矣、問吏屬、則曰、俗傳闢之利舉子而不利長人。乃詆曰、有是乎。立命撤屋開路、自爾通衢不絕、後累有登科者、溫人至今德之。久之、治辦益無事、間或會賓僚追文酒之樂、繼以酬唱篇詠、不日盈編軸。好事者集成二十卷、目曰永嘉唱和云。罷郡時年才六十六、遂有歸休之志、上封告老、以本官致仕。聖咨早厲士節、出處進退、不蘄苟得。晚年通性命之理、視死生窮達爲一致、故淡於榮利。精力方強、遽知止足、還鄉里、即祖居爲宴坐之地。是時昆弟罷郡退居數人、相與遊息山水間、友於群從、超然有適、如是三年。而絕州縣省謁十年、而廢宴會、撤筆硯十三年、年七十九矣。盡屏去服玩、青編黃卷亦不復問覽、居常默坐、世累都遺。

一日盥沐、更衣就寢、無一語、嗒然而逝。雖脫屣蟬蛻、無易於此。時元祐八年冬十一月十三日也。有遺書一編、疏五十餘事。處理家政、至於厥斂之具、喪葬之節、賓客之禮、子孫之戒、纖悉無遺者。門人葉經叙其始末爲往生錄。嗚呼、達生悟理、神識不昧、泰豫若是、豈力學行己自我得之者耶。其性質純茂、孝友忠實、雖勉勵敦修之有素、抑所稟賦之本厚耶。故嘉言美行、爲人稱道者多矣。少時常贄所爲歌詩於范文正公、公謂其孤雁、晚望二篇有古人風。後以時政十事上韓魏公、如錢幣鹽法之類、皆見施行。在天台日、太守元章簡公待以僚友、常曰、如公文雅、縣令淹才、煩碎之務、委之佐尉可也。趙清獻公歸老過溫、其子屼方爲倅貳、公每戒之曰善事石君。曾宣獻公杜正獻公常以在朝不及薦用爲恨。觀當時名公賢卿許與之言、則人材可知也。其著於筆札則有易論、解經訓傳、雜文、歌

詩總七十卷藏於家。見其書則學術可知也。室壽昌縣君王氏，尚書屯田員外郎賁之女。子男子五：常州晉陵尉景雩，早卒；進士景需；明州奉化尉景零；天台令景雯；鄉貢進士景震。女子七：蘇州長州尉葉庭實、澤州陵川令王慶叟、南劍州將樂縣令江汝言、進士張褫、馬景文、李景常、虞芝，皆其壻也。諸子世學，景需就養不仕，景雯踐父官。諸壻業官鄉舉有聞。孫二十五人，曾孫七人。景雯等奉治命，以紹聖元年十二月某日葬於縣之九巖山某原。冢塋封域，悉如遺書平日經畫之旨。景雯自越千里之潤，袖書與祠部君所述行錄見抵，且扳先君同牓之契，丐文以表墓隧。時予方有家故，未遑屬藁。中歲再至，請益懇。每念平昔與聖咨遊甚久，又嘗論天下士族，知新昌之世，且嘉孝嗣往復之懃，思盡述終之志，可無紀乎。案石氏系出青社，唐季初，祖某避地徙越，因家新昌。曾祖延俸，仕錢氏爲某官；祖渥，隱晦不仕；父待用，贈金紫光祿大夫。祖孫居越數世百餘年，遘聖代右文，得以詩書教其子弟。天聖中，世父待舉始擢進士第，官至秘書丞。自是登科者常不絶。慶曆牓同時昆弟三人在選中，而居顯仕者相踵，枝葉繁衍，從進士者又倍於向時。嗚呼，盛矣。故悉書之，又係以碣銘云：

學充乎中，行著乎外。其有云爲，名稱必大。在己所安，存亡進退。及物之利，中和惠愛。仕而知止，終遠辱殆。沒不怛化，遊神定泰。嗚呼聖咨，考履無悔。善生安死，令名如在。

蘇頌撰　《蘇魏公文集》卷五五

張司勳墓誌銘

公諱某，字隱直。漢留侯七世孫紘居番陽，至五代祖晟，乃自番陽徙浦城，遂世仕於閩。皇考尚書公始以孤童從楊文公遊京師，以進士中甲科，歷官刑部郎中、直史館，致仕，乃宅吳。其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吏部尚書彭城劉敞銘於墓。隱直、其長子也。少明雋好學、有器識。未冠時、已卓然爲成人。與劉原甫、楊審言兄弟爲友、前輩長者多賢之。寶元中、西方用兵、以布衣上疏論朝政、進啓政十篇、乞召對、已報罷、又陳邊要數萬言、不能用、即移書二府、以古今兵事成敗訂其是非、於時雖不合、公卿翕然以爲材。數舉進士、既不中、且壯矣。尚書公爲陝西轉運使、范文正公鎮永興、始勸公仕、於是補太廟齋郎、即任以爲洛陽主簿。蓋始仕也、其所操決已如老吏、數決滯訟、洛陽人善之。三年、魚周詢拜御史中丞、薦以爲主簿。仁宗方開言路、臺諫官盡人物之選、其言執政得失無不聽、當時執政者不敢作威福、陳賜叔、唐子方諸公以此顯名一時。隱直在臺中乃主簿、諸公皆推以爲友。皇祐二年、拜明堂。既齋前殿矣、人藉藉傳有泛恩④、過以問何郯。郯曰、聞之。公曰、或傳外戚欲得節度使、中貴求爲觀察使者、於法不可遷、將以亦聞之乎。是遷⑤也、上既許之而諭於執政矣。此非不蠹也、何爲默然。郯大懼、即與其僚請奏事。仁宗愧且怒、責所授言。郯疑以問公。公曰、某聞之以告、得罪寧有憾耶。明日、禮成、有泛恩、二人者遂不遷。然上怒未已、推窮且急。郯亦終不言。唐子方之論溫成也、夜召公以決之。公曰、足下當言責、尚何疑。爲此足以塞責。子方繇是被逐。其所建明皆此類也、執政聞而憎之。秩滿、上改大理評事。范文正公守青社、薦公文行、乞召試學士院、因請以爲從事、但除青州判官而已。比至、而文正公病且革、以府事一諉之。文正公從陳州至彭門而薨。公馳哭於彭門、相其後事而還。代歸京師、尚書將請老、遂求東南官。三司請以爲懷寧令。懷寧、劇邑也。治之數月、廷遂無訟。而羅原茶場戶歲輸茶百萬、前日之敝、上茶之入三倍、其次茶五倍。既不足、捽它草木皆爲茶、以是致大賈、

賈不售、爲令者不得去。及公至、始約束必得善茶、其上者倍之、其次不過一再倍。吏告以法、且留公矣。公曰、使民不加斂、賈得善茶、何爲不售。民歡呼相告、及期畢具。是歲大賈至、乃先諸場算、以其得善貨也、上下以爲便。僑戶出丁錢、其去來不常、十年間吏不時省籍而無除、遂至萬數。其去者責於里胥、故任役者卒破產、爲大害。公一日按籍、除其亡者六千、益新丁三之一。因以聞上、遂爲諸縣法。吏言、令之圭⑥田五百斛、請賦之。公疑其不明也、使訪之、得田三百畝、輸有司賦其田而已。自昔守令莫不然、然畢取之、號草頭供輸。於是通判李基聞而詣公曰、君不可以獨清、盍爲我諭之。其除者亦半。因謂李曰、勿廣語人、使人反側、無益也。二年、孫長卿爲江淮發運使、因以親嫌罷。於是尚書公老矣、乃還吳、遂不復造朝。臺檄趣召、數移疾不行。尚書公捐館、時公年及知命、執喪盡禮、杖而後起、人以爲難。終喪始還臺、遷殿中丞。丞相當國、方薦公。公曰、親老矣、不可以久留。遂得通判湖州以歸。二年、繁昌公卒、哀毀如尚書公之喪然。隱直家故貧、朝夕饘粥或不足、未始以告人。治平三年入朝、於是閒居十年矣。今上即位、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王丞相珪提舉百司、先諸公薦、始編定百司敕。是時、自陳丞相諸公薦者十二人、詔賜對便殿、勞問甚渥。於是子方新領三司、請以爲判官、即權領戶部判官事。戶部主諸道上供金帛、自慶曆時、迫諸道上供、入倍常歲。諸盜始爲敝、吏不能較、一歲所負至二十五六萬。前日、內帑無所考質、於是有詔使公覆較、以慶曆五年爲準。因建言、轉運使以經制爲職、盍以爲殿最。中間不滿歲而去者、以數告其代、幾可以勸沮。朝廷遂頒以爲法。而計三年之入最一百三十萬、又督發川峽所負、入便錢至五十萬、大計賴焉。久之、始正⑦權戶部判官。序其秩、視提

點刑獄。在三司凡七年，乃以司勳員外郎出知越州，兼浙東兵馬鈐轄。部使者率新進少年，以新法督責其下，戾甚。吏馳走不給事，已蹈罪咎。會稽爲大府，公以樂易處其吏民，吏不欺而賴以安，法度皆舉。踰年，徙蘇州。未行，又改明州。明州，尚書公之故治也，遺愛餘美尚在耳目。人皆喜公之來，公亦樂其州爲易治。於是詢求民隱，數日之間，政令一新。時方病鹽法，法已過矣，吏緣爲姦，自昌國縣置發引鋪，而公私之貨混淆不可辨，其利於公者削矣。公至，則除引鋪，使民市於官。市於官者，不爲定格，益嚴其禁，期不敢犯。未幾，入緡錢八十萬。既足其目，而又益三百萬。未閲月，移成都路提點刑獄。自在三司固已親其秩矣，三易鎮乃始遠徙，人皆爲之恨，且勸公辭之。公曰，吾辭之，重得罪執政。雖然吾顛革族多，豈其願也。吾不敢辭，陳力而已。於是求對。及見，上乃憫勞久之，曰，行且遷矣。遂行。自四明之徙，歷八月乃至部所。始至，務大體，不以暴刻爲功。自熙寧已前，第五等户不傜。及新法起，乃出免役錢。公以爲朝廷立法，本以寬民，今乃賦困窮之民，非上意。因奏免者十二萬户，蜀民大悦。會茂州蠻叛，數日覆軍殺將，進圍汶山郡，坤維騷然。公與轉運使僉充行分將兵，方無事時，兵常不足，及是，官軍多死，夷兵且深入。公移帥府，請與之約和，以緩其來，且待王師之至也。帥府用其畫，猶連公手札上聞。已而王師至，夷兵不侵軼者，公之力也。先時，蜀使者多循故事，不閲兵仗。公至成都，將閲之，咸以爲不可，且生民心。公曰，吾職事也。遂發視之，器甲多敝敗不可用，使修完，益移檄支部舉新之。至是軍興，乃獲用。朝廷方併州縣，以充大農之財。永康之廢未久，請復以爲永康縣。川峽道阨塞，多瘴癘。它時使者行部，多不以春夏出。茂州之役，自三月至七月，往來無朝夕之休。比官軍粗備，

乃還。至永康、感疾矣。輿歸成都、病小閒。今樞密馮公當世候之。公囑當世以後事、神色不動、處生死之際、若往來也。以熙寧九年八月十日、以其官終於官舍、享年六十二。嗚呼、隱直天性渾厚、喜怒不形聲色。雖子弟有過、未始言、子弟皆化其德。仕官四十年、歷典三鎮、至於奉使、未嘗一罣於法、亦未嘗廢一吏、所至皆稱最。與人交、溫溫若不足、及臨事、不苟變。在三司時、左右新進假途以致要津者如奕棋、而公坦然不以爲意也。有文集十卷、其上論朝政疏啓及論西方用兵書、號慶曆先書、後書、又十卷、藏於家。曾祖諱靄、仕於閩。祖諱璠、皇贈戶部侍郎。考諱沔、尚書公也。夫人彭城劉氏、封彭城縣君、爲人明爽、善治家。公於家事一切不問者、夫人是賴。先二年卒。男子八人、元方、進士及第、平輿令、中書吏房習學公事。元振、元憲、元舒、舉進士。餘尚幼。女七人、太常寺奉禮郎沈某、著作郎郭茂恂、試將作監主簿蘇亨節、太廟齋郎盧道原、其婿也。餘尚幼。公卒之明年、喪始自蜀歸。諸孤將以九月某日葬公穹山先公尚書之兆、使來乞銘。余平昔從公之游、固已欽慕矣。及代於會稽、親見其民愛隱直如父母、迫大道爲綵城以障其行至數十里、⑧涕慕不使去者移日、此尤可尚者。嗚呼、隱直其有德君子歟。乃爲之銘曰、

嗚呼隱直。其學博矣、而志不遂。其德完矣、而位不充。或恨其弗逢、維其命之窮。其達也、不過爲王爲公、建一切之功。若其德、則考古人而不愧、將來世而無終⑨、爲能執其中。使九原可作、非夫人之與其誰從。

沈遼撰 《雲巢編》卷九

校記

①閲：原作「閔」，據明本、陳本、四庫本改。
②側：原作「則」，據右引改。
③怪：原作「出」，據庫本改。
④恩：原作「思」，據四庫本《雲巢編》改。
⑤遷：原作「進」，「也」原缺，據右引改補。
⑥圭：原作「主」，據右引改。
⑦正：原作「王」，據右引改。
⑧里：原缺，據右引補。
⑨終：原缺，據右引補。

宋儒碑傳集卷四十二

黎錞　王安仁　李忠輔　陳襄

朝議大夫黎君墓誌銘

春秋事出於史，而法與義生於筆削，雖游夏不敢措辭其間。及夫微言寂絕，大旨畔散，傳注解詁之家坌并而起，各持其說，以誇異騁高於人。蓋自左丘明而下，五傳殊歸，歷漢、晉及唐之盛，而秘府所藏至六十餘家，千餘卷。嗟乎，春秋之難知，而學者之難論亦已甚矣。渠江黎希聲，專經而信道，常謂春秋緣舊史之文，假聖師之筆，行王者之事，其文坦易，其法簡嚴，思之不必太深，求之不必太過，則有得。乃探索藴奥，敷暢厥旨，著春秋經解十卷，大率以經爲主，不汩於異家曲說之紛紜，傳諸士林，信之深，從之衆。熙寧初，丞相韓魏公上其書於朝，謂可置文館，翰林王禹玉輩援之甚力。會貢舉更制，春秋不爲科，議乃寢，公亦浩然有歸意，遂老於蜀。今天子嚮儒重道，謂一經不可輒廢，爲置博士，用以取人，則公之亡久矣。嗚呼，道之難明也有至是乎。徇一時之好惡，而經術用舍繫焉，亦儒者之不幸矣。此所以古之人著書立說，或藏之山巖屋壁，或投之煨爐，而不欲傳於後世，蓋有謂也。按黎氏之先出北正，其後子孫散處四方。建隆中，有曰嵩者，初自雲安徙居潼涸[1]，今爲廣安人。嵩生元祐，元祐生德穎，乃公考也，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王氏，贈太原郡夫人。公諱錞，字希聲。幼務學，既冠，與仲兄洵游京師。當時儒宗石守道、孫明復皆美其才，韓忠獻公召置門下，譽望益顯。第慶曆六年進士，調利州節度推官，以父憂罷。終制，除成德軍觀察推官，監延州折博務，轉大理寺丞，改殿中丞，知閬州南部縣。以母喪去職。服除，監在京鑄錢務，遷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歐陽文忠公、吳長文薦爲學官，得國子監直講。是時太學生凡千數，諸博士

講解、先日撰口義、升座徐讀而退、無復辨析旨要。公獨不然、置經於前、按文釋義、聽者樂聞其說、咸宗向之。公凡守雅、蜀、眉、簡四郡、皆先德後刑、務存治體、不汲汲簿書期會、君子喜其勸、小人畏其懲、有古循吏之風。在唐安、乘歲饑、募民完堤堰、兩得其利、不殍而稔。此治狀尤炳然者。元豐七年、以朝請大夫致仕。哲宗即位、加朝議。元祐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享年七十九。紹聖四年十二月十日、葬於渠江縣敦義鄉書臺里書臺山下。公娶安氏、再娶周氏、封仙居、壽安、皆縣君。一男傃、太廟齋郎、早卒。女四人、長適朝議大夫蒲宗閔、次適朝奉大夫楊諗、次早夭、次又適宗閔。孫男二人、暹、昇②、皆郊社齋郎。公善學、知原本、窮經立言、雖皓首不倦。六卿薦於朝、將用、已而棄不錄、然能以教於鄉。其臨政必重民、所至有可紀、舒而廓之、豈特沾滲四郡乎。世所謂鄉先生、良二千石、公無愧也。銘曰、

言可以垂世、屈伸存乎時。或布於廊廟雍泮、震發斯文之光輝。或委之重巖餘燼、來者莫得而知。志可以澤物、廣狹繫乎用。或彌塞海宇、鼓舞萬靈之動。或跼踖退陋、敝耗米鹽之冗。名在彼孰先、義在我孰重。欲識公懷、銘於高冢。

吕陶撰 《净德集》卷二二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曆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

生之道德、蓄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先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尚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耶。痛其有已耶。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耶。

王安石撰　《臨川先生文集》卷九六

賀州推官知陽朔縣李君墓碣銘

君姓李氏、諱忠輔、字道舉、零陵人。曾大父沖、生師運。師運生惟簡、皆不仕。至君始爲諸生、少時已卓然克篤術業、爲不群矣。於是潯陽陶公岳方爲州大儒、名聞四方、君以其文辭上謁、陶公大稱賞、以其子妻之。及冠、遊長沙、造內閣李公受於幕下、納顧甚厚、延挹以爲後進首、由是知名。皇祐元年秋、州薦於春官、不合、遂南歸。與陶商翁相善、文墨志氣適其所好。雖黨也、然湖湘間舉稱二人有異材。後商翁以戎事得官、至顯達、數欲引君。君獨不肯屈。既老矣、已困於北上、乃緣恩格釋褐、調鐔津尉、蓋初筮也。君之學爲政久矣、一出其鋒、上下皆推是。邑人有聆其旁舍得地中藏鏹者、群劫之、至則無有也。其主訟於令、君馳往捕、悉獲之。然視其人、本非兇毒者、皆以爲地中物如逐鹿耳、遂釋之。或謂君必案以法、當獲賞。君曰、彼以過聽自貽孽、我安用溥致殺人以求官。終不取。州猶以君不討賊爲罰、然部使者聞而賢之、亦數有見譽者。攝遷江令、踰月、邑大治。桂林北出興安爲靈渠、自秦時疏鑿以饟嶠南、而前爲令者皆武人、久無政、隄防鏄

漏、漕舟數不通。復以君假令、至則鋤其姦敝、民訟一清、乃大完築、盡復其故迹、益溉其旁田疇甚多。而桂林爲嶠西帥府、帥潘侯夙愛其材、欲致之、會新制、八路使者得按格除吏、遂調桂州司戶參軍、潘侯加禮遇焉。方交趾反也、不數日覆三州、公私騷動。君爲咨謀調發、所補於上者甚力、蠻亦不深入。當塗者交章薦寵之、遷賀州推官、知陽朔縣事。大兵南出、而邑當大道、使者傍午、勞來供億、羽檄日數十至。君怡然不撓而益辦。然民力屈矣、羸糧者道多逋亡、諸令率自將上道。君疾暴下、乃輿行、櫛沐瘴霧、疾重困、至機郎已致役、而氣血殆矣。復輿歸、王師亦旋、乃謁告以便醫。數移檄、而使者惜其去、輒不許、卒以告歸。熙寧十年冬十月辛亥終於里第、享年六十二。啓手足時、神色和易、戒諸子力學守約而已。平生所爲文章甚多、其在稿者二十卷、號湘南集。夫人陶氏也。五男、曰述、愼修、迪修、德修、允修、皆有學行、爲良士。二女、嫁同郡何宗望、胡敏行。元豐元年十二月乙酉、卜葬於歸德鄉先塋之右、爲吉兆。其葬、諸子求銘以揚其先人之美。余謂君能教其子以禮也、乃爲之銘曰、

道舉之學久已成、五十從政艾且明。使其當年造王庭、何愧古人建功名。遭命不造誰主平。獨留惠愛三邑氓。子孫美澤方大亨、昭示來裔詔斯銘。

沈遼撰 《雲巢編》卷九

承奉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太常寺陳

先生行狀

公諱襄、字述古。其先本光州固始人、當五代之末、隨王氏入閩、因家于閩之福唐、今爲福唐人。公之考以公贈兵部侍郎。昆弟五人、長兄諱則之、好古力學、以文行稱鄉黨間、號爲處士。挈諸孤、隱居古靈村。侍郎尚幼、長兄知其質美可以起家、趣使事學、卒克有成、得官眞宗朝、主邵武軍歸化簿。公時

隨侍在官、始十餘歲、侍郎常選縣之老儒使教焉、每爲文辭、教者多自以爲不及、往往辭避。知縣沈君一日過侍郎、至公之書室、見其一榻凝塵、枕席皆不治、因告侍郎曰、公之子器度甚遠、宜善視之。而侍郎亦自謂、是子必能大吾門。後授台州之黄巖尉、未赴任而卒於道。公方十八歲、扶柩反葬、執喪盡禮。公既孤、且多病、常以先君侍郎之言爲念、居間益自策勵、上事繼母以孝、下教弟妹以義。方求士之賢者親而友之、得其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爲之友。四人者、氣古行高、磨礲鐫切、相期天下之重爲己任。是時學者方溺於雕篆之文、相高以收名聲、所謂知天盡性之説皆指以爲迂闊、而士亦莫之講也。公與三人者獨以斯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之而驚、四人者不爲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其家、由家達於州閭、人卒信而化之、父兄皆飭其子弟請從之。由是閩中士人宗之、謂之四先生、雖有誕突惰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禮於其門。已而四先生之名且傳之四方、從之學者日益衆、然出公之門顯者居多。公慶曆二年中進士及第、主建州之浦城簿、會邑闕令、公獨當縣事。邑之封疆遠、且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蔽蒙請託、習以爲常。公夜寐夙興、務究其弊、訟之難聽而積久者、窮極本源、剖決無留。有請託者惜其士類、不欲遽繩以法。每聽訟、必使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公之不可干、老姦宿贓、縮手喪氣、民畏且愛、爭圖公之像、以神事之至今。先有詔郡邑興學、公遂諭邑之富人出所餘以繕學舍、學成、使邑之子弟造焉。公爲入學講説不斁、士之自遠方來者至數百人。部使安刑部積始至其縣、公即以十事便於民者干之、安呼吏議之、立行其七、徐又行其三、人受其賜。部有疑獄、多委公決。俄擧台州仙居令、時新有詔擧令、而公褎(3)然爲首。仙居爲縣僻陋、

民不知教。公以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使門人管師復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與感泣歎嗟，從之翕然。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縣有西圃，蕪廢弗葺，縱民耕種其中。然每有興建，必爲民利，故瓦木之資，不責於民而樂輸之，下至織席之微，亦願出所得以助焉。及公④去也，老幼攀車遮道，幾不得出境。皇祐三年，改著作佐⑤郎，知孟州河陽縣。會司徒富公亦自鄆移鎮河陽，公常以自負所學不見知於當世名卿，及得富公，從之甚喜。富一見公，亦厚遇之。二人相得以道義，故有所爲，無不以公言爲聽，燕遊登臨，必與之偕，吟詠樽俎，更和迭倡。富嘗曰：「陳著作，奇才也。」公亦自以爲伸於知己。縣之西有齋舍，俾治新之，率邑子弟於學⑥，至弛身役以誘之。又命其從張公謂、吳道分教之，民莫不聳勸。俄有謗者謂公誘邑子以資過客。富公聞之，不能無惑，志以問公，公對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苟惑謗，何以爲知己？富不能折。其親舊聞之，有自京師來責公者曰：「可毀校以塞謗。」公笑謂曰：「以一謗者使諸生遂不得聞道，其於自任何如？」卒不毀，講説亦不爲少懈，然後富公始奇之，知其自信之篤。先是，邑人多不事學，公爲令於此，士之名於薦書而取科第於朝者，累累有焉。土人⑦不習水田之利，上之人雖有知者，憚於興事，亦莫之敢行。公因政之暇，行相地宜，得水之可以溉田者，言之州，州未之信。公命其徒出錢十萬，僦田二頃以試之，粳稻果大收，得穀以償出錢者，其餘猶足以供官，河陽人大享利。至和初，遷秘書丞，就移彭州濛陽縣。舟行至夔，而富公自太原入相，以文學政事薦公。嘉祐二年，遷太常博士，召試秘閣校理。明年，判尚書祠部，遇權貴人奏乞寺觀名額，且度僧人道士，公堅執著令不

爲行。因奏言：近年以來，自宫闈宦官以及要近一例陳乞，蓋秉政大臣不爲陛下愛惜典刑，首爲瀆亂。所有詔令，未敢奉行。尋罷祠部，編書昭文館。六年，以祠部員外郎出知常州。州南濱太湖，民欲取水浸灌，而限以運渠之高，勢不能導，浚修之則費極大，累政患之。公與漕使今集賢殿修撰李復圭同志協力，一月畢功，州民到今賴之。郡庠下窄，不足以容師生，公勤於經始，成以不日，其規模氣象遂爲諸郡庠序之冠。公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二浙，每歲取士得常多於他處。八年，由度支員外郎爲司封員外郎，賜緋衣銀魚。治平初，以開封府推官召之。將行，委官閲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矜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物。三年，由開封府入三司，爲鹽鐵判官。明年，上即位，奉命使虜⑧，虜人欲以坐先之，公以使者不當辱命，固爭以禮，虜不能屈。使還，以工部郎中知明州。未至，熙寧初召還，以刑部郎中修起居注，尋知諫院，管勾國子監。時有詔令兩制、臺閣臣僚議學校貢舉之制，公因奏：事得其本，則爲之甚易。陛下先求賢德，使位師長，則百度可不勞而成。伏見常秩、陳烈、管師常、程頤，經行脩明，宜召爲太學官，使學者有所師法。未幾，罷諫院，兼侍御史知雜，有旨候知制誥有闕與試。公上疏言：陛下必以臣自内史過爲臺雜，乃是下遷，遂有此命。陛下以義使臣，臣當惟命是聽，豈敢較計以爲重輕。況知雜之任，上裨朝政，下正臺綱，豈知鈇鑕之在前，寵利之在後。一有顧避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願寢前命。詔從之。俄兼判吏部流内銓。賜金紫。銓中士人被舉者常積二百餘員，累年方得召對⑨，執政苦官之冗，欲難其進，以爲澄吏良法。公曰：不清其源而澄其末，何益。遂白執政，請得併

伸引對。自是被舉者無滯淹之患。又言、近日臣僚家用恩例、陳乞親屬任使、多是衝改已授人、遠方寒族往復疲敝、非立法之意。乞自兩府而下如有陳乞、並於季闕以前預指某處、不得臨時换易。士人便之。方是時、朝廷一新天下法度、革故之始、尚駭群聽、公數上疏論列、言多留中。嘗言人君先於知道、其次在得賢、然後務立法度、其説多見嘉納。偶論事未報、一日中書來召、稱有旨令試知制誥、公辭免、不肯下筆。時有執政使人趣之、公逡巡謝之、徐奏曰、臣以負憂責、不敢不言所欲言、未能開悟聖心、方且待不職之罪、未知譴所。所有召試、非臣敢當。旋罷言責、除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復兼修起居注、皆固辭、仍乞補外。上深器之、遂賜手詔云、近以卿知制誥、卿以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經術行己、深惜遠去、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磨道義、以適所願聞。今覽來奏、尚欲固辭、豈未悉朕意歟。還卿來章、當亟就職。不獲辭命、復修注、判銓。四年、除知制誥、兼直學士院。不數月、出知陳州、未期、移杭州。杭爲都會賓旅之衝、又屬朝廷相繼遣使、公外應接使客、內撫循士民、州不知其擾。杭雖號水鄉、而地斥鹵、可食之水常不繼。唐相國李長源舊爲六井引西湖以飲民、井既久廢不修、水遂不應民用。公命工討其源流、渫而甃之、井遂可食、雖遇旱歲、民用沛然、皆誦佛以祝命通判蘇軾爲之記。公在杭二年、移應天府。未至、又移陳州。陳地勢卑、每遇霖雨、遂無通溝、民苦之。公命修八字溝以渫水、城中無泥行之阻。州之學舍隘甚、自范文正公有意闢之、數十年矣、公一朝以官舍廣之、親入學與諸生講中庸。州人始不務學、至是踴躍自奮。公嘗釋奠學中、州人各遣童稚觀禮、公一以善言循循誘之、莫不感勵。八年召還、知通進[10]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11]、提舉進奏

院。公去國數年，一旦見上，慰勞有加，宣諭久之，即除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明年，兼侍讀、知審官東院。又明年，提舉司天監。元豐元年修郊廟奉祀禮文。明年，兼判尚書省。是年十月慈聖光獻皇后山陵，上特選公爲鹵簿使、護葬事，受命而公已病矣。上使中貴撫問，公且辭使事期迫，猶不改差。三年三月十一日，卒於京師。將終，其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泛然而應曰：夫何言，安以誒之耳。因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嗚呼，然後知公深達於性命之理，而其所以語後者，孔顔之道而已。公之疾也，上數問左右大臣曰：陳襄疾減耶。其亟也，再遣中貴存問，而公已不及見矣。其亡也，奏至，上爲愴悼，贈給事中，官其子姪，特及外孫，加賻贈焉。上方知公行且用矣，公亦素有自任之志，期見於用，而命有所制，悲夫。公爲人寬厚長者，而臨事有不可犯之色。勇於爲義，其氣渾然，人欲以喜怒探之，終莫之得。遇利害得喪，恬如也。其接物誠，其與人恭而溫，與之遊者，不覺鄙吝之失於心也。公之亡，士大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皆曰德人往矣。所至汲汲以興利敎民爲事，蓋其兼濟樂育之心出於天性，非有所徇而然也。平居與所知論極天人之際，因及燮理之事，未嘗不慨然有志，惜哉不見於事。享年六十有四。階累升爲朝散大夫，勳累升爲護軍，爵累升爲上黨郡開國侯。教畜弟妹甚勞，皆有成立。弟章，舉進士第，今爲都官員外郎。妹長適前祠部郎中直史館劉彝，次適進士倪天隱，次適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鄭穆，皆當世有聞者。公娶陸氏，累封文安郡君。子男二人，長紹夫，守秘書省正字。次中夫，守將作監主簿。女五人，長適蘇州錄事參軍傅楫，次適宣德郎方蒙，次適承奉郎孫之敏，二女未嫁。公三遇大禮，不奉子弟以官，欲其自立也。而追念伯父

嘗有功吾門、其後未有仕者、故於知制誥年先奏其孫良夫郊社齋郎。嗚呼、士常患德不足以充位、而位過其德。夫擁高軒、策駟馬、懷黄金之印、結紫綬於腰、非不崇且貴也、而論之以事業則蔑然無聞、所以榮於勢者得矣、其榮於義者安在。是故君子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位不及人、而患德之不足。今公官不過郎中、職不過學士、而道之在人、利之在物者如此、雖使公極位望於一時、以彼較此、未知其孰愈也。公於六經之義、自有所得。方將營一丘之地爲退居之計、著書以自見其志、志不遂、故其平生所爲文集止二十五卷。以元豐四年九月十九日葬於常州宜興縣永定鄉蔣山之原。祖洽晚得識公於京師、舉進士於開封也、公爲考官。及公移陳州、祖洽嘗在幕府、朝夕相與處、受公之教、而觀公之德爲多、故得公行事尤詳。而祖洽謹掇其大者爲行狀、請有道而能文者圖其不朽焉。謹狀。

葉祖洽撰　《永樂大典》卷三一四二

陳先生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襄、字述古。其先光州固始人、五代時王氏入閩、因隨家焉、今爲福州侯官縣古靈人。曾祖諱令圖、仕閩通顯。祖諱希穎、文林郎、果州司戶參軍。父諱象、台州黄巖縣尉、累贈尚書兵部侍郎。母黄氏永嘉縣太君、繼母王氏集慶郡太君。慶曆二年進士及第、建州浦城縣主簿⑫。浦城多世族、侵擾請託、以撓法敗政爲常、縣闕令者久之。公不爲恤、辨治有能名。移台州仙居縣令、益務以禮法教其民、民愛樂之、莫肯犯。皇祐三年、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孟州河陽縣。時司徒鄭國富公爲之守、一見而知之。土人不知水種之利、公度田二百畝、爲法以示人、人習行之至今。移彭州濛陽縣。富公入相、薦之、召試、充秘閣校理、判尚書祠部。有乞寺觀

額度人爲僧、道士者、公論不可。編定昭文館書籍。知常州。州濱大湖、而運渠高、水不能溉。公爲鑿去堰埭浚之、與湖通波、賴其利者二百里。民有父母存而出贅、公叱使還養、凡數十人。召爲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上初即位、使契丹。契丹欲屈公下坐、公以禮固爭、不爲屈。還、知明州、未至、召修起居注、知諫院、管勾國子監。有詔兩制、臺閣議學校貢舉之制、公因奏常秩等四人知經有實行、宜以禮召見、補太學官。未幾罷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有旨知制誥闕、召試、公上言、陛下以義使臣、臣當聽命之不暇、敢懷利以事上哉。從之。兼判吏部流內、賜紫衣金魚。言內外臣僚乞親屬官、多選人已授者、請以三月爲限、從之。時朝廷大新法度、而聽者爲屈。公數上疏論列、輒留中不下。召試知制誥、公奏辭曰、臣有言責、不敢不言。言未足塞責、譴其可逃。召試、臣何敢當。又除直舍人院、天章閣侍講、兼修起居注、皆固辭、乞補外官。上賜手詔曰、近以卿知制誥、卿以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經術行己、深惜遠去、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磨道義、以適所願聞。今覽來奏、尚欲固辭、豈未悉朕意歟。還卿來章、當亟就職。乃復起居注、判流內銓。明年、知制誥、兼直學士院。詔河決河北諸郡、公當視草、以水不潤下爲言、中書改之、乞知陳州、移杭州。復唐相國李泌六井、通判杭州事蘇軾爲之記。僧方人居、而禪學久廢不傳、公以宗本、宗傳二人爲之倡、其徒至奔走天下。移應天府、未至、又移陳州。修八字溝以泄城中霖雨水潦之苦、州人便之。召還、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提舉進奏院。公久去朝廷、上見而勞問之甚渥。除尚書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明年、兼侍讀、知審官東院。又明年、提舉司天監。元豐元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明年、兼判尚書都省。是

年十月、慈聖光獻太后山陵以公爲鹵簿使、公蓋已病矣。三年三月十一日、卒於京師、享年六十有四。公在告久、上數以問大臣、及遣中貴人臨視、而公已卒。奏至、上爲愍悼、贈給事中、錄其子之未官者、且及其外孫焉。階朝散大夫、勳護軍。公布衣居里巷、與陳烈、周希孟、鄭穆游、鄉人尊之、號四先生。仕宦所至、必大葺學舍、新祭器、歲時行禮其中、親爲諸生橫經以講。及任太府、事劇體重、猶不倦以止、其樂善好學、殆天性也歟。資稟溫厚、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與人交、久而彌篤。折節下士、所游多時聞人、鄭穆、劉彝、皆其女弟之婿。娶陸氏、封文安郡君。子男二人、紹夫、秘書省正字。中夫、將作監主簿。女五人、長適蘇州錄事參軍傅楫、次適宣德郎方蒙、次適承奉郎孫之敏、二女未嫁。所著文集二十五卷。以元豐四年九月葬於常州宜興縣永定鄉蔣山之原、銘曰、

有嚴陳公、不降色辭。躬厲以正、去嘗見思。小邑大州、視之若一。勸學談經、人罔不率。問學醇古、操行則高。經術行己、天語之褒。如公羇孤、又無黨援。學士歿身、維帝之眷。行信於友、有德在人。雖不百年、在公猶存。毗陵宜興、公治昔者。今葬其鄉、將配公社。

孫覺撰 《古靈集》卷二五

校記

①潼洄：文淵閣本《淨德集》作「潼川」。按徽宗重和元年始升梓州爲潼川府，此時尚未有「潼川」之名，且梓州（治今四川三台）亦與廣安（今四川廣安）無涉。考《元豐九域志》卷七廣安軍下原注云：「開寶二年以合州濃洄、渠州新明二鎮置軍，治渠江縣。」《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寧西軍（即廣安軍）說同，唯「濃洄」作「儂洄」。疑此處「潼洄」乃「濃洄」之誤。

②昇：右引作「昇」。

③褎：原作「嶸」，《永樂大典》卷三一四二引作「裒」，均誤，當作「褎」。《漢書·董仲舒傳》：「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褎然，傑出之貌。

④公：原作「君」，據右引改。按前後文均稱「公」。

⑤佐：原無，據右引補。

⑥於學：原無，據右引補。

⑦士人：原作「士人」，據右引改。

⑧虜：原作「契丹」，據右引改。下同。

⑨對：原無，據右引補。

⑩進：原作「政」，據右引改。

⑪事：原無，據右引補。

⑫句首疑脫「授」字。

宋儒碑傳集卷四十三

周敦頤　馬仲舒　傅野　文同　虞太熙

周茂叔墓誌銘

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智強，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君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君博學行己，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衆交口稱之。部使者以君爲有才，奏舉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以苛刻莅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辨獄事，不爲屈，因置手版歸，取誥敕納之，投劾而去。逵爲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舍，簽判，覃恩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今上即位，恩改駕部。趙公抃入參大政，奏君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於九江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篤氣義，以名節自處。郴守李初平最知君，既薦之，又賙其所不給。及初平卒，子尚幼，君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蘇。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莫不嘆服。此余之親見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爲余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

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於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曰壽、曰燾、皆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窆於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之墓左、從遺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爲之銘。銘曰、

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於中、貴於自期。讓讓日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不行、斯謂之病。

潘興嗣撰　《皇朝文鑑》卷一四四

濂溪先生墓碣銘

始、予有女弟、明爽端淑、欲求配而未之得。嘉祐己亥、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語三日三夜。退而歎曰、世有斯人歟、眞吾妹之敵也。明年、以吾妹歸之。周君世爲營道人、始名敦實、避英宗藩邸名、改敦頤。曾祖從遠、祖智強、皆不仕。父輔成、賀州桂嶺縣令、累贈諫議大夫。母鄭氏、仙居縣太君。君少孤、養於舅家鄭。舅爲龍圖閣學士、以恩補君試將作監主簿。自其窮時、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故仕而必行其志、爲政必有能名。初從吏部調洪州分寧主簿、未幾、南安獄上、屢覆、轉運使薦君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州郴縣令、又爲桂陽令。分寧有獄不決、君至一訊立辨、邑人驚詫曰、老吏不如也。南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欲深治之、君爭不勝、投其司理參軍告身以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轉運使感悟、囚卒得不死。自桂陽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知洪之南昌。南昌人見君來、咸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君益思以奇自名、屠姦翦弊、如快刀健斧、落手無留。富家大姓、黠胥惡少惴惴懷恐、不獨以得罪於君爲憂、而又以汙善政爲恥也。江之南九十餘邑、如君比者無

一二。改太子中舍、僉書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賜五品服、一郡之事、不經君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今資政殿學士趙公爲使者、小人陰中君、趙公惑、比去、尙疑君有過。嘉祐中、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趙公來守虔、熟視君所爲、執君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英宗登極、遷尙書虞部員外郎。虔大火、焚其州、改通判永州、轉比部員外郎。今上即位、遷駕部員外郎。熙寧元年、擢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以朝廷躐等見用、奮發感厲、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皆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置措未及盡其所爲、而君已病矣。病且劇、念其母未葬、求南康以歸。葬已、君曰、強疾而來者、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污麾紱耶。上南康印、分司南京。趙公再尹成都、聞君之去、拜章乞起君。朝命及門、疾已革。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卒年五十七。嗟乎茂叔、命止斯乎。先時、以書抵宗孟曰、上方興起數百年無有難能之事、將圖太平天下、微才小智苟有所長者、莫不皆獲自盡。吾獨不能補助萬分、又不得竊須臾之生、以見堯舜禮樂之盛、今死矣、命也。其語如此、嗚呼、可哀也已。初娶陸氏、縉雲縣君。再娶吾妹、德清縣君。二子、壽、燾、皆太廟齋郎。君自少信古喜義、以名節自高。李初平守郴、與君相好、不以部中吏待君。初平卒、子幼、不克葬、君曰、吾事也。往來其家、終始經紀之。雖至貧、不計貲恤其宗族朋友。分司而歸、妻子饘粥不給、君曠然不以爲意也。生平襟懷飄灑、有高趣、常以仙翁隱者自許。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終日徜徉其間。酷愛廬阜、買田其旁、築室以居、號曰濂溪書堂。乘興結客、與高僧道人跨松蘿、躡雲嶺、放肆於山巔水涯、彈琴吟詩、經月不返。及其以病還家、猶藍轝而往、登

覽忘倦、語其友曰、今日出處無累、正可與公等爲逍遥社、但媿以病來耳。君之卒四月十六日、二甥求吾銘、將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江州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吾嘗謂茂叔爲貧而仕、仕而有所爲、亦大概略見於人、人亦頗知之。然至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則世人未必盡知之也。於其死。吾深悲焉。故想像君之平生、而寫其所好、以寄之銘云。銘曰、

廬山之月兮暮而明、湓浦之風兮朝而清。翁飄飖兮何所、琴悄寂兮無聲。杳乎欲訴而奚問、浩乎欲忘而難平。山巔水涯兮、生既不得以自足、死而葬乎其間兮、又安知其不爲清風白月、往來於深林幽谷、皎皎而泠泠也。形骸兮歸此、適所願兮攸安攸寧。

蒲宗孟撰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周子抄釋》附録

濂溪先生墓室記

先生世家春陵之濂溪、今以故里名行於湓、蓋襲春陵舊耳。自先生講道此邦、距今幾二百年、流風所漸、民醇俗魯、其爲士也愿而文、過化之盛、非止家藏書、人誦言而已。邦人瞻仰有祠、學聚有堂、墓道有表碣、闕而未舉、惟春秋之祭俎豊班榛荆、衿佩濡露雨耳。寶祐癸丑、制帥陳公夢斗以南豫學子典郡事、二年間恩浹和集、以公於己者公於人、克臻暇裕於縮迫中、將以餘力起廢墜、乃諏急先、命理掾鳩工、築室墓右、踰時告成。萃賓僚相祀、妥厥像於中、冠履肅穆、光霽洋洋如生也。竣事、命某有以識。夫圖書之妙、中天日月、天下見道、即見先生。室之築、特以寄瓣香勺齊之敬耳、尚何言以藻繪斯道。抑某反復左丞蒲公宗孟銘先生墓、不能不扼腕於仲尼日月也。其言曰、先生疾革時、致書某、上方興起數千百年無有難能之事、將圖太平、天下材智皆圖自盡、吾獨不能補助萬分之①一、又

不能竊須臾之生，以見堯舜禮樂之盛，今死矣，命也。嗟乎，有是言哉。先生之學，靜虛動直，明通公溥，以無欲爲入聖之門者也，窮達常變，漠無繫累，浮雲行藏，晝夜生死，其所造詣，夫豈執世俗戀榮偷生之見者所可窺其藩。言焉不擇，左丞安得爲知先生者。然則先生之道，豈固信於來世而獨不知於姻親者哉。按左丞，黨金陵者也。方金陵倡新法，毒天下，熏心寵榮者無慮皆和附一辭。其所不然者，惟特士醇儒，未可以氣力奪。左丞所云興起數千百年無有難能之事，吾獨不能補助者，得無影響借重，爲新法厚自扳援者耶。牟叔遐征里粟，議者難之，遂借其説於子產。徐逢吉以河内寇爲平民，預引更生之對實其事。自古貿亂是非，往往一轍。若左丞者，設易簀之言，堅金陵無復忌憚之心，騰自欺之舌，誣先生於無從究詰之地，其爲毀譽求合，罔世塞道，又罪浮於臧倉者也。因辨識末，以質於當世君子。又一年五月既望，後學金華何子舉撰并書，建安翁甫題額。

何子舉撰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周子抄釋》附録

濂溪先生事實記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

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唯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耻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2]、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寃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峰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黄太史庭堅詩而

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③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淳熙六年六月乙巳、後學朱熹謹記。

朱熹撰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八

馬漢臣墓誌銘

合淝人馬仲舒、字漢臣、其先茂陵人、父皋爲江東撥發、寘其家金陵。漢臣因入學、齒諸生。爲人喜酒色、其相語以褻私侈爲主。父母不欲之、又隆愛之、不能逆其意以教也。然漢臣亦疏金錢、急人險艱、不自顧計。於衆中尤慕近予、予亦識其可教、以禮法開之果大寤、遂自挫刻、務以入禮法。從予學作進士、既數月、其辭章粲然充其科者也。漢臣長予四年、予兄弟視之、漢臣視予則師弟子如也。嘗助予叔父之喪、若子姓然。慶曆六年、漢臣冠五年矣、從予入京師待進士舉、六月病死。死時予亦病、其叔父在京師、因得棺斂歸金陵殯之。某年某月乃葬於某處。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漢臣幾是矣。噫、誌其墓云。

王安石撰 《臨川先生文集》卷九六

傅野墓誌銘

君傅氏諱野、字亨甫、幼有節操、屹然慕古豪傑風。逮以進士試數不中、而人推其才學。李覯初有鄉曲名聲、君抵以書曰、名不可妄得也、當共賦短長耳。覯異而交焉。其後覯黜於秘閣歸、君與陳次公以師長事之。旴人由此知有先生弟子。君辭高古、於詩最奇崛、常執韓、柳、李、杜編語人曰、必知此、乃當下筆。嘗客舒州、與建人黃莘、余翼文酒相酬、士民傳美、以爲未有。是時之人王韶年少、學官在舒、投記願交、君納之。別十許年、韶爲建昌司理掾、訪君沙溪山、延置門下、且薦於守使。會諸生黃察等許君高才滯淹、守使以聞、有旨賜君粟帛、以充軍學教授。然君不習佞、與俗子殊品致、益顛頓無聊。

久之、詔受命治熙河、功有緒信、呼君、君往依之。奏爲熙學教授、督役築香子城。城成、例賞君、得試將作監主簿。明年召還朝、論事殿中方已、即言、傅野有文章學術、而老未仕、願補東南一官、以便養母。上可之、君調明州定海縣尉。未幾、熙河市易務檄浙使者、責君償貸務錢絹七百貫匹。其實華陰人有與君同姓名者貸之、而務官前後不參詳、謬以責君。君不服、浙使者上言、明州去熙河萬里、移檄來往甚煩、請及傅野官滿録送理對。有旨即遣、不必官滿。於是時、君尉定海既四年而無代者。後於華陰已得其人矣、使者以朝旨不敢違、君遂至熙河而無所辨。君有子久於熙河、無鄉思、君以爲感、及是日促之歸。子辭以營什一息未竟、君爲少留、而經略使用君攝領糧餉、迫賊界中。寒氣下利、卧十旬、死於河州學舍、元豐五年五月戊申也。七年、君孫蔡裹君骨歸、以某月某日葬於某所。君爲人軒豁善醉、不修恩讎。方窮悴時、俗子多所侮慢、而君終身不忿憾。其於孝弟尤力、雖侮慢於君者、不敢揜也。許抗爲人言、觀傅野負米奉親、則吾徒有祿爲可愧。君在軍學也、詔去試秘閣、而小人媢忌君蒙慰薦、相與造飛語謗君於守、守疏君。於是時、君窮爲平生第一、然百計不使老母愁辛、身與妻兒糴官倉腐米、鬻菜粥以度日、而母獨常魚肉白飯、不悟其貧云。其族沙溪數百口、有以事抵城邑、君必飲食之、久而不怠。其財之有無、與兄弟無彼我。雖侮慢於君者、不敢不歎息也。君所爲文章號通藁、二十四卷、鄧潤甫嘗序之。君既卒、而兄子默復集後書雜益之、總三十卷、去通藁之號、藏於家。君父諱垂範、李覯銘其墓者也。母鄧、妻陳、各有婦德。君生丁巳、死壬戌、首尾六十六年。銘曰、

力爲古文章兮、與衆殊途。裕吾江海兮、人則潢污。舉國醉兮、醒者非夫。千金技就兮焉屠、猗嗟君兮

偉儒。而卒於崎嶇，文之故乎，抑命歟。何居吁。

宋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知湖州文公墓誌銘

呂南公撰 《灌園集》卷二〇

元豐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知湖州文公以疾卒於陳州之賓館，享年六十有二。其孤朝光奉其柩以歸，以元祐九年二月五日葬於梓州永泰縣新興鄉新興里。前此，狀公行事始卒來求銘。公，百祿所畏者，且同年進士也，不可辭，故書。公諱同，字與可。其先文翁，廬江人，爲蜀守，子孫因家焉。至立，徙巴之臨江，學譙周，門人推爲顔子。其後又徙梓州永泰之新興鄉新興里。曾祖彦明，祖廷蘊，考昌翰，皆儒服不仕，考公以公贈尚書都官郎中。妣李氏，仁壽縣太君。公幼志於學，不群，鄉人異之。都官公嘗誨之曰：吾世爲德，汝其起家乎。將高吾門，於吾廬之東偏以待汝，宜勉之。公時年十三，俛而對曰：謹奉教。自是晝悉力家事，夕常讀書達旦，遂博通經史諸子，無所不究，未冠能文。慶曆中，今太師潞公守成都，譽公所贄文，以示府學，學者一時稱慕之，再舉鄉書第一。皇祐元年登科第五，調邛州軍事判官，更攝蒲江大邑。繩治豪放，或辨折欺僞，然後敦學政，勸邑之子弟，召其長者與語名教，使歸諭里人。再調靜難軍節度判官，秩滿改太常丞。嘉祐四年召試館職，判尚書職方，兼編校史館書籍。以親老，請通判邛州。未幾，丁都官憂，服除歸館，又以親老，請通判漢州，遷太常博士。明堂覃恩，遷尚書祠部員外郎，賜五品服，知普州。丁仁壽憂，服除，熙寧三年知太常禮院兼編修大宗正司條貫。時執政欲興事功，多所更釐創造，附麗者衆，根排異論，公獨遠之。及與陳薦等議宗室襲封事，執據典禮，坐非是，奪一官，再請鄉郡，以太常博士知陵州。州廨徒倚於培塿

之間、土風習龐、守長至者或鄙易之。公訪民疾苦、得城中群不逞主名、常以夕時凌轢途衖、良民暮即闔戶不敢出。及是、率以事收至庭、峻繩之、且戒毋復亂吾治。後郡民慶弔相往來、雖篝火宵行、無復擾者。上元嬉遊、野民扶老攜穉趨城市、數習宴然。父老相慶曰、不圖吾鄉今日安居行樂近比都會也。貴平男子依假靈惠、以鬼道惑人、遠近走集、爭投貨財、將大侈叢祠。公聞之、乃移尉捕其首、黥而徙之、餘置不問、以其材新甲仗庫。嘗使諭尉曰、西山之隈、居者數家、有盜匿焉、亟捕之。尉果擒盜、鄉人神之。知興元府。漢中沃腴、俗饒財寡文、未有第進士者。公先治庠序、擇行藝之秀者使掌之、風諭境內、使民遣子弟就學、暇日躬往閱視而誨導之、於是風俗寖改、向學爲多。有盜雜居闤闠、公使捕詰之、叩頭伏、發其藏、皆穿窬所得、未之易也。士民每春出遊觀、常苦秦隴惡少從褒斜間道往來剽竊、吏不能禁、公嚴治之、盜不敢犯。城固之上原、巴城民頑、逋租不以時入、人苦鄉徭代輸破產、公督勵之、革其弊、既復舊秩。歷度支司封員外郎、徙知洋州。興勢環境皆山谷、民以茶爲產、使者方行榷法、歲課四十餘萬斤。商旅不通、山民及其孥荷擔趣郡、遠者往返千里、公條奏其不便。時茶場歲額有曰綱外者、有司新其法、止通商於蜀、出他路者禁之。然蜀產茶郡居多、商無由通、於是綱外茶山積。使者又督主吏必盡易之、腐敗者償納、人爲憂惴。公又奏論其不可、皆不報。茶司方輦致解鹽就易於郡、冀以阜茶本而盡榷民間食鹽。商旅不行、官鹽復不繼、於是民苦食淡。公又言、臣州榷茶雖久、其間措置未有衷比、又盡榷解鹽、官自出賣、不許商販。雖利歸公上、而民不便之。宜預爲津調、姃然有備、則法行之後售之、民間涓涓不絕。若一日弗繼、則人無以食。詔爲弛禁、輿誦歡然。代還、判

登聞鼓院。數月、乞郡東南、除知湖州。神宗召見延問、公條對有緒、建言二事、一曰、洋與秦鳳壤錯比、往時凶盜剽掠境上、人不得安、急則逃匿山谷。恐一旦嘯聚呼白地、劍外當小警。請置吏於五丈原、否則駱谷與華陽鎭相援、以禦絕諸偸。二曰、遠民詣登聞鼓院投訴無虛日、間有判然易以敕律辨者、官司不爲區處、第援舊牘抑卻之。冤民廢農桑、走數千里、抱書立鼓下、非朝廷爲民設官意。請凡訟訴滯枉、或不爲決、致詣闕得直者、重其坐、使吏知恤職、民無嗟蹙。上然之。公資廉、方家居、不問資產。所至尤恤民事、民有不便、如己納之阱中、必爲出之而後已。退而齋居一室、書史圖畫、羅列左右、彈琴著文、寒暑不廢。事親孝、未嘗違去晨暮、恬於遠官、以便甘旨者十有餘年。不趣時好、不避權仇、修其在己、而不求其在人者、安義與命、蓋超然自得。平居以言誨諸子而自踐之者、其大旨如此。故凡與之遊、皆名節文行之士顯用於今者、而公獨不與焉、命也夫。司馬溫公常遺書曰、與可襟韻瀟灑、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光心服者非特詞翰而已。公博學、雖星經、地理、方藥、音律、靡不究、古篆行草皆能精之。好水石松竹、每佳賞幽趣、樂而忘返、發於逸思、形於筆妙、摸寫四物、頗臻其極、士大夫多寶之。其歿於宛丘也、梁洋之民悲思焉。娶衛氏、追封旌德縣君。再娶李氏、封永知縣君。子男五人、朝光爲彭州軍事判官、葆光舉進士、垂光、務光及幼未名者三人皆早亡。女二人、長亡、次適進士張元弼。孫男七人、機、楲皆業進士、餘悉幼。女四人。平生所爲文五十卷。銘曰、

蹈直方而不詘兮不負其君、樂吾土而徜徉兮不遺其親。處單遡而懷國兮、恤一物之不伸。琢至寶而不售兮、韞吾櫝而晦珍。令有否而膠戾兮、誠激烈而儻陳。善則擇於太上兮、不忘於梁洋之民。芻

豢牢醴之不吾嗜兮、甘吾之芹。黼黻貂冠之不吾好兮、服吾之文。道渺莽兮東南游、漠然命兮逝宛丘。魂萬里兮返故州、從先壟兮植新楸。垂令名其不朽兮、蓋不特王褒相如之儔。

范百禄撰　四部叢刊本《丹淵集》卷首

宋故揚王荆王府侍講朝散郎虞公墓誌銘

宋故揚王荆王府侍講、朝散郎、充集賢校理、輕車都尉虞公之□、潤州丹□□□□□之石。卒以元豐八年十月乙亥、其葬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其壽六十有八。其友丹陽王存爲之銘曰、公諱太熙、字元叟。上世自會稽徙江南、爲李氏將兵上饒、因爲上饒人。祖諱□、贈殿中丞。父諱肅、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卜居於陽羡之荆溪、累贈太中大夫。有子五人、其一早亡、其四皆名文學、舉進士。長太微、次太寧、與公繼擢第。季太蒙、禮部再奏名、不第、棄冠帶晦迹於荆溪之陽。予從其兄弟遊四十年、故知公爲詳。公爲人沈粹潔清、外和而内剛、事親孝、與朋友信、動有矩法。爲文辭純約、肖其爲人、聽其言惟不足、與之遊愈久而愈可愛。皇祐中第進士、調應天府柘城縣尉、改潤州丹徒縣主簿、宣州旌德縣令、所至有能名。用薦者改著作佐郎、知廣州番禺縣事。中州士人宦嶠南、有不幸死、其家多流落不能歸。公建白帥與部使者曰、官積鹽剩利錢幾十萬、願請於朝、以賙給流落之家、使復里閭。帥、部使者從之。召還、改秘書丞、魏王宮教授。宰相王安石知其材、將屬以新法、公謝不能。安石問二廣土兵之法、對曰、民有常産、教之兵可以衛上。今使者旁午、掊克斂怨、民失其業、教以戰陣、適足以資寇、未見可爲用也。它日又召公論事、因極陳新法不便於民、安石仰視屋梁曰、君有新詩、可遺我數章。由是益不合。鄧綰爲御史中丞、欲薦以御

史、邀公相見、公笑曰、呈身御史、古人恥之、乃欲我爲之邪。尋召對、極論宗室之敝、且曰、宗子雖有善質、若不率以禮義、則放於聲色玩好而不知反、宜擇稍嚮學者奬勵之。因薦監門衛大將軍仲銑、既而仲銑召對稱旨、神宗喜曰、薦者言果信。它日謂執政曰、虞某端方之士也。遂除崇文院校書、知大宗正丞事。宗子有怙勢自肆者、初諭以義、不率、乃繩之法、衆莫不憚。豫章郡王宗謼與其女夫訟於朝、有司治之、反爲所訟、久之不能決。公奉詔鞫辯、遂引伏、莫復敢言。擢館閣校勘、充開封府推官、改集賢校理、遷判官、轉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丐補外、知太平州。未幾召還、侍講諸王府。每執經進見、起居語默、皆有所啓。嘗講禮記、至世子與公族居守之際、即反覆詳言之。其後二王累上章丐外第、知者謂公有發焉。又嘗講中庸、爲王言此大中至正之道、宜書諸紳以允蹈之。王即摹置座右、以便觀覽。官制行、改朝奉郎。今上即位、遷朝散郎。一日無甚疾、呼家人告曰、人生死猶夢覺爾、學者當知之。語訖、就榻瞑目、良久乃逝。其自得於性命之理若此。娶石氏、封□德縣君、前卒。子男四人、芹、芝、莊、蕢、皆舉進士。女五人、嫁奉議郎石景衡、進士沈純禮、明州定海縣尉石景雯、朝奉郎應昭式、一未嫁。公之亡也、存奉使永裕陵、比還、不得哭公之柩。至是閱其行狀、嘆曰、公之得於己者多、而見於行事者少、士大夫雖有愛慕之者、未必盡知之、存姑叙次所聞、庶見萬一云。銘曰、

學以治己、不牽於名。志蘄適道、不繫於行。沈涵藝文、挹取粹精。動止規矩、貌言準繩。謂宜遠矣、而卒不嬴。京口之原、是爲公塋。山乎其厚、川乎其淸。粵千萬年、想公如生。

樞密直學士、朝奉大夫、守兵部尚書、上護軍、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

金魚袋王存撰。翰林學士承旨、通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讀、充實錄修撰、上護軍、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七百戶鄧溫伯書。奉議郎、直龍圖閣、權發遣潤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借紫朱服題蓋。劉照刊。

王存撰　民國《江蘇省通志稿》金石九

校記

①之：原脱，據蒲宗孟《濂溪先生墓銘》補。

②者：宋淳熙刻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作「亦」。

③如：原缺，據右引補。

宋儒碑傳集卷四十四

鄭穆　江檏　宋敏求　李彤　黃育

寶文閣待制鄭公墓誌銘

元祐六年五月、寶文閣待制、國子祭酒鄭公穆三上表乞骸骨、天子以提舉杭州洞霄宮祿之、而不煩以政。敕過門下、給事中范祖禹奏疏曰、穆雖年過七十、精力尚彊。自爲布衣、閩中士人稱四先生、穆其一也。平生歷官、多掌學校。在王府十餘年、持身清謹、未嘗有過。擢居左省、論議不苟。復爲祭酒。多士矜式。旋觀其人、終始無缺。年耆德茂、力求引去、在穆進退誠爲可榮、而爲朝廷計、則可惜也。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人君未①□許之、故有不得謝者、則賜之几杖安車。自虞、夏、商、周皆然也。祭酒爲國子師、非藉其筋力趣辦職事、正宜用老者爲之、不必拘以年。願留穆舊職、以示朝廷貴老貪賢之美。不報。太學諸生千餘人以狀詣司業、又詣丞相府、請留公、亦不報。公將行、公卿大夫多爲詩以贈之、三學之士皆爲詩、空學出祖、供張汴東門外。三獻酒、再拜堂下、學官拜堂上、辭訣而去。都人觀之、嘆息曰、所未見也。公至杭州、明年正月、告終于皇華館、年七十有五。將葬、子璆使人來請銘。祖禹接公於館閣、又爲僚於左省、實知公者、其何以辭。乃序而銘之。公字閎中、其先光州固始人。唐末、高祖爲王潮所虜入閩、遂死之、子孫家福州、今爲候官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以公貴、累贈正議大夫。妣曹夫人以賢孝稱於鄉黨、生公及一兄一妹、嘗敎之曰、汝曹當各爲世人矩範、乃足吾志。追封文城郡太君。公醇懿端謹、出於天資。始志學、閉門讀書、或累月不出、至忘櫛沐。進退容止必以禮、與鄉人陳襄、陳烈、周希孟爲友、皆力古人、閩中號爲四先生、天下聞其名、鄉閭及四方之士稱弟子者以千數。舉進士、廷試不第。居正議喪、哀毀

盡禮。既葬、將廬於墓而終焉。門人族屬敦勉、且告以正議遺命、乃復有仕進志。皇祐中、再至京師、六試於有司、四爲第一、登進士末科。初仕爲河南府壽安主簿、詔任滿以爲國子學官。至壽安不數月、西京留守王舉正奏爲西監直講、久之□前詔召爲國子監直講、除編校集賢院書籍。歲滿□館閣校勘、累遷太常博士。乞納一官、先南郊追封考妣、許之。改集賢校理。求外補、得通判汾州。神宗熙寧三年、召爲岐王侍講。嘉王出閤、改諸王侍講。時王府官猶缺員、陳襄爲御史知雜事、因進對、言府僚不可不慎擇人。神宗曰、如鄭穆德行、乃宜左右王也。公居館閣三十年、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在王府一紀、每講說可爲勸戒者、必反覆極陳之、二王深敬禮焉。元豐三年、請外任、知越州、特遷朝散大夫。至則修校舍、飾先聖像、帥厲學者。先是、鑑湖以旱乾、民多田於其中、延袤百里、官籍而稅之。既而連年水溢、民逋官租、積至萬緡、公悉奏免之。未滿秩、告老、差管勾杭州洞霄宮。上即位、元祐元年、入爲國子祭酒。三年、揚王、荆王請爲侍講、罷祭酒、除直集賢院、復入王府。荆王薨、爲揚王翊善。太學諸生上書乞公爲師、復除祭酒、兼徐王翊善。四年、拜給事中、兼祭酒。人曰、鄭公長者、居門下必簡靜。公遇事抗直無所避、士論益多之。請解祭酒、許之。五年、除寶文閣待制、復爲祭酒。公自爲直講及祭酒、諸生請問、祁寒大暑、必朝服接之。童子進見、亦以禮迎送。諸生尊其經術、安其教訓、心悅而誠服之、其成就人才爲多。都官郎中張景晟、公妻兄也、將死、遺公白金五百、託其孤。公曰、託孤吾所願、金豈宜有哉。歸金而恤孤、皆得其所。先妻陳氏、樞密直學士襄之妹、早卒、追封永福縣君。繼室張氏、太常丞師雄之女、封同安縣君。陳夫人生一男三女。男曰璆、通州軍事推官。女長適揚子令張溥、次幼亡、

次適左宣德郎林敷、先公卒。孫男二人、晙、昣。女一人。公之東歸也、過廣陵、愛其土風淳厚、復邇先世之居、曰、即此亦吾之故鄉也。買地築室於州之積善坊。及公歿、璆遵遺命、以其年八月某日葬公於江都蜀岡之原。銘曰、

有宋醇儒、曰鄭先生。幼壯及老、惟一以誠。鄉黨高其風、天下仰其名。王府求傅、學者求師。天子不違、皆以畀之。惟其道德、衆之所資。有始有終、無愧幽顯。銘公之蹟、以勸爲善。

范祖禹撰 《范太史集》卷四三

夔州錄事參軍江君墓誌銘

江君諱樸、字文叔、世爲衢州開化人、殿中丞房之曾孫、而尙書職方員外郎鎡之子也。少有才氣、好學自立。國家取士以聲律、仁宗時尤盛。有司臨試、其目在禮經名數者、則浮華士以爲病。會萃鈔記、以應一日之用、不能者更睨左右、剽劫爲資。而君最先治經、悼禮學之缺、能言其義。蓋爲書二十卷、專一技者不能通也。丞相王荆公方舉有司、尤善君、嘗再預禮部奏名、中皇祐五年進士第、授翁源尉、用舉者徙餘干令。鄱陽楊驥通易、臨川吳孝宗通春秋、君皆以書幣致之、率邑子從受業、屋少不能館、至分處浮圖舍、于今江南以爲美談。浮梁俗好訟、令王越石懦、繫者滿獄、訴庭下者日百數。越石懼、移病去。州遣君攝之、鋤其姦彊、而冤滯者得平反。不旬月、獄爲虛。既還餘干、而浮梁有爭田再世不決者、猶請監司得屬君治、卒亦明辯、人畫其像祠之。職方君監江州酒、得疾、君聞、遽棄官走省、逾月而後返。守怒、且加罪、而監司以爲愛親可庇、然竟以親喪去。再調象山令、代還。王荆公當國、擢士不次、以君平生舊、勞問歎息、坐客謂君旦夕用矣。復見以書論事、不合、即仰棟坐、不交一語、君亦自絕去。薦監鹽官南路鹽場、與令異趣。令誣以罪

於提點刑獄事盧秉、檄州劾之、逮者四百人。君無毫髮私、亦卒不對吏、而坐遣白直持書越境、罷去。復用舉者得夔州録事、既而太息曰、吾老矣、安能萬里爲五斗計也。遂謝病去、閑居鄞江十餘年、又居無錫。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無疾卒、年七十三。以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無錫縣開元鄉烏墩嶺、以夫人何氏祔。五男子、煥、煒、炳、煜、燎。女四人、皆歸士族。補之先君與君同年進士、而炳與補之治平中俱學江南、相好也。補之官廣陵、炳在無錫、以書來曰、先君生不遇、沒猶當有所伸。願以行事累矣。補之少時、見炳學問已有聲名、後亦中進士第。今爲巴東縣主簿、能幹其蠱者也。銘曰、

以爲生不逢耶。嘗官而使之。以爲用耶。曾幾何施。夸者名一世猶不足、而廉者畏人知。抑得正而死、其又何悲。

晁補之撰《雞肋集》卷六六

龍圖閣直學士修國史宋公神道碑

叙曰、在昔官以世稱、而其事著見於後者、獨史氏之載籍存焉。司馬遷論著先人所次舊聞、班固奉詔續父所撰前記、皆因其緒業、卒成大典。後之言官守者稱之、談世家者善焉。國朝史官無常員、惟時撰録所寄、尤艱其選。而宋氏二公載世典領其職。起建隆訖天禧、述祖宗創制致治之美、洎眞宗一朝實録、時則尚書令燕國宣獻公預焉。自乾興至治平、叙二帝成功盛德之事、洎仁宗一朝實録、時則貳卿龍圖常山公繼焉。五朝正史、二聖[2]編年、出於一門父子手筆、可謂家世之盛矣。傳曰、信哉。其能成名也、其常山公之謂乎。公諱敏求、字次道、宣獻公諱綬之長子也。世爲趙州平棘人。曾祖龜符、本州別駕、祖皐、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并以宣獻公任政府、追贈太師、中書令。而集賢公又兼尚書令、胙譙國公。三世業履勳猷、見端明殿學

士邯鄲李公碑誌詳焉。公生十年而承家學、摛辭據古、早有過人者。自經、傳所載、師儒所傳、靡不旁通而浹洽、而於唐世及本朝尤爲練達。禮樂之因革、官閥之遷次、朝士大夫之族系、九流百家之略錄、悉能推本其源流、而言其歸趣。雅爲丞相宋元憲公所知、從辟洛陽、每訪以故實。太師歐陽文忠公領禮儀、修唐史、以公嘗僚、手書咨事、自謂淺陋、緊鴻博之助。至於廟堂典故、學者疑義、莫不從而質之而後決。初、仁宗留意藝文、參用名實、寘公文館。英宗綜核群臣、閱臺省之久不遷者、擢公修記史、掌名命。今上憲章百王、禮文有所損益、其論譔之選、公未嘗不在其中。晚歲、付以史事、未逾月紀草成、與其長屬奏御。上特開資政殿、服藻袍、讀之終篇、改容而諭之曰、兩朝豐功盛德、賴卿等考求而發明之。它日移疾告、上方臨集英策進士、顧公不在列、問左右、宋某安否。即遣中使撫問。間數日、又命挾醫診視、仍召其子官於外者歸省。及以訃聞、上憫然傷惻、制贈尙書禮部侍郎、勑府縣應接其葬事、皆特恩、非常比也。公以文雅、被眷累朝、才陞器使、終始隆渥、諸儒鮮偕最。凡歷官起天聖三年乾元節、以父任秘書省正字。寶元二年、召試學士院、賜進士第。慶曆三年、以光祿寺丞充館閣校勘。坐赴同舍蘇舜欽奏邸飲會、出僉書集慶軍節度判官。以祖母鄭國太夫人高年、請解職留侍京師。未幾王文安公刊修唐書、表公習唐舊事、爲編修官復校勘。鄭國棄養、服嫡孫重去位、仍許修書於家。稍遷集賢校理、歷通判西京、知太平州。入爲群牧判官、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墜馬傷足、出知亳州。召還、充仁宗實錄院檢討官。步蹇不任朝謁、特旨蠲之。由京寺七轉至尙書工部郎中、兩以慶恩覃霈、一以唐書褒賞、四以考課進秩。治平元年、同修起居注。明年、知制誥、同修撰實錄。今上

登極、陟兵部。於時英宗大行梓宮在殯，上封者請聽宗室嫁娶、太常議不可。既踰年、又有言者。公曰、義服變而練、可以嫁娶矣。坐前後不類、奪一官、以知制誥知絳州。未幾復官、召還修撰如故。實錄成、拜右諫議大夫。熙寧三年四月、今樞密副使呂公以言事罷御史中丞、知潁州。公以草制、執政指所言、易其詞以進。未旬日、今御史中丞李公自秀州判官擢監察御史裏行、公言、舊制、博士以上再歷通判、須奏舉方得入臺。去年驟用京官、議者以爲非。今又以幕職超拜、恐弗循官制之舊。即上還其制目。因自陳目疾、暫解書命。章再上、以本官奉朝請。歲中、兼史館修撰。明年、加集賢院學士。八年、特拜龍圖閣直學士。十年、修國史。其別使、自校勘至右史、兩知太常禮院、判登聞鼓院、官告院、尚書禮部、開封府發解官、錫慶院考試官、契丹國信使。洎陞從官、歷糾察在京刑獄、判秘閣、秘書省、尚書都省、刑部、工部、吏部流內銓、禮部貢院、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管勾三班院、編修、宗正寺修玉牒官、提舉醴泉觀、再判太常寺兼禮儀院事。洎知審官東院③、提舉官告院、定奪郊赦命官使臣罪犯、編排錄用勳臣子孫。一爲制策考試官、四爲殿後考覆官。其專領則永厚山陵。熙寧七年、南郊皆爲禮儀使、館伴契丹使河北、祭塞河口。編修閤門儀制、蕃國朝貢條例、詳定元正朝賀儀注。而省寺所涖、多宣獻舊服、公嗣修其政、有光前烈。又掌均公、建公牋記、攝鴻臚卿、護燕國公主、兗王、衛王葬事、以疾不果行。其論議、則爲禮官時、少師石中立薨四十日、而子從簡又卒、無他子承重、嫡孫祖仁不知所以服。公曰、按司馬操駁徐邈攝祭議、是服宜三年。鄭康成注儀禮、期出而虞、喪以三年。是服可再制、祖仁當解官、因其葬制斬衰。時三禮官執據不一、判寺宋景文公獨是公議。隴西郡王李用和薨、

輟朝日通在太廟孟享、不坐內。公援石保吉故事、請補其日。徐國公主以駙馬都尉王師約兄爲姪奏官、公執非是、詔即正其名。太常前上祧廟迭遷禧祖事已施行、既而再三參定。公言已有前議、不敢預聞、遂免連書。熙寧初、轉對上三事、其一曰、外官數易、吏民疲於送迎。願久其職、則考積有實而恪位匪懈矣。其二曰、河、陝舉人以文詞登科者鮮、望因科詔令三路與諸郡、列薦其行。能特恩賜第、則朴茂之士遝進矣。其三曰、頃年遣使、寬恤民力、減放役人、而事務仍舊。宜酌其閑劇、省事增人、庶幾民蒙實惠。其爲修撰、言館閣四部書猥多舛駁、請以漢・藝文志目購尋衆本、委直官重複校正。然後取歷代至唐錄所載、第爲數等、則其善者校留之、餘置不用、則秘書得以完善也。其論貢舉、諸州郡置學官、專職教導。三歲科舉取士、三分以二分待糊口校試、如舊式、一分依元年赦敕州郡論薦、監司審覈而後奏名。太學則主判保薦、幷赴御試、中格者附牓。如此取之數路、則群材不遺矣。秘書省論郊廟祝詞語義有非當、請命學士改定。使河口還、奏河北旱災、望蠲其夏租。罷絳守、言本郡歲伐山稍八十餘萬、其役特重、請均三分一於晉、澤二州、以紓絳人。其後官不數易、太學三舍取士、州郡置學官、三路取百人、繄公開陳其端也。熙寧四年、議入閤兩制。太常以謂此唐日坐朝之儀、不足爲盛禮、宜削去之。公請如唐坐宣政故事、約閤門舊圖量設儀衛、以朝朔望。詔可其奏。今月朔朝文德、由此始也。舊制臺閣官被命別使即中謝、後或廢格。公使永厚陵洎修國史、皆奏復之。觀所舉可以知其造次必於義而不失職守也。其譔著則有書閣集十二卷、後集六卷、西垣制集十卷、東觀絕筆集二十卷。屬詞謹嚴似權僕射、論事簡切似李司空、訓辭兼常、楊之溫雅、篇什得元、劉之淸麗、蓋

有湛深之思。初，宣獻公輯唐大詔令，未次甲乙，公用十三類，離爲一百三十卷。唐自大中世，史記放絕，載亾不傳。公綴集所聞，續武、宣、懿、僖、昭、哀六朝實錄，總一百四十八卷。國朝都汴，沿舊方鎮、府寺、邸第、閭里、坊巷，增易數矣，人罕識其故處者。公依韋述類例，譔東京記三卷。雍、洛故京，漢、唐遺事，漸罹殘毁，其迹熄矣。公掇方志洎碑記所載，撰長安、河南志各二十卷。奉詔編緝，則有閤門儀制十三卷、集例三十卷、例要五卷、蕃夷朝貢錄十卷。記當官所聞見與其應用，則有三川下官錄、入蕃錄、春明退朝錄各二卷、韻類宗室名五卷、安南錄三卷、元會故事一卷。摭唐人物世系、遺事，則有諱行後錄五卷。纂唐文章之散逸，卷部不倫者，有李翰林集三十卷、李北海集十五卷、顔魯公集十五卷、劉賓客外集十卷、孟東野集十卷、李衛公别集五卷、百家詩選二十卷。復采晉、唐人詩歌見於石者，作寶刻叢章三十卷。嘗謂司馬遷史記註解疏梧，學者罕通其義訓，悉取音義、索隱、正義、王元感、陳伯宣别注，將倣顔師古西漢爲集注。及被詔修百官表，續本朝會要，删定九域志，皆未克就。嗚呼，可謂博矣。公雅以善書稱，結字清勁，得其家法。前奉詔題濮安懿王、王夫人神主，書御製韓忠獻公碑，及當時公卿士人所請題寫，被金石刻者多矣。嘗對延和，上問宣獻遺蹟。翌日，奏七軸以獻。自公之亡，未有繼其書名者。公姿宇渾厚，樂易自得，與之交久而益親。平居言笑侃侃，不爲邊幅表襮。一遇事則毅然據正，若不可犯者，人亦莫窺其尺寸闊狹。三爲郡守，皆以修書召去，不得滿歲。其去也，民益思之。喜甄奬人物，前後薦士數百，訖不爲累。鄭國太夫人，故太子太師江陵楊文莊公徽之之女。文莊無子，宣獻逮公繼主其祭事，歲時不絶。嘗欲勒碑神道，病革猶戒其子亟成之。家書數萬卷，多文

莊、宣獻手澤與四朝賜札、藏秘惟謹、或繕寫別本、以備出入。退朝則與子姪繙䌷訂正、故其收藏最號精密。平生無他嗜好、惟沈酣簡牘以爲娛樂、雖甚寒暑、未嘗釋卷。早與仲弟都官君敏修文章學問、互相開發、子姪輩悉能奉循世範。熙寧三年、昆弟三人同年登科、士大夫著爲衣冠盛事。公久在禁垣、時歎榮滯、而恬然裕處、未嘗以世務嬰慮。病中手疏治命、止戒子孫勤約清白、以紹世風。幼子未官、而推遺澤以及從孫茲、又可以見其所存云耳。母夫人常山郡太夫人畢氏、故相文簡公之孫。公又娶其姪光祿少卿從善之女、號京兆郡君。室則姑子、家則婦姑。慈和靜專、濟美圖訓、前四年逝。公以世教浸薄、禮服簡廢、特制杖期、以稱哀情、言禮法者善之。子男九人、慶魯、殿中丞。匪躬、著作佐郎。二早夭。尙賢、將作監主簿。正功、大理評事。表微、揆方、將作監主簿。處仁、始名。女子二人、適贊善大夫王佑、秘書丞呂希純、并先亡。孫八人、焞、將作監主簿、燔、煜、熗、熄、煇、灼皆未官。孫女七人、長適太常寺太祝曾說、次適白馬縣丞范祖德、五幼未有行。公年六十一、以元豐二年四月甲辰終於春明坊之適寢。以其年七月癸酉葬管城縣馬亭鄉東城原宣獻公之右次。既葬矣、諸孤泣血、奉遺事抵僕曰、先人平生相知之在朝者、無若翰林范公洎公之久且深。其葬也、范公銘其壙矣。今埏隧所表、宜得公文、以載於石、二者蓋先志也。僕惟三紀交游、趣舍不異、仕宦出處亦略相等。懿文美行、尤詳其始末。銜悲紀實、故質而不文。銘曰、

皇世隆儒、以文致治。士陶其化、超然特起。荆山瑾瑜、喬林杞梓。或生遠鄉、或出門勢。遭時并出、蔚爲邦器。廟堂彬彬、臺閣濟濟。如古哲王、思皇多士。代有名家、克濟其美。彼美常山、族茂枝繁。風流儒雅、奕葉蟬聯。鴻都秘館、由祖逮孫。言論史經、父子演

繙。惟宣獻公、輔翊仁宗。議論閎遠、詞藻深雄。一時標準、萬世④中庸。經邦貳政、德爵偕隆。公踐世職、徊翔門掖、朝廷典章、禮樂沿革。祖述源流、貫穿今昔。聞其話言、士有矜式。宣獻之文、公實嗣之。宣獻之博、公又繼之。寵祿方至、謀謨未施。徒流故事、載在攸司。公登史觀、天子所選。考紀初文、賜對清宴。袍服改容、覽書稱善。聖言褒賁、委成大典。公疾不朝、集英遣使。挾醫診治、召還其子。公之云亡、上嗟良史。贈官詔葬、不以常比。馬亭之東、父祖有墓。豐碑重屋、隱然崇阜。公穴其旁、不百舉步。雙螭相望、揭於衢路。公之遺風、士所嚮慕。公之令子、克承厥緒。君子之澤、何有世數。於⑤乎無窮、茲丘以固。

蘇頌撰　《蘇魏公文集》卷五一

宋諫議敏求墓誌銘

元豐二年四月甲辰、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修國史、宗正寺、修玉牒官、判秘閣、權判尚書都省、提舉醴泉觀公事宋公終於位。初、公以疾在告、上御集英殿策進士、顧左右、怪公不在、因遣使撫視之。間日、又遣使挾醫療治之、仍詔其子官於外者歸省。及訃聞、衋然痛傷、贈尚書禮部侍郎、敕府縣應接其葬事、皆特恩、非故常也。於是乎見公之得君之深、而知天子念公之爲隆且厚也。

公諱敏求、字次道、趙州平棘人。世事王氏、曾祖龜符、猶爲王氏平棘令、贈太師、中書令。祖皋、太宗、眞宗時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贈太師、中書令、譙國公。父綬、兵部尚書、參知政事、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燕國公、謚曰宣獻。母常山郡太夫人畢氏。天聖二年、以宣獻公蔭、爲秘書省正字。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歷館閣校勘。坐赴同舍蘇舜欽進奏院會、簽書集慶軍判官。以祖母鄭國太夫人年耆且病、因請解職、留京師就養、許之。踰年、王文安公、宋景文公刊修唐書、以公嘗爲續唐錄、習唐故

事、奏充編修官、復校勘。以嫡孫丁鄭國憂、仍詔在家修書。後爲集賢校理、通判西京留守司、知太平州、五遷太常博士。唐書成、進尚書工部員外郎。未幾、遷刑部。英宗踐祚、進兵部。墮馬傷足、得請亳州。召還、充仁宗實錄院檢討官、足未平、特蠲朝謁。治平元年、以工部郎中修起居注。明年、知制誥、同修撰仁宗實錄、同判太常寺。今上即位、遷兵部。英宗在殯、有言宗室可嫁娶者、下太常。公以爲大行未發引、不可。既踰年、又有言者、公曰、宗室義服、服變而練、可以嫁娶矣。議上、朝廷以與前議不同、降刑部。以知制誥知絳州、修河山、稍賦於絳之役民歲八十萬、公三分之、以一歲均於晉、澤、以紓絳人。是冬召還、復兵部。修實錄成、遷右諫議大夫。今樞密呂公爲御史中丞、以言事罷知潁州、公當制、執政改其詞以進、尋乞解職、不報。後數日、以封還詞頭、連怫執政意、遂得解職、以本官奉朝請。明年、加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又明年、使河北祭塞河口、還、奏河北旱、蠲其夏租。熙寧七年、爲龍圖閣直學士。十年、修仁宗、英宗正史、掌均公建公府牋記。攝鴻臚、護燕國公主、兗王、衛王葬。未克葬、以疾終於春明坊之第、享年六十一。終之歲七月癸酉、葬於管城縣馬亭鄉東城原之先塋。其踐揚、若進奏院、登聞鼓院、群牧判官、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糾察在京刑獄、判秘閣、秘書省、尚書都省、吏部流內銓、禮部、刑部、工部、知通進銀臺司、審官東院、勾當三班院、管勾編修院、編集歷代君臣事迹所、宗正寺修玉牒官、太皇太后寶冊官、開封府發解官、錫慶院試官、南郊禮儀使、永厚陵禮儀使、契丹生辰國信使、館伴使、使河北祭塞河口、編修閣門儀制、蕃國朝貢條例、詳定元正朝賀儀注、定奪郊赦命官使臣罪犯、而太常禮院、太常寺、官告院編修錄用勳臣子孫、皆再領焉。娶畢氏、丞相文簡公之曾

孫、光祿少卿從善之子、常山太夫人從子也。有賢德，封京兆郡君，先公四歲而亡。子男九人：慶曾，殿中丞。匪躬，著作佐郎。弅，孫及其次早亡。尙賢，將作監主簿。正功，大理評事。表微，將作監主簿。揆方、處仁，未官。女二人，適贊善大夫王佑、大理寺丞呂希純，皆亡。孫七人：焞，將作監主簿。燔、煜、燁、煇、燧、煇，皆未官。孫女六人，長適太常寺太祝曾說，次白馬縣丞范祖德，餘在室。曾孫女一人。公約淸惇純，而敏於記學。其爲文章、訓辭誥命，皆有程範。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必就取正而後決。宋元憲公在河南，每咨以故實。歐陽文忠公致手簡通問，則自處淺陋，而以鴻博名公。家藏書三萬卷，日集子孫討論繙繹，以爲娛樂。平居湛如，與人交，樂易無不可者。至於守職據正，毅然不少回。在掖垣，徐國公主以駙馬都尉王師約兄公約爲姪、奏官，公以爲亂天倫，遂執正之。太常議祧廟，公請遞遷僖祖，後復詔詳定，公奏前議不可改，遂免詳定。今御史中丞李公自秀州軍事推官除太子中允、御史裏行，公奏舊制，太常博士兩任通判，須奏舉乃得入臺。去年驟用京官，議者以爲非。今又用幕職官，恐官制遂隳。即封還詞頭，有詔轉對。是時郡守縣令數更易，吏民疲勞，公請愼於進改，而不數變易，所貴上獲考績之實，下有恪位之美，而治道可建也。又河北、陝西、河東舉人性樸茂，而詞藻不工，每詔下，登第者纔數人。公請令轉運使擇有行藝，或謀略材武爲衆所推者，每路薦五七人，時與推恩，所貴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嘉祐中，嘗寬卹民力，州縣公人例多減放，而役事不減，則是去者逸而是留者重勞矣。公請省事，或增其人，使勞逸得均，而民力可寬也。三館秘閣書類多訛舛，所藏雖博，而往往無稽考。公請先以前漢藝文志據所有用校七史例，下諸路購求善本，重復校正。然後自後漢以

來至於唐、依逐書志目以次讎對、取其堪者、餘悉置之、使秘府文集得以完善也。其議貢舉、則曰、州郡有學舍而無學官、四方之士輕去鄉里者、以求師也、今請州置學官一人。又三歲一下詔、得士三百人、今請二百人試詩賦論策、糊名通考之如舊、其一百人請如赦文、令州郡論薦、轉運使審覈之。太學生則委國子監官、至御試、隨其所學而試之、則文辭、經藝、行實之人皆無遺也。其後官不數變易、太學建三舍、命舉人以官置學官、三路取百人、皆公發之也。凡三臨州、率不滿歲召去、去而民愛思之。喜道人善、薦士累數百、訖不坐累。鄭國太夫人楊文莊公之女。文莊無嗣、歲時奉祀展墓無闕者。疾亟、猶戒其子立碑、子孫未官者衆多、猶推遺澤奏其從孫。蓋其孝友又如此。宣獻公嘗輯唐大詔令、未次甲乙、公釐十三類、緒正之、總百三十二卷。所著書、閫前集二卷、後集六卷、西垣制詞四卷、文集若干卷、東京記三卷、河南志二十卷、長安志二十卷、三川官下錄二卷、春明退朝錄二卷、以韻類次宗室名五卷、自唐武、宣、懿、僖、昭、哀以來六朝實錄百四十八卷、輯顏魯公集十五卷、孟東野集十卷、李衛公別集五卷、劉夢得外集十卷、漢唐人詩刻於石者爲寶刻叢章三十卷、又以劉伯莊史記音義、司馬貞索隱、陳伯宣注義分注入太史公正史。及被詔修本朝會要、刪定九域志、百官公卿表、皆未就。其先以小官事亂離間、宋興天下益平、至公三世皆以文翰顯於時。宣獻公雅善書、一日對延和、上問遺書、退而奉七軸以獻。公得其法、嘗題濮安懿王、襄國韓夫人、仙遊任夫人神主、至於四方碑誌、多出公手。公以力學被遇朝廷、論譔未嘗不在選中。嗚呼、公之平生可謂無憾矣。初、史紀草成、帥其屬奏御、上御袍蕨讀之終篇、斂容諭之曰、兩朝豐功盛德、賴卿等考而發明之。公踰年服

勤、欲其書之成、此其有所憾乎。予與公遊、知公者也。銘曰、

維宣獻公、昔天聖中、實爲史官、十代宗工。典常物則、備於厥躬。紀錄記述、太平之風。公世其業、遭時又同。仁宗、英宗、明昌盛隆。有顯其德、有崇其功。方此發揮、形容昊穹。不幸奄忽、美志弗終。凡士大夫、惜嗟哀恫。上徹九重、隱於帝衷。贈典弗常、非衆所蒙。嗚呼公兮、學富行充。如淵之深、如春之融。金之剛明、玉之玲瓏。云乎不淑、命不究窮。南瞻具茨、西望神嵩。東城之原、從先公宮。松柏被地、鬱鬱葱葱。子孫衆多、福祿來叢。

范鎮撰　《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一六

李太博墓誌銘

君諱彤、字周伯、姓李氏。其先京兆人、八世祖遠從唐僖宗幸蜀、調晉原令、因家焉。高祖臻、仕孟氏朝、爲永平軍節度推官。曾祖某、亦任太子司議郎。祖某、不願仕。父某、以君登朝、贈大理寺丞。母黎氏、贈成都縣太君。君少篤學、頗穎秀。時鄉先生職方員外郎張公中行守岳陽、君往就正、得易與春秋大旨、朋友畏其博聞。又嘗摭前世忠邪事、以類相從、爲史斷十二篇、以監治亂。慶曆六年中進士第、調眉州青神尉、言者謂蜀人官近鄉非所宜、於是近皆徙遠、移萬州司理參軍。歲滿、用陟狀遷江陵府松滋令。丁寺丞君憂、終喪、授隴州判官。吏部上其課、轉著作佐郎、知太原府平晉縣。今天子踐阼、改秘書丞、尋遷太常博士、知華州鄭縣。以疾分司西京、卒於盩厔之寓、止享年五十四、實熙寧五年春二月某日也。既沒七年、貧不克葬。至元豐元年三月某日、乃葬於某鄉某里先隴之次。君彊明、喜節廉、自處素高、待交游如少所與、然不廢於義、休戚可以同。於政事知大略、而未嘗以忿恚。任刑聽斷、適其理、大率剛而不撓、恥爲流俗態度也。在萬州

有箠人之脈者、提點刑獄視之疑且怒、欲以骨折論。太守畏不敢辯、君提傷者以告曰、折則上下不相屬、今舉其上而下不少曲、非折明矣。使者無以勝、卒輕之。又有三人謀殺一人者、君方攝督郵、當議法、即白守曰、一人死、安可戮三人、坐謀首可也。守不聽、有詬責言、君持之益堅、請於提點刑獄、且曰、某寧解印綬去、安忍妄殺人求順太守意邪。得聞之朝、止報一人。萬州帑失緡錢數千萬、俾君驗之、君以爲貫朽鐵壞、不知幾十載、一旦指爲盜、疑或刻深、請飭吏共償、無煩構獄、守從之、免數輩刑竄。松滋產茗、歲輸府千斤、春未社、牧遣校至、督所有、君曰、今未知茗之芽否、可偕往視。即斵根株、俾校持以歸、願牧植之後園、俟其芽可責輸矣。牧始不懌、既而從之。植者既芽、則謂同僚曰、李松滋以芽爲期、今可取乎。校復至、具言、君乃戒茗戶以五日集、如其令、無一毫私撓、民深德之。有宿寇數十、結山民聚境上、往往害捕吏、累歲莫獲。君開以威信、許其歸首、乃至無盜。功當賞、君不言、賞亦不及。隴之汧源號難治、凡閱歲定籍、則吏民相因爲姦、歷十數年、官不敢輒易其舊。君權涖未幾、遂定籍、高下適當、人伏其平。平晉民冒居公地、而縣隸爲輸租、緣此以斂剝、習久、縱不問。君使冒者自陳、盡得其實、免代輸之患。又嘗爲增隄、以捍汾流、以軍事未報、君已解去、既而大水、一城蕩然、識者稱其先見。鄭縣之西、舊以石隄水過守居泊他官池圃、以及富彊沼榭、君始來、方諭民得取以溉。水既不至、爲總管者謾其詞、移檄於縣、覬水以禦火、符下凡四五、君悉不應。時都官員外郎郭君源明以方靜爲州、君具白所以然、信之、民甚賴其利。洎引疾而去、有卹君之貧者、告曰、願一日留、則終月祿入可享。乃笑而謝之、即日不視事。君先娶包氏、在萬州時遇君之疾、以憂卒。再娶郭氏、封壽安縣君。包

氏生子覯、孝友力學、自二曲護喪歸葬靈泉、不違治命。長女適瀘州司戶文朝光。郭氏生子規、治經力學、從舉、嘗薦於鄉、必能世其家。次女適鄉貢進士李葆光。二孫曰昺、曰晏。嗚呼、君平生施爲如此、剛矣哉。苟遭時得志、盡發胸中蘊、則軒騰馳驟、立事致功、卓然有奇節、可必也。惜乎仁不顯、而見於用者止此耳。予少從君遊、洎官晉陽、又與之同。竊思仲尼未見剛者之説、信剛者之難見、愛君氣節舊矣。覯來請銘、敢爲銘曰、

剛近於仁、亦鮮克舉。剛生於氣、充則孰禦。申棖徇欲、義所不取。孟子養浩、以是爲主。家山之東、喬松之屼、嗚呼剛者、李君之墓。

呂陶撰《淨德集》卷二五

叔父和叔墓碣

黄氏自婺州來者諱贍⑥、以策干江南李氏不用、用爲著作佐郎、知分寧縣。分寧、吴楚地犬牙相入處也。著作爲縣、使兩地民不得相侵陵、水旱相移食、故湖南馬氏亦授以兵馬副使、將楚兵者二十年。其後吴楚政益衰、著作乃去官、游湖湘間。久之、念山川重深、可以辟世、無若分寧者、遂將家居焉。而葬於白土。著作生元吉、豪傑士也、買田聚書、長雄一縣、始宅於修溪之上、而葬於馬鞍山。馬鞍君生中理、贈光祿卿。光祿始築書館於櫻桃洞、芝臺兩館、游士來學者常數十百人、故諸子多以學問文章知名、黄氏於斯爲盛。而葬於雙井。光祿生茂宗、字昌裔。昌裔高材篤行、爲書館游士之師、子弟文學淵源、皆出於昌裔。祥符中、國學試進士以木鐸賦、有司以王交爲第一、而黜昌裔。昌裔抱屈歸次尉氏、遇翰林學士胥公偃、見昌裔賦、大驚、與俱還、以昌裔賦示考試官曰、使舉子能爲此賦、何以處之。皆曰、王交不得爲第一矣。胥則以實告、諸公相顧、絶歎考校時實不見。因懷賦上殿、有詔特收試。

及試禮部，參知政事趙公安仁、翰林學士劉公筠，擢昌裔在十人中登科，授崇信軍節度判官，已而⑦流落不耦，卒餘杭，而葬於雲巖潭上。崇信生育，是爲和叔。和叔爲兒童時，伯氏長善將諸兒出遨，天驟雨，長善問諸兒曰：「在而雨落，翁與媪相撲，此何等語。」和叔率爾對曰：「陰陽不諧耳。」長善大喜，因命策和叔馬先諸兒。和叔博記覽，爲文辭立成，性眞率，論事無所迴避，稱奬子弟文行，如出於己。嘗試於有司，不利，因不復出。力田治生，守先人之業，獨至今。其平居田間，亦未嘗廢書，雖不光顯，能世家矣。享年五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娶游氏，子男四人，曰公麟，曰公虞，曰公驥，皆爲進士，曰仲愈，早卒。女二人，適建昌録事參軍余宏、進士夏鬲。和叔卒於熙寧二年八月，而葬以其十二月，兆於修水⑧之原。元祐八年十二月，諸子乃克礱石碣於墓上，庭堅實泣，叙始終而爲碣，係之以詩。詩曰：

家有藏書，使人多聞；先人之澤，束手不溫。嗚呼和叔，白首方冊；泉涌於筆，不疚於吃。萬金之產，一子傾之；前無以扃之，後無以承之。嗚呼和叔，司田以迹；我耜我穡，以燕孫息。修水滃沄，源若甕口；達於江漢，不閉其久。嗚呼和叔，松檟在亹；澤爾本根，茂於子孫。

黄庭堅撰《山谷全書》正集卷三二

校記

①「末」下缺字，魏錫曾校清抄本《太史范公文集》作「有」，於義難通，蓋以意妄補。今仍缺。

②二聖：原作「三聖」，據四庫本《蘇魏公文集》改。按《二聖編年》指眞宗、仁宗兩朝實錄。

③審官東院：原作「審院東宫」，據右引改。

④世：原作「士」，據右引改。

⑤於：右引作「施」。

⑥瞻：四部叢刊影印宋本《豫章黄先生文集》作「瞻」。

⑦「已而」二字原缺，據右引補。

⑧修水：右引作「修口」。

宋儒碑傳集卷四十五

劉敞　鮮于侁

故朝散大夫給事中集賢院學士權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劉公行狀

曾祖贈大理評事。祖皇任尚書、工部員外郎、判三司都磨勘司、累贈戶部尚書。考皇任益州路轉運使、尚書主客郎中、累贈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公字某、尚書中子、天性明徹淵粹、自爲童子、有老成人量。初學進士詞賦、已爲人傳誦稱道之。至年十五、乃更習爲古文。讀書心悟理解、志氣開發、日增月益、河江委注、不可丈尺斗斛校也。其十七歲所著撰、至今存者尚多。自兩漢之後、豪傑之士所爲文章、雖皆以理爲主、偏局所見、致遠則不通。又其論五經、皆欲明王道、而惑于曲說、駁雜瞀亂、不能自解。聖人之道不明。及公爲之正德性、別仁智、舉中庸、明天命、條達理、遂交貫旁暢、愈深愈遠、未嘗一躓焉。嘗論曰、荀子不知性、揚子不知命、韓子不知道。荀子言人性惡、則善無所起。揚子畏死而投閣。韓子汲汲求用於時、以不得出王公大人之門爲己憂。是三子其盛者也、而其蔽至是、況其下者乎。至說春秋、其所發明尤多。論宋襄公事、或以爲文王之戰不過、或以譏不能鼓儳殺敵。公以爲文王之事、亦當內治其國家、外信於諸侯、何嘗不治不信、而強爭之。既爭而輕棄己民、其猶足謂之仁且智乎。凡公之言、大約反其本、正己而物正者也。書公子季友卒、三傳皆以爲賢。公以謂季友之賢、因其有事而著之。今卒而書季者、蓋自是世季氏也。公之論春秋如此。自前世鉅儒宿學、皆所不至。概舉二者、可以類知焉。爲三傳權衡、解駁三家媺惡、毫髮無得以形遁者。慶曆初、有司更正貢士、令士不從學官者、州郡勿舉。舅氏王源叔以書招公來太學、公答不可。曰、焉有伯夷、孟軻、段干木之儔、而

自致博士弟子乎。其後此令亦廢閣不用。公舉進士、慶曆六年三月御試、選爲第一。會內兄翰林學士承旨王公堯臣時爲編排官、以嫌自列。編排者、用考試官所定等第、受成事而甲乙之耳、誠無預於與奪、可無嫌也、王公固辭之。上不得已、以爲第二、拜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事。吳正肅公育舊聞公之賢、傾遲之。及罷政事守蔡、得公歡甚、事無大小皆聽公、州以清靜。與公日賦詩飲酒爲樂、蔡人傳以爲盛事。蔡州十縣、五居高仰地、轉運使符郡、變民諸穀、悉以粳糯充賦、皆市於旁縣以輸官、民益困急。會詔書問可以寬民力者、公上疏其弊、因言方今用不足、盡如古難、宜敕轉運使、必不得已折變、毋變其所無與不可得、則民雖病不困、事頗施行。八年十一月、丁先公憂去官。皇祐三年二月服除、還爲大理評事。召試學士院、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是時方議定大樂、天子使中貴人參其事。公諫以謂、王事莫重於樂、今材學滿朝、辯論有餘、足以增朝廷之光、而顧使若趙談者居間、臣恐爲袁盎笑也。明年、同判登聞鼓院、改判吏部南曹。南曹兼考功事、於是夏丞相竦將葬、故事考功當請謚太常、集百官議之。上以舊恩、特賜竦謚曰文正、不復關有司。公上奏、請收還詔書、更屬有司、得以公議之。因陳竦備位將相、無正直聲、陛下不當侵臣等官、而假人以寵。書三上、上嘉公守正、爲改謚曰文莊。八月、權判三司開拆司。後徙他部、亦未離南曹也。儂智高亂嶺南、樞密副使狄青宣撫四路、而朝議不爲置副、或曰使中官副之。公聞、遽上奏曰、狄青起於行伍而列樞近、權兵而出、宜得正固幹略之臣參共其事。今不置副、置副而用中人、皆不可。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州、上以問左右、棄之存之孰利。公時從三司奏事、聞之、上奏獨請棄之、以謂、假令新城足以蔽秦州、長無羌人之虞、雖傾國守

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賊能乘之以擾邊圉、雖傾國爭之可也。今何所重輕、而糜國財、困民力、捐士卒之命、以貪咫尺之地、而有棄明信、規小利之名、使其有以窺中國、非計也。時議者不同、竟留之。秦州坐是應接多事、財用匱竭矣。五年四月、遷權三司度支判官、始解南曹、賜緋衣銀魚。至和元年正月、張貴妃薨、追號溫成皇后、有獻議求爲立忌日、禮官請對不許。公奏言、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猶不立忌、奈何以溫成私昵之愛、而變古越禮、恐祖宗神靈、不樂於此。上乃止。八月、同修起居注。居一月、召試超拜右正言、知制誥、賜紫金魚袋、權同判吏部流内銓。初、陳丞相以公不附己、論議不能右公。唯天子察公忠直、數得公奏議、開納無疑、故亟用公知制誥。陳丞相以修注未一月爲言、上不聽、曰、此豈計官資日月邪。公謝曰、上又面諭曰、外間事不便、有所聞、當一一語朕矣。無幾何、朝廷從禮院有所詢問、禮生擅發印狀以報、禮官莫知。知禮院事吳充謫罰禮生、而坐以出官。公奏以爲朝廷久安、吏習因循、百司庶府、苟且已甚。稍激厲振職、未知如何而使充以此得罪、豈不傷事害政也。請追止前命。已而修起居注馮京復以言事奪職。公因奏事、上謂公曰、吳充乃是振職、馮京意亦無他、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耳。公奏言、自古唯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竄謫臣下。今則不然、上意慈仁好諫、而中書不務將順聖德之美、排逐言者、乃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必且感動陰陽、有風霧日食地震之異。居五日、地果震鎭戎軍、而都下雪、後累日昏霾、太陽色黄濁、略皆如公言。公又密勸上收擥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以消伏災變。上深納之。時親睦宅方築神御殿、天寒休役。公建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廟不可設於私家、所以明一統也。今神御若干、禮爲可、則不宜以人勞輟

作。若不中禮、則遂止之、何權罷也。廟事遂寢。宦官石全彬緣葬溫成皇后、賞勞除宮苑使、領利州觀察使。全彬不厭、後三日、復換正除利州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上言、全彬閨闥之臣、如此姑息、有權勢重於全彬者、何以待之。事竟得止。二年、兩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公上疏論邪臣正臣進退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願陛下參伍觀之。呂溱、蔡襄、歐陽修、賈黯、韓絳、皆有直質、無流心、論議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誠不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幸之心。上悟、乃留歐陽修等不行。八月、假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充北朝皇太后生辰國信使。契丹遣其臣馬祐來迓。行自幽州、東北入古北口、更長興、白隰山路、詰曲繚繞、或折而西南、行千餘里、乃出山至柳河。公問祐曰、自松亭直北趨柳河徑易、不數日至中京、何不行此。敵人本欲以山路迂回、使中國信其阻遠、常祕諱之、不使漢使知。及得公問、驚謝曰、實然。然自通好以來、置驛如此、不敢改也。祐復問、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食虎豹、人以爲山神、此何名也。公曰、以某所聞、駮也。其狀如白馬、墨尾鋸牙、音如鼓、洴桓迎日而馳。爲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祐釋然相視、喜曰、眞是也。前此者漢使往、或以輕肆不爲敵人所重、又有畏懦拘守約束、惴惴不敢蹉跌者。獨公坦懷、意氣自若、敵人畏服加禮焉。二年三月、王文安公遷參知政事、公自列親嫌、求知揚州、詔許之。初、狄青自南伐歸、爲樞密使。京城小民聞青驟貴、相與推說、誦詠其材武。青每出入、輒聚觀之、至壅路不得行。上自正月不豫、青益爲都人所指目、公憂之。會將赴揚州、辭行見上、因言、陛下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始終。今外說紛紛、雖不足信、要當使無後憂、寧負青、無使負國家。上頷之、曰、可語中書。公過見三丞相、謂曰、向者天下有可大憂者、又有可

大疑者。今上體復平、大憂去矣、而大疑者尚存。其以青事告之、丞相應對唯唯。公既至官拜表、又徧遺公卿書曰、汲黯之忠不難於淮陽、而眷眷於李息。朝廷皆知爲青發也。至八月、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坐殿上、都下喧然。執政聞之始懼、以熟狀出青判陳州。先是有彗星見、青去之夕、而彗沒。自皇祐末有日食之變、公嘗獻救日論三篇、備言所以防姦禦變之術。青見而惡之、謂所親曰、劉舍人以此洗滌青邪。公之建言、或以爲過計、及後乃大服云。揚州雷塘、即漢江都之雷陂也。舊屬民、自唐以來、耕種其中。往數十歲、官取蓄水以備漕運、舊田主二十六家皆奪業失職、官始議以他田償之、竟無與也。然塘亦破決不修、漕運未嘗賴此。發運使因以假揚州種稻、而舊田主二百餘口皆饑寒、縣官莫省。及公至、持太和年契書詣府自訟、公即判還之。發運使猶以漕運事動朝廷斬留之、公用種稻事證明其無用、朝廷乃聽公。杜公丞相衍致仕、居南都、聞之喜曰、眞良太守矣。九月、恭謝天地、改元嘉祐、進公朝散大夫、封宣縣開國男。天長富人陳乙殺人、捕得、賕縣吏脱己、而以誣王甲。甲貧弱不能自明、遂受誣囚至府。公察之、心知其冤、而囚畏吏、不敢言。公以委戶曹杜誘、使精意鞫之。誘不能有所反、而獄益傅致證左、牢不可破。將論囚、公親訊之。囚得公語言、知其能爲己直也、乃敢告冤、果陳氏殺人、遠近傳以爲神。明年四月、遷起居舍人、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公初治揚、前守政苛、吏民不安。公以寬簡拊之、而民大和。及至鄆、鄆比易守、政事不治、市邑攘奪、公行不禁、訟或累月不決。公撥遺簿書、決平獄訟、不數日則已無事。乃更約束、明賞罰、下吏奔走承命。月餘、境內正清、盜賊屏息。使客行壽張道中、遺錢一囊、人不敢取、以告耆長、長爲守視、頃之客還、取得之。又有

暮遺物市中者、且往取、故在其所。先是西路久旱、麥不登、鄆州尤多蝗蟲。公入境而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亡去、歲以有年。居鄆五月、召還朝、糾察在京刑獄、充宗正司修玉牒官。四年正月、同權知貢舉。是歲始更貢士令、奏名者才二百人。其罷黜者雖多、莫有不服者、至有爲賦以頌得人。上例賜近臣墨字、公得稽古二字、時論榮之。楊佐判都水監、請鑿京北孟陽河、盛冬興役、死者數百人。又壞民廬舍、發掘丘墓百五十餘所、而河訖不成。百姓遮宰相自訴、執政乃收檢計工役官匠屬吏、囚呼冤不承、獄久不決。公奏理之曰、佐始相度此河、使生者勞斂、死者暴露、百姓怨痛、謗議沸騰、皆佐爲之。今置佐不問、而專罪餘人、不合人情。求以佐爲首。會有詔疏獄、一概解縱不問。是時士大夫稍矜虛名、每得官輒讓、衆亦予其恬退之稱。讓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讓端無窮、或四五讓、至七八讓、天子嘗優容之。下至布衣福州陳烈等、初除吏亦讓、賜之粟帛亦讓。公以爲此皆挾僞求名、要上迷衆、其漸不可長。乃建言諸讓官、或一讓、或再讓、或不得讓、宜一以故事舊典爲準、以防未亂。是歲天子將親大祫于太廟、丞相欲加上尊號。公以禮部兼領名表、丞相請譔表辭。公止之曰、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受徽號、至今且二十年、天下之人咸知天子持盈好謙。今復加數字、既不足盡聖德、而前美并棄、誠亦可惜、願加深思。富丞相不怡曰、適已奏聞、乃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公曰諾。退謂子弟曰、吾備位近臣、當獻可替否、寧得罪權門、豈可使主上受虛名而棄實美耶。遂上疏曰、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盡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淸、賢不肖混淆、獄訟繁多、盜賊群輩、水旱繼有、四夷雖粗定、然本以重賂厚利羈縻

之、非畏威慕義也、未可謂至治。然則讓而不居、於聖德彌高矣。臣謂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必發揚光輝、而反累二十年昭升之美。又入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雨雷大雪、飛蝗涌水、傷害廣遠。以理論之、陛下寅畏天命、正當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加上尊號。昔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誠望陛下求諸道而已。章凡四上。天子得公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如此。遂斷章表不受。於是忤時相。初、郭后既以廢薨、天子加恩、追復其號、而不許謚與祔廟、且二十餘年。至是禮官乃倡議、請依禮祔郭后於廟、朝議將許之。公疏爭曰、昔春秋之義、夫人不薨於寢、不赴於同盟。不反哭於廟、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徒以禮不足、故名號闕然。郭后之廢、雖云無大罪、然亦既廢矣。及其追復也、許其號而不許其禮。且二十餘年。今一旦欲治以嫡后之儀、致之於廟、恐其未安於春秋也。春秋之夫人、於彼三者一不備、則不正其稱。而郭后於三者無一焉、而欲正其禮、恐其未安於義也。且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廢興之間、固必有正不正之禮存焉。今欲扶所廢以爲正、必將抑所興以爲不正。古者不二嫡、萬世之後、宗廟之禮、豈臣子所當擅輕重哉。謹案景祐詔書、本不許郭氏祔廟、議已決矣、無爲復紛紛以亂大禮、宜令諸儒極其論難。有詔幷張洞奏狀重議。洞論景祐詔書、以謂追復郭后、是人主意、停止廟謚、則執政所爲。公以議不同、不連章。已而丞相召太常趣定議、將以祫前升祔。公聞之、又上奏曰、臣觀洞之言、乃是曼辭飾說、苟蔽前失。以追復郭后則出於天子、以停止廟謚則出於大臣。共一詔書也、而論之異同。若不幸而此言傳於後、且歸過君父、虧損聖德、此其一也。且臣前奏最要切者、以爲廢興不

兩立、而人君無二嫡、備萬世之後、禮分不明也。洞旣不以此爲辭、若不幸朝廷過聽之、是雖自以能計上起廢爲功、而猶且陰逼母后、妄瀆正禮、此其二也。願幷下臣章、令兩制詳議。有詔是公議者乃止。於是祫祭有日、禮官建白、請以孝章皇后以下四主享於別廟、不升合食。上重其事、有詔兩制集議。公與胡宿等共上議曰、案春秋傳曰、大祫、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國朝事宗廟、且百有餘年、至祫之日、別廟后主、皆升合食、遵用以爲典制。此皆祖宗制節、垂法以貽子孫者也、未易輕改。且行之已久、祝嘏宗史、旣守以爲常、一旦輕議損益、恐神靈不安、亦未必當先帝意也。傳曰祭從先祖、如其故便。公以論列未盡、又特上奏曰、九經所載祫祭制度、最明備者莫如春秋公羊傳。自漢以下、皆引爲證。所謂未毁廟者、豈有帝后之限哉。此乃國朝所以依緣循守、行之且百年者也。今群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後儒疑近之説、不務講求本朝之故、而專倡異代難通之制、不務將順主上廣孝之心、而輕議宗廟久行之儀、欲擯隔四后、使億萬斯年、永不得合食於先帝、臣竊恨之。昔貢禹議罷園廟、匡衡議遷郊兆、群臣和之者非一、自以爲周公、孔子復生、不可得變。元帝、成帝信之、然而通人未以爲當。旣而皆悔之、則無及矣。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豈可使舉措數有後悔哉。此自陛下所當留聖思也。初、上春秋高、朝議或有恐上勞拜起者、而禮官承旨、遂造此議。上微聞之、又得公章、謂近臣曰、朕初謂禮當然、苟以拜起爲煩、吾猶能之、何憚也。遂手詔罷議。蜀人龍昌期者、著書傳經、以詭僻炫衆、至詆毁周公、雜用佛説。擁弟子十數人至都、文丞相薦諸朝、以所著書示兩制。公與同列幷奏昌期非聖不經、請下益州毁棄板本。事未行而昌期用薦賜五品服、帛百匹、中外疑駭。公

拜疏曰、臣按昌期之書、違古畔道、所謂言僞而辯、學非而博、是王制之不聽而誅者也。陛下哀其衰老、未使服少正卯之刑、則幸矣、又何賞焉。昔孔子作孝經、非聖人者無法、而朝廷顧多昌期之毀周公、臣所不曉也。且陛下使臣等議之、臣等不敢不盡忠。今置臣等之言而不用、縱昌期之妄而不誅、乃反褒以命服、厚以重幣、是非貿亂、沮勸顚倒、使迷國之計行於側、而非聖人之俗倡於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伏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淺深。詞極切直、昌期亦惶懼不敢受賜。裝卸營卒桑達等數十人酗酒鬭呼、指斥乘輿、有司不之覺、皇城使以旨捕送開封府推鞫。案成、棄達市。公移府問所以不經審訊之由、府報曰、近例、凡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鞫獄、皆不慮問。公曰、此豈可行耶。遂奏請自今一准定格。樞密使以開封府有例、不復論可否進呈、報公不行。公爭之曰、先帝仁聖欽恤、以京師刑獄最煩、故建糾察一司、證審眞僞。自邇以來、每有大辟、倍加精慎。此則先帝不敢兼於庶獄庶慎、惟有司之任。今乃曲忤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鞫公事、不復審察、未見所以尊朝廷、慎刑罰、而適足啓府縣弛慢獄卒、侵侮罪人、銜冤不得告訴之弊。又朝廷舊法、不許用例破條。今顧於刑獄極慎人命至重之際、而廢條用例、此臣所不喻也。天子乃以公章下開封府、著爲令。翰林學士韓絳上言、國朝官制未立、如中書門下爲宰相職號令、乃以近臣兼判兩省、例已重。諸如此類、宜加裁定、正其名體、他官典領、一用舊例。百司常務、多關二府、請擇重輕、移付於下。走吏章服與公卿不殊、宜著爲等級。臺閣省寺無所傳錄、可依倣周禮、唐六典、著爲一書。天子以爲可行、召公與翰林胡宿受詔同詳定。公以謂、此帝王能事、朝廷大務、必將損益沿革、成一朝之制、不獨空言而已。當

得其人、乃能成事。前日朝廷欲正大樂、先定律呂、自景祐至今近三十年、而功不就。今之所爲、又重於樂、自非周召管蕭之才、恐雖三十年亦未可望也。凡再辭、不許。既受命、公乃奏請、未置局、先條可改正裁損申明數事、送中書門下參詳可否、然後刪定。詔許焉。未及上、明年三月、韓再奏趣行之。公乃與胡公詣政事堂、略條一二事、諮丞相曰、國家必欲興修官制、勒成一經、爲後世法、則宜先簡別條貫、澄清流品、使事事有法。不然者、虛列官府、徒作空文、無用也。今且以數事言之。如樞密院、五代以來、始與中書對掌機務。名體不正、無甚於此。尙書二十四司、今爲虛名、官冗員衆、蠹財害政。即欲改正官制、則當罷樞密院、廢三司省郎官不治事者、以前資散官處之、可乎。審刑院、審官院、群牧司、提舉司、糾察司、駢衍於官、皆當省、還屬尙書九卿、此裁損者也。可乎。唐制、諫官、史官隨宰相入立仗下。唐制、中書出制敕、門下審之、而後尙書出告身。唐制、學士下領外職、舍人分判六曹、皆美政也。必欲申明官制、無先於此者、可乎。當開元時、官有定員、職有常守、故李林甫之爲六典也易、然猶僅成一書耳、卒之不能行也。本朝隨事建官、取便事而已、有司奉法守職可矣。苟不能爾、恐雖成書、猶且復廢。宇文之周官、唐之六典是也。丞相久之度不能行、曰、然。此誠難事、業已行、姑徐徐爲之。居月餘、韓以中丞言事、出知蔡州。又數月、公帥長安、然胡公猶在朝、而朝廷亦不復問官制云。十月、上親祫祭太廟、禮畢、公以加恩上騎都尉、進封開國子。初、翰林侍讀學士呂溱自眞定府召還、監司積與溱不平、捕溱親吏、按驗窮治、得溱嘗借官麴作酒、及以私貨往河東交易二罪。溱先謫知舒州、而後獄具。大理寺約法、溱乃未嘗受推、法不當蔽罪。自溱事起、外議紛紛、言溱有死罪十。獨天子素知溱薄

過、不致於理、奪溱侍讀、分司南京而已。公行制書、具道上所以待溱意、許溱自新。上恩如此、詔詞理當爾、非有所左右也。而自中丞知雜、諫官、御史、爭上言溱罪大責輕、公制詞不直。天子察公無過、以其章示公。既而言溱者終不息、上厭甚、不得已爲不用赦、再削一官。他舍人命詞、與公無異、言者乃止。御史吳中復嘗薦文學鄭叔熊於朝。故事、御史薦士、無特授官者。前數年、觀文殿學士王公舉正嘗薦叔熊、既不行矣。已而執政以中復故、乃更追用舉正前章、除叔熊以官。叔熊實以醫自名、爲中復治變妾有功、中復故稱之。公刺譏中復、中復聞之、恨甚、又憾前詆欺不遂。而公潔廉無私、無可加誣者。公前議郭后廟、有語云、上之廢郭后、慮在宗廟社稷之際、不得不然耳。中復即深文排詆、析言搆語、云此欲開導人主廢后、是許敬宗之倫。中復既唱其端、隨者翕然。執政諸公雖知其不直、然亦惡公數正言異己、欲因事擠之。以御史章上、將開陳其端緒、冀人主意動、則擬之矣。而上輒曰、此豈可行。敕封去之。每上輒然至十餘章。後日有御史復上殿、上逆謂之曰、是又將言劉某耶。此御史實自欲言他事、皇懼甚、退更相告言。諫官、御史本亦承望上旨、雖數妄作、不能不反顧己患、既揣知上意、即噤齘不復言。當是時、非人主素知公、公幾不免。公爲人亮直正固、其處己明甚、循理蹈義、志之所充、乃形於言、不以纖毫異內外也。又以爲德性苟充、則功名可遺、學問苟明、則文章不足事也。其以待人、亦推己意而同之。然世俗方以夸嚴無實爲成名、虛譽崇飾爲尚賢、內不能自知則高自期待、外以悅人則復以才能許人。士之浮薄慕名者喜樂之、與公異操、故與世多不合。其夫人嘗謂公曰、人以君爲傲、宜有以接俗弭謗。公曰、吾何傲也哉。老者吾尊之、少者吾賓之、貴者吾嚴之、賤者吾

安之、自謂宜矣。世俗之人、又欲其足之隨之、詔之狎之、然則是鄉原已、吾不爲也。是時執政爲上興太平、復行王化、取其文致與周漢等隆而已。士大夫知旨者、趨譁附和、咸得顯仕。公乃介然獨立、上下交忤、謗言益多、執政滋不悅。公在西垣七年、詔誥典重、褒貶有體、不可增損一字。爲上尊號表、時凡五請一謝、不移時即具。又嘗一日有詔、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宰相得旨、即日待進、公將上馬、遂不解帶、援筆書之、凡數千言、詞意皆不同、吏謄白不暇。往反才食頃、執政皆驚視、以爲所未嘗見。吏有竊言曰、公乃以此見忌耳。故事、舍人遷翰林者、皆以久次。執政不欲公在内、每有闕、輒置不用。會永興軍闕守、公自請治之。執政喜公之去、疏奏、即除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府事。公謝曰、臣本求永興、不望侍讀、不敢受。詔不許。既行六日、學士闕、遂越用范鎭、衆人爲公憫然。公之辭行、面陳用將之術、且言、頃來邊吏頗以飲食傭役得罪、即今武吏多不願臨邊。如孫沔、呂溱、貴重有功名、猶以此見廢、設復有孟舒、魏尙之徒、臣固知議者之不能容。此乃馮唐所以疑漢文帝不能用頗、牧也。臣願陛下容邊臣、闊略細過、無督以微法。又言、馬軍都指揮使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宫中。往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近者御史中丞韓絳又以傾宰相、重搖人心。臣謂要令兩善、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郡、於茂實不失富貴、而朝廷得遠嫌疑。上皆然之、是後邊將遂無以酒食坐者、茂實頃之亦出知曹州。公以十二月至雍部。先是關中比歲不登、百姓流移、長安尤甚。公開倉廩、賑乏絶、寬賦斂、止逋責、省徭役、緩期會、約束豪右、毋敢固糶。民苦大錢數變法疑惑、公使官吏俸錢、一皆中給、民因知官不復變法矣。事必當請者、請而行之、其餘則皆以便宜厝置。視事三日、大雪盈尺。雍人喜曰、此公賜

我。數月，流民稍自歸。明年大豐熟。是時，朝廷遣使均田，欲以等貧富，以致頌聲。上因公之西，敕至部徐訪利害以聞。於是孫琳主均河中府及耀州，召聚吏民，暴露田間。百姓相傳縣官且增賦税，所在斫伐桑柘，關中囂然。公遽上言，方今災傷流移，恐未可以均田。願且召還孫琳，別俟豐歲，以安民心。初，琳以方田法步地，千步爲方。以方度之，誠使其覈實無頗，然但爲能知田畝高下耳。至於均税之法，以地肥瘠爲差。其勤力從事，田畝修治者，則賦重自若。其惰窳不事事，而田畝荒瘠者，因獲減賦。然此當以肥瘠言也。吏非廉明，用心不一，或不能盡知田事，或挾私與奪，上無由察也。故均田之害，人皆知之，獨言事者樂其名。公所以求待豐歲者，惡斥言之耳。琳之度田，起自萬泉、龍門。此兩邑皆山田，崎嶇二三百里間。人以謂審如琳法，非旬歲不可周徧也。琳皆不出一月而奏畢功，論者驚笑其謾。會公奏至，中書猶信琳言，以公爲不曉，用琳章報公，敕牓告民毋得殘桑柘而已。頃之，河中民果訴增減田税不平，凡數百戶。七年四月，遷禮部郎中。九月，大饗明堂，進封彭城郡開國侯。公與歐陽公永叔相厚，及歐陽參知政事，嘗爲丞相韓公言公所爲，不如謗者之言也。久之，韓公謝曰：雖失之東隅，可以收之桑榆乎。歐陽曰：公能如是，大善。將還公爲翰林學士，會上不豫，事且寢。八年四月，英宗皇帝即位，進吏部郎中。公治長安，豪猾斂手，良民得職。大姓范偉積產數巨萬，冒武功縣令范祚爲其祖。偉所取信者，持祚爲令時黄敕耳。偉家不傜役者五十年，更西事調發，下戶困敝，而偉自若。盜相祚墓，以己祖母合葬之，謾云祚繼室也。雷簡夫以處士登用，能爲文辭，偉賂簡夫，使爲墓碑，以信其僞。偉因此出入公卿間，持府縣短長。數犯法，至徒流，輒以贖去。長安人皆知偉罔冒，畏偉不

敢言。吏受賕者、輒爲偉蔽匿。公因事發之、窮治、偉伏罪、長安中讙呼稱神明。會大赦、未斷而公去雍、偉因謀反變前狀、自後連五獄、證逮四五百人、展轉二年。朝廷以委御史、乃不得變、而偉亦以吏大赦、杖之而已、長安人恨之。公在雍三年、治聲四出、巴蜀人皆願得公爲守、引領冀望、或相與至界上、問使客劉公何時來。是年、公以疾自請。八月、召赴闕、勾當三班院、徙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初即位、有疾、皇太后嘗臨朝。上疾愈、乃歸政。適有小人言二宮不歡、諫者或訐而過直。公以謂當以義理從容感諷、不可以口舌爭也。是時方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公因陳前說、曰、舜至側微也、堯越四岳、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於上下。何謂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辭氣明暢、上竦體改容、知其以諷諫也。左右屬聽者、無不嗟喜動色、即日傳其語於外。既退、王翰林謂公曰、公直言至此乎。慈壽聞之、亦大喜。

治平元年四月、公得驚眩疾、數月不朝、告且滿百日、公求便郡養疾。上謂執政曰、劉某器識才學、朝廷未見其比者、雖病、固當留。乃復賜告。嘗一日講畢、上謂學士諸公曰、曾見劉某否、病今何如。可往省之。於是、王、范兩學士來見公、道上語。會內苑橙實初熟、上使中貴人以五十枚賜公、面問公起居、所以慰撫甚厚。公拜表謝、而病亦少間、因自陳家貧、復求補外、上愴然許之。九月、除知衛州、換汝州。郡久廢不治、公召曹吏謂曰、吾以病來此、汝無以吾病故、習前態。謾欺分毫、黥罰汝。吏人素聞威名、戰栗不敢犯。已而更以吏事委屬僚、時時更改判畫、舉大綱而已。其所以賑饑窮、省徭役、誅鋤黠惡、方略如舊。吏皆竊言、公病猶爾、況不病耶。二年十一月上郊、進封開國公。三年四月、遷右諫議大夫。公謝曰、臣久病苟祿、已無愧恥、誠不敢復望遷秩、

重招讒議。詔不許。公前後拜官、未嘗輒讓、唯初拜侍讀及除諫議辭之。其誠心以謂所不宜處、則不欲苟受之、非以邀名也。居無何、召還闕。公自陳病篤、不能朝、願罷學士、治南臺。許焉。十一月、改集賢院學士、權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四年正月、今上嗣位、改給事中。明年四月八日、薨於位、享年五十。所著春秋傳十五卷、春秋權衡十七卷、春秋說例二卷、春秋文權二卷、春秋意林五卷、弟子記五卷、七經小傳五卷、皆成書。易外傳二十卷、元滋九篇、通古五卷、古風五卷、皆未就。文集若干卷。公學問廣博、無書不通、自浮屠老子、以及山經、地志、陰陽、卜筮、醫藥、天文、略皆究知大略、求其意義合於聖人者。而世人所謂善者、亦不廢也。嘗與呂溱濟叔同在禮部、夜視塡星、指曰、此於法當得土、不然乃得女。居數日、使者來、因言宮中兩夫人皆當就館、呂相視笑。數月、果生兩公主。又嘗齋太乙宮、與內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危甚明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遂登大位云。在長安時、得三代時鍾鼎器皿數十、皆有篆刻銘識、文字奇古。公按讀之、因以考知前代制度、用匜敦簠簋、與前世學者所說不同。其所言齊黃同冕、亦書傳所不載也。公珍惜之、嘗曰、我死、子孫以此烝嘗我。及病累年、嘗使子弟誦書其側、時閱古器以自適。嘗歎曰、我所著書、皆聖人微旨、而不及盡有成、豈非天哉。公與人交、不求其備、得一善則稱道之。其推進者甚衆、而與江休復鄰幾最善。嘗曰、鄰幾和而不流、柔而不犯、當求之古人、阮籍、陶潛之倫也。薦之於朝。鄰幾所以驟用修起居注、公有力焉。又嘗稱賈直孺、人或譏賈者、公曰、賈何必全美、居今之世、而勁直有守、不阿貴位、此其足以過人遠矣。凡公論交如此。及鄰幾死、哭之慟曰、唯君知我。時歐陽永叔爲誌墓石、

公爲書之，以致意焉。梅堯臣聖俞與公親且舊，既卒，其家不能自存，公哀之，未有以助也。聖俞嘗欲書程丞相神道碑，病不果，公爲成之。程氏喜，餉白金五百兩，公不發封，盡以賻梅氏。公平生未嘗輕爲人書銘，特此二事，以經營二友云。公兩娶武威倫氏，皆侍御史贈某官程之女。前夫人先公十七年卒。繼以女妹，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死。次奉世，進士及第，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少子安上，太常寺太祝。女子三人，長嫁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於宗族，賙給甚厚，家事未嘗問有無。歲時朝廷行禮，得以推恩，輒以畀内外親屬。及其終，家無餘財。公既殁，朝廷推恩，旁逮疏族。先人有田在蘇州，公未嘗取一粒，皆以以兩子孫望、旦皆爲將作監主簿，又除族子安世試將作監主簿。安世父敦，坐法墮官，公常憐之，雅意欲官其子。故諸孤以安世名聞，所以成公意也。

某年少公四歲，及某能讀書，則公學問成立矣。故某所學所聞，資取於公，而公志之所存，某竊預焉。公於某友愛天至，嘗曰：唯得兄弟，可以忘我病。公不幸至於大故，哀痛感慕，無心以處，豈復能詳記其徽美耶。日月有期，將以來歲某月，從祔於先公。誠冀自託於大賢君子，垂名無疆，而懼他人聞見之不詳，且世俗之多諸惡，不敢盡也。故自抑推割①，而纂述其大概，唯執事憫憐而賜纂述焉。謹狀。

劉攽撰　《彭城集》卷三五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

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②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徒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群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虚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群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於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毁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既而又論吕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於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

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爲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以爲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雪、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爲之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於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於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

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琠、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公再娶倫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於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攽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爲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曰意林、合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攽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某所、以來請銘。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毁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五

鮮于子駿行狀

公諱侁、字子駿。其先成湯之裔箕子、封于朝鮮、子仲食采於于、爲鮮于氏。世家漁陽、唐初詔爲閬州刺史、歿于官、子孫家焉、遂爲閬中人。開元時、仲通、叔明節制兩川、叔明以功賜姓李氏、後復故姓、於公十二世祖也。曾祖演、祖瓘、皆不仕。父至、自號隱居先生、爲蜀名儒、以公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趙氏、追封安德郡太夫人。公自少莊重不苟、力學有文、鄉黨異之。年二十登景祐五年進士科、調京兆府櫟陽縣主簿。到官數月、丁外艱、服除、授江陵府右

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大旱、有詔中外臣僚實封言事、公上書、推災變所興有四、一曰言不從、二曰厥咎僭、三曰欲得不明、四曰上下皆蔽。言甚切直。移歙州歙縣令。歙俗喜訟、善持吏長短、吏稍繩以法、輒得罪去。公爲黠、又嘗攝婺源、其治皆爲諸邑最、豪強畏之。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事。遷祕書丞、通判黔州。未行、改通判綿州。左綿遠郡、自守將以下皆日課吏卒供薪炭、芻豆、蔬蔌而贏取其直。公到悉罷之、守將已下聞之亦罷、其風遂絕。清獻趙公使蜀、首薦之朝、轉屯田員外郎、賜五品服。英宗初爲皇嗣、公上疏言、儲號未正、措③置未宜。今皇嗣初定、未聞選經術識慮之士以擁護羽翼、乞妙選賢德以爲宮僚。陛下清弱小有寢食不順、朝夕左右固惟婦寺、願復漢侍中之職、令二府悉休宿衛。覃恩遷都官員外郎、通判保安軍。何公郯帥永興、辟公簽書其節度判官廳公事。改職方員外郎、覃恩轉屯田郎中。代還、用三司使薦、除蔡河撥發。神宗初即位、詔中外直言闕失、公應詔言十六事、其目曰、納諫諍以輔德、訪多士以圖治、嚴法令以制世、崇節儉以富民、明黜陟以考實、去貪暴以崇厚、重臺諫以委任、選監司以督姦、閱守宰以求治、慎遷易以去弊、重根本以圖固、復選舉以澄源、申武備以警姦、治軍旅以除患、謹邊防以重內、練將帥以御戎。其末曰、願陛下事兩宮以孝、待大臣以禮、侍從知其邪正、近習防其姦壬。上愛其文、出以示御史中④丞滕元發曰、此文不減王陶。王陶⑤東宮舊臣、上所信重、故以公擬之。而陶亦雅相知、嘗薦公明經術、知治體、切直不阿、宜備顧問。後爲三司使、又奏爲其判官、不從。熙寧初、有詔侍從之臣各舉所知、范蜀公時爲翰林學士、以公⑥應詔、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執政有沮議者、上曰、鮮于某有文學。執政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有章疏在。執

政乃不敢言。王荊公用事、公上疏言時政之失、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它逆治體而起人心者、不可概舉。又曰、陛下聰明過於文帝、而群臣無賈生之才。西方議用兵、公以兵將未擇、關陝無年、未宜輕動。乃移書勸安撫使、宜如李牧守鴈門故事、遠斥堠、謹烽火、堅壁清野、使寇無所獲。密戒諸路、選將訓兵、蓄鋭俟時、須其可擊而圖之。安撫使不能用、師果無功。未幾、慶州兵叛、關中震擾、巴峽以西皆警。成都守與部使者爭議發兵屯要處、書檄旁午於塗。公一皆止之、示以無事、蜀人遂安。公以劍門形勢之地、當分權以制內外、今帥劍南者、舉全蜀之權以畀之、非便。宜循唐制、成都、益昌各自置帥、以消姦雄窺伺之心。書累上不報。是時、初作助役、青苗之法、詔諸路監司各定所部役錢之數。轉運使李瑜欲以四十萬緡爲額、公以利路民貧、用二十萬緡足矣。與瑜論不合、各具利害以聞。上是公議、謂判司農寺曾布曰、鮮于某所定利路役書、可爲諸路法。遂罷瑜、而以公爲轉運副使、兼提舉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而青苗之法、獨久之不行。執政怪焉、亟遣吏問狀、公曰、詔書稱願取即與、利路之民無願取者、豈可強與之邪。歲滿、有旨再任。及罷、又留之。轉都官郎中、西京左藏庫使。知利州事周永懿貪暴不法、前使者憚其凶狡、置不敢問。公具得其姦贓、即遣吏就捕、械送于獄。永懿竟除名編管衡州。初、利州以兼益利路兵馬都監、故事、武臣爲守。至是、公上言、乞堂選文臣知州事、別置路分都監、以懲永懿之弊。又言劍門關、葭萌寨使臣兼知縣事、類多不習文法、宜各置令、轉領邑事。詔皆報可、遂爲定制。其他深計遠畫、公私便之、而人所不及者、蓋不可悉數。十餘年、使者有欲變其法者、父老泣曰、老運使之法、何可變也。蓋公之猶子師中嘗使利路、故民以老運使別之。

公奉使九年。閲爲名郡、方新法初行、諸路騷動、而公平心處之、鄉人無異議者。今翰林蘇公以謂上不害法、中不傷民、下不廢親、爲三難云。移京東西路轉運副使、過闕陛見、面賜三品服、遷司封郎中。時河決曹村、梁楚之地被害。公移檄諸郡、具爲科條、所以拯救之術甚備。議者或謂、決河東流入海、自其本性、宜勿復塞。公曰、東州平衍、兗、鄆、單、濟、曹、濮諸河、其所歸納、惟梁山、張澤兩濼、夏秋霖潦、猶能爲害、矧縱大河衝注於中、則諸郡生聚、其爲魚乎。乃作議河一篇數千言上之、又乞下澶州早行閉塞。上皆嘉納。初、京東分東西兩路、後以財用虛羸、不相通和、詔復合爲一路、升公爲轉運使、更盡領其事。召還、賜對、勞問甚厚。上欲留公京師、而公固求守郡、遂除知揚州事。官制行、換朝請大夫。未幾、坐舉吏受賕免、降爲朝散大夫。方在譴中、又聞故吏以賕敗者、或勸公宣徼前事自陳、公曰、吾專剌舉十二年、所任吏四百餘人、寧盡保其往耶。然既已薦之於朝、豈可反覆爲自全計。卒不首也。復朝請大夫、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公之在西京也、今樞密范公亦領臺事、而司馬溫公提舉崇福宮、三人相得歡甚、搢紳慕其游。及二聖臨御、圖任老成、於是拜溫公爲門下侍郎、起范公帥環慶、復除公爲京東轉運使。溫公曰、子駿不當使外、顧東土承使者聚斂之後、民不聊生、煩子駿往救之耳。比公行、又謂所親曰、福星往矣、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公至、則奏罷萊蕪利國監鐵冶、乞變鹽法、依河北路通商、逐勾當公事之刻薄者二人、發濰州守姦贓。東人大悅。又言、高麗朝貢、可令瀕海州郡爲禮、不煩朝廷。若其自欲商賈、聽往閩越州。麗人無以辭矣。召還、爲太常少卿。三省、太常會議神宗配享功臣、或欲用王荆公、吳正憲公者、公曰、富文忠公勳德終始、天下具知、宜配食。議遂定。因上

言、本朝舊制、配享雖用二人、宜如唐用郭子儀故事、止用富公一人。詔從之。元祐元年、明堂禮畢、拜右諫議大夫。既拜命、即以辨邪正之説爲獻、其言君子小人相爲消長之理甚備。又言、近歲人物衰少、凡一官有缺、差擬爲艱。宜許六曹寺監長史各舉僚屬、嚴其論薦之法、亦以見達官之所舉而執政大臣可以優游論道。蓋宰相擇臺省長官、臺省長官薦舉僚屬、知人安民之道、於斯爲得。自保甲之法行、民以藝能入等授班行者、即爲官戶免役。時祥符縣至一鄉止有一戶可差。公言僥倖太甚、宜依進納官例、充役如故。須其陞朝、乃免。有旨詔⑦諫官直廬、不得與東兩省相通、以防漏泄。公上言、昔漢武帝嘗命文學之士遞宿禁中、凡公府欲行之政、俾之閱視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炳然與三代同風。唐太宗臨御、每遇宰相平章事、必命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故貞觀之治、企及三代。今乃屏置諫官、使與兩省不相往還、恐非朝廷開言路、以副聖上納諫之義。又劾大臣不宜輔郡者、請加譴黜、以示天下。其餘乞復制舉、分經義、詩賦爲兩科、以求人材。罷大理獄以省事、罷帳司檢法以省官。嚴出官之法、減特奏名人數、以抑濫進。再言京東鹽禁不便、宜弛以利民。許蔡河撥發統制縣道、以便程督。罷戎瀘保甲、以卹民力。行浙中舊法、以省漕運。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沙汰學官、以熄異議。事多施行。明年春、以病不任朝謁、乞郡、數賜告不愈。章三上、乃拜集賢殿修撰、知陳州事、仍有旨、滿歲除待制。夏五月辛未、終于州寢、享年六十有九。累勳柱國、賜爵清源縣男。前數日、語諸子曰、吾心無不足者、惟以不得歸老陽翟、別著易説爲恨。無它言。公忠亮果斷出於天性、自小官以至進擢、數上書言天下事、咸具利害。移諫官御史、其言或用或不用、未嘗

小加損益。爲政以經術自輔、所至有迹、其去、民追思之。熙寧、元豐之間、士大夫鶩於功利、更其素守者多矣、公雖屢更使指、而屹然於新進少年之中、號爲正人。晚登侍從、益厲鋒氣、知無不言、在職九十餘日、所言當世之務略盡。嗚呼、使公不疾病且死、得大用於時、其勳業豈易量哉。然公起諸生、仕爲諫官、供奉仗內、言聽計行、天下受其賜、比夫當軸處中、初無益於縣官者、蓋得失相萬也。由是言之、雖病疾且死、弗克大用於時、亦可以無憾矣。喜推轂士、士之游其門者、後皆知名。治經術、有師法、論注多出於新意。晚年爲詩與楚辭尤精。泰山孫復嘗與公論春秋、歎曰、今世學經術、未有如公者。蘇翰林讀公八詠、自謂欲作而不可及、讀公九[8]誦、以謂有屈、宋之風。今天子賜之詔書、亦曰、學足以邇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又曰、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則公之德善、於是可考也。所著文集二十卷、詩[9]傳二十卷、周易聖斷七卷、典說一卷、治世讜言七卷、諫垣奏藁二卷、刀筆集三卷。其餘未編次者尚多。娶陳氏、太常寺太祝藩之女、恭儉婉嫕、治家有法、封某君、前公一年終。男五人、復、早卒。頡、河南府偃師縣尉。群[10]、鳳州司法參軍。綽、假承務郎。焯、未仕。皆有學行、而頡尤自立、士大夫多稱之。女四人、長早卒、次適趙氏、次適蒲氏、皆前卒。次適永安縣主簿張球。孫男一人、崧。孫女二人。公兩得任子恩、皆以予兄之子、故焯猶未仕。凡嫁內外親族之女若干人。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潁昌府陽翟縣大儒鄉高村之原。前期、頡以書走汝陽、請狀公之行義、將乞銘於知公者。某被遇最厚、又嘗辱薦於朝、義不敢辭、輒加論次。而公之行能謀議過人者甚多、難以具舉、取其可考不誣、繫國家之大者著之、以告夫當世之君子云。

秦觀撰《淮海集》卷三六

校記

①摧割：疑當作「摧割」，謂悲痛也。《宋書·謝景仁傳》：「謝景仁殞逝，悲痛摧割，不能自勝。」

②拆：原作「坼」，據四庫本《文忠集》及《宋史》卷一六二《職官志》二改。

③措：原作「横」，據宋高郵本《淮海集》改。

④中：原作「忠」，據右引改。

⑤王陶：原脱，據右引補。

⑥公：原脱，據右引補。

⑦詔：原作「治」，據右引改。

⑧九：原作「元」，據右引改。

⑨詩」：原無。道光二十一年王敬之等重刻本《淮海集》附《考證》云：「案，本『傳』上有『詩』字。」今據補。

⑩群：原作「郡」，據宋高郵本《淮海集》改。

宋儒碑傳集卷四十六

司馬光

司馬溫公行狀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内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爲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虢、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凛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辭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太[1]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毁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爲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奇之，及是爲樞密副[2]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3]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爲鄆州，徙幷州，皆辟

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爲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爲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爲晝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爲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阯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然而至，不足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爲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爲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飮，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臘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鎭首發其議，公

時爲幷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爲之後④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鎭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鎭言之益力。及公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幷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祭。公從容謂洙、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爲皇⑤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

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6]、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7]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袞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爲袞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敎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爲此、汝輩敎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眞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敎子以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太[8]后、故使瑋尙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淩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史[9]讙譁而逐御史中丞、輩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堦級、於用法有[10]疑。其餘一[11]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到

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毁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12]、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13]、天下非之、願以爲戒。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爲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僞。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搆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曆

間籍陝西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彊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鎭澶淵、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爲之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敕吏、以公手藁爲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訩訩、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14]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爲法、而以中祐爲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埸[15]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即位、首擢公

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到閤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爲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己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句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爲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爲閤門祗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

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祇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英宗山陵、公爲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三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爲二、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故與殺亦可爲二耶。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

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⑯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眞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洪⑰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爲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土⑱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土堤⑲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新[illegible]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奬諭。王安石始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⑳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爲眞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

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法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21]，則胥史[22]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徙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訩訩，何也。王珪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況縣官法度[23]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

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柰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遣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詞。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爲奇兵，調民

爲乾糧麨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麨飯昔嘗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澁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詳盡、感慨親書、緘封置卧內、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牓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

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内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望，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絶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爲宫市，五坊小兒暴横，鹽鐵使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爲，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

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便、用兵爲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爲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到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糴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糴、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糴、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

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己以聽公。公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三日。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爲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24]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曆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

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辯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爲賢於荀悅、親爲製敘、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潁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尙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務郎。公歷事四朝、皆爲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摘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㉕、謂吾君不能謂㉖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爲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爲詳、故錄其大者爲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謹狀。

蘇軾撰　《蘇文忠公全集》卷一六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鎭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

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歛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27]、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

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㉘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韙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

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三㊃年正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鎭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於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

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勳、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亡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30]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淸廟、神考之功。

蘇軾撰 《蘇文忠公全集》卷一七

司馬文正公光墓誌銘

公諱光、字君實。自兒童凜然如成人至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當世要務。[31]翰林學士蘇軾狀公如此、蓋直記其事、且鎮所目擊、足以示後世者。鎮與公出處交游、四十餘年如一日。公之所以在家如在朝也、事必稽古而行之、動容周旋無不在禮。嘗自號爲迂叟、而親爲隸書以抵鎮曰、迂叟之事親無以逾人、能不欺而已矣。事君亦然。今觀公得志、澤加於民、天下所以期公者、豈止不欺而已哉。且約鎮、生而互爲之傳、後死者當作銘。公則爲鎮傳矣、鎮未及爲而公薨。嗚呼、鎮老矣、不意爲公銘也。銘曰、

於穆安平、有魏忠臣。更六百年、有其元孫。元孫溫公、前人是似。率其誠心、以佐天子。天子聖明、四世一心。有從有違、咸卒用公。公之顯庸、自我神考。命

於西樞、曰予耆老。公言如經、其或不然。帝獨賢公、欲使幷存。公退如避、歸居洛師。帝徐思之、既克知之。知而不以、以遺聖子。惟我聖子、協德神母。人事盡矣、天命順矣。如川之迴、如冰之開。或蹈其機、豈人也哉。公亦不知、曰是爲天。二聖臨我、如山如淵。公惟相之、亦何所爲。惟天是因、惟民是師。事既粗定、公亦不留。龍袞蟬冠、歸於其丘。公之在朝、布衣脫粟。惟其爲善、惟日不足。生既不有、死亦何失。四方頌之、豈惟茲石。

范鎮撰　《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一八

初作司馬文正公墓銘㉜

天生斯民、乃作之君。君不獨治、爰畀之臣。有忠有邪、有正有傾。天意若曰、待時而生。皇皇我宋、神器之重。卜年萬億、海內一統。而熙寧初、姦小淫縱。以朋以比、以閉以壅。乃於黎民、誕爲愚弄。人不聊生、天下訩訩。險陂憸猾、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畏、謂衆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爲誕謾不恭。赫赫神宗、洞察於中。乃竄乃斥、遠佞投凶。誅鋤蠹毒、方復任公。奄棄萬國、未克厥終。二聖繼承、謀謨輔佐。乃曰斯時、非公不可。召公洛京、虛心至誠。公至京師、朝訪夕諮。公既在位、中外咸喜。信在言前、拭目可觀。日親萬機、勤勞百爲。盡瘁憂國、夢寐以之。曾未期月、援溺振渴。事無巨細、悉究本末。利興害除、賞信罰必。曰賢不肖、若別白黑。耆哲俊乂、野迄無遺。元惡大憝、去之不疑。無有遠近、風從嚮應。載考載稽、名實相稱。天胡不仁、喪吾良臣。天實不恕、喪吾良輔。嗚呼公乎、而不留乎。山嶽可拔也、公之意氣堅不可奪也。江漢可竭也、公之正論浚不可遏也。嗚呼公兮、時既得矣、道亦行矣、志亦伸矣、而壽止於斯、哀哉哀哉。

范鎮撰　《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一八

校記

①太：原作「大」，據宋刻大字本《東坡集》卷三六、《皇朝文鑑》卷一三七改。
②副：原無，據右引補。
③太：原作大，據右引改。
④爲之後：三字原缺，據右引補。
⑤「皇」下原有「太」字，據右引刪。
⑥行：原作「禮」，據右引改。
⑦「皇」字字形原不全，「子」原爲空格，據右引補。
⑧太：原作「皇」，據右引改。
⑨胥史：原作「胥吏」，據右引改。
⑩有：原缺，據右引補。
⑪「一」前原有「有」字，據右引刪。
⑫元帝後：原作「後元帝」，據右引改。
⑬父祖：原作「祖父」，據右引改。
⑭末：原作「未」，據右引改。
⑮場：原作「埸」，據右引改。
⑯時：原作「詩」，誤，據右引改。
⑰洪：原缺，據右引補。
⑱土：原作「生」，據右引改。
⑲土堤：原作「上約」，據右引改。
⑳曰：原作「日」，據右引改。
㉑而已：原缺，據右引補。
㉒史：原作「吏」，據右引改。
㉓度：原作「令」，據右引改。
㉔二百九十四：原作「三百二十四」，據右引改。
㉕敬：原作「謂吾」，據右引改。
㉖「謂」字原缺，據右引補。
㉗還：原作「葬」，據右引改。
㉘字：原作「自」，據右引改。
㉙三：原作「二」，誤，據右引改。
㉚手：原脫，據右引補。

㉛此下《名臣碑傳琬琰集》編者原有注云：「已上墓誌全文悉取蘇文忠公所撰《司馬公行狀》，惟删出行狀所載公論交阯貢異獸、蘇轍舉直言及經略安撫使便宜從事非永世法、充媛董氏追贈非令典，并言太皇太后有所取用當如上所取、西戎遣使致祭、邊臣生事及言用宮邸省直非平日法等六七事外，皆行狀全文，故不復載録，獨録范公所序而銘之之文云。」

㉜文後原按：「蘇文忠當書石，謂司馬公休（康）云：『軾不辭書此，恐非三家之福。』遂易今銘。」

宋儒碑傳集卷四十七

張洞　常秩　曾鞏

張洞傳

張洞、字仲通、開封祥符人。曾祖光、祖緒皆不仕。父惟簡、太常少卿。洞幼敏悟、卓犖不羣、惟簡異之、抱以訪里之卜者、曰、郎君生甚奇、必再策名、後當以文學政事顯。既誦書、日數千言、爲文詞甚敏。未冠、嘩然有聲於同列間。遇事慷慨、自許以有爲。時趙元昊叛、擾邊、關隴蕭然、困於飛輓、且屢喪師。仁宗旰食太息、思聞中外之謀。而洞以布衣求上方略、因得召試舍人院、擢試將作監主簿。尋舉進士中第、調漣水軍判官。遭親喪去、再調穎州推官。民劉甲者、彊其弟劉柳二使鞭其婦、既而投杖、夫婦相持而泣。甲怒、逼柳二再鞭之、婦以無罪死。吏當夫極法、知州事歐陽修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爲首、夫爲從、且非其意、不當死。衆不聽、洞即稱疾不出。不得已、讞於朝、果如洞言。修甚重之。晏殊知永興軍、奏管勾機宜文字。殊、儒臣、喜客、游其門皆一時豪俊名士、而尤深敬洞。改大理丞、知鞏縣事。會殊留守西京、復奏知司錄司。殊晚節驟用刑、幕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賦詩飲酒、傾倒無不至、而當事有官責、持議甚堅、殊爲沮止、而洞亦自以不負其知。樞密副使高若訥、參知政事吳育薦其文學、宜爲館職、召試學士院、充祕閣校理、判祠部。時天下戶口日蕃、民去爲浮屠者衆。洞奏、至和元年、赦增歲度僧。舊敕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後率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內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若以勳勞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戶守冢、禁毋樵采而已。今祠部帳至三十餘萬僧、失不裁損、後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減一。知太常禮院、宰相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奏謚執中榮靈、其孫訴於朝。詔孫抃等復議、乃改曰恭。洞復駮奏、執中位宰

相、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以黜之、死猶當正名以誅之。而竟從抃等議。初、仁宗后郭氏忤旨、得罪廢、近臣屢以爲言。后既沒、上亦悔、詔追復其號二十餘年矣。至是、有司請祔於廟。知制誥劉敞以謂、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洞奏、后嘗母天下、無大過惡、中外所知。陛下既察其偶失恭順、洗之於既沒、猶曰不許其禮、於義無當。且廢后立后、何嫌於嫡。此當時大臣護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而敞復引春秋用致夫人。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若從變禮、尙當立別廟。不行。轉太常博士、判登聞鼓院。上方嚮儒術、而洞在館閣久、數有建明、上以爲知經。會覆考進士崇政殿、因賜飛白善經字寵之。洞獻詩謝、復賜詔獎諭。出知棣州事、轉尙書祠部員外郎。河北地當六塔之衝者、歲決溢、病民田。水退還、彊者冒占、弱者耕居無所。洞奏一切官爲標給、蠲其租以綏新集。河北東路民富蠶桑、虜中至謂之綾絹州、朝廷以爲內地不慮。洞奏、今滄、景、虜可入之道、兵守多缺。虜時以販鹽爲名、舟往來境上、此不可不察。願度形勢、置帥、增屯戍、以控扼之。時天下久安、薦紳崇尙虛名、以寬厚沉默爲德、而於事無所補、洞以謂非朝廷福。又嘗謂、諫官持諫以震人主、不數年至顯仕、此何爲者。當重其任而緩其遷、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絕意。致書歐陽修極論之。召權開封府推官。英宗即位、轉度支員外郎。英宗哀疚、或經旬不御正殿。洞上言、陛下春秋鼎盛、初嗣大統、豈宜久屈剛健、自比沖幼之主。當躬萬機、攬羣材、以稱先帝付畀之意、厭元元之望。大臣咸以爲言、遂聽政。差考試開封進士、既罷、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上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

者足以戒。上意解。詔訊祁國公宗說獄、宗說恃近屬貴驕不道。獄具、上以爲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說罪不宥。雖然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之。獨以其坑不辜數人、置諸法可矣。上喜曰、卿知大體。洞因言、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蓋其知學問使然。國家本支蕃衍、無親疏一切厚廩之、不使知辛苦、婢妾聲伎無多寡之限、至滅禮義、極嗜欲。貸之則亂公共之法、刑之則傷骨肉之愛。宜因品秩立制度、更選老成教授之。宗室緣是痛詆訾、言陛下亦起藩邸、賴上察之、不罪也。轉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對便殿稱旨、上欲遂進用、而大臣忌之、出爲江西轉運使。江西薦饑、民賦至積歲不入、洞奏、盡蠲免。民輸紬絹不中匹者、舊皆成匹輸、洞命計尺寸輸以錢、民大便之。移淮南轉運使、轉工部郎中。淮南地不宜麥、民難於輸麥、洞復命以錢輸如江西。既糴、不踰時而足。至今江淮人誦之。初在棣州、夢人稱敕召者。既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於庭、寤而自驚。逮移淮南、夢如初。自以年不能永、教諸子部分家事、無幾何而卒、治平四年七月十二日也、年四十九。爲人長大、眉目如畫、樂義而好施。論事鋒起、不能下人、尤精於聽斷、人不能欺云。

論曰、嗚呼、仁宗之用人至矣。其大臣中正仁厚而有遠謀、其士大夫文學彬彬、皆可與有爲。如仲通、固未嘗大用也、然以身任朝廷事、居官不苟、遇事敢奮無不言、亦可觀已。故英宗初立、有大論議、一時忠賢相與諍辯扶持、建久安之業、仁宗蓋遺之也。人臣不患位卑、至百工瞽矇、皆得以所聞輔上。而士大夫喜言長厚、至務以持重不激發似是者爲高、慷慨喜別白是非者、則以爲招名而近禍、苟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誠如是、天下事將孰與共哉。如仲通、可以不愧矣。

晁補之撰 《雞肋集》卷六二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爲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己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迪己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王安石撰　《臨川先生文集》卷九〇

曾舍人鞏行狀

公諱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某，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母吳氏，文城郡太君。母朱氏，仁壽郡太君。公嘉祐二年進士及第。爲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誥院。嘗爲英宗實錄檢討官，不踰月罷，出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洪州，銀魚。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徙亳州，又徙滄州，不行，留判三班院，遷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兼判太常寺。元豐五年四月，擢試中書舍人，賜服金紫。九月，丁母憂。明年四月丙辰，終于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勳累加輕車都尉。元配吳氏，光祿少卿宗格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綰、

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太廟齋郎。綱、承務郎。二女早卒。孫男六人、悊、悳、愈、息、愢、憩。悊、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卜以某年某月日、葬南豐之某鄉某原。

曾氏姒姓、其先魯人。至其後世、避地遷于豫章、子孫散處江南。今家南豐者、自高祖諱某始也。初、蒧及參父子俱事孔子、蒧樂道志仕、孔子與之。參以孝德爲世稱首。而參孫西、恥自比于管仲。其世德淵源、所從來遠矣。至皇祖大夫、以直道正言爲宋名臣。皇考光祿、博學懿文、惇行孝友、明古誼、達時變、位不配德、著書垂後。蓄厚流長、天以道德文章鍾于公身、以侈大前烈、開覺後嗣。寔命世之宏才、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公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讀書數百千言、一覽輒誦。年十有二、日試公論、援筆而成、辭甚偉也。未冠、名聞四方。是時、宋興八十餘年、海內無事、異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爲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齊名、自朝廷至閭巷、海隅障塞、婦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爲文、落紙輒爲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蓋自揚雄以後、士罕知經、至施於政事、亦皆卑近苟簡、故道術寖微、先王之迹不復見于世。公生於末俗之中、絕學之後、其於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得、足以發六藝之蘊、正百家之謬、破數千載之惑。其言今古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至彌綸當世之務、斟酌損益、必本于經、不少少貶以就俗、非與前世列於儒林及以功名自見者比也。至其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天材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者、使精思莫能到也。世謂其辭、於漢唐、可方司馬遷、韓愈、而要其歸、必止於仁義。言近旨遠、雖詩書之作者、未有能遠過也。其爲人惇大直方、進止取舍、必度於禮義、不爲矯僞姑息、以阿世媚俗。弗在於義、雖勢官大人、不爲之屈。

非其好、雖舉世役之、不輒與之比。以其故、世俗多嫉忌之、然不爲之變也。其材雖不大施、而所治常出人上。爲司法、論決重輕、能盡法意、由是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及也。爲通判、州賴以治。初、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乃俾鄉户輸錢助役、期七年止。後酒場錢有餘、應募者利於多入錢、期盡而責鄉户輸錢如故。公閱文書、得其姦、立罷輸錢者二百餘户、且請下詔約束、毋擅增募人錢。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群聚、有疾癘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爲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爲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強盜賊、而寬貧弱。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齊曲堤周氏、衣冠族也、以貲雄里中。周氏子高、橫縱淫亂、至賊殺平民、污人婦女、器服擬乘輿。高力能動權貴、州縣勢反出其下、故前後吏莫敢詰。公至、首取高置之法。歷城章邱民聚黨數十、橫行村落間、號霸王社①、椎埋盜奪、篡囚縱火、無敢正視者。公悉擒致之、特配徒者三十一人、餘黨皆遁。是時、州縣夫屬民爲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幾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警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告、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者、屢剽民家、以名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公與袍帶酒食、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徇諸部中。盜聞、多出自言。友智力兼人、公外示彰顯、實欲攜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齊俗悍強、喜攻劫、至是、豪宗大姓斂手莫敢動、寇攘屏迹、州郡清肅、無枹鼓之警、民外户不閉、道不拾遺。閩越負山瀕海、有銅鹽之利、故大盜數起。公至部時、賊渠廖恩者、既赦其罪誘降之。然餘衆觀望、十百爲

輩、既潰復合、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縣嘗呼之不出。愈自疑、且起踵恩所爲、居人大恐。公念欲緩之、恐勢滋大、急之、是趣其爲亂也、卒以計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幾二百人。又擒海賊八人、自殺者五人、老姦宿偷相繼縛致者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公復請並海增巡檢員以壯聲勢、自是幅員數千里、無敢竊發者。民山行海宿、如在郛郭。亳亦號多盜、治之如齊、盜爲引去。公爲人除大患者既如此、至於澄清風俗、振理頹壞、鬭訟衰息、紀綱具修、所至皆然也。其餘廢舉後先、則視其時、因其便爲之。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爲、公亦不聽也。河北發民濬河、調及它路、齊當出夫二萬。縣初按籍、二丁、三丁出夫一、公括其隱漏、後有至九丁出一夫者、省費數倍。又損役人、以紓民力、弛無名渡錢、爲橋以濟往來。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視舊省六驛、人皆以爲利。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藏之以十五萬計、至他州亦然。既罷、州人絕橋閉門遮留、夜乘間乃得去。襄繼有大獄、逮繫充滿、有執以爲死罪者。公至、閱囚牘、法當勿論、即日縱去、并釋者百餘人。州人噪呼、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孰知非寃乎。在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民若軍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之、資其食飲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責醫候視、記其全失多寡、以爲殿最、人賴以生。安南軍興、道江西者、詔爲萬人備。州縣暴賦急斂、芻粟價踊貴、百姓不堪。公獨不以煩民、前期而辦。又爲之區處次舍、井爨什器、皆有條理、兵既過、而市里不知也。福多佛寺、爲僧者利其富饒、爭欲爲主守、賕請公行。公俾其徒自相推擇、籍其名、以次補之。授文據廷中、卻其私謝、以絕左右徼求之弊。民出家者、三歲一附籍、殆萬人、闔府徼賂、至

裒錢數千萬。公至、不禁而自止。廢寺二、皆囊橐爲姦者。禁婦女無入寺舍。在明、有詔完城、旣程工費、而會公至。初度城周二千五百餘丈、爲門樓十、故甓可用者收十之四。公爲再計、城減七十餘丈。門當高麗使客出入者、爲樓二、收故甓十[2]之六。募人簡故甓可用者、量酬以錢、又得十之二。凡省工費甚衆、而力出於役兵傭夫、不以及民。城成、總役者皆進官、而公不自言也。公嘗以謂、州縣困於文移煩數、民病於追呼之擾也。故所至出政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縣自言、别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無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幷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事在州者、督察句稽、皆有程式。分任寮屬、因能而使、公總攬綱條、責成而已。蓋公所將領、多號難治、及公爲之、令行禁止、吏莫敢不自盡、政巨細畢舉、庭無留事、囹圄屢空。人徒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若無所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信、足以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而皆安其政。旣去、久而彌思之。其於內、所更官告院、三班、太常、遇事不爲苟簡、革官告院宿弊尤多。凡所規畫、至今守之不改。蓋公自在閭巷、已屬意天下事、如在朝廷。而天下亦謂公有王佐之才、起且大任、庶幾能明斯道、澤斯民、以追先王已墜之迹。然晚乃得仕、仕不肯苟合、施設止於一州、州又有規矩繩墨、爲吏者不敢毫髮出入。則其所施設、特因時趨宜、固不足以發公之藴、又況其大者乎。公自爲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由是愛公者少。爲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爲公慊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既與任事者不合、而小

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之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逐、公於慮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于己、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爲之動也。賴天子明聖、察公賢、欲用公者數矣。會徙滄州、召見勞問甚寵、且諭之曰、以卿才學、宜爲衆所忌也。遂留公京師。公亦感激奮勵、有所自效。數對便殿、所言皆大體、務開廣上意、上未嘗不從容領納、期以大任。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曾某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爲修撰。既而復諭公曰、此特用卿之漸耳。近世脩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也。故世不以用公爲難、而以天子知之明於屬任之爲難也。公夙夜討論、未及屬稿、會正官名、權中書舍人、不俟入朝、諭使就職。時自三省至百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論者謂有三代之風、上亦數稱其典雅。皇子均國公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至是、上特以屬公。在職百餘日、不幸屬疾、遭家不造、以至不起。始公之進、天下相慶、以爲得人、謂且大用。及聞公歿、皆嘆息相弔、以謂公之志卒不大施於世、其命也夫。公惟謹嚴而待物、坦然不爲疑阻。于朋友喜盡言、雖取怨怒不悔也。於人有所長、獎勵成就之如弗及。與人接、必盡禮、有懷不善之意來者、俟之益恭、至使其人心悅而去。遇僚屬、盡其情、未嘗有所按謫、有以過誤抵法者、力爲辨理、無事而後已。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予賈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平生無所玩好、顧喜藏書、至二萬卷。仕四方、常與之俱、手自讎對、至老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公未嘗著書、其所論述、皆因事而發。既沒、集

其稿、爲若干卷。後之學者、因公之所嘗言、於公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初、光祿仕不遂而歸、無田以食、無屋以居。公時尚少、皇皇四方、營飦粥之養。光祿不幸早世、太夫人在堂、闔門待哺者數十口。太夫人以勤儉經理其内、而教養四弟、相繼得祿仕、嫁九妹皆以時、且得所歸。自委廢單弱之中、振起而亢大之、實公是賴。平居、未嘗遠去太夫人左右、其任於外、數以便親求徙官、太夫人愛之異甚。嗚呼、天奪吾母、不數月、又奪吾兄、何降禍之酷至於斯極也。豈其子弟積惡、罰不於其身、而及其母兄、使其抱終天之痛、爲世之所大戮耶。不然、吾母之賢也、吾兄之盛德也、相繼而隕、所謂天道常與善人、果何如也。爲子弟者、不自滅身、罪固大矣、又不能推原前人德善勞烈、託於當世之文章、以明著之無窮、是又罪之大者也。矧公於某、屬則昆弟、恩猶父師、其於論次始終、所不敢廢。維公於葬宜有銘、於墓隧宜有碑、於國史宜有載、輒不自知其迷謬、忍痛輟泣、謹述公歷官行事如左。至於論議文章見於公集者、後當自傳、此弗著、特著其大節、弗敢略、弗敢誣、以告銘公葬若碑者、且以待史官之訪焉。元豐六年十月日、弟肇述。

曾肇撰《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四九

朝散郎試中書舍人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曾公神道碑③

公姓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南。其四世祖延鐸、始爲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其履閱行實、則有國史若墓銘在。公生而警敏、自幼讀書爲文、卓然有大過人者。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

告院、又爲英宗實錄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屬歲饑、公興積藏、通有無、老稚怡怡、不出里閭、果腹而嬉。擢知齊州。齊俗悍强、豪宗大姓抵冒僭濫、其尤無良者、群行剽劫、光火發塚、吏不敢正視。公屬民爲伍、謹幾察、急追胥、且捕且誘、盜發輒得、市無攫金、室無冗坯、貨委於塗、犬不夜吠。徙知襄州。襄有大獄久不決、公一閱知其冤、盡釋去、一郡稱其神明。又徙洪州。歲大疫、公儲藥物飲食在所授病者、民以不夭死。師出安南、道江西者且萬人、公陰計逆具、師至如歸、既去而市里有不知者。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兵馬鈐轄、賜五品服。時閩有大盜數千人、朝廷赦其罪、降之、餘黨疑不順、往往屯聚、居人惴恐、瀕海山林阻深椎埋、剽盜依以爲淵藪、公以方略禽獲募誘、亡慮數百人、增置巡邏、水行陸宿、坦如在郛郭。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州城、公程工賦、裁省費十六、民不知役而城具。數月、徙亳州。元豐三年、知滄州、道由京師、召對、神宗察公賢、留勾當三班院。數對便殿、其所言皆安危大計、天子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爲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獨當。上喻以將用卿之漸耳、毋重辭。五年、大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除授日數十百人、公各舉其職以訓、丁寧深厚、學者以爲復見三代遺風。今天子爲延安郡王、其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先帝特以屬公。九月、以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於江寧府、年六十有五。七年六月丁酉、葬於南豐從周鄉之源頭。敕在所給其喪事。公剛顔直方、外謹嚴而内和裕。與人交、不苟合、朋友有不善、必盡言其過、有善、必推揚其所長。獎誘後進、汲汲唯恐不逮。其爲政嚴而不擾、必去民疾苦而與所欲者、未嘗按劾官吏、所涖至

於今思之。天子且欲大用、而公不幸死矣。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勳累加輕車都尉。母周氏、豫章郡太夫人。吳氏、會稽郡太夫人。朱氏、遂寧郡太夫人。元配晁氏、光祿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綰、瀛州防禦推官、知揚州天長縣事。綜、瀛州防禦推官、知宿州蘄縣事。綱、右承務郎、監常州稅務。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悊、怘、愈、怛、忒、憩。悊、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公平生無所好、唯藏書至二萬卷、皆手自讎定。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既沒、集其遺藁爲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自唐衰、天下之文變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始大正其體、一復於雅。其後公與王荆公介甫相繼而出、爲學者所宗、於是大宋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盛矣。初、光祿公歸、家甚貧、公竭力以養、溫凊旨甘、無一不如志者。既孤、奉太夫人如事光祿。教養弟妹、曲有恩意、四弟牟、宰、布、肇繼登進士第、布、肇以文學論議有聲當世。九妹皆得其所歸。嗟乎子固、而位止④於斯、而壽止於斯、然其所以自立者、可以爲不亡矣、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師、幼則大成。學富行茂、其蓄弸弸。發爲文章、一世大驚。哲人其萎、邪說嗥吠。公不聽瑩、徑前無閡。砭廢藥瘍、扶昏剔瞶。波濤沄沄、東入於海。姬淪劉亡、文弊辭靡。引商召羽、儷六駢四。組繡芬葩、不見粉米。公於其間、鷹揚虎視。發揮奧雅、揀斥浮累。巍然高山、爲衆仰止。栖遲掾曹、翺翔書府。如鷙之鶚、如薪之楚。出貳於越、究問疾苦。屬歲大歉、稼荒於畝。興積於民、發藏於庾。既助既補、裹糧含哺。式歌式呼、謂民父母。一麾出守、六上郡計。振張領目、補葺刓弊。庭不留訟、獄無濫繫。勞之來之、鰥寡以遂。公殿海服、有命來覲。帝

曰汝賢，毋遠王室。其代予言，汝且輔弼。五聖大典，唯公紬繹。百官正名，唯公訓敕。忠言嘉謨，入則造膝。公用不暨，公志不卒。偉望廣譽，如星如日。石可磷兮，公名不沒。

朝散郎試中書舍人輕車都尉賜紫金魚

韓維撰 《皇朝文鑑》卷一四六

袋曾公墓誌銘 并序

公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南。公之四世祖延鐸，始爲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太宗、眞宗時上書言天下事，嘗見選用，仕至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文忠歐陽公爲銘其墓碑。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公生而警敏，讀書過目輒誦。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日草數千言。始冠，游太學，歐陽公一見其文而奇之。公于經，微言奥旨，多所自得，一不蔽于俗學，隨問講解，以開學者之惑。其議論古今治亂得失、人賢不肖，必考諸道，不少貶以合世。其爲文章，句非一律，雖開闔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指遠，要其歸，必止于仁義。自韓愈氏以來，作者莫能過也。繇慶曆至嘉祐初，公之聲名在天下二十餘年，雖窮閻絕徼之人，得其文，手鈔口誦，惟恐不及。謂公在朝廷久矣，而公方以鄉貢中進士第，爲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爲英宗實錄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初，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乃使鄉戶輸錢助役，期七年止。期盡而責鄉戶輸錢如故。公閲文書，得其姦，立罷之，且請下詔約束，毋得擅增募人錢。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前期諭屬縣，使富人自實粟，得十五萬石，視常平賈稍增，以予民。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以入，民賴以全活。徙知齊州。齊俗悍，喜攻劫，豪宗大姓多撓法。曲

堤周氏、世衣冠、以貲雄里中、其子僭橫、至賊殺平人、州縣莫敢詰。公至、首寘之法。歷城章丘民聚黨數十百人、椎埋盜敓橫行、無敢正視者。公擒致、悉黥徙之。弛無名渡錢、爲橋以濟往來。是時州縣未屬民爲保伍、公獨行之。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盜發輒得。由是奸寇屏迹、民外戶不閉、道至不拾遺、獄以屢空。會朝廷初變法、公推法意、施行之有次第、民便安之。後使者至、或希望私欲有所爲、公不聽也。徙襄州、州繼有大獄、久不決、有當論死者。公閱其狀曰、是當勿論、何得留此。吏不能對、即出之、緣而釋者百餘人。州人叩頭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寧知非冤乎。又徙洪州。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其不能具食飲衣衾者、佐以庫錢。師出安南、道江西者、詔爲萬人備。公獨不以煩民、爲之區處、次舍井爨什器皆前期而辦、兵既過市、里有不知者。已而它州以不早計擾民者、皆得罪。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章服。時部中大盜數起、南劍州賊廖恩者、既赦其罪、誘降之、餘衆猶觀望、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縣呼之不肯出、居人大恐。公遣使者以謀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幾二百人、海盜自殺與縛致者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復請幷海增巡檢員、以壯聲勢、自是無敢竊發者、民行山浮海、如在郛郭。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城、役有期、公親巡行、裁其工費甚衆、其力出于籍兵傭夫、而不以及民、城繇是亟就。數月、徙亳州。亳亦多盜、公治之如在齊時。公素慨然有志于天下事、仕既晚、其大者未及試、而外更六州、皆劇處、然公爲之無難。始至、必先去民所甚患者、然後理頹弊、正風俗、凡所措畫、皆曲折就繩墨。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與屬縣爲期會、以省追呼、皆有法、終其去州、未嘗有一人至田里者。故

所至有惠愛、既去、民思之不已。所爲法、後終不可改。寮屬聞公名、始皆嚴憚之、久而察公廉平無私、又未嘗有所按擿、卒皆愧服。福州無職田、州宅歲收菜錢常三四十萬。公獨不取、以佐公錢、後至者亦不敢取。平居推誠待物、坦然無疑。于朋友喜盡言、雖取怨怒亦不悔。自其求補外、凡十二年、而不悅公者屢欲有以擠之、然公奉法循理、終莫能中傷。賴天子聖明、察公賢、欲召用者數矣。元豐三年、徙知滄州、過都召見、勞問久之、留句當三班院。公亦感激奮勵、思有所自効。數對便殿、其所言、上每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爲史館修撰、管句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近世修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當。上曰、此用卿之漸爾。因諭公使自擇其屬、公薦邢恕以爲史館檢討。五年四月、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紫章服。始受命、促使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戒。上數稱其典雅、天下翕然傳之。皇子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上特以屬公。九月、遭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公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授朝散郎。母曰文城郡太君吳氏、仁壽郡太君朱氏。娶晁氏、宜興縣君。又娶李氏、嘉興縣君。三男子、綰、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太廟齋郎。綱、未仕。孫六人、悊、怘、愈、息、怹、憩。公既卒、上以綱爲承務郎、悊爲假承務郎、敕所在量給其喪事。以七年六月丁酉、葬公南豐從周鄉之源頭。公于取舍去就、必應禮義、未始有所阿附。治平中、大臣嘗議典禮、而言事者多異論。歐陽公方執政、患之。公著議一篇、據經以斷衆惑、雖親戚莫知也。後十餘年、歐陽公退老于家、始出而示之。歐陽公謝

曰、此吾昔者願見而不可得者也。所著元豐類稿五十卷、續元豐類稿四十卷、外集十卷。性嗜書、家藏至二萬卷。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録又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平生論事甚多、與夫所下條敎可以爲世法者、不可悉著。公少事光祿、家甚貧、奔走四方以致養。既孤、奉太夫人孝、鞠其四弟九妹、友愛甚篤、宦學婚嫁、一出公力。公既以文章名天下、其弟牟、宰、布、肇、又繼中進士科。布嘗任翰林學士、肇以選爲尚書吏部郎中、與公同時在館閣、世言名家者推曾氏。公方遭時得君、未及有爲、而不幸以歿、士大夫爲之相弔。公之盛德、抑復有以遺于後乎。嗚呼、曾氏其顯矣。銘曰、

曾氏在南、三世有聞。維祖維考、始亨復屯。畜厚潛深、儒學之門。迨公之興、益顯于文。奮躬力行、道義之存。公自布衣、譽望四出。既位于朝、其剛不屈。公久于外、或留或徙。誰其知之、惟聖天子。天子曰咨、予惟汝賢。典予史事、五聖之傳。公拜稽首、臣敢不勉。肇親有官、左右慎選。于時中書、命令所在。帝曰往哉、予言汝代。凡百執事、分屬列職。肅然盈庭、俛聽訓敕。靖共夙夜、以出謀猷。四方鼓舞、天子之休。昔蔵父子、見稱仲尼。淵源有來、公則承之。矧公親逢、聖人之時。帝察其忠、從容睠睞。赫然榮名、受祉未艾。奄以艱去、訃聞何亟。搢紳咨嗟、相顧失色。有存者言、有遺者直。惟兹之銘、是謂不沒。

林希撰　江西省博物館藏拓片

校記

①社：原作「杜」，據《宋史》卷三一九《曾鞏傳》改。

②十：原作「一」，據文意改。

③原題《曾子固神道碑》，兹據《南陽集》。

④止：原作「也」，據《南陽集》、《曾鞏集》改。

宋儒碑傳集卷四十八

趙瞻　張載　滕元發

同知樞密院趙公神道碑銘①

元祐三年四月，登進輔臣，以尚書戶部侍郎趙公爲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六月，拜中大夫、同知院事。五年三月丙寅，薨于位，年七十有二。訃聞，皇帝、太皇太后震悼，趣駕臨奠，哭之哀，輟視朝二日，賻襚加等，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諸孤奉喪歸盩厔，詔遣使護之。其年九月壬午，葬孟兆社先塋。中書侍郎傅堯俞誄公行而銘諸墓，其孤又以狀請於太史氏，將刻之碑。祖禹竊惟元祐之初，太皇太后保佑皇帝，功格于天，眷求老成，經緯萬事。凡所建置，必視祖宗之舊與吾民之所欲，是以海內歡忻震動，頌詠聖德，如祖宗時，豈有他哉。由用得其人也。當是時，公召自滄州，不三歲登右府，人不以爲速。既在位，天下想聞其風。所言於上前者人不得而悉知，其所可見者，寬厚清靜，息兵省刑，民無勞役，四方安枕。公既沒，而人皆嘆恨，以爲未盡其用也。然則宜以是銘于碑。公諱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曾祖贈太子太保諱翰，曾祖妣昌國夫人王氏。祖供備庫使，贈司徒諱彬，祖妣岐國夫人李氏。考太子賓客，贈太尉諱剛，妣慶國夫人張氏。自太尉始徙鳳翔，今爲盩厔人。公少力學，以行義高鄉里。登慶曆六年進士第，初仕爲孟州司戶參軍，移河中府萬泉令。以圭田修學校，鄰邑之士裹糧而至。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爲監。不煩刑罰而獄訟理，父老至今稱頌之。以秘書丞知彭州永昌縣。築六堰均灌溉，以絕水訟，民以比召、杜。改太常博士、知威州。公以威、茂雜夷獠，險甚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于汶川，因條著其詳，爲西山別錄。及熙寧中，朝廷經略西南，就公取其書考焉。遷尚書

屯田員外郎。英宗治平元年、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請攬威柄、愼賞罰、廣聰明、更積弊、帝嘉納、對垂拱殿、稱善久之。詔遣内侍王昭明等四人使陜西招撫蕃部、公言、唐用宦者爲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爲至戒。宜追還使者、責成守臣。章三上、甚激切。會文彦博、孫沔經略西鄙、又遣馮京安撫諸路、公請罷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寇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會長卿加集賢院學士、公言長卿當黜、賞罰倒置。京東盜賊數起、公請易置曹、濮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求對、力言乞追昭明等、不則受顯逐。帝爲改容納之。二年秋、京師大水、詔百官言事、多留中。公請悉出章疏、付兩省官詳擇以聞、帝從之。先是、以六月詔、議追尊濮安懿王典禮、公首上疏、論稱親非是、願與建議之臣對辨。以定邪正。章七上、又與呂誨等合十餘疏。既而皇太后手書尊濮王爲皇、三夫人並爲后、公杜門請罪。翌日、詔令速赴臺、公懷侍御史敕告納帝前、乞去職、詔還其敕告。公又上疏、以死爭之、劾議臣與中人交結、惑母后降手書、反欲歸過至尊、自揜其惡。其十月、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使、入對延和殿。帝問濮園議、公曰、陛下爲仁宗子、而濮王稱皇考、即二父、非典禮。帝曰、卿嘗見朕言欲皇考濮王乎。公曰、此乃大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也。帝曰、此中書過議。朕自數歲、先帝養以爲子、豈敢稱濮王爲皇考耶。公曰、臣請退諭中書作詔、以曉天下之疑。是時連日陰晦、帝指天色示公曰、天道如此、安敢更褒尊濮王乎。朕意已決、亦無庸宣諭。公曰、陛下祗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非臣愚所及。帝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不決者久之。會建議者言於帝、以爲難與言者並立、於是呂誨等皆罷。公使還待罪、乞與誨等同貶、不報。閤門趣公入對、復懇請、帝曰、卿欲就龍逄、比干諫爭之名乎。孰若學伊

尹、傅説留以輔朕之不逮。公惶恐退，上疏曰、臣何敢擬倫前賢、亦終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章又十一上、遂出通判汾州。自是公名重天下。神宗即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商州、就除提點陝西刑獄。熙寧三年、入爲開封府判官。奉使契丹、因奏事、帝問曰、卿爲監司久、當知青苗法便也。公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掊民財誠便。今陛下欲爲長久計、愛百姓、誠不便。時用事者以公有人望、可藉以爲重、欲公助己、使其徒陰諭公曰、當以御史知雜奉待。公不應。由是不得留京師、出爲陝西路轉運副使。同列欲更置運事、與公議異、除公知涇州。後公之言頗與事酬、復以公爲轉運副使、改永興軍路轉運使。以親老、請便郡、得知同州。七年、朝廷患錢重、欲置交子以權之、命公制置。公以謂交子恃本錢、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罔民也。轉運使皮公弼議不合、章交上、朝廷方以事委公弼、移公京西南路轉運使、以親老不行。十年、差知陜州。未幾、請還鄉里、除提舉鳳翔府太平宫。丁太尉憂、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滄州。今天子嗣位、轉朝議大夫、召爲太常少卿、拜户部侍郎。元祐三年、請老、優詔不允。其四月、遂輔政、封開國侯。因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今臣選武臣、難遽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别其才、第爲三等、籍之以備選任。自元豐中河決小吴、北注界河、東入于海、先帝詔曰、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吴、以護北都。至是水官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公曰、開河役夫三十萬、用梢木二千萬。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而遽興此大役、臣竊憂之。今朝廷方遣使相視、果以東流未便、宜亟從之。若以爲可回、宜爲數歲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險、澶淵之役、非河爲限、則寇虜②不止。公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堯、

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年數百、不聞以河障戎狄③。澶淵之役、蓋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虜④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者以東流非便、而水官復請塞北流、公固爭之、卒詔罷夫役、如公所議。洮河諸戎以青唐首領寖弱可制、欲倚中國兵威以廢之、邊臣亟請用師。公曰、不可。御夷狄⑤以大信爲本、朝廷既爵命之矣、彼雖失衆心、而無犯王略之罪、何詞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乃止。又乞廢渠陽軍、紓荆湖之力。詔諭西夏使歸永樂遺民、夏人聽命。公既屬疾、猶以邊防爲憂。及薨、太皇太后諭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公寬仁愛人、惟恐傷之。色溫而氣和、人望之知其長者也。其在朝廷、義所當爲、勇若賁、育、守之不變。事君與人、一以至誠、表裏洞澈、如見肺腑。故面引廷爭、而人主益知其忠。未嘗爲同、而僚友莫之或怨。其誠慤素信於人也。娶劉氏、尚書駕部郎中晃之女。賢淑孝敬、配德君子、治家有法度、先公十六年歿、追贈益昌郡夫人。子四人、孝諶、瀛州錄事參軍。獻誠、知唐城縣事。某早卒。彥詒、太康主簿。皆強學力行、是似是宜。孫男六人、基、郊社齊郎。垂、假承務郎。塈、右承務郎。壁、壆、堅、未仕。孫女五人。曾孫男二人、戢、戡。公所著、春秋論三十卷、史記牴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別錄一卷。惟公在仁宗之世爲循吏、事英宗爲爭臣、神宗朝出處以義、二聖從民所望、遂大用之、而居位未幾、功業不究。然其著見之效已暴於天下、炳於後世、列於太常、藏之史官。考公行事、所至可紀、今掇其大者、揭之神道、以詔於無窮。銘曰、

挺挺趙公、惇德有容。遺我後嗣、實自祖宗。在仁宗時、公始試吏。民曰父母、來予攸塈。簡于英宗、正色匪躬。帝欽良臣、曰惟汝忠。爰暨神考、公心如一。言有違從、不撓其直。二聖曰、咨、汝惟舊臣。亟其就位、

翊我樞鈞。元祐之政，惟天是若。天聽于民，惟民是諾。公在廟堂，四鄙戢兵。靡有内外，皆吾孩嬰。天嚮仁人，錫公壽考。方終相之，不憖一老。南山有虧，公名永垂。過者必式，忠厚之碑⑥。

范祖禹撰　《范太史集》卷四一

横渠先生行狀

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曾祖某，生唐末，歷五代不仕，以子貴贈禮部侍郎。祖復，仕真宗朝，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涪州卒於西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横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於館舍，享年五十有八。是月以其喪歸殯於家，卜以元豐元年八月癸酉葬於涪州墓南之兆。先生娶南陽郭氏，有子曰因，尚幼。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群，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遊，寅喜談兵，先生説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説，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宫，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其在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

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並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貸於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言於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便。上嗣位之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即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上悅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爲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能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皋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横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横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

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世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衆，皆先生倡之。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孫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歲值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餓殍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秋之爲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

與學者緒正其說。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公薦之曰：張載之學，善法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言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請行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先生獨以爲可行，且謂稱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衆莫能奪，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嚴，亟欲正之，而衆莫之助，先生益不悅。會有疾，謁告以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終，不卒其願。歿之日，惟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致賻襚，始克斂，遂奉柩歸殯以葬。又卜以三月而葬，其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某惟先生之學之至，備存於書，略述於謚議矣，然欲求文以表其墓，必得行事之迹，敢次以書。

張栻撰　一九七八年中華書局校點本《張載集》附録

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内，厲精爲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

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疏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疏，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爲公危慄，或以爲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即以爲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絕。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即位，徙公爲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鄆州，徙真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爲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即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三宗，逮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卿游。公雖爲晚進，而開濟之資，邁往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讒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

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公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琮爲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翼、翼生贈戶部侍郎伉、伉生贈禮部侍郎蓋、蓋生戶部侍郎贈右僕射珦、珦生太中大夫睦州刺史邁、邁生越州觀察推官紡⑦、紡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俊、爲溫州永嘉令。祖諱鑑、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祖母、祖母皆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九歲能賦、敏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爲文。希文爲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蘇、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爲首。嘗舉進士、試于庭。宋子京奇其文、擢爲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戶部勾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既遇知神宗、爲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爲欺天陷人矣。爲開封府。三獄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決遣殆盡、京師翕然稱之。爲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樞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

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上悟、爲罷之。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8]詐已納欵、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内憂。京師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悦、出公知秦州。上面謂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館伴契丹使。前此館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是歲、契丹遣蕭林牙、楊[9]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興公、開懷與語、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興公驚且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與公馬上泣别。林牙謂興公曰、君與滕公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歎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公爲安撫使。官吏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茇舍。公獨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飢者、除田税、察惰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幷州、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穎者、爲鄰婦隱其金、閲數尹不能辨、穎憤悶至病傴、杖而訴於公。公呼鄰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穎。穎奮身仰謝、失傴所在、投杖而出、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篡、公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奇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爲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洲安撫使。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

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爲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爲得、而事黨人爲無益矣。上爲改容。公以皇考諱、辭高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爲屛息。移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巳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略曰、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斡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淸明。識者韙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彥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之、至溢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爲盛。其謫守池、安、皆以靜治聞。飲酒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葬之。著作佐郎木炎居喪以毁卒、公既助其葬、又爲買田賙之。敕使謝譚市物于安、因緣爲姦、民被其毒、公密疏姦狀、上爲罷黜譚。自安定先生之亡、公常割俸以賙其子、及爲湖州、祭其墓、哭之慟。東南之士歸心焉。自揚徙鄆、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鄆有劇賊數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郡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

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田詩以美之。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公獨有所乞米爲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幷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棋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徙眞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訖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饑之民、方賴以生、而有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廩有餘、請罷糴二年、從之。徙知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皆利於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候、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沿邊安撫以下、皆勒以軍法。西人獵境上、河外請益兵。公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爲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幷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閤爭之。公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明著稅額、而通鹽商、配率糧草視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爲差、民以爲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決、徙城中、縣廢爲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如黃河、民復成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欲、捃誣以事、有至死者。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將聞之、喜曰、公保吾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隸河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兀、西人襲我不備、喪金帛不貲、且爲夷狄笑。乃命部

將訾虎、蕭士元以兵護遷，號令嚴整，寇不能近，無一瓦之失。將賜寨，公請先畫界而後棄，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畫界以綏德城爲法，從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爲界，則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爲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已而諜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勁兵於義、吳二寨之間，劫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復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爲文與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義，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己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馭將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仕自大理評事至右光禄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勳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户，實封至八百户，贈銀青光禄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栖筠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永寧郡君。子三人：祐、祁，皆承奉郎；裕，尚幼。女五人：長適朝請郎、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秘書省正字王炳，早卒，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涣之，次復適王炳，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栗塢。銘曰：

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既難，得之豈易。而彼讒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甚畏巧言。讒説震驚，雖堯亦然。偉哉滕公，廊廟之具。帝欲用公，將起輒仆。賴帝之明，雖仆復興。小試于邊，戎狄是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處。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藜藿茂遂。及其既亡，樵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爲公。

蘇軾代張方平作　《蘇文忠公全集》卷一五

校記

①碑拓本題作「宋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謚懿簡趙公神道碑銘并序」。

②寇虜：原作「契丹」，據拓本改。

③戎狄：原作「契丹」，據拓本改。

④虜：原作「邊」，據拓本改。

⑤夷狄：原作「契丹」，據拓本改。

⑥拓本文末尚有：「元祐七年五月癸未朔二十五日丁未立。」

⑦紲：原作「縡」，據《東坡七集·後集》卷一八改。下同。

⑧《宋史》卷三三二《滕元發傳》「亮」作「諒」。

⑨楊：原作「揚」，據《東坡七集·後集》及《宋史》滕傳改。

宋儒碑傳集卷四十九

蘇頌

故觀文殿大學士蘇公行狀

蘇氏出己姓、顓帝之後。裔孫吳回爲重黎、生陸終、陸終生昆吾。昆吾之子封於蘇、今鄴郡之西蘇城是也。三代時、蘇忿生爲周司寇、世居河內、後徙武功。至漢平陵侯建徙平陵。七世孫章爲并州刺史、又五世生魏剛侯則、又八世生綽、爲周度支尚書、封邳公。邳公生威、相隋、封房公。曾孫瓌相唐中宗、睿宗、封許公。許公生詵、爲徐州刺史。徐州之孫奕元和中終光州刺史、家固始。光州之孫益自固始隨王潮入閩、爲王氏領軍使、國初贈隰州刺史。隰州生光誨、石晉初與留從效①誅泉南叛將黄紹頗、從效表爲漳州刺史。泉帥陳洪進畏其英傑、不爲己下、以計召之至同安、爲大第留不遣、而密使人之漳州奪其位、遂爲泉州同安人。開寶末盜起、劫漳州爲盟主、餘黨環城下。監郡何承矩與州將喬維岳欲屠城、遁去。漳州一夕殪盜魁十餘人、送首級於州、餘衆皆潰、城門始開。歸朝賞功、遷左屯衛將軍、官其子十人、即公之高祖也。子某仕江南、爲漳州行軍司馬、檢校國子祭酒。初、漳州既夷群盜、祭酒急索帳中、得賊所募人名籍千餘紙、火之、皆得不誅。漳州聞之、語人曰、吾兒有陰德、其後必大。以公貴贈司空、大夫②張氏贈代國太夫人。生福公、諱某、少魁傑、有文武術略、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被召、會罷六科。後與魏公同登進士第、既而覆落、改三班官、非其志也。歷提點荆湖南北路刑獄公事、知宜、邵、復三州、所至有風績。終左屯衛將軍、贈太師、福國公。初娶劉氏、陳留郡君、贈隨國太夫人。再娶翁氏、長安郡太君、贈徐國太夫人。劉夫人生魏公、諱某、仁宗時以賢良方正決科、登侍從、入翰林爲學士。數納忠論事、特被知遇、赫然爲天下

偉人。不幸早世、終侍讀學士知河陽府、贈太師、魏國公。娶陳氏、河南郡太君、贈魏國太夫人、生公。公機警夙成、性知禮義。三歲時、魏公爲宜州推官、公猶未離懷抱、與人語、出則從官府之稱、入則如家人禮。州將日召至其家與語、謂人曰兒異人也。既就外傅、則與老生大儒講論六經指義、無不通貫。建安黄晞、福唐王皓、南城李覯③、臨川蔡元導、元翰、建陽陳洪輩皆與爲忘年友。十八預進士高薦、大爲吴公育所重。魏公任子恩當得京秩、公力辭不受。再舉爲別試第一、考官歐陽公修、張公方平謂人曰、吾所試題、非通天人之奥、窮制作之原者不在首選也。遂中慶曆二年乙科、調漢陽軍判官。以魏公奉詔修建北京、改宿州觀察推官。魏公持福公喪、又改知江寧府江寧縣事。建業承李氏後、版籍賦輿皆無法制、每有發歛、府移追擾、吏係縲於道。公至則曰、此令職也、府何與焉。每因治訴、旁問鄰里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自占不實者、必曰、汝家尚有某丁某產、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敢隱者、一縣以爲神明。又爲剗革蠹弊、更設條教、簡而易行、諸縣取以爲法。他日、諸令長造門、領縣長拜廷下、謝曰、此曹獲免追逮、皆公之賜也。民有忿爭者、至誠喻以鄉黨宜相親善意、若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往往謝去、或至半道思公言而歸、縣以大治。時監司王鼎、王綽、楊紘皆以部吏少許可、及觀公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尋以魏公憂去職、用治命葬京口、故今爲潤州人。服除、爲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公一以府政委之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某不復省矣。杜岐公老居睢陽、一見公、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折簡召、常曰、如君、眞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且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先後本末、悉以語

公、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荐歷清要、至爲宰輔、還政退居、名德終始略相似焉。皇祐四年、翰林學士趙槩與諸禁從列薦公文學才行宜在朝廷、召試學士院。明年、改大理寺丞。時公與馮公京同試、入最優等、除館閣校勘。至和初、同知太常禮院。嘉祐二年、改集賢校理、編定集賢院書集④、再遷太常博士。前後在館九年、官冷俸薄、而奉翁夫人、陳夫人、養諸姑姊妹與外族之無歸者凡數十人、躬自刻厲、甘旨無闕、婚嫁以時、妻子衣食之用常不足、而公處之晏如也。時富鄭公、韓魏公爲相、務推尙廉退有德之士、以勸勵風俗、知公久次儒館、不干榮利、屢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潁州。後富公遺公書曰、若吾子出處、可謂眞古之君子矣。仁考課、進祠部員外郎。英宗即位、遷度支員外郎。仁宗山陵、有司不知故事、調發嚴急、吏挾事勢、多以不時難得之物賦諸郡、旁郡皆取於民、至脅以軍法。公諭吏曰、遺詔山陵務從儉約、豈有土不產可強賦以害民乎。至纖至悉、躬自區處、民既便之、而事以集。召爲開封府界提點諸縣鎮公事、陛對稱旨、賜緋衣銀魚。歲大旱疫、公請轉鄰路粟以補匱乏、且委本司與諸縣審蠲租稅、免自朝廷差官以重勞擾、民賴以濟甚衆。又言周制六軍蓋出六鄉之衆、在王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⑤將軍、亦散布輔畿郡縣、又以關内諸府分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爲上國蕃衛也。國朝禁兵多屯京城及畿内東南諸縣、雖於運糧供饋爲便、而西北兩面武備或闕。今中牟、長垣直都門要衝之路、二鄙驛置皆由此出、而舊不屯兵、至於城守防傳、居常乏人。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杜文等乘饑嘯聚長垣、賊殺官吏、人莫不服公之先見。公即請以獲盜多寡立縣令殿最法、以爲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

使民不爲盜、能使民不爲盜者、縣令也。且州縣物務歲課稍虧、則官佐有罰。今良民罹剽劫之害、而親民官獨不任其責、可乎。遷三司度支判官、爲治平四年壽聖節接送伴使。虜使還至恩州驛舍、夜火、左右白請與虜使出避。州兵叩門、欲入救、公閉門不納、令曰妄動者寘之法、徐使防卒撲滅之。郡人恟恟以爲虜反、州兵亦欲因緣生事、飛語至京師。公還入對、神宗首以問公、聞奏本末、喜曰、朕始亦疑之、使人密詗、皆如卿言。聞卿措置甚得宜、其所鎮遏多矣。覃恩改工部郎中、遷爲淮南轉運使。神宗收攬萬機、厲精政事、尤留意人物、自在藩邸聞公名。及使事還、益被知遇。至陛辭曰、諮訪治道、因問入館之年、曰、何濡滯久耶。公曰、臣自選調被召、纔改官即入館、歷計資級、未爲濡滯。於是有用公意。未幾、光祿卿史炤爲淮南轉運使。因對、上曰、蘇某有學識、與卿同事甚善。後數月、召修起居注。先是、記注久闕員、資望無踰公者。丞相韓魏公數薦公、會執政以親嫌爲言、故有使淮之命。至是上自擢焉。公與秘閣校理李大臨並命、官同而除同、以公職集賢在大臨上、公以年齒推先大臨而居其下。兼同判禮部、祠部、又判三司磨勘司、改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熙寧元年、召試知制誥。故事、外制不過六員、時闕其一。上不欲獨試大臨、命公同試、員遂溢數、乃特恩也。入謝、賜金紫。俄充北朝皇太后生辰國信使。是歲郊恩、加朝散大夫、封南陽縣男、食邑三百戶。二年、兼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同詳定命官使臣過犯。又爲北朝賀生辰館伴使、同[6]知審官院權審刑院事。時知金州、比[7]部郎中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貸死杖脊、黥隸海島。公奏曰、希輔、仲宣均爲枉法、而情有輕有重者。上愕然曰、枉法豈復有輕者。公曰、希輔知台州、受賕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則以

所部金坑發檄巡檢體究無甚利、土人憚興作、遂以金八兩求仲宣不差官比較、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耳、故枉法爲輕。上曰、免決黥之、如何。公曰、士大夫有罪、可殺則殺之。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貸其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爲伍、所重者污辱衣冠、顧其人無足矜也。上曰、免決與黥、流嶺外。公再拜奉詔。自是命官犯贓抵罪者遂以爲例。又兼提舉兵吏司封官誥院、詳定天下印文、判司農寺。三年、權知貢舉。四月、朝廷特除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以爲弗循舊制、封還詞頭。翌日辭職、罷之、詞頭復下。公適當制、即奏、去歲詔旨專令中丞舉官、雖不限資品、猶以京秩薦授。今定自支郡幕職官入居糾繩之地、近歲未有。議者或謂唐世自諸侯幕府入登臺省者多矣、定之此除不爲過、臣以謂不然。在唐方鎮盛時、有奏辟郎官、御史以充幕府者、由此幕府增重。祖宗深鑑此弊、一切釐改、州郡僚佐皆從朝廷補受、大臣出鎮或許辟官、亦皆隨資注擬、滿歲遷秩、並循銓格、非復唐世之比。而今之三院又重於昔時、況定不由銓攷擢授朝列、不緣御史之薦直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必致人言、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復送李大臨、大臨如公議。又送公、公又言、祖宗朝天下初定、士或棄草萊而不用、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自眞宗後、每有除授、雖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朝廷清明俊乂並用進士、臺閣動有成規。定以遠州幕官、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效、偶因召對、一言稱旨、便授臺官、它日或有非常之人又過於此、則復以何官處之。浸漸不已、誠恐高官要秩或可以岐路致也。臣切謂威福之柄、人主得以自專、官守有責、臣下得以固執。若朝廷以定才實非常、則當特與改官、別授職

任、隨資超用、無所不可、不必遂棄近例、處之憲綱。疏奏、手詔曰、二十八日上殿來、有事指揮。公入對、上曰、卿所謂李定事雖善、然熙寧二年詔書、奏⑧舉臺官、不拘官職高下令兼權、則定之除命正合詔意、不爲越法。宜以舉官條赴院商量、速爲草制、久格詔命、恐將得罪。卿宜思之。公曰、臣聞治道在察臣下之邪正、邪正之分、惟所操守。若臣前以爲不可、今蒙陛下召諭、遂變前言、乃姦邪固位之臣所爲也、陛下亦將察而罪之矣。熙寧二年詔書臣亦講論、若於臣心無疑、豈敢久格詔命。退而復論曰、從前臺官須於太常⑨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奏舉、難得資序相當之人、故朝廷又令不拘官高下令兼權、蓋謂不限博士與中行員外郎耳、非謂選人亦許奏舉也。所謂兼權者、如三丞已行、未可爲監察、故令上權、前行員外郎、不可爲侍御、故令下兼。皆不爲選人設。若不拘官職高下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以兼權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臣所以喋喋有言者、但爲愛惜朝廷之法、遵守有司之職耳。繳而復下、至於七八、後雖大臨當日、而堂劄批聖旨與除李定係特旨、不礙近降條制、促公譔詞。公又奏、定初等職官、超授朝列、兼權御史、不應近制。若果果出聖意、則須非常之才、然後可以厭伏群議。昔馬周爲條陳當世切務、唐太宗拔於布衣。近世張知白上書言事、論議卓越、眞宗拔於河陽職官。此二臣者、可謂有顯狀矣。然周猶召直門下省、明年方用爲御史、知白召還、奏對稱旨、亦命試舍人院、然後授以正言。若定果足副特旨之擢、別授一官、寘之京師、竢見實狀、進用未晚。遂與大臨俱落知制誥歸班。凡歲餘、雖大寒暑、甚風雨、未嘗一日移告。執政或喻公請外官閑局、公曰、方以罪謫、敢求自便乎。士大夫益推重之。四年、大享明堂恩、始知婺州。泝桐廬、江水暴迅、挽舟

卒力不勝、檣折、舟橫覆。魏國太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反覆、溺公一子與妹與甥。皆不救、獨太夫人脫危難、水不入口。衆以謂公誠孝所感、陰相之所致也。婺學逼雙溪、每秋潦溪漲、浸殿堂水數尺。公乃遷於近南爽塏之地、多士四集、導以禮義。自此士益嚮學、登第者相繼、文物之盛、前數十年無有也。移知亳州、七年召還、勾當三班院。是歲用郊祀恩復集賢院學士、加護軍。八年、出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十月、彗星出、赦天下。始、公與李大臨同得罪、而當塗者特不喜公、至是三更赦、大臨復待制、獨於公以久不磨勘爲言、止除祕書監。歲終、復召勾當三班院。因對奏言、本朝自慶曆中因營婦逃亡、指赦而出、始有不用赦原之法。臣在南都、見有犯罪在數十年前、雖屢經赦宥、不得霑恩者、則無知之民一犯禁令、無自新之路矣、甚可矜惻。上以爲然、其後遂詔法官議而改焉。尋兼知通進銀臺司。九年、以吳越薦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司責所逋市易緡錢、晝繫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公沮壞法令、而民償責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一日、燕有美堂、聞將兵結集、謀害官吏、郡人喧傳、恐懼不安。公談笑自如、密諭兵官多捕首領十數輩、械送獄中。逮暮夜會散、而坐客不知也。十年、召修仁宗英宗正史、俄兼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是歲、再充北朝生辰國信使。郊禮成、進右諫議大夫、封開國子、加食邑三百戶。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

朝之曆可也。虜人深以爲然、遂各以其日爲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因問虜中山川形勢、人情向背、公曰、虜講和之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令、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人以謂匈奴直百年之運、言其盛衰有數也。上曰、虜比自耶律德光至今、何止百年。公曰、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動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於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於有司。由此觀之、夷狄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上深然之。京尹缺、上欲用公、吳丞相充以史院才難得人爲言。上宣曰蘇某久歷藩府、詳練政事、遂擢權知開封府。未半歲、都邑稱治。上諭宰臣等曰、蘇某到府、決遣無滯。會祥符令孫純罷官、欲之新任、貸其所部門僧錢百千。它日、同院僧告門僧還往倡家、且持錢百千出、疑有姦。公判曰、告非干已事不當治、錢隸常住、非官給、無貣貸法。然純聞事作、已償之矣、乃杖僧。言者謂公縱出純罪、有詔鞫治、而公止坐失出杖罪。案成、御史舒亶駁奏、以謂純乃蘇某女婿堂姊之子、實爲近親、不可以失論。是時公女新嫁李徽之子、李大族、公固不知其爲親也、不復自辨。降授祕書監、知濠州。公在府日、嘗治國子博士陳世儒獄。世儒妻李氏惡世儒所生母、欲其死、諭群婢曰、博士一日持喪、則汝輩欲留者多與金、欲去者厚遣之。語多類此、終不明言使之殺也。獄成、而法吏以李氏無殺姑語、情雖切害、而法不至死、案屢駁而情不移。一日、因奏事、上謂公曰、人言卿與所司欲寬世儒獄、此人倫大惡、當窮竟、不可縱。公曰、臣備員京尹、有罪者皆付之有司、一有輕重意、則有司觀望、遂致刑名出入。此事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喻之使

重。公既出而獄久不決、移治大理寺。大理即以李氏之母呂乃樞密副使公著之妹、公著與蘇某厚、必嘗請求、請遣官即訊、而已移劾御史臺。公自濠赴臺置對、御史曰、公素長者、必以交舊之情不能違、速自言、毋重困辱。公曰、使某誣人、雖死不可爲。若自誣以得罪、雖甚重不敢避。遂手書數百言付獄吏。上覽奏牘、以爲疑、詔御史求實狀。御史反覆究治、無所得、乃詰大理獄吏所以得呂某請求之說。吏窮、吐實曰、此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文而爲之也、今其稿尚在家。取而視之、信然。於是公得辨明、止坐嘗聞同列語世儒帷箔事、應曰誠有之、爲泄獄情、罷濠州。未幾、除知河陽、以魏公捐館河陽辭不行、改知滄州。入辭、曰、如卿宜在朝廷、朕知卿久矣、每欲用卿、輒爲事所奪、豈非命也。卿直道久而自明。公頓首謝、因言、臣母畏寒、竢春和可行。上曰、卿母誰氏。公曰、龍圖閣直學士陳從易女。上曰、天聖間侍[10]從耶。公曰、臣外祖天聖間以直昭文館知廣州還、不市南物、輦見俸過嶺。仁宗聞之、即日擢知制誥。上曰、清節過於馬援矣。到滄數月、復大中大夫、召還、判尚書吏部。中書舍人舒亶言公復官未應敘法、中批以舊官判吏部、又兼詳定官制。先是、唐制文選掌於吏部、武選則兵部主之。神宗謂自三代至漢未嘗有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公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11]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莫若分左右曹以掌兩選、又以品秩課格分治之、無所不可。上從之、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焉。後因進對、上曰、朝廷與契丹通好歲久、故事儀式遺散者多、每使人生事無以折正。朕欲集國朝以來至昨代州定地界文案、以類編次爲書、後來得以稽據、非卿不可成。然此書浩繁、卿自度幾歲可畢。公曰、臣願盡力二年。因令置局於樞密後廳、仍辟官檢閱文字。如期書成、凡十

有八門、合二百五十卷、爲事目總叙奏之。上覽之嘉歎、賜名華戎魯衛信錄。元豐五年、爲北虜賀正館伴使。虜使鄭顓明辯有才智、上命副使張山甫諭以近命蘇頌修信錄、欲以重兩朝盟好之固。顓感激稱謝、見公益恭遜、私覿禮物、皆異常時。遣使喻旨曰、聞虜使以卿儒學醞藉、贈遺特殊、今以小龍茶瑠璃器賜卿、可予之以答其意。顓復遺公異錦一端、即日進之。後因奏事語及、上曰、禁中所無也。復大中大夫。官制行、改通議大夫、吏部侍郎、以嘗領詳定、特遷正議大夫。六年、上幸尚書省、遷光祿大夫。是歲、增上列聖徽號、爲禮儀使、乘輅奉冊入廟。郊禮成、加上護軍、進開國侯、食邑千三百戶。七年、魏國太夫人寢疾在告、同曹侍郎權引選人。上顧左右問蘇頌安在、左右以實對、令樞密承旨張誠一喻旨曰、太夫人疾幸有間、宜亟出視事。會太夫人薨、遣中使就第撫問曰、早聞太夫人之喪、想卿情極哀慕。方暑、宜少抑摧踴。明日、又遣使賜白金千兩、詔有司假官舍以居、州郡應副葬事。元祐初服除、進刑部尚書、俄兼詳定重修敕令。二年、遷吏部。八月、兼侍讀。奏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史官所記、善惡咸備。乞詔史官、學士采錄新、舊唐書中臣主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公每有所進、可爲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以己意、反復言之。公前後掌天官四選五年。是時新[12]法行、吏無所覬。每選人改官、京朝官、使臣關陞磨勘、或以功過當陞降者、吏洗垢求瑕、故爲稽滯、且引失自首、以沮格之。遠方寒選待次輦下、動經歲時、不見得否。公至則勑吏曰、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案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13]者、公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爲之奏請、或建[14]白都

堂。故士大夫受賜多、不得者亦以爲無可憾。四年、遷翰林學士承旨、兼掌皇弟五王牋表。明年三月、遷尚書左丞。公自至和入中、館居京久、閭巷之人皆聞公名。至是登用、莫不相慶。明日、語執政曰、蘇頌甚慰人望。七年、納皇后、講修六禮、爲冊禮使。六月、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是歲郊禮恩、加千戶、實封四百戶。公自與聞國政、務在奉行故事、使有司奉法遵職、執事量能授任、杜絕僥倖僭差之原。深戒疆埸之臣邀功生事。每廟堂論議、援古證今、出入經史、所未安者必力爭之、毅然不可回、與同列浸不合。會牽復前侍御史賈易知蘇州、爭不決、至論於上前。公曰、易與臣本無雅故、以其爲御史不避權要、號爲敢言、又法應牽復。既已爲監司矣、乃徙知蘇州、則是雖更赦、反下遷。兼其餘當牽復者甚衆、使人人如易、則赦令爲虛文矣。衆欲加易以直館閣職、公亦以爲不可。有旨再議、而御史楊畏、來之邵言公稽留詔命。公聞之、即輿歸私第待罪。三上章乞致仕、不許、又再以老病辭。八年三月、拜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九月、出知揚州。時宣仁太后上仙、哲宗始親政、因公陛辭、尤加眷禮、問爲政大略與人才能否。公對甚久。明年、西京留守闕、首命除公。公以老再辭、不聽。既行而衞國夫人薨、懇請南歸、時紹聖初年也。復知揚州、明年、再請還政。章累上、遂拜中太一宮使、居京口。後二年復請老、乃以太子少師致仕。今上即位、拜太子太保、增邑四百戶、實封一百戶。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戊寅日北至、公起居膳猶如常、三接賓客、甚款至。已而草遺表數百言。逮暮、與諸子語如平時、無一及家事。明日稍就枕、即屏左右、卻藥餌、召常所用醫工親謝遣之。夜半、猶起就坐、達寅而薨、實二十日也。訃聞、上輟視朝二日、制贈司空、遣中使賻卹其家、恩意甚至。公

天資仁厚、宇量閎博、喜愠不形於色。事親孝、睦九族以慈、處朋友以義。幼自偪束、尤謹禮法、雖燕居、必正衣冠危坐、家人莫見墮容。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晚際會、所得俸賜、隨即散用。其自奉養至儉薄、每食不過一肉。始薨之日、吊哭者造其寢堂、見其居處服用、無不歎愕咨嗟、以爲寒素不若也。自少所交、皆當世賢傑。及居顯近、務推挽正人吉士、不問識與不識。性酷嗜學、晚歲彌甚。自書契以來、墳史所載九流百家之説、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訓故、文字、無所不通。不獨見於論議文章、必欲驗之實事、以扶助世教。其於名理、所造尤精詣、所至爲政、務大體、深戒虚名。因時乘理而實利及下、莫見其迹。既去、則人莫不思之。在相位時、避遠權勢、門無雜賓。其進退士大夫無纖毫私意、以故人不歸恩、而怨讟亦不切至焉。爲館職時、嘗被命補注神農本草圖經、千金方書、而醫家賴以活人甚衆。元祐中、建請別製渾儀、因命公提舉。公既邃於律曆、又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算術、有巧思、奏用之。且授以古法、爲臺三層、上設渾儀、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谷、星辰躔度、所次占候、測驗不差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至和中、文潞公爲相、嘗請建家廟。事下太常、公議以爲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爲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與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是有廟者止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爲之差等、錫以土田[15]、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即請考案唐賢寢堂祠享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於景靈宮。公以謂勅書云向因忿懟、偶失謙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逮事先后、秪奉寢園、

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謚册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謚册之義。請祔郭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義、備薦享之禮。衆論未定。一日、白事至都堂、丞相曾公問曰、學士議郭后事甚善。然郭后是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公曰、國朝祖宗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曾公曰、議者以謂陰逼母后、是恐傷⑯萬歲後配祔之意。公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謚、則不爲逼矣。曾公歎重久之。後群牧判官宋公敏求謂公曰、聞議郭后事引勅語、此是先人宣獻爲參政時自撰、甚有微意。云後有知禮者當行之、蓋當時有沮此議者、非公莫能見也。然竟不行。熙寧初、經筵官請坐講、下禮官攷議。公以謂、天禧舊制、侍臣皆賜坐、講官别設本於前列坐而聽。乾興後、侍臣皆先就坐、賜茶訖、徹席立講、講畢復坐賜湯而從容焉。其尊德重道、固已重於三公矣。

然事出上恩、雖微賤賜坐、於義無害。若人主不命而自請之、則爲非禮矣。且侍從之官見於天子、若賜之坐、有所顧問、猶當避席立對、況執經人主之前、本欲便於指陳、則立講爲宜。若謂其傳道近於爲師、則今侍講但解詁舊儒章句之學耳、非有爲師之實也。自乾興以來、侍臣立講僅五十年、足爲定法、豈可一旦以爲有司之失而輕議變更乎。神宗竟從舊制。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義爲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士行而後文藝、去封彌謄録之法、先行州縣、使有司得專參詳攷察、庶幾存鄉舉里選之遺範。又請每歲攷進士量留人數、以廣制科遺逸之選。又謂尚書、古之天臺、朝廷萬事之本皆由此出。仁宗朝大臣嘗請移審官院歸吏部、三班院歸兵部、審刑院歸刑部、庶稍近古制。而當時議者不深惟其本、苟憚興作、遂不果行。請先制朝臣兩員、振舉綱維、竢其葺有緒、然後

議移審官等三院還省，則南宮故事可舉而行，一代典章，於斯爲盛矣。其後詔博士分經，以三舍取士，兼攷行義。又十餘年而官制行，皆略如此言。又請重加役流法以代配隸。又嘗因對，神宗從容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公言，禮典久廢，服屬親疏有所未明。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專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夫庶人亦何預焉。傳曰，父爲長子，何以三年。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勅嫡孫爲祖，父爲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也。而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而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嘗聞慶曆中朝廷議臣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也。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爲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及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爲左丞時，嘗權樞密院，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蕃官趙純忠者信謹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欲如其請，公獨曰，不可。昔晉趙鞅以師納蒯聵於衛，其子輒猶拒之而弗受，以尊王父之命也。今越境而入其國，事未可知，使拒而不受，得無損朝廷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邊奏至，阿里骨故無恙。公學問淵博，無施不宜，其大者固已發於朝廷，垂之典冊。其小者亦足以警動一時，誘掖後進。元豐五年，神宗御集英殿放進士，有暨陶者，主司誤呼爲暨（去聲），三呼不應。上顧公，公對曰，當呼爲暨（居乙切）。果應。上曰，卿何以知。出何書乎。公曰，臣嘗記三國時吳有暨豔造營府之論，恐其後也。問陶鄉里，乃建人。上喜

曰、果吳人。褒諭再三。又問曰、字書中訓何義。公曰、字書不出何義、止云人姓氏、當從旦。今旦字缺下一畫者、蓋俗書避唐代宗名耳。又嘗接伴至雄州、虜使問、適過市、其榜有仉家、此何姓也。公曰、音與掌同、出姓氏譜。虜人歎服。每公卿會集、有僻書疑事、必以問公、公隨爲言之、常傾一坐。諸公好事者時時造前、聽語經史微旨、前代典故、至近世名臣閥閱、無不厭服。公亦喜爲講道、或終日清談、亹亹忘倦。客有退而記錄其言至盈編秩者。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要人以事屬公、公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巇、或謂其事迹書札具存可辯。公笑曰、吾豈爲是者。在潁州日、通判趙至忠本歸明人、所至輒與守競。公待之以禮、具盡誠意。他日、至忠泣曰、某虜人也、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今韓魏公與公耳。累官太子太保、職觀文殿大學士、爵趙郡公、食邑四千七百戶、實封一千三百戶。所著文集若干卷。初娶凌氏、屯田郎中景陽之女、追封吳國夫人。繼室辛氏、駕部員外郎某之女、封魏國夫人、追封徙韓國。男六人、熹、嘉皆朝奉郎。駉、朝散郎。詒、承議郎。京、奉議郎。攜、通直郎。女三人、長適婿[17]朝議大夫李孝鼎。次二前卒、婿朝散郎劉琯、襄州錄事參軍賈收。孫男十九人、象先、奉議郎。處厚、承事郎。德輿、行冲、季輔、皆承奉郎。長慶、餘慶、公綽、彥伯、道孫、簡求、陶孫、伯孫、朝孫、叔孫、文[18]孫、鎮孫、季孫、公孫、葛孫、皆未仕。孫女十二人、婿宣德郎李德嚴、知相州錄事王琮、天平軍節度推官朱邦彥、湖州武康尉王騠、明州定海主簿呂無忌、郊社齋郎曾狁、餘皆幼。曾孫男八人、直孫、趙孫、朱孫、磻孫、房孫、迎孫、瀛孫、信孫。曾孫女四人。卜、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所、某孫屬某編次歷官行事而爲之狀。謹狀。

鄒浩撰　《道鄉集》卷三九

贈司空蘇公墓誌銘

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庚辰，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蘇公，薨于潤州。訃聞，上輟視朝三日，贈司空。走中使賻恤其家，葬事官給。崇寧元年十一月丙申，葬丹徒縣義禮鄉樂安亭五州山之東北阜。

維蘇氏出帝高陽之後，昆吾之子封於蘇，子孫因以爲氏。在周，忿生實爲司寇。其後，建、武父子，純、章祖孫，俱顯于漢。章後十有三世，而綽、威復顯周、隋。又三世，而瓌、頲相唐，聲烈益大。至本朝，而公父子又以儒學顯。公起書生，致位丞相，歷事五世，爲時元臣。退老于家，始終一德，可謂盛哉。瓌世家武功，元和中，曾孫奕卒光州刺史，始家固始。又四世孫益，隨王潮入閩，生先誨，仕閩爲漳州刺史，居泉州同安，遂爲同安人。當開寶末，平盜有功，歸朝，擢左屯衛將軍，官其十子。左衛平盜時，其子得盜所募人名籍千餘紙，焚之。左衛聞之，喜曰：兒有陰德，其後必大。是爲公曾祖，諱某，贈司空。司空之子，舉進士不合，改授武職，終左屯衛將軍，諱某，贈太師、福國公。是生公考，諱紳，以賢良方正起家，被遇仁宗，入翰林爲學士。議論文采，震耀一時，有傳國史，贈太師、魏國公，葬潤州，故今爲丹徒人。公曾祖妣張氏，祖妣劉氏、翁氏，妣陳氏，封代、隨、徐、魏四國，皆太夫人。公諱頌，字子容，性警敏，甫能言，應對不類常兒。既就師學，力省功倍。未冠，出舉進士，輒擄上第。是時魏公方處顯，公深自刻勵，敝衣徒步，所交皆當世豪雋。魏公任子當得京官，辭不就。再舉進士，爲別試第一，遂中其科。調漢陽軍判官，不赴，改宿州觀察推官，徙知江寧縣，有能名。丁外艱，服除，爲南京留守推官。歐陽文忠公時爲留守，政事一以倚公，府賴以治。皇祐五年，近臣連章薦公，召試，除館閣校勘，遷大理寺丞，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編定集賢院書籍。在館九年，廉靜自守，宰相富

鄭公、韓魏公賢之。問所欲、懇求補外、二公益稱歎、乃以知潁州。仁宗山陵調發倉卒、公爲度土產有無高估緩期、官自爲市、民不知擾、而課最他郡、潁人德之。還、爲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建請浚自盟、白溝、圭刀四河、以疏畿內積水。增西北諸縣屯兵、以備非常。明年、果有水災、盜起長垣、至賊殺官吏、如公慮。入三司爲度支判官、累遷尙書工部郎中、出爲淮南轉運使。神宗自在藩邸、聞公名、及即位、公適送伴契丹使、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避、兵叩門欲入救、公不爲動、閉門堅卧如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虜有變、救兵亦欲乘間生事、至聞京師。使還、上聞公所以處之者、稱善久之、益知公爲可用。及使淮南、入辭、勞問甚寵。數月、召修起居注、判尙書禮部祠部、三司磨勘司、太常寺。熙寧元年、擢知制誥、歷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提舉官告院、判司農寺、知三年禮部貢舉。公在審刑、知金州張仲宣受財枉法抵死、法官援前比貸死、杖脊黥配海島。公奏、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刑爲徒隸、恐汚辱衣冠。仲宣繇此得免杖黥、止流嶺外。自是命官無杖黥者。上方勵精爲治、急于人材、大臣薦秀州軍事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以定驟自幕職而升朝著、任執法、非故事、與公及李大臨相繼封還詞頭、不草制詔。再下公、公言、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眞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效、一言稱旨、便授御史、浸漸不已、恐高官要秩、或可以岐路致也。疏入、手詔召公對。上引近詔舉臺官不拘官職高下爲言、且曰、格命久、將得罪。公對、臣既知其不可、若因召諭、遂變前言、則是懷姦固位、此尤陛下所當罪也。退而又論舉官詔意、不爲選人設文。時敏求前

罷、公與大臨更奏、復下至于七八、最後特以付公、固執不行、乃與大臨俱罷歸班、而定御史之命亦爲中寢。公以守職不回絀、人望益重、賓客滿門。日奉朝請、雖風雨寒暑、未嘗移疾。家貧、擔石不充、無愠色。歲餘、會恩得知婺州、徙亳州。歸、句當三班院、加集賢院學士。未幾、出知應天府。時更三赦、大臨已復從官、而用事者抑公、止授秘書監。歲中、復召爲三班院、知銀臺司。會吳越饑、擇守、上曰、蘇某仁厚、必能拊安吳人。乃命知杭州。補敗救荒、恩意戶至。嘗會賓屬有美堂、或傳隸將兵謀竊發、州人恟懼。公密使捕首惡十數輩付獄、終燕談笑如常、坐客莫知也。踰年、召修國史、提舉中太一宮、進諫議大夫。元豐初、權知開封府、聽決精敏、上以爲能。有人告僧犯法、事連祥符舊令孫⑲純、而所告法不當治、公杖告者遣之。或謂公縱純罪、有詔推鞫。獄成、公坐失出 杖罪而已。御史舒亶奏公與純連姻、不可以失論。降秘書監、知濠州。是時、公女新嫁李徽之子、純蓋李出、于徽之屬疏、李族大、公實不知也。公在開封、嘗治國子博士陳世儒母爲群婢所殺、事獄具、輒爲法官所駁。或謂公欲寬世儒夫婦、上以詰公、且曰、此人倫大惡、毋縱有罪。公對、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諭之使重。既而公罷開封、獄移大理寺。大理奏世儒妻母因緣、大臣有請于公、又移御史臺、自濠逮公赴對。御史以言導公、公曰、使某誣人死、不可爲。若自誣、雖重得罪、不避。手書數百言、皆自證詞也。上閱獄詞、疑不直、詔更核實。御史推窮、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損囚詞、以爲有請。得其稿于獄吏家、于是種民抵罪、而公得白。顧嘗因人語及世儒帷簿事、公應曰、然。以是爲泄獄情、罷郡歸班。公雖坐吏議絀、而上眷不衰。歲中、起知河陽。亶復言、未當遽與藩郡。公未辭行、改知滄州。入辭、上曰、朕知卿久矣、每欲用卿、輒爲事奪、

豈非命也。知卿直道、久而自明。公頓首謝。到滄數月、復太中大夫、召判尚書吏部。時亶知制誥、論公復官未應法、詔以舊官判。公嘗具請歸諸司于尚書省、以復唐舊、至是命公詳定官制。尋復太中大夫。官制行、罷集賢院學士、進通議大夫、吏部侍郎、以詳定勞及車駕視省恩、再遷光祿大夫。母疾在告、上怪不見公、使樞密都承旨張誠一就問、趣出視事。會母喪、再遣中人弔恤、法賻外、賜白金千兩。元祐初、服除、授刑部尚書、詳定敕令。俄遷吏部兼侍讀、改翰林學士承旨。五年三月、拜尚書左丞。踰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前後歷典四選、銓綜有條、士無留滯。有自辯者、人人使盡其說、故雖不得所欲、亦心服而去。其修敕令、必本大體。爲侍讀、多所啓迪。及登丞弼、論議持平、務循故事、避遠權寵、不立黨援、進退人材、弗專主己、理有未當、亦不苟從。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監司、更赦除知蘇州、公謂、易論事不避權勢、號爲敢言、更赦除州、非允。論于簾前、未決而御史楊畏來之邵劾公稽留制書、公即拜章待罪、累上不許、固辭老病。八年三月、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九月、出知揚州。明年、除知河南府、公力辭、行復知揚州。三上書還政、授中太一宮使。紹聖四年、再告歸、乃以太子少師致仕。今上即位、遷太子太保。薨年八十有二。前薨一日、猶接對賓客。臨終、神色不亂。公天資閎厚、有犯不校。守杭日久、或以事屬公。不答。既而其人當言路、數排笮公、公不自辨、亦未嘗爲人言也。凡所施爲、主于寬恕、故天下稱爲鉅人長者。尤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築第京口、僅蔽風雨[20]。比薨、來弔哭者見其服用儉素、皆歎息而去。博學于書、無所不讀。圖緯陰陽、五行星曆、下至山經、本草、訓故文字、靡不該貫。尤明典故、喜爲人言、亹亹不絕。學士大夫有僻書疑事、多從公質問。朝廷

有所制作、公必與焉。每燕見從容、多所諮訪、公必據經引古、參酌時宜以對、上未嘗不嘉歎焉。至于因事建明、著在臺閣。如論郭皇后當祔后廟、侍講非師臣、不當坐講之類、其言甚衆、蓋不可一二舉也。修官制、時議者欲分文武選于吏、兵部、上謂三代兩漢初無文武之別。公舉唐制、吏部有三銓、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宜分左右曹以主兩選、每選又以品秩分治之。于是四選之法定焉。他所訂正、類如此。上以契丹通好百年、典章案牘、往往散逸、命公攟拾次比爲書。再期而成、合二百五十卷、奏稱善、賜名華戎魯衛信錄。前後再使虜庭。熙寧十年冬至、本朝曆先契丹一日、公適在遼中、虜疑彼此致慶、當孰從。公爲言、曆家算術小異、則遲速不同、各從本朝曆可也。上聞、善之。嘗奉詔校曆、因奏製渾儀、時稱其工。後日官言其非是、詔近臣覆視、以公法爲密、卒不能易也。又嘗與補注本草、詳定天下印文、多所釐正。元豐中、進士唱名于集英殿、有暨陶者、主司呼以去聲、三呼不應、公進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問何以知之。公對、三國時、吳有暨艷、造營府之論、恐其後。問陶鄉里、乃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公爲文章、馴雅有體、尤爲宋元獻公兄弟所稱。有文集若干卷。累勳上柱國、爵公、開國趙郡、邑戶四千七百、實食一千三百。元妃凌氏、吳國夫人、屯田郎中景陽女。繼室辛氏、韓國夫人、駕部員外郎有則女。六子、熹、嘉、朝奉郎。駉、朝散郎。詒、承議郎。京、奉議郎。攟、通直郎。三女、次二前卒、左朝議大夫李孝鼎、朝散郎劉琯、襄州錄事參軍賈收、其壻也。孫男十九、象先奉議郎。處厚、承事郎。德與、行冲、季輔、皆承奉郎。某某、未仕。孫女十二、嫁者六人。曾孫男女十三人。初、公從事南京、杜正獻公尚亡恙、嘗爲公道其平生出處、施設本末、且曰、子異日所至、亦如老夫。其後、公更踐內外、以至得謝、

爵齒名德略相似焉、然則杜公可謂知人也已。銘曰、

蘇姓之興、自周司寇。刑用中罰、有蕃其後。更漢逮唐、史不絕書。將相公卿、父子紹居。遭亂南遷、俟時而顯。英英翰林、施不及遠。是生僕射、爲宋世臣。德以承家、學維發身。其學伊何。海涵山蓄。問無不酬、鐘叩龜卜。其德伊何。玉質金相。見于言行、規圓矩方。不競不絿、則維其常。當義必爭、君子之剛。身有絀信、色無欣戚。吾誰黨讎、人孰惡斁。晚躋鼎軸、師保東宮。五朝元老、勇退齊終。樂安之亭、棲魄于此。尚對前休、公多才子㉑。

曾鞏撰 《曲阜集》卷四

校記

①留從效：原作「劉從效」，據四庫本《道鄉集》改。

②大夫：疑當作「夫人」。

③觀：原缺，據右引補。

④書集：疑當作「書籍」。

⑤十二衛：原作「十二位」，據《新唐書·兵志》改。

⑥同：原作「司」，據四庫本《道鄉集》改。

⑦比：原作「北」，據右引改。

⑧奏：原作「奉」，據右引改。

⑨常：原作「宰」，據右引改。

⑩侍：原作「待」，據右引改。

⑪分：原作「公」，據右引改。

⑫新：原作「倉」，據右引改。

⑬服：原作「復」，據右引改。

⑭建：原作「巡」，據《宋史》卷三四〇《蘇頌傳》改。

⑮土田：原缺，據正德本、四庫本《道鄉集》補。

⑯傷：原缺，據正德本《道鄉集》補。又四庫本作「在」。
⑰婿：原作「長」，據四庫本《道鄉集》改。
⑱文：原缺，據右引補。
⑲孫：《宋史》卷三四〇《蘇頌傳》作「李」。
⑳雨：原作「甫」，據《名臣碑傳琬琰集》中卷三〇改。
㉑「安之」至「才子」十五字原缺，據右引補。

宋儒碑傳集卷五十

賈蕃　趙世昌　謝景初　王安石　趙世崇　曾宰

朝議大夫賈公墓誌銘

公字仲通，姓賈氏，其先趙之眞定人也。五代晉、漢之間，有仕至給事中者曰緯，爲太史，以史名其家。給事之子曰琰，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太宗皇帝器之，由贊善大夫擢爲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于公爲曾祖。諫議之子諱汾，仕至殿中丞，卒葬開封，更爲開封人，贈工部侍郎，于公爲祖。侍郎之子諱昌齡，仕至太常少卿、直昭文館，贈開①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于公爲考。公以尚書遺恩爲郊社齋郎，調開封府開封縣主簿，移封丘，監潁州酒稅，移鳳翔府郿縣令，改大理寺丞，知耀州富平縣，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賜五品服。改虞部、比部二員外郎，知青州臨朐縣事，遷駕部，知渠州。今資政殿大學士韓公維知開封府，薦公東明縣。會行役法，初下，民有以令爲弗便而自訴于朝者。或曰，止之，不止得罪。公曰，吾非能使民訴，亦弗止也。行法者果怒，諷監司微察公罪過。既不得，遂中公以他法，謫監順安軍酒稅，改虞部郎中，通判江州，判南京國子監。官制行，改朝奉大夫，知筠州，遷朝散大夫，賜三品服。有使江西行鹽法者，官吏畏罪，强售民以自免。公曰，吾老矣，不能爲也。即日稱疾，遂致仕。今天子即位，遷朝請大夫，用其子公直明堂恩，進朝議大夫，居于家。元祐四年八月七日卒，年七十。公爲人好學，慨然有志，溫厚質直，其見于外者乃似其中也。甚介且廉，而尤方于事，上不肯趨和順意，故雖竟老不用。居官治民，所至常見稱述。初爲鳳翔府郿縣令，人以紙爲業，號紙戶，歲輸錢十萬，謂之檻錢。其後檻廢不治，無以自資，而輸不改，紙戶苦之甚。公曰，吾請于轉運司。不肯蠲也，

乃自請于朝、蠲其輸。耀州富平人穿地得泉、以聖爲號、曰聖泉、遠近爭取而調之、日數百人。公時爲令、不信、曰、昔嘗有聖人、今又有聖泉、巫皆妖也。遂塞之。安邑令劉顗以事掠笞人至死、懼罪、乃誣吏自掠人。監司使人薄責顗、更數輩不服、最後公。公謂顗曰、君以事掠人死非故也、不過抵罪。如誣吏自掠之、則吏又死矣。因誤爲故且不可、況因殺之一人而殺二人、君其安乎。顗悟而泣、遂服罪。渠州人以吏職相高、富豪大姓皆占吏職爲婚姻、民訟與事至庭、爲吏所亂、不得伸。公至、察知之、乃逐其豪惡吏、參以貧下户爲之、渠人大悦。及公去、畫像祠之以自慰。其在東明、吏循用雍熙丁口之籍爲奸、顧常寬之上户。公更之、因得羨丁幾萬、力役均焉。始娶范氏、封崇德縣君、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文正公之女。再娶裴氏、封仁壽縣君、國子監博士士倫之女。子三人、公直、朝奉郎。公立、不仕。公亶、蘄州蘄春縣主簿。女四人、長適三班借職田昱、次適宗室三班奉職祚之、次二女未嫁。卜以元祐五年夏四月二十六日葬于鄭州管城縣周張原、以二夫人祔。賈氏自給事公下、皆有名當世。而尚書公之孝友、人皆知之、凡兄子姪無遠近不能自養者教養之、女貧無以嫁者嫁之。仕宦可以官其子、推與族人者四。及其卒、六人皆未官、而公視尚書之所爲弗敢改。既以喪其父兄、而弟妹子之孤者十餘人、教養嫁娶無一不得其所。故自慶曆以來、士大夫皆以賈氏爲孝友之風。而公沒之日、家無餘貲。某于崇德縣君、弟也、與公遊、知公。而子又來請銘、故書其實而銘之。銘曰、

不願于通、仕以試兮。不疾于艱、方以自正兮。試而止之、道則類兮。克孝而友、由厥世兮。銘以納諸昧兮、是其志兮。

畢仲游代范純仁作　《西臺集》卷一三

宗室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右屯衛大將軍使持節達州諸軍事達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護軍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贈洋州觀察使洋川侯墓誌銘

皇姪贈洋州觀察使、洋川侯諱世昌、字保之。曾祖德昭、吳懿王。祖惟忠、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父從恪、萊州防禦使、東萊侯。母曰平原郡夫人米氏。生十年、天聖七年始頒名於朝。補右班殿直、累遷左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歷右領軍衛將軍。皇祐二年、宗祀明堂、進右屯衛大將軍。嘉祐五年、加達州刺史。明年六月二十有八日、以疾終於寢、享年四十有二。天子惻然、所以賻襚之禮甚厚、寓殯國南奉先佛寺。侯風度秀整、雖平居不妄笑言。尤敏悟好學、方爲兒童時、日誦書數百言、既而返復無所遺。及長、博通五經。嘗學春秋於孫復、又學易於王獵、積十餘年、益究聖人之淵源。或有以治春秋、易數家之書進、以廣侯之學。侯謂曰、衆子澆澆、徒使後學者見惑爾、皆不足取。由是知侯學春秋、易爲深。頗工於歌詩、慕唐李長吉之格。初、侯寢疾日劇、諸仲請益訪良醫。侯曰、氣索矣、顧生不有數耶、雖與跗何益也。言訖而逝、於是聞者以侯爲知命。娶錢氏、繼室以高氏、封文安縣君。子男二人、長曰令襄、右監門衛大將軍。次曰令揵、率府副率、蚤亡。女三人、長適侍禁高士敦、二尚幼。令襄亦力學爲善、以承其家。八年十月甲午、從仁宗皇帝葬河南永安之原。銘曰、

懿王之後、世多有聲。循循維侯、不矜虛盈。從二先生、學春秋、易。衆子紛員、維聖之賾。侯有美業、湣莫見施。又奄不淑、孰天訊之。

王珪撰　《華陽集》卷五四

朝散大夫謝公墓誌銘

公諱景初、字師厚。謝氏本姜姓、世爲陽夏人、其子孫顯於江左。公之先出於江左之謝、十世祖賓、始居河南緱氏。六世祖希圖、因官家吳越、葬錢塘、遂爲錢塘人。自君之考陽夏公始葬鄧、今爲鄧人。曾祖諱崇禮、泰寧軍節度掌書記、贈尚書禮部郎。祖諱濤、太子賓客、陳留公、贈禮部尚書。陽夏公諱絳、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②、贈司徒。公以陳留公蔭、爲太廟齋郎、再除試將作監主簿。陳留公遺表恩、爲守主簿。初監蘇州茶鹽務、不赴。簽書武勝軍節度判官公事。中進士甲科、遷大理評事、知越州餘姚縣、九遷至司封郎中、歷通判秀州、汾州、唐州、海州、湖北轉運判官、成都府路提點刑獄、爲怨者所誣、坐免司封都官郎中、又坐舉官、免屯田郎中。復除職方員外郎、以病求分司西京、權通判許州、不赴。改權通判襄州、復屯田郎中。會改官制、遷朝散大夫以卒、累勳上柱國。公少奇俊、七歲能屬文、十三從師受禮、通其義、講解無滯。陳留公語陽夏公曰、此兒必大吾門。時陽夏公通判河南、歐陽文忠公、梅聖俞見公所爲文、相顧而驚、持以示留守錢文僖公。文僖公歎曰、眞奇童也。十六遊京師、赫然有聲、羣公共稱之。翰林學士胥公偃一見公、異之、許妻以女。丁陽夏公憂。陽夏公賙急宗族之無依者幾百口、及捐館、家無貲。公撫給孤遺、如陽夏公之存。有田在蘇杭、歲入千斛、悉留以給宗族之在南者。在武勝時、賊張海擾京西、屢敗縣邑、而州無城與兵、州官或稱疾避事、或疲老去郡。公兼衆職、不勞而治。是時朝廷憂賊、使者旁午、號令肆出、人益勞擾。公上書乞擇用守令、精選使人、寬脅從以購首惡、皆中時病。朝廷始建北京、公作魏誥以獻、士大夫爭傳寫。李邯鄲公以文名天下、深稱重之。公登科時、宋元獻公較殿試、尚以不得置公第一爲恨。餘姚濱海、民喜盜煮鹽、利厚而法不能禁。公

明立約束、刑不加肅而民自戢、鹽課羨於常歲。又爲塘岸以禦潮漲之患、民得安居。是時荆公王公甫宰明之鄞縣、知樞密院韓玉汝宰杭之錢塘、公弟師直宰越之會稽、環吳越之境、皆以此四邑爲法、處士孫侔爲文以紀之。浙東和糴之法、官以錢與茶易民芻糧、民既輸而有司虐下、不畀其直、民以爲病。公在邠州、上疏極言其弊。至海州、毁淫祠三百餘所。時州郡敢輒羈置罪人、公上言乞加禁止、於法當坐者、亦限以歲年而釋之。又言郡接京東、多寇攘、而海路通夷貊、宜增戍兵、以戒不虞。治平中、京師大水、朝廷求直言、公上章極言得失、其辭見於文集。公在湖北、吏有以公田租勞人致於他郡而求善價者、法雖無禁、公移文諭之、以革其心、因請立以爲法。每歲五月、下詔恤刑、獨不及轉運司、公以職兼刑賞、乞預賜詔。熙寧初、河北大水、公上疏言災異之所致、且緩郊禮、大忤建議者。蜀以遠方、凡大獄之疑者、皆鈐轄司專決。公數上言、此當奏讞於朝、非臣下可專。朝廷遂以立爲天下法。是歲、劍門減配隸出關罪人之半、鈐轄司措置邊事、多不關提刑司、公亦論正之。永康軍、嘉州連接蠻徼、公請舉擇守臣。成都路公田有無不均、公請均之、以息貪競、朝廷從之。屬縣尉佐、有皆以入貲流外得官者、不能爲政。公因奏請縣唯許注流外若入貲官一員。初行苗役之法、且擢屬邑宰爲之使而專其事、公上言、遠人樂安靜、願罷使勿遣。及使至、公諳其爲人、因裁抑其過當。使者遂怨公、誣公燕飲事、上之執政、乃公向所忤者、因入其言、將置詔獄。公恥於對吏、乃自引咎。及坐免、公逍遥里中、杜門讀書、未嘗以譴謫爲戚。築室郊外、時遊息其中、每歎曰、詎知昨非而今是乎。昨是而今非乎。因自號今是翁、爲堂曰三疾、曰、我亦古之遺民也。參知政事元厚之與近臣十人、雪公罪於朝。馮

當世守成都、還知樞密院、又訟公寃。及除襄州、公不得已之官、多以病臥家。大水、州城幾沒、公歎曰、民如此、我何病乎。力疾以出、築堤捍水、城卒獲完。公既少有才名、天下皆聞風企服。而性剛直、不與俯仰。遇事明鋭、勇於敢爲。奬善嫉惡、出於天資。於書無所不該、詳練本朝典故。宋次道最爲博洽、每歎以爲弗如。爲文簡重雄深、出言落筆、皆有章采、若不經思而人莫可及。尤喜爲詩、梅聖俞與公少長相陪③、而爲酬唱之友。晏元獻公、杜正獻公、先君文正公皆器待之、與之議論、不敢以年少之。公與人交、始終不渝、窮悴者顧之益勤、雖貴顯、至於是非、不少借也。與歐陽文忠公、劉原甫尤相善。參知政事胡武平最重之、屢薦於朝。士人多從學、公教人以明義理爲本、而重尙氣節、不妄許與、故特立寡合。平居罕笑語、夫婦相待如賓。幼喪母眞定郡夏侯太君、事繼母丹陽郡高太君至孝。與兄弟深相友愛。上之登極、當遣子進奉、而例得補官、公舍子而畀甥李褫。公自襄還鄧、屬疾、即戒左右治後事、而妻子不知。自疾至終、語言情思如平常、實元豐七年四月乙酉、享年六十有五。妻蘭陽縣君胥氏、翰林之女。子四人、忱知海州懷仁縣。愔、郢州長壽主簿。悰、蔡州汝陽主簿。怢、假承務郎。女四人、長早夭。次適湖州烏程主簿胥茂諶、次適宣德郎黃庭堅、皆先公而亡。幼未嫁。孫四人、元、曾、基、一未名。孫女七人。有文集五十卷。諸孤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鄧州穰縣五龍山陽夏公之墓次、使以狀來請銘。銘曰、

申邑於謝、氏自南國、以及於公、世有顯德。英才異稟、敏學博聞。百代典制、心羅口陳。爰自宰邑、以暨出使、落落任職、坦坦由義。衆所畏縮、公勇無難。卒困於仇、公則不患。公之所有、百未一試。賫蘊而終、志士揮涕。葬於穰郊、陽夏是從。刻辭幽穸、以詒無

窮。

范純仁撰　《范忠宣公集》卷一三

王荆公安石傳

元祐元年四月癸巳、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充集禧觀使、荆國公王安石薨。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有大志。慶曆二年、登進士甲科、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代還、例當進所業試館職、安石獨不進、特召試、亦固辭。知明州鄞縣、通判舒州、除知建昌軍、不赴。召爲群牧判官、差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出知常州、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入爲三司度支判官、獻萬言書、極陳當世之務。居頃之、除直集賢院、累辭不獲命、始就職。嘉祐五年四月、除同修起居注、固辭、不拜。十一月、申前命、章又五上、不許、遂除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移判三班院、同知嘉祐八年貢舉。丁母憂、服除、英宗朝累召不赴。神宗在藩邸、見其文、異之。及即位、就除知江寧府、召爲翰林學士。初入對、上曰、方今治當何先。安石曰、以擇術爲先。上曰、唐太宗何如。安石曰、陛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④、所爲不盡合先王、但乘詐取⑤子孫又皆昏惡、所以獨見稱述。堯、舜所爲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污、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常以爲高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以中人爲制也。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群臣退、上留安石坐、曰、有欲從容與卿議論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鄭公、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陛下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

之賢、亦必爲小人所蔽、因卷懷而去耳。自古患朝廷無賢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故也。好近小人、則賢人雖欲自達無由矣。上曰、自古治世、豈能使朝廷無小人。雖堯、舜之時、豈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乃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皐、夔、稷、契亦安能苟食其祿以終身乎。未幾、除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安石既執政、上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曰、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上曰、朕察人情、比於卿有欲造事傾搖者。朕嘗以呂誨爲忠、實嘗毀卿於時事不通。趙抃、唐介數以言扞塞、惟恐卿進用。卿當力變此風俗、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青苗、市易、坊場、保甲、保馬、導河、免役之政相繼並興、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十事、以爲慢上無禮、見利亡義、要君取名、用情罔公、以私報怨、怙勢招權、專政害國、凌轢同位、朋姦害政、商榷財利、以動搖天下。疏奏、安石求去位、上爲出誨。知雜御史釗述[6]、侍御史劉琦、侍御史裏行錢顗又交論安石專肆胸臆、輕易憲度、與陳升之合謀侵奪三司吏柄、願罷免以慰天下。殿中侍御史孫昌齡亦繼言、皆坐貶。同知諫院范純仁既抗疏論辨、又申中書、謂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之人、棄公論爲流俗之語、異己者指爲不肖、合意者即謂才能。且謂宰相曾公亮依隨、參知政事趙抃不能力救、請罷安石機務、留之經筵。詔罷純仁諫職。呂公著代呂誨爲中丞、亦請罷條例司幷青苗等法。諫官孫覺、李常、胡宗愈、御史張戩、王子韶、陳襄、程顥皆論列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前宰相韓琦上

疏論青苗法、乞罷諸路提舉官、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行之。奏至、安石稱疾求分司、上不許。時翰林學士司馬光當批答安石、指言有士大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上以手詔諭曰、詔中二語、乃爲文督迫之過、而朕失於詳閱、當令呂惠卿諭指。翌日、安石入謝、因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流俗相爲輕重。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輕重、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天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熙寧三年十二月、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御史中丞楊繪陳免役有難行者五、御史劉摯陳十害、坐黜。御史林旦、薛昌朋、范育皆以言李定忤安石、罷知雜御史。謝景初附安石、亦以不合去。六年三月、命知制誥呂惠卿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而子雱兼同修撰、固辭弗聽。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安石率群臣入賀、上解所服玉帶賜安石、遣內侍諭旨曰、洮河之舉、小大並疑。惟卿啓迪、迄有成功。今解所御帶賜卿、以旌卿功。安石再拜固辭、不許。安石益自任、時論卒不與、上疑之。慈聖光獻宣仁聖烈皇后間見上、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曰王安石亂天下、上亦流涕。退命安石議裁損之。安石重爲解、乃已。熙寧七年四月、上以久旱、百姓流離、憂形顔色、每輔臣進見、嗟歎懇惻、益疑法之不便。安石不悅、求避位。上固留之、請愈堅、遂拜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仍詔出入如二府儀、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依舊提舉修撰經義。明年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六月、三經義成、拜尚書左僕

射門下侍郎。初、呂惠卿爲安石所知、驟引至執政。安石去、惠卿遂背之。安石再相、於是起華亭詔獄、而徐禧、王古、蹇周輔三輩按之、惠卿情不得。緣練亨甫、呂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交鬬其間、復爲惠卿所中、語連安石。子雱既病、坐此憤恚而卒。安石憂傷、益不堪、祈解機務。九年十月、拜檢校太傅、依前尚書左僕射、鎮南節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江寧府。安石懇辭、丐以本官領宮觀。上遣內侍王從政齎詔敦諭、須視事乃還。從政留金陵累月、安石請不已、許以使相爲集禧觀使。又累辭使臣、乃以本官爲觀文殿大學士、領使如故。元豐三年九月、拜特進、封荆國公。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四月癸巳薨、年六十六。再輟視朝、贈太傅、推遺表恩七人、詔所在給葬事。紹聖初、謚文公、配享神宗廟廷。用子旁郊祀恩贈太師。崇寧二年、詔配祀文宣王廟。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元年、從諫議大夫兼國子祭酒楊時言、停文宣王廟配享、列于從祀。建炎二年夏、以久陰不解、詔百職事赴都堂給札、條具時政闕失。司勳員外郎趙鼎言、自紹聖以來、學術政事敗壞殘酷、禍貽社稷、其源實出於安石。今安石之患未除、不足以言政。於是罷安石配享神宗廟廷。靖康初、廷臣有建議乞罷安石配享者、爭議紛然、卒無定論、至是始決。紹興四年八月、吏部員外郎呂聰問請奪安石謚。有詔追所贈王爵。初、安石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歲居金陵、爲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凡以經試於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先儒傳注既盡廢、士亦無復自得之學、故當時議者謂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靖康初、始詔有司取士擇經說優長者、無專主王氏。安石早有盛名、其學以孟軻自許、荀況、韓愈不道也。性強忮、遇事無可否、信所見、執意不回。司馬光謂其泥

古、所爲迂闊。吴奎謂嘗與安石同領羣牧、備見其自用護前。嘉祐末、韓琦作相、安石糾察在京刑獄、爭刑名不當。有旨釋罪、安石堅不入謝、意琦抑之。會以憂去職、服除、三召、終琦在相位不至。神宗謂人言安石姦邪則過、但太執不曉事耳。唐介謂安石好學、惟護前。初除安石爲翰林學士、命下數日、琦罷相、安石始造朝。其初執政也、宰相在告、進除目出、侍從官趙抃引故事爭、安石辨益強、卒從之。至議變法、上未嘗不從、在廷臣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衆人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又以人言是非一歸之流俗。故二年間、遍諫官、御史以安石去者凡二十人、而安石不恤也。久之、上聞兩宮言、意感悟、安石因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朝、不復召者凡八年云。子雱、旁。

《實録》本傳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集卷一四

宗室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右屯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贈洺州⑦防禦使廣平侯墓誌銘

皇姪孫諱世崇、字德卿、吴懿王諱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諱惟忠之孫、宣州觀察使、宣城侯諱從謹之長子也。景祐初、以右侍禁改遷太子右衛率府率、累遷右屯衛大將軍。皇祐四年冬十二月感疾、再夕而亡、是月二十有八日也。天子聞之嗟悼、贈洺州防禦使、廣平侯、享年三十有二。侯少聰悟多知、逮成人、卓犖有奇節。其氣尚介直、每會議邸中、立辯其是非、不爲貴倨所屈。頗涉經史百家之學、嘗詰宮⑧寮孫復、案襄公十二年、魯有周廟、然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魯安得祖文王乎。左丘明親接聖人之迹、而禮記夫子所修、顧有異指邪。復雅有經術、退而深奇其言。宣

城知其喜學、日延侍講楊中和講受其師說、由是通左氏春秋最爲深。又善爲辭賦、溫麗殊可觀。乘暇則率賓族命射、其發必中、人莫能及。宣城之寢疾也、每嘗藥以進、晝夜不解帶者、蓋累月矣。其執喪哀瘠甚、宗室稱其孝。晚尤喜禪說、其終也、中固靡亂、豈達死生之理邪。娶錢氏、無子。其側室生一男、令曠、太子右衛率府率。一女、尚幼。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之原。銘曰、

不流虖紛、乃帥以履。敏而好文、賢於宗子。天胡奪年。弗永厥休。法應有銘、以詔於幽。

王珪撰 《華陽集》卷五三

亡弟湘潭縣主簿子翊墓誌銘

熙寧十年春、予蒙恩予告、葬其弟子翊於南豐。維子翊姓曾氏、諱宰、字子翊、世魯人、今家建昌軍之南豐。子翊少力學、六藝百子、史氏記、鍾律地理、傳注箋疏、史篇文字、目覽口誦手抄、日常數千言、手抄書連榻累笥不能容。於其是非治亂之意既已通、至於法制度數、造物立器、解名釋象、聲音訓詁、纖悉委曲、貫穿旁羅、無不極其說。且老、未嘗一日易意。其爲文馳騁反復、能傳其學。爲人質直孝弟、抑畏小心、少年飲酒歌呼、饒樂放縱之事、未嘗一接焉。其學行如此、於世用宜如何也。然位不過主簿、壽止於四十七、其非可哀也夫。子翊嘉祐六年進士及第、歷舒州司戶參軍、潭州湘潭縣主簿。所居官理、其去人思之。其學於古者、蓋未嘗試也。有子經、綬、純、約、女適饒州軍事判官曹唐弼、次尚幼也。曾祖諱某、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某、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某、太常博士、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先太夫人吳氏、吳興郡太君。今太夫人朱氏、南昌郡太君。妻張氏。子翊熙寧元年四月乙巳卒於湘潭、十年三月庚申葬於南豐龍池鄉之源頭。銘曰、

好學不倦，以及其詳。力行不已，亦蹈其常。見於遺文，華袞之章。含其淳德，璞玉之良。於舒於潭，非試其有。方強而盡，又奪其壽。畜而不施，則既已矣。潛而益明，尚監於此。

曾鞏撰《元豐類稿》卷四六

校記

①「開」下原有「封」字，山右叢書初編本《西臺集》同，徑刪。

②諧：原脫，據四庫本《范忠宣集》、《宋史》卷二九五《謝絳傳》補。

③陪：疑當作「倍」。

④遠：原作「近」，據《九朝編年備要》卷一八、《太平治迹統類》卷一三改。

⑤詐取：《九朝編年備要》作「隋亂」，《太平治迹統類》作「隋極亂之後」。

⑥此句疑有誤。《宋史》卷一八六食貨一八、《稗編》卷一一〇皆無此句。

⑦洛州：原作「洛州」。按宋代洛州乃廣南少數民族地區羈縻州，不可能贈宗室官于此。正文作「洺州」，是。《元豐九域志》卷二：「洺州，廣平郡，防禦。」世崇贈防禦使、廣平侯，正與《九域志》合，可見「洛」乃

「洺」字之誤。據改。

⑧宮：原作「官」，據武英殿聚珍版書本《華陽集》改。

宋儒碑傳集卷五十一

賈黯　蔡說　張公裕　王回

賈公行狀

公諱黯，字直孺，少聰悟好學。九歲時作詩，有高遠語，人皆驚偉之。十五能從進士舉，慶曆六年中第，爲天下第一，時年二十五。釋褐授將作監丞、通判襄州。官滿還朝，召試學士院，拜著作郎、直集賢院。祀明堂，覃恩遷右正言。公性方嚴，直諒自任，好惡是非，明白較然，無所阿倚，用是爲諫官。其天資適宜，慷慨引大體，重於朝廷。仁宗皇帝識公手書，閱公章疏，常嘉賞之。公前後所上數十事，掇其切至者著一二，以見公志。尙書郎杜樞受臺檄，覆開封府獄事。獄情不完，樞將駁正之，事連權貴人。權貴人不便也，罷樞勿預。已而摭樞他過，斥逐樞。初，御史中丞舉正有所諫爭於上，弗能得，因百官內朝留班，將帥以見上。樞時在廷中，獨出前行，問中丞所留班狀。旣數月矣，因樞後事，乃發舉以爲愆尤，人皆知樞以獄事見譴也。公上疏極言救樞，其後諫官御史進對論事，諠譁上前。宰相因禁制臺諫，有請上殿者，皆因閤門以白中書，一候進止。公上疏以爲言路將自此大壅。古者諫爭，有折殿檻、牽衣裾者，今雖諠譁，何傷於直。固請如舊。樞密副使狄青由卒伍起，致位二府。公以爲自祖宗以武烈服天下，是材武勇力之士，其建勳勞者多矣，猶未嘗有得在幃幄謨議者。今天下方以文治，而青身無陷陣破敵之功，驟列樞近，使外國聞之，有輕中國之心。又宿衛諸軍，皆小人戇愚無知，見青尊寵，喜其黨類可以倚藉，搖動人心，不可之大者。且朝廷之臣，以禮義進者將恥與青偶，非所以得賢者之心。凡公論議，類皆若此。歷遷三司判官，賜緋，同修起居注，假某官使契丹，遷右司諫。至和元年八月，以本官知制誥，賜金紫，權判流內銓。天下承平

日久、百官職業皆有常憲、共樂於因循、而銓衡徒文書備具而已。公始欲以風義整救其弊。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舉者甚多、應格當遷、故投牒自陳。人皆知其嘗喪父、莫肯爲作文書。澤知不可乃去、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爲解。澤既除喪、求磨勘。公以爲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亦有人子之愛於其親乎。使澤雖非匿喪、猶爲不孝也。言之於朝、澤坐廢歸田里、不齒終身。晉州推官李亢故嘗入錢得官、已而有私罪、默自引去、匿所得官、以白衣應舉及第。積十歲、當磨勘、乃自首、言其初事。公以律所謂罔冒也、奏罷之、奪其勞考。又龐丞相婿雍丘主簿陳琪凡三調官、未嘗由銓管。始因其父得官、復再任、皆因其妻父乞恩。琪比他人、未嘗遠宦、而舉者二十四人。公以謂此徼倖之尤者、而士大夫承望權勢、背公助私、其風不可長、又舉奏琪。琪後引對、才得循資云。公前在修起居注、天子退朝、御邇英、召見侍臣、講說經書、讀史傳、而史官不預。公以謂天子於此咨訪政體、論議治道、德音聖問而史不記錄、嘗以爲闕。及將修起居注、因上奏言之。自後修起居注官、遂得預邇英、行之至今。公以少府老疾、求守便郡、出知陳州。未行、換許州。後一年、遷兵部員外郎、徙襄州。嘉祐元年十月祫祭畢、加朝散大夫、封長樂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少府還居鄧州、公聞其疾篤、將棄官去。念以符印屬他官、且將坐所不當受者、因自移疾、以府事付佐官、既而脫身去、即日上書自劾。臺諫官聞之、爭舉奏詆毀公。然朝廷高公所爲、且以厭言事者意、徙公郢州。公竟以憂去官。居憂以善喪聞。既除服、還爲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詔書稱之曰、聞父之疾、委政歸養、孝也。上章自劾、不肯苟免、忠也。公猶以前嘗謫官、不敢入朝。詔復趣召、差勾當三班院。明年、召爲翰林學士、判昭文館。五年、謫

吏部郎中、翰林侍讀學士、知鄧州。未行、近臣臺諫多推言其忠孝、宜在内省、復留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初、有司議京朝官每三歲即自言求磨勘轉官、使人人驟進、非所以崇退讓、養廉恥也。於是詔有司爲當遷者、舉行其文書、而人不自言矣。而朝士之喜名者、尚或辭讓、求不磨勘、有司移牒督之、至於十數。公以謂向者使人自言、而士之恬於榮利、恥不求進、則其嘉尚旌擢之可也。今有司舉行、無復自陳之嫌矣。且考課之法、豈徒進陟之而已哉、亦擇其鮮功者而黜之。則士大夫尚何以辭不磨勘也。其容有矯妄之人、虛竊不就之高、徼取恬退之譽、陰冀進擢、無益風化、不可不爲之防。請使言未願及乞不磨勘者、皆自列其意、故有司因不復督索之、必待其復自陳及、更爲按行中書、異爲籍以記之。其有殊功異效、皆可勿遷。上從公議、於是士大夫之爲下情者皆息。七年三月、遷左司郎中、知開封府。九月、上祀明堂、加輕車都尉、進封開國伯。公以方嚴著稱、所至人皆憚之。及領京畿、官吏謁見言事、皆得傾竭盡意、語有中理、未嘗不委曲聽受、皆過所望。府吏舊七百員、而諸嘗以罪去、已而復叙者、皆員外置之、積數百人。公以謂此皆僥倖、且不足懲有罪。乃奏爲條約、其以罪去復叙者、須正員闕、乃稍補之。又府吏之給事他官者、更七次則遷一資。吏緣爲奸、他官之請從事者無窮、或以一事未竟遣歸、既又請之、則累記爲兩役矣。公始命科條目、某事以上若干種、吏之從事在此數中者、爲以次數、餘皆不聽。及一事而再往者、悉禁止之。自後皆遵用賈尹故事。府吏人人失望、更相搆會語言、取其斷獄行事者、稍緣飾之、以爲不直、冀以動搖公。諸御史聞之、果以爲言、攻之甚力、天子終保持之。執政見、上問曰、賈某所爲、誠公耶私耶。對曰、私則無之。上曰、何足以爲咎。視職事有

與開封府等者易之。以公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今天子即位，授中書舍人，進封開國侯，受詔修撰仁宗實録，領群牧使。治平二年，拜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始親政事，樂聞讜言。公以直清見任，每進見，從容論天下事甚衆。上嘗諭公，朝廷少得可任用者。公對曰，自前古治世，皆選當世之賢，以任當世之事，不借賢於異代。今天下豈嘗乏人耶。國家養育未至耳。乃陳五事，以言任人之法。一曰知人之明，二曰養育以漸，三曰材不求備，四曰以類薦舉，五曰擇取自代。天子納之。是時詔爲德寧公主訪婚，公見上，言曰，國朝公主出降，皆以祖爲父，以父爲兄，遂廢公主事舅姑之禮，臣常惜之。臣願陛下詔諸公主下降，其有舅姑者，皆令備禮。於以厚人倫，正風俗，無大於此矣。禮官議濮王稱伯，上疑未決，奏議傳經意，勸上從禮官言，未報。八月，京師大雨，水出壞民廬舍。公時已卧疾，皆再奏，勸上側身修己。以爲前代水災，皆陰勝陽，大臣專政，震主之應，不可不察。又箇宗廟，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濮王謚號，宜以時定，無使兩統貳父之說駭動群聽，以重取譴於宗廟。其言甚懇。至月餘，公疾益甚，求出補外郡。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未行，以十月十二日薨於京師，年四十四。士大夫聞之，皆相弔。詔書贈公禮部侍郎，録三弟，皆爲某官。公母陳氏，繼母史氏。公幼時，陳歸其宗，少府戒公，能取名第作官，則往視母。及公登第日，果得所願焉。公迎陳母歸，致其歡養。陳封仁壽郡太君，史封唐安郡太君。公四娶，馬氏、任氏、張氏皆早亡。末娶薛氏，故尚書郎、直龍圖閣紳之女，封延安郡君。子男二人，長元素，蚤夭。次士彦，太常寺太祝。五女，皆幼。公薨後若干日，得十二月某甲子，歸葬於鄧州某里，祔於先塋。謹具歷官行事如右，伏惟采擇而加纂述焉。謹狀。

劉攽撰 《彭城集》卷三四

賈黯墓誌銘

治平二年十月戊子、翰林侍讀學士長樂賈君卒於京師。先君病且革、天子遣使挾太醫日夜臨視之、君卒不能起。贈尚書禮部侍郎、又賜黄金其家。明年正月辛酉、葬於鄧州穰縣冠軍里。將葬、其孤士彦以君功狀來求刻文而納於墓中、太原王珪爲之序、成都范鎭爲之銘。序曰、按賈氏、其先周康王時、唐叔少子公明封於賈、遂以爲氏。其後始顯於漢魏之間、而望出長樂者世最大。君諱黯、字直孺、世居真定之獲鹿。自君之曾祖始徙於鄧①、今爲穰下人。君少警悟、方七八歲時、人②見其所作詩而驚偉之。慶曆六年、中進士第、爲天下第一、除將作監丞、通判襄州事。代還、召試學士院、拜著作郎、直集賢院、判尚書刑部。祀明堂、覃恩遷右正言。君年少、方進用、遇事感慨、數上言朝廷。仁宗識君手書、常嗟賞之。御史中丞王舉正留守百官班、將以事見上、尚書郎杜樞獨出班問所以留班狀。久之、貶樞監稅衡州、蓋樞嘗駮開封府張彦方獄、而事連權貴。人皆知以此得罪也、而莫敢言、君爲力言之。其後諫官、御史皆爭事上前、不能止、因詔臺諫官、自今須繇閤門白中書俟旨、然後得上殿。君又言曰、群臣獨得與上論事、惟諫官、御史爾。今既不得時見上、萬一有非常、上何繇得聞邪。固請如舊制。彰化軍節度使狄青爲樞密副使、君以謂祖宗定天下、而立勳勞者多武臣、然未嘗得與議帷幄者。今承平之日久、而驟用青行伍中、使四方聞之、以爲朝廷無如青、必有輕中國之心。又宿衛諸軍、見青尊寵若此、皆傾心歸之、此尤不可不察。遷三司判官、同修起居注、奉使契丹。還、遷右司諫。至和元年、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内銓。益州推官桑③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及代還、銓吏不爲領文書、澤

始去發喪。既服除、且求磨勘。君言、澤與其父不通問者三年、借非匿喪④、若是豈爲孝乎。卒使坐廢田里。晉州推官李亢嘗入粟得官、後以罪引去。他日應舉及第、當改官、始自言其嘗以罪去也。君曰、士之罔冒、其罪可置乎。遂奏罷之。福州推官劉抃、在銓侯引對、而自以曉星氣、挾此以游公卿之門、君乃奏以爲靈臺郎。於是士人之知術數者、不敢以自名。君初修起居注、見天子退朝、御邇英咨訪治道、而史官不得與聞、至是因請⑤修起居注入與經筵、遂爲定制。嘉祐元年、君以父春秋高、請知陳州。尋改許州。明年、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徙襄州。屬父疾、歸南陽、至家而疾篤。君亦自移疾、委郡事佐官而去、即日上書自劾。臺諫官以君輒去郡爲言、降知郢州。已而離父憂、服除、君以前嘗謫郡、不敢入朝、詔趣還之、勾當三班院。明年、召入爲⑥翰林學士、判昭文館。以疾復請郡、乃除翰林侍讀學士、戶部郎中、知鄧州。未行、復以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先是、朝廷以京朝官每三歲輒自言求遷官、非所以敦養廉恥、於是詔當遷者有司爲舉行之。而朝士之近名者、輒或辭磨勘、至數移、督之不得止。君以謂鄉者使其自言、而士之不求進者、宜有以旌異之。今無復自陳之嫌、則士大夫何以辭不願磨勘也。是亦矯妄之人、徼取恬退之譽、陰圖進擢之望、皆無益風化。且考課之法、豈特以歲月遷、亦將稽其殿而黜之。請凡磨勘者、有司不復督、中書爲籍記之、其後雖甚久皆毋得輒遷。朝廷從君言、於是僞辭磨勘者不復至矣。七年、遷左司郎中、知開封府。君御下方嚴、所至莫不憚之。府吏舊七百人、而諸嘗以罪去而復叙者、皆籍外補之、蓋嘗數百人。公乃奏爲條、其得復叙者、須候籍中闕、乃稍補之。又府吏之給事他官者、更七次則一遷、於是他官之請者、歲不可勝數、至有一事累請而爲兩役者。

君又奏爲條、以其從事之所難者始得爲次數、餘悉罷之。於是府吏取君所決十餘事、緣飾而倡言之御史、亦以是繩君。仁宗見執政、問賈某所爲私乎。對曰、無有私也。然而言者不[7]已、遂易君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今天子即位、遷中書舍人、受詔撰仁宗實錄、更群牧使。治平二年、拜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方親政事、君數見、其言無所避。上嘗謂君曰、朕欲用人、而未識其可者。對曰、天下豈嘗乏人耶、在陛下所用爾。乃陳任人之法五事、一曰知人之明、二曰養育以漸、三曰材不求備、四曰以類薦舉、五曰擇取自代。天子嘉納之。是時、某尚德寧公主、君言曰、國朝公主下嫁、皆以祖爲父、以父爲兄、非所以正人倫之道也。願詔諸公主下嫁、如唐故事、令盡其見舅姑之禮。有司議濮王稱皇伯而不名、朝廷下其議三省、君勸上從有司議。未報。八月、京師大雨水、君時以寢疾、復兩上疏、以爲簡宗廟、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濮王議宜以時蚤決、以塞天[8]變。踰月、君疾未已、願罷御史中丞、乃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纔數日而卒、享年四十四。曾祖延隱、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祖昭遜、內殿崇班、閤門祇候。父汶、著作佐郎致仕、贈少府監。母陳氏、繼母史氏。陳初歸其宗、父戒君他日能自顯、則往迎之。君卒迎陳母歸、封仁壽郡太君。史封唐安郡太君。凡四娶。馬氏、任氏、周氏、皆蚤亡。最後娶薛氏、今封延安郡君。二男子、長元素、蚤亡。次士彥、太常寺太祝。五女子。君所著文集三十卷、尤長於議論云。銘曰、

世言直孺、舉進士第一、不十餘年踐兩禁爲得志。而不知直孺之事兩朝、開陳補益如此。嗚呼、使天假之年、盡其所蘊、則其澤之於天下、可勝既耶[9]。

王珪撰 《華陽集》卷五四

職方員外郎知泰州蔡君墓誌銘

錢塘蔡君子難、以慶曆六年擢進士第。起家爲應天府穀熟縣尉、再調房州司法參軍、監亳州酒稅。移宿州蘄縣令、改泰州觀察推官、以銓課轉大理寺丞、監建州都茶場。再遷殿中丞、太常博士、監在京雜買務、知開封府襄邑縣。召充編修樞密院例策、歷尚書員外郎、以職方知泰州。服父喪去位。既外除矣、以熙寧六年四月甲子寢疾終於家。卜明年十一月丁酉、遂葬富陽縣之仙山鄉瑞相原。君年五十二、諱某、子難其字也。少從安定先生胡翼之學經術、尤長於春秋。同門生丹陽姚闢嘗以三傳異議數十事探索其有無、終日應答、亹亹不窮。闢曰、安定之學、盡於此矣。及從仕、則專意文法簿書之務、纖悉彌密。辨論上官前、一無避憚、至於不可屈而後已。初在穀熟、予適爲南京從事、每見其邑文移精詳、有理致、屢持以白府、府中滯訟疑獄數以委之。於朋僚中特親厚。予嘗察其所趣舍操守甚悉、且曰、士之所以貴於學者、蓋在適於時而有用也。然古之人不患無時、而患無知己者、蓋欲其道有所信、而不愧苟得耳。予以是知其有志於事業而不爲碌碌者也。是時、故相杜祁公退居睢陽、君以文章謁之、一見嗟賞、待以異禮。留守觀文王安簡公嘗謂君曰、祁公時所欽屬、數道吾子之美、子其勉之。君既遇知己、益自慎重、由是當位者多稱薦之。自酒官至編修、凡七命皆從辟舉、非由有司選擬也。今參知政事王公、北都留守文潞公、太師張丞相、故相梁侍中、翰林沈文通、樞直何公南皆所薦者、而襄邑實用予言領命。梁公、張公又以秦庭嘗僚、連薦儒館之職、朝廷再籍其名矣。樞密府爵賞威刑之出、動循故事。國朝百年已行案草、所謂例者以萬數、或一事數例、或徒具文而無定論、異時引用去取、往往先出吏手、故前後繼擇才能士付之編輯有年數矣。君至則區別類例、日

料十數事、質於諸公、著其可行者爲令、其重複無用者一切刪置、甫四年而就緒、凡得四百餘帙、其別有開寶兵目暨驛馬令。又被旨兼檢閱英宗一朝樞府故事、送編修實錄院。書成再奏、御詔賜金幣、仍改五品服章以寵前勞、特陞秩一等、留俾再任。會御史言省冗官者、編修其一也。而君前此以便親請外官、以得海陵矣。因謂同寮曰、此局必不應廢。未幾、二府置屬官幷兼編修條例、如其言。治平四年秋、夏國主秉常遣使朝貢京師、官稱不與常年類、既錫宴、則欲敘官就席。君時爲押伴、毅然責以屬國陪臣之禮、當偃蹇若是耶。其使懾息、遂坐。上丞相聞之、皆曰善。治郡政尚嚴整、事無劇易、一出於己。每慮重囚、則燕居審訊、盡悃愊求其所以生之。或諗曰、彼罪當辟、欲生之其可得乎。既不能生之、徒引日月何益也。君曰、獄情至隱難見、一成不可復。今使之辭窮、且知無枉、則死者與吾兩無憾矣。民有坐教令敺人而過誤致死者、情得覆讞於朝、刑寺疑非實。然再移旁郡、又移別路、皆不能易初劾一辭、卒從末減。議者乃知其下無寃民也。於時農田使者督察郡縣、求民疾苦而興置之。君預條其利害、可行不可行者、待其至、使之財擇。上不違新書期會、下無擾民趣辦之弊、人便其政。至舉州邀憲臺、願再留君三年以終其賜。監司第課爲淮南諸郡最。君既明於世務、而慷慨敢言。爲編修時、樞府諸公嘗詢以兵要、輒隨問啓畫、深見聽納。故留在職最久。當時臺閣文雅之士、亦多與之游接而善聽其論議、若毗陵錢君倚、臨川裴如晦、陳留孫聖塗、幷稱其才適時用。然方一施之州郡、其效已見。使之年且久、則其風力必復有過人者耶。父諱某、以君登朝、洎郊霈恩、三遷太子中允、賜緋衣魚袋、其卒也、集賢校理劉君贛甫爲之銘矣。始中允君在吳稱善士、能殖生產、教子弟、至君

而棄其家事、篤志於學問、家之餘資、常推以賑親戚之不能婚葬者。平居不妄出入、與過從者亦寡。或問其故、答曰、省事遠怨於己足矣。所爲文章、論議尤多、自集爲四十卷藏於家。其配曰仁和縣君、同郡孫氏女也。生男子二、長曰彦輔、舉進士。次曰彦弼、齒始稚矣。女子二、一適永康縣尉丘沆、一幼未從人。去年春、予罷東陽守、過錢塘、見君之病、止謂予曰、某起白屋、遭時得科第、仕宦幾三十年、以朝郎典近州、不爲不遇也。今日之疾革矣。念今相知莫如公厚、如不朽之事、敢以爲託。予色然。顧其笑談如平生、無他苦、但勉以自力而去。後二月果有訃至、乃知其神宇數定、不怛生死。豈力學信道之有素者歟。後又得其孤洎壻之狀、請銘以成逝者之志義不得謝、因爲之銘。銘曰、

君生錢塘、氣溫質良。佩服儒雅、周旋吏方。君葬富陽、仙山故鄉。神藏既固、澤施彌長。名在士林、惠留海旁。載辭遺後、刻此陰堂。

蘇頌撰　《蘇魏公文集》卷五七

承議郎充秘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君諱公裕、字益孺、其先出於漢張留侯。六世孫廣陵太守某、其後子孫有居犍爲者。至公之六代祖葬江原、今遂爲蜀之江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潛德不仕。父諱某、以學行著於鄉里、嘉祐中舉遺逸、不起、就拜試將作監主簿。由君通籍、拜太子中允而終、贈太常博士。母羅氏、封靖安縣君。公生而秀異、幼喜讀書、不好戲弄、成童已曉經義、善講解、老先生宿儒莫能過也。皇祐中、應進士舉於京師。時國子生多四方豪俊、以聲名相高。及較藝、公爲第一、士大夫皆驚歎焉。俄中甲科、爲戎州軍事推官。戎僰近蠻、素無儒生、公請興學校、立生員、躬自教率、後遂繼有登詞科者。再調忠武軍節度掌書記、居賈文元公幕中、盡心舉職、無少顧避、郡政爲

之清肅。部使而下、薦其才者二十餘人。改太子中允、知定州唐縣。張康節公鎮許昌、精選賓佐、辟簽書中武軍節度判官公事。相國韓魏公薦公可任文館。時英宗面命輔弼、選求賢才。二府擇二十人上之、上親取十人、公預其選、充秘閣校理。丁母憂、服除、同知太常禮院。會議親王襲封、公與翰林司馬公君實、范公景仁協其議、忤執政、二公罰金、而公坐免一官、改判吏部南曹。有選人與吏同爲欺以應格者、公察知其罪、置於理、而執政有右選人者、遂罷公南曹、復知禮院。中書建議尊僖廟爲始祖、公獨請尊藝祖、據經析理、而爲之議。凡萬餘言。上不之從、公亦不敢安其職矣。時文潞公掌樞密、欲辟公爲掾屬、公辭曰、親老矣、願求鄉官以就養。潞公嘉之、因丐便郡、得請知嘉州、遷太常博士。移郡學就爽塏而新之、學子便焉。又請傍青衣山浚江故道、以泄水患、監司沮格其議。後江漲、果壅流入城、害居民、識者服公先見焉。益州帥欲發民開犍爲之沐川、以便蠻人輸馬之路。公曰、蠻乃南詔遺種、日欲窺吾疆陲、以山川之阻而不能踰也。今奈何通之、以啓其心耶。朝廷聞而罷之。以父喪去職。公時年將耳順、因哀毀致疾。服除、請閒官就醫、授管勾成都府玉局觀、賜五品服。會改官制、爲承議郎。元豐六年五月一日終於官、享年六十一。交舊聞訃、皆悲其未盡所蘊、而不臻上壽也。公天資孝友、外和內剛、識量宏遠、喜慍不形於色。多爲名公大臣所知。如張康節公、韓忠獻公、趙清獻公、龍圖楊公樂道、皆力薦之。同舍臨川王平甫尤稱愛之、曰、益孺眞有道君子也。臨終神意不亂、言不及身後事。於書無所不讀、而於詩、易、春秋、老子、陰符尤能究達其義、而各爲之注解、共三十三卷。爲文典贍、有西漢之風、家集三十卷。娶費氏、封仙源縣君。子三人、洞、浩、洪、洪爲其季父華陽縣君之後。三

女、長適進士范祖亮、次適宣德郎趙仍、次未嫁。孫男四人、孫女六人、皆幼。其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縣某鄉某里之塋、請銘於予、而爲之銘曰、

留侯之裔、居蜀隱微。公獨自奮、力學逢時。秉義恂恂、進退有儀。儒館鄉郡、晝錦而歸。孝養克終、志願弗違。唯其蘊儲、弗克究施。慶流子孫、在理則宜。勒銘窀穸、以詒無涯。

王深父墓誌銘

范純仁撰　《范忠宣公集》卷一四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眞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

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眞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惟德之仔肩，以迪祖⑩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王安石撰　《臨川先生文集》卷九三

校記

①鄧：原作「稷下」，據國家圖書館藏拓片改。

②人：原無，據右引補。

③桑：原作「乘」，據右引改。

④「既服除」至「匿喪」：原無，據右引補。

⑤請：原無，據右引補。

⑥爲：原無，據武英殿聚珍版書本《華陽集》補。

⑦者不：原無，據拓片及右引補。

⑧天：原無，據拓片補。

⑨拓片於銘文之後尚有「始平馮京篆蓋，常山宋敏求書，清源呂夏卿排文」等十九字。

⑩祖：原作「徂」，據南宋龍舒刻《王文公文集》改。

宋儒碑傳集卷五十二

劉庠　王無咎　范純佑　楊忱　馬隨

劉定國

樞密劉公墓誌銘

元祐元年三月某日，樞密學士、朝議大夫、充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管內勸農使、彭城郡開國侯、食邑若干戶、食實封若干戶劉公以疾薨於位。驛奏至，朝廷悼之，遣內侍護喪以歸，賜贈加等，凡所以賑卹其家者甚厚。詔贈太中大夫。越明年七月某日，乃葬於潁昌府某縣某里，循禮考吉，務其稱也。公諱庠，字希道，世爲彭城人，其先蓋漢楚元王交之後。曾祖諱某，祖諱某，皆恬於隱晦，爵祿不及。考諱某，博學知道，爲世大儒，有器業可亘用，不幸仕齟齬，終青州觀察推官。門人考其德義，謚明道先生，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妣李氏，生顯家，有賢行，治家教子如古烈婦，以公貴累封某郡太君。公少孤，八歲能詩，爲石曼卿所器。年十四，以文謁明道先生之友蔡文忠公，公奇而婿之。以文忠遺奏，試將作監主簿，調宋城縣主簿。用程文公薦，改陳州司戶參軍，移莫州莫縣①令，治塘水，溉民田數千頃。嘉祐二年，擢進士第六年，遷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陽縣。遇英宗踐阼，遷秘書丞，修奉昭陵，百貨之須，動輒千萬，公治之有序，邑人不告病，而官亦足用。轉太常博士，充高密、廣平兩縣教授。是時詔兩制舉御史，知制詔蔡抗薦公可任。會英宗以災求言，公即上書論世務十餘條。英宗嘉歎，以書示宰相韓忠獻公，且問所以。韓以不識對，上益重之，遣內侍宣旨，有甚知才美之語。遂用抗薦除監察御史裏行。及對，英宗曰：欲用卿久矣，有大臣言卿與蔡抗②親，朕答以內舉不避，雖親何害。搢紳士大夫咸以爲用公之當。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未數日，陳張幄具後苑，以待宴

幸。公言去日食太近、非畏天之威、恐懼修省也。乃爲罷宴。會聖宮創仁宗神御殿、宏麗過制、費鉅萬、公謂天子之孝、不在宮廟之奢靡、在繼先志、隆大業。今營建甚盛、非所以昭先帝儉德。英宗爲損其制。襄陽郡王允良郊祀不陪祠、久罷朝謁、公陳其桀傲慢上帝、無人臣禮。奉宸庫失盜、公劾巨閹領皇城司職事者、以嚴宮城之禁、願陛下不以近習撓天下法。英宗曰、法令之設、內外一體。翌日、都知以下皆論罪。李珣犯銷金、開封府以中旨輒釋、公累言乞正國典。請對、又陳之。英宗曰、朕豈私一李珣邪。乃仁宗外家、若行之、天下謂朕如何、更不須言。公知上意如此、方已其論。又嘗言、命令失、名器濫、則知制誥還詞頭、門下封駮、願申飭臣子舉職如故事。諫官、御史皆所以補闕失、梶違謬、宜增其員。呂誨等既去位、公累疏乞留。又求對、奏、誨等忠正敢言、意在愛君、陛下奈何輕斥之、以累盛德。上曰、朕本不貶誨、自是誨等不肯留爾。公懇請召還、詞不少屈、時論韙之。英宗不豫、公力陳日食星變、宜崇儉納諫、布惠澤、以解天意、則轉災爲祥、聖體當享無疆之休。久之、朝政多自中出、皇嗣未立、人心尤不安。公獨拜疏、謂太子、天下本。漢文帝、唐太宗皆於即位元年預建太子、爲宗社無窮計。潁王長且賢、願陛下亟立爲皇太子。上感悟、大位遂定。又請潁王侍禁中、閱天下奏報、降付如平時、俟康復乃罷、則聖躬便於頤養而機務不壅。宰臣韓琦、樞密使文彥博宜夜直、以安人心。英宗崩、百官臨福寧殿、太官[③]給肉食。公謂先帝棄四海、臣子豈知肉味。請給素食、庶近禮。州郡遣子弟納貢、賀即位、恩補過幸、宜罷去。事雖不行、識者以爲是。以神宗登極、恩補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未幾、遷右司諫兼提舉國子監。一日、神宗語及漢武事、公對曰、王者當上法堯舜之德、下跡成康、文景之治、

漢武不足爲陛下道。神宗悅其忠。時邊臣有邀功致戎者、本非朝廷意、公疏其姦謀、請寘於法、以謝天下。及下二府大臣措置邊事之宜、定以公罪、庶幾不苟簡誤國事。又陳中國禦戎之體、守信爲上、武帝深入爲下策。昔寶元時元昊叛、五來五背、天下爲之困敝。今莫若宗大信、舍近功、爲國家長利。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出、請詔二府議大計。京師久不雨、蝗害稼、公引王弼、京房說、以爲陰不能固陽、故不雨。臣安祿兹謂貪、厥災蟲。請黜臣下不勝任、安祿無德蔽惡爲孽者、則雨以時降、蝗不爲災。又乞貰孫琪留馬默、以來直言。優容王陶、以全恩舊。公之啓沃獻替、正紀綱、糾姦佞、著聞於人者如此。其秘詞切論未嘗語於私者、則莫得而知也。是年秋、奉使大遼。故事、兩朝國忌不相避、公將還、度以正月八日至白溝、宴用樂、然是日英宗小祥也、公具以告、願於涿州插宴、則八日達雄州、且行香、得遂臣子之志。遼主歎美、從公言。使還、除集賢殿修撰、充河東轉運使。蓋公論議剛果、權貴忌之、而利其去也。時晉地旱饑、軍費日廣、公計一道之產、惟鐵利爲饒、請復舊冶鼓鑄、通隰州溫泉鹽礬、博易以濟用。又請募民入粟塞下、預爲足食計、悉聽之。俄遷起居舍人、除天章閣待制、改河北都轉運使。契丹入侵霸州土場爲己地、集兵疑我河東亦奏契丹徙帳西京、朝廷爲之動。詔公驗狀、公曰、雲朔去歲饑荒、孰便於屯聚。今往西京者、不過集部族數萬人、西脅秉常、南疑中國爾。安肯舍定州平易之塗、趨幷、晉險阨之地而入寇乎。又以五說料其必不能有爲、宜安靜持重以待、可遂無事。後果如公言。二股河之役、興兵無餘力、邊城遂不完。公謂城壘之設、俯瞰敵境、勢不在河防後、請輟二股役兵、備霸州等城、以嚴守禦。黃河起春夫、御河繼之、凡十七萬九千人、期以期月罷。公謂今年河

始東流、其南北岸創隄防千餘里、以夫役爭土功、力不足用、雖責以速成、未見實益。願減半先治其急、而徐其他、則無枉費勞民之患。詔約二股北流口、以拔水勢。公言、河方東流、而遽遏其北、則澶、滑以下、將有潰溢之虞。儻以歲月分殺其勢、漸議閉塞、乃得治河之策。宦者程昉乞益兵助御河之役、欲以奏功。公謂督工於盛夏、則暍死者衆、乃奏緩之。又請銷開塘口泄水勢、外示設險之方、而內不失蒲葦樵蘇之利。朝廷皆信其說。青苗令始下、公謂不可行、奏願罷之。歲餘、差知成都府、以親年高、不拜、得知眞定府。屬幷晉用兵之後、民疲不聊生、上以安輯之旨諭公、又除河東都轉運使。至則寬力役、蠲逋負、賑流散、以稱上意。凡三閱月、乃召還、知開封府。前此、議者置廂官分治府事、凡輕罪聽決遣。公謂、京師多豪右、廂官體輕、人不畏、或緣而寬縱有罪。且政出多門、非所以肅清浩穰之術。昔趙廣漢嘗患二輔亂其治、猶欲兼之、況廂事之末乎。請罷蔡確、沈振、願殫力公事、以報萬一。是時、宰相王安石用事、與公異論、確主於安石、見公不庭參。公謂、朝廷之儀、安可以私廢。上疏辨之、由是上失宰相意。神宗亦嘗諭之曰、卿柰何不與一二大臣協心濟治乎。公對曰、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知附王安石。不數月、除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蓋朝廷以二鄙爲慮、謂公深知西北事、故以閫制付之也。前帥嘗建蒞凌議、不足示威武、公奏罷之。夏國降羌數千人、公慮其爲患、請遣詣境上、召其君歸之、有不去者、乃留、外以示大體、內以消姦萌、兩得其策。事未報、果有謀歸者、中旨亟令徙內郡。公謂、降羌遷則生變、宜假宴犒、漸移徙至太原、幷邊既無虞、比次區析於華人之中、久則吾民矣。從之、塞外以寧。累請復憲州以重形勢、還置惠寧、肅定、神木三堡、以

備應援。又請募兵民子弟之彊勁者爲勇敢、以壯軍聲。如漢謫民戍邊故事、下流非巨蠹積姦者、擇少壯貰罪徙河外、以實邊徼。皆可其奏。契丹議侵疆、諜者謂有稱兵意、朝廷問公、以爲未必然。岢嵐、雁門求濟師、皆不應。契丹主駐雲州、遣數騎涉吾境、邏者得之、契丹馳檄、紛辯不已。公奏曰、契丹意在疆場、持此爲端爾。臣刺知雲州無兵、朔應艱食、願朝廷緩答而峻拒之。方盛夏、兵未必至、惟以有備待非常、乃得計。願遣劉忱等至境上、姑以理諭、臣俾將佐飭兵觀釁而動、此事機也。時朝廷以契丹使言順禮恭、及持敦睦和好之說、乃錄契丹主書付公、諭以地界、且通商。公復奏曰、臣竊疑契丹此舉非本心、蓋見朝廷尚未克復河湟、不得不爲脣齒之計、故以此嘗我爾。今欲爭辨積年已定之疆界、曲固不在中國而在彼、則泛使之來、禮宜偃蹇而反恭順、辭宜高抗而反卑遜、臣竊恐其意別有所在也。敵意無厭、朝得寸、暮求尺、必又有僥倖之請、宜直以拒、或與以不當得之地、既杜其姦、未必不疑中國有謀、用此以餌之者。若妄意於我、背盟伺隙、恐非歲月可解也。公爭之既不能得、會遭太夫人喪去位、後竟以黃嵬山分水嶺地與之、公常以爲恨、士大夫爲國遠慮者、至今惜焉。郡邑酒戶、月以課入供河外、遠或至千里、公請以季易月。麟府州漢戶之單丁與蕃族之內附而遇歉者、檄有司蠲其役、且著爲令。晉俗尚焚骸、貧不克葬者、遂委不視、爲竁四穴以藏之。公在晉二年、治兵與民、皆得其心、以靜制寇、不勞而服、父老至今猶能稱道感歎之不已。喪既除、又差知成都府。蜀久安無事、朝廷以德惠撫之、官吏或縱情忘分守、公一切齊以法度、上下宜之。細民競利、以高直占坊場、破產不能償、相繼箠死或自殺、公請蠲所負、以惠遠人、乞推之諸路。天子可其奏、獲免者凡數十萬

計。文州蕃族有復讎者、當以蕃法論、朝廷欲加誅、請赦之、以寧邊圉。緣罪徙內郡者、願復之、以示恩信。西山六州與漢人爲婚姻者、請禁之、以防後患。悉從公奏。至於治石室黌舍、增置學官、廣朝廷教育之意、又新乖崖張公祠、爲書韓忠獻公碑立祠下、慰蜀人之思、皆有助於治體也。遷禮部郎中、知秦州、充秦鳳經略安撫使。以失舉、降秩一等、改號州。及期、知江寧府。官制行、易朝請大夫。未踰年、又坐失舉、降秩知滁州。甫三月、特起知青州、充京東東路安撫使、又徙知永興軍。時征西戎無功、調發恟駭、關右騷然、天子震怒、大臣無敢議者。公過闕賜對、言、虛內事外、恐動搖根本。邊隅之患、特手足之疥、聖德宜涵容、置之度外、天下幸甚。上嘉納焉。陝右保甲行團教法、州邑擾動。公奏曰、軍旅之後、年饑人勞、正當完養其力、宜權罷教、俾之少休。乃得罷一年稅租。苗役之逋、荐饑不能償、請倚閣以紓其乏。流徙漢南者、請依富弼青州賑濟術、俾京西安集之。移稅往他州、民不堪其勞、請寬下戶。詔皆納可。南山逃卒僅百人、依聚山谷、時出剽近縣、或殺官吏、厚遺山民爲耳目、因保甲團教掠兵器、驅村落馬騾乘以遁。捕者雖勇銳、終莫能遏、長安大恐。公於是徙山中居民入保、奏罷并山團教、令斂外馬悉歸州縣、乃發兵驅之。未幾、賊勢自蹙、遂殲凶渠、而支黨亦潰矣。是年十二月、拜樞密直學士、旋除知渭州。時轉運使辦軍儲非其術、按版籍强民以供、公揭榜罷之、增物價而民來願輸者衆、廩計大實。邊吏請發防春兵、公謂疆圉無事、遂不遣卒、無他虞。弓箭手屢以戍廢耕、公下番休之令、凡旬有五日而罷、邊戶便之。朝廷方與民休息、有懷柔四夷之意、公亦以綏邊弭寇爲先務、不幸在鎭三月而卒、故宏規遠略、未施一二也。初、公感疾、有大星隕於正寢、人咸異之。及其沒也、華人戎族

皆慟哭。訃至京師、太皇太后嗟悼之深、且謂、如劉庠輩不過數人、方將召用、而命不少假。搢紳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之。嗚呼、公剛方直諒、學造本統、通古今治亂安危之孰爲、積深而蓄厚、親逢睿明、被遇隆眷、發爲愛君憂國之謀、推爲澤民恤物之利、賢者事業、蓋無愧負。惟屢忤權貴、不忍一俯己狥合、悠然四方、遂至終老、此可悲也。太皇太后爲宗社萬世計、保祐嗣皇、裁决大政、圖倚舊德、共厎治安、而公不及見焉、此重可悲也。公娶蔡氏、封安康郡君。男六人。端夫、鳳翔府觀察判官、先公五年卒。次三人早亡。次敦夫、承奉郎。次寬夫、承務郎。女一人、適定州北平縣主簿朱師略。孫男二人、沔、假承務郎。浩、早夭。女一人尚幼。公享年六十四、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三十卷、藏於家。雅不喜治生、祿廩所入、均以贍族人。使契丹得金幣、則以葬宗黨之貧者、凡二十餘喪。兄之子、互以恩補、故捐館之日、寬夫猶未仕、此人所難能也。儲宮之議、公尤晦密、終神宗一朝無知者、此又難能也、視古君子何愧耶。蜀茶之初禁、陶知彭州、輒條其害以聞、朝廷委公與部使審議、公以陶言爲然。陶既罪廢、公又累疏辨之、知我可謂厚矣。後八年、見公於渭、從容語議、慨然有憂天下之心、至明年而亡矣。其德業始終大概、陶可得而知也。重以諸孤之勤請、敢哭而銘曰、

彭城之劉、實繼楚元、奕世有顯、又生公賢。惟公之賢、以剛濟忠、獻告二后、靡言不從。治平之末、獨建大議、天人合符、傳以神器。始終一朝、公晦不言、方之古人、孰爲後先。公忠自將、義不附會、天子倚信、用公於外。公之在外、十有八年、威揚惠浹、卒老於邊。離明坤載、協德而濟、黃髮在廷、惟公已矣。生有大節、沒有重名、敢告無窮、勒之斯銘。

吕陶撰 《净德集》卷二二

王補之墓誌銘

君南城人、王氏、諱無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補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眞縣主簿。嘗棄天台縣令、以與予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康縣主簿、會予召至京師、因留教授。上方興學校、以經術造士、予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予言莫逆。當熙寧初、所謂質直好義、不爲利疚於④回而學不厭者、予獨知君而已。君之死、年四十有六、實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丁巳、至四年二月壬申、妻曾氏、子絪、縕始克葬君南城縣禮教鄉長義里。銘曰、

安時所難、學以爲己。於呼鮮哉、可謂君子。

王安石撰　《臨川先生文集》卷九一

范純佑墓誌銘

僕天聖初始識范文正公於海陵、未幾公遊文館、僕再舉進士來京師、又見之、公益厚我。間或造其門、目公傍一童子方十歲許、神重氣遠、如老成人。僕竊詢焉、即公之長子也。已能誦詩禮、泛讀諸書、爲文章籍籍有可稱者、所與遊皆一時之俊。時天下庠序未甚興、公典姑蘇、首建郡學、聘安定胡瑗爲先生。瑗條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公患之。君尙未冠、輒白於庭、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約。久之、人皆隨而不敢犯、自是蘇之學遂爲諸郡倡。寶元中、西戎叛、一方盡驚。公連易關陝官、皆不出兵間。君侍行、日與將卒錯處、鈎微擿隱、悉得其良駑、由是公任人無失而屢有功。公帥環慶也、議城馬鋪寨。寨偪賊境、賊懼城成而扼其衝、故常寇撓之、使我不得城。君率兵馳據其地、賊衆大至、且戰且督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以安。人又知君材武有足嘉者。後公以讒罷知政事、君亦逡巡於仕進間。從公之鄧、暴得疾、昏不省事、廢臥許昌。僕

守淮西、過其家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僕之來、公耶私耶。僕曰、公。曰公則可。噫、人一有疾、已不能自顧其形骸、奚暇他䘏。如君病昏、身已棄而尚不忘公忠、豈非根乎至性、第昏於事而性終不昧耶。兹尤異於人、可貴重而不可學者。病十九年、卒於襄邑弟純仁之官舍、年四十九。君英悟天得⑤、尙節行、事父母盡孝養、未嘗去左右。文正愛之甚、日夕以講求道義爲樂、亦不欲其遠去。君雖文學自富、固不肯應鄉里舉。不得已以蔭授守將作監主簿、亦暫爲岐⑥下司竹監、非其好也、即解去。使君壽且不病、得施其所有於時、良能美業其少諸。君名純佑、字天成。娶長葛李氏。一男正臣、守太常寺太祝。一女、嫁故人子進士元没、早亡。純仁謀歸葬河南萬安山先壟之側、行有日、走京師來乞銘。僕已銘其父、今又銘其子、悲夫。銘曰、

君之才之賢、宜有祿有年。一命而盡⑦不復遷、病十九年不復痊。今其云亡報已騫、英名不隱兮何足嘆。

富弼撰　《皇朝文鑑》卷一三九

宋將仕郎將作監主簿天成公傳

公諱純佑、字天成、文正公長子也。性英悟自得、尙節行。方十歲能讀諸書、爲文章籍籍有稱。文正公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爲師。瑗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文正患之。時公尙未冠、輒白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爲諸郡倡。寶元中、西夏叛、文正連官關陝、皆將兵、公與將卒錯處、鉤深摘隱、得其才否、由是文正任人無失、而屢有功。文正帥環慶、議城馬鋪砦。砦偪夏境、夏懼、扼其衝、侵撓其役。公率兵馳據其地、夏衆大至、且戰且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之以安。公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及文正以讒罷、公不得已、蔭守將作監主簿、又爲司竹監。以

非所好，即解去。從文正之鄧，得疾昏廢，卧許昌。富弼守淮西，過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弼之來公耶，私耶。弼曰，公。公曰，公則可。凡病十九年卒，年四十。史作四十九。按富弼墓誌，公年二十二暴得疾，凡病十九年而卒，則年止四十也。家譜與誌同。公幼有知略。十餘歲時在洛，與富氏家子游，富氏引葬陳設，從葬器用甚盛，觀者如堵，器用蓋錫造者。公在側，取一器擘以示衆曰，此錫器，爾等謂何物耶。富氏子大怒，以爲笑己。公徐謂曰，爾何所見。吾正恐愚民致疑，害爾先塋耳。富子服其言。康定間，元昊寇邊，韓琦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內，遽褰帷帳，琦起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琦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上得金帶，乃納之。時公在延安，謂琦曰，不治此事爲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琦執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也。其才器過人類如此。不幸早以疾廢，時人惜之。一子正臣，守太常寺太祝。

無名氏撰　《范忠宣集補編》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他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踔越，世儒莫能及也。及其爲吏，披姦發伏，振擿利害，大人之以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爲君自詘。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恃⑧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爲君求職，君辭焉。後用大臣薦，召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顧言曰，焚吾所爲書，

無留也、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右丞度之女。男兩人、景略、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爲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

王安石撰　《臨川先生文集》卷九三

貴溪縣丞馬君墓誌銘

君馬氏、諱隨、字持正、濮州鄄城人也。澶州頓丘縣令、贈給事中諱應圖之曾孫、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贈太尉諱元方之孫、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尚書工部侍郎諱僑之子。幼警敏、家居與人交、重然諾、輕財樂誼、故蚤以學行稱。受春秋於孫復、受易於石介。尤長詩賦、聞於山東。皇祐中、春官第其文、選首、以一字觸禁、罷。春官爲歎息言之、後不復從舉、而以其學教授鄉里。會詔舉孝廉、衆共推上之、君懇辭。既無以易君、遂虛其舉。用季父忠州團練使偁任爲定海主簿。以政事稱、當路者亟薦焉。再調合淝主簿。有田訟、積歲不決、以質諸父老、莫能知。君自臨焉、曰、吾得之矣。命闕地、隱然有故畫界處、衆以爲神。徙貴溪縣丞、攝鉛山銀場、課倍而不以規賞。爲人誠厚不苟容、所居官務奉法。又以其試之小也、故不大較著。罷官、至京師卒、熙寧九年三月丙辰也、年五十有三。君少孤、教諸弟力、後皆婚宦有立。貧、仰食君者衆。再娶皆⑨段氏、贈金吾衛大將軍震之女。三子、希孟、宣德郎、太學博士、貫穿禮經、有師說、亦贍於詞、神宗所嘗欲用爲御史、未及而亡者也。次希甫、鄉貢進士。次希說、宣德郎、監安

樂鎮公事皆修潔而文。一女夭。六孫、承誨、銅鞮丞。承詡、承詠、承訟、承諄、承謬、皆學矣。以崇寧三年十二月甲寅、葬于鄄城縣武成鄉招賢里、從學士之兆。而希說與補之亞也、故來求銘。初、君得疾逆旅、革、傍無人、故尚書刑部侍郎杜侯紘爲里舊、遽載與歸、舍其齋中、使家人視飲劑。既歿、爲治喪。聽事中人皆謂君善人、故得此、而嘉杜侯之忘嫌赴義、非今世事也。補之嘗銘杜侯、又銘君、再致志焉、以信兩君子之義。然世有於所厚者薄、何哉。銘曰、

委梗柟於谷、雜然衆木。使隸視之、知其可用於夏屋。謂夫不願爲材、則於人棄、意於木得計。以厚其子孫、識眞爲貴。此昔人所以未能信於仕、而子說也耶。

晁補之撰　《雞肋集》卷六六

宋故贈太子少師劉公神道碑

資政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劉公自贛上走使數千里、狀其先宮師之行、寓書于某曰、珏不天、逮事先君子之日淺、不肖孤無以顯揚明德之懿。忝以遭遇三朝、躐登侍從、既又視秩二府、數幸以恩追賁于九原位二品[10]矣、法得立墓隧之碑、而紀實刻詞未有所託。君其寵嘉之、庶幾侈上恩、表先懿、薄不肖孤之罪、敢以泣請。某竊自念宮師之歿、諫議大夫陳公瓘志其墓矣、諫議一時偉人、片言之重固已發幽光、垂不朽、寧復假寵於不腆之文乎。敢辭。既而請益篤、不獲命、則叙而書之曰、公諱定國、字平仲、世爲湖州長興人。曾祖文奎不仕、祖承福贈太子少保、父涉贈太子少傅、母陳氏贈齊安郡夫人。公幼警敏、讀書綴文、不煩督厲、日開月益、授詩、書、易于安定先生胡公瑗。初名傳、既壯則有安定國家之意、出應進士科、改今名。一舉于開封府、再舉于太學、既不遇、退益刻礪、未嘗一日去書不觀。自司馬遷、班固、范蔚宗等歷代史、韓、杜

詩文皆成誦。以至百家之言、如醫經、地志、各究大指。文辭雅健，詩句尤清美。所交皆名人魁士，時譽翕然。桐川太守胡公戩、孫公覺皆以禮致公主鄉校，後學師仰之。元豐末以五試禮部，榮于庭。泰陵初政，大臣欲稍更熙寧、元豐舍法，而迎合者不計利病，欲盡變乃已。公獨極論利病因革數十條，皆切於事情，人稱誦之。授某官，調通判⑪司户參軍，率職不懈。歲饑，郡守廩餓者，公主給予，檢柅吏蠹，拊摩罷羸，人蒙實惠，後指公謂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公也。泰州瀕海，歲苦旱，議創函管引水，公私持異議不決。部使者以委公，公即究知利害所在，置三十餘所，迄今便之。凡職所當爲，不擇劇易也。一時鉅公交薦其才，工部侍郎賈公易尤知愛之。工部在言路，得公所條時政十事以聞，時論稱善。元祐五年七月感疾，一日置酒會同僚，慘然有惜別意，呼子丕、亹、珏屬後事，且勉以立身大義，無一語亂。卒于官，乃二十二日乙酉也，享年五十有五。囊無餘貲，同僚共賻之，亹辭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明年三月甲申，葬于其縣之尙吳鄉赭山少傅塋南百步。娶嚴氏，婦道母儀，著聞姻黨間，先公十年而卒，始葬齊安之墓左，後舉以祔公兆。子男五人，丕、至⑫、太學生，贈承事郎，亹早世，亹、迪功郎，主管潭州南嶽廟，珏、資政殿學士、朝散大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一女未嫁而亡。孫男九人，唐賓、唐叟、龜年、唐俊、唐牧、唐稽、唐舉、唐任、唐暨。唐賓，通直郎，唐稽，承務郎，唐叟、龜年早世。孫女四人。曾孫男四人，曾孫女一人。珏尤以學行忠信表于搢紳，出入三朝，備著賢業。公歿之二十六年，而珏爲國子博士，以郊祀恩贈宣義郎，繼歷臺察郎省，累贈公至通議大夫。又除龍圖閣直學士，贈通奉大夫。除吏部尙書，贈正義大夫。建炎三年金人內侵，天子巡吳越，分百司之事，於洪州置三省樞密院以總焉，上親

擢珏今職、仍御宸翰賜之、俾視二府⑬。於是贈公太子少師、而嚴氏爲新興郡夫人。公天資孝友、少傅卧病且久、公方成童、侍疾不解帶者踰年。少傅薨、號毁如成人、廬墓左、終其喪。少傅藏書萬卷、創横經堂於家圃、凡三從子弟皆肄業焉。公即堂南建善繼堂、掇古賢遺事可以訓者筆於屋壁、一時聞人賦詩、自丞相公布而下凡三十餘篇。公尙氣節、人有過必面折之、至其屈抑、力爲伸救。賑恤貧匱、赴人之急惟恐後。友人霍孝先死京師、公挈其柩以歸。左班殿直李演卒于通州官下、三司副使陳經之女弟歸顔氏而亡、公皆爲收瘞如禮。凡親故貧不能嫁娶喪葬者、公身任其事、力不能及、則率同志助成之。至其持身、則廉介有守、不妄取予。浮屠慧通者嘗爲鄉豪所誣、幾坐法、公爲直之。浮屠夜攜白金謝公、公驚曰、我以義免汝於難、何遽輒污我耶。浮屠愧謝而去。每稱慕范希文義莊之美意、命諸子曰、他日有餘力必爲之。今畺、珏市田給三族、蓋公之志也。公挾才具、既不克施用、雖家居常以利物爲急。邑有平遼、尙吳二瀆及李氏埭、湮圮不修、邑多水患。公率鄉黨浚築、又爲石梁、以便往來、邑人德之、號劉公橋。始、公兄弟起家、唯仲兄早世、餘皆登科、季兄揮、弟誼尤以學問文采顯於時、公獨不遇而死。然有劉公載、張公舜民、沈公括等哀挽之詞、有陳公之碑以紀其平生、而資政又以德業贊建炎之政、則公之不遇而死、固有以示後世矣。某宣和中嘗與資政同爲御史、至建炎又同爲侍從、嘗歎服資政之賢而知其所自、故書公之實、且繫以詩曰、

身窘一世、以仕則豐。仕困下僚、以德則隆。既閟其志、且嗇之壽、天積善慶、以大厥後。根植既固、枝幹茂碩、是似之賢、翊贊艱棘。騫翔華塗、亦既顯揚、畀恩追榮、有曄其光。東宮之師、登秩二品、琢詞大隧、

用詔億稔。

張守撰　《毘陵集》卷一三

兄子定國墓誌銘

仲兄長子定國、字伯于。幼能誦書、敏於記覽、才十餘歲、五經略皆上口、旁及諸子史書、往往成誦。仲兄平生好經書、爲春秋學尤深邃、嘗曰、是兒當盡傳吾學。定國習爲進士、詩賦詞章、捷速精緻、見者皆驚賞、以爲老成。善隸書、字如刻劃可愛。性專一端靜、未嘗有子弟過、而勤學刻苦、不捨晝夜、外無嗜好。不幸短命、十八歲而卒。嗚呼、揚子雲稱童烏九齡而與玄文、人皆疑子雲之言、以玄非童子所能與也。如仲兄之知定國、謂其可以傳學、孰曰不可與哉。子雲知童烏審矣、非欺人者也。定國以祖蔭爲郊社齋郎、後補掌坐。其卒、仲兄時爲知制誥、知揚州事。後十二年、仲兄棄世。明年、葬祥符縣魏陵鄉祖考墓次、定國祔於兆域之南少西、叔父暨其弟奉世襄事、熙寧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也。銘曰、

孰稟以爲爾生。孰賦以爲爾命。其有相之邪、胡志氣之盛。其有奪之邪、而夭閼不競。其皆偶然者邪。嗚乎、志悲於斯銘。

劉攽撰　《彭城集》卷三八

校記

①莫州莫縣：原作「鄚州鄚縣」，據沈遘《西溪集》卷六《前守莫州莫縣令劉庠可著作佐郎制》改。

②抗：原作「杭」，據上文改。按蔡杭乃南宋人，去劉庠遠甚。

③大官：原作「大宫」，按太官即太官令，屬光禄寺，掌膳羞割烹之事，見《宋史·職官志》四，「大宫」乃形誤。

④於：《文章正宗續集》卷八作「勢」。

⑤天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文鑑》作「天縱」。

⑥岐：原作「跂」。按《元豐九域志》卷三，鳳翔府有司竹監。鳳翔有岐山，故稱「岐下」，「跂」字誤，今正。

⑦盡：原作「畫」，據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文鑑》改。

⑧恃：原作「峙」，據《文章辨體彙選》卷七〇八改。

⑨涵芬樓藏明抄本《雞肋集》無「皆」字。

⑩位二品：原作「品二位」，據武英殿聚珍版書本《毘陵集》改。

⑪通判：疑爲「通州」之誤。

⑫「至」下原有「畺游」二字，據右引刪。武英殿聚珍版書本《毘陵集》按云「至」下似脱十數字。

⑬二府：原作「一府」，據右引改。

宋儒碑傳集卷五十三

蔡天球　廖及　黄君俞　王岡　沈季長

呂大防

屯田員外郎蔡君墓志銘

君諱天球、字粹夫、世爲宋人。曾祖贈太子太保諱陟。祖贈尚書祠部員外郎諱希顔。考尚書屯田員外郎、贈都官郎中諱極。妣萬年縣君季氏。君慶曆六年進士及第、爲宿州觀察推官。會歲荒民饑、詔所在選官賑哺、君所活數十萬人、以功補近地、爲澶州節度推官。數以義理劘正其上官、無小大不直不已、有能名。丁父喪、服除、調亳州觀察推官。時陳恭公罷宰相判州事、嚴嶮少所與、獨善君、薦其才可用、又請越常次改官、許之矣。俄丁母喪、服除、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監杭州樓店務。英宗即位、遷省丞、知蒙州。不鄙其民、爲立學校、開以教化、人人嚮勸。轉太常博士。今上即位、拜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乾州、轉都官。熙寧二年九月二十日以疾卒、享年四十五。夫人張氏、故天章閣待制盅之之子、封長安縣君。九男子、皆先君夭。一女、嫁横海軍節度推官淩浩。始君學於徂徠先生石介、年雖少、已卓卓有聞。於吏治敏以達。在蒙州、躬考覈板籍、得隱税積錢至百萬、監司言狀請賞君。君曰、是固不足言功、誠因此得推法天下、庶乎爲有補爾。代還、又上書言、二廣荒遐、州縣蓋有不足置者、勞敝遠民而公私亡所利。議者方愛虚名、甘實患、非是。未幾、詔諸路併廢州縣、以寬役省費。而三司亦置帳司、列賞罰、以專鈎會矣。由是以觀君、足以知其欲有所爲、而其智能宜可以爲今日用。方天下興治、以因任爲事、君之從父既以勳業進樞府、或在侍從、諸子弟又與士大夫爭奮其材以赴功名、人樂道其盛、而君於是時獨不少待。嗟夫、其命之不相謀也。初、仲弟析産、君不取、以與其兄之孤、以故貧。

而父兄猶在殯、每日廉約、營積調度、方將及葬而亡、亡且無子。嗟夫、君志之不就多矣、其可哀也。於是以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并舉君葬於宋城縣三陵村先塋之北、實其夫人經治之。所著易論十卷、孝經二卷、雜文詩百餘篇①。銘曰、

有輝其實、亦厚我期。坦坦以御、孰僨其馳。不在其身、或以承之。云胡善澤、斬焉莫詒。萬世共盡、夫亦奚悲。冥冥可作、慰以銘詩

劉摯撰　《忠肅集》卷一三

南園遁翁廖君墓誌銘

庭堅以罪放黔中三年、又避親嫌遷置於戎州。未至而訪其士大夫之賢者、有告者曰、王默復之、廖及成叟其人也。問復之之賢、曰、復之學問文章、爲後進師表、褒善貶惡、人畏愛之、激濁揚清、常傾一坐。鄉人之爲不善者必悔曰、豈可使復之聞之。問成叟之賢、曰、事父母孝敬、有古人所難。邃於經術、善以所長開導人子弟、以爲師保。能以財發其義、四方之遊士以爲依歸。竊自喜曰、雖投棄裔土、而得兩賢與之游、可無恨。至戎州而訪之、則二士皆捐館舍矣、未嘗不太息也。會成叟之子鐸、以進士王全狀其先人言行來乞銘、遂叙而銘之。叙曰、維廖氏得姓于周、至唐乃有顯者。唐末有仕於犍爲、不能歸、留爲蜀人、至遁翁五世矣。大父君諱翰、辭不受父祖田宅、以業其兄、而自治生、因爲戎州著姓。生二子、曰璆、曰琮。璆有文行而不得仕。琮以奉議郎致仕、恩遷承議郎、累贈翰至宣德郎。璆有子曰及、是謂遯翁。遯翁天資魁梧、性重遲、不兒戲。長而刻意問學、治春秋三傳、於聖人之意、有所發明、不以世不尙而奪其業。元祐初、乃舉進士、至禮部、有司罷之、而不慍也。居父喪、卒哭而哀不衰、猶有思慕之色。奉其母夫人、溫凊定省、能用曲禮、使其親安焉。士有負公租將就杖者、遯翁持金至庭曰、

願以此輸逋錢免廢一士。有司義而從之。士俗病者必殺牛、祭非其鬼。遯翁嘗病、親黨皆請從俗禱焉、遯翁曰、不愧於天、吾病將已。天且剿之、於禱何益。里中嘗薦士應經明行修詔者、上下皆以爲可、遯翁獨不可。既而不果薦、識者以爲然。年四十、遂築南園、曰、吾期終於此。遯於人而全於天、不亦可乎。則自號南園遯翁。幽居獨樂、非其所好、姻家鄰室不覿也。如是數年、年四十有五而卒。復之哭之曰、天奪我成叟、吾衰矣。娶河內于氏、生三男二女。男則鐸、次構、次桐。長女適進士李武、次在室。鐸以元符元年十有一月壬申、葬遯翁於輮道縣之錦屏山。於是母夫人年七十三、除喪而哭之哀、曰、諸子孫事我、豈不夙夜。亡者之能養、不可得已。嗚呼、可謂孝子矣。銘曰、

嗚呼遯翁、遯於人、乃其不逢。全於天、乃其不窮。初若泛也、考於仁而同。中若隘也、考於義而通。卒而不病、於孝藹然有古人之風。

黃庭堅撰　《宋黃文節公全集·正集》卷第三二

黃庭僉墓誌銘

庭僉、莆田黃氏。幼少強學、游居寢食、以書自隨。著書二百卷、刺六經失傳、正史氏不當、名論世合變。其說汪洋、使學者斟酌厭飫、自趨其歸、一時士大夫多傳其書。故庭僉未入臺省、名動京師四方。劉仲原父在揚州、得庭僉所著書、以爲似兩漢儒者。已而試開封府進士、居第一、同時學士大夫絕不敢與比肩而進。庭僉四黜於禮部。翰林學士鄭獬、御史中丞滕甫、知貢舉王珪、進士許安世等若干人、交章論薦、迺得召試舍人院、除撫州司戶參軍、國子監直講。以憂去。服除、權②太常寺主簿、兼禮院檢詳文字、禮祠客膳四部主簿。樞密直學士陳襄薦之於朝、曰、君命雖蒙收用、未當其能。除眞州軍事推官、知潤州金壇縣事、崇文院校書、改館閣校

勘。元豐己未五月壬申、以病卒官、享年五十有五。庭僉事親持喪、與兄堯俞居貧賤、鄉州師用其禮而歸仁焉。對諸生講勸、未嘗視日早暮爲倦容。爲省寺主簿、不循俗媮歲月、督程憸姦、皆以律令聽之。諸公知庭僉不類小儒面牆吏道、方嚮用之、而庭僉死矣。曾大父仁濟、大父中孚、父問通五經、里居、諸生從受業。尚書右丞皇甫泌誄之曰義成逸士。庭僉娶林氏。四男子、皆在童稺。四女子、嫁某官方澤、某官方安道、某官陸如岡、其季居室。林夫人以某年月某甲子遂塴於義成之域、命族子殿中侍御史降乞銘於豫章黄庭堅。庭堅詢事考言、作爲銘詩、其詩曰、

義成之丘、其柏其松。豈曰不伐、行人致恭。新窆在位、昭穆異宮。維義成力穡而無年、維金壇逢年而不豐。藐是諸孤、載爾耒耜、時播時穫、對前人功。

黄庭堅撰　《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二

宋故左朝散大夫直秘閣致仕王公墓志銘

公王氏、其先著望太原。曾大父璡、大父仁諒、家常州之無錫縣、以財傑一州、爲大姓。父軾、通奉公、魁岸有智略、始[3]大破貲聚、築室舍旁、儲書數百千卷、千里迎師教其子、種德藝善、所爲過絶人、號里長者。未幾、公以進士起、仕三朝、爲世聞人。天子疏恩、大賚四海、以及朝士大夫之親、凡累十二封、至通奉大夫、而無錫王氏遂大[4]稱於天下。公諱岡、字壽基、通奉公之中子也。少時已嶷嶷自立、讀書著文。出語驚人、他生不敢齒。既冠、得太學上游、所爲文章、讀之曰、吾可以一試矣。則贏糧往從之。閉戶治書、未嘗嫚戲燕游以棄一日。積六七年、遂大發於文、清淳[5]溫麗、不見圭角、如其貌然。有司第所試言書、其等爲第一。元符三年解進士褐、主睦州清溪縣簿。以通奉公喪去。去三年、召詣都堂、除編修國

朝會要所、與故資政殿學士蔡靖並命。有忌公進者、譏公爲太學生時餞鄒新州。逮赴詔獄、斥居自訟、命遂止。差充台州州學教授、改通利軍。積勞遷從事郎、充京畿提舉學事司主管文字、俄徙京西北路。秩滿、用舉者改宣教郎、是歲政和四年也。除睦親北宅宗子小學博士、北京國子司業。三舍法罷、除判國子監。代還、通判揚州。建炎三年、權發遣江南東路提舉茶鹽。未赴、除尚書金部員外郎。召見、擢御營使司參議官。四年、請宫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年、召爲尚書比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討諸房文字、遷左司員外郎。公蚤以文藝遊場屋、爲名進士、故終徽宗朝、五更內外學官之選、而未嘗任事於時。建炎初、乘輿狩維揚、詔以守臣呂頤浩兼戶部侍郎。頤浩既居中、不復省府事。揚、大州也、豪吏大家喜犯法、號難治。會王室東遷、諸將兵暴集、官事滋出矣。公始據案見吏民於千兵萬馬之中、與之辨施舍分別可否、疏爲一書、曰詣頤浩白遣之無留事、州人不知自公出也。頤浩德之。他日入相、公亦召爲尚書郎、意公復助己。公循道守官、不爲翕翕然、心平氣和、自得理所言者。以宣、政誤恩不厭天下公議、請稍損其太甚者、詔屬左右司領之、謂之討論。頤浩當國、時有所貸舍、公輒持不可、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何謂也。法者天下公共之法也、大臣行法、與衆棄之、尚誰怨。前日論甲絀三官、且至乙矣、輒貸不問[6]、今日復論丙如甲。公秉國均於天下具瞻之地、不平謂何。而怨始有所歸矣。頤浩矍然、然素敬愛公、不以爲懟。公之遇事、時有弛張蓋如此。公嗜書、自幼學至老、雖舟車鞍馬行役閒、未嘗棄不讀。尤長於易、嘗著論以黜先儒之謬。晚年深明春秋左氏之學、考質諸侯、卿[7]、大夫功罪、以推見當時得失理亂之故、傳經爲說、反復貫穿、切於世務之要。一

日奏事殿中、上曰、婁讀卿奏、指事據經、皆本春秋之旨。又曰、呂頤浩治維揚有狀、緊聊之助⑧。天語一聞、衆謂公且光顯矣。居亡何、又引疾丐去。除直秘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宫。六年、提舉台州明⑨道觀。顧謂諸子曰、吾起白屋、仕四十年、三入尚書爲郎、佩服至五品、更十六官、而不一挂於法⑩、吾足矣。歸掃先人丘墓、以盡餘齒、不亦可乎。即日上書告老。九年、守本官、左朝散大夫致仕、詔官其一子、士論韙之。公自奉祠至謝事、里居八年、飲食起居、強健如壯者。族姻慶弔、兩日瞭然、鬚髮如漆、不見老人衰憊之氣。十一年己亥、感微疾不起、享年七十有五。屬纊之際、凜然如平生。公資沉厚、不妄爲笑言。胸中甄別人品、所以輕重甚嚴、而不出諸口。聞人一善、若己有之。樂易慈恕、未嘗慢見、門內訢訢如也。在京西時、提舉官張康仲病發不任職、其兄康國知樞密院、方貴用事、故卧家逾年、而委事於其屬。時參知政事陳與義方以河南府諸生登名貢籍、公覆視所試文、屬辭贍麗、超其匹遠甚、而語涉忌諱、當黜。公拊卷三復、就視有印文莫上、乃從閒處索筆塗滅之。已而與義官顯、遇公益厚、而終不告也。嗚呼、淳深篤厚之君子矣。元配宜人唐氏。繼配宜人莊氏、故徽猷閣待制、贈少師徽之女。子男四人、曰棻、曰芝、曰蕃、曰芸。棻、右迪功郎、秀州司戶參軍。芝、芸並將仕郎。蕃早卒。孫男女十一人。諸孤以其年十一月丙申、葬公縣之西山原上。棻等狀公冑出官、壽與卒葬終始、爲書來乞銘。余聞古之卿大夫治行勞烈、宜有辭於後世、則子孫爲器以銘、而國人爲之辭。某之先大夫與公父子游、公又獨喜余文者、每一篇則飭子弟錄藏之。非覿不能銘、愧不能稱。銘曰、

嗚呼、公之巧足以中人之眉、弗卓鷙以爲奇、善刀而藏之。公之智足以察淵之魚、弗皦皦以明汙、韞

櫝而藏諸。知我者希、有畜弗施、奉吾身以歸、維後人之貽。

孫覿撰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四

故朝奉郎權發遣秀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輕車都尉借紫沈公墓誌銘

公諱季長、字道原。曾祖承諒、贈光祿卿。祖玉、屯田郎中。父播、贈中大夫。母元氏、封吳興郡太君。其先湖州武康人也、再世家于杭州錢塘、不知其所以徙。至公皇祖守眞州、卒於官、遂家焉、今爲眞州揚子人也。公五歲喪父、祖母春秋高、無他子、尊夫人有高節大志、自力以養其姑、而退保諸子。公性至孝、哀憒感泣、已如成人。少長、即自奮勵、閉門讀書、家人有終歲不見其面者。年十七舉進士、薦于鄉、辭章典麗已可觀。居數年、乃專取羣經、深探而力索之、至忘寢食寒暑、遂又以經術稱、學者歸之。轉運使上其行義、朝廷賜以粟帛。中進士甲科、補越州司法參軍。丁母夫人憂、服除、爲南京國子監教授。南京學廢久矣、國人多不知學、學者多不知經、公取羣經爲諸生講解誨誘之甚力。方朝廷以經術取士、士之從學於公者通經爲最先、故禮部歲所貢士多公弟子、其後亦復稍稍爲時顯用。歲滿、改萊州掖縣丞。未行、天子召見問勞、命進所著書、因謂公曰、朝廷方新學校、朕將用卿典教、姑爲朕悉心焉。除國子監直講、公出入學舍、與諸生論經、歸則謝客、未嘗請謁權勢。歲滿、遷大理寺丞、權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兼權判尙書禮部。進講發明、皆治亂之要。上命錄其說以進、賜五品服、與考開封府進士。既罷入見、上留公從容問曰、論不以智治國、誰爲此者。公曰、李定所爲。上曰、聞定意譏朕。公曰、定事陛下有年、當知其爲人邪正。頃者、御史言定乃人倫所棄、陛下力排羣議、而定始得爲人如初、繼又擢用不次。陛下之德及定、雖懷利尙當

知恩、臣以此敢謂無譏陛下意。詩序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陛下自視、豈任智者。不知何自慊疑、乃信此爲譏也。上曰、卿言甚善、朕今已釋然矣。卿長者、乃喜爲人辯謗。公曰、臣非爲人辯謗、乃爲陛下辯譖耳。後轉寶文閣待制、常秩與公不阿、且有大用意。已而除天章閣侍講兼集賢校理、管勾國子監公事、假太常少卿、爲大遼國接伴使、同修起居注。上特留公曰、卿獨立少與、朕所自知。每恨用卿爲晚、行且用卿矣。間語及前代君臣、因曰、漢武帝學神仙不死之術、卿原其意否。此乃貪生以固位耳、故其晚年舉措謬戾、禍貽骨肉、幾覆宗社。且人主固位、其禍猶爾、則爲人臣而固位者、其患亦何所不至。故朕每患天下之士能輕爵祿者少。公曰、士而輕爵祿、爲士言之則可、爲國言之則非福也。人主有尊德樂道之志、士皆以不得爵祿爲恥、甯有輕爵祿者哉。至於言違諫怫、士有去志、故以爵祿爲輕。上曰、誠如卿言。異日又留公因問人物邪正、公曰、臣介愚、與世少偶、人之邪正多所不知。既退、或謂公曰、事君有犯無隱、此得無近隱乎。公曰、自先王澤竭、善惡既無定論、士之好惡又不以公、吾豈可循好惡不公之士、取善惡無定之語、遂必人之邪正哉。直舍人院、權同知元豐二年貢舉、遷太常丞。太學生有犯學制者、自虞屏棄、乃投匭上書、訟講官受賕。天子下其書、俾公議所以處、又下其書開封府、置獄推究、無實狀、乃移其獄御史府。御史取赦前及狀外事上言、乞一切推治、議遂及公、百計以誣、卒莫能得。乃坐公不實、而誣謂翰林學士許將嘗委監丞王愈請於公、乞爲外舍生陳雄陞舍。學制、歲終取諸生試文累上簿者名聞中書、中書考察陞舍。雄初未嘗陞舍也、纔一上簿爾。有司議法、雄文非優、是爲曲法、坐奪兩官免。天下籍籍、皆

謂爲冤、而公無一語自及。六年、官制行、復通直郎、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在淮南踰二年、營職不怠、士人謂公能安於義命。數以政事與在勢者忤、而獨爲民所愛譽、愈久而不忘。八年、遷奉議郎。今天子即位、恩遷承議郎、又遷朝奉郎、權發遣南康軍。爲政簡便不擾、御史上言、沈某久以清脩、有重望於時、名在謫籍、人皆知其冤、乞以元坐付有司議除其罪。下其奏、御史因取太學諸坐罪者條奏、乞除其辜有差。於是同時之人盡獲昭雪、而士皆意公必且復用。居兩月、被召至闕、除少府少監、改權發遣秀州事。卒于官舍、實元祐二年十月十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公和厚靜默、出於天性、或有問焉、不苟譽以蘄合。當熙甯元豐間、神宗自知公、稍顯用矣。忌者毀公異時論以獲進、於是衆人相與排公而絀之、以至於今、復得召見。衆議謂公當且留朝廷、而諫者又指公爲前政之朋附、用古害今、遂斥于外。然則公之自守而不遇、可知矣。公視窮達禍福、皆無足以動其心者、行止進退、取舍辭受、必求中理、未嘗近名、接人御物、泛然若無所不可。至立朝莅事、則所與必義、不爲勢屈。其於親黨交游、內無間言、外無疑行。好急人之難、有以窮歸者、雖甚貧、必多方以賙之。晚喜佛書、所閱數千卷、纂録其要百餘萬言、然未嘗爲人道也。文集十五卷、詩傳二十卷、論語解十卷、對問五卷。娶王氏、德安縣君。有賢行、不茹葷十年、後公百六十日無疾而終。子三人、銖、和州防禦推官、文學行義皆有可稱。錫、讀書舉進士。鏻亦孝謹、皆假承務郎。女四人、婿朝奉郎通判宿州事章仲山、奉議郎錢青箱、陳州觀察推官熊侔、承務郎劉旦。孫一人、耕郎。孫女一人。以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葬眞州北山之原。公之配、予同產姊也、尤審公行治。銘曰、

敏識洽聞、居仁蹈義。在幼有聞、踰壯而仕。恭信直

方、強恕愷悌。愈絀愈榮、學則爲己。

王安禮撰 《王魏公集》卷八

呂汲公大防傳

紹聖四年四月己亥、舒州團練使呂大防卒。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皇祐初、進士第、調同州馮翊簿、累遷著作佐郎、知永康軍青城縣。法當遷、請以其官易母封邑。英宗即位、改秘書丞、太常博士。未幾、除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之際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時許退。夷狄驕蹇、邊患已萌、而不擇將帥、不知虜情。議論之臣裨益朝廷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論富弼病足、請解機政、章十餘上、至以牛馬自比而不納。張昇年幾八十、體力已耗衰、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召其子而呼之者再、遣而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堪邊事、恐死塞上、乞以屍柩還家爲請、而不許。竊以爲過矣。陛下優待大臣、進退以禮、亦何必過爲虛飾、曲事形迹、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是歲、京師大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壞廬舍、殺人害物、此陰勝陽之沴也。即陳八事、曰主恩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夷狄連謀、盜賊恣行、群情失職、刑罰失平。會執政建議追崇濮安懿王宜稱考、詔集侍從官議之。大防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既可改子之名、則改親之名正合典禮。今大臣欲加濮王非正之號、以惑天下、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議、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出知歙州休寧縣。神宗即位、除通判淄州。熙寧初、移守泗州。未幾、徙河北轉運副使、賜五品服、召爲直舍人院。韓絳宣撫陝西、以大防爲判官、面賜金紫。夏人數犯邊、大防以謂兵不精、將不勇、莫若選募兵將、盡其智力。又兼河東宣撫判官、就除知制誥。四年、除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州。未赴

間、大防欲城河外荒堆寨，衆謂不可。大防留戍兵修堡障，有不從者斬以徇。而環慶將兵亂，絳坐黜，大防亦落職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復度支員外郎、知華州。召判流内銓，以父老乞終任，許之。元豐二年，召判審刑院。改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轉朝散郎。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再任，徙知成都府。哲宗即位，以翰林學士知制誥召之，館伴北使。虜人桀黠，語頗及朝廷政事不已。大防擿契丹隱密一事詢之曰，北朝官嘗試進士《聖心獨悟賦》，題無出處，何也。虜使愕然語塞。遷吏部尚書。元祐中，擢中大夫、尚書右丞，俄拜中書侍郎。三年，拜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脩神宗實錄。書成，遷右正議大夫，又提舉修神宗正史。是歲納后，充奉迎使，遷右光禄大夫。上初行郊禮，充大理使。京師雪，累放朝參，不御前後殿。大防曰，舊制，放朝參，前殿不坐，即御後殿。比因泥雪，頗闕外廷朝見之儀。乞遇六參日，如不御前殿，并依舊制于崇政或延和殿視朝，以見群臣。宣仁聖烈皇后上仙，充山陵使。還朝，以觀文殿學士、左光禄大夫知潁昌府，改知永興。紹聖初，以言者落職，知隨州，再貶秘書監，分司南京，郢州居住。繼坐實録詆誣，降授通議大夫，又降中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安州居住。未幾，遂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未踰嶺，卒，年七十一。子景山，勒停。紹興元年，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右正議大夫，贈太師，追封宣國公，賜謚正愍。

《實録》《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集卷一六

校記

①篇：原無，據文津閣本《忠肅集》補。
②權：四庫本《山谷集》作「擢」。
③始：原無，據明鈔本《孫尚書大全文集》補。
④大：原無，據右引補。
⑤淳：原作「浮」，據右引改。
⑥問：原作「回」，據右引改。
⑦卿：原作「鄉」，據右引改。
⑧助：原作「力」，據右引改。
⑨明：右引作「崇」。
⑩一：原無；「於法」以下至「銘曰」數百字，原缺，據右引補。

宋儒碑傳集卷五十四

范純仁　一

范忠宣公行狀①

公諱純仁、字堯夫。幼警悟、五歲知讀書、八歲從群兒戲、能以其所授書爲之講說、正席環侍、剖析有理、文正奇之。十一遭楚國喪、哀毀如成人。文正仕漸顯、一時知名士多所延揖、如孫復、石介、胡旦、李覯輩、率命公從之游。乃博通群書、爲文無有長語、切於語事。文正曰、是必能世吾家。以文正恩、起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進士及第、知常州武進縣、辭不行、改許州長葛、復辭。文正曰、彼遠固有名、此纔數舍爾、何辭焉。公曰、本不欲去親側、遠近非所恤也。文正薨、家貧無歸、借官屋以居、僅芘風雨。長兄早得心疾、不省事、門内幾百口、公實主之、人不堪其憂、而上下無一言之異。服除、始就仕。賈昌朝守大名、辟公掌安撫司機宜文字。公曰、方北道多事時、彼將以我爲助、義不當免、其如吾兄相與爲命何。人固彊之、曰、偕行何妨耶。公曰、兄之疾一作、則數人不能制。未論官守、不得專在側、此去隔大河、萬一中流疾作、則我必與之俱溺矣。再辭、遂已。宋庠薦公堪館職、召試學士院、公以兄疾辭。再召、又辭、卒不赴。以著作佐郎知汝州襄城縣。民不知蠶、公曰、是可緩耶。乃課民種桑、後紡織比他郡爲多。既去、思公不已、至名其地爲著作林。簽書許州觀察判官事。會昌朝守許、事無巨細、待公而後決。知開封府賈黯辟公知襄邑縣。凡隸官屋舍、無一椽不更、而民不知勞。縣有牧地、衛士歲牧馬、率縱之壞民田、前此莫之禁。或訴於公、即捕而杖之。主校抗聲曰、令敢爾耶。遽白其事、詔劾公甚急、公曰、衛士非令所當杖、然民吾子也、又兵實資田以養、安忍坐視其抑哉。亟自列以上、尋報免。令遂兼領牧地、蓋自公始。天久不雨、下將艱食、公命賈販者輙

他貨、一意積粟、而告之曰、異時之出、吾當爲爾宰。果如其計、賴以全活者甚衆、利及旁境。大興學校、號舍飲食、畢自區處、來學者益盛。比自公湖外歸、邑人夾道焚香羅拜、逆挽公舟、唯恐其過之速也、距公去四十餘年矣。擢河南東路轉運判官、召爲殿中侍御史、未拜、遷侍御史、知制誥。錢公輔繳詞頭、責滁州團練使、公言、此其職事也、言雖有過、情則無他。陛下近詔求直言、而侍臣未聞有所獻、得非以公輔爲戒耶。又言、自公輔貶謫以來、朝廷除授寧免失當。臣下不敢言、虧損聖德無甚於此。京師大水、公請詔侍從官各上封事、指陳時政闕失、餘官依次轉對如故事。又乞罷秋宴、以承天戒。時更定江淮、荆湖、福建路鹽法、公請並依兩浙法減價、并下三司別定私販之令。又言日近雜學士、待制、修撰太冗、宜立定員數。又乞爲潁②王、東陽郡王擇保傅。又言歲上辛祀天南郊、致齋日當聖壽節、乞上壽不用樂、以明克己奉天之意。有詔兩制依典禮議濮安懿王稱號、封册已定、而政府議不同、復有詔權罷。公謂同列曰、此大事也、不可不辯、蓋將有甚者焉。乃上疏曰、陛下昨受仁宗詔命、親許爲仁宗之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以至纂承大統、天下以陛下爲仁宗之子、與前代入繼之主、事體不同、願以大公斷之。特降詔旨恭依兩制所定。相次果議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公又疏曰、仁宗當盛年、立陛下爲子、皇太后不避六宫之怨、力贊先帝、保育陛下、是皆欲陛下繼統承祧、一意大業。不期陛下率然建爲此議、上則違先帝之意、中則傷太后之心、下則失天下之望。又奏、歐陽脩首開邪說、妄引經據、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請寘于理。累上章未報、公遂繳納告身、居家待罪。皇太后俄出手書、申追尊殊號之議、尋降勑命奉行。公言、此事始因中書之謀、陛下謙慎未行。聞太

后曾下手書、切責政府、因此權罷。始末不同、天下將何以取信。此必權臣欲爲非常之事、假母后之命以行其志、或乃出於逼脅。願察臣言、凡繫濮王典禮、陛下自可擇而行之、何必以母后爲說。既而促公供職、公言、太后與政府大臣並受先帝顧託、言猶在耳、永昭陵土猶未乾、豈遂忘而弗顧。再有旨起公、公言、臣不能早悟陛下、罪益深重、豈可復居言路。臣之心有死無二。又中書劄子督迫公出、公乃錄前後未降出凡九章回申、又申御史臺、殊號之議遂止。公猶未已、乃出公通判安州、移知蘄州、改京西提點刑獄。未到、移陝西。未到、權陝西轉運副使。未到、權京西轉運使、復移陝西。召對、神宗問公曰、卿在陝西久、必精練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公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上愕然曰、卿才如此、朕所倚賴、而職事皆言粗、何也。公曰、粗者未精之辭、然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留意邊事。陛下若留意邊事、則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釁夷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縻費賞爵。不唯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願陛下深留聖慮。公又奏、王安石變更法度、物議沸騰、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上曰、何謂不見之怨。公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此不見之怨也。上曰、卿才如此、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可以爲鑑戒者以聞。公遂作尙書解以進、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陛下深究而行之。除尙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公辭不允。邊帥种諤坐擅興、謫湖外、俄除秦州都監。公言、朝廷既許夏人納款、及謂取綏州非本意、今使令諤處邊任、不唯致夷狄疑阻、亦無以戒勵沿邊生事之臣。又乞催促賚夏國封冊詔書、使人進發、所貴朝廷恩數速達異國、而疆場早得寧靜。進集賢院、同脩起居注。公

五上章辭、不允、乃促公受勅。公既不獲免、益思所以爲報。公嘗謂人主之勢既重、而又堂陛阻絕、非開廣聰明、則下情無由周察。頃雖有言、止緣一時之事、事過即已。今須推而行之、以防壅蔽。乃上疏言、兩府之下則有侍從官、實古九卿之職、是宜朝夕論思、同國休戚。今則只將主判司存便爲己之職事、寵亞四輔、報同庶僚。人情既習因循、朝廷不知考核、或有時政得失、唯能退有後言、處之不慚、僅同胡越。願降詔督責、凡朝廷闕失、並須論列。其所上章疏、付政府詮定、量加賞罰。時上新即位、躬親庶政、公言、盡心所務、督察細事者、有司之職。經國阜民、選賢任官者、宰相之職。容載如天地、廣大如江河、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者、王者之德。願陛下潛晦頤養、擇相而任、廣聽納、察邇言、使愚智效力、上下盡心、自然端拱垂衣、太平可致。又言、近日御前揀退年老將校、皆是久歷艱辛、累歲戍邊守之人。既因對御選擇、將來殿前馬步軍司便爲永例、此軍政也、不可不察。望於其間取稍堪部率者、改隸已次軍分、以示人主隱恤知難之意。知秦州孫永以守邊失策、詔以李師中爲代、公言、帥臣尤須久任、方能練習事。若屢更則難責其效、而又百事從而變易、兵民無不煩擾。兼永忠謹鎮靜、師中任術躁動、不若責永後效、依舊在任。又請用慶曆中故事、增置諫官、以廣言路。又請重定縣令考課之法、以防濫奏。神宗切於求治、臣下多自疏遠召對、延訪得失。公言、小人之言、聞之似可采、行之必有累。蓋其知小忘大、貪近昧遠、急於奮身、不思害國、願加深察。又言、走馬承受妄有論奏、動搖帥臣、過索承奉、其言不可輕信。又請宣諭執政、如有妄奏邊事及曾惹引生事之人、不得與邊任。又請委監司體量走馬承受、不得於條約外妄陳邊事及言人長短。其所入文字、乞降出公行。京東轉運使陳

汝羲進羨財、及以官綿折還和買絹價、荆湖北路孔延之進納入官、本戶不充則令三四戶共買一官。公請重行貶謫、以戒聚斂辱國之臣。富弼再相、輒辭疾、家居謝客、屢詔不起。公言、弼起布衣、仁宗擢爲宰相、先帝暨陛下倚爲舊德、四方士民以爲賢臣。弼當自任天下之重、而盡陳其所欲爲。而乃恤己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向背失宜。弼與先臣最厚、臣待罪諫垣、不敢通私謁、以致忠告。願陛下宣示此奏、使弼循省、以供厥職。又奏、唐則天以僭竊之政、務求多士、以收人心、廣令臣下、舉薦兼人、亦得自舉。選任雖冗、然猶多得人材。故姚崇、宋璟相繼時出、開元之治、實有賴焉。願詔内外之臣各舉所知、以備選任。御史中丞呂誨以言事降黜、公言、誨、正人也、願留之左右、以勸忠良。又奏、臣前此面奉德音、令臣具陝西利害、今列十事以進。一、於邠寧二州移置帥事。二、擇帥府通判、令兼經略判官、專董糧草。三、罷監牧、以其田爲營田。四、委帥臣監司裁省冗占官兵。五、新城中武藝人於近裏州軍差使、候有警急、旋行勾抽。六、沿邊次邊鄉村酒場、月課不滿二萬貫者、並停閉城寨酒課、不務增羨。七、通解鹽茶馬於轉運司。八、依秦漢軍功爵級置散官及牙校名品、募人入粟、以實邊備。九、沿邊置榷場、以茶幷雜貨博易、仍通入解鹽額。十、陝、解、虢、絳四州、歲差夫采斫黄河梢木、並以官錢收買。神宗一日謂公曰、取士之法不均、行之雖久、不能無遺才。命公條其利害、公曰、祖宗以進士一科爲盛、公卿以降、多此塗出。然所舉之業、東南、川陝之士最工。至禮部只合西北而考之、故東南、川陝多得而西北少。設欲明示區別、不無寄貫巧僞之弊。願詔郡邑嚴養士之法、每下詔責長吏與學官取本貫及曾入學滿二百日有行者、於解額中分三分之一送至禮部、則別爲特舉一科、

只試論經義、明記路分、考校優、立所取之數。至御前賜第亦如之。若是則均矣。又乞詔政府、臺省、館閣、經筵、監司並數路參取、無拘有無出身。著作佐郎章辟光請岐王出居外第。公言、親王居外、自有故事、豈容小臣輒生間言。萬一岐王聞之、不安其處、則傷陛下友愛。防微杜漸、不可不察。三司判官張靖論陝西轉運使薛向博買鹽馬不實事、詔靖就劾、而向已前知矣、兌換藏匿、唯意所任。靖至、而欺罔之迹已不可得、靖反坐謫、向遷發運使。公上疏極論賞罰之失、致天下疑。陛下責君子太重、獎小人太深。靖許風聞言事、即坐左遷、向違法罔上、驟加進用。向在陝七八年、靖一旦體量、不能盡見虛實。責君子太重則忠臣難立、獎小人太深則姦邪易滋。微臣恥枉尺直尋、陛下不可啓寵納侮。望追還二人之命、以正賞罰。又言、陛下但愛向小有才、可備驅使、其詐佞不足深慮。此臣所以竭力陳論、死而後已。兼臣在陝西、親見其姦、不獨壞法、民實被害。上有大臣主張、下有小人鼓譽。衆雖深疾、在陛下無由得聞。今又被旨體量之人遽先坐謫、而小人獎用益深、復使均輸六路、則必增其姦計巧於前日。且復人人以靖爲戒、誰復有言。是縱裴延齡之詐妄、極皇甫鎛之誅求、爲朝廷斂怨害民、使陛下財聚人散。又言、臣曾奉德音、欲脩先王助補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必將剖割生靈、斂怨基禍。蓋是中書不合差除、致累陛下聖德。章十餘上、展轉詳盡、其意欲人主之必聽也。是時王安石初秉政、置三司條例司、興青苗、助役法、分遣專使詣諸路搜抉遺利、將盡變祖宗法度、同己者進、異己者逐。富弼、趙抃、唐介日交論於上前、或以疾辭、或以事去、或以至發疽而死。司馬光、呂誨、范鎭章疏論辨、每進對亦必極口指陳、中外紛然。公曰、君子信而後諫、未信以爲謗己、姑

取必於聽納而已。逆耳之言可遽效耶。不若馴至於深切、則庶能售。以故公自陝西召對、因事以及安石者、無一疏不反復開曉。至論薛向均輸、則漸至於深切。於是上疏言、臣自到諫垣、方見陛下進用王安石、與士大夫相慶、以謂儒者得用、必贊陛下行堯舜三代之政、脩己安人之務。今安石臺官、天子耳目、將使警察百辟、以防僥倖。今琦等一言柄臣、便蒙降黜。況在廷大半趨附、陛下更以法令驅之、使畏大臣、則其勢將無不至。然而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以急求、積弊不可以頓革。所以景帝削七國之地而鼂錯戮、東漢疾橫議而黨錮興。宋襄公急於求霸而致喪師、唐文宗急於除姦而訓、注禍作。故帝王之圖治、必顯仁藏用、人才以長育而成、功德以積累而大。通其變使人不倦、神其化使人不知、無爲而天下自安矣。又疏、六路均輸爲害、借周官賒斂理市之法、

謂可以奪、兼并百物、其實乃商賈賤買貴賣漁奪之術。久之不免抑配民間、邀求羨息、罔上毒下、有傷盛德。蓋上率下以儉、上化下以勤。上下勤儉、則自然公私有餘矣。願速詔罷之。公以數言事未見聽、因見上自陳曰、臣言可用、願加采納。臣言不可用、願罷臣言職、重行貶竄。上曰、官家留卿、不可求去。公曰、臣爲言事官、言不信於陛下、雖聖恩隆厚、臣愈難當。遂居家待罪。上察公不可彊、乃罷公諫職、移公管勾國子監。公求去愈堅、執政密遣人謂公曰、議除知制誥、可出視事。公曰、斯言何爲至哉。得用過於得美官、如不用、萬鍾非所願也。又再乞早賜責降、不從。公言多激切、神宗每優容、而所上章疏未嘗降出、左右近臣亦不得而知、蓋防執政之或聞也。而公每宣乞付中書、樞密院施行。至是公盡錄前後章疏申中書、安石見之怒甚、攜以告上曰、范某狂妄如此、不可不重貶。上曰、范某無罪。

安石爭不已，上久之乃曰，與一善地。遂以公知河中府。蓋方用安石，故屈公，令少避也。未幾，移成都府路轉運使。安石憾不能釋。而謂新法行之民間多不便，公蓋盡論，仍戒州縣不得遽行以待報。安石愈怒，命其客李元瑜爲提舉常平官，且伺察公，將遂害之。鈎索捃摭，無所不盡，卒亦無所得。公竟坐謝景初、李杲卿遊宴事，爲失覺察，降知和州，移邢州。未到，進龍圖閣，權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因入覲，神宗見公，喜曰，卿父在慶有威名，卿今繼之，可謂世職也。公謝曰，臣不肖，何足繼先臣。又問曰，卿兵法必精。公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上曰，卿久隨侍在陝西，必熟邊事。公對曰，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體恐不同。公察上意，欲攘夷狄，開邊境，徐對曰，臣不才，陛下若使繕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開拓侵攘，願別謀才帥。因堅辭。上曰，卿才何所不能，但不肯爲朕悉心爾。公對曰，臣子之於君父，殺身且不避，豈有不盡心之理。但陛下所問，悉非臣所長，不敢上欺。公又辭，上曰，不可。明日上謂韓絳曰，范某論邊事一何疏耶。絳退而問公，公即以對上之語語絳。絳歎曰，非我所及也。上之謀，公絳適與聞，故及之。慶大饑，道殣相枕籍。公到，遽發常平米賑貸。僚屬願請而後行，以避不用赦原之令。公曰，報到則無及矣，當獨任其責，何復累君等耶。民遂蘇復。斂殣爲聚塚，已而懼無以繼，忽蓬結實延袤原野，類粟而甘，食之可飽，境內以足。前此民謠曰，飯來即飽。方公命下，民相告曰，范果來矣。至是民德其祥，仍收所餘以實倉廩，益市耕牛穀種，分貸墾殖殆遍。雨暘隨禱而應，歲大熟。或謗公賑發過多，全活不實。朝廷遣使按視，皆曰，公實活我，其忍累公。乃相與兼晝夜輸還，使到已無所負。其窮核至發冢數骨，卒無所中。公知環州，种古執屬羌爲盜，奏流南方，過慶輒聲冤。

公以屬吏果非盜、古乘間訟、公爲挾情變獄。朝廷遣御史制勘獄急而情不可得、古反誣告、然朝廷終不捨公。會鄜延呂惠卿密奏公擅回宥州牒、坐是落職、知信陽軍。方公召對、合四州之民無慮數萬、遮道涕泣、挽公馬、不得前。皆曰、公擅回宥州牒而反坐獄、我生不如死。至是有自投于河者。又有小兒數十號哭、以詩送公、西州至今傳誦。移齊州、或謂公齊俗凶悍、輕爲盜劫屠販、治不峻急不能戢。公曰、我寬乃性也、矯以猛則不能久、適取玩爾。獄至不能容、公問其然、則皆不當繫、不敢出。公曰、不出奈何。曰、出則官所病也。公曰、終如是安乎。曰、姑待其瘐、用以除民害。公曰、是豈天理耶。盡呼出立庭下、而令曰、爾等害民系官、莫不欲爾爲瘐者。苟能自新、我將生爾。皆叩頭如令、後犯法者至減常歲之半、而獄幾空。以連喪子、請宮祠、詔以公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府。保甲教閱甚嚴、非老弱不得在家。諸路專置官提舉、督責按劾、聳動天下。公曰、妨農無甚於此。三上疏請輟其力、以應歲事之急。俟其隙、計日補之。遂乞計一歲應教之日、并就閒月餘日、令並歸業、請著爲令。又乞選武藝精熟人材可觀者、以次選用、其頹墮者刺充軍。錄事參軍宋僧年暴卒、公疑其非命。即遣子弟家人與後事、微得其遇毒、乃下吏、果如之。其謀瑣細、悉如公所料。復直龍圖閣、帥慶。哲宗即位、宣仁聖烈皇后權同聽政、詔中外實封言事。公上疏、請凡在官、各陳本職事及所經歷利害、無間遠近。仍設科條、須隨事具因革、亦可因之以識其人。時邊事未寧、絕西夏歲賜之物、方議還其所賜、或以謂夏國困弱不足慮。公乃錄光武報臧宮馬武詔書上之、又引孟子以大事小可以保天下之語爲據、并謂[3]邈川首領溫溪心所言夏國大旱無苗、難集人馬爲不足信、務欲休兵息民。已而夏人入貢極

恭順、然每頓市物過平日之數、謂恭順爲悔過、市物多爲於我無疑間。公言、恭順非本情、多市物似不爲頻來計。恐於分畫地界之際、阻兵脅盟、願戒邊臣益加嚴備。遷天章閣待制、以兼侍講召、道拜給事中、辭不允。公以謂、人君當正心誠意、以仁爲體、使邪僻浮薄之說無自而入。然後發號施令、爲宗廟社稷之福、豈務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辨哉。公每進講、必反復開陳、期於人君可行而後已。於是司馬光初相、將盡改熙寧、元豐以來法度、公聞而歎曰、先帝勵精求治、十九年間、寤寐堯舜三代之君、如旦暮相與紬繹。但大臣用心太過、希合者不計可行與否、趨風迎意、私致先帝寤寐之求、且暮之遇、轉而之他。今特去其太甚者可矣。又須徐徐經理、乃爲得計。一時與光同者、多指公爲好名。公聞而歎曰、是又一王安石矣。又曰、差役一事尤不可暴、當擇人付之、使之施行、以審利害、方可去取。然而不獨此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法度無不便者。既見光、光即以所上役書稿示公、公曰、方欲有請也。力陳不售、又作書告光曰、此法熟議緩行則不擾、急行則疏略而擾。委非其人、其擾滋甚。公忍以擾、重毒吾民耶。大不類公所舉或已奏難回、則可先行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而持之益堅、公曰、不從容尙有說、遽爾以益堅之請、是使人不得言爾。不言、人孰不能、亦可以贊公苟取容悅者。若果爾、何如少年合介甫以速富。安用彊顏於此、以媚公求合哉。公未可以我心至誠、便爲民受其賜也、不勝憂懼。光又欲進士得朝臣保任、乃許應舉。公曰、不可、此議已行、人不我同、則虛勞思慮、而失宰相體。若遂從、則衆人莫如公者。正人退、而諂諛得乘其間。不獨乘間、且將增飾以迎公意。推此以往、何所不至。既而都堂召公計事、退而上言曰、三省樞密院召臣議邊事、臣已隨問略對矣。欲降

詔、則臣對以解仇釋怨、罷兵息民。欲審察敵情、措置事機、則臣對以專委帥臣。欲棄地、則臣對以不可徒然便可與換易、陷蕃兵民。此安危所繫、而執政所異同。計陛下深居九重、不易裁決。願賜對上前、使得詳盡。上尋遣中使賜御膳及實封劄子問公曰、夏人自升遐、累遣使入朝、外雖恭順、中則未測、向日所得城寨、守之棄之、何者可久。公對曰、今聞夏人將到、請擇押伴臣僚、使與推誠語、論聖政好生惡殺、捨己從人之德、以索其語。如其意在得地、則以換易諭之。如無說、則以此事付延州趙卨。俟其押生口至界上、乃遷入城寨居人、勾集虜到生口人、與地相交還。然後罷兵息民、以圖無前之利。臣所以乞責之臣下者、慮其言不婉順、有虧國體爾。又奏乞依嘉祐敕、重定案問舉首之法。又奏、四方讞請大辟案、見依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詔書。臣竊校之、降詔以後、比舊斷死者無慮數倍。罪疑惟輕、寧失不經。得失甚明、望委執政必決於上。而降除誤奏之罪、則可無冤濫。進吏部尚書、公再辭、未報、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有旨、誥命更不由門下省、逕付外行下。時夏人在廷、上欲公遂任此責、而公與司馬光聯親、慮光引嫌有言、稍稽入院也。公既辭、又指此爲嫌、不允。公知上意所託、乃力陳前議、而同列或難之、持久不下。公偶移賜告、遂上疏具三策以獻。以地易人、一也。留蘭州定西城、二也。幷塞門吳堡、義合二砦與之、三也。又乞還地之外、每送到一漢人、支絹十疋、以誘其利心、而人盡可得。章惇得罪去、父年九十歲、議與一便郡、已行矣、而言者遽止之。簾中宣諭三省、今後不得如此、似形責戒。公言、置往咎而念其親、與夫從諫不惑、皆陛下甚盛之德。然戒約之言、君臣之間、不免形迹。況二三大臣多是老於患難、進之猶恐不及、若更退之、不免顧避、自防翻怨、無所裨益、而

偷合苟容之人進矣。又聞宣諭、假令私家尊長有所怒、卑幼豈容寬解。臣愚以爲不然。人主之量如天地、豈得更有喜怒好惡。臣恐佞人讒間、以惑聰明。乃引唐魏徵對太宗語、君臣一體、若有形迹、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公自以不次被遇、尤思所以爲報事。雖非所與、必亦竭盡啓沃。知鄧州鄧綰知揚州、言者指綰舊事、論斥甚急、公於簾前極論以爲非、退又上疏言、綰已經先朝責降、今來因人易地、豈可再有所貶。三上章、反復開陳、期於必省。又言、臣曾蒙差知襄州、因綰奏罷。今日之言、蓋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側。尚恐進呈之際有所移易、不免再三冒瀆。上遣中使密賜批語、以謂、當時希合者衆、若人人而責、則事無窮已、似非安靜之道。欲作一詔書、諭以更不行遣、當各安職業、令改過自新。如何。卿更具可否奏入。公奏、臣伏讀批旨、不勝感歎、望只以此意付詞臣潤色、以成訓誥之美。學士院試館職人蘇軾草策題、言者論其引用不當、公言、軾乃臨文周慮不至、本非有罪、而聞言者不已。臣深恐萬一施行、則相與論辨紛紜、不免上煩處畫。望召言者、諭以朝廷置諫官、蓋欲補闕失、辨邪正。人臣小過、本無邪心、不須深論。若其引咎求去、則云朝廷不欲以小事輕去言者。有司議太皇太后冊禮、依明肅皇后故事、御文德殿受。公乞不用此例、又言、近日以久無雨、上心焦勞、群下利病寬卹殆遍。獨禁軍教閱主兵之官牽於賞罰、不復究察、頗聞嗟怨、有傷和氣。望詔有司、並依祖宗故事、各量人力爲石斗、察其偷墯而不繫賞罰、則自然相濟。公在樞密、以進退人材、蓋大臣之事、而地參丞弼、乃不得與聞、遂因旱上疏言、古者多因菑異求訪直言、所以宣導人情、以防壅蔽。陛下即位之初、所得應詔章疏、其中必有可采。願選官置局、隨宜行下。公奏、尚書六曹、諸路監司、多執文

害事、以致冤無所訴、亦宜取索元案看詳、求訪邊防利害、軍民疾苦、務從寬卹。韓維有旨與外任、公言、維論議賞罰、直前盡心、未聞別有大過。遽然罷去、必有人譖毀、致誤陛下。任賢不終、失進退大臣之節、乞追寢前命。是後朝廷議論、稍以朋黨相目、公疏其害、并以歐陽脩朋黨論進、以明善惡好惡、願上深加照察、無使滋蔓、以敗風俗。諫官王覿以言事忤旨、遂坐朋黨罷、公曰、覿不免則朋黨興矣。乃與文彦博、呂公著辨於簾前、上曰、朋黨甚多、宜早施行、亦恐於卿等不便。公對曰、朝廷本無朋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臣已論之詳矣。又指彦博、公著曰、是皆累朝舊人、陛下延之左右、豈容雷同罔上、庇護黨人。只如臣向以言事不合、擯棄二十年、陛下拔擢、置之此地。惟一心事上、豈復懷私、自玷家世。臣先因面謝、曾具奏聞、先臣與韓琦、富弼同爲仁宗柄任、各舉所知、引用忠良。當時造爲飛語、指作朋黨、三人者相繼補外、造之者公然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深以爲戒。次日、又與彦博、公著、大防等上前斥論。公曰、彦博、公著以重德老成、特留其政。大防陛下親自識拔、以爲有聞望、可信之人。今同論一諫官差除、久不見納、臣實憂懼。覿由是得直龍圖閣、知潤州。元祐二年、經冬雨雪不止。明年春、積陰不解、下民失業。公又上疏言、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或慮朝廷之上、君子少而小人多、以致陽不勝陰。願詔三省選用正人、以迎協氣。公在樞府踰年、邊奏未寧、夏人唯受封冊、而不遣使入謝、坤成節亦不貢奉稱賀、全失恭順。公言、西賊之勢可慮矣、皆臣竊位無效、以致如此。願除臣陝西郡、萬一用兵、則就近可以備任使。再奏不報、公既不得去、而議事終不能同。雖罷兵還侵地已決、而慮邊臣不切爲備、議遣中使分詣陝西、河東、拊諭帥臣各盡心、無致因此或失守禦。

詔書所云體量邊事、公言、元議無體量二字、若加之、恐失朝廷恩數、宜削去。熙河俘蕃酋鬼章以獻、上御便殿受俘、百官入賀、命從官告裕陵、即遣中使賜公黃金三百兩、犀帶兩條。使者宣諭、以公指蹤有勞、故爾賜賚。公辭所賜、不報。尋議貿鬼章塞上、以招其子、公力陳不可、又條十利害事、請正典刑、使四夷聞之、彼雖怙彊如此、卒爲我擒、而其罪必誅無赦也。夏人空國寇鎮戎、諸路赴援、到有先後、故所俘有多寡、議分釐賜銀合茶藥。公曰、均用命爾、今乃有全不及者、非所以激勸也。請不及釐亦賜。知熙州劉舜卿因李憲故事、擅支金帶銀器與立功將佐及走馬承受、朝廷議行戒約、公言、方委帥臣理節制、而苛細責之、所失不少。上察公之忠、將以爲相久矣、特以邊事未定、故留公樞密、以責其成。至是乃拜公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是日降三麻、在廷愕然延望、至唱公名、則舉笏相賀曰、天下事無慮矣。公辭至六七、上遣中使促公視事、不得已而就位。公前在樞密、欲誅鬼章以謝天下、同列深不爲然、上亦未決。阿里骨使到、文彥博欲令見之、庶幾其子結兀捉知其父在、僥倖得其心。公曰、不可、鬼章既就擒、彼國已絕望。阿里骨納款、因已歸罪鬼章矣。若使之見、必別生覬望。而其子以必見爲期、或未見聞死、則嫌隙再生矣。又欲以鬼章爲校尉、公曰、未正稿街之戮已爲非是、況可官之耶。前日曾以團練使命之、又寵以金帶、且不顧、尙何校尉之能有。方受俘告陵之際、有志之士爲先帝快意、而熙河死事之孤皆欲就食其肉於刀鋸之下。今乃一切倒置、何所示信。元豐中河決小吳口、水遂北流、神宗命因其性而導之。邀功之徒乘時射利、輒謂北流害塘濼、請塞小吳、使之東注。文彥博、呂大防是其說、公曰、水性固未易知、然水性就下、則不待講而後信。彥博、

大防不悅。公曰、上初即位、母后垂簾、是豈宜興大役時耶。附會者益衆、彥博、大防持益堅、乃議遣使按視、遂以吏部侍郎范百祿、給事中趙君錫爲使。既回、具言東流地高、水不可行、議遂罷。然起事者終不快也、輒密啓、從中批出、再申前議、以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公言、先帝因議者以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爲此虜所併。亦是從中批出、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者、謂刻日取勝、遂興雲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今日之議、正與之同。又言、大河之役、休戚半天下。不先規度、便欲興工、將來垂成、水勢擁遏、上下危急、公私無備、欲罷不能矣。又言、既回之後、不免擁住北下、使之東向、則舊河不能呑納、必致決溢。附會者既不得逞、乃欲先開減水河以探水勢。公曰、此不攻自破也。可回則回、不可則止、何用探爲。必其功料已有所費、萬一不回、則以此爲除破之名爾。又言、水官驟乞計置梢草、中書舍人彭汝礪請見其可回、計置未晚。此安民惜費之所同也。公因奏事、上遽曰、河事且熟講。公對曰、臣前後所論、無所易也。欲望收回批旨、一切付之朝廷。上遂遣使收回所批、責大臣與水官參議。知漢陽軍吳處厚以蔡確知安州所爲詩、解釋而進、以爲譏訕、簾下助之。公曰、不可長也。句端語隙、輒快私忿、而欲置人於死地。羅織黨錮之禍、將起於此。已而章疏交上、所以詆確者無所不至、遂流確新州、公於簾前具言不可、以曖昧不根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爲將來之法。又上疏言、臣知蔡確、衆議不容、不可以不容之故、行希闊之事。又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所不容、至於父母親置於必死之地、則不免傷恩。又奏、以重刑除害、正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況國體久安、尤重審愼。明日見上、公再三論列、呂大防曰、蔡確之黨甚盛、不可不治。公曰、朋黨難辨、卻恐誤及

善人、此事正宜詳審。公又上疏、極論朋黨爲國家之患、且如王安石喜同惡異、至今風俗以觀望承迎爲能事、願陛下寢確命、下詔釋附會者之罪、以安反側。又於上前期於必辨、方論次、同列不顧公而退。王存議與公協、因留存同議、卒不能回。或勸公引去、獨明己之力盡、公曰、我方慕古人、願爲良臣、不爲忠臣、安得楚楚以自見耶。言者果復論公、公遂與存俱待罪、不報。繼請補外、竟亦同罷、而宰執内屈、不敢罪公、乃如公請、出公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公到潁、水蓄之後、官私屋舍倒皆漂蕩、井邑蕭然。公極力振補、上下康乂。遂環城築長堤、植楡柳以防其害。後數年、水復至、堤遂有功。公因請將兵所駐、遇水火盜賊急難之際、協心拯救、仍許長吏不拘常制差使。公才罷相廟堂、復興回河之議、調發入潁昌、公得報、歎曰、是可已耶。上疏言、堯舜之治、不過知人安民。知人則不輕信、安民則不妄動。小人希功好進、行險生事、以求爵賞、然其利口、足以欺罔。勸更法令則曰、君臣千載一遇、時不可失。勸興邊事則曰、將爲北虜所幷、時不可失。勸回河則亦曰、河勢方東、時不可失。故臣前日深畏其言而力陳之、今日之舉、又必用時不可失之説動搖天下、遂欲少快其意。如一路生靈何。如一路民力何。上曰、范某之言有理、宜從其請。議復少緩、其調發猶未已也。會公再相、紹聖初再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寛來相視、亦言其不可。公罷、東流之役遂興、騷費半天下、而不閲歲、果大河之北幾爲一空、天下益以公爲蓍龜也。潁昌歲料河役、每輸七千則免一丁之行、或以爲便、已奏得請、公曰、此有錢而不出力者之便、有力而無錢者何便之有。且用民之力、於古有限、而今其遠不過五百里、乃一槩催之、特在官者與上戸爲地爾。復奏罷之。移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知延安府。未行、

進大學士、改河東路安撫經略使、知太原府。河東地狹民貧、至吝尺寸地、使死不得葬。公下令葬必如期、又撥官錢殮無主者瘞之、仍檄一路皆如此。熙河分畫地界、邊將以兩不耕地爲控扼而不與。以故持久不決、公請依元約、因上言、與司馬光陳棄寨之策、與陛下議定大計、以示輕地愛人之德。今邊將蓄疑敗謀、留兩堡之地、將再起事端、以招後患。望詔邊臣、速令界畫、悉依已行詔旨。三上章、並乞錄示邊臣。夏人犯麟府神木寨、無所得而去、朝廷猶詰責將吏、公一無所累、上章待罪。上曰、無所得而去、何罪之有。公請不已、曰、非將吏失律、乃臣之罪也。人君賞罰必信、不可爲老臣屈。乃不得已、降公一官、移河南府、又知潁昌。未幾、上遣中使齎詔撫問、仍賜銀合茶藥、召公赴闕、拜通議大夫、再爲右相。公辭六七、不允。又遣中使促公就位、因入謝簾中、䜌曰、卿此來、且與呂大防等同心協力。人言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④。公對曰、臣方欲薦此二人、望陛下早賜進用。一日奏事次、簾中曰、卿父文正公在明肅皇后垂簾之初、仁宗親政之後、忠厚正直、見於始終。卿名望衆人所歸、必能繼紹前人。公頓首謝曰、臣不肖、何足以當陛下獎勸委任之意。太皇太后崩、所賜遺留物、公再上章辭、不從、則又乞以助山陵之費、亦不報。侍御史楊畏議除諫議大夫、公難之、呂大防曰、畏曾論公、必無所嫌。公曰、初不知也。除自不敢與聞、容上前別有奏請。三上章、乞避位、哲宗謂大防曰、范某有時望、不宜去、卿可爲朕留之。亦遣中使促公歸府第、又遣中使促公入見。有間、上獨問公曰、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公對曰、先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當、激以賞罰、所以官吏急功、故爲民害。上曰、當時不須立賞罰。公對曰、不唯賞罰不當立、付之尤宜得人。遂又述此意上疏、引諭精確、卒言青苗非

朝廷所能行、行之終不免擾人也。是時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而侍從言事官多不由進擬。公上疏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知人舉直之化小有失當、其繫不細。疏奏、上爲之動。而中批之人、類由密啓、上乃以所得姓名質之於公、公曰、天下治亂、實本於此、不可不慎。又疏言、舜舉皋陶、不仁者遠。湯舉伊尹、不仁者遠。聖政之初、選用人材、正宜如此。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中書省以二疑獄爲不可貸、已畫可、門下省復奏貸之、公曰、門下非取旨之地、就使未安、亦當各正其職、容無辨耶。遂上疏言、二囚一殺舅、一殺妻之父、皆已殺也、情雖可疑、如死者何。若論親黨、則全無渭陽之念、頓戾寡妻之刑、公然背義忘恩、弗思投鼠忌器。尤繫朝廷風教、不可不慎也。請如已畫。又言、王存可大用、彭汝礪可任言責。上曰、王存如何人。公曰、忠厚正直、臣所信也。今年已七十、願早用之。紹聖元年、言事者交章力排垂簾時事、人情大恐、公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欲躋天質於堯舜之上、其功烈、其誠心、幽明共所鑑也。今人主初親政、而議者輒自爲計、不卹國是、一何薄哉。遂以明道二年五月癸酉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已而狂人趙天啓作擬試策、傳播中外、御史章疏稍取以爲用、其語何止誣罔也。公曰、太皇太后勤勞公正、陛下尊奉備至。一旦策題出、小人僥倖臨事、致誤陛下。又曰、狂妄詆訐者已多矣、容之則累聖孝、懲之則恐塞言路、不若以詔書禁約、一遵仁宗故事。天啓在元祐中已上書、詆熙寧政事爲非道矣、後見其書、編管鄧州。上不納公言、亦不許公去。客省副使高士敦以太皇太后恩、特旨改官、蘇轍責知汝州。御史來之邵言士敦任成都鈐轄日不法事、又論轍所謫太近。公言、之邵爲成都府路監司、士敦有犯、自當按發。轍執政累年、之邵已作

御史、亦無糾正。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公知不容於時、再上章乞去、語甚懇切、遂以公爲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陛辭日、賜坐啜茶、慰勞甚渥。上曰、卿耆德碩望、朝廷所賴、然堅不肯爲朕留。卿雖在外、兩爲宰輔、凡有所以裨益於時政者、但入文字來、無事形迹。公曰、敬受命。既到官、値興廣武埽役、下潁昌、汝州科梢草⑤一百萬。公曰、兩處之民不習河役、方薦饑之後、加之道路阻遠、乘此急難、又須數倍之價、何以堪。異時遂以爲例、則永爲深患。力請至七八方免、然破産失業已十三四、有至非命而死者矣。報到、閭巷田野讙呼鼓舞、如脫機穽。方爲公立生祠、會公南遷、畏事者止之。司馬光、呂公著奪恩、數毁墓碑、凡元祐時大臣侍從官例皆貶竄。章惇以公嘗斷國論、遂以爲黨、而將因其例、上曰、范某非黨也、但不肯爲朕留爾。惇曰、不肯留即黨也。上勉從其請、降公一官、移知河南府。公以疾辭、改陳。相次大防等竄嶺表。先是公未罷相、上嘗問公曰、貶謫之人、幾似永廢。公察上意甚善、特有所牽制而未果、因致賀曰、陛下語此、堯舜不如也。今重罪編配之人、尚理期叙復、豈兹等人不與此比。願陛下只用檢舉、候進呈、令依條則。或有言者、亦易裁處、唯在陛下力主之爾。是歲郊祀、上懷公語、將因赦稍理大防等冤、而惇近測上意、前期奏大防等難從恩宥、遂以爲永例。公聞而憂憤、及齋戒累日、奏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而又憂慮不測、何以自存。迹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爲怨讎、以疑似爲訕謗、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鑑。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靡卹效尤。兼臣與大防等共事、臣有所言、多相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只是仰報聖德、不爲其他。兼今夏內地大

熱炎方想不易處。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臣尙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又陛下常憫遷謫之人、幾爲永廢。臣測知聖心、亦曾乞用檢舉之說。陛下以一蔡確嘗軫至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奏上、亦感悟、惇持意益堅、反詆公爲同罪末錄、遂落職知隨州。方草疏時、或以難回觸怒爲解、萬一得遠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如此、無一人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繫不小。設有不從、含糊觀望之際、體國愛君、亦曾有人力陳其非者。果得罪、死復何憾耶。促家人束裝以待。謫命在隨幾一年、州事毫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少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爾曹勉之。間有唁者、則曰、我兩爲眞相、報國無狀、今日之貶、無所憾也。或謂公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在永三年、人不堪其憂、公處之有餘裕、非醫藥方書未嘗經理、非修身行己不以語人。預作棺衾、以俟瞑目。上即位、皇太后權同聽政、南遷流人例徙內地。以公爲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二聖將復用公、而意若未得伸、乃遣中使至永州、就賜銀合茶藥、問勞委曲、曰、二聖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已虛位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爲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公頓首謝。又云、太后問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何說。公謝曰、唯鼓舞聖德。又云、天下有何不便、但奏取來。公對曰、敢不奉詔。又云、鄧州莫且去否。公對曰、已出望外、如歸鄉里。又云、離闕日、二聖再三命某言、太

后在宮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進公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許歸潁昌。遂復觀文殿大學士、充中太乙宮使。召赴闕供職、而公病矣。詔書有豈唯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骾論嘉謀、日聞忠告之語。公捧詔感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風痺不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將至畿內、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促公入覲、仍宣諭渴見之意。公曰、老臣昏忘、不可勉彊。中使曰、朝廷自有優禮。公曰、老臣命薄、虛蒙聖眷。繼又遣中使賜銀絹各五百、以繼道路之費、仍遣國醫診視、醫藥所須、並出內府、一錢不得取於公。又敕須公病愈、乃得歸。公乞免供職、許歸潁昌養疾。上不得已而許。後見輔臣、問公安否、乃曰、范某得一識其面足矣。久之、上知公決不能起、始命上宰。公既安里第、有間、疾少瘳、念醫者在門、不許受私謝、乃以天寧節所得冠帔、請改其服色。上批其奏曰、冠帔可留與骨肉、醫者之服色已依所請。卿有忠言嘉謀、宜時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公上表謝、遂復告老、尋降詔不允。比詔到、而公薨矣、實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二日也、享年七十五歲。正旦坐受家人賀如平時、明日若熟寐、然家人視之、則公逝矣。前期戒諸子殮如古人、周身之外、不得侈一物、葬務至約。口占遺奏以授諸子、歷叙家世遭遇、晚被厚恩、不得一見上爲不足。言不及私、唯指陳切務數端而已。讀者益知公爲不可及也。又令遍別廟堂及侍從諸公、內外知舊書、其大致則欲尊王芘民、竭誠盡瘁、以輔成聖世也。上覽表震悼、時東朝晚出、中外縞素。輔臣進見、語及公、上爲之出涕、尤歎恨不得用公也。得遺書、痛悼嗟惜、益期不負公之囑。潁昌之人無不揮灑、而遠近來哭者無虛日。上遣中使密賜銀三千兩、且宣諭曰、非常典也。撫慰諸孤、索其所須無纖悉。問欲勑葬否、

諸孤以治命力辭。尋勅潁昌、河南府給其葬事、賜其墓碑曰世濟忠直。添差婿蔡轂通判潁昌府、專督喪轝及存卹喪家諸孤。卜以四月十日葬公於河南府河南縣萬安山下文正墓之西北。初、楚國之娠也、夢步月中庭、有兒自月中下、以衣裾承得之、明日生公。既就學、晝夜不少休、夜坐帳中、燈煙所薰、帳頂如墨色。後公貴、魏國出以敎子。其在襄城、有貴公子挾進士第筮仕、方初歆豔一時、公頽然其後。政事之餘、從諸公勸講、賦詠爲樂。嘗賦秋風吹汝水、讀者已知爲公輔器也。文正墓碑石未得、而葬之日且逼、公衰服行哭、密有所禱、遽得之道左。逮公將終、潁昌城內外林木俱冰。集賢殿修撰唐義問與公久游、且相好也、亦起自謫籍、而歸遇公于鄂、相語甚款。公折簡抵義問曰、某非久就木、後事願公證明。公捐舍館、義問適守潁昌、凡經理陳請、切於己事。雖氣類相求、亦公精誠、前有所托也。方文正即世、遺二稚子、一男一女、甫七八歲。公教養至於成人。男爲名臣、官至龍圖閣直學士。女嫁令族、封和義郡君。又公伯姊嫠居、公爲給事中、請以所得恩典改授冠帔、簾下諭政府曰、范氏文正公女、宜特賜、何必改也。公草謝表、曲盡感遇之意、後亦以公恩封高平郡太君。公有文集二十卷、臺諫論事五卷、邊防奏議二十卷。公內剛外柔、端亮不撓、其正身齊家、以至許國愛民、皆得之天資、而本於平易。不宿怨、不吝過、不苟近利、不邀虛名、未嘗忽細故而不親。常欲以天下如一堂之上、人心如己之心、利害休戚皆欲與之同。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耳。食不重肉、亦無所擇、衣纔蔽形體、不事華靡。暑月必襲衣、見子孫必冠。所得錫賚、入手盡散。任子恩必先疏遠、故其仲子垂五十而官未寄祿、幼子與五孫猶未仕也。位宰相如布衣時、無好惡、不以聲色加人。在政府、賜予纔

在門、徑以廣義莊。歸自南遷、家人衣食將不給、所賚金帛均給親族、曰、上不忘老臣之賜也、幸同此恩。論事周旋、油油翼翼、唯理之得、唯陳請之通而後已、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上自人主信其忠、士大夫服其義、武夫悍卒、匹夫匹婦懷其德。外至夷狄、皆知其名。其爲留臺也、一時耆德多在洛、公與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杯、過從不間一日、洛中誇以爲勝事、而天下唯憂公不起也。方其在永也、天下固未嘗一日忘公。其召而來、天下跂首以望其用。其病而歸也、天下猶幸其復興。至其薨也、莫不嗟咨太息、或至涙下。故其歷事五朝、用捨出入踰五十年、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安危。方晉叔向、唐裴度雖近是、而彼則不能無少愧矣。夫人王氏、天章閣待制質之女、魏國夫人、卒于永州、今舉以祔。五男、長正民、單州團練判官。次正平。次正思、宣德郎。次正路、次正國。五女、嫁將作監崔保孫、朝請郎、荆湖北路轉運使莊公岳、奉議郎司馬宏、承議郎蔡轂、通直郎郭忠孝。正民、正路、崔氏、馬氏二女皆先公卒。孫七人、直彥、宣義郎。直方、郊社齋郎。直雍、直英、直清、直舉、直孺。女一人、嫁長安李琥。曾孫一人。公雖篤於恩仁、然非其義、纖介不以假人。教子弟則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以謂有爲亦若是、豈不在人耶。故皆表表自起、士大夫指以爲勸。公嘗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應手。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其如病者何。故雖以人材爲己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內舉有所不避。其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爭。元祐中嘗實封手詔、委公薦士、公具十餘輩上之、後皆進用、亦有至廊廟者。上以爲公知人。性不欲生事、不欲撓人。其歸葬兄也、廊廟先以屬河南府守、將以爲助。公既葬而後見太守、守問公

曰、卜葬定何日。公曰、已葬矣、姑一見公而去。守驚曰、何不一相及也。廟堂諸公皆有書以見託、今將何以報之。比其薨也、前飭子弟無以後事累公上、皆取給於私力、而亦不可以煩人也。公之再相也、簾下非特知公之賢、亦將有所託、故其引文正以賞公、其意可知也。公亦感激遭遇、期以身盡、而哲宗亦察公之忠、咨訪眷待、不與他等。然退而寒之者至矣、公雖披見肺肝、上亦無從可知也。嗚呼、之儀既銓次公章疏、每至抑揚論列之際、未嘗不掩卷而歎、亦或至於墮睫也。蓋無一語不出於誠意、無一事不切於物情、或所指者小而所戒者大、所陳至近而所及至遠。其言而未行也、亹亹如理棼絲、必至於緝而後已也。丁寧反復、愈挫愈勵、甚者如救焚溺。其已行者略、而不行者詳。竊以問公子、其子曰、此先公微意也。已行者、君臣一心而信矣、所以略。不行者、將以示吾君優容聽納、臣下屢瀆而不厭、所以詳。既互見君臣一時相與之盛、而又可以爲來者之勸也。使公之言行於熙寧、元豐間、必無元祐之更張。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元符之已甚。至是上虛心必有待於公、而公病矣。所謂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與有陰德者、必饗其樂、天下孰不有禱也。而公弗顧以往、其果有命耶。抑物理自有其數也。觀公終始一致、白首不渝、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於斯可以無憾矣。一時之語、固不得而加損、姑撮其切於事者載之。蓋非其語不見其實、故不得而簡。盡其文不出其事、故不必備。使讀之者聳然必作而欲有所爲、則如公臨之而致不朽之託、公既有所命矣。或曰、孔子作春秋、而定哀之間多微辭、是不能無所避就也、然則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執筆者固當論世而言、亦當知盡萬物、不能易己之重、庶幾不負公之記、而異

時可以下見於公而無憾也。謹狀。

李之儀撰《范忠宣公集》卷一八至二〇

校記

①此行狀爲李之儀撰，見《宋史》卷三四四《李之儀傳》。

②潁：原作「隸」，據諸史志改。

③謂：原作「渭」，據文意改。

④彭汝勵：《宋史》本傳作「彭汝礪」。

⑤梢草：原作「稍草」，據上文及《宋史・河渠志》改。

范純仁 二

范忠宣公墓誌銘

元符三年、今皇帝既即政、虛心求賢、首訪遺老。時故丞相范公以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即日走中貴人湖南、致上及皇太后命、勞賜甚寵。所咨皆國家大體、蓋將屬以重任。初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道進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使者問賚相屬、公以疾辭、遣國醫往視、公固請還潁昌里第。上察其不可強起、許之、然每對輔臣、以不見公爲恨。又手詔公曰、卿有忠言嘉謀、宜時陳奏、以副朕眷待者德求治之意。既而公疾益侵、請老、不許。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癸亥薨、年七十有五。上聞震悼。會皇太后崩、不視朝、間對輔臣語及公、輒動容。常賻外賜其家銀三千兩、贈開府儀同三司、敕潁昌、河南給其葬事、賜世濟忠直四字、曰、以是書于墓隧碑首。又詔葬爲輟視朝。有司節惠、謚曰忠宣。四月庚子、葬公河南尹樊鄉萬安山之原。公諱純仁、字堯夫。曾祖唐國公、諱贊時。祖周國公、諱墉。考楚國公、嘗參知仁宗政事、謚文正、諱仲淹、皆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曾祖妣陳氏、唐國太夫人。祖妣陳氏、周國太夫人、謝氏、秦國太夫人。妣李氏、楚國太夫人。世家蘇州、文正公葬河南、遂爲河南人。文正公議論設張、紀于國書、暴于天下、有德有勞、爲宋名臣。蓄不盡施、鍾于其子。楚國太夫人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得之、寤而生公。五歲知讀書、八歲能爲其徒誦說書義。十有一歲、喪太夫人、哭泣如成人。既長、力問學、長于論議、恩補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進士起家、歷知常州武進、許州長葛二縣、皆不赴。文正公薨、乃出仕、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汝州襄城縣。爲政有惠愛、課民種桑、民獲其利、號其桑爲

著作林。用舉者、召編校昭文館書籍。辭不就、簽書許州觀察判官事、州賴以治。賈默知開封府、薦知襄邑縣。大興學校、士爭歸之。衛士挾牧地暴民田、公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詰公、公言、兵須農以養、卹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公始。治平元年、以某官爲江東轉運判官、擢殿中侍御史。時方議濮安懿王典禮、大臣與從官異論。公言、陛下親受仁宗詔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請如從官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入論奏、不聽則皆納告牒、家居待罪。既而內出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公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闥。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時已詔罷追尊、趣公就職、公猶以不皆如從官議、請去益堅。上不得已、出公通判安州。公在臺、數言人所難言、及爭濮王事、引誼據經、語斥大臣尤切、繇是名震天下。徙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除尙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未幾、加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判國子監。神宗初即位、慨然有追迹先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志、得王荆公任之、多所更張。公自還朝、即勸上毋開邊隙、又言、變改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上問、何謂不見之怨。公曰、古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上善之、令條古事可爲戒者以聞。公作尙書解以進。及爲諫官、前後爲上言者、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申公論爲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爲戒。大則廷論、小則疏達、未聽則連章累牘不苟止。其于君子小人之際、尤反覆激切、無所諱避。嘗論富韓公在相位、不當數移疾杜門、自爲形迹。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薛向不可任發使、向行均輸法于大路、必將掊

克生民、斂怨基禍。它所開陳類如此。上方銳于求治、又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自古人君欲事功亟就、必爲憸佞所乘、不可不察。公雅與荆公厚善、至是數言其以五霸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人主、失天下望。既而劉琦、錢顗、孫昌齡同時罷御史、公又言、琦等一言柄臣、遽以罪絀。今在廷阿附者衆、奈何陛下更以法驅之。益指切荆公、并及它大臣、詞氣甚厲。上察其忠、留章弗下、而公請去不已、至闔門不出。乃罷諫院、留修起居注、公固辭。執政或遣所親諭公、速起、且除知制誥矣。公曰、是以利誘我也。言不用、萬鍾于我何加焉。錄所上章、納中書門下、執政見之、怒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坐失察僚佐燕游事、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入見、上問公兵法、邊事、皆對非所習、因懇辭邊任、不許。慶自文正公爲將、有恩。公至、會歲艱、賑發以時、全活甚衆。既而蓬生蔽野、結實如粟、可食、公私獲助。復爲營來歲耕稼之具、歲以大穰。或言公廩貸過多、遣使按視。民聞之、爭先輸官、比使至、無負者。會屬流人道慶稱冤、按得冤狀。郡將种古訟公挾情變獄、詔移獄他郡、出御史治之、逮公就對。部人數萬號泣遮道、童兒相率誦詩隨之、久廼去。獄成、古坐誣告抵罪。公猶以它事奪職、知信陽軍、徙齊州。齊多盜訟、前守率尚威嚴、公獨治以恩信、歲終犯法者、視舊減半。以喪子請罷、得管句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府、論教保甲妨農事甚力。累遷朝議大夫。元豐八年夏、復以直龍圖閣知慶州。歲中、擢天章閣待制。召還、充侍讀、又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溫公入相、首革差役法。公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爲溫公言之。溫公有所建請、

公復言、宰相當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而正士將卷懷退避。是時、初改熙寧案問自首法、公奏立文太深。又言、四方奏議大辟、有司一以八年十一月詔書從事、坐死者視舊數倍、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蓋公雖與溫公同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於是人皆服公平直、知前於荆公、非苟爲異也。明年二月、進吏部尚書、不數日、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公還自慶、兩宮亟遣中使賜太官膳、出手詔、問禦備西戎之策、公請罷兵棄地、因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會公入樞府、復申前議、又請予地之外、歸一漢人予絹十。兩事皆施行。既而、夏人未順、公請陝西一郡自效、不許。會邊臣俘番酋鬼章以獻、兩宮歸功輔臣、褒賜異甚。公請誅鬼章塞上、以謝邊人、而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其後、又欲官之、公復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元祐三年春、拜大中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自爲執政、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在樞府時、言者攻章惇、鄧綰、公皆力爲救解。因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恐錄人之過太深、實繫國體。兩宮感悟、即日遣中使手詔嘉納。因下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切勿問。言者亦勿復以言。既而在廷頗分朋黨、論議多出私意、浸潤之說稍行。學士蘇軾草策問題、或言引用不當。韓維罷門下侍郎補外。公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弗避嫌謗、不可因讒言絀。及在相位、諫官王覿坐論朋黨貶、公復爲辯君子小人朋黨之異、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幷錄歐陽文忠公朋黨論以進。明年、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丞相確安州所爲詩傳釋、以爲謗訕、言者遂欲擠之死地。執政主其說、獨公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公進則與同列爭於簾前、退則上疏極論無虛日。蔡丞相貶新州、言者指公二人異論、公

二人亦堅求罷、乃以公爲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築防備水、後賴其利。踰年、進大學士、知太原府、河東經略安撫使。瘗民燼骨未葬者三千餘喪、又推之一路。夏人犯邊、公直將佐、引咎歸己、章累上、乃貶秩一等、徙知河南府、再徙潁昌。召還、復爲右相、仍遷通議大夫。公前爲相時、有司請歸河故道、二三大臣主其議、公獨爭、以爲壅水使高、必難成功、況今公私匱乏、當緩其役。朝廷爲出近臣往視、還奏如公言。主議者不懌、密啓以手詔督趣、公復固爭、兩宫悟、爲收還手詔。公既罷、而河役復興、調發及潁昌、公又上疏極論、兩宫然之、而役猶不輟。及公再相、又遣從官御史經度、不能易前説、然主議者必欲成之。後雖暫歸故道、已而復決、人力爲之大敝、至于今未復也。公遇事不苟同、列患之、或諷公。再相時、御史當有言、公即避位、不聽、固請、上亦固留之。時上方親政、於大臣中注意獨厚、有密薦人材者、輒以質於公。又嘗問先朝法度、公悉心以對、無所回隱。因勸上愼擇執政、臺諫官、且言、仁宗朝委事執政、而臺諫實參論議、可以爲法、然不可用非其人。上嘉納之。初、公召還、宣仁嘗稱文正公在天聖、明道間、始終一節、以勉公。宣仁崩、小人爭論垂簾時事、公力陳太皇太后勤勞公正、保佑扶持之心、請依明道故事、下詔戒妄議者。蓋明道中詔、實文正公啓之。及是、公又以爲言。群御史摭蘇軾所行制詞、以爲訕及先朝。蘇轍常論改先朝法度、引漢武昭父子爲言、上怒擬非其倫、自門下侍郎貶汝①州。御史來之邵以爲責輕、之邵又論宣仁從弟高士敦蜀中不法事。公奏、御史在位日久、當軾、轍勢盛時、無所論。士敦官蜀日、之邵爲監司、未嘗按讁。一旦乃爾、其情可見。上之怒轍也、轍不敢自明、公獨前奏、武帝雄材大略、史無貶詞。況轍所論、事與時也、非論人也。上意稍解。軾、轍平日與公

論異、至是人益服公爲平。時上方更用大臣、公力請罷、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於是元祐公卿大夫相繼貶竄、公亦坐奪一官、徙知河南府。辭行、改知陳州。公在位時、上嘗問公、貶竄之人殆將永廢。公前贊曰、陛下及此、堯舜用心也。因請以時叙復如法。及罷辭、上又從容諭曰、卿雖在外、有所見宜悉以聞、毋事形迹。至是、上方祀明堂、肆赦、大臣前疏呂丞相大防已下數十人終身勿徙、公即爲申理、請悉追還、辭甚懇至忤大臣意、落職知隨州。喪明告老、大臣弗許。逮明年、再貶永州。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他人莫能堪、而公不爲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公性夷易寬簡、弗以聲色加人、及誼所在、則挺然不少屈。推誠好善、不爲忮克、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矣。繇是所至、人歸其仁而憚其正。歷事四世、終始無間言。自爲布衣以至宰相、廉儉恭遜、不少加損。政府恩錫、屢斥以廣義莊。晚年南還、貧甚、得賜、輒均及屬人。前後任子恩、多先族。故公歿之日、幼子、五孫未官。賴上賻、乃克葬。公之配王氏、天章閣待制質之女、有賢德、能成公志、封魏國夫人、卒永州、今舉以祔。五子、正民、單州團練推官。正平、忠武軍節度推官。正思、宣德郎。正路、正國。五女、歸將作監主簿崔保孫、朝請郎莊公岳、奉議郎司馬宏、承議郎蔡穀、通直郎郭忠孝。正民、正路、崔氏、司馬氏二女皆前卒。孫男七、直彥、宣義郎。直方、郊社齋郎。直雍、直英、直清、直舉、直儒。女一、曾孫一。蓋文正公四子、長子少有大志、不幸疾廢、公與叔季克世其家。而公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二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黜廢、志氣彌勵、人以爲有文正公之風焉。其在朝廷、務獎進人材、故天下善類視公用舍以爲消長。有文章論議三十卷、而論議之文、實傳天下。主於平恕、不爲已甚。世謂使其言

行於熙寧、元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用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讎復之禍。今上虚己待公、天下亦幸公復用、而公疾不能朝、以至不起、哀哉。既病、口授諸子遺奏數百言、讀者益歎其忠。初、公南還、道遇故人唐義問、屬以後事、比薨、義問適守潁昌、果賴其力、其前知又如此。某晚游公門、辱知厚甚、手書諉以銘文、誼不得辭。銘曰、

遠矣范宗、陶唐其系。更夏商周[2]、保姓受氏。在晉宣子、以告穆叔。流非不長、止[3]曰世祿。孰爲不朽、維後有人。若公父子、再秉國鈞。有德有言、百世弗泯。公起諸生、至位丞相、一節不回、雖老猶壯。御史抗議、公惟守禮。諫垣建白、公不言利。封疆之畫、公曰休兵、廟堂之論、公則持平。利害異趣、公爲砥柱。愛惡相讎、公爲虚舟。世夸以爭、公避不有。衆所憚行、公惟恐後。堂堂嶷嶷、古社稷臣。正色四世、屢亨屢屯。白首南遷、縱心順命。已僵復起、天子之聖。有澤在民、有謀在國。壽非不多、人以爲嗇。惟其卓偉、山高日赫。歸從先君、嵩洛之側。帝念公賢、形于詔墨。後人來咨、不假方冊。請視豐碑、世濟忠直。

曾肇撰 《曲阜集》卷四

忠宣公國史本傳

某字堯夫、世家蘇州。父某、嘗參知仁宗政事、謚文正、葬河南、遂爲河南人。某五歲知讀書、八歲爲其徒講説書義。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第進士、調知武進、長葛二縣、俱不赴。文正薨、始出仕、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襄城。有惠愛、課民種桑、號其桑爲著作林。即召編校昭文館書籍、辭不就、簽書許州觀察判官公事。賈黯知開封、薦宰襄邑。縣有牧地、衛士挾以暴民田、某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劾某、某言、兵須農以贍、卹兵當先卹農。朝廷直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某始。治平中、自江東運判召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時方

議濮安懿王典禮、大臣與從官異議。某曰、陛下親受仁宗詔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不同、請如從官議。繼與御史呂誨引誼據經、語斥大臣尤切、納告牒家居待罪。已而内出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某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柰何使命出房闥。異時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追尊、趣某就職。某猶以不俱如從官、請去益堅。上不得已、出某通判安州、繇是某之名震於天下。徙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諫院。未幾、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判國子監。神宗厲精求治、任用王安石、事多所更。某言、驟更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上問何謂不見之怨、某曰、古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上善之、令條故事可爲戒者以聞。某作尚書解以進。及爲諫官、前後爲上言者、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申公論爲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爲戒。大則廷論、小則疏達。未聽則連章累牘不苟止。其於君子小人之際尤激切無所諱避。又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自古人君欲事亟就、必爲憸佞所乘、不可不察。某雅與安石厚善、至是數言安石以五霸富國彊兵之術啓迪人主、失天下望。既而劉琦、錢顗、孫昌齡同時罷御史。某又言、琦等一言柄臣、遽以罪去、今在廷阿附者衆、柰何陛下更以法驅之。言益指切安石、并及他大臣。上寢其章、罷諫院、留修起居注。固辭、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坐失覺察僚佐宴游、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入見、上問兵法、邊事、皆對非所習、固懇辭邊任、不許。慶自文正爲帥、有恩。某至、屬歲饑、賑發以時、全活甚衆。既而蓬生

蔽野、結實如粟可食、公私獲助。復爲營來歲耕稼之具、歲以大熟。或言其廩貸過多、遣使按視。民聞之爭先輸官、比使至、無負者。會屬郡流人道慶稱冤、按得冤狀、郡將种古訟某挾情變獄、詔移獄比郡、出御史治之、逮某就對。部人數萬號泣遮道、童兒相率誦詩隨之、久廼得去。獄成、古坐誣告抵罪、某猶以他事奪職、知信陽軍、徙齊州。以喪子請罷、得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府、論教保甲妨農事甚力。累遷朝議大夫。元豐八年、又直龍圖閣、知慶州。歲中、擢天章閣待制、召還、充侍講、又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光入相、首改差役法。某力言之曰、事當熟講而緩行之、不然滋爲民病。於是人服某平直、知前於安石非苟爲異也。明年二月、進吏部尚書。數日、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某召還、兩宮亟遣中使賜太官饍、出手詔問備禦西戎之策。某請還兵棄地、因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未決、會某入樞府、復申前議、又請予地之外、歸一漢人、予十縑。事俱施行。既而夏人未順、某請陝西一郡自效、不許。會邊臣俘蕃酋鬼章以獻、兩宮歸功輔臣、褒賜異甚。某請誅鬼章塞上、以謝邊人。而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赦不殺。其後又欲官之、某復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元祐三年春、拜大中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某自爲執政、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在樞府時、言者攻章光廟諱、鄧綰、皆力爲捄解。因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恐錄人之過太深、實繫國體。兩宮感悟、即日遣中使手詔嘉納。因下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切勿問、言者亦勿復以言。既而在廷頗分朋黨、議論多出私意、浸潤之說稍行。學士蘇軾草策題被詰、韓維罷門下侍郎補外。某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言黜。及在相位、諫官王覿坐論朋黨貶、某復極辨君子小人朋黨

之異、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以進。明年、吳處厚以蔡確安州所爲詩箋釋以聞、臺諫執政主其說、且欲貶之死地。某謂呂大防曰、此路荆棘已七八十年矣、不可自吾輩開之。欲約大防相與論列。既至簾前、宣仁后曰、蔡確以吾比武后。大防不敢言、獨某與王存同奏、乞薄確之罪、不從。於是吳安詩、劉奉世論某不當救確、而某亦堅求罷、廼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踰年、進大學士、爲河東經略安撫使、瘞民燼骨未葬者三千餘喪。徙河南府、再徙潁昌府。召還、復爲右僕射、仍遷通議大夫。某於事無所回隱、同列或病之。會宰相呂大防引楊畏爲諫議大夫以自助、某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門下侍郎蘇轍從傍誦其彈文、某初不知也、由是乞罷政。不聽、因固請。時哲宗方親政、於大臣中獨注意某。有密薦人材者、輒以問、又問先朝法度、某悉實以對。因勸哲宗擇臺諫官、且言仁宗朝委事執政、而臺諫參議論可以爲法、然不可非其人。哲宗嘉納之。宣仁崩後、小人爭論垂簾時事。某力陳太皇太后勤勞保佑之功、請依明道故事、下詔戒妄議者。蘇轍以論改先朝法度、引漢武爲言。哲宗怒擬非其倫、貶汝州。方哲宗怒、轍不敢自明、某獨前奏武帝雄材大略、史無貶詞。況轍所論事與時也、非論人也、哲宗怒稍解。轍平日與某不相咸、至是服其爲人。章光廟諱用事、某請罷、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左正議大夫、知潁昌府。未幾奪一官、徙河南府、改知陳州。某當政時、哲宗問貶竄之人殆難永廢。某前贊曰、陛下及此、堯舜用心也。因請以時叙復。及明堂肆赦、章光廟諱等先疏呂大防已下數十人終身勿徙。某爲申理、請追還、辭甚懇至、忤光廟諱等意、落職知隨州。明年、以武安軍節度副使貶永州。元符三年、徽宗既即政、即日走中貴人湖南、致上及皇太

后命、勞賜甚寵。所啓皆國家大體、蓋將屬以重任。初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道進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使者問賚相屬。某以疾辭、遣國醫注視。又固請還潁昌里第、上察其不可彊起、許之。然每對輔臣以不見某爲恨。又手詔之曰、卿有忠言嘉謨、宜時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既而疾益侵、請老不許。建中靖國元年、年七十有五、薨。上聞震悼、會皇太后崩、不視朝、贈開府儀同三司、勑潁昌、河南給其葬事、賜世濟忠直四字、以是書于墓隧碑首、謚曰忠宣。某性夷易寬簡、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歷事四世、無間言。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疏族。歿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有文集二十卷。子正民、正立、正思、正路、正國。

國史本傳 《忠宣范公文集》卷八

宋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高平郡公贈太師許國公謚忠宣堯夫公傳

公諱純仁、字堯夫、文正公次子也。其始生之夕、母楚國太夫人李氏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遂生。公資警悟、八歲能講所授書。仁宗慶曆三年、以文正公任爲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文正公曰、汝昔日以遠爲言、今近矣、復何辭。公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就養焉。文正門下多賢士、如胡瑗、行狀作胡旦。孫復、石介、李覯之徒、公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色。其墨帳藏義莊、至明季時猶存。文正公薨、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兄監簿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時節之。賈昌朝守北都、今直隸大名府。請參幕府、以兄辭。宋庠薦試館職、謝曰、輦轂之下、非兄養

疾地也。富弼責之曰、臺閣之任豈易得、何庸如是。卒不就。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爲著作林。兄死、葬洛陽。韓琦、富弼貽書洛尹、使助其葬。既葬、尹訝不先聞、公曰、私室力足辦、豈宜慁公爲哉。簽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今睢州。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公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耶。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公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公始。時旱久不雨、公籍境内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闕時、吾爲糶之。衆賈從命、所畜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内民不知也。英宗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脩等議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公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公還所授告勅、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公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追尊、起公就職。公請出不已、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神宗即位、召還。神宗問陝西城廓、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廓粗全、甲兵粗脩、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爲他日意外之患。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神宗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

敢怒是也。神宗嘉納之、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鑒戒者。乃作尙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加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神宗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逖小臣咨訪闕失。公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公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己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胥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謁、以致忠告。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又論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公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尙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爲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無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公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其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公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公沮格、因讒者遣使、欲捃摭私事。不能得、使者以他事鞭傷傳言者。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奏使者之過、亦不折言者之非、後竟坐失察僚佐燕游、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

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公揣神宗有功名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尙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別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爲朕悉心爾。遂行。秦中方饑、擅發常平粟振貸。僚屬請奏而須報、公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讙曰、公實活我、忍累公耶。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冢、使者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監司窮治、乃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公上疏言、建中守法、申請間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去。今緣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猶贖銅三十斤。環州种古執熟羌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冤。公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讕訟、詔御史治於寧州。公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於河者。獄成、古以誣告謫鄜延。呂惠卿密奏公擅回宥州牒、坐是黜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強悍、人輕爲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公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公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耶。通判曰、此釋之、復紊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與民除害爾。公曰、法不致死、以情殺之、豈理也耶。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盜減比年大半。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公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爲勝事。復知河中、諸路閱保甲妨農、論救甚力。錄事參軍宋儋年暴死、公使子弟視喪、小殮口鼻血出。公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寘

毒鼈肉中。公問食肉在第幾巡、曰、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且訊之、則僧年素不食鼈。其曰毒鼈肉者、蓋妾與吏欲爲變獄張本、以逃死爾。實僧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遂正其罪。哲宗立、復直龍圖閣、知慶州。召爲右諫議大夫、以親嫌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公謂光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習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謟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公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行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公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种古因誣公停任。至是、公薦爲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爲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元祐初、進吏部尚書。數日、同知樞密院事。初、公與議西夏、請罷兵棄地、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予十縑、事皆施行。邊俘果莊以獻、公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後又欲官之、公復固爭。然果莊子終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公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公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爲綰也已④。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學士蘇軾以發策問爲言者所攻、韓維無名罷門下侍郎補外、公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黜官。及王覿言事忤旨、公

慮朋黨將熾、與文彦博呂公著辨於簾前、未解。公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彦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脩朋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吴處厚傅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爲謗宣仁后、上之諫官、欲寘於憲典。執政右其說、惟公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彦博欲貶於嶺嶠、公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公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爲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疏、其略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父子至親、主於恕而已。若處之必死之地、則恐傷恩。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公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眞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至如王安石正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爲商鑑。今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以化枉邪爲善人、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須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司諫吴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擊公黨確、公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踰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其境土狹民衆、惜地不葬。公遺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

女異葬者三千餘。又推之一路、葬以萬數計。夏人犯境、朝廷欲罪將吏、公自引咎求貶秩。有詔貶官一等、徙河南府、再徙潁昌。召還、復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諭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公之將再入也、楊畏不悅、嘗有言、公不知。至是、大防約畏爲助、欲引爲諫議大夫。公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耶。公始知之。後畏畔大防、凡有以害大防者、無所不至。宣仁后寢疾、召公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公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公乞避位。哲宗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可去、可爲朕留之。且趣入見、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上疏其要、以爲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是時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公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又羣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公奏曰、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公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公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公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少霽。轍平日與公多

異、至是乃服、謝公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公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⑤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御史來之邵言高士敦任成都鈐轄日不法事及蘇轍所謫太近、公言、之邵成都監司、士敦有犯、自當按發。轍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公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公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耶。哲宗既召章惇爲相、公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入辭、哲宗曰、卿不肯爲朕留、雖在外、於時政有見、宜悉以聞、毋事形迹。徙河南府、又徙陳州。初、哲宗嘗言

貶謫之人殆似永廢、公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公聞而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爲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公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聖念。今趙彦若已死貶所、將來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公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

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公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公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既至永、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公之子欲以公與光議役法不同爲請、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乃止。居三年、徽宗即位、欽聖顯肅后同聽政、即日授公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公頓首謝。道除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⑥之。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公以疾、捧詔而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徽宗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仍宣渴見之意。公乞歸、許養疾。徽宗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遂遣上醫視疾。疾小愈、丐以所得冠帔改服色酬醫。詔賜醫章服、令以冠帔與族姪。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埸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薨、年七十有五。詔賻白金三千兩、敕許洛官給其葬、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公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又以文正所定規矩、特奏聞取旨敕遵、以垂永久。前後任子恩、多先疏族。沒之日、

幼子、五孫猶未官。嘗言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耶。弟純粹在關陝、公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遂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邦較勝負、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親族有請教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高宗建炎四年、詔配享哲宗廟廷、贈太師、追封許國公。有文集二十卷、奏疏二十卷、國論五卷、彈事五卷行於世。五子、正民、正平、正思、正路、正國。

無名氏撰《范忠宣集補編》

校記

①汝：原作「汶」，據《宋史》卷三一四《范純仁傳》、四庫本《曲阜集》改。

②周：原作「間」，據四庫本《曲阜集》改。

③止：原作「上」，據右引改。

④已：原作「也」，《宋史》本傳同。據《姑蘇志》卷四八改改。

⑤建：原作「諫」，據《宋史》本傳改。

⑥召：原作「詔」，據《姑蘇志》改。

宋儒碑傳集卷五十六

楊繪　李常　周喩　楊景芬　徐積

黄介

天章閣待制楊公墓誌銘

公諱繪、字元素。其先出於漢太尉震。八世祖珂仕唐爲漢州金堂令、卒官。子膳爲國子祭酒、從僖宗入蜀、葬金堂君於綿竹、因家焉、遂爲綿竹人。曾祖諱曄、祖諱充。考諱宗道、有隱德、鄉黨尊敬、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曾祖妣宇文氏、祖妣何氏。妣李氏、累封廣陵郡太君。公幼聰警雋拔、讀書五行俱下、老不復忘。專治經術、工古文、尤長於易、春秋。居無爲山著書、自號無爲子。以其學背時好、名所居曰自信堂。皇祐五年擢進士第二人、授大理評事、通判荆南府。丁光祿憂、服除、召試學士院、改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爲開封府推官、賜服緋魚、權判官。庫吏積年盜用官錢、因賂守者、事覺、株連繫獄二百餘人。公白尹、許詿誤者自陳、悉獲免。開封繁劇、府僚日力不給、公從容有餘。仁宗知其才、欲擢寘侍從、執政以公年少、抑之、改判三司戶部勾院。以母老、求領郡、得知眉州。奏課第一、徙知興元府。未期年、獄空者二百八十餘日。英宗書公姓名於寢殿、未及用。神宗即位一月、召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知諫院、賜服金紫。詔遣押班王昭明、管勾御藥院王中正、李舜舉使陝西勾當公事、公上言、君之始年、要在端愼。方天下拭目傾耳、以觀聽新政、館閣臺省之臣、朝廷所養以待用者、豈無一人可使、而必用中人乎。又言中正妄言邊事、欲以固寵、請罷近職、置之閒地。又乞案薛向、李肅之擅興种諤、高遵裕矯制取綏州之罪、處以典刑。宗室以服屬裁蔭子之數、立出官之法、從之。又言向傳範后族、不當領京東西路安撫使、宜易之、以杜外戚僥求之源。執政言傳範以累典郡有政績而授、非緣外戚

與之。上曰、得諫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其他日妄求也。宰相有乘時旱歉、多買民田、及用所厚善者爲修實錄檢討官、又乞其子判鼓院。公累疏論列、上爲罷檢討鼓院、又重進退大臣、乃罷公諫職、除兼侍讀。公力請外任、御史中丞滕元發以爲言、上手詔賜元發曰、繪堅求外補、及乞明加黜責、蓋繪未深究朕意。繪迹疎遠、立朝寡識、不畏彊禦、知無不爲、朕一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翌日即擢置言職、知之亦甚篤矣。今日之除、蓋難與宰相兩立於輕重之間、姑少避之。卿可示朕手札、諭以此意、令早承命。公謂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卒辭不受。不閱月、再知諫院、以母疾辭。丁內艱、服除入對、面受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時王安石執政、臺諫官多以言事罷去、闕中丞累月。及公執憲、士大夫皆想望風采。公上言、當今舊臣多以疾求退、范鎮年六十三、呂誨五十八、歐陽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閒散、陛下可不思其然乎。又言、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不必專用左氏之說。又言安石不知人、提舉常平使者暴横。時方行免役法、公上言、司農寺升畿縣戶等、而多取緡錢、兩浙提點刑獄王庭老提舉常平、張靚多率役錢至七十萬。以是連忤執政、罷學士、中丞二職、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鄭州、未行、改亳州。徙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知杭州、兼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杭爲東南會府、公始至、獄訟多壅、剸決悉無留繫。時諸路監司多新進輕鋭、陵轢郡縣、雖藩鎮大臣不敢校。會旱蝗大起、詔遣監司巡案捕蝗官、監司坐視不出。公移文詰責、促其行、吏民感之。境內蝗皆抱木死。幾月、公被召受代之明日、蝗復生、民作歌以思公。復拜翰林學士兼侍讀。李憲爲安南副招討、公上疏、以唐白居易諫用吐

突承璀爲言、憲卒不行。時議加孔子帝號、公上言不必追尊。又言不宜用大遼曆改閏月。悉從之。攝開封府、數旬有聲、從容談笑、庭無留事、神宗眷益厚。會有忌公勝己者擠之、言公受饋薦人、而其人已死、公無以自明、責授荆南節度副使。數月、分司南京、改提舉江州太平觀。謫居七年、起知興國軍。上嗣位、易徐州、誣謗始辨、復天章閣待制、再知杭州。時已屬疾、視事踰四月、卒于州、年六十二、實元祐三年六月丁丑。公爲人簡易、不事邊幅、表裏洞達、一出於誠。爲文章、操紙筆立書。其論議必本經術、事上竭盡無回忌。敏於吏事、事到即決、而皆得其情實、吏民不知所出、畏伏如神。主於愛利、不嚴刑罰。待屬官無贄拜禮、胥史皂隸亦不責其曲謹。尤爲神宗所知、前後皆自除用。既坐廢退、公亦知命、處之泰然、曰、天也。其在荆南①、執政有與公相善者、使人致問、將辨公無罪、公曰、吾命未也、其如命何。及二聖嗣位、連起公領藩郡、且召用、而公不幸以歿、豈非命歟。其官自太子中允五遷爲禮部郎中。官制行、易朝奉、朝散、朝請大夫、歷知太常禮院、判官告院、吏部流内銓、審官西院、三班院、太常寺兼禮儀事、尚書都省、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初封華陰縣子、食邑五百戶、進封號郡侯、食邑一千戶。娶李氏、封同安郡君。子男四人、長夂中、太廟室長。積中、黄州司法參軍。使中、出中、皆承務郎。女二人、長適前利州綿谷主簿李象先、次許嫁承務郎范百慮。孫女二人。有群經索蘊三十卷、無爲編三十卷、西垣集三卷、諫疏七卷、臺章七卷、翰林詞稿七卷。公因謫居荆南、夫人與諸孤奉公之柩、以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葬荆南江陵縣龍山鄉全家村。楊氏、范氏爲世姻、故知公最詳。諸孤屬以銘、其可辭。銘曰、

自漢太尉、楊世顯融。從唐狩蜀、以迄於公。公居無

爲學以自信。與古爲徒、匪今之徇。坦坦爲人、矯矯爲臣。正色於朝、不有厥身。嘉言忠規、日陳於帝。亦無沮威、亦無避勢。諫垣憲府、再黜而升。久益知之、惟帝之明。兩拜翰林、入侍經幄。帝將庸之、君正是屬。誣不自辨、一謫七年。不戚不求、曰命於天。二聖照臨、起公徐方。與民所欲、再命於杭。杭人懽呼、如父母懷。公昔初去、蝗死復飛。今公再來、以疾卧齋②。公歿於州、老幼號啼。其愛在人、其直在史。去蜀適荆、其在今始。

范祖禹撰　《范太史集》卷三九

故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管内勸農使充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上護軍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李公行狀

曾祖諱宗諠、故不仕。祖諱知至、故不仕。父諱東、故任江寧府溧水縣尉、累贈特進。南康軍建昌縣李常字公擇、年六十四。李氏宗出唐宗室鄅公諱遠。祖濤、五代時號稱名臣、仕皇朝爲兵部尚書、封莒國公。莒公少時仕於湖南馬③氏、有一子留江南、公其裔孫也、故今爲南康建昌人。公少警悟、好學彊記、爲文章捷敏、初若不經意、而比成粲然、屬寓深遠。皇祐中登進士甲科、授防禦推官、權江州軍事判官。丁昌源郡太夫人憂、解官。又丁光④祿公憂。服闋、權宣州觀察推官、監漣水軍轉般倉。改⑤大理寺丞、知洪州奉新縣。未行、用韓公獻肅薦、爲三司檢法官。神宗即位、詔大臣舉館職、曾宣公以公應詔、召試學士院、除秘閣校理、編校史館書籍、兼太常博士、兼史館檢討、置⑥三司條例司檢詳官、看詳中書條例、權判尚書考工、改右正言、同管勾國子監公事。是時王荆公輔政、始作新法、諫官御史論不合者輒斥去。公上疏力詆其非、

以爲始建三司條例司、雖致天下之議、而善士猶或與之。至於均輸之論興、青苗之法立、公然取息、傅會經旨、以爲無嫌、則天下固已大駭、而善士亦不復與矣。時荆公之子雱與溫陵呂惠卿皆與聞國論、凡朝廷之事、三人者參然後得行。公言、陛下與大臣議某事、安石不可、則移而不行。安石造膝議某事、安石承詔頒焉、呂惠卿獻疑則反之。詔用某人、安石、惠卿之所可、雱不說、則又罷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今皆不似之耶。而其論青苗尤爲激切、至十餘上不已、於是落職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知湖州。遷尙書祠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徙知齊州。齊故多盜、公至痛懲艾之、論報無虛日、盜猶不止。他日得黠盜、察其可用、刺爲兵、使直事鈐下。間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繇富家爲之囊、使盜自相推爲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曰、吾得之矣。乃令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淸。始、公在武昌、吳興、政尙寬簡、日與賓客縱酒笑詠、吏民安樂之、郡以大治。於是世知公之才、所值無不可也。屬決河灌山東諸郡、公捍禦有術、部使者以聞、降詔書奬諭、徙⑦淮南西路提點刑獄、遷尙書度支員外郎、坐厚善直史館蘇公軾、得其詩文不以告、罰金。寄祿格行、換朝散郎、遷朝請郎、試太常少卿。公去國十五年、至是還朝、士大夫喜見於色、以謂正人復用也。以職事對、稱旨、面賜三品服、未幾試禮部侍郎、文昌府成、車駕臨幸、恩遷朝奉大夫、再遷朝散大夫。上即位、覃恩遷朝請大夫、試吏部侍郎。遷朝議大夫、俄試戶部尙書。詔百官轉對、公以七事應詔、一曰崇廉耻、二曰存貢舉、三曰別守宰、四曰去贓貪、五曰愼疑獄、六曰擇師儒、七曰修役法。皆當時急務、而其言役法尤合公論。又取差免二法、折衷爲書上之、以爲法無新陳、便民者良

法也。論無彼己、可久者確論也。又曰、貧富俱出貲、則貧者之所難堪。使富者出貲、貧者出力、庶乎其可也。大略如此。遷中大夫、除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初、元豐河決小吳、神宗以河勢方趨西北、難以力回、詔勿復塞、須其自定、增立隄防。而或者以謂非悠遠之策、請開澶淵游河、分殺水勢、又欲自蘇村口截爲隄、導還故處。詔遣公視之。還、奏非便。又遣吏部侍郎范公百祿、給事中趙公君錫覆視、奏與公合。而或者猶執前議、銳於興役、朝廷疑之。至是公申論其弊、章六七上、而其役竟罷之。又請分詩賦、經義兩科、以盡取士之法。別自致、因人爲兩塗、以究省官之術。其忠言讜論、蓋不可以一二舉。至於因時乘間、導迎和氣者、多密以啓聞、故莫得而知也。俄守兵部尚書、固辭不受、懇求外補。章屢上、遂出知鄧州、數月、徙成都府。行及陝府閿鄉縣、暴卒於傳舍、實元祐五年二月二日也。累勳至上護軍、隴西郡侯。公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彊毅、不爲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冀其爲助、而詆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雱喻意曰、所爭者國事、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存益確、士論以此歸之。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後身雖出仕宦、而書藏於山中如故、每得異書輒益之、至九千餘卷、山中之人號李氏山房。仲兄布蚤卒、事其嫂張敬甚、撫其子秉彝如己子。自奉清約、所俸入多少、以賙親族、捐館之日、無贏貲。朝廷聞之、常賻外特賜五十萬。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初娶狄氏、襄陽遵度主簿之女、蚤卒、贈某縣封。遵度亦俊傑士、寶元、慶曆間、以文章顯名。再娶魏氏、光祿卿琰之女、亦蚤卒、贈遂寧縣君。又娶遂寧之弟、封安康郡君。子男四人、長曰攄、揚州江都縣尉、蚤卒。次曰邊、承奉郎。次曰逡、承務郎。次曰迢、承務郎。女三人、長適鄧

州長壽縣主簿孫端、次適郊祀齋郎丘揖、次適進士黄叔敖。諸孤自閩鄉扶柩南歸、而公之伯兄時爲江南西路轉運使、遂以其年十月丙午葬公于南康軍建昌縣千秋之原。前期、諸孤請狀公之行治。而公之美實多、難以具著、著其出處始終之大者、以告諸史氏。謹狀。

秦觀撰　《淮海後集》卷六

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李公墓誌銘

予志學之歲、侍先岐公官洪井、因接江西諸彥、頗能道江表士大夫之世。曰、唐季之亂、四方豪傑與京都士族往往避地江湖、李氏能招攜安輯之、故當時人物之盛、不減唐日、而文風施及其後裔、今名顯於朝廷者多矣。嘗欲訪求其人而載述其事、後與南康李公遊、詢其世系、則與前說相合。公之裔蓋出唐郇公褘之十一代孫濤、遭天祐宗室之禍、與其父間關南竄、流寓湘潭。馬商⑧以爲衡陽令、時濤之從兄郁爲梁閤門使、上言濤父子羈族湖外可哀、詔商遣還京師、仕後唐、相漢祖、歷晉、周、入皇朝、終官兵部尚書、封莒國公、號爲名臣。莒公之還也、間道獨行、一子不能從、遂留江南。其裔孫曰宗晦（一作誨）因占數於南康之建昌縣、生知藉、父產棲遁、不求仕進、鄉里號處士。處士生溧水縣尉諱東、以子貴、贈金紫光祿大夫。光祿生公諱常、字公擇、力學自喜、多聞強識、爲文章敏捷、初若不經思慮、及成屬寓深雅、識者知其遠器也。擢皇祐元年進士甲科、歷蘄、江二州推官、權宣州觀察推官、監漣水軍轉般倉。年少處小官、而方重自持、不妄笑語、上下敬憚之。發運使楊佐欲薦改官、公推先其友人劉琦、楊公歎曰、不見此風久矣。乃并薦之。琦後亦爲御史、名稱當世。秩滿改大理寺丞、韓康公任三司使、辟爲檢法官、徙編校史館書籍。英宗即位、命輔臣舉館職、曾魯公以公名應詔、召試學士

院、貼秘書閣校理、俄兼史館檢討。王荆公輔政、大議改更法令、與公素厚、引爲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官、兼看詳中書條例、并辭不拜。權判尚書考功、由太常博士換右正言、同主管國子監公事。時始作新法、諫官、御史論列其非是、皆斥不用。公力疏詆之、以爲始建三司條例司、雖致天下之議、而善士猶或與之。至於均輸、青苗之法、取息歛怨、傳合經義、天下固已大駭、而善士不復與矣。荆公遣其所親厚往喻意、不聽。章十數上、其言青苗尤切、至詔使分析、不從。家居請罪者累月、於是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湖州、又徙齊州。齊素多盜、公至、痛懲艾之。論報無虚日、而不少止。他日得黠盜、刺爲郡兵、使直事鈴下、稍任使之、因詢其姦狀、對曰、此由富家爲之囊橐、官吏迹捕及門、禽一人以獻則免矣。公乃令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盡拔其根株。自是姦不容匿、境内遂清。始公在江夏、吴興、政尚寬簡、日與賓客縱酒嘯詠、吏民安樂之、郡以大治。及爲濟南、頗峻文深詆、郡亦大治。由是人知其通疎適變、所值無不可也。是時河決靈平、泛溢山東諸郡、公捍禦得其要領、一郡獨免患。部使者以聞、特詔奬諭。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歷尚書祠部、度支員外郎。寄禄格行、換朝散郎。元豐六年、召還試太常寺少卿。公以言去國十餘載、至是始歸、士論莫不喜其復用。既而以職事陛對、占奏閑雅、上爲改容。及去、猶目送久之。遂賜三品服。未幾、遷尚書禮部侍郎、自少常轉儀曹。時以爲美擢、後亦少繼者。今上即位、進吏部、試户部尚書、詔百官轉對、公上七事、曰、崇廉恥、存鄉舉、別守宰、廢貪贓、愼疑獄、擇儒師、修役法。觀其目與當時所宜、則公之志可見矣。又案役法、差免二科折衷、爲書上之。大意以爲法無新陳、便民者良法也。論無彼此、可久者確論也。今使民俱出賫、則貧者難辦。

俱出力，則富者難堪。盍各從其願，則庶幾可久也。元祐赦恩，蠲市易逋租不滿二百緡者除之。公請累息⑨過其數亦宜勿收，而復舒、鄂諸州錢冶與泉、密市舶之法，其後朝廷多行之，逮今人以爲便。自朝奉大夫五遷至中大夫，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初，河決小吳，議者請開淤河分殺水怒，自孫⑩村口截河爲堤，導還故處。詔公往視之，還奏非便，事久未決，章至六七上，執前奏不改。又遣吏部侍郎范公百祿、給事中趙公君錫覆案，如公議，罷其役。然河之患亦竟未息也。其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爲兩科，以盡學者所長。其論省官，請別自致、因人兩塗，以觀其才實。凡所言事，多舉大體，務在廣諫諍，抑僥倖，戒激訐，皆本之忠厚，篤於世教⑪。嘗謂己之所見有得，必入告於上，纖悉不隱，若其隨時所趣，以排擊取合，則不能也。其自信如此，故忠言密啓，世莫得而傳焉。罷職爲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數月，徙成都府，行次陝郊，暴疾卒於閿鄉縣傳舍，實元祐五年二月二日也。訃聞朝廷，士大夫無不駭痛，以爲善人云亡，國之不幸也。公幼有至性，事親謹飭，服喪居鄉，遠近稱其行義。仲兄布早卒，事嫂張敬而嚴，視其子如己出。自奉清約，俸賜皆賙其族，捐館之日，家無贏貲，上賻特厚。妣某氏，追號某郡太君。初娶長沙狄氏，襄陽主簿遵度之女，早卒，追封某郡君。遵度以文章顯名寶元、慶曆間，當時名公皆推重之。再娶新安魏氏，光祿卿琰之女，卒贈遂寧郡君。又娶遂寧之弟，封安康郡君。子男四：攄，終揚州江都尉；逮⑫，承事郎；邃，超；并承務郎。三女，壻曰揚州江都主簿孫端、亳州司戶參軍丘楫、封丘主簿黃叔敖。公風度凝遠，與人交有恩意。其所厚善者翰林學士蘇公軾子瞻，屢黜齟齬，而以詩酬答，更相稱譽。嘗坐此贖金，而益親不悔。少與高郵孫覺莘老齊名，俱爲司空

呂正獻公所知、期以國器。二人官閥趣舍大略多同、數月之間、相繼而逝、人甚異之。平生所爲文章、諸子集爲若干卷、藏於家。少時讀書於廬山之五老峰下白石僧舍、後雖出仕宦、而所鈔書數⑬千卷留山中如故、號其處曰李氏山房、嘗曰、生死必歸此。其終也、諸孤自閿鄉扶柩歸南康、時公之伯兄莘爲江南轉運使、遂以其年十月丙午葬公建昌縣千秋原、卒如其志。其葬也、諸孤來請銘。予與公遊三十年、早同官寺、又連姻屬、論議無間然、故知其所存尤悉。大抵推誠接物、進退有本末、不爲孑孑驚俗之行。其所言、於時有合有不合、或以見詆、而士論終以長者目之、謂其遠大巨量。然官不出六尙書、壽止六十四、其所蘊積不得盡行於世。嗚呼、命也夫。銘曰、

翼軫之精、衡廬之靈。鍾秀於人、爲時之英。彼美公擇、得其粹清。氣直而和、識遠而明。濯纓江湖、發藻仙瀛。天子命之、拾遺帝庭。人許我矯、政失吾爭。既出復召、道直言行。奕奕奉常、巍巍貳卿。帝用耆舊、擢司典刑。坐籌省計、執憲臺丞。變通盡利、獻替輸誠。金華進讀、疇咨老成。兩川遐守、千騎徂征。半途覯閔、遂輟修程。於嗟國器、臨摯而傾。三紀立朝、便蕃寵榮。五峰舊隱、未始忘情。生存華屋、歿有佳城。克終厥志、表以斯銘。

蘇頌撰　《蘇魏公文集》卷五五

著作佐郎周君墓誌銘

君諱喩、字彦博、姓周氏。其先潁人、唐之末世、有謫官道州者、更五代之亂、因家焉。君父諱堯卿、仕至太常博士、以善居喪聞。廬陵歐陽公稱之曰、其情與禮稱、古君子之孝也。爲之墓刻。博士娶黃氏、金華縣君。生七子、君其最長。君幼而敏慧、讀書作文章、浸浸有立。既冠則能從進士舉、有司以冠諸生。會以博士憂、去、執喪哀戚甚。家至貧、奉母夫人、養

諸弟，謹備而葬禮無違，鄉里稱之。既免喪，益務廣學，刻苦自彊，其於五經、春秋爲最深，著而爲説。其接交朋，儀貌嚴整，就之則溫然有容。講論誨切，條理次敍，人皆畏而愛之，稱爲先生長者。皇祐五年，以進士登科，調鼎州司理參軍。聽獄察詞，明敏過人，州郡恃賴之。薦其可以長民，遷荆南監利縣令。瀕江漢築堤數百里，民恃堤以爲業。歲調夫工數十萬，縣不足，取之旁縣。然歲常決壞，則廬舍田畝皆爲魚鱉居。及君爲之，身自行視，得當水衝者十餘處，益工高厚築之。是歲遂不復決，役民大省。其後二十餘年，民猶能指其處曰，是周令之力也。每縣邑有致民事，君爲書，揭之通衢。百姓見之，奔走相告，無一後期者，曰，令所以不使吏居間，以不擾我，我其可以違之。有後至者，輒相咎責。又以薦者言，改著作佐郎，知臨江軍新淦縣事。江南劇縣，新淦又其難治，吏與民交通，綴結爲姦，獄訟有累年不決者。君至，以方略束吏，不得轉側，立百姓庭下，爲之剖判，無不愜服。南方人性皆慧黠，既知其不可欺僞，訴訟則大衰息。數月，縣無逋事。未期年，君以疾終。吏民懷其惠，悲傷之，寮友愛其材，痛惜之。年四十。夫人江西黄氏，大理寺丞灝之女。灝喜爲文章，以豪氣自負，一見君，以爲奇，以女歸之。生三子，紳、縡、緄。君與諸弟居，友愛教飭備至。至其子就學，則未嘗有所問。夫人問之，曰，視吾所以爲諸弟，則所教者多矣。識者以君爲善教。君既殁，夫人誨勵諸子，甚有法度。後若干年，紳遂以進士成名，以禄爲養，今爲瀛州推官，知衡陽縣事。縡、緄亦業進士，皆可冀其有成。女子二人，長嫁宣德郎李如壎，次嫁推官范汝中。君有文四集十卷，藏於家。其卒以治平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即其年殯於荆南石首縣。後若干年，卜得吉兆於某所，用某年月日襄事。君之祖諱仁遂，贈刑部侍郎，祖母唐氏，贈仁壽縣太君，與君考妣皆葬道州云。銘曰：

蓋求良臣、必於孝子。萬石家行、不言而治。豈其一身、子孫娓娓。非若跅弛之士、叨竊一時、後不足齒。周君之先、篤孝以禮。其所繼承、奕世一體。何以效之、文采操履。祿不及豐、令名昭矣。刻銘其藏、以告萬祀。

朝奉大夫提舉京東路保馬兼保甲事楊公墓誌銘

劉攽撰《彭城集》卷三八

公楊氏、諱景芬、字祖德、河南府洛陽人也。其系蓋出漢太尉震、而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慶者、生子偕、少知名、其學長於論議、剛直廉潔而愛人、事昭陵爲翰林侍讀學士。其弟任、幼而樂誼、不及仕以卒。生子恂、爲奉寧節度推官、贈通議大夫、退儉不矜伐。兩世宜大矣、皆以不期人知、人亦莫知之、以鍾其慶于後而生公。公端靜而開警、內剛而外和、敏於從政、善與人交、薰然忠厚君子也。少治春秋、未嘗與人言。遇事發其論議、亹亹不可窮。以侍讀任爲試校書郎、調定陶主簿、曹州司理、眞符令⑭、改大理丞、七遷至朝奉大夫、勳上輕車都尉、服三品。嘗知永城縣事、知化州事、通判亳定二州、擢石塘催綱、都水勾當公事、提舉淮南折納、河北東路常平、京東保馬保甲、皆有能聲。化州竝海亡城郭、歲賦竹葦爲藩。颶風至、飄卷爲虛、居者不安、民疲于賦、且土疏不可城。君奏乞庫錢百萬、陶甓城之、歲以無患。海旁諸州、皆圖去爲式。宣徽馮公京守亳、事無大小皆諉公。公爲一二裁處、而陰推其意於守、若不自己出者。馮公心善之。定守多重臣、尙威、通判視簿書無可否。公曰、州事吾職也、豈出位者。有害于理、戾于法者、爭之。帥憲肅韓公絳亦深知公。其領淮南折納、諸路皆有使、及還爭求對、冀得遷。公曰、事隸有司、且復命矣、尙求對何爲。獨不求對。河北前常平官庸人、鶩功文檄山委、州縣不能應、則被譴去。公至、省十七八、諭州縣以法如此、戶部反詆其不如法、請罷公、然朝廷益知之。會得疾卒、元祐二年

正月十一日也、享年六十一。以元祐七年某月某日、葬于河南府洛陽縣平洛鄉張封村、從通議公之兆。夫人張氏、某縣君。子規、雲安軍司理、大[15]郊社齋郎。二女、長適進士孟安、幼未行。公事後母以孝聞、廩入不私、楊氏之吉凶禮事皆資焉。尤爲太師文公、司空呂公所知。補之聞之孔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天下之求於聖人之言者過、而期於士者薄。曰仁、必伯夷、必顏淵、故後世之爲仁者微。孔子不云乎、苟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夫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而孔子與其無不足、則自斯而往、曰是可與爲士矣。可與任重而道遠矣、何不可哉。楊公始於事親而親安之、以施其族人而稱慈、行己則人愛。其政之在民者、民不忘也。其庶乎所謂求仁莫近者、非邪。補之先君與公善。初、補之敎授北京國子監、貧無以葬先君。公問所乏、賙其半、乃克葬、而公未始以爲德也。今公葬矣、補之不能身相事、尙忍銘公。然以謂其故舊銘之耶、則非公之故舊、有信之者矣。銘曰、

德藏于中、故人不知。人不知者、天知之。天實知之、其後昌有時。

晁補之撰　《雞肋集》卷六四

節孝先生行狀

先生諱積、字仲車、姓徐氏、世爲楚州山陽人。曾祖崇、祖爽皆不仕。父石、神童出身、知融州羅城縣事。先生自爲兒童、不爲嬉戲、寡言笑、莊毅如老成人。羅城君卒、先生始三歲、晨昏匍匐、求其父甚哀。太夫人使讀孝經、輒流涕不能止。是時、太夫人攜先生育於陜右外家、事其母篤孝、朝夕冠帶問起居。一日幞頭晨省、外氏諸婦大笑之、翌日復如是、笑不已、旬日彌恪。自是至老不廢、居家必冠帶、當暑絺綌必重。少喜鼓琴奕棋、皆絕人、射百步外發必中、能馳惡馬。嘗乘醉入華山、逢巨寇、視之若無人、寇不敢害。十五歲奉母自

陝右歸楚、晝治生、夜讀書達旦。太夫人憂其疲、夜戒使休、乃就枕、伺太夫人寐、讀書如故。治六經、喜難注疏有不合者、輒加點竄、嘗恨康成不同時與之問辨。諸子百家誦一過不忘。徒步從安定先生學、安定門下踰千人、獨以別室處之。遣婢視飲食澣濯、盛寒惟一衲裘、以米飯投漿瓮中、日食數塊而已。安定使其徒饋之食、不受。將還、受一飯而行、曰、先生之命終不可違。嘗曰、吾於安定之門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不違也。歸侍太夫人與二叔父。居無何、二叔父議析居、先生涕泣止之、不可、於是請二叔父先取所欲、餘書十篋、敝屋數間而已、先生怡然受之。叔父歿、家事替、先生事叔母如母、送死無不備。先生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闤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或致甘脆、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手自調和、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爲兒戲、或謳歌以悅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應舉貢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而入京師。一日、借書冊、經夕還之、人知其必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遜謝、賣衣償之。聞者皆不平、強使歸金葉、先生終不受。平居日未嘗事聲律、及試有司、亦以賦中第。同榜第一人許安世率同年數十人拜太夫人於堂上、仍以百千爲太夫人壽、數往返、先生終拒之。一時儒宗鉅人與先生文字相應答、不敢以其學行加公、若有所畏焉。時先生年過壯未娶、或勉之、答曰、娶非其人、必爲母病。予非敢忘嗣、固有待也。先生以羅城君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謂先生曰、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爲孝歟。他日山行奈何。先生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山陽太守蔡文慕其高行、躬致酒殽粟帛奉太夫人、使者日踵

門問起居、又勒石紀先生行事於州序。太夫人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甦、哭不輟聲、水漿不入口七日。廬墓三年、臥苫枕塊、衰絰不去身。至雪夜、哀號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困委僵仆、手足皆裂不顧也。翰林呂溱造廬下、見其飲食、聞其號哭、垂涕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為公泣也。所居茅舍不蔽風雨、而農夫樵婦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義裁決、皆悅服而去、不敢復造有司。每歲甘露降於墳域、必逾月、郡縣吏民無長少、日至東郭焚香致恭、競獻粟帛藥劑、悉無所受。鄰邑之人環廬擁道、移市就之、踰月乃止。太守迎先生入學、歲四月降甘露於所舍。太夫人墓左側杏一本兩枝數年矣、一日兩枝之端忽漸相向、踰時遂合、今尚存也。先生自郊外居州學教授舍、尚設考妣几筵、晨昏起居、親執爨滌器、饋食如生、冬以火溫衾席、夏揮扇去蚊蚋。思母平時所甘、日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先生嘗患鄉飲之禮世久不見行、白郡守舉行其儀、閭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其子弟室家。是日、士民在泮者蓋千人。其後公卿部使者薦之滋多、朝廷命以官、就除州學教授。教學者以正心養氣四字為先、曰、修身、務學、為文之要、莫大於此。其效甚易明、其術甚易曉。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士夫上謁請見無虛日、先生酬答不倦、忘寢與食。或問以立朝之要、則必曰以正輔乎君。或問修身之要、則必曰以正修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大書一正字與之。諸生有十餘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遺之使歸。天文之學尤造其妙、星辰躔度若辨白黑。門人問之、答曰、昔人有學天文於譙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甚多、何獨天文。處鄉校三十年、事先聖如一日、籩豆器皿必自盥濯、春秋釋奠、朔旦釋菜、必數日齋戒。諸生無家者、每歲時置酒與之飲、其歿於學者皆葬徐氏地中、無人奉烝嘗者數百

人、設廣坐祭之。自少戒殺、見聚螘惕然、惟恐踐之。未嘗誦佛書、而每論佛必得其要。平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於論天下事則滾滾不倦。有客自廣東奉使歸、見先生語邊事、先生因論二廣山川險易、堡寨疏密、番禺鎗手利害、口誦手畫、若數一二。使者歎曰、不出戶而知天下者、徐公是也。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慕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養之厚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不獨用難也、言之亦難、若其所養不至而易言之、鮮不敗事。先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爲文率用腹藁口占、其子書之。作大河詩二百韻、一夕乘興自書、不改一字。嘗曰、文字在胸中、出之未暇者不可勝計。晚年益好觀書、目爲視小字不衰。自得耳疾、不發遠書、其欲答者率以小詩報之、然詩亦不至京師。居官得祿、奉祭祀外悉付家人、未嘗問有無。至親舊之急難、則罄所有赴其急、或脫衣衣之、率以爲常。故居州序三十年、未嘗一日絕祿、而家徒四壁立。先生始受知神宗皇帝、數詔召對、而先生以耳疾不能從仕、故元豐七年屢有粟帛之賜。元祐元年、朝廷以便就除揚州司戶參軍、楚州教授。紹聖三年、特改和州防禦推官。今上即位、改宣德郎、皆非常制。累乞致仕、皆不報。至崇寧二年春、朝廷特除提舉西京嵩山中嶽廟、逾月終於舍、實五月一日也、享年七十有六。臨終、門人至卧內問起居、遽以衣覆其首、曰、不巾不敢延坐。又謂其子曰、君子命在須臾恍惚之間、然而不敢少忘禮義。幷舉曾子易簀之事、因誦檀弓之篇、誦畢而化。大觀二年五月、哲宗實錄院取索文集數十卷、幷行狀、載之國史。政和六年、緣內外臣僚薦請、賜諡節孝處士。以六月十三日葬於東郊、是日門人會葬者蓋千人、夾道擁觀無不流涕。先生娶李氏、尚書郎紳之女、再娶亦李氏、越州新昌令景先之女。子四人、女四人。有歌詩、雜文、訓解數十卷、藏於家。資深於先生實爲姻家、故聞

見親炙之詳且舊者、莫如資深。謹摭其行事之實、不敢少文其辭也。謹狀。

王資深撰 《節孝集》卷三二

黃幾復墓誌銘

吾友幾復諱介、南昌黃氏。有田西山下已數世、不知其所從來。父晝以天文經緯言人事畸耦如神。幾復與其兄甲、皆授學其父、試以迎日求五緯法、曰、先得者傳焉。甲以二日、幾復以六日。其父曰、甲可世家、介可爲儒。而二子皆以卒業。幾復年甚少、則有意於六經、析理入微、能坐困老師宿學。方士大夫未知讀莊、老時、幾復數爲余言、莊周雖名老氏訓傳、要爲非得莊周、後世亦難趨入。其斬伐俗學、以尊黃⑯帝、堯、舜、孔子、自揚雄不足以知之。予嘗問名消搖⑰遊、幾復曰、消者如陽動而冰消⑱、雖耗也而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⑲、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常恨魏晉以來、悮隨向、郭、陷莊周爲齊物。尺鷃與海鵬、之二蟲又何知、乃能消搖游乎。其後十年、王氏父子以經術師表一世、士非莊、老不言。予戲幾復曰、微言可以市矣。幾復曰、吾安能希價於咸陽、而與稷下爭辯⑳哉。熙寧九年、乃得同學究出身、調程鄉尉。論民事與令不同而直、移長樂尉、舉廣州教授。嶺南人士承幾復講解章句、聞所未聞、稍有知名者。改楚州團練推官、知四會縣。新興民岑探自言有神下之、越俗禨鬼相傳、數郡推宗焉。新州捕得探兄弟妻子繫治。探欺野人、言吾能三呼陷新州城。不逞子及老弱從者以百數。至城下、言不效、皆潰去。而新州聲張、以爲豪賊挾衆攻城。經略使遣將童政捕斬、而官軍所遇薪水行商皆殺之、亦檄幾復護槍手策應。幾復察童政部曲多不法、即自言經略司不隸將下、得以土丁捕賊。且言童政所效首級、莫非王民、斲已瘞之棺、刳方娠之婦、一童政之禍、百岑探不足云。其後皆如幾復所言。用薦者改宣德郎、知永新

縣。幾復仕於嶺南蓋十年、故中朝士大夫多不識知。其至京師也、言均減二廣丁米事、頗便民。諸公將稍用之、而幾復死矣、蓋元祐三年四月乙巳。娶胡氏、四子、一男曰槩。三女、長嫁梅州司理參軍王鎮、次許嫁番禺王逵、季尚小。幾復孝友忠信、可與同安共危、喜言天下奇士、胸次隗磊、不以細故輕重人。蚤與詩人袁陟游、亦工爲五言、似韋蘇州。其客死、逵調其棺斂、又護其喪歸葬、請銘焉。逵聞義士也、尚能保祐其惸嫠。銘曰、

嗚呼幾復、信道以後時、見微而不戮。啓予手足、子歸不辱。西山之封、其情所築。太史司馬、實多外孫、女歸有子、其似斯文。

黄庭堅撰　《山谷全書》正集卷三二

校記

①荆南：原作「京南」，據上文改。

②齋：原作「齊」，據魏錫曾校清抄本《太史范公文集》改。

③馬：原脫。清道光二十一年王敬之等重刻本校云：「案《宋史·李濤傳》，濤父元，唐將作監。朱梁革命，元以宗室懼禍，絜濤避地湖南，依馬殷。殷署濤衡陽令。據此，『氏』上當脫『馬』字。」王校是，今據補。

④光：原作「官」，據宋乾道九年高郵軍學刻本補。

⑤改：原作「故」，據右引改。

⑥「置」上疑脫「制」字。

⑦徙：原作「從」，據右引改。

⑧馬商：即馬殷，避宋太祖父弘殷諱改。下同。

⑨公請累息：四庫本《蘇魏公文集》作「公常請息」。

⑩孫：原作「蘇」，據右引及《宋史》卷三四四《李常傳》改。

⑪敎：原作「家」，據右引改。

⑫逮：右引作「逯」。

⑬數：右引作「九」。

⑭今：原作「令」，據涵芬樓藏明抄本《雞肋集》改。

⑮大：原作「夫」，據右引改。

⑯黄：原作「皇」，據四部叢刊影印宋刻本《豫章黄先生文集》改。

⑰消搖：原作「逍遥」，與下文不相應，據右引改。

⑱二「消」字原均作「逍」，據右引改。

⑲首「搖」字原作「遥」，據右引改。

⑳爭辯：原作「尹辨」，據右引改。

宋儒碑傳集卷五十七

張唐英　羅適　王元　田述古　劉摯

張御史唐英墓誌銘

張氏之先居邛州白鶴山、蓋神仙之苗裔。曾大父諱珂、居蜀州新津縣之新穿鄉、娶鄉先生樊氏女、是生大父諱諹。娶劉氏、是生三子、長曰禹、次曰藻、季曰文蔚、字隱之、即吾考也。考娶江原馮氏、生五子、曰軒英、曰民英、曰唐英、曰虞英、曰商英。考妣以唐英陞朝、叙封光祿寺丞、長壽縣君。以商英陞朝、累贈朝議大夫、祥符縣太君。考之行義、詳於翰林學士范公景仁之内誌。妣之賢淑、具於樞密直學士錢公醇老①之銘詩、兹乃得而略已。唐英字次功、少與兄軒英刻苦讀書、經歲不知肉味。年十八、州舉送至禮部、再上、遂及進士第、實慶曆三年②也。初調渝州決曹掾、上興王正議五十篇、翰林學士孫公夢得奇其文、曰、吾蜀乃有此後生、馬周、魏元忠不足多也。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再調歸州獄掾、與夷陵令蔣槩、秭歸令鄧綰爲文友、名聲籍甚。荆湖間、楊公元素以詩贈曰、建平之江悍以湍、建平之山頑以峭。天恐江山太寂寥、故聚英才鬭其妙。不然三子並國器、安得皆官此遐徼。白雲先生張少愚誦之曰、眞詩史哉。用簿格移襄州穀城縣令。圃多種薑、貸種於民、還其陳而配賣。以所得息饒多、與鄧城相埒、銓曹以所入厚薄目之曰穀大鄧二。次功至、則以圃種柳千株、作柳亭、刻石誌之、嗜利者聞以愧焉。開古黃濆渠、溉田無慮千頃。作諭民十篇、以警風俗。初若迂闊於治、既久而折崖諸鄉以野陋頑梗稱者、子弟皆向學樂善、彬彬有文。化之漸漬於人也、效緩而功遠、於諭民見之矣。代還、恩薦格改著作佐郎。英宗即位、覃恩轉秘書丞。明年、轉太常博士。神宗即位、轉屯田員外郎。初、英宗自濮邸繼大統、次功上愼始書、言爲人後者爲之子。恐他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聖聽者、願杜其漸。既而濮

廟議作、臺諫官相次黜逐。熙寧二年③、詔舉臺官、王禹玉、范景仁同在翰林、以次功言事有先見之明、以名薦上。次功在治平中、英廟不豫、慈聖垂簾、大臣莫敢發儲副之議者、次功奮不顧忌諱、請立潁王爲皇太子。神宗知之、特除殿中侍御史裏行。賜封、因問曰、卿何尚衣綠耶。對曰、前此回授與父。上曰、孝也。以五品服賜之。時神宗方講求治道、慨然上嘉三代、而下陋漢唐、左右公卿、未有以中上心者。公以疏言知江寧府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陛下左右。又言皇親員多祿侈、宜以服紀隆殺差降。及言天下苦於力役、不至有碎崖流離、宜講求可以寬民力代民勞者。其後施行、多如次功言。皇親宗謂引外任使相例僥倖干求、侍長上表、詞語不婉。次功彈劾之、宗謂奪倖宮僚罷逐、宗室肅然。盧士衡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次功奏、人呼士衡爲迷龍圖、鄆節制山東、奈何不慎擇帥耶。士衡降知列郡。次功長於論議、善言天下事、每進見上稱其忠、將且貴之。三年八月④丁朝議公憂、去官。次功自爲小官、迎侍二十年、孝養備至。偶朝議公懷鄉西歸、卒于里舍、恨不及見哀慕成疾、四年六月二十二日⑤遂不起、享年四十有三。諸孤幼未有成立。商英以其年十二月、奉靈柩葬於成都府雙流縣之三昧里⑥。有文集若干卷。紹聖三年、次功之子庭玉年四十一矣、既克厥家、徙居廣安、謂孤墳在蜀、歲時灑掃不及、從地理家得吉穴于南峰之下、以其年十一月某日遷柩改卜、來請銘誌。謹涕泣而爲銘曰、

汪洋浩博、長川巨壑、次功之學。煥爛繽紛、祥霞慶雲、次功之文。清眞勁烈、危松皓雪、次功之節。卷舒闔開、急雹驚雷、次功之才。云何不壽、隕于壯齡、所蘊未究。吾門不昌、存我匪令、而隕其良。南峰之下、虎抱龍懷、英靈所舍。我既葬之、有子改卜、魂其來綏。

張商英撰　《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一四

宋故上護軍致政羅公墓誌銘

哲宗皇帝即位改元之二年、詔曰、知開封府開封縣羅適、豈弟廉平、出於天性。視民疾苦、如在于己。朕惟京師大衆之地、宜得仁人、往體朕心。可權發遣開封府推官公事。當是時、天下曉然咸知天子仁聖、所以惠養元元之意至深厚。而公行治暴耀翕絶、爲一時公卿大夫之所歎譽、謂且用世矣。既而推遷出入、奔走使事凡十有餘年。比還得對天子、而公老矣、於是遂致其事以歸。歸之三年夏、明適大旱、公曰、民病甚、國事也。余雖老、且得謝、竊服明詔、所以褒諭甚寵、夙夜念不報萬分、義終不忍以仕已貳其心。頃令江都旱、命浮屠氏作瑜珈法、禱於揚子江神、驗、乃即佛祠、用前法。方袢暑、自夕通旦、擎跽曲拳、百拜不少閒、因以感疾。浸劇、遂卒於其家、實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十有六日乙巳也。公諱適、字正之、世爲台州寧海縣人。曾祖爽、祖德誠、皆不仕。父允明、贈中散大夫。公兩舉鄉書、第治平二年進士、尉舒州之桐城縣。縣俗習病不知醫、獨用巫治。公一日屬群巫盡取所謂像設焚之庭下、即捐私帑、市藥以予民。既又石刻方書以示。後用舉者移兖州泗水令。山東曠地數萬頃、民佃居幾數千戶、部使者欲取以規利、以禍福撼公、使任其事。公力建不可、使者卒感悟。改著作佐郎、知曹州濟陰縣。居數月、察訪使人飛語奏劾公、輒奪官去。父老詣闕訴留者殆萬人、朝廷察之、以天平軍節度推官還舊治。閱二歲、復官如初。守臣以公最上、即徙知開封府陳留縣。畿甸宿兵餘數萬、主將不得其情、方春閱、俄有以變告者。僚佐惶駭、噤不敢出氣。公笑曰、妄人也。即其衆杖之、軍以無事。上遣內侍刺知德音爲稱善。邑當孔道、四方宦游、死不能歸、而旅殯佛廟、殘骸破棺、無復主名、以數千計。公請于朝、即縣之東南隅葬之。有官於南方、溺死、其妻挈孤惸匄於道、公館之傳舍、解衣輟食衣食之。卒移其所居州里親

黨、使收恤以去。開封府軍巡院官闕、以公攝事。院獄淹不決、寒餓疾病、相枕籍狼藉、吏玩爲常。公至、則首懲其黠吏、一疏其連坐之無辜者出之。斥案牘之無用者、爲衣衣之。宿垢陳敝、不閱月殆盡。朝廷患市易積乾沒、張職鉤考、公與辟爲屬。同列有忌公前數出異論者、官長謀爲君罷之。公曰、進己退人、非所願也。去知揚州江都縣。前此更七令、皆不得以理去。訴牒日盈庭、大抵緣逋賦不能均。公以保伍法集民廡下、給筆札、使自列。人人得其平。淮俗類呰窳、農惰不勸、公爲易置耕器、身自教督之。朝廷議鹽法、使者妄意欲以強民、他郡縣皆應矣、公獨弗聽。人莫不爲公危之。公曰、爲國愛民、令職也。縱得罪、何憾。事卒寢。時近臣有薦公可任劇、召對、久不報。會大臣守揚、最爲知公者、歸相天子、於是擢知開封府開封縣、就遷府推官。未幾、除提點府界刑獄、兼相度京西等路水利。畿邑溝洫久湮蕪、歲積潦、田至種不得下、公設法疏畎之、民始不病。廣濟軍南里堤田凡數千頃、地形相傾、水上下交爲患、公行視、即下流釃爲渠、以注之淮。其功利居多、朝廷賞之。公曰僚吏力也、推不受。雖不行、公志也。兩浙道蘇秀水、議者不一、朝廷遣專使相視經理、而又以公爲提點刑獄佐其事。經費不貲、民力殆不支、公不及請、輒發常平貸助之。朝廷爲薄其罪最後移京西北路提點刑獄。熙寧中、河北災、詔許流民處荒土。汝州幾數百戶、至是或者規其地、以冒佃告。數更有司、不能判。公請如方田法、民以奠居。蓋公少長田間、於民事無所不知、故仕宦自初暨終、更十任、而六爲長官、其所設施、初雖若煩碎、及其既久、上下情得。是非曲直、至則辨察。事無大小、罔不飭舉。教條所下、吏服民聽、如父詔子。以至四爲監司、一切務在恤民隱。戒督官吏、必先廉恕。而於水事尤爲不苟有勞。以故所至稱治、去則人思之、多爲立生祠。而論者以謂有古循吏之風、信然。公資渾厚、質直不華。臨

事嶷嶷、信理直前、不肯爲利害俯仰。聞人之善、獎與成就、惟恐不力。急人艱阨、勇往不倦、如赴嗜欲。俸祿所入、應手隨盡、未始爲子孫後日毫髮計。其事親孝、於兄弟友、待親戚交舊篤恩義、立然諾。異母兄欲異財、聽其所欲取。季弟死、爲擇婿嫁其婦、又嫁其女如己出。初未知學、自大母族黨發之、其後家困、爲撫育其孤女、妻之士族。嘗學於鄉先生、既死、與教養其子、至分俸以舍之太學。少舉進士、與友生偕上、中道輒卧病、他皆委以自便、公獨留不去。故人死久不能舉、唱鄉人營宅兆卜日月、哭泣以葬之。有使者數侵公。他日、公出使、乃在部中、初疑其不能忘也、公曰、本自不計、無可忘者。蓋公義節厚德類如此、而多至不可勝數。平日與客語、常謂憂人之憂、然後可以樂其樂。蓋其意向所在、大抵不以私自營。晚雖退休、志猶不衰、而其餘力長智、若尚可以爲世用。近臣使者方且交章、而公亡矣、人莫不惜之。公好古強學、雖老不廢書。當嘉祐治平間、學者方事聲律、而公已能用意經傳。然頗獨嗜易、其所爲注解、合其他歌詩、章疏、碑碣、雜文、僅百卷。雅喜藏書、凡遺文古事、與夫國朝新書、家多有之。晚歲奉佛尤嚴云。公享年七十有三⑦。官自著作佐郎換宣德郎、七任爲朝散大夫、勛至上護軍、服五品中散。公兩娶、前吳、贈慈溪縣太君。後周、贈金華縣太君、公即金華出也。娶周、封永嘉縣君。男六人、四亡、曰璪、曰球、皆爲太廟齋郎。女九人、一亡。長歸陳師漸、次陳惇、次王庭筠、次朱充、皆舉進士。一在室、餘尚幼。以崇寧元年壬午三月初七日壬辰、歸葬於寧海海游之東原。公雖世居寧海、而姻舊多在明、且愛其湖山可樂、去墳墓爲不遠、遂家焉。此訃至於其鄉、父老爲置位、聚而哭者凡三日。余與公少同筆硯、又爲同年生、又嘗爲同僚、今又爲同里、投分實四十年。自公寢疾、得日造其門、迨治命、與之握手而訣、且詰其所欲屬我者、曾不及他。夫豈謂余自足以深知

其心而不待言與。古當其葬也、爲具論其平生、泣而爲之銘。曰、

允矣羅公、其德孔夷。維人之憂、弗苟弗隨。維聖天子、民瘼是咨。大衆之區、曰唯京師。其往贊哉、莫如汝宜。孰荒我田、有黍離離。水行地中、自公來尸、耋稚舞歌、匪唯無饑。凡利在人、弗問細微。暨厥行路、枯胔弗遺。內外戚疏、豈不異施。我罔不盡、忠利愛慈。百爾士夫、孰一于茲。公取而足、其賢可知。膴膴故原、公乎其歸。寧我邦人、百世是思。爰憩彼郊、其生有祠。配古社神、春秋祀之。

舒亶撰 《舒嬾堂詩文存》卷三

朝請郎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元、字舜弼、其先大名莘人也。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諱祐、曾祖也。尚書兵部郎中、贈太尉諱某、祖也。通議大夫、贈正議大夫諱端、考也。正議前夫人李氏、文安郡君。後夫人李氏、華原郡君。而君文安出也。王得姓於周、大於漢、迄今多公輔顯人、而大丞相魏國文正公諱旦、道德忠義、動在王室、爲本朝第一。故家城東、民慕而不姓之、曰城東太尉、公之從祖也。其子孫蟬聯珪組、文學政事、直諒多聞、隱然爲國名臣者、往往而出、相望也。而君幼讀書、業進士、以世父天章閣待制諱質任爲郊社齋郎、再爲主簿乘氏、醴泉。年尚幼、即以才稱、故樞密副使薛公向轉運陝西、首薦其能、監鎮戎軍折博務。鎮戎當虜要路、交易夥他郡、嘉祐末、以鈔法害之。逮君領事、入復羨。以勞擢大理評事、知唐縣事。神宗即位、遷光祿丞、又遷大理丞、充德清軍使、兼知清豐縣事。清豐介澶、魏、戎使往來之道、故頃錫軍名以爲重。而部使者不察、議撤其額。君爲言朝廷本所以命此、今不可易之意。使者爲沮止、而君亦不嫌忤其意也。浮屠甲者、與婦人忿、夜懷甓入其室、折婦人足、而婦人倉卒不知誰何也。君陰訊其故、物色而擒之。甲

伏其罪、人以爲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熙寧中、安南用師、爲江淮荆湖六路計置點檢催促軍器。時平久、東南兵備尤弛、戎器取充數而已。方事急、詔大臣擇才吏以往、而君用樞密府薦云。水浮陸轉、軍興得不乏。以勞減磨勘月日、賜五品服、監在京倉、遷殿中丞、改奉議郎、爲國子監主簿、遷承議郎。哲宗即位、遷朝奉郎、通判應天府事。以親老不赴、改監左藏北庫、遷朝散郎、又監元豐庫。繼遭正議、華原喪、服除、乃以朝請郎知澤州事。始至、擒衣冠子之尤無良者數輩、寘諸法、城中大聳。父老憂其去也、數十百人詣使者、願留。會歲旱、躬禱于桑林、既還、即雨、而犯暑得疾、遂不起、紹聖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年六十九。初、君之罷清豐也、當塗知其可用矣、顧正議、華原春秋高、不可去定省、即求筦庫閑局、蓋家居二十年、不外遷。或勞之、君曰、吾以華髮奉親膝、樂甚。去此九遷不願也。其侍親疾、晝夜不解帶、其庶乎傳所謂以愛孝者、非耶。

爲人敦厚疏通、不設町畦。博綜技藝、有家集十卷。所游多一時君子長者。娶趙氏、仙源縣君。再娶晁氏、壽昌縣君。仙源前君葬十一年矣。初、君愛其弟大理丞忖、忖之亡、窆近仙源、卜者曰、不利於君。君曰、我且死、不可以遠吾弟也。卒不改。嗚呼、難矣。男六人、曰毅、朝散郎。曰坦、將作監主簿。曰發、曰通、曰彀、曰轂。坦、通皆蚤世、而毅號能吏、累贈君左朝議大夫。發、彀、轂皆舉進士自立。女長適霸州判官劉唐欽、次適進士焦禧、次適率府率宗室子颿、次適下蔡丞李士衺、次適西頭供奉官賈佾、次適襄州推官皇甫侁。孫十一人、其名在晁夫人之誌。將以崇寧四年十月癸酉葬于開封縣大邊村之原、從晉公兆也。毅以壽昌君於補之爲從姑、知君詳、來求銘。銘曰、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民社稷、其施如此。有賢朝議、生于大家。積善之蘊、粤忱不華。爲親忘寵、居二十年。以弟愛故、卜違不遷。是亦爲政、云胡不然。魏公之封、

名則可大。惟原大邊、名亦斯在。何以似之、惟餘慶吾賴。

田明之行狀

晁補之撰 《雞肋集》卷六七

曾祖永孚、故不仕。祖均、故不仕。考亮、故贈左中散大夫。母永嘉縣太君王氏。本貫河南府。姓田氏、諱述古、字明之。田氏本居密州安丘、家世儒者。明之早孤、遊學京師、甫冠、補太學生、事安定胡先生爲弟子、勤篤好問、先生稱之。娶尹師魯族家子河南縣主簿仲甫之女、遂徙家河南。凡四次以鄉薦、不中第、歎曰、得失命也。乃慨然發憤、隱居講誦、積二十餘年不復出。哲宗嗣位、搜訪遺逸、故孫溫靖公居守西都、以明之名聞、詔除襄州司法參軍、曰、老矣、不任爲吏、然君命不敢辭。乃即其家廷拜受詔、而不出仕。孫公守鄭、又奏以爲州教授、特詔從其請。居頃之、河陽學官以嫌求對易、命既下、故王公巖叟時守鄭、奏謂述古以處士起、今新進後生援例徙、非是且無以慰鄭學者、詔又聽終任。未幾除太學正、改宣德郎、充廣親北宅教授。秩滿、貧不能久留、調簽書通利軍判官事、轉通直郎。今上登極、轉奉議郎。元符三年十二月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夫人後五月亦卒。子男處仁、處訥、處厚、處恭、處約。女嫁進士張安石、太廟齋郎溫萬石。明之爲人淳靜簡易、不爲表暴、胸中坦無留閡、與人交傾盡不疑、既久益親。及其不合、毅然去之、莫能奪。于書無不窺、惟易、中庸、論語、孟子、老子乃其素所與申重復熟、造其深旨、餘不甚措意也。邵先生、二程先生皆居洛陽、明之從之游。司馬溫公居相鄰、因徒步造門問經史大義、語不及他事。范翰林祖禹以編修資治通鑑、日詣溫公、溫公多召明之與之俱。邵、程、司馬公皆重望、來者率巨公顯人、門無雜賓、而明之獨以白士羈旅其間、合堂同席、相視莫逆、語必殫竭、未嘗少貶、諸公以是敬愛之。晚歲獨好易、古今諸儒訓詁得失、

歷歷別白常稱曰、道、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今學者泥章句、不知妙在日用。因自爲註、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廢卷。與賓客言、不事劇談、惟論易則亹亹不倦。日暮客欲去、而明之談益勝、意益精。明之所著書未就、客欲索其書上之朝、明之遂不肯出。友人張雲卿以累舉恩當釋褐、貧欲毋行、明之出錢爲助、鄉人爭助之、乃得去。既去、其妻與子俱病、妻竟死、家無一錢、明之日往護視、又辦喪事、事竟然後歸。昌王薨、假北宅教授官氏撰次行狀、以故事遺白金百兩、明之曰、他人爲文而我受其賜、無是也。使者屢反、明之終不受。通利並河、一夕暴漲、守將遽調急夫、明之爭曰、曷不視水勢。今雖漲而平、此將殺也、吾民不可徒擾。已而果無事。當官不苟、亦不爲已甚。居家廉儉、衣不兼食不屬、裕如也。樂道自信、以是終身焉。嗚呼、可謂吉德君子也夫。將以建中靖國元年某月葬于某所之原、晉陵鄒浩以明之語謂劉某曰、我無稱于時、然賢公卿大夫多知我、今皆亡、晚乃得二人焉、尚何恨。獨謂吾子與浩耳。今其葬也、其能無言耶。其許諾。居無何、其孤自洛抵汶上、持治命來赴、果以文爲請。某外祖尹夫人、魯郡著姓、與河南之尹宗族也、故于明之有葭莩之好。官于鄭、又嘗同僚、蓋知之詳熟。于其來請、謹叙次爵里閥閲及其學行大略、以告鄒子爲之銘、庶幾乎明之之意、而二人者亦以是自致焉。

劉跂撰《學易集》卷八

劉右丞摯傳

紹聖四年十二月壬子、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劉摯卒。摯字莘老、渤海人。少舉進士、嘉祐中禮部奏名第一、中甲科、調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冀州南宮縣。舊以稅錢五百折絹一疋、民坐破產。摯上于朝、請給半價。時包拯領三司、奏可其事、縣人賴之。徙江陵府觀察推官、以韓琦薦召試、補館閣校勘、遷著作郎。熙寧四年、自同知太常禮院改太子中允。時王安石初秉

政、遇摯甚厚、擢爲檢正中書禮房公事、非其好。會遷監察御史裏行、未及陛對、上疏論亳州獄小人意在傾搖大臣。今富弼已責、願少寬之。是時神宗皇帝勵精求治、摯初面對、被寵獎、言皆聽納。摯感遇、因上疏、其略以爲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材非不足、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欲賞之志每在事先、公爾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其有愛君憂國之心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爲之論、有樂於無事之說、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議者以進取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禍必起矣。願陛下虛心平聽、愼重好惡、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歸於大中之道。又論常平、免役法陳事、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論新政不便、并下其章司農。司農難詰、且劾摯、繪欺誕懷向背。有詔問狀、摯言、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告于陛下、職也。今乃以有司言下臣問狀、是合與之爭口舌、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乞下臣章并司農所奏外廷、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願賜察納。言涉欺罔、甘就竄逐。奏入不報。明日、復上疏曰、今天下之勢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爲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合動搖、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淤田、省併州縣、難徧以疏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官自鬻之。至於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辨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與聞、反在其後。故奔競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羌夷之欵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創

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居數日、罷御史、落館職、責監衡州鹽倉。故事御史不帶兼職、以館職充御史自摯始也。八年復職、簽書應天府判官事。元豐初、改集賢校理、知大宗正丞、權發遣開封府推官、改奉議郎。官制行、以朝奉郎爲尚書禮部郎中、又以開封獄空、賜金紫服。六年春、爲右司郎中。五月、坐論事衝替。明年、知滑州。哲宗即位、召爲吏部郎中、改秘書少監、擢爲侍御史。論貶蔡確及言陞朝官薦進士明經冒濫、學法苛細、愈於治獄、條目猥多、過於防盜、類不以禮義遇士人、非先皇帝意。又言經義之弊、蹈襲剽賊、有司莫能辨。請雜用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法、引朱光庭、王嵓叟爲言官。元祐元年、爲御史中丞。詔摯與諫議大夫孫覺看詳被罪訴理在元豐八年三月赦前者。摯言何必赦前、自今日以前皆當看詳。奏可。上疏言、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行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爲之搔動者。朝廷察其始、此固已黜之矣。由此觀之、大約類此。向卒點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也。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不可爲之禁哉。請立監司考績之制。又言臣所領訴理所冤抑無甚於太學獄者。本因學生告言學官陰事、勘官求請事外、或摭赦前事爲言、株連證逮、所及上自侍從、下至郡縣舉子、無慮數百千人、遠者或自閩、吳赴逮。本師生以茶藥紙筆通問遺、而文吏當以受所監臨枉法、甚失哀矜恤刑之意。用是罪多減貸。擢中大夫、尚書右丞。二年、除左丞。三年夏、爲中書侍郎。冬、遷門下侍郎。摯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

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材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二聖深然之、且曰、卿等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哉。是時上臨御累年、淵默、未嘗出語可否政事、宰執屢請時於講筵指事詢問、以廣聽納。其後每有顧問、宰執必申叙其説、從而奏事、遂以爲常。一日、內降畫可、裁定宗室冗費及六曹吏額、房吏請封送尚書省。摯曰、錄黄當過門下、今封送何人也。吏言尚書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摯曰、中書不知其它、當如法令。遂作錄黄。初、尚書吏任永壽精捍而猾、與三省吏不相能、具以吏姦告諸宰政、丞相呂大防深然之。是時戶部裁冗費、後省吏額已逾年、垂就矣。大防盡取其事、置吏額房於都省、召永壽等領之。至是、永壽見錄黄、愕曰、兩省初不與、今安得此。即稟大防、命兩相各選吏與其事、以是語摯。摯曰、中書用法行錄黄、非有意與吏爲道地也。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耶。其後事畢、永壽積勞補官、餘吏皆遷轉有差。於是外議洶洶、臺諫交章論列、以謂事在後省久、永壽等攘去纔兩月、而都司擅擬優例冒賞。章疏十上、大防不懌、而士大夫趨利者居間交鬭、於是朋黨之論起矣。六年春、拜太中大夫、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是年冬、言者論摯姦回險詐、力引私黨、爲臣不忠。父死於衡、委而不葬、爲子不孝。罷相、以觀文殿學士知鄆州。初、邢恕責官過京師、書抵摯、摯答有愛以俟休復之語。會排岸官茹東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二人方論摯、得此乃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它日太皇太后復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言者謂摯預交惇子爲囊橐、以冀後福。二聖尤不悦、遂罷政事云。八年、移守青州。紹聖初、詔摯誣詆聖考、愚視朕躬、首陳變法之科、終成棄地之令。縱釋有罪、以歸怨公

上。吁巇異己，以誘脅衆心。落職知黄州。未至，再貶爲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四年春，責爲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尋卒于貶所，年六十八，不許歸葬。是年，蔡渭告言文及甫嘗書抵邢恕，有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之語，蓋指謂摯嘗有廢立意也。於是逮及甫、恕等繫同文詔獄，命翰林學士蔡京、中書舍人蹇序辰等雜治，卒無佐驗。及甫、恕皆被罪，猶用蔡京奏。明年五月，摯已死，詔以前尚洙所置辭皆已亡，不及考驗，明正典刑。及免摯諸子官，家屬徙英州。元符三年三月，詔還其家屬，收叙諸子。五月，復摯中大夫。建中靖國元年，因其子跂有言，官給葬事，依前宰臣例。崇寧元年，詔追降朝議大夫。大觀二年，以八寶赦追復朝議大夫。其後復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贈通議大夫。紹興元年，今天子顧哀元祐故老，特贈少師。

《實録》本傳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集卷一三

校記

①醇老：原作「醇考」。按錢藻字醇老，見《宋史》卷三一七《錢藻傳》，據改。

②慶曆三年：按張商英爲哀祭唐英所作《寧魂辭》云：「年十八，鄉書送至禮部。後五年，爲解頭，遂釋褐，調南平決曹掾。」又據該文，唐英生於天聖四年（卒於熙寧元年，年四十三，推之則生於天聖四年，即公元一〇二六年），其十八歲當慶曆三年（一〇四三），州始舉送禮部；後五年，即慶曆八年（一〇四八），再上，乃及進士第，時年二十三。則此處之「慶曆三年」當作「慶曆八年」。此墓誌銘所叙年代多誤，當是後人妄改。今且仍其舊，而隨文考訂。

③熙寧二年：按《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五五：治平四年五月「甲辰，屯田員外郎張唐英爲殿中侍御史裏行。唐英雙流人。初，英宗立，上《謹始書》，言：『爲人後者爲之子，恐他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聖聽者，願杜其漸。』」

既而臺諫官相次黜逐。故王珪、范鎮謂唐英有先見之明，共薦之。」此條即參考墓誌銘所修。可證此處「熙寧二年」當作「治平四年」。

④三年八月：上文云「熙寧二年」，則此「三年」指熙寧三年。然據范鎮所撰唐英父《文蔚墓誌銘》（見《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四一），文蔚卒于治平四年八月，則此處「三年八月」當作「其年（即治平四年）八月」。

⑤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按據《寧魂辭》，唐英卒於「熙寧元年六月壬戌」，即六月二十二日。《寧魂辭》寫于熙寧二年三月唐英舉葬之時，最爲可靠，可證此處之「四年」當作「熙寧元年」。

⑥按《寧魂辭》云：「明年（熙寧二年）三月乙酉，葬於雙流縣之甘泉鄉。」

⑦三：原作「兩」，據文意改。

宋儒碑傳集卷五十八

范純禮　畢鍔　呂大鈞　鄭雍　王令

杜純

宋中大夫尙書右丞上柱國高平郡侯贈資政殿學士正議大夫謚恭獻彝叟公傳

公諱純禮、字彝叟、文正公第三子也。仁宗皇祐初、以文正公蔭爲秘書省正字。治平中、簽書河南府判官、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運使配木石塼甓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公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姓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時用乎。琦是其對。還朝、用爲三司鹽鐵判官。元豐元年、以比部員外郎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公一以靜待之、辦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於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菴。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公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多罪至死。公曰、以棼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命、釋其株連者。除戶部郎中、京西轉運副使。元祐初、入爲吏部郎中、遷左司、又遷太常少卿、江、淮、荆、浙發運使。以光祿卿召、遷刑部侍郎、進給事中。公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張來除起居舍人、病未能朝、而令先供職。公批敕曰、臣僚未有以疾謁告不赴朝參先視事者。來能供職、豈不能見君。壞禮亂法、所不當爲。聞者皆悚動。御史中丞擊執政、將遂代其位、先以諷公。公曰、論人而奪之位、寧不避嫌耶。命果下、吾必還之。宰相即徙公刑部侍郎而後出命。轉吏部、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去知亳州、提舉明道宮。徽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爲治、公曰、寛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之苛、猶慮未盡、豈有寛爲患也。由是一切以寛處之。中旨鞫享澤村民謀逆、公

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爲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爲訓爾。徽宗從之。拜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公辭、奏云臣今月二十九日準閤門告報已降誥命、特授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天地隆恩、實出非望、犬馬賤質、未知所從。切以丞弼之任、素號綱轄、協贊機務、阜安黎元、非待偉人、曷副聖選。而臣起自謫籍、召還近班、議論疏闊、智識蹇淺、付以一職、尚憂鰥曠。使之參秉國鈞、陪輔聖訓、非惟忝冒、抑亦不能。伏望睿慈察臣愚衷、特寢成命、使得稍安義分、不勝惓惓。詔不許、公復以年老力辭。上謂安燾曰、范純禮作執政、不應引年。況精力康強、當以國家圖任老成之意勉之。御史陳次升乞辭罷言官並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次升。公徐進曰、次升何罪。不過防柄臣各引所親、且去不附己者爾。徽宗曰、然。乃寢布議。呂惠卿告老、徽宗問執政、執政欲許之。公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又乞罷京城豬羊圈、滅山陵盟器之煩費。布又奏、議者多憂財用不足、此非所急也、願陛下勿以爲慮。公曰、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大農告匱、帑庾枵空、而曰不足慮、非面謾耶。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憤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又曰、自古天下治亂繫於用人、祖宗於此最得其要。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眞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寘諸要途。人君欲得

英傑之心、固當不次飭拔。必待薦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左司諫江公望論繼述事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徽宗出示其疏公贊之曰、願陛下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足以革小人徇利之情。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時韓忠彦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公沈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僚使公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罷爲端明殿學士、知潁昌府、提舉崇福宫。崇寧中、啓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宫。卒年七十有六。按史作六十七、誤。公居二府、布衾絁袍、不事表襮沽名譽。飲食不擇肥鮮、不役婢妾。中年即清居端坐、容物不爭。而立朝端方、乃不可犯。人以劉寬、卓茂方之。其任江、淮、荆、浙發運使時、過吳、謁郡學、因復奏請於朝、得南園隙地、以廣其基。又請給錢脩造、添建齋宇一百五十餘楹、至今學宫甲於天下。紹興中、贈資政殿學士、謚恭獻。一子、正己。

范純仁撰　《范忠宣公集》補下

單季隱墓志銘

君諱鍔、字季隱。其先金陵人、曾祖誼初有籍於常之宜興。祖熙、考應、俱以德善稱、其交游多名卿賢士。君少有志操、從胡翼之先生肄業、頗見推重。長益邃於學、著詩、易、春秋義解、博覽諸家之說、斷以胸臆。它經及子史皆手自鈔纂、篇帙盈庋、筆札細楷、幾若摹印。其爲文務辭達事舉、不喜浮靡、論議袞袞可聽。尤能言吳中水利、以爲荆溪當宣、歙、廣德下流、東注震澤、而震澤自吳江入於海。今江堤連亘、水勢壅閼。古人濬治遺跡、堙塞殆盡、誠能通海浦溝港、以道吳江、增江隄橋梁、以決震澤、又復故百瀆以疏荆溪、則積水皆下、譬如人身去鯁於咽、口腹通矣。有獻其說於朝者、事下部使者、使者諉君按行。君察其屬忌之、弗往

也。性樂易、遇人傾蓋如故。聽言置虛實、一切傾信、久知其玩諕、弗慍也。客至、無疏戚留飲、醉輒假寐、頃刻已醒、未嘗爲酒困。閒有所感、賦詩見意、可錄傳者積數百篇。年既高、氣體益健、請謝不避寒暑、它人當疲劇而君處之自若。崇寧中、余憂居里閈、君過予日三數。雖大雨雪、聞外有屐聲、曰此必季隱也、既而果然。時君年七十有餘矣、相見慰勉、已必自叙所得經傳新意、大編長卷常以自隨、據案風誦、授筆改竄、其心思目力、非少年可及。大觀四年正月十有三日壬子、以疾終於家、享年八十。娶同郡余氏、先君十有二日卒、享年八十有四。子三人、曰源、先卒、曰子發、曰端。子發、余友也。有文行、兩薦於有司、又預崇寧貢籍。鄉人舉遺佚、又舉八行、嘗爲宗子學長。女四人、進士余安節、蘇掖、劉迪、周邁、其婿也。孫三人、曰世南、曰世英、曰澤孫。女二人。冬十有二十有七日壬戌、其孤遵治命、以季隱及余夫人之喪葬於邑南羅漢峰之原。予幼聞縣鄉尊長言、君之考好振施、平日徜徉閭巷、遇貧民不能自給、密置鏹于門。凡賓旅干匄、親友急難、隨多寡各厭其意、貲以全濟者甚衆。咸謂單氏家貲雖匱、慶在厥後。而君之兄錫中進士第、儒術吏方有過人者、乃卒於州縣。君與弟鎭又皆老於場屋、論者疑之。然予觀自昔陰德之報、遲速雖不同、而未嘗不效。觀子發士望、及諸孫秀拔、異日必有華顯者。銘曰、

嗟嗟季隱、初激昂、事與願違心永傷。如彼楩梓材之良、宜備雕刻塗青黄。匠石弗顧委道傍、百年孤榦摧風霜。物有用舍維其常、命邪非邪窅難量。優游閭里壽且康、以彼易此奚否臧。維天報施久乃彰、有子有孫來者長。

慕容彦逢撰　《摛文堂集》卷一五

呂和叔墓表

元豐五年歲次壬戌六月癸酉、呂君和叔卒。九月乙巳、從葬驪山之趾、先大夫之墓。其孤義山請識以文。

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者矣。乃表其墓曰誠德君子、而系其身行云。君諱大鈞、字和叔、其先汲郡人。皇考鎬、贈司封員外郎。王考通、太常博士、贈兵部侍郎。考蕡、比部郎中、贈左諫議大夫。由兵部葬京兆之藍田、故子孫爲其縣人焉。初、諫議學遊未仕、教子六人、後五人相繼登科、知名當世、其季賢而早死、縉紳士大夫傳其家聲、以爲美談。君、其第三子也。中進士乙科、調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耀州三原縣。請代親入蜀、移綿州巴西縣。諫議致仕居里、君亦移疾不行。丞相韓公子華宣撫陝西、河東、辟書寫機密文字。府罷、移福州候官縣。故相曾宣靖公鎮京兆、薦涇陽縣、皆不赴。丁諫議憂、服除、獨家居講道。數年、仲兄龍圖閣待制大防請監鳳翔府造舡務、君起就之、官制改爲宣義郎。會詔伐西夏、鄜延路轉運司檄君從事、法爲可辭。使者請於朝、君亦以禮際善而得行、乃往從、君亦盡力不苟以避。使者愈賢之、薦管勾文字。數月、感疾卒延州官舍、享年五十有二。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於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顔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蓋大學之教不明於世者千五百年、先是扶風張先生子厚聞而知之、而學者未知信也。君於先生爲同年友、一言而契、往執弟子禮問焉。若謂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性命之際、正惟躬行禮義、久則至焉。先生以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君乃信己不疑、設其義、陳其數、倡而行之、將以抗横流、繼絶學、毅然不恤人之非間己也。先生亦歎其勇爲不可及。始居諫議喪、衰麻斂喪祭之事、悉捐俗

習事尚、一倣諸禮。後乃寖行於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間、其文節粲然可觀、人人皆識其義、相與起好矜行、一朝知禮義之可貴。久之、君之志既克少施、而於趣時求中、未能沛然不疑、然後信先生之學本末不可踰、以造約爲先務矣。先生既殁、君益脩明其學、援是道推之以善俗、且必於吾身親見之、既而曰、有命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其始講修先生之法、曰、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而已。既又知夫君子之德不存焉、雖不信而不悔。始也急於行、既乃至而不迫、優游乎道之可樂。始也嚴於率人、既乃和而不解、使學趨而不厭。嗚呼、非持久不已、孰能與於此。君疾、命掃室、正席默坐。問者至、語未終而殁。其徒聞疾、或自家於官所。及訃至、相率迎其喪、遠至數十百里、貧者位於別館哭之。卒時、夫人种氏治其喪、如君所以治諫議之喪。其孤既葬而祭於家、必以禮。嗚呼、死生之際、安而不惑、可以見養之至。道行乎妻子、善信乎朋友鄉黨、可以見誠之感。君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德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嘗譔次井田兵制、爲圖籍、按之易易。大臣有薦官邸教授者、法當獻文、君上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賦、推是道也、愜乎天下矣。君始娶馬氏、再娶則种夫人也。子義山、能傳其父學。孫男麟、愈、舟。女一。嗚呼、仲尼七十而變化不息、顏子短命未見其止、曾子老而德優。先生有言、樂正子與舜同術、顧其行有未至。至若君之術與聖人同、其至足以觀之、惜乎不得見其老、放乎致極、以立乎聖人之門。一朝之遇、措乎天下國家、乃中身而止矣。嗚呼、君之自信其所行、以致其所及、可爲衆人道者也。若信諸己而知乎天者、則又非衆人之所可知、必有君子而知君者矣。安得孔子之門人與論君之德者乎。

范育撰　《皇朝文鑑》卷一四五

宋故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杜國

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五百戶追復資政殿學士贈宣奉大夫鄭公行狀

曾祖某故贈太保。祖某故贈太傅。父某故任駕部郎中、贈太師。本貫拱州襄邑縣某鄉某里、諱雍、字公肅、享年六十八。公鄭氏、望出滎陽、而世家襄邑、譜不著其所從徙。累葉德賢、晦於里閭。至公皇考始仕爲尙書郎。及公貴、贈其三世至三公。曾祖妣王氏、祖妣王氏、妣郭氏爲衛、蔡、慶三國太夫人。公天資孝友、自幼不凡、人不敢以常兒待之。先太師嘗曰、大吾宗者、必此兒也。年十七、已從進士薦。先太師年高且病、或勸其請致仕以官公者、公正色以不願辭。居喪毀瘠、與諸兄弟力舉大事、躬率二弟刻意爲學。常相戒曰、先君平昔積善、鄉黨所重、敎誨諸子、望其有成、而未能仰副先志、何以自比於人。其可不勉。及喪除、二兄皆出從仕、公與二弟共處、閉門讀書、鄉人罕見其面。家無餘貲、人不堪其貧、公處之晏如也。嘉祐二年、遂擢甲科、名稱籍甚。後榜、其季亦中高第。宣徽使王公拱宸見公奇之、妻以其兄之子。解褐授試秘書省校書郎、爲兗州觀察推官、改著作佐郎、簽書崇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知嘉州峨眉縣、不行。宰相韓忠獻公上公所爲文、英宗稱善、除秘閣校理、知太常禮院。當官守正不撓。厚陵遏密未旣、時議欲公除後聽宗室嫁娶、公抗言以爲不可。論旣忤、坐絀一官、通判峽州。秩滿、入判吏部南曹、校勘觀文殿書籍。自請補外、出知池州。復知太常禮院、歷開封府推官、提點京東東路刑獄。使還、條時所未便者十事上之。又因轉對、極論治天下之略、無所回忌。除開封府判官。方熙寧、元豐間、大臣更制變化、士大夫有所希合、多不次見用。顧公先朝館閣舊人、獨靜默自守、徊翔不進、人稱爲長者。俄改諸王府記室參軍。神宗晚年、徐、魏二王旣長、公以府僚屬、嘗獻四箴於王、用申規戒、且諷王求出

外第、避中禁遠嫌疑。因爲王封請章十餘上、神宗嘉之。居三年、求罷不許、以久次特命轉秩。在職又二年、再求罷、命進一官、復留於公府。自佐著作累遷至祠部郎中。官制行、易朝奉大夫、至是爲朝議大夫。公清愼自飭、安貧樂道、不以進取爲意。在王府凡七年、而登秘閣已二紀、坐視後進超躐驟用、恬然安處、未嘗及公卿之門、而爭取薦之。哲宗皇帝、宣仁聖烈皇后以是知公。元祐三年、諭輔臣曰、鄭雍文學政事見於已試、靖共厥位、不求人知、可用也。即以爲起居郎。居一歲、擢中書舍人。公既被眷用、思盡忠報、遇事必言。鄧溫伯除翰從學士承旨、而當制舍人以爲姦邪、封還詞頭、更命公草制。制未出、言事者五人交攻之、改溫伯爲侍讀學士。公言、承旨、中禁之詞臣、侍讀、金華之近侍、皆天下選。以溫伯之過薄、不爲姦邪、則不當罷前命。以溫伯爲姦邪、則不當猶在經筵。中外之人咸謂朝廷以此慰塞言者、如此、則邪正何由得分、善惡何由得明。臣竊度其勢、必更待人言而罷侍讀、則是朝廷除命有不得已而行者。臣恐四方聞之、有以窺陛下矣、殆非國家之福也。哲宗悟、收還後命、乃固以溫伯爲學士承旨。太學官周種乞以王安石配饗神宗廟廷、蘇軾以種懷姦而已嘗薦之、自劾待罪。有旨種放罷、別與差遣、而軾特放罪。公以舍人權給事中、上駁奏曰、王安石在熙寧間、始以經術進說、遂持國政。而不能上副先帝屬任之意、特以其專門之學爲世指名。而其流至於字說怪誕、佛老雜進、儒學之弊、一至於此。向非先帝神明、察見行事、遠而弗用、則其所敗壞可勝道哉。今周種小臣、輒肆橫議、狃朋比之邪、見叛朝廷之正論、盛稱安石、至請上配廟享。此其私意不止務在售其師學、且以窺測朝廷、阻撓命令。今蘇軾緣薦種放罪、則是朝廷以軾言爲然、而種實有罪。種之罪宜浮於薦者、今軾特以恩放免、且未爲無罪。而種止放罷、不失赴部授合入差遣。輕重之

理未允、請更正種罪。從之。假龍圖閣直學士、奉使大遼、還、除左諫議大夫。元祐五年冬溫、六年春寒如冬令、公爲上極論陰陽錯謬、寒暑不時、宜圖所以當天心者。是歲將賞花釣魚、奏罷之。五月朔、日有食之、公以爲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勸上脩省、以消天譴。又請延儒臣討論誠身治國之道在方冊者、撮要爲圖、依倣無逸、以警左右。朝廷輕外重內、選除帥臣、罕綴從班、而他官或資淺望輕、且其才不足以充選、一日有事、則焦然求帥。公謂謀帥之乏如此、豈可不慮。爲來日計、內寺監長貳、外諸道使者、稍積其資望而試之、且時出貴近寵臨一面、庶幾可以得帥矣。又論大河無一歲不爲患、而水司任隄塞、不任調發之傷民、漕司任經費、不任裁減之乏事、請通爲一、而以隄塞幷責漕臣、河患宜少。浙右大水、民饑亡、朝廷大議救災之政。議者謂民習欺誕、請勅本部科檢實僞、家至戶到、以聞、而傳報爲之節。議已施行、公奏、州縣有司工於候上風旨、此令一布、吏則科民而不救災矣。且牆之外、離婁無所騁其目、里之前、師曠無所注其耳。今弊畎畝之事於廟堂之上、往返不知其幾千里也、則民有飢而死矣。人主以盛德宰天下、發政施仁、當如不及。況富有四海、奈何謹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乎。不可謂知所先後也。哲宗感悟、追止前令。御史有沽激自喜者、而中執法不自立、吏倚爲重、公幷論之。詔出御史知壽州、徙中執法吏部侍郎、而以公代爲中丞。公辭不拜、奏曰、中司以臣言去、而身承其乏、風俗弃競、物議職臣、非臣志也。哲宗遣中使賜詔、申諭決不可辭之意、公不得已就職。首論御史糾百寮、而使公卿得薦其屬、則人私受恩之地。先有詔許學士兩省雜舉殿中監察御史各有員數、至是鐫所舉數、稍以員還執法。公論至三四、不奪。又言、二帝三王所以治、莫先於人材、願詔輔弼侍從以賢能言、人各有差、而籍其姓名、陛下留中省覽、以待

三省之進擬。即所進擬、以考所薦之得失。要使賢能之臣夙夜引類、賢能畢出爲用、則三王不足侔、而二帝優爲矣。公方持此論、而二府禁謁良急、公歎曰、旁招俊乂、列於庶位、位百揆職也。彼有足不及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奈何設禁若是邪。二府皆天子所改容而禮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如此乎。則又援賈誼廉恥節行之說以告上、禁由是弛。刑部讞罪人之可以死生者、朝廷下其讞論死。侍郎彭汝礪等不奉詔、朝廷督過刑部、汝礪等居家待罪。公謂、不奉詔固爲不可、究其用心在於體好生之德。朝廷罪其不奉詔可也、臣恐疑於嗜殺。今有司欲殺而朝廷生之、猶恐不嗜殺之意不白於天下、而况反是。上嘉納。於是貰刑部之罪、汝礪等就職如故。京師地大物衆、官紬於事、而獄多淹繫、有司類不時省。公謂輦轂之下如此、非所以視四方、請復用元豐著令、冬夏仲月御史即府慮囚、而糾其不如令者。繫以不淹。夏人犯順、前則陝西圍鎮戎、後則河東入麟府。公乞治當職者無赦、以謝一方。其後延安將副李儀許興死於采木之役、主者以爲生事而不賻、公論其非是。又請捐重募以多誘刺采、略常法以廣收才武、議皆施行。公在言路、知無不言、不避權要。嘗奏彈宰相擅權、公疏入、未罷、同寮有請以其陰事言於上者、公曰、相事關國、則爲國擊相、吾非仇其人擊之也。相之陰事、何有於國哉。置以不聞、而相終去位、人謂公得言者之體。哲宗察公忠厚平直、可屬大任、七年、拜中大夫守尙書右丞。公自爲諫官御史、常以中外之官積日待遷、無責實效、乃時所深患、每因事陳救。大指欲別能否功罪、自朝廷以責郡縣、郡縣以課其屬。嚴申考績、明其殿最、尤劣者擯之終身、甚優者獎以不次。必實必信、不爲文具、則吏當稱職、而天下治矣。及執法、遂欲監司守貳咸識厥指、近則都堂諭遣、遠則以堂帖申飭之。於是人競勸、中外稱治。以編修神宗御集勞、進大

中大夫。公在政府、挺然中立、未嘗有所阿附。參斷國論、唯是之從。自佐垂簾至哲宗親政、於彼於此、無有射惡。帝嘗曰、事上有禮者、鄭雍一人。及紹聖初、言者方論元祐之黨、公頓首自列、帝獨明無他、再三申諭、有決不去語。御史周秩乘隙抵巇、誣奏公罪、詔絀秩知廣德軍。中執者或空一臺論奏、當宁亦卻其說、而所以留公至敕有司毋納其章、毋聽其孥輒出府第。其它或玉音慰諭、或璽書勞勉、殆難以悉數。明年宗祀禮成、復申前懇、始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陳州。會大名謀帥、宰相擬用某人、上曰、朕自有屬。即以命公。是時承河朔歲饑之後、流亡始復、公鎮理有方、遠近安賴。未幾、人復論公執政元祐、而紹聖獨全、上不得已。乃褫公學士。俄徙知定州、未行、改成都府。故事、成都守必進職寵行、至公止命以本官知府事、蓋權臣意也。人爲公恨之。後有詔赴闕、而當軸者終不樂公。時元祐大臣悉以分置遠地、顧公則無所傳致其罪、但以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俾居其處。元符元年七月二十日、以疾終於府城峻極院之寓舍。諸子奉其喪、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襄邑。方黨禁嚴、例不敢爲銘誌、故公之事不克盡傳。政和四年八月、詔追復資政殿學士、還其恩澤。後以子恩、累贈宣奉大夫。公爲人和易、動中繩墨、與人言、如恐傷之。至論事朝廷、則正色不可奪。平居遇人、雖幼賤必盡禮、待以誠信、氣色怡然、未嘗見於其喜慍。閑居偃息、子弟進見、必加巾幘。遇臧獲、不威以辭氣。聚族以百數、和而不瀆、晏然常若僧舍。性清約、不喜華靡、雖貴達、飲食奉養如貧窮時、衣服澣濯十數乃易。錫賚所得、悉付子弟、未嘗問其有無。遇恩奏薦、先孤遺。已列二府、而其子懿恭益恭仕不出選調。啓手足時、三子五孫猶未命名。執政累年、薦士多矣、未嘗認爲己恩。哲宗嘗密詔公舉明敏愼靜之士三兩人、以備進用、公以三人名聞、皆被進擢、而外人初不知公所薦、公亦終不自言。其謙

恭不伐如此。中書擬喬執中爲吏部尙書、胡奕修爲一路使者。公奏曰、執中、臣婚姻之家。奕修、臣子婿也。今內外賢才沈於下僚者甚衆、願陛下更招徠之、慎加選擢、以副公朝用賢之意、不使愚臣有蔽賢寡默之弊、正在於此。上嘉納之、人服其不私。先娶李氏、贈普寧郡夫人。繼娶王氏、贈榮陽郡夫人。子男八人、曰懿恭、通直郎。彥恭、未仕。益恭、將仕郎。執恭、朝奉郎。行恭、未仕。靖恭、宣義郎、皆亡矣。安恭、今爲右奉議郎、權發遣鬱林州。願恭、今爲右丞侍郎。女十人、長適朝奉郎李秠、次適玉山尉曾誕、次適徽猷閣待制胡奕修、次適宣教郎趙倚平、次適朝請大夫韓光胄、次適迪功郎許懋、次適迪功郎蔡允、三人亡於室。孫男女合十六人。謹具歷官行事如右。謹狀。

綦崇禮撰　《北海集》卷三四

王逢原墓誌銘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己。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己、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將沿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爲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今棄予而死矣、悲夫。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諲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珙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卒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九月丙申、葬於常州武進縣南鄉薛村之

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

壽胡不多。天實爾嗇。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嗇也推之。樂以不罷、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於茲。

王安石撰《臨川先生文集》卷九七

廣陵先生傳

王氏、舊望太原、自先生之七世祖居於魏之元城、不知其始何遷也。叔祖父乙居廣陵、先生幼育於乙、故遂爲廣陵人。年十數歲、晝從群兒嬉、夜獨誦書、往往達旦不眠、率以是爲常。未嘗從師爲辭章、即雄偉老成人見之皆驚。年稍長、倜儻不羈束、周鄉里之急、爲不義者、面加毀折無所避、人皆畏而服之。里人滿執中、謹厚人也、一日先生過之、執中以先生所爲爲非是、先生因自悔、更閉門讀書。久之、所得益以閎深、乃爲竹賦以自廣。具載文集、茲不録。其姊寡居、貧無以自存、乃聚徒天長。已而積薪之中得芝之葉、先生有感焉、乃著藏芝賦。序多不載、載其賦。具載文集、茲不録。是時丞相荆國公赴召、道由淮南、先生賦南山之田詩往見之。公得先生、大喜、期其材可與共功業於天下、因妻以其夫人之女弟焉。詩具載文集、茲不録。既而徙高郵、太守邵公必延請主學、先生辭不獲已、強應之、尋亦辭去。邵公爲部使者、以其節行聞於朝廷、不報。先生既喜退隱、思江南山水之勝、乃遷居潤、賦江上、山中之詞。居頃之、熟於潤之山川道里、又著遊山記以寓其意。具載文集、茲不録。居無何、以江陰幽僻、乃去潤遷江陰。江陰地下溼、得疾、苦足弱、因復遷常、未幾、以足疾終。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痛惜之。荆國公爲誌其墓。荆國公既誌其墓、又哀思之、著於詩、多至十數篇。先生德業之敏、如駕四馬馭夷路、駸駸驟馳、雖健步者邈不可及。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嘗不歎慕、自以爲不逮。事寡姊如事父、教姊之孤兒不啻己子。歲時祭祀於其考妣、必流涕。親識饋遺、纖介無所受。諸

生有獻、度其家貧、禮雖甚勤、不取也。平生爲文、多操紙立書、未嘗有稿、或有稿、隨輒焚毀、故其終、家無遺文。先生方生、管城君名之曰令兒、未及更立名而管城君卒、故先生因名令。初字鍾美、建安黃莘以其造道之深、字之曰逢原。吳氏從先生、一年而寡、歸治田桑、布素以待盡、其趨操論議、是皆宜爲先生配。先生既終、方得女、荆國公爲擇所宜歸、歸吳人吳師禮、亦名士。嗚呼、道之不明於世久矣。惟道之不明、故士於出處、皆莫知其所宜守。仕於朝廷者、知進而已、時不足以有爲、雖或援而去之、猶不能自止也。不然則溺於厚利、苟徇世俗以自私、無足道也。隱於山林者、知退而已、時若可以有爲、雖或援而出之、猶不能自屈也。不然則喜於名高、苟違世俗以自顯、無足取也。夫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古之君子、無必出也、無必處也、顧道何如耳。苟外於道而拘於出處之迹、宜其無自而可也。方先生之盛時、所以造士者有術、優游崇養、成其自得之實、而不使其少累於外物、故士多見夫道之大全、而進止行遁、無所於逆。三代而後、世不知所以造士、士未明所以行己、而紛紛外物、既已變易其思慮矣、則其所守無所適當、固其所也。嗚呼、若先生者、可謂豪傑之士矣。去三代之久如此、而以宏材敏識、偉節高行、特立於一時。使其無不幸之死、而幸與世偶、則其所施設、當如何哉。雖然、以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就天下之士、至於易商爲周、而士之備道德之美者、宜不可勝數矣。管、蔡一以流言、而朝廷上下遂皆信之、知保周公而賊四國者、才十夫而已。然則士之不待文王而興者、豈特罕聞於後世哉。雖先王之世、固已然矣。推此則若先生者、其可易得哉。世之知先生者、或以其文、或以其行、未爲知先生者也。知先生者、唯荆國公、而世或疑之。故詳載先生之行事、而論次之如此。

劉發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校點本《王令集》卷

末附録

朝散郎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杜公行狀

公諱純、字孝錫、杜氏、濮州鄄城縣人。諱堯臣、尚書司封郎中兼侍御知雜事、贈尚書刑部侍郎、曾祖也。妣馬氏、永安縣太君。繼馬氏、萬年縣太君。諱曾、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祖也。妣劉氏、彭城縣太君。諱彭壽、尚書虞部郎中、贈特進、考也。妣朱氏、太寧郡太夫人。自侍郎立朝、有清名、尚書以文學政事顯、杜氏始大。而公生警異重厚、不類常兒。方四歲、乳母抱立尚書側、尚書指庭前物作詩句戲之、即能爲儷語、尚書大驚。以蔭爲郊社齋郎。未冠、知彊學、尚義理、不妄笑言、有成人之操。族父沒官東南海上、其孤弱、柩不能還。其從兄當行迎喪、公曰、世母依兄、兄不可以遠。即自請往。衆猶難焉、特進嘉而遣之、及期而喪至。時杜氏四世二十喪未葬、聚族而謀、曠年不決。公卑且幼、毅然而起、陳義甚高、衆慚慼、乃定葬。舉進士、兩預鄉書不第、即捨去。調曹州乘氏縣主簿、攝令南華。野人有持鋤剽商者、商詣縣言而去。後獲二盜、伏罪、而商、太原人也、移文太原、待報。盜以應久繫、泣請公得一至家訣、公惻然許之、左右諫不聽。盜感恩、皆如期還。改泉州司法參軍。舶商歲再至、一舶連二十艘、異貨禁物如山、吏私與市者、價十一二售、幸不誰何。遍一州吏爭與市、惟守關詠與公不買一毫、人亦莫知。後事發、逮獄、而公不預、詠猶以不覺察免官、且檄參對。公憤然陳書使者、白詠無罪、而虛其廨居詠、卒得平反。丁朱夫人憂、既除、爲河中府河西縣令。熙寧初、自外上書言事、宰相王荆公異之、即日召爲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尋爲大理寺詳斷官、刪定編敕。荆公既奇其才、數與論天下事、謂可顯任、亟薦于上。擢光祿寺丞、充審刑詳議官、樞密院檢討官、兼管勾樞密院宣敕等庫。或議肉刑難悉復、而姑欲以

刖代死刑之輕者。公言、今盜抵死、萬室歲或至五十人。以死懼民、民常不畏死。若但刖、民知不死、犯益衆、是名輕而實重也。事乃寢。又論禁軍亡、律疏敕密。律從軍征討而亡十五日、絞。敕上禁軍逃三日、斬。若三路沿邊征戍及他征戍、與化外接者、皆以敕從事。而平居亡伍稍附律、疏其期、歲可活壯夫命數千、因收其用。後敕期滿七日斬、自公啓之也。又論商貨犯禁至黥配、非國籠利、則皆良民、一遭此、終身不復。今加役流本死刑、尚有歲月免復之限。若持仗行賈而捍鬭者、黥配、餘以貨重入罪、止加役流、恩無涯矣。不報。時秦鳳路經略使郭逵、管勾秦鳳沿邊安撫司公事王韶互訟不公、執政遣公往、訊韶實違法用官錢。而朝廷方倚韶以熙河事、不欲竟其詞、即授公大理寺丞、檢詳樞密院吏房文字、而未下也、而公遽以其欺狀聞。文潞公、富韓公見其奏、嘆賞而心危之。會遭特進喪、以監察御史裏行蔡確代公、而韶無罪、公免官、於是始忤當路矣。免喪、韓康公爲宰相、差京西計置羅運、又爲提舉三司會計司檢詳文字。而荆公還朝、公乃自請監池州酒稅。一年、復入爲刪定編敕、始遷大理寺丞、改宣德郎、爲詳定官制所檢討、兼兵部主簿、遷通直郎、大理正。上言、京師聚萬姓、易以宿姦。朝廷非不惡告訐而有覘事者、以發奸非擾人也。比來或徒隸於官司觖望、或民自相嫌怨、或但冒賞無端倪、泛曰某有罪、某知情、官不識所鞫之因、因不省見逮之故。若告者許有司先取實、後不實以誣坐、則所告皆當竟之詞矣。又刑寺積習、官不敢制吏、吏操事自官、官曰、如此乎。則以爲近嫌、必反聽吏。至吏先具、曰某欲追、某欲鞫、某欲釋、則隨而判曰、某追、某鞫、某釋。上下猜質、嚴於合券。今許官有異見、皆自書其牘、即行、後不當、不以累吏。則官得伸、吏無以藉其口。皆不報。而公持此自如。吏抱案至、無疑、則大書其尾曰如此。因語吏、我有筆墨在、可免爾口語相稽也。然其

弊久、力不能獨勝。隰州商尹奇貿溫泉官礬、或告引外有餘礬冒禁、而奇對實官潤之也。寺議械奇河東就訊、公言、奇情應若是、不惟傳致傷事、恐民相驚、不復貿礬、則數百萬之貨皆爲土石、且失邊計。弗已、則請沒其餘而釋奇。事粗行、會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其車載人貨取直至京師、都稅院欄頭甲紿之曰、車無火印、匿稅也、賄我則免。民遽遺錢三百、免。其徒告之寺、議又當甲與民因稅事取與、皆黥配。公曰、車民當所用舊物不稅、而甲以詐乞取、應杖、民無罪也。爭、累不決。長揚汲貳呂孝廉以爲言、民竟不免、乃并尹奇事、坐前後異議、奪通直郎、廢于家。韓康公留守洛、奏爲神宗山陵司勾當公事、恩復階、遷奉議郎、賜服銀緋。上之元年、詔舉直言士、樞密范公、門下韓公與尚書王公存、尚書孫公永、皆薦公才任諫諍、時已擢河北轉運判官矣。初更役書、獻議詳盡、宰相司馬溫公至以書稱之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憂。舊河防但隸轉運司、後都水置外丞專領。公言、前隸本司、決溢不加多。後置丞、決溢不加寡。雖天災不繫彼此、而大抵出財之司則常愛費而後不急、用財之官則寧過計而無不及。臣行洺州、水浸城且壞、調急夫。而漳河都大司乃有卒七百、不敢用遣。應急修捍、則稱當稟外丞。暨關外丞、則執不可。此由事責各異、條禁相妨、不如使歸一。易曰簡則易從也。後外丞廢置不常、然卒委轉運司兼領。澶州跨河南北爲二城、北爲海鹽、土鹽通商地、而南則解鹽禁地。公言、南兩縣亦產土鹽、利之所在、刑不能禁、故兩縣解鹽課常不登。前此有司屢請并濮陽、衛南許通商。三司亦知其弊、以郡扼河、欲姑存之、爲解鹽藩籬。故既不許通商、而亦不立解鹽歲額、所以持循經久、官與民陰便、兩亦所失微也。自立額、殊失三司本意。官不免配賣、而土鹽滋冒禁、可且仍舊。朝廷深然之、而議不決。先是、宗室租免①女聽編民通婚、皆予官、民爭市婚爲官戶。公

言、入貲得承務郎以上、猶不爲官戶、蓋嫌其逃賦役、困平民也。今遐僻賤人爭以國姻自召、商較財幣②、僅同貿易。坐堂而拜者爲舅姑、同牢而食者爲夫婦、非以尊國示民範也。朝廷始嚴其法。召爲尚書刑部員外郎、尋改大理少卿、遷承議郎、擢侍御史。復論中外吏久而官不常、權常在吏、吏鮮知卹人。於是利害陳請、惟恐阻閼之不密。事勞功賞、惟恐破除之不盡。理財予奪、惟恐斂沒之不多。誣枉赴訴、惟恐深文之猶略。又使者以不按吏爲忠厚、昏暴病民非贓污、皆一切容養、此爲害之大者。復論御史呂衜等欺同列、遂忤旨、而御史中丞胡宗愈不便其爲僚、因排詆無不至、罷爲尚書右司郎中。尋知相州、遷朝奉郎、知徐州、移陝府西路轉運使。入對、賜服金紫。關隴控邊、務繁、公計度不勞、閱牒訴立判、情法皆當。吏驚、私相視曰、一筆盡矣。時方患陝西幣輕貨重、公屢陳歲給本路諸司鹽鈔、實以飛錢、然西州有來商、無還貨。又鐵錢不出境、獨鈔無脚稅、朝至國、夕爲錢、既以備本路夏秋糴、而商賈非以兩時至則鈔歸兼并家、不貴售不出。若鈔留京師、賣錢貯之而別爲公據、與本路凡入穀若錢者給之、至京師、歸以鈔錢、則貨幣平。不行。攝帥平涼、兩月決滯訟百餘、民讙舞。既去、遮留不得行。歸朝爲鴻臚卿、遷朝散郎、又爲光祿卿、擢權兵部侍郎。歲餘感疾、除集賢院學士、知汝州、謝不能、遂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會廢集賢學士、乃改修撰。以紹聖二年九月甲子沒于潁昌府之私第、即其年十一月甲子葬於開封府祥符縣黃溝鄉臨黃村特進之兆、享年六十有四。前夫人閻氏先公二十六年卒、追封眞寧縣君。今夫人晁氏、安平縣君。二子、開、承務郎。欽禹、舉進士。欽禹蚤卒。三女、長適瀛洲防禦推官、知益州錄事參軍馬希說、次適承議郎、充秘閣校理晁補之、次適進士崔延孫。孫男女八人。所爲詩文奏議二十卷、其詞喜根原仁義、不爲浮華、辨析事理、要近

於可用。嘗論虞而卒哭非百日、虞而俚術百日卒哭。內百日爲凶葬不禁、外百日則更筮吉歲月。世牽其說、慢葬者衆、乞下其議禮官、亦不行。爲人忠恕不欺、恬澹寡耆欲、學問以誠身爲本、遇事應物、惟懼惻怛之不至、嘗曰、士常不忘在溝壑、則事無不可立。故久而能著。尤嫉近名、類畏人知者。莅官事主、惟義可否。進不懾高明彊禦、退而與愚弱卑下者處、如恐傷之。奉己過於菲薄、猶恐其泰至。賙給族姻已厚矣、而慚不足。急人危殆、伸人抑枉、寧以身受困畏而不悔③。此其大節也。好易中庸、能精其義。至浮屠、老莊、皆探索微妙、曰與吾學同出也。家居昆弟無間言、見者鄙吝爲消、似陽城、元德秀。敦大不撓、清而容物、似陸象先。而至其立朝識大體、究精吏道與時之利疚、知無不言、則近左雄、黃瓊。政事之才、非特處士獨行、鄉黨自好者之比也。公與補之先君厚、故補之所述公大節、多嘗聞于先君之言。若公平生施設、則有當時大人君子之所共知者編次、懼不盡、雖親不愧也。謹狀。

晁補之撰　《雞肋集》卷六二

校記

①祖免：疑當作「袒免」，謂五世之親也。

②幣：原作「弊」，據文意改。後文「貨幣平」同。

③悔：原作「侮」，據明初光澤堂抄本《雞肋集》改。

宋儒碑傳集卷五十九

程顥

明道先生行狀

曾祖希振、任尙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珦、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徧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

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尙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漑。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期、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

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别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强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

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荊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荊公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荊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荊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鎭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

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慴。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鎭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敎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

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飢、請貸不已、道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淩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

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税。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内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没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説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

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子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女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於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概、以求誌於作者。謹狀。元豐八年八月日、弟頤狀。

程伯淳墓誌銘

程頤撰 《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一

伯淳姓程氏、諱顥。其先有爲周大司馬者曰喬伯、封於程、後遂以爲氏。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有功太宗朝、賜第室京師。居再世、遷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秀爽、異於常兒。才數歲、誦詩書、强記過絶人。戶部侍郎彭公季長一見異之、遂許妻以女。舉進士中第、調京兆鄠縣主簿。南山有石佛像浮屠、歲傳佛首放光、則遠近男女晝夜集會觀不止、爲縣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徒曰、吾聞石像歲現光、有諸。曰、然。戒之曰、光現必先告我、我當取其首視之。自是不

復有光矣。府境大水、諸縣倉卒興役、皆狼狽失措置、惟先生所治飲食茇舍無一不具。時暑甚疫、人病多死、獨鄠人無死者。監司欲薦之、問其所欲、先生答以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避親嫌、移江寧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稅遂均。會令罷、攝邑事、牒訴日不減三二百數、先生處之不閲月、民訟遂簡。江南俗種稻賴塘陂以溉、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言之府、稟之監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比如是、苗槁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遽發民塞之、歲則大穰。仁宗升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除、三日且、知府事王贄率郡官將釋服、先生進曰、請盡今日。贄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一府視君、亦莫敢除。移澤州晉城縣令、民以事至庭下者、必教之以事父兄、奉長上之道、暇則親至諸鄉校、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者、爲正其章句、置師不善則易之。初、俗甚野、不知爲學。後數年、服儒衣冠者遂衆。鄉里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姦僞無所容。孤煢老疾者、責親黨使毋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三年盜無剽劫、民無鬬死者。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踴、歲爲民患。先生度所須、使富家預儲其物、定價而出之、富家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纔十二三。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以官錢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亮君之誠、亦不問。先時、民憚差役、互相糾訴、鄉鄰往往爲仇。先生盡得民產厚薄、按籍而命之、莫有辭者。義勇常以農隙講事、然但文具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晦叔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聞先生名、陛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顯用。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時王荊公爲

宰相、多所措置。先生每進見、必爲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不當及功利、又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有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章數十上、論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賣祠部牒、青苗取息、提舉官多非其人、命出不由門下、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寖衰。荆公雖與先生異論、而嘗目君以忠信。言既數不用、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當賜顯黜。請罪而獲遷、失刑賞矣。改差簽書鎭寧軍節度判官事。河清卒法不他役、時中貴人程昉爲外都水、怙勢凌轢州郡、官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拒以法。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衆不勝役、潰而歸城、門吏來報、一府相視、畏昉不敢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休三日而復役。曹村決、先生方護小吳埽、知州軍事劉涣以急告。先生夜馳至州、謂涣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未集、公當率禁兵繼之。徑走埽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曹、正爲緩急、爾知決曹村則注京城乎。吾與爾以身扞之。衆皆感激自效。決口將合、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謂衆曰、得彼木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已、木遂橫、衆以謂至誠所致。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可以去矣。遂求監臨、得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君未嘗叙年勞遷秩、特改太常丞。其後彗星見、詔求直言。先生極論時政、語甚切直。還朝廷、差知扶溝縣事。廣濟河出縣境、濱河姦民不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數十以立威。先生始至、捕一人、使列其黨與、得數十輩、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姦不變者。自是焚舟之患遂絶。畿縣民苦稅重、歲常以赦獲蠲免、然良農輸率以時而稽、故獲免者皆頑民。先生與之約、前獲免者、後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

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三、請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諸邑賴以皆免。水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而鄰邑令遽自陳穀且登、可無貸。使至、調先生曰、盍亦自陳。先生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以濟。司農亦怒、視貸籍而所賦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而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已。內侍都知王中正行按保甲、所至官吏多見慢辱、諸邑供帳、競務華潔以悅其意、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竊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過。盜叩頭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吾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官制行、改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券契自明、皆弗用。詔改稅作租、許賣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猶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死矣。因爲言、仕者當以仁厚爲心、不可便己以害人。官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更赦、猶以特旨罷先生邑事。邑人詣開封及司農乞留者以千數。先生之去縣、不使人知、老稚追及境上、攀挽號哭、不肯去。以親老求折資便養、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弔、以朝廷失賢者爲恨。父珦、太中大夫致仕、時年八十。母侯氏、壽安縣君。妻彭氏、仁和縣君、皆先君以卒。五子、三早卒。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舉進士。四女、三夭、一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得卒之歲十月乙酉、葬於伊川之先塋。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浮屠、老子、莊、列、莫不思索究極以知其意、而卒宅於吾聖人之道。其持

己清峻、若不可及、而與人甚恕而溫。論治道、卓乎至於無能名、而應世接物、莫不曲盡其宜。苟善於君矣、爵祿可捨也。苟利於民矣、法禁不避也。自元豐以來、論賢士大夫宜在天子左右者、君必與焉。先生之罷扶溝、貧無以家、至潁昌而寓止焉。大夫以清德退居、弟頤正叔樂道不仕、先生與正叔朝夕就養、無違志、閨門之內、雍肅如禮。家無儋石之儲、而愉愉也。予方守潁昌、遂得從先生游。先生不以老耄棄我、周旋啓告、所以爲益良厚。故於其亡也、哭之加哀、而銘不以辭。銘曰、

善乎、孟軻之言義、命也。蓋不知義不足以立命、不知命不足以存義。先生居官、不問内外大小、率所言所事一出於正、雖貴勢豪力不爲少變。嗚呼、其處義、命、可謂兼之矣。

韓維撰 《皇朝文鑑》卷一四三

明道先生墓表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湮、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程頤撰 《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一

程宗丞顥傳

元豐八年五月丁丑、承議郎、新除宗正寺丞程顥卒。顥、字伯淳。父珦、自有傳。顥踰冠、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江寧府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縣令。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三見、進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耳。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士爲先。顥不飾詞、獨以誠意感動。神宗嘗使推擇人才、顥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與其弟頤爲首。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時王安石益信用、顥每進見、必誠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安石浸行其說、顥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費、祠部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駮、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數事。安石與顥雖不合、而嘗謂顥忠信。顥每與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爲之動。顥①以言不行求去、除京西提點刑獄。復上章請罷、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公事。未幾、求監局、得監西河、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乞遷秩、改太常丞、差知扶溝縣事。坐縣獄逸鄉邑罪人、罷監汝州酒稅。哲宗即位、覃恩改承議郎、召爲宗正丞、未行、以疾卒、年五十二。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寔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汎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幾十年、及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古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爲無不周徧、而其寔乖於倫理。雖云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怪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知、膠

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顥深有經濟之意、不幸早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太師文彦博采衆議、而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云。

《實録》本傳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集卷一一

校記

①「顥」下原衍「心」字，據《東都事略》卷一一四删。

宋儒碑傳集卷六十

劉恕　鄒夔　西門楫　李清臣

劉道原墓誌銘

道原、高安劉氏、諱恕。博極群書、以史學擅名一代。年四十有七、卒於元豐元年九月。其父渙、字凝之、葬道原於星子城西。以故司馬文正溫公十國紀年序爲銘、納諸壙中、其僚今翰林學士范淳夫爲文碣於墓次。此兩公皆天下士、故道原雖不得志而名譽尊顯、諸儒紀焉。後十餘年、劉氏少長相繼逝殁、惟道原一子羲仲在。論者歸咎葬非其所、故羲仲以元祐八年十有一月、遷葬道原于江州德化縣之龍泉、以十國紀年叙及墓碣義論撰其遺事、乞銘於豫章黄庭堅。庭堅辭曰、道原於天下、獨以溫公爲知己。溫公序道原學問行義、揭若日月、庭堅何以加焉。羲仲三請曰、遷奉不可以不書、因得以先人遺事爲託。終不得辭、則叙而銘之。道原天機迅疾、覽天下記籍、文無美惡、過目成誦。書契以來、治亂成敗、人材之賢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談手畫、貫穿百家之記、皆可覆而不謬。初仕年十八、名重諸公間。負其才、不肯折節下人、面數人短長、不避豪貴、諸公皆籍其名、亦不好也。爲吏發强、老姦宿負、必痛繩治之、一時號爲能吏者、多自以爲不及也。倦游十五年、溫公修資治通鑑、奏以爲屬、乃遷著作佐郎。書未成、而道原下世。後七年、書奏御、論修書之功、有詔錄其子羲仲爲郊社齋郎、元祐七年、刻資治通鑑板、書成、又詔書賜其家、諸儒以爲寵。道原平生所著書五十四卷、皆有事實、不空言。道原與王荆公善而忤荆公、與陳鄘公善而忤鄘公、所爭皆國家之大計與大臣之節、故仕不合、以濱於死而不悔。嘗著書自訟曰、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己、疾惡太甚、不恤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

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己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毁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疏闊、劇談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爲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觀其言、自攻其短、不舍秋毫、可謂君子之學矣。以道原之博學強識、而其蔽猶若是、亦足以知學者之難也。夫學也陷而入於蔽、患自知不明也。自知明而不能改、病必有所在。故幷著之、使後學者得監觀焉。初、凝之忿世不容、棄官、老於廬山之下。至道原而節愈高、蓋亦有激云。又自以源出歆、向、務追配前人、立名於後世、故傲睨萬物、而潛心於翰墨。仕雖不逢、得其所願矣。夫人蔡氏亦有賢行、生三男、羲仲、和叔、秤①、材器皆過人。和叔以文鳴、而秤篤行、不幸相繼死。羲仲沈於憂患、不倦學、猶能力其家。一女、嫁秀州司法參軍孔百祿。道原才行之美、尚多可傳、弗著、著其大者。銘曰、

貪夫所爭、烈士所棄。顯允劉君、去位遂志。其清近義、其勇近仁。其子守節、對于前人。劉子矯矯、執方惡圓。與世齟齬、曰吾道然。其在閨庭、悅親以孝。舉按抱衾、室家靜好。上士勤道、百世之師。四海溫公、俾民不迷。溫公補袞、元元本本。劉子執簡、匪躬蹇蹇。溫公論政、以學爲原。浚川積石、學深其源。溫公忽忘、劉子典學。我爲銘詩、式告後覺。

黄庭堅撰 《山谷全書》正集卷三一

秘書丞劉君墓碣

君諱恕字道原。其先京兆萬年人、六世祖度唐末爲臨川令、遇亂不能歸、遂葬筠、今爲筠州人。父渙、少有高志、年五十、爲潁上令、棄官家廬山之陽、今爲屯田員外郎。道原少穎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十二三、謁丞相晏公、問以事、道原反覆詰難、公不能對。十八歲、試經義、說書皆第一、釋褐邢州鉅鹿主簿。陳鄘公帥高陽、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丞相親帥官屬往聽。遷晉州和川令。道原爲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道原獨保證之、恤其妻子、如己骨肉、又面數轉運使以深文峻詆。陸介夫帥廣西、辟掌機宜。道原爲人強記、紀傳之外、閭里小說、下至稗官雜說、無所不覽。其談數千載間事、如指諸掌。道原終身不治他事、故獨以史學高一時。今端明殿學士司馬公受詔修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道原於魏晉以後事、尤能精詳考證前史差謬、司馬公悉委而取決焉。道原爲人剛毅、一毫不挫於人。熙寧中、執政有與之故舊者、欲引修三司條例、道原不肯附之、且非其所爲、執政者寖不悅。當是時、其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與之校、面語侵之、至變色勃怒、而道原不少屈、稠人廣坐、抗言其失。聞者縮頸、而道原意氣自若。久之、亦不自安、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有詔即官下編修。丁母壽安縣君錢氏憂、又詔就第續成前書。未除喪、元豐元年九月癸丑卒、年四十七。著十國紀年四十二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包犧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道原娶蔡氏、職方郎中巽之女、生一女三男、曰和仲、義叔、某。道原將歿、使其子爲書來告曰、子其爲表若碣、以誌吾墓。銘曰、

嗚呼道原、博學強識。海涵地負、富有萬物。人所難能、不降色辭。中道而殞、鮮克知之。精明在上、體魄在下。

刻詩墓前、以詔觀者。

范祖禹撰　《范太史集》卷三八

鄒堯叟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堯叟、姓鄒氏。其先出于魯國之郰。唐季之亂、避地閩中、故今爲邵武軍泰寧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詞賦。比壯、游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先生彝爲學、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汪洋大肆、發爲文章、遂以名聞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調淮陽軍司理參軍。丁父憂、服除、再調南劍州劍浦縣主簿。監建州買納茶場、移福州閩清縣令。用薦者改宣德郎、知宣州宣城縣。元祐四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於官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先生爲人重厚寡言、雖家人未嘗見其喜慍。貌溫而氣和、遇事堅正、不可以非義回屈。初在淮陽、卒有受杖不服而肆言、守怒、欲斬之、議不決、以其事付先生。已而復欲遂前議、先生不受、令守益怒。先生以爲事在有司、則有常法、執之不移、士論韙之。其蒞官臨民、雖冗職必盡力、故所至有風績。其決獄聽訟、鉤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觀之若不勝其煩、先生處之裕如、手未嘗釋卷也、故其用志益深、學之所造者遠矣。先生既沒、子尚幼。大觀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始克葬于常州宜興縣善奉鄉橫山村黃宗塢之原。娶劉氏、先生彝之女也。子男若干、曰某、曰某。嗚呼、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一時朋游共[2]學者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仆、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窮死。噫、命矣、其尚誰尤。故敘而銘之、銘曰、

有美斯人、君子儒兮。純明篤實、允式孚兮。胸中之藏、羅瓊琚兮。位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縶荒嶇兮。雲帆蔽天、膠沮洳兮。天地吸噓、鼓洪鑪兮。鑄物範形、曾莫[3]圖兮。自爾遭之、人莫如兮。既厚爾德、孰云癯兮。黃宗之原、安此居兮。鏤石紀辭、永不渝兮。

楊時撰　《楊龜山先生集》卷三〇

渤海西門參軍墓誌銘

君諱楫、字道濟、姓西門氏。曾祖旦。祖成允、終南宮令、贈左諫議大夫。父介、終尚書屯田郎中、贈左朝議大夫。其先出于魏鄴令、唐季散遷、再徙渤海。家世儒學、以長者稱。至君尤好學立義、重然諾、名聞北州。友人王大年母死貧甚、君不待白大人、裒婦裝賻之使葬。與王肬俱客而肬病且死、君躬訪醫、挾持卧起、至具棺斂表識、告其家乃去。是後賴君脱艱窘類如此者尚衆。尚書郎當任子、君次最長、辭曰、楫累以進士薦久、猶以恩釋褐、而弟聿方壯、可任。及致仕、官一子、又推與季弟中。中固辭、乃受太廟齋郎。親喪、哀毁成禮、族人敬重之無間言。會郡有獄、弟肅當逮、其勢張甚、君奮曰、肅、聿皆爲吏、中好學、類不可使被污、吾老無用、其即罪。因身會逮、隨問而承。弟與族人持不可、君固不變。繫之累月、獄吏歎息、不得已具牘、竟坐免官。吏守門奪取告身去、聞者爲恨、而君恬自得。久之、更赦、調象州司戶參軍、不赴。元祐元年五月九日疾終、享年五十五。三娶王、田、高氏。二男、輅舉進士、幼早世。女皆嫁士人。諸弟與輅以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葬君渤海萬福里之原、使鄉人王宜狀行事來請銘。君少從家君游、某得熟其爲人、大抵發憤悃愊、節疏而氣閎、專趨人之急、終不以身困阨故悔止。其人既去、或自名、遂閉弗道、君亦不恨、曰、固何傷。嗚呼、君可謂無負于人矣。銘曰、

嗟若人、蹇不逢。彌億年、尚幽通。

劉跂撰《學易集》卷七

資政殿大學士李公行狀

崇寧元年正月己卯、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禄大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撫使李公薨。訃聞、上震悼、詔輟視朝、贈金紫光禄大夫、官子若孫六人、且賻其家甚厚。其孤祥、祉、祓、褫考次事蹟、以諉前史官晁補之爲公行狀。謹按、李氏系出皋陶、唐虞

之際、皋陶爲李、李之字或爲理、而二姓同出陳郡苦縣。其出漢將軍廣後者、爲梁武昭王暠。暠之後爲唐、故李氏蕃天下。公諱清臣、字邦直。贈太傅宗壽、曾祖也。配尹氏、繼周氏、周韓二國太夫人。贈太師、曹國公士明、祖也。配周氏、秦國太夫人。贈太師、冀國公革、考也。配陳氏、冀國太夫人、而陳氏實生公。曹國公而上、兩世不仕。冀國公始中天聖五年進士第、調邢州任縣令以卒。世爲魏人、至公始以河患徙家洛師、而卜安陽、吉、以其三世喪遷焉、故其族或從居安陽。公少孤、七歲自知讀書、日數千言、所暫經目輒誦、已能戲爲文章。客有自都來道浮圖火者、公立兄旁言曰、是所謂災、非火也。或者其蠹已甚、天固警之乎。作浮圖災解、類成學、兄大驚。年十有四、預鄉書高等。其試禮部、家人抱以送、群目盡傾。忠獻公韓琦異焉、妻以其兄之子。中皇祐五年進士第、調邢州司戶參軍。內丘令李鼎以事械州獄、而實誣也。吏阿守意、掠使服。公辨其誣、守前、以狀抵使者、移訊得釋。遷晉州和川令。時朝廷方崇制舉、轉運使何郯行縣、取公文稿讀、即以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薦之。文忠公歐陽修見其文、大奇之曰、蘇軾之流也。以治平二年試秘閣、試文至中書、未發也、修迎語曰、主司不置李清臣第一、則繆矣。開視果第一。考官韓維亦曰、李清臣有荀卿筆力。時大雨霪京師、叵異數見、言者多咎濮邸議。及廷試、同發策者四人。或語公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爲證、則必優等矣。公曰、此漢儒說。以某異應某事、清臣不能知。民間得無疾痛不樂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于人、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宿、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而止民之疾痛不樂者而已。又以謂、縣官百須、皆出于農。比者、陳、鄧、許、亳飢、農民皆死、而他業之人自如也。今爲令、雜征苛取、使出於他業之人、則農勸。又論、吏而奪農與商、

以其彊力遍爲之、而不役不征、甚者願還之於農商、無以爲吏則吏警、且欲崇禮制、黜無功。然竟以不附時議、在次等。授秘書郎、簽書蘇州節度判官。初、公以和川考滿、舉者踰十人、應改官矣、而轉運使薛向以爭驛事未可用、判流內銓。張掞曰、何不以狀白、無用向劄。公曰、人以家保己而已捨之、薄矣、願待之。掞離席曰、能如是、安可量。然公竟自以制舉遷。英宗皇帝記公姓名、嘗語王廣淵曰、韓琦固是忠臣、但於避嫌太審。如李清臣、公議當用、尚數以親抑之。既而詔舉堪館閣之選者、文忠歐陽公乃首薦公。會遭陳夫人喪、服除、始詔試。神宗皇帝內出孟子爲政本農桑論、并學士院所策、皆入三、久虛等也。擢集賢校理、編修觀文殿御覽、同知太常禮院。久之、齋宿於南郊、參知政事韓絳攝事、客去留公曰、學士平居、不及執政門、形厚而神深、貴人也。未幾、絳宣撫陝西、即奏公掌機密文字、就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吏房公事。故事、賞軍功給空名宣敕、或留不塡。至是、宣撫司以爲請、務信且速。潞國公文彥博以爲不可給、公亦執故事白絳、而好事者因詆公不當與韓公異。會慶州兵亂、其家屬應誅者凡九指揮。公言、慶兵造意、初不謀妻子、宜用恩州故事、配隸將士爲奴婢。絳從之。絳之貶也、公尙以中允爲檢正官。公曰、我豈負韓公者。因求還所遷秩、補外、復以秘書郎通判海州。會直舍人院孫洙出守海州、與洙同制科館職、一時觴詠傳淮海、爲盛事。寬役法、免漕渠夫、去而民思之。遷太常丞、復同知禮院。忠獻韓公薨、公被旨祭奠、因爲其行狀。神宗謂王珪曰、李清臣敘韓琦事甚典麗、良史才也。時公請補外、得知宿州。上復謂宰相王安石曰、可與一路。乃除提點京東西路刑獄、建言創涼牢、寒則窒之、遂遍行天下。京東盜賊爲天下劇、公設耳目方略、購捕且盡。遷太常博士、召充國史院編修官。初、劉攽以史官召、而侍御史蔡確言其不可、執政復擬他官以進、

上曰、朕有人矣李清臣可。既對、上曰、卿博通古今、近時罕卿比。史官、朕妙選也卿其悉意。因賜五品服。公爲河渠律曆選舉等志文聚事詳人以爲不減八書十志。初、安南用師、公在京東因撰平蠻書言漢以來用事於南者上之、會郭逵奏④大軍已至桄榔村、上以語近臣頗不能知。上曰、桄榔至某所五十里而近、至某所百里而遠。嶮夷迂直如指諸掌、左右皆驚。孫洙以書抵公曰、上比論安南事、近臣不知、頗思通洽士矣。公然後知上於奏牘無不覽、且采其説矣。無幾何、遂召仍權判太常寺。一日、公方召客飲、而中貴人踵門、客曰、中貴人何爲來哉。俄呼曰、傳宣李學士。公遽出拜、則有旨撰楚國夫人墓銘。楚國夫人者、英宗乳母也。時孫洙、王存、顧臨在坐、曰、内制不以屬代言者、而以命子、異眷也。尋差詳定郊廟禮文、正其訛繆數十事、事具禮閣新編。時安燾使高麗、修起居注闕、上復批出、曰、可李清臣權。俄即眞兼直舍人院。後延和殿侍立、上顧益溫、蓋載訪以禮樂之事。公于經訓成誦、敷奏尤悉。上亦自言古先述作之義、窮本極要、與講磨久之、慨然有意三代之英矣。踰年召試、以右正言知制誥。上又嘗與公言、前人文章、自漢以來、不復師經。唐一韓愈名好古、亦不過學漢文章耳。公對如上旨。會上以府左右院暨司錄獄、無以雜合訊辨、三司混金穀、視獄不專、詔曰、稽參故事、宜屬理官。初置大理寺、命公爲記。公以謂、王者立政、以詔天下、必辭尙體要、則書爲近。乃倣古立言所以導事者、詞灝噩奇甚。其載上訓之略曰、五教未訓、五法亟下、是曰暴民、治用弗格。以成上德意先教後法之序。既進、上曰、卿文逼近經誥、所增三十四字非不完也。崔台符等願挂名其間耳。既命撰修都城記、公又變其體以進、詞尤宏放。上益喜、曰、與大理記文頓異、自成一家。假龍圖閣直學士、使大遼。會御史獄、簿責公唱和詩事甚急、且辭。上曰、卿、朕所自知。遠行無用此戚戚。獄

具、有司猶欲寘公重比。上曰、詞臣難得、孫洙沒後、止此一人。乃第令贖金。既還、爲翰林學士。時錢藻充慈聖光獻皇后山陵頓遞使、又以公權知開封府。上分命近臣草答高麗詔、既奏、上曰、王徽答詔已用卿者。上欲厚慈聖光獻皇后家、封曹佾郡王、謂公曰、卿何日當直。欲宣佾麻、異姓而王、非例也、爲朕述此意。其寵異於他學士如此。上欲更定官制、公具言所以損益者、上曰、亟編類以進。尋差詳定官制。寄祿官承議郎視正言、執政擬公本官試吏部尚書。上諭宰相王珪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乃授朝奉大夫。故事、宰相與參知政事同進擬差除。官制、獨中書省取旨、而尚書門下不預。持權者病之、數于上前言聞會之迂。公請對、具陳尚書門下所以不便之意、上乃命公仍領官制、有疑滯就質之。執政怒摘前奏中語、謂公有不當議者、欲出之。上惜其去、復俾贖金。既入、謝因許以大任、遷朝散大夫。上復曰、吏部掌銓衡、閱人才多、卿宜具姓名以聞。公即以德行、政事、文學、論議爲四等百餘人以進、後頗收用、而公絶口不言、人亦莫知之也。元豐六年、拜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初、御史中丞舒亶嘗以事劾公、至是亶以用官燭飲食過常數、吏議從贓坐。執政惡亶、是吏議。公獨以謂、亶誠有罪、非贓也。同列曰、清臣黨亶耳。公曰、亶固不愛臣、臣何爲黨之。其論事持平類如此。神宗不豫久、執政入問。公行語門下侍郎章惇曰、延安郡王何不來侍藥。清臣將出白之。惇曰、未可、恐壞大事。退集都堂、公又語惇曰、相公在此、門下侍郎何不早定議。惇連問王珪曰、如何。珪徐曰、上自有子、然須垂箔。議既定、公復曰、若臨事有異者、鼎鑊所不敢避也。遽命取紙、書延安郡王爲皇太子、又取紙書皇太后權同聽軍國事、俱入稟。哲宗即位、遷大中大夫。神宗祔廟、遷通議大夫、徙尚書左丞、時元豐九年也。初、神宗以上聖之資、而躬問學、未明求衣、欲繼三代絶蹟、制度文理燦然一

新而吏推行久。元祐初、大臣欲有所損益、公自以終始遭遇報上之意、發於誠心、固爭簾前。雖與時議忤、然官制、免役、將法、保甲、冬教亦不復議、而言者攻之益急、遂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又知河南府。歲飢、奏給祠部牒振艱食者、所活以萬計。畿右倉粟不足支一月、又奏乞轉江淮米助經費、仍請自省曹擇官、會一路歲費、計其所不足、仰給中都官。朝廷從之、爲歲給二十萬緡、謂之陵寢錢、至今畿右賴之。移知永興軍、兼永興軍路安撫使。治尚夷易、不務奇聲近效、而民亦不敢犯、雍人爲之立生祠。召還爲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駁之、改知眞定府、兼眞定府路安撫使。眞定、公舊遊、人聞其來也、老稚迎者夾道、自欒、鄗屬邢、相。有王宗正者、使臣也、盜公庫物、安撫使謝景溫發之。宗正忿、陰走其妻詣使者、告前後帥饋送踰例、逮獄至數百人、道路洶洶。公至立奏罷之、除宗正名、竄千里外。其治如治雍、而尤號無事。復以戶部尚書召爲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儀使、未還、拜正議大夫、中書侍郎、時元祐八年也。姚勔復駁之、上詔他官讀趣行下。紹聖元年、執政官及近臣繼出補外、或得罪去。而章惇自提舉杭州洞霄宮起爲宰相、嫉元祐用事者、稍加貶逐。後復籍太師文彥博、司空呂公著已下三十餘人、欲盡竄嶺外。公乃與一二同列爭上前、以謂更先帝法度、不爲無過、然彥博、公著等皆累朝舊老、若從惇言、必駭物聽、非聖世所宜。因出舍他館、懇請避位。上敕行李無出東府門、命中貴人蘇珪趣赴省供職。惇持議如前、上曰、豈無中道。如呂公著、更無預渠事也。於是始議敕牓朝堂、有餘置不問之語。西夏兵入鄜延、破金明寨去、經略使呂惠卿遣將襲逐、而張輿戰沒。奏至、惇怒曰、失主將、全軍斬。蓋應斬者四千人。公曰、亡將亦多端、或先登爭利、輕身與敵。今全軍斬、異時亡將、全軍降虜矣。上於是令下呂惠卿、隨宜裁處。後得惠卿奏誅牙兵十六人而已。初、宰

相呂大防等貶荆湖間、踰年應期叙、公令中書檢舉議、復沮不行。後同列與公進當貶人姓名、或指姚勔曰、此南方博徒也。意勔嘗再駁公除召以激之。公徐前曰、勔或所見不同、豈可以臣故重之。上以爲然。勔罪得薄。公在中書、既論數不合、有飛語搆大獄、意在中公。公懼、復丐罷政、章六上、賴哲宗察其無他、拜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又移知成都府、不行。嫉公者猶風指監司窺公、而公謹審、至無隙以伺、乃摘中書舊事、奪公大學士。初、宰相蔡確貶死、至是毋明令其孫渭上書訟確冤。前此、宰相劉摯等亦貶矣、因爲奇禍、誣摯等以自解、書留中不出。渭又請待漏訴之、公心知其誣、而念渭嘗以聞矣、卻之不可、乃封其狀省中。而嫉者竟以是擠之、復知眞定府、兼眞定府路安撫使。今皇帝即位、以禮部尚書召、覃恩復大學士、遷左正議大夫。月餘、拜門下侍郎、時紹聖四年也。哲宗祔廟、遷右光祿大夫。時太常議父子曰世、兄弟曰及、事下給事中、舍人等議、或異。太常以謂今天子承哲宗統、則哲宗自當爲一世。公上疏是太常議、乃定。上欲息朋黨論、開天下以至公、詔士大夫以無彼時此時之異、乃改建中靖國元年。而同時大臣與公叶謀以輔上意、盡還諸遷者、除瑕累、起滯廢、稍復其舊恩數秩品、士氣爲平。公一日在府第坐胡床假寐、夢爲春詞、詞甚美、卻有返遼東之語、遽書以示子祥、愀然曰、非佳證也。因移疾甚懇、復拜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兼大名府路安撫使。無幾何、薨。有大星晝隕阜昌門外、蓋公所生第側、遼東之詞驗焉。享年七十有一。即其年四月甲子、葬于相州安陽縣蔡村之原。公性恬夷曠達、將啓手足、卻左右掖者而坐、以手整巾、猶索紙筆作字付從姪襗、而顧子祥曰、速辦、速辦。問日蚤暮、或報申時矣、即閉目不復言而逝。公三爲執政、遍踐三省、勳封爵至上柱國、開國公、食邑實封所共加至六千九百戶。爲人寬大中和而容物、事陳夫

人及兩兄盡孝敬。人所難堪者、處之常易。在窮約時所遵家訓、至富貴不改也。家人之老者云、見其三十年間、未嘗厲聲色。居官奉法循理、要在愛民。至守節秉義、則不可撓以私。臨大事則常辯且勇。其學務探聖人意、以修身治心、而記覽文章爲餘事、尤蚤爲忠獻韓公、歐陽文忠公所器異。未壯、連擢科第。一篇之出、後生爭傳去爲式。既知制誥、爲史官、代言之體、敘事之法、高文典冊、瓌雄雅奥、曄然一代之俊也。其小心事主、出入省闥、白首無過、故神宗終始眷遇、造次訪問、而公亦自以得君、無不盡。其平生奏議蓋多至數十百篇、而世亦莫之知也。本其總吏部選、被旨薦士、至百餘人、頗見收用、而皆若出於上所自拔、人臣不得專者、知其於清慎不矜最隆也。嗚呼、其可謂善則稱君、古之良臣者耶。配韓氏、魯郡夫人。繼孫氏、趙郡夫人、皆舉以祔。男七人、長祥、朝奉大夫、太學博士。次祉、承議郎、京西路轉運副使。次祓、承奉郎。次禠、承務郎。三未名而亡。女二人、長適獲鹿縣尉姜休、次幼、皆前卒。孫男四人、長承道、承事郎。次承邁、承奉郎。次承遘、承務郎。次承造、未仕。孫女五人、長適承事郎陳翼、餘未嫁。所著策論、記序、古律詩、制誥、冊文、銘誌一百卷、奏議三十卷、平南事鑑二十卷、藏于家。補之出公門下、故於序次公世家爵里行事義不得辭。謹狀。

晁補之撰 《雞肋集》卷六二

資政殿學士李公墓銘

惟天生才、於世之平。氣蒸爲祥、卿雲景星。降而在人、中和炳明。仁宗大德、好生如天。天爲衮衮、生才與賢。如泉不盡、遺其後昆。逮於英宗、旁招洽聞。公於是時、海運鵬騫。神宗稽古、出百王上。上以文求、公以儒往。國有誥令、公口出之。國有政事、公手裁之。公豈能然、曰上所知。至於哲宗、亦再用公。惟天子聖、我祖考同。三朝是毗、歷三省闥。小心長慮、白首一節。不流於信、不躓於疑。皇建其極、五福是施。惟君舟之、柔是胡越。

又何濟之，惟公其楫。開是大同，至於式序。天子萬年，公有令譽。

晁補之撰《雞肋集》卷六四

校記

①秤：原作「稱」，據四部叢刊影印宋刻本《豫章黄先生文集》改。下同。

②共：原作「其」，據四庫本《龜山集》改。

③莫：原作「草」，據右引改。

④奏：原作「秦」，據明初光澤堂抄本《雞肋集》改。

宋儒碑傳集卷六十一

程頤　范百祿　吳儀　蕭公餉

程侍講頤傳

大觀元年九月庚子、通直郎程頤卒。頤、字正叔。與兄顥初從汝南周敦寔學、遂以經術爲諸儒倡、四方從之游者甚衆。英宗、神宗朝、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嗣位、宰相司馬光、呂公著、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曰、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干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賜召擢、裨補風化。詔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頤力辭。未幾、以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召赴闕。既對、除崇政殿說書。首上疏言帝王之學、大略謂習與智長、性與化成。今士大夫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處、使薰陶成性。以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乞精選賢士入侍勸講、罷則留分直、以備訪問。凡左右扶持嬪御內臣、並選四十、五十以上厚重小心者、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又謂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講者獨立、於禮未安、乞令坐講、見主上重道之心。頤在經筵、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頤聞帝在宮中旋而避蟻、因講畢、請曰、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天下之要道也。帝稱善。神宗未除喪、冬至百官表賀。頤上疏、以謂節序變遷、時思方切、恐失居喪之禮、無以風化天下、乞改賀爲慰。故事、盛暑罷講。頤奏、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可闊疏如此。又上書太皇太后、言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日不親儒士。秋漸涼、乞於內殿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陳說道義。伏假既開、依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明之習、益最爲切至。

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處之。聖人所爲、必無不當。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上默坐而已。今乞令宰臣每月一再赴經筵講說。延英迫狹、講讀內臣三十餘人在其中、四月末甚熱、而講官已流汗。主上體弱、豈得爲便。乞止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讀官進說、以爲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有所奏稟、便得上聞。今講讀官五員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夫告人之道、非積誠意不能入也。臣前後兩得進請、未嘗不宿齋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其營營于職事、豫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道衰學廢、世俗何人聞此高識遠見。當蒙監知疏奏、給事中顧臨、諫議大夫孔文仲論列、遂罷職官、管勾西京國子監。兩上章乞致仕、不報。父喪、服除、尋以通直郎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言者論其向在講筵議論迂疏、妄自尊大。既罷去、服除、加職、而辭表有怨望輕躁之語。差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尋醫去官。哲宗初親政、復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辭不受。紹聖中、黨論興、追官、涪州安置。徽宗即位、放還。崇寧初、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屏居伊闕山數年。卒年七十五。學者尊之、稱爲伊川先生。其門人游酢、謝良佐、呂大臨、楊時、皆著名於世。有易傳六卷、文集二十卷。諸經解說未成編者附于集。子端中、端彥。

《實録》本傳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集卷二一

資政殿學士范公墓誌銘

紹聖元年四月、詔以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知河陽范公知河南府、留守西都。既拜命、閏月壬申、以疾薨于河陽府居之正寢、年六十有五。訃聞、上輟視朝一日、賻卹有加、以右銀青光祿大夫告公第。其年七月己酉、葬河南偃師縣洛南鄉土中村天池原。范氏之

先本家長安、唐末避亂徙蜀、爲成都華陽人。公諱百祿、字子功。曾祖諱璲、贈太保。祖諱度。贈太師。考諱鍇、以衛尉寺丞致仕、贈太尉。曾祖妣張氏、祖妣李氏、龐氏、妣郭氏、追封嘉、漢、唐、昌四國太夫人。太尉五子、先公中大夫爲長、公其季也。少穎悟秀拔、力學不舍晝夜。季父忠文公文章爲一世所宗、太尉攜公入京師、忠文奇之、曰、廊廟器也。年十六、游太學、諸生少之、已而文詞聲名在千百人上、衆乃驚服。舉進士中第、釋褐爲應天府楚丘主簿。渦河役民夫數千人、公拊循愛養、不一月工畢。縣人德之、相與爲佛事三日爲公謝。以薦者爲懷州武德令。丁太尉憂、服除、調綿州龍安令、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治平中、京師大水、制策降問、時執政方議尊濮安懿王、公對以五行傳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孝哀尊共王、而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師及郡國二十九大水。孝桓尊崇皇、而六郡地裂、水涌井溢。又曰、大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之祀重也、門內之私輕也。宜殺而隆之、宜輕而重之、則不得於先王之禮。不得於先王之禮、則不得於人心。不得於人心、則不合於天意。此變異之所從來也。又陳十二事以勸上德。考官第策入三等、英宗親覽嘉嘆、欲不次用之、爲執政所惡、遷一官、以祕書丞知彭州濛陽縣。國朝制策三等惟吳育、蘇軾及公凡三人焉。丁昌國憂、終喪、知開封府咸平縣。御史中丞鄧綰舉公御史、召對、固辭、神宗從之、擢提點江南東路刑獄。發運司應詔于江池等州市木修金明池橋梁、郡縣以戶等科之、民以爲患。公奏曰、陛下勤儉之德出於天縱、今有司乃以方土所無有而求市於民、恐官吏督責、或有不堪其求者矣。詔即罷之。徙利州路。閬州兩稅外有新稅、自唐僖宗優山南、免其稅、移之閬中、由是山南輕而閬重。公請免新稅歸山南。利守用武臣、有周永懿者以贓虐敗、公又言、至道前文臣知利州、其

後以右職兼監益、利兵轄文龍邊界、令領郡政、名實兩失。乞選文臣知州、而武臣監路分兵、則名分正、事任一、皆如所請。瀘夷犯淯井、官軍覆敗、選部使者經畫其事、徙公梓州路、加直集賢院。既而檢正官熊本爲察訪、專節制、使者聽于軍所。羅個墓夷數千人窮蹙請命、禪將賈昌言貪功、欲屠之。公諭以殺降之禍、未聽、亟見本、謂之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彼以窮歸我、而君將殲之乎。本矍然遣屬官程之元持檄畀昌言、受其降。召還、同知諫院。歲荒民流、公三上奏乞以清閒之燕、召政府大臣、詰其所因、使各書以對所以勞徠安輯之策。又言、民方困苦、而定令未已、有手實告匿之法、有保甲給請之制。臣謂治務有先後、理勢有緩急。今不先安民、而亟欲行法、前日之令固有未便、設復爲此而至于擾、則周之餘黎不殆乎靡有孑遺也哉。乞以臣前後奏疏諭大臣、使講求今日之急務、收還法令之未便者、以救將死之民。公在言路、不爲訐激、明庭小事、有所不言、所言多天下大計。上亦以是知之。時郡縣常平或不知發、或增價與民爭糴、或自爲閉糴之令。河南開封諸邑不恤荒凶、而督累年逋負。決河淤田、而平原沃壤反有浸灌之害、公悉以聞。又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告匿有賞、爲是法者、欲民之均、推而行之、恐必不如法意、而至于騷動、比生民治亂之所繫也。戶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理必不盡。而明許告言、則家家有告訐、人人爲仇怨、禮義廉恥、其可得乎。設若役錢由此暫均、而使四維乖失、所損孰大。其後手實竟罷。常平法行、郡縣吏有詿誤、輒以罪去。公奏曰、立法之始、既要之以謹嚴。成物之終、宜濟之以寬易。請薄其罪、使得自新。五路兵置三十七將、選拔或非其人、事任過重、且許辟召布衣爲參謀。公上疏曰、今大將未命、而已除將佐。有以動蔭恩澤用。有以瘝敗收。有未嘗歷邊任、經戰陣。有以故群盜得官、而才無聞。有碌碌無

他能適以幸會。有微功而遷官。願詳覈其素若功、與夫舉者當否之實、校其所長、參而伍之。又列其甚無狀者十有四人姓名以上。且曰、付之新格、責以訓練、給銅符以備差法、賜鎧甲以寵軍容、所在長吏不得而預。然匪人十數、麤暴之才。雖一夫之勇、但可爲人指蹤、而未可蒞衆也。況又委之辟使臣、許以察官吏。小人處此、民有乖忤、識慮無取、紀律不明、五千之兵、何所不至。乞依畿縣舊制、將佐專部分教閱、餘即付之州縣、而罷參謀。上善其言、皆見施行。選人鄭俠上書言事、語狂悖、付諫官、御史雜治。公請對、奏曰、連逮者衆、或可寬宥。願諭治獄之臣、戒其延蔓。帝覽奏、色厲曰、俠詈朕。公對、俠狂生、安足爲陛下輕重。以天地之造、誠能容貸、適足以增重聖德。帝改容嘉納、詔趣具獄。執政有忌公者、紬諫官班以沮之。公奏曰、國朝兩省官不必正員、行其事則立其班、所以明分職、厲官守。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則綴兩省、知諫院則紬而不與。詔如舊。執政愈不悅。會公與御史治趙居獄、妖人李士寧嘗以仁宗御製詩贈居母、有后族意、及許與刀、飾以龍。方訊鞫、而宰相素與士寧厚善、御史徐禧言公鍛鍊士寧罪。公奏、士寧熒惑愚婦狂童、以致不軌、當誅無赦。禧縱出有罪、以媚大臣、不可以任風憲。朝廷以御史和雜樞密承旨辨曲直、主者直禧、公坐落職、奪一官、監宿州酒稅。久之、上察其非罪、就除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徙知唐州。官制行、爲司門郎中、遷吏部。元豐七年、除起居郎。明年、召試、遷中書舍人。司馬溫公議復差役法、公謂溫公曰、熙寧初、某爲咸平縣、役法之行、罷開封牙前數百人、而民甚悅。其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剝、爲法之害。今第減出泉之數、以寬民力可也。溫公不從。及議郡縣吏因差役受賕、從重法、加等配流。公押刑房、固執不可、且謂、鄉民被徭役、今日執事而受賕、明日罷役、復以財遺①人。既以重法懲之、將見當黥衣赭②充塞道路矣。溫公曰、

微公言、幾爲民害。遂已之。是年冬、使遼、接伴蕭祐曰、南朝皇帝何以樂。公曰、崇高富貴、復何言哉。又曰、打圍飛放否。公曰、無有也。上日出視朝、近臣奏事、百官各以其職進。已而御便殿、召儒臣講讀經史。燕息則覽中外章疏、以修政事。此所以爲樂也。祐嘆服。次會同館說儀制、公爲右番。國信使引左番、而不問皇帝聖躬。公曰、儀未盡也。何獨問太皇太后而不及皇帝。必正之乃可。館伴梁援曰、此萬世法、不可改。公曰、是豈可爲法者耶。反覆詰問、敵屈而從之。遂兩宣問。使還、權刑部侍郎。有以強盜及故殺、鬭殺情可矜者讞於朝、法官援例貸免、而溫公謂宜論死。公請間言之、溫公曰、強盜可憫也。殺人不死則法廢矣。公以書辨之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而謂之不疑、原情而謂之無可憫、則不可。今予之死、則二殺之科自是無可疑與可憫者矣。天下之獄歲以萬計、如是而殺之、則死者不亦多乎。溫公復書曰、鬭而救死、尚可貸也。因田稼而殺人、牽牛蹊田、奪之牛且不可、況殺人乎。此介甫鶻鶡獄也。公又曰、昔楚子滅陳而縣之、申叔時惡其滅人之國而欲復之也、故有蹊田之譬。設有此訟、不過還之牛而息訟矣。今也初無殺之之心、非若利于得牛而有之也。遂寘之死、與還之牛豈不異乎。恐遂爲例、則差之毫釐、後將噬臍、其可得耶。溫公不能奪、卒從之。朝廷以公議獄持平、眞拜刑部侍郎。先是、元豐八年冬、詔天下奏獄不當讞者案其罪。有司重請讞、斷刑峻密、至有枉情以合法者。公奏曰、熙寧之令、非疑慮與可憫而輒奏者免駁劾。至元豐刪去之。去年詔書不得用例貸配、有不當即奏劾、自是官吏畏罪、不憚論殺。因以元豐六年至元祐二年冬十月終死者、貸者之數以聞。明年奏獄、門下省多駁正、當貸者皆欲殺。公屢以告、不可。退又與執政書論之、執政不從。大理官亦以書勉公從執政意、公復書責之。執政怒、言于上、有詔例在有司者收還中書、置檢例

官二人、使議去取閱刑部、大理所奏疑慮若可憫、情法輕重之狀有異同、各以上。公自以不得其官。三奏乞外任、不許、上疏極論其事。疏奏、悉如公請、既宥諸囚、而例復歸刑部。自是中外奏讞無所避、如執政前所欲殺者皆得擬例從貸免。逮今八年、其所活不可勝計矣。遷吏部侍郎。右選官冗累、歲乃得調、既赴官、而宗室許占射、成資即罷去爲筦庫者患之。公奏請宗室員外置、不獨恩厚公族、且使在官無非次替移之怨。時患員多無以注、公檢索諸路久闕員而州不以報者百餘所、亟補之、人情悅服。外選所以便遠官、久而有僥倖、公請用集注法、人皆以爲宜。領詳定省寺敕令。公患吏胥猥冗、議加澄汰、以白宰相。宰相遽欲廢其半、公不可、曰、失職者衆、法必不行、莫若以漸銷之。自今犯法及死亡皆勿補、不數歲、所減過半矣。宰相不從、於是胥吏之去者怨讟囂然、至有棄妻子、凍餒而死者。吏額書成、賜金帛、公固辭、朝廷從之。初、

元豐四年、河決小吳。元祐初、水官請於北京之南開孫村口引河還故道。宰相主之、朝論異同不決。三年冬、命公與給事中趙君錫同行視。公歷東西二河、觀地形究利害、而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河不可回。中途即馳奏。至黎陽、閱舊牘、得神宗詔都水使者李立之曰、河決小吳東流故道已淤高、理不可塞、宜勿復閉決口、俟見大河歸納、修立提防。公又以所得先帝詔書幷陳之。時宰相多以回河爲便、見公奏、不悅。既還、尚書省以詔旨問利害、且謂大河東流爲中國之險要、自大吳決由界河入海、既壞塘濼、又界河淤淺、則河必北流注敵界、失險阻之限。公奏曰、塘濼雖有限河之名、而無禦敵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維舟而濟。冬塞冰堅、尤爲坦途。如滄州等處、商胡之決、即已淤澱、今四十二年、迄無邊陲之警、亦無人言以爲深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爲辭、是欲動朝聽、煩聖慮。若謂河注敵中、失險阻之

限、是大不然。何者。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河流八年矣、入海湍迅、界河益深、誠不宜過慮。設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北人豈不慮乘流而擾之乎。自古匈奴入漢之路、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雁門、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類、無險而不入、豈塘濼界河之足限也哉。及進對、二聖以公之言然。退詣政事堂、大臣曰、河不北去可必否。公曰、累章論列、如之何不可。又十數日、而未有定議。公再上疏極陳其不可、且謂、本朝河決必塞、已塞復決、未嘗復回於故道也。今河行大峌之西、至于衡漳、北過洚水、至於大陸、趨徒駭、分注木門、由閻官道會獨流口、入界河、東歸於海、合禹之蹟、前人欲爲而不可得者也。元豐以前、未有回河之論、八年以後、乃有横議、王孝先、俞瑾輩緣旁以自進爾。臣既案視、究見利害、而大臣廷議、踰月未決、臣竊惑之。況小吳之決、先帝神幾睿斷、不下堂而見萬里之外、順天地高卑之性、知百川脈絡之理、明詔中出、藏在有司、大略以故道淤高、理不可復、更不修塞。遠近心服、人無異論。今一孝先乃敢妄議、乞罷修河司、以省大費、正孝先、瑾之罪、以明典刑。疏入、即降付外。詰朝、執政奏事、二聖諭以亟罷河役、詔下如公奏。初、欲爲是役、調夫費財、其用不貲、縣官所不能給、科率調發、出於六路百餘州之民、欲以冀幸不可必成之功、而成之且有後災。公獨抗權彊、絀衆論、其事乃寢、以是爲吏部久不遷。五年三月、兼侍讀。五月、除翰林學士。時初詔經筵官邇英講讀畢留對、公首進言、分别邪正、自古所難、唯察言觀行、考其事實。所謂正直之人、或天資亮直、或家世忠義、或有志報國、或自立名節。所謂奸邪之人、或逢迎上意、或希合權貴、或性識頗僻、或冀望寵利。凡此二端、其情非一、不可偏舉。於是疏其條目、導人主以某事者爲公正、某事者爲奸邪、以類相反、凡二十條、願留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則邪正可分、而聰明無惑矣。上深嘉納。公每進

讀、凡所以啓迪人主、皆仁義之意、與夫前古治亂安危之迹。其說以修身正心、任賢容諫、慎賞罰、重守長、勸農桑、安邊恤民爲要、皆見於章疏。至於造膝面啓、必反覆陳之。歲旱、以仁宗寶訓三事進、且請詔臣僚直言得失、罷五月朔視朝、以避正殿、詔太官減膳、以示貶損。又曰、因災異求直言、仁祖聖謨也。陛下即位之始、嘗降詔求言。逮今五六年、一日萬幾、四海九州之廣、豈無一夫不獲、一事失當。形于人言、從而修之、下可以感人心、上可以消天變、可不務乎。高麗屢入貢、所在不無煩擾、公奏待之之禮、宜損于前。俟其欲辭、勿復留止、且不遣報使、使天下曉然知陛下以安遠爲令德、不以來遠崇虛名。知元祐六年貢舉、奏罷參詳官。除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始視事、留獄無慮千人、公審覈精敏、未及月、庭無留事。凡爲開封者多略細務、公獨省民事如他州、日閱牒訴五百號。未盡五月、盜賊畏、爭訟息、獄無繫者。僚屬請以圄空言、公曰、千里之縣、而無一人之獄、此上德所格、豈守臣之功耶。固請不聽。復召入翰林兼侍讀、轉對、援祖宗故事、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召儒臣講說、請上視學。從之。七年六月、拜中書侍郎。既輔政、知無不爲。是歲郊祀、禮官議合祭、以昊天有成命爲言。公曰、先帝定南北郊、辨天地之祀、此三代之禮也、奈何復欲合祭於圜丘乎。昊天有成命乃祀天祭地、皆歌此詩、故曰、郊祀天地、亦如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豈春夏亦合爲一祭也哉。三省、樞府凡八人、唯公獨爲是說、爭論不已。公曰、非天子不議禮、諸公豈可輕變耶。久之、辯於上前、宰執皆言、范某之言、禮經也、然上始郊祀、宜並見天地、公乃已。熙河帥范育累奏、鄂特凌古酷暴、且久病、族帳怨叛、願降附。乞招納河南八族、開拓數千里之地、坐獲數十萬之衆。大臣欲從之、公力爭、言於上曰、中國納夷狄之叛、理固不順。今鄂特凌古未有過、溫錫沁輩叛否未可知、若發兵應援、先伐鄂特凌

古、降者不能必、而無釁者先動矣。大臣曰、外事不可險度、姑使專之、而責其成功。公曰、此雖漢武聞之、亦不爲也。初、公在翰林、范育請以趙純忠節度青唐、伐鄂特凌古、如拒抗即討之。公奏曰、彼自相殘、以來求哀、當從而綏之、示我恩信、此守在西夷之道。豈可遣人刺候、聞有離貳、遂選置蕃官而代之耶。安得聽順而受代也。臣恐邊臣之功未必毫髮、待啓夏國唇齒之隙、狼子不伏之心。及是再請、公獨不從。其後八族竟無降者、而鄂特凌古恭順如前日。育又奏進築舒策納密結中龍川三城、大臣韙其謀、樞府亦欲連書以上。公曰、此必爭之地、我既城之、賊馬時出、居民豈得安全。後欲棄之、則城費已甚、必不可與、邊禍何時而息。況版築之初、蕃寇衝突、勝敗未可知耶。公於禦邊不欲生事、上多開納。水官陰爲回河之計、增提防、進緝埽、公固守前議、又奏曰、水官壅遏北流、歲月既久、洪流湍迅、安得不激射奔赴東流。而東流不能呑納、爲禍必轉大。不數月、東流決清豐、復北入內黃、而德清軍實被水患、如公言。公罷政之明年、朝廷又命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同案視、亦無以易公之議。距公初使凡八年。右相蘇公稽留除書、以言者罷、公曰、同省也、責不可逭。蘇公制下、即待罪、累章請補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徙知河陽、河南、寢疾、薨。士大夫知公者、莫不哭之慟。公天資純良、內剛外和、始筮仕、慨然有經濟之意。及在言職、歷侍從、位廊廟、所言所行、必窮盡義理。好賢樂善、以人才爲急、聞一善、喜若己有。性清約、好施與、自奉養如寒士、而親戚族屬之貧者、喪葬嫁娶必待而後具。與人交、始終如一。立朝有本末、要之至誠而已。嘗語人曰、吾於朋友未嘗爲欺也。況事君乎。平生不畏彊禦、故多忤權勢、無左右之助。及大用、數可否事、論議不少貶、以是不期歲而罷。好學、終身不釋卷。經術尤長於詩。文章精醇典麗、有古人氣格。所著詩傳二十卷、文

集五十卷、內制集五卷、外制集三卷、奏議十卷。娶趙氏屯田郎中、贈金紫光祿大夫宗古之女、追封蜀郡夫人。再娶宋氏、職方員外郎端平之女、追封蜀郡夫人。七子。祖德右宣德郎、勾當京東下卸司。祖修、右承務郎、勾當嵩山崇福宮。祖述、右承奉郎、勾當西京糧料院、祖羲、雄州軍事推官、知開封府祥符縣丞。皆謹厚而文。祖德祖述屢薦試禮部、祖羲登進士第。祖和、右丞奉郎。祖臨祖言未官、皆幼。三女、長適鄧州司法參軍鮮于群、次未嫁。孫男十三人、澤、湜、瀷、浹、測、冽、減、渥、濈、滌、浤、湒、激。女十一人。前葬、太學博士杜敏求狀公行事、將上之太常史官、諸孤請銘諸壙中。祖禹少受學於公、先公深友愛、常曰、汝季父所爲皆可法。上之視學、祖禹與勸講邇英。及公入侍、祖禹固避、不獲命、父子先後讀講、或同進對、獻納左右。公既輔政、祖禹繼召爲學士、懇避得請。公出藩、上恩復申前命、與公同奉內朝凡五年。及出守陝、將省公於洛、而薨訃至、何痛如之。惟古之君子、論譔其前人之美而銘之後世。乃摭杜君之狀、取其繫朝廷大者、傳信紀實、不溢不誣。哭而銘曰、

惟我范氏、陶唐之裔。自蜀成都、世顯以儒。公來造廷、英祖親策。言人所難、帝奬其直。入補袞職、神考欽明。蹇蹇匪躬、帝諒基誠。置諸左史、以遺聖嗣。乃贊書命、乃議祥刑。必本於仁、必正於經。河決而北、朔方其咨。二聖命公、往視所宜。行其無事、惟禹是師。敷文禁林、入侍經幄。辨別忠邪、以裨聖學。中書基命、考慎其人。登貳宰司、帝屬良臣。公拜稽首、惟艱于茲。在始慎微、庶終不隳③。事有可否、惟獻替之。秉義執德、匪石不移。入輔出藩、四國其治。天奪之年、不究厥位。有洛之南、實惟土中。刻銘幽宮、以詔無窮。

范祖禹撰　《范太史集》卷四四

吳國華墓誌銘

延平據閩之要津、號稱多士。而以學行著聞鄉閭者、

吳氏有三人焉、曰某字及之。曰某字季明、而審律先生、其一也。當嘉祐、治平之間、士方以聲律偶儷之文爭名於時、而三人者獨相與切磋、以窮經學古爲務、不事科舉、退老于家、若將終身焉。其能自拔、賢於流俗遠矣。其後季明以經行被召、不赴、授某官。而審律先生晚亦出仕、獨及之卒於布衣。予視三人者爲前輩、而少得從審律游最厚、先生不予鄙、進而友之。今其亡也、以銘屬予、何可辭。乃序焉、銘之。先生諱儀、字國華、世爲延平人。曾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歷任某官。先生爲人剛毅篤實、洞見城府、而善善惡惡無所容貸。其事親以孝顯、交朋友以信義著。自少篤志彊學、老益不懈。六經百代之書。蓋無所不究。窮探博取、自信不疑。尤深於詩、易、皆有成說。晚益玩心於象數音律之學、自爲一家。有文集若干卷。崇寧五年詔求天下遺逸、部使者以先生應詔、辭不就。已而敦迫之、乃乘驛就道。今相太師公見而說之、授將仕郎、大晟府審驗音律。未幾府罷、先生亦浩然而歸、不復出矣。大觀元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若干。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生娶陳氏某人之女。無子。有女三人、長適某、次某皆先卒、次適某官楊某。嗚呼、吾聞有德者必有後、而先生乃無子以奉其祀、是尤可哀也已。故爲銘詩以慰諸幽。銘曰、

人孰無宗、世久則遷。惟德與名、萬世之傳。德名之孚、先生有之。不亡者存、夫又何悲。

楊時撰　《楊龜山先生集》卷三〇

蕭濟父墓誌銘

吾友蕭濟父、新淦人、諱公餉。曾大父詠、大父漢卿、皆不仕。父中和、福州長樂令、以太常寺奉禮郎致仕。濟父事親不遺力、居喪以毀瘠聞、友愛其弟、恩意甚異。博學能文、少時累試禮部、在太學有聲稱。熙寧中忽自廢、不爲舉子。元祐六年、乃以特奏名試於廷、得一命、歸而歿於牖下、享年五十有九。娶盧陵段氏、生六

子、男曰暭、曄、麟、玗，二女爲歐陽岦、郭欽正妻。初，濟父既無仕進意，築室於清江峽之碕，巴丘之上，曰休亭。閒居且二十年。於書無所不觀，尤好孟子、黄帝素問，啄其英華，以治氣養心，遨樂於塵垢之外。推其緒餘，子弟皆興於學。逮其欲出仕，不幸而死。與濟父游者皆哀之，故商濟父之得喪而爲之銘。銘曰：

玉筍岑岑，閲世無疆，我以爲朋。章貢合而流清，不舍晝夜，與我偕行。仰其高追配古人，鈎其深得意日新。力耕孔耘，食其新陳。其妃能桑，以奉補紉，調護諸息，其櫝其棘，各授之職，而老斲輪。儻而遇合，富貴㸊㸊。牛羊賓客，金玉僕妾，怨塞宇宙，欒不滿睫。以此易彼，君必不厭，而心爲田，而智播耰，獲而自得，是曰有秋。鄉曰揚名，里曰雙秀。卜④宅斯丘，龜筮告猷。安只樂只，無廢無圮。

黄庭堅撰《山谷全書》正集卷三二

校記

①遺：原作「遣」，據《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九改。《宋史》卷三三七《范百祿傳》載此語云：「民今日執事，受謝於人，明日罷役，則以財賂人。」「遺」與「賂」意同。

②當黥衣赭：疑有誤。《宋史》本傳述此語作：「苟繩以重典，黥面赭衣，必將充塞道路。」

③隳：原作「墮」，據《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九改。按：「墮」字失韻，當作「隳」，與「兹」、「之」、「移」等爲韻。

④卜：原作「才」，據四部叢刊影印宋刻本《豫章黄先生文集》改。

宋儒碑傳集卷六十二

豐稷

豐清敏公遺事

公諱稷，字相之，明州鄞縣人。登嘉祐四年進士第。公始弱冠，以進士求鄉薦，主司以丈夫不屈威武爲賦題，試出，同舍生各誦所程文，自矜揚以爲得意。公在下座，獨默然。人或易之，强公擧似，公徐誦之，衆聞小賦，已愧折。至使秦完璧，高風獨揖於相如，阨虜持旄，壯節自全於蘇武，滿座大驚，衆乃謝曰：「君魁薦必矣。」徹棘，果首冠。始仕，主蒙城簿書。時宋莒公鎭亳，聞公名，屢以問郡寮，衆勉公獻書求知，公終不從。莒公益器重公，亟召置之郡學，俾講授諸生，欲薦之朝，乞召爲直講官。會莒公薨，遂寢。爲襄州穀城令。縣居漢上，號劇邑，富貲豪族聚居，前令鮮能以苞苴自潔，公獨以善政公平稱。曾子固、韓持國相繼守襄，皆深奇公，與爲筆研友，不以諸吏待之。時兵部侍郎葉康直宰光化，亦有能名，襄陽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直如衡。」持國嘗曰：「豐、葉二令，他日必皆清近。」丁太夫人憂，居喪自毁，幾不能勝，杖而後起，疏食徹味。逮禫除，始復常。安厚卿安撫河北，京東辟爲屬官。同列往往務矜肆，過飭輿馬，凌忽州縣，公獨不爲表襮，每單騎挾以一卒，所至躬見父老，延問疾苦，接官吏盡禮，人皆嘆服。厚卿於是益嘆重之。使高麗，因以爲書狀官。涉海，大風折檣，舟幾覆，衆惶遽莫知所爲，惟公神色怡然。厚卿握公手曰：「有諸内者必形諸外，於君見之矣。君未易量也。」在選調幾二紀，不求薦章，人鮮知者。自高麗還，厚卿與副使陳子雍睦言諸朝，乃改著作佐郎。改秩，選知封邱。縣爲畿邑，素苦權要請託，公亦不峻拒，第直其情，取平於法，終不以人爲重輕，人亦不敢干以私，民吏畏愛之。會御史中丞李資深定薦公可爲臺官，召對，敷奏稱旨，神宗嘉之，且問公曰：「卿嘗往高麗，海中風波，何以不畏？」公對曰：「臣浸連

天風濤乃其常然、商舶往來尙絡繹。況仗朝廷威靈、豈復有畏。上又問、聞卿知佛教、其理如何。對曰、佛者覺也、覺則無所不了。如陛下天縱生知、故能灼見天下之務、其理正如此。上笑曰、卿言是。乃曰、大臣薦卿淸修儉直、宜爲御史、卿退、即有除命。翌日、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王安禮自潤州召知制誥、公言安禮守潤、所爲不法。及飲宴刁約家、因誘其二婢、辱之淫邪、不可侍從。章累上、不報。已而安禮遂遷翰林學士、公復言安禮罪當譴逐、陛下置而不問。今又躐等超擢、實內結近習、不知悛畏。臣言如不用、願黜臣以勵風憲。章復上、上命宰相王文恭公宣諭公曰、安禮事誠聞有之、然朕以其兄安石有功朝廷、今閑居江寧、昨遣其弟安上爲江東監司、使照卹之、乃與孫珪爭論、停廢在家。今若行遣安禮、恐無人照管安石。朕當戒約之、如不悛改、當如卿所奏。祀神州地祇、公爲監祭、言獻官賀某昏耄跛倚、非盡敬意。且某除守華州、觀其老甚、必不能當承宣之寄、願令歸老。某以宫祠罷。王文恭公子仲煜以姦污爲有司所劾、公言、王珪備位元宰、不能肅正閨門、使其子所爲若是、何以糾正百官。宜從罷免。章惇參知政事、御史朱服言其與周之道請託事、詔公劾實。公分別是非、論列曲直、不爲子厚地、惇坐出知陳州。知秀州吳安世以賄濫得罪、公言本路監司葉羲叟、孫昌齡、胡宗師、朱明之等嘗論薦安世再任、蓋安世宰相吳充之姪、羲叟等意懷阿附、以污爲淸、以偏爲平、何啻指盜跖爲伯夷。乞并按其罪。公爲御史三年、彈劾不避權要。神宗嘗謂諫官舒亶曰、豐稷論事最誠實。公益感勵、執政忌之。會高選館職、遂徙公著作佐郎。在館逾年、遷吏部員外郎。時王安禮方爲右丞、公嘗搏擊之、引嫌自列。詔不許、章三上、乃罷新命、提點利州路刑獄。公在利路、會軍賊王冲劫略商、虢、金、洋間、有旨陝西與利路、京西提刑督捕盜官擒捉。久未獲、詔促限愈急。公躬

率巡尉扼截險要、至踰時不歸廨舍。沖與其黨欲度漢中、而公以兵阻隘、卒不得西、遂爲險軍所擒。哲宗即位、徙成都府路提點刑獄。西蜀繁富、風俗華侈、摸石藥市等會、士女駢集、競爲奢僭、帥守、監司往往勉徇其俗、謂不如是必召亂。公至、適沖元爲帥、章質夫、孫亞夫皆爲漕、俱以簡儉稱。一時會遇、鐙火蕭然、蜀人歎服、其俗頓革、爭寫爲圖畫、以爲宴集奢侈之戒。按刑兩路、於刑讞尤盡心、所平反幾百餘人、察視屬吏、清濁必辨。召爲工部員外郎、未踰月、用中丞胡簡修公宗愈、侍御史王明叟覿薦、復爲殿中侍御史。蘇子由當制、有曰、有德者必有言爾。頃爲御史、直諒不私、人以爲公論。公疏言、陛下明足以燭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式刑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賢。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古今之大患、帝王之深戒也。願陛下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一動於深宮之中、思所以爲則於四海之內。一言於細旃之上、思所以爲法於千載之下。則教化自行、習俗自美。中國既安、四夷誠服矣。夏國主秉常死、詔遣起居郎劉仲馮奉世爲冊使、立其子乾順。會宣仁垂簾、坤成節上壽、而乾順違故事、不遣使者。仲馮遂出境。公劾仲馮、且言、昔元昊嗣立、楊告爲旌節使。元昊初設席、自尊大、告遷坐就賓位以抗之、終不少屈。後郭勸爲起復使、所遺百萬悉拒不受。逮慶曆中內款自新。及諒祚立、朝廷遣冊命、而夏人方圍慶陽。知延州程琳上詔使於鄜州、曰、夷狄貪、此可緩慶陽之難矣。乃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而迎冊使、且解圍而去。今誕聖之節、萬方來賀、乾順輒失臣禮、奉世徒利其賂遺、不顧國家大體、擅入其國、宜按其罪。章數上、未報。會公遷右司諫、表辭、因言兩對清光之下、具彈冊使之非云云、而仲馮遂以贖論。荊王、揚王當元祐初、尊寵莫與比隆、嘗令成都府路走馬承受造錦地衣。公以白中

憲、請率臺諫言之、中憲狐疑未決。公即獨奏劾、以謂二聖節儉樸素、欲以化天下、而近屬奢侈僭靡至如此、官吏輒奉承、宜糾正其罪以示人。奏對數陳不已、在廷皆悚息。及出殿門、監察御史趙屼時與公同進對、退謂公曰、聞君言、使某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是、天下何患不太平。不數日、改國子司業。遷司業一日、薦京西三學官、潁州教授陳師道、潁昌教授鄒浩、蔡州教授晁說之、無不稱伏。呂申公時爲相、公往謝申公、申公素寡言語、謂公曰、惟寡慾可與言道。居典胄三歲不遷。會右史闕、執政進擬、皆未允、詔以公爲起居舍人、中外大愜。哲宗御邇英、講罷、以御書徧賜講讀官、因賜左右史、特書杜甫登善福寺閣詩以賜公。中書舍人鄭雍使契丹、命公攝其職。數月、絲綸所播、天下傳誦、以爲得西漢體。御史中丞趙君錫等疏言、近日制詞、惟豐稷有古體。公爲右史踰半歲、將以次遷西掖、會王安禮守成都、以奢縱被謫、執政有不悅和甫者、以公爲御史時嘗亟彈之、乃俟公入直降制。公務大體、薄其罪。當路不喜、讒謂公昔嘗言安禮、今反顧望、罷爲太常少卿。公力辭、乞補外、章六上、頓起謂公曰、盍受命。士將以好名議公。公曰、士顧所行當否、不當避名。會趙君錫等疏聞、當路亦悔之。公爲少常兩月、執政悔用公不盡其材、乃遷公爲國子祭酒。時士久以浮靡虛誕相高、自公爲司業、誘誨斥黜必當其實、所奬與者若馬涓、張庭堅之徒、已服衆望。頃之二人聯中甲科、士益以公爲知人。洎長學省、庠序之士踰三千、莫不望風慕嚮。國子監西門稍僻、間有潛出者、皆由於此。前是長貳杜關以防、猶不能止。及公命闢門、撤去詗伺、而士莫敢出。呂丞相大防聞之、歎曰、士可以德服、不可以法制、如豐相之可謂以德服人也。元祐六年冬、享廟禮畢、詔用近臣言、回駕視學、奠謁先聖、因命公講尚書無逸。講畢致謝、上宣答、卿問學該博、多所發揮。面賜三品服。翌

曰、詔兼侍講、儒者榮之。權刑部侍郎。公素以儒學聞、法吏頗易之。及掌邦禁、執丹筆、細大必盡其情、而靡不當於律、以舞文自任者大畏之。方春苦寒雪、公疏言、厥罰異常。自二聖臨御、朝廷清明、未嘗私一喜怒以進退大臣、未嘗偏一愛憎以榮辱多士。無煩徭暴政淫刑濫罰、雖堯舜用心無以尚茲、何嘉祥未臻而沴氣斯見耶。豈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至歟。豈宮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中任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以致中外有危疑之心乎。豈同治平初有任守忠詭謀離間兩宮、而史昭錫、王士安之徒肆姦惡以駭衆聽乎。天道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若不畏懼、有以消復、而輕怠簡誣、則凶變必至。願陛下開廣聖德、祗畏天心、延問名臣、思求其故、總正萬事、保合太和。任賢責成而不受浸潤之譖、惠民以實而不尚姑息之政、言如春陽之溫而不暴、動如祥風之扇而不急。六宮和於內、百官和於朝、萬民和於下、則天地之和應、而災沴消矣。館伴契丹、遂爲正旦國信使。虜中接伴劉霄六符之孫。蓋在其國以名臣稱、見公深加歎服。時宣仁稱制、兩宮偕遣使、同行者四人。嘗館舍坐久、焚香、霄起曰、此香特爲公設也。虜中故事、使者有射弓之宴。公素未嘗持弧矢、及當宴、引弓一發中的、虜人相顧歎服。副使郝某退謂公曰、某世轅門、非不習此、今日見公中的、實非素揣。公謝曰、此朝廷威靈使然也。哲宗親政、詔外任內侍樂士宣等入內寄資供職、公言、陛下初聽萬機、宜登進忠良、以輔聖德。今未聞有所拔擢、而首召士宣等、傷美德於天下、臣竊惜之。望留神大禹戒舜之言、若稽仁祖聽治之意、令士宣等各歸本任。仲虺稱湯曰、改過不吝、故能聖欽日躋、爲百世之盛王。惟陛下裁擇。在刑部幾再歲、故事權侍郎二週歲遷待制、公累章乞補外官、上不從、至十餘上。執政謂公、胡不少留以應格選。公但遜謝、而乞外愈力、遂以集賢知潁州。

自潁而知江寧府、過闕入覲、擢龍圖待制、知廣州。陛辭、上宣諭云、已除卿吏部侍郎、出自朕意、不許辭免。詔以待制守侍郎、公辭曰、朝廷昨除臣廣東、加以兹職。今既改新命、義不當兼。詔不許、章三上、從之。優詔褒答、其辭甚寵。執政方力排垂簾事、縉紳貶斥者數十人、公亦在睚眦間。而公中立不倚、每正色論議不少徇從、當路亦不悅。公復丐外、上深惜其去、而公懇求不可奪、乃以待制留守西都。西洛居守皆貴近大抵務簡略民事、公獨盡心焉。太師文潞公嘗曰、吾閱洛守多矣、未有如公能留心小民利病者也。且曰、公所爲甚似趙閱道與李及。自洛徙鄆、未至、復守洛。已而改帥眞定。時執政起邊釁、上方議進取、公謝章有曰、偃兵護塞、敢忘師帥之能。生事邀功、終非朝廷之利。執政見之、大不說。會都鈐轄張某素以苛暴虐士卒、衆積憾、謀因大閱教陣射殺之。前一日、公廉知其狀、秘不發、即爲檄俾張出按屬州營壘、且督其即去。張莫知其故、頗訝、公不得已遂行。士卒謀不果發、張乃訴公於朝、謂公無罪捃拾、有詔驗實。公始具其事以聞、詔徙張京東。公猶移帥許昌、不踰月改南都。南都地當舟車之衝、例飭廚傳以說往來、雖居守皆貴近、然稍忽是輒飛謗。公至、自故事當迎餞外一切置之、人亦莫能怨也。上數欲召公還、而大臣素不喜、更徙西京。未幾、復守南都、以眩疾丐知湖州、詔從之。幾歲、改知杭州。在杭凡三年。杭爲東南會府、民物繁富甲天下、風俗以侈靡自尚。公素以簡儉恬靜稱、始至、吏輩以爲公必革奢費、過爲削弱以取稾。公徐度其宜、裁以中制。民訟至庭、辨析毫釐、聽斷明審、吏不能欺。錢塘人至今誦說其政。宦遊江閩者多自杭乘舟還朝、常不下數百員。類先權要請託者得之、以故寒士卑官淹久、終不能得。公命以投牒日爲先後、不問高下、遣之、士大夫悅服。公厭治劇、數丐宮祠、不許。又求守溫、明、優詔不從。徽宗即位、首召公爲左諫議大

夫。先是、李清臣除門下侍郎、薦公自代、未幾、遂召。或謂公嘗貳天官、久歷藩鎭、今召以諫坡、似下遷。韓丞相曰、昔神宗召趙抃自成都府還、將大用之。故事當更省府、乃但以閣學士知諫院、諭大臣曰、用趙抃爲諫官、賴其言爾。苟欲用之、何傷。已而果參大政。今上召相之以諫坡、正用此故事、即欲大用故也。未至闕、改御史中丞。入對、言邢恕貶辭不應如此、司馬光、呂公著皆賢臣、直臣、不當以爲有罪。上云、變改神宗法度如何。公曰、當改。上怒目而送之。召爲哲宗山陵儀仗使。靈駕至鄭、道途泥淖、行頗不便。山陵使章惇欲斬力士、收鄭官吏下獄、公止之不可。遂劾奏章惇素擅朝權、天下憤怒、今又遷怒戮人、怙勢作威云云。還朝、累章疏其姦、章乃得罪。蔡京及其弟卞在朝廷久、植黨自固、及上即位、臺諫交疏其姦、未報。蔡與公素無舊怨、公入朝、上未臨御間、蔡越次揖公曰、天子自外服召公還中司、今日首對、必有高論。公答曰、方睹聖君、不敢以細事聞、行自知之。晚乃彈蔡公章出、蔡深憾之。既而陳瓘、江公望、何昌言等皆力言、未動。公語殿院陳師錫等曰、明日蔡公不出、吾屬何面目以對臺吏。乃自草章、率寮屬對揚、具疏其姦邪。狀曰、京、卞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爲患甚大。卞雖去位、京偃然在職、卑污失己、無所不至。外結后族、內事閹人、以固其寵。若果大用、天下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墮矣。忠臣寒心、良士痛骨。臣非自愛而憂、蓋爲陛下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章四上、上宣諭曰、朕固欲行、卿當更奏東朝。公退、奏書欽聖、具疏其姦。不數日、京遂貶出。公數言宣仁聖烈皇后佐佑哲宗、垂簾聽政、多退絀小人、洎復進用、遂造爲誣謗、今宜辨明。初、上章、蔡京尚未罷、嘗諷公曰、張寂明正坐言宣仁事、即日罷。意欲以此動公。公徐曰、宣仁有大功於天下、久爲姦邪所誣。稷備位風憲、豈可緘默而不爲辨明。此大事也、雖遠斥所不恨。又疏曰、哲宗皇帝親政、召章

惇爲宰相、不能以道事君、用羣小合姦謀害元祐忠賢司馬光呂公著等、以變亂神考法度、謂之不忠。不能紹述、謂之不孝。以此激怒先朝、此乃王曾對仁祖所謂憸人惑上之言也。惇以光等變亂法度不足爲深罪、又編類臣寮章疏、擇其切直不諱之言、與夫陳亂世以諷今者、謂之訕上、謂之指斥。又以言語不足爲大惡、乃持文及甫、邢恕之私言、輒誣光等謀廢立爲不軌。按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天下、勇於害賢、敢於殺人、臨大變、計大事、包藏陰謀、發爲異議、陛下尙優容之乎。祖宗怒之久矣、今付陛下震之。上帝怒之久矣、今命陛下誅之。陛下何憚而不果耶。又言、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章惇、昔在相位、變亂名實、顚倒是非、拔擢羣小、布列中外。大明繼照、羣陰廓開、俊傑彙征、姦回竄伏。安惇、蹇序辰放歸田里、呂嘉問、路昌衡分司外地、范鏜、張商英、吳居厚落職降知小州、惟林希、徐鐸、葉祖洽未見施行。希助惇爲惡、布在王言、掩宣仁聽政之明、蔽永泰知人之鑑。鐸編類章疏、隨惇好惡爲之重輕、存沒名臣、橫遭貶竄。祖洽觀望惇意、欲擅元豐之末命、輕奏王珪圖危正統、議罪麗罰、宜不在安惇、蹇序辰之下。又言、史官修神宗實錄僅二十年、輒以王安石家日錄亂之、置而不問。修哲宗實錄、事未類筆未下、議者謂徒爲謗書於後世、而相與依違不決、如此則何以取信於天下。願選擇史官、申飭成書。公自建中靖國初入朝、論列獻替不一、又數言近習之非、權貴已不喜。會除錢遹爲殿中侍御史、公言、遹回邪不可任風憲、乞用陳師錫。如必用遹、臣請先罷。詔出遹湖北提舉、除陳師錫殿中侍御史。諫官陳瓘以言事貶、公使子弟出城慰勞之、且厚贐其行。黃策上封章論瑤華事、不報、公復繳入、乞施行、由是朝廷有意罷公矣。一日聞鎖學士院、公謂臺屬曰、此必相曾子宣、盍其論之。具章未上、先罷公爲工部尙書、乃宣麻相曾布。既降告、上命加兼侍讀、公

力辭不受乞明、越一郡。章五上、三降詔、上親諭之、乃受命。其謝章云壯哉汲黯、坐寢淮南之謀。美矣魏公、沒爲唐室之鑑。內侍已成於怨府、豈不思危。佞人方剡於言章、俄聞報罷。上曰、佞人爲誰。對曰、臣謂佞人爲曾布、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禮製局大裘成、議以金匣貯之、公力諫不已。一日上問陸佃、大裘匣用金纔四百兩、此祀天之服、恐不當較。佃曰、郊服大裘以尙質也、非惜金、但不當用爾。上曰、既如是不作匣可也。豐稷煎爔不可過矣。既退、諸公皆歎息公之守官、上之從諫。佃謂李邦直曰、使此等人在經筵、人主豈復有過邪。呂原明建中靖國間爲秘書少監、時曾布不樂其在朝、諷侍御史陳次升言之、以爲資淺望輕、左遷爲光祿少卿。時公初除禮部尙書、大不平之、即薦以自代。薦辭云、具官呂希哲心與道潛、湛然淵靜、所居則躁人化、聞風則薄夫惇。建中靖國元年、方議哲宗配享功臣、公爲禮部尙書、欲以申公、司馬文正配享、草奏未就、呂原明聞之、使萊公見公云、二公先朝被罪、官爵尙未復盡、今遽請配享、恐致議論。公正色云、五王之配享中宗、何嘗不得罪。但有功於宗社則宜享矣。於是立入奏、竟爲曾布所沮、不行、不旋踵、公遂罷遷禮部尙書。宦官宋用臣卒、賜謚甚美、公不書其敕、奏疏駁論用臣姦邪、交結中外、不當賜此謚。公雖罷言職、以在經筵、每遇講讀、當進書、輒言天下事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切究、爲上言之。公言人主自用則近習悅、人主自聖則諛臣進。祖宗艱難之大業、天下生靈之休戚繫焉、聖慮可斯須忘直言正諫乎。又言、元豐中王師覆於永洛、神宗泣諭宰臣、悔不用呂公著言、今後輕議用兵、與卿等刻骨爲戒。今河湟羌種未寧、臣願下沛然之詔、許其自新、不置漢官、不留戍兵、令自擇其酋長、朝廷從而命之、則所損者遠略之虛名、所存者初政之仁德、可以光昭先帝戒用兵之聖訓。後遂以董氈爲河西節度使。

又言、唐太宗時魏徵引齊威公以無忘在莒之論、從而警戒之。蓋富貴之移人也、多忘其初。臣願陛下無忘龍德宮時、則聖德日躋、享天遐福。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年、聖人之心顯於名實之中、則號令信於天下。臣願陛下尊賢納諫、舍己從人、夫是之謂建中。近習不敢爭爲奇技淫巧侵玷恭儉之化、近戚不敢干預政事招權市恩、夫是之謂靖國。體元謹始之道、無以尚兹。織錦緣宮簾爲地衣、公言、臣聞仁宗衾褥用黃絁、服御用縑繒、嘗曰、朕宮中自奉止於如此。祖宗家法粲如日星、自古帝王踐阼之初、未有不以節用愛民爲宗廟社稷之永圖、奈何奢侈之端生於微而不自知。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則政事荒紀綱亂、天下之勢利去矣。詔罷之。又言、陛下即位未久、施德日淺、建宮以寧神、營寺以崇孝、復置御前生活所以供內庭之用。外議不曉聖意、竊謂陛下好修造、尙侈輕費用、不惜民力。臣願陛下約己以養天福、愛民以永天壽。又言、難盈者人之方寸之地耳。貴不期驕而驕自至、富不期侈而侈自生。陛下初履帝位、罷邏卒、減苑作、禁鏤金、休工役、德意布於四海、和氣生於天地、年穀順成、幾徧天下。臣願陛下厲精爲政、崇儉愛民、不移踐阼之初心、則宗廟社稷萬世無疆之福。又言、姚崇勸天子不求邊功、宋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臣恭惟先帝在御十有九年、制生財之法、以同民利、以實國用。紹聖元符中、匪人用事、興起邊患、倉府耗蕩、百姓餓損。斥堠雖遠、飛芻輓粟以贍。戍兵坐困、中國勢不久支。仰賴聖心節用於內、息勞於外、必先仁覆天下、使人心和樂、天地休應、年穀屢豐、方能釐補瘡疣、庶幾平治。中夏旣乂、遠人自服、安用進兵耀武以經遠略。神考以用兵爲刻骨深戒、願陛下敬而守之、任崇、璟之賢而不求邊功、去惇、卞之邪而不窮民力、太平之基業實在於此。洛水溢壞隄舍、去應天禪院六聖神御殿百餘

步。公言、萬一三川暴溢、寧無昏墊之虞乎。有司曾上朝廷賜度牒以修、而移爲他用。願以禁錢作一大坊、以衛祖宗萬世之靈。從之。公又言、堯舜之世、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無他道焉、內君子外小人故也。爲人上者體堯蹈舜、必先以是潛於心、而戒多欲、委任正人、不以浮言搖動、則讒毀之路塞、而朋比之風暗然自消。王道平、朝廷尊、草茅賤臣皆得竭忠以聞、況賢在位能在職乎。又言、大臣與國同體、任之不疑、則心德惟一、天下可合謀而治、讒間無自而至矣。比有議者謂臺諫官爲天子耳目、選自朝廷、則爲大臣耳目矣。故諫官不歸於國論、御史不歸於憲府、祖宗法制格而不行、先入之言、豈無唐陳師合之意乎。又言、治世多君子、未嘗無小人。亂世多小人、未嘗無君子。人主建大中之道以靖人心、明乎安危之幾、取舍之道而已。若使君子小人雜處於朝、必消泰而爲否。西京會聖宮奉安哲宗神御、詔公與入內都知馮經相視。時經方用事、及偕被命、人意公必相懽結。自往及還朝幾兩月、除議職事外、未嘗有一語。經數因事稱譽公、輒正色不答。經歎謂人曰、豐公眞淸直近臣也。公自洛使還、上眷注意厚、執政虛位、縉紳謂公當遷。而公數論事、與權近忤、大臣無爲公地者、小人相與讒之、遂力請外補。韓丞相忠彥顧同列曰、昔孔溫業不樂在朝、宰相相謂可以少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今相之亦苦求去、吾輩寧不愧前人乎。公以議論不合、堅欲出、竟以樞密直學士知蘇州。自後論公引去益多。朝士朱肱以書抵權臣、謂如公輩非若凫雁去來、不足爲江湖多少、其出入係人望、豈可使皆補外乎。謁告焚黃、至鄉里屛簡騎從。入見守令必坐客次、守令驚愕出迎、公曰、桑梓禮然也。見鄉人雖田夫農父、接之笑語飲食無少間。改守越、適歲蝗、穀價騰踴、民病食、公發廩振之。寮屬苦禱待報、公曰、俟得請、民固饑死矣。某身任之、諸君無累焉。分命屬官爲十數

所減市價五之二、使民各從其居便近、隨老少日各執歷就糴。一二日、公輒親往按視勞問主者、衆是以皆爲盡力、民賴以濟。徐果上書自劾、詔原之。崇寧初、蔡京復得政、既憾公斥己、而其黨相與出力、詆公無所不至。言公元符末召爲左諫議大夫、辭免劄子引孝經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夫人主宅崇高富貴之極、心易放逸、必先選正人置諸左右、雖有無道之心、終不爲桀紂惡德自取亡、此其意在譏切先帝。坐降職知明州。故責辭曰、爾頃繇元祐致位近班、泰陵察其用心、屏居外服。朕在位之始、選推不次中司八座、靡不踐更。而進對之間、首倡異論、以善政良法爲可改廢、以附會姦黨爲時忠賢。變亂是非深駭聽聞。時有大星殞于庭、俄有是命。越民攀望公舟、老幼滿道、號呼曰、奈何奪吾父乎。又言公嘗言諫議大夫以諫爭規諷爲職、不爲容悅逢君之惡、不懷觀望陰害忠良、不以聲色爲常事醉上心、不以淫巧爲末務蕩上意。信如稷言、則先朝以諫爭規諷爲職者、嘗爲容悅逢君之惡矣、嘗懷觀望陰害忠良矣、嘗以聲色爲常事醉上心矣、嘗以淫巧爲末務蕩上意矣。如此等語言、豈宜上達朝廷、流傳四方。至章奏宰相章惇變亂名實、顛倒是非、拔擢羣小、布列中外。陰邪慘酷、更相唱和、毒流四方、感動天變、此尤詆誣之甚者也。臣嘗以詩書所載考之、小人在位、毒逋四海、日月薄蝕、天地災變、乃商、周季世之事、豈有席祖宗積累之休、膺美成在久之運、而遽有是耶。褫職知常州。故責詞曰、朕初纂服、首爲言官、累有封章語涉譏詆云。又言公元符之末召爲言官、議謗先帝、公論爲之不平。未至常州、貶海州團練副使、睦州安置、道州別駕、台州安置。又言公在元祐時用事、紹聖中行遣最輕。在元符初首爲言官、倡導姦謀、殊無忌憚、封章皆有意譏謗先帝、臣子不忍道其言辭。遂除名徙建州。公被謫、攜孫姪一二人與居佛寺、怡然自得、日

與衲子輩遊、賓客一時杜絕。部使者、郡守往往皆門生故吏、踵門請謁、終謝不見。燕坐閱華嚴合論、鈔其要爲百卷。每遇天寧節、自謂雖散官流徙、昔嘗居禁從、必出金就僧寺營佛事一月、躬詣焚香。逮罷散、率孫輩已仕者皆就拜、具疏以伸天保之報。居三歲、以九鼎成大赦、量移婺州。明年、彗星見、手詔除元祐黨人石刻、稍復官爵、得自便、乃奉祠歸鄉里。初祠命至婺、公受已、將出謝、婺人駢擁瞻望、幾不可行。逮歸過越、越之父老相與候於境上、焚香迎拜、不可勝數、觀者歎異。然謂公昔帥越有遺愛、故若是。及至四明、州去城尚十餘里、士民出迓、夾道相屬不絕、以至奪挽舟卒繂、爭自引之、相慶曰、公將復用、吾徒有所賴矣。郡守彭侔、蔡京門人也、因謁公、謂公曰、公能得此於鄉人、前所未聞也。公平生所薦士多一時名臣、每當論薦、或緣權貴請屬、率不應、必推擇乃剡奏、往往有未相識者。人怪問之、公曰、知賢則薦、寧用識面耶。公在京師、鄉人故舊姻戚來者皆館焉、退朝還第、必與之款接、果肴數器、酒止三行、日以爲常、或貴重客至、未嘗有所增益、雖晚進後生亦無所忽略。公性寡言語、雖見宰執權要、無辭費。延見賓客、寒溫外或默然無一語、始未知者以爲簡貴自重、不知公接貴賤如一也。公持定有力、陳淵兄弟嘗見之、下階未畢、進揖不答、直至下畢、轉身正立於尋常揖客處、方答、幾叟云。公爲監司郡守、所至以簡儉稱、政得民心、如古循吏。自爲縣令、襄陽民歌謠之、張芸叟書其詞於葉康直碑。由汝陰移守金陵、士民遮留、幾不得發、貳車臧寓爲序其事、刻識湖上、不過清心寡欲、無所用其私而已。嘗自謂、稷效官以來、惟知民不可罪、吏不足責、係乎上之人、在此不在彼。公在封邱時、府界教閱保甲、內侍都知王中正領提舉、怙寵驕甚、所至縣須索苛極、縣吏望風、舍館供帳、特務華潔。公待之無過禮。主吏請假帳帟什器於民間以迎候、公曰、法所禁也、

不可。中正雖憾公而無以加誣。會公召拜御史，因疏言，中正所至騷然，初不留心職事，復縱其下指使巡教輩乞貸，願治其罪。中正遂罷。公爲祭酒時，高麗遣使者朝貢，請買國子監書籍數十種，館伴陳軒牒公請貿與之。公以謂所欲市者如册府元龜、歷代史、敕式之屬，不可以與外夷，具其事以白禮曹。時蘇軾爲大宗伯，亦以爲然，論其事於朝，當時雖不從，議者韙之。欽聖憲肅皇后謚册詔公書之，公辭素不善書。詔不從。公見執政，言且將復力辭，韓丞相忠彦曰，上亦知公雖不善書，特以大典册須清德雅望卿大夫書之，無以易公，故爾。章再上，卒不許。高麗使者入貢，公押宴，使者見公，拱手曰，公昔嘗至吾國中，聞公以重望歷顯要，國人每稱道公才德，今日獲覩風采，眞名下無虚士也。舒亶同里人也，神宗擢爲御史中丞，眷任頗厚，彈劾無所避，士大夫多仇怨之，會以誤受學士院，公用爲仇家所發，坐贓論，遂廢於家二十餘年，不復叙，無爲言者。公留守洛，舉以自代。時執政有與舒不愜者，謂公曰，天下士大夫固多，公何爲舉斯人。彼以自盜廢，而公爲近臣，乃薦之，人將疑公。公卒不從。洎進樞直，復薦焉，舒用是獲起守郡。鄒浩元祐末除太學博士，言者或謂浩遊執政門，交結其子弟，詔出爲襄州教授。公言，浩文學行義，端方鯁諒，臣嘗薦其改官，詳其爲人，宜留太學，賢士之關，以師表多士。浩卒爲名臣。程頤元祐中嘗召侍經筵，紹聖間以爲朋附司馬光等，坐徙湖南。公時守洛，遇之境内，吏卒防錮甚嚴，頤有門下生追餞，欲一見者，皆不可得。公既見，延請慰問寬勉之，斥遣吏卒，且復餽賮，使門人皆得送行。郭茂鉤時爲京西轉運使，語公曰，程得罪頗重，人無敢見者，公爲侍從，乃若此，得無憂鉤黨乎。公曰，程以學術被特起，非忝冒也。今正以趨向異途致是，豈有他罪乎。官吏過爲非禮以苛待之，恐益暴朝廷之過，稷是以然，豈暇以鉤黨爲憂。公守杭日，以

湖、秀積水害種、民多艱食、移檄其郡、俾出廩以振。又上言、願減本路今歲上供錢斛之半、候來年收熟分兩歲起發。戶部難之、以爲乏經費。公復言、方今民病粒食不給、州縣以上供促督租稅、急於星火、民益無聊賴、且將轉徙、則其爲他日經費之慮者尤甚。願少紓之、以救溝壑之急。詔特蠲四之一。始、章子厚當軸、得君自專、士夫多附之。以公名高、屢欲邀致、而公不屈、欲誣以罪而不可得。謂公喜恬靜、乃數易郡以困之。知廣州、過闕、上面留貳吏銓。公表謝、升遷恩命、出於聖意、慮煩宸聽、不敢固辭。章益不悅、因公賦荷花詩、有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之句、大惡之、故紹聖間哲宗聖眷甚隆、而卒不用。公平生喜誘掖後進、若子孫輩躬自爲之講校、雖王事倥偬不倦也。爲國子長貳、所與進者、若馬涓、張庭堅、崔仲致、范致明、洪擬等數十人。所薦達者、如陳師錫、朱彥、鄭居中、鄒浩、蔡肇輩、皆卓犖名世云。公未嘗問家人生事、自陟臺省歷侍從幾三十年、雄藩大鎮、更踐將徧、而平居自奉衣食如寒士。俸賜所得、悉以賙親故族人、無留貯者。自洛徙鄆、未出境、復還守洛。及自南都徙洛、不踰月復還守南都。凡迎餞例所當得、皆卻不納、一切還之。或以爲恐近沽激、公曰、吾以爲理不當得、豈敢沽名乎。在諸鎮、公使饋給、必命先自下僚次第上之、已徧、乃自取、以爲常。故雖貴顯久、而家甚貧。薨之日、有田七十餘畝、屋一區數間而已。囊篋蕭然、子孫惡衣菲食、不能自給、觀者太息。每當奏薦、常先弟姪。逮薨、二孫乃未官。公自錢塘詔入爲御史中丞、首彈蔡京兄弟、皆得罪去。徽宗眷遇公極隆、言多從之。既而有旨、除右丞。公對曰、陸佃神宗侍從、願先用。後又除公、復曰、溫益陛下藩邸師傅、願先用。上皆從之。乃自陳、臣自高麗還省先塋、今歲久矣。願得外郡、展省松楸。上不從、許給告。或謂近侍鮮給告例、公亦堅辭、謂祖宗故事、無帶內職任私事者。恐議者謂臣變國家法、乃

得蘇州、留候郊祀畢行、俄閒召蔡京還內直。公朝辭、上勞之曰、行召卿矣。公曰、昔唐明皇任姚元崇、張九齡、李林甫、楊國忠、皆從其言如轉圜、故有開元承平、天寶播遷、臣願陛下深戒之。蔡京既復用、乃極力詆公、追官至親改其制曰、豐稷外示重恬、內實險阻。仍進擬安置新州。上曰、稷嘗爲經筵官、且老矣。遂免南行。蔡京雖力詆公、然以天下士論所歸、欲蓋其惡。一日公鄉人蔣安義入都謁蔡、蔡曰、識相之否。蔣矍然佯曰、雖鄉人、不識也。蔡徐曰、相之清德雅望、特議論不合爾。公爲章疏、必於密室躬自剡寫、子弟多不得見、退多焚稿。登對還家、默坐終日、人不敢問。建中初召入、接門人故吏、未嘗語及時政。及降充寶文閣待制、其責辭云、登對之初、首倡異論、以良法美意爲可變更、以朋邪姦黨指爲善良。人始知公嘗盡言天下之事、無所隱忌也。公平生操履、自窮約至貴顯、終始不渝、老矣而規矩如晚進後生、終日靖默、若不能言者。而治事繁劇、戒斥胥吏、與夫仕宦進退、得失榮辱之際、聲色不動、人莫見其喜慍。居閑端坐觀書、終日不語、或至踰月不飲宴、亦不作閑文字。在襄陽時、嘗作易傳以授宋次道。晚解論語、禮記數篇、一言之出、皆可貽後世。謳歌雜說、未嘗過目。家治嚴肅、子弟不冠帶不見、閨門內外僅百口、而門庭若無人聲、飲食衣服、身過儉約。遇當登對、則內外必易新衣、春秋粢盛時享、必豐待賓客盡禮。平居不燃燭、中堂青鐙一炬、危坐至夜分乃寢、五鼓即起、整衣以待旦。處暗室、無人侍側、常若對大賓、略不跛倚。居官所、雖見將吏卒伍、必正衣冠、無墮踞容。與人不爲崖異、進見者得盡款密、而終不敢干以私。待賓客未嘗夜宴。爲西都留鑰時、文潞公在焉、每會亦至暮而罷。潞公召公、逮夜、亦辭以歸。終身守法度、不少過焉。公與曾子固、章質夫深相契重、而不許子宣、子厚之爲人。二公柄用時、公乃力言其惡、不以二人少貸也。劉仲馮同年席

友也、及奉使失職、公亦上章彈之不恕。然皆知公之公直、終不少憾。大抵公恬於仕宦、難進易退、爲言官不恤身患、直道事主、憎惡近習、小人多怨之。在建中初、彈内貴至引仇士良故事。爲禮部、不肯書宋用臣謚敕、及乞納元符所得傳國璽於永泰陵中。隆德宮芝草生、上駕幸觀之、公表言、陛下未事宗廟而先祥瑞、姦人自此得計矣。凡事三朝、歷諫官六任、危言讜論、不恤忌諱、故眷注甚厚、而姦人側目、終以此得罪。

公天性嗜學、逮老不衰。方在朝廷還第、與在藩屏公事餘閑、每燕坐一靜室、前後書史、終日觀閱。所至惟以書籍自隨、衣衾之外他無一物。年方强仕、喪其夫人、遂不復娶、不畜妾媵聲妓。饍食或進重品、輒命撤去。晚益喜老、釋之説、習導引服氣、逮薨、鬚鬢不白。學佛者宗師如善本輩、皆機語相契。薨前一月、預戒後事。將易簀、猶與陳瑩中語如平日。公長子安常以儒行名太學、魁南省、再任太學正、年未三十而卒。公時留蜀、後事不能舉、諸生賻錢二百萬以贈、安常之妻于氏泣辭曰、兒夫節清行高、不可以此污之。竟不受。次子太常亦早世、娶虞部員外郎陳術之女。安常兩子、公貴已官其一。太常亦兩子、序在次。遇郊恩、公欲先太常之子以慰其母心、陳謝曰、長幼之序不敢侵、願俟後郊。乃從其志。公之清德刑于室家、婦人女子所爲猶卓絶如此。公之諸孫皆能廉恪、持其門户、有自來矣。

李朴撰《豐清敏公遺事》

宋儒碑傳集卷六十三

樓郁 黄廉 劉康夫 蔡承禧 晁端仁

高祖先生事略

樓某字子文，其先婺人，不詳徙居之始。居奉化縣，世以財雄于鄉。祖以選爲縣録事，有陰德及人。父某尤積善，以古學爲鄉人所尊。慶曆中，州縣立學，掌教縣庠者數年。郡學尋又延請至十餘年，遂居城中，爲郡人。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舒州廬江主簿。祿不及親，不欲出官。以繼母無以養，弟妹未成立，具見辭墓祝文。既歸，遂致仕。授大理評事，其孝行節操如此。自後又主郡庠十餘年。爲州縣士子師，前後凡三十餘年，號樓先生。四明五先生，某其次也。成就一時人物甚衆，豐尚書稷、舒中丞亶、俞待制充、袁知府轂等，皆其門人。又羅提刑適自天台來學。諸公學業既成，舒公試鄉里，袁公試開封，羅公試台州，一舉三處皆魁選。其亡也，舒公爲墓銘，豐公書丹，袁公篆額。羅公以仕北方不得預，後爲浙東提刑，拜墓下，用闕里故事，手植數木，今有存者。祭文見赤城先生集中。郡邑學中皆立祠，碑志登載甚備，莫教授冠卿一書尤詳。子常、光，孫弁、异，五世孫鍔、鋐、鑰、鏞，六世孫汶，皆踵世科。异受知祐陵，仕都司大卿，前後知泗、秀、蘇州，再典鄉郡，居晝錦坊。宣和初，盜發青谿，攻陷旁郡，一路惶擾。异調兵守備，軍聲甚振，羣盜望風而退，郡境獨全，以功進徽猷閣直學士。諸孫以門蔭入仕者又數十人，有文集藏于家。

樓鑰撰《攻媿集》卷八五

城南樓先生傳

樓先生郁，字子文，自奉化徙鄞，卜居城南。志操高厲，學以窮理爲先，爲鄉人所尊。處窮約，屢空自樂。慶曆中，詔郡縣立學，延致鄉里有文學行義者爲之，先生掌教縣庠者數年，又教授郡學，前後三十餘年。學行篤美，信於士友，一時英俊皆在席下。門人之知名者，

清敏豐公稷、光禄袁公轂、天台羅公適也。登進士第，調廬江主簿，自以禄不及親，絶仕進意，以大理評事終於家。有遺集三十卷，贈正議大夫。子孫皆踵世科，五世孫鑰德行文章爲時名臣，仕至參知政事。

王應麟撰　《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

叔父給事行狀①

黄氏本婺州金華人。公高祖諱贍②，當李氏時，來游江南，以策干中主，不能用，授著作佐郎、知分寧縣。解官去，游湘中。久之，念藏器以待時，無兵革之憂，莫如分寧，遂以安興奉二親來居分寧，因葬焉。公曾大父及光禄府君，皆深沉有策謀，而隱約田間，不求聞達。光禄聚書萬卷，山中開兩書堂，以教子孫，養四方游學者，常數十百。已而仕於中朝，多鉅公顯人，故大夫公十伯仲而登科者六人，凡分寧仕家學問之原，蓋皆出於黄氏。公少舉進士，有聲場屋間，登嘉祐六年進士第，授宣州司理參軍。治大獄亡慮百數，無不得其情。公去官，老獄吏嘗竊歎息，以爲獄官能盡心於治獄，不可欺以秋毫，仁厚精密，前後未見其比。移虔州會昌令，治公家如營私，視民病如在己。會昌民健訟，善匿情成獄，戶婚事多久不決。公開導教勸之，待以恩意，因鉤索其曲直，久乃皆服。其治大獄，多可傳道。蓋世稱仁厚吏者，徒苟欲生之，公則不然，曲折務盡其情，要使不冤然後已，故會昌民至今思之。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鄂州崇陽縣。未至，丁母夫人蓬萊縣太君徐氏憂。服除，江淮發運使張頡舉充勾當公事。未行，或薦公於王荆公。荆公召至中書，問免役法，公以但知舊役法③，牙規對。荆公問甚悉，曰：「能留心舊法④，必能辦新法矣。」薦於上，遂爲司農寺勾當公事。召對便殿，訪時事。公對曰：「陛下意在惠民，法非不良，而患在奉法之吏多非其人，朝廷立法之意則一，而四方奉法之意紛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恐陛下不盡察也。河北郡縣被水，河東、河南、京東西皆旱，

淮浙飛蝗蔽野、江南疫癘、恐陛下不盡知也。遂命公同司農寺丞程之才體量河北、河東災傷賑濟、道除知司農寺丞。公以荒政十二爲科條、州縣可行者以付守令、其大者或請或遂、務以濟民、不專於黜不職之吏立威而已。歸報使事、又言所見民間不便於改法者數條。明日⑤上謂執政曰、黄某忠厚、可使除太子中允、利州路轉運判官。既行、就差提舉秦鳳等路折納欠負。公一聽輸粟、優估其值、凡折納五十餘萬。召爲司農都丞。異時命陝西轉運司爲兩路、移用常苦不足。公議兩路賦入薄厚、事權重輕皆不侔、使者各爲備邊之計、偷自便而已、其移運糴買、勢必相傾、故每告乏、請復通爲一路。後卒如公議。除監察御史裏行、熙寧十年七月也。公疏言、一人之智不若十人、十人之智不若百人、此有餘不足之辨也。成天下之務、莫急於人才、願責兩制近臣、監司、郡守、各薦所知一人、陛下因所舉而任之、於其能否成敗之際、亦足以知天下之大吏所以事陛下者。上用其言、敕内外待制以上、臺諫官、三路都轉運使至諸路轉運判官、各舉才行任陞擢官一員、於是應詔者百餘人。公又疏言、勢孤地寒、遠跡下僚者、既得以名聞於上、願詔中書審察其能而用之、則急才之詔不虛行於天下。又疏言、自五年以來、天下水旱、下戶實蒙支貸倚閣之惠。今幸歲豐、有司悉當舉催。久饑初稔、累給併收、是使百姓遇豐年而思歉歲。乞定諸路舉催欠負、上二等戶三分收二、下三等戶收半、仍飭官司聽民折納。又言都檢正俞充結中人、徼幸富貴、不宜使佐具瞻之地。并言王中正任使太重、恐爲後憂。又面論之甚切。上曰、人才蓋無類、顧駕御之如何耳。公對曰、雖然漸不可長。聖人長駕遠御、故四凶在朝、不廢時雍。彼皆才器傑然過人、任使稱意、爲後世慮、故放殛之耳。上曰、且置此事。河決曹村、京東尤被其害、今以累卿。遂充京東體量安撫、公條舉百餘事、大略疏張澤

濼至濱州、以紓齊、鄆、而濟、單、曹、濮、淄、齊之間、積潦皆歸其壑。郡守、縣令能救災養民者、勞來勸誘、使即其功。發倉廩府庫、以賑不給。水占民居未能就業者、擇高地聚居之、皆使有屋。避水回遠未能歸者、遣吏移給之、皆使有粟。所灌郡縣、蠲賦棄責。流民所過、毋得徵算、使吏爲之道地、止者賦居、行者賦糧。憂其無田而遠徙、故假官地而勸之耕。恐其殺牛而食之、故質私牛而予之錢。棄男女於道者收養之、丁壯而飢者募役之。初、水占州縣三十四、壞民田三十萬頃、壞民廬舍三十八萬家。卒事、所活饑民二十五萬三千口、壯者就功而食又二萬七千人。得七十三萬二千工、給當牛借種錢八萬六千三百緡。歸薦士大夫、後多朝廷所收用也。差同結絕相州獄事。初、相州事發於皇城卒事十九不實、知雜御史蔡確鍛鍊成獄、以此自媒。中丞鄧溫伯、御史上官均上疏論之、溫伯又在經筵造膝而論。確耳目長、具得溫伯、均所言、又善伺察中人主意、即論溫伯、均朋黨爲邪、與罪人爲地。又任殘賊吏曰[6]、引諸囚、如使者慮問狀、稱冤者輒苦辱之、有人情所不能堪。及上遣黃履、李舜舉按狀、而囚以爲如前、皆引服。於是天子不疑確、而溫伯、均皆得辠。均猶獨上疏爭之。公至未幾、而具獄上矣。公嘗謂子弟、吾失不極論此獄、甚愧於上官御史也。提舉南郊事務、斟酌損益、爲南郊式二十卷。監試國子監、開封進士、奏增損貢舉式、進士以爲便。已事、對便殿、言近歲雖以經義取人、太學諸生文章體制未能近古、大率集類章句、聯屬對偶、風傳四方、謂之新格。不禁其漸、文章反陋於作詩賦時。乞申敕教官、稍令務本、以深[7]學者之原。改集賢校理、判尙書刑部、賜緋衣銀魚。元豐三年、權發遣河東提點刑獄、兼提舉義勇保甲。明年秋、召閱澤州保甲、補官者五十八人、特改一官。八月、麟府軍興、兼權轉運判官、又差定代州地界。公條具曲折、爲十二寨圖以進、且言建議者以

分水畫界、恐地勢不能盡然、啓豺狼心、失中國險固。其後遼人果責分水之言、包取兩不耕地、據有形勝、下臨鴈門、父老於今以爲恨。及王中正發軍興、皆用一而調二、其數皆千萬計、或非所急、或非所用。轉運使陳安石計不知所出、奉行唯力、恐不辦、或增調之、一道騷然、百姓朘剝至骨。公爲言、主將非其人、其勢必敗事。乏軍興雖罪死、斟酌事宜、使不乏而已、何忍自竭根本。安石字謂公夷仲、安石老業今日但保首領歸、安能顧惜待制。其任國家大計蓋如此。公每爲中正言朝廷大體、民命重寄、贊道其所長、稍稍規之。初雖樂言、不以爲忤、及將出界、取公錢鉅萬爲特給、中正父子多自予、餘以差給凡在軍者。公爲言、斂天下以奉一方、皆出於不得已、願更爲縣官愛惜。中正始怒。是時隨軍使臣員二百、多請託徼幸成事、或父子兄弟皆在行、中正已取其半。莊公岳、趙咸將漕隨軍、公在塞內主續餽餉、欲部分使臣護道路、而中正所取之餘盡隨公岳、咸無在者。師去界已百餘里、移文追之皆不報。公謂[8]勾當公事孔文仲、當自馳往取之夜置酒與文仲訣、文仲泣曰、公行軍外事不可知、使臣自從軍、非公責也。公曰、王事當計成敗、豈但塞責耶。從十數騎[9]晝夜追至軍、中正等皆大驚。公罵公岳、咸、取使臣五十餘復歸。因上疏言大軍必無功、未有以善其後。乞募民入芻粟實塞下、得以補官、及一切除罪、少寬近邊百姓已竭之力。已而大軍潰歸、中正歸罪轉運司應副乖方、且言黃某不肯協心同力。上遣御藥竇士宣簿[10]責乖方十事、公以書對、稱死罪、皆實有之。繼遣開封府司錄喩陟就潞州置獄。安石以應副漕輓免就獄、公獨對吏月餘、但坐奏請張皇、降一官、在職如故。師出以元豐四年冬[11]、降官以五年三月。是冬、以絳州王達群盜阻山、橫行劫略、達張紅繖以入縣鎮、奉詔督捕、盡十二月、悉捕斬之。六年六月、還所降官、又以教保甲應格進一官。詔

按邊州違法透漏事、至嵐、石州、道遇岢嵐軍流民經略司奏請、已被旨給路糧遣還本郡、而老幼二千餘口號泣於道、擁公馬首、自言昨以雨[12]多糴貴、暫來就賤分。鋤一夏、麥已見穟、粟已立苗、願及分田乃歸。公即慰諭、移嵐、石州未得發遣、立爲奏入内侍省遞其言、所問[13]情實如此、臣不敢以憂非其職爲嫌、改朝廷之成命爲罪。竊惟老小二千口不得其所、陛下必爲之動心。閒[14]數日、遂得報可其請。十月、罷提點刑獄、爲權發遣同提舉保甲、視轉運副使。八年九月、詔以明年正月罷赴闕。司馬溫公言、閒居往來陝洛間、聞河東民言甚美、因熟問治狀。呂正獻申公亦言、河東軍興、邊民德公甚厚、顧朝廷不盡知耳。公在河東六年、未嘗乞赴闕、雖在團教場、未嘗易儒服、故在陝西、河北、獨不賜戰袍。元豐末、他路保甲擁兵入縣鎮、賊殺官吏、群盜通行數州、獨河東保甲不爲犬吠之盜。元祐初、除尚書戶部郎中、治左曹。二月、差按察成都等路茶事、兼體量邛州蒲江鹽井利害。先奏罷陸師閔所行公私甚病者、乃具奏曰：臣奉被使旨、所至訪求利害、至熟榷茶之法、實有害於川陝之民。蓋官司不原朝廷立法本意、希功幸賞、以得爲多、於是禁網滋繁、百姓受敝。陸師閔立法最虐、故取利最多、上累國體、下斂民怨。中外臣寮所言茶事害民六科、皆有事實。若遽論之、不若盡以予民、使園戶自賣、商賈自販、官收稅引及歇駄錢、並復熙寧以前博馬之策、無交易之煩、無腳乘之勞。抉去故敝、一從私便、無復可議。若致詳於公私之際、則先當議民、其次商賈、其次邊計利害、各有所在也。今蜀民通患幣輕錢重、商旅齎攜、息不償費。若不損榷茶盡與商賈、則百貨未能流通、腳乘未能猝備。非唯園民之貨鬱滯、絕其資生之路、若蓄市交易萬一不繼、亦足以害經久之法。今若捐十一州之茶與商賈、仍以川峽四路[15]及關中諸路與之爲受茶之地、宜若可以盡泄川茶、以

補蜀民久困。而官以善價取雅州、興元府所産、以贍熙秦諸州、酌中法以爲邊備、於理爲可。於是朝廷許同轉運司盡公私之便、商度立法。公又奏曰、産茶之地盡在川路、賣茶之地全占陝西。其發至陝西六路者爲綱茶、榷於川峽四路者爲食茶。若産茶之地除去榷賣侵刻、取息太重、搜捕苛擾、差雇不和、配賣賒欠、預俵折納、濫賞諸敝、則賣茶之地隨事制宜。其目有六、一曰路分全占陝西州縣、又榷取京西之金州。以東南望之疑若專利太多。以天下觀之、皐通川陝之利以備邊、而不病東南、則勢均矣。故以熙河、秦鳳、涇原爲禁茶舊路、以永興、鄜延、環慶爲通茶新路。不禁舊路、無以制蕃市。不通新路、無以便民欲。使通塞常相權、則公私可以共利。二曰賣茶給歷、抑配及官賣末茶。今盡除宿敝、又禁南茶無入陝西、使川茶常不失中價、則民不知榷茶之害。三曰茶色不等。蓋漢茶食嫩、蕃茶食老。雅州之名山、自蘭州入邈川、至于于闐。興元之大竹、自階州入歐家、自河州入木波。洋州之西鄉茶、自河州入木波、至于三耶、龍谷[16]。今區別茶品、以入諸路、則可以適漢蕃所宜。四曰價直騰踴、則害馬價。今以茶馬相宜、以斤對寸、高下適等矣、因宜增損、則可以制邊備之費。五曰博易奪市易之權。汙吏撓法、法不可爲汙吏廢。今邊市博茶、大者在馬、其次金帛。去貪者之害、乃可以通邊市之利。六曰腳乘不均。蓋緣軍興、腳乘踴貴、故高立雇直、遂以諸場所博汙濫之物高價估折。今若斟酌高下、損其餘以資鋪兵、則可以均力使之任、并定博馬歲額以萬八千匹。又奏蒲江鹽事云、邛鹽舊價太高、已蒙朝廷榷減斤爲八十五錢。然汙雜濕惡、積敝未除。今欲止絕汀淋[17]灰土及煎膽水、止用九井正水煮一色鹽、用榷減價爲定法、專用食邛州、禁外來官鹽及小井鹽。其汀淋等鹽八百六十二斤、乞於正額除之、仍寬鹽戶舊欠十分除二分。邛民數十年之病、於是悉除。

所奏皆即施行。除直秘閣、權發遣都大提舉成都府、利州陝西等路茶事、兼提舉買馬監牧公事。以職事入奏落發遣字。朝論以宰府官屬當得中立不倚之士爲助，以公不附會朝廷，必廢茶法已而公私便之，故二年十二月，除尚書左司郎中。公語子弟，昨按察川陝茶政，隨事制宜，便於公者不苟去以爲名，害於民者不苟存以爲利。論者未以爲然。是歲遂代前官，領茶馬事。前日所以繩治人者，皆身當之。在職歲餘，法無寬閡不可行者，士大夫乃頗見信。故知無心以制事，利害則合而聽之，在人在己，無間然矣。初，陸師閔時，歲計茶息以一百二十萬緡，掊克斂怨無所不至，歲乃得二百萬緡。及公將使事，盡除公私之病，比數年，亦得百二十萬也。四年十月，除起居郎。知公者賀曰，公學問文章，宜任論思獻納，而經營四方餘十五年，從此乃得涂轍。公謝曰，王事內外一耳，豈敢有擇邪。五年六月，權中書舍人。九月，遷集賢殿修撰、樞密都承旨。公言比歲累進官，無功狀，固辭不敢就職，乃以修撰充陝西路都轉運使，賜紫衣金魚。陝西狃習軍興，帥府常侵漁，歲計金帛，監司爲軍興時柄在帥府，欲按舉則掣肘，故痞不治。公痛以法繩治大府，責其逋負。六年十一月，除給事中。七年正月就職。於是數月無除拜，所駁奏法令二十餘事，皆見聽。自詔絕夏國歲賜，邊臣往往邀功生事，間小入鈔略，雖亡失過當，匿不以聞。及幸勝，論功則上下相蒙以冒賞。朝廷既治通遠軍上首虜不實當之罪，罰金。公駁奏不聽，因復言，今日閱實邊臣功過，止用保明文字而上功狀，故不以實，則無功者論賞，死事者不見哀卹，軍律漸隳，何以禦侮。縱未特行貶黜，宜自朝廷申敕法令，以懲後來。五月戊子，病疽甚，卧家，求致仕，不允。丙申，不幸捐館舍。知與不知，無不哀悼。詔給賻賜有加焉，假官舍庇其諸孤，下所屬調護葬事。娶劉氏，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渙之女，封彭城縣君，先公沒十

年。子男四人、曰叔豹、遂州司理參軍。曰叔向、太廟齋郎。曰叔夏、舉進士。曰叔敖、封丘縣主簿。女三人、長適承務郎李淺、餘在室。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公讀書常自得意、以爲學問之本在力行所聞而已。不憚改過自新、善用規諫之言、一言而善、終身紀之。其於不義、小心畏避、人笑其怯。見義而行、膽氣烈烈、無不歎息。平生忠信孝友、自以無負於上下神祇。張頡自江淮入奏計、與丞相吳正憲公語東南水旱、意以爲病新法。正憲公至上前道之。已而上參問、自東南來者皆曰無有。有詔治語所從來、頡窘甚、召嘗所與往來者計之、莫敢過頡者、召公而公至。頡問曰、計將安出。公曰、士大夫豈效兒女輩語人前匿之邪。今所對者天子大臣、嘗言之、不可食。未嘗言、不可強服。頡乃釋然、用公言得罪、亦不深悔。公天資潔清、非其義、雖飲食之物不虛受也。到官、必推廪給圭田與前人、然後就職。罷官、必亟解職、推廪給圭田以與後人、自少長行之不變。及爲大吏、廪給於法疑、必辭厚而取薄、非矯揉爲之、心安而性服之也。劉夫人沒後、家事盡付諸子、未嘗知有無。旁無妾媵、寢室蕭然、惟書冊而已。舉吏六百餘員、必問能否、不行請託。其舉摘有罪、小贓汙時見縱捨、至酷吏殘民、必擊去之。在河東時過正平縣、有民扶老嫗自言、尉疑我竊盜[18]、笞掠我、今母子共有三足、指存。問尉、曰、高士造以疑執訊此母子。有實、即奏罷之、曰、不去士造、無以謝此兩母子之不幸[19]。屯留令司馬宏、溫公兄之子、右丞相范公之婿也、望公薦拔。公察宏爲吏尚奇怪、立誹謗木聽民言、然及[20]其縣、吏民困於威虐、皆無完膚。即召宏數之曰、不能改、且奏罷若矣。劉昌祚知代州、役壯城卒繕官舍、一卒墜地死。監司會議、欲案其罪。公曰、昌祚才器必爲名將、諸君幸緩其小過、且爲諸君因行案之。公至代、閱昌祚吏治軍政甚修、方略耳目足辦邊事、因作薦章、極口稱道之、故事遂已。公之奏舉人、

皆此類也。諸孤將以今年九月、奉公及劉夫人之喪、合葬于分寧縣雙井之臺平㉑。大夫公之墓次、方求當世之君子位光顯而其言立、且知公之表裏者爲之銘、以傳信來世。庭堅越在衰削、哀不能文。公之遺事多所散軼、追次其在者、廣記備言、以待采擇。謹狀。

元祐八年五月日、第九姪某狀㉒。

黄庭堅撰　《山谷全書》別集卷九

宋故劉先生墓誌銘

君諱康夫、字公南、姓劉氏、福州侯官人。彭城之劉系漢元王交、其昆雲有爲隋東萊令者、避地南華、築堌居之、號劉堌、于是有南華劉。而四世至唐、以童子起家宰相曰晏、晏之兄暹、累官秘書監、汾州刺史。君其八世孫也。五代時曰伎者、避馬氏亂、自鄂州節度判官舟其帑家溫陵、生文濟、王審知以女歸之、終吏部郎中、遂爲閩人。曾大父諱□、太子洗馬致仕。大父諱若虛、以文章知名祥符間。皇考諱奕、有經濟材、皆終尙書屯田員外郎。君兒時秀整、有就德書千字輒誦、如所嘗熟者。其在鳳翔也、執㉓經從講師、退而覆之、不失一字。皇考終丹陽、有哀其貧者、欲厚賻之、君收涕曰、名爲贈㉔卹孤、實疚吾考。因卻不受。莆陽蔡公襄以故人子過君、一見拜、謂母夫人曰、佳子、善視之。而里人周希孟有重名、尤器君、希孟號四先生之一者。君至性絕人、服二喪、蓋不飲酒食肉衣帛者三年。罄臥內所有、買舍與其弟居、後屬他徙、指屋以告曰、留以庇汝。家人無敢言者。常曰不妄許與、遇貴勢、非其合、引去不少貶。茨椽萊徑、陶甌櫂杓㉕、對之歡然終日、不知爲貧約也。異時守臣以君應治平初孝廉詔書、故事監司列名、有不熟君者諭之見、君卒不見。明年始上君名、有司執後時報罷、論者惜之。程光祿師孟之爲福也、奏取州果園隸樓店務、實欲授君館、且使僦入者歸其贏、君牢辭不奪。程對之歎息。民有奪君田舊請于官者、部使者不直、民歸之有司、君抵

書自言不敢校卒以畀民。熙寧中、五路置學官、廣東安撫顧比廣五路得君爲學者師。朝廷下其事、君例進志述二十七篇、翰林學士沈公括尤稱其文諸公間。君讀書先理詣、後辭說、大率于諸經最長、爬披梗斷、跐見聖幽。爲文豐豐有眞意、似其爲人。閩越雖妄愚者、不計識否、皆謂君先生。以布衣蒞府學事垂三十年、門人至千數、登王官者十二三。晚益肆志經術、急勸講。凡再主泉學、不越歲、遍五經。雅不事詩賦、便君者迫使應書、君强爲一出、輒冠多士。其程文雖若不刻意、聲病家遠不逮也。始元少保絳帥閩、薦君行義、不報。及後貴用事、然終材君甚、章復數上、又不報。元謂人曰、吾責塞矣。元祐初、禮部上君格應奏名、將行、謂人曰、明年歲在辰、吾其已乎。然欲止則不得。陛試之一日、君果屬疾、又一日以不起聞。既而天子第奏名士㉖君入假承務郎等、而死矣、聞者痛之。于是其孤知至自惠安尉星行護其喪以歸。明年正月二十有一日、將葬君懷安縣太平里螺峰之原。壽五十有五。其集有經訓、雜文、古律詩合百卷。夫人黄氏、朝奉郎嘉會之女、有懿德。男子四人、知至、强學、說學、敏學。女子五人、長適陳大方、次適周孝嗣、皆進士、三尚幼。知至以專經第元豐八年進士、于次爲最長。前期走書來洪請銘、曰、子知先人宜詳、敢泣血以累。嗚呼、先生哉。祿雖絀諸身、世猶榮其名。弇也勤詩禪傍、其敢後。銘曰、

彭城之先、系自元王、堌居南華、東萊洸洸。有曄四世、晏遲嶷唐。擲組來泉、實始鄂州。嬪我姬姜、吏部之休。揭揭公南閩公昌孫天碩其稟肆深雄渾。周哦孔瞷、編聯藁東、七箸紳屨、渺有餘躅。如彉蹶張、注以大羽、殪光㉗之迅、遏于穿魯。孰熾之膏、孰根之腴、孰窘其豐、孰靳其須。有慶則覃、有子則克、有銘播幽、有安斯宅。

劉弇撰　《龍雲先生集》卷三二

劉公南墓表

元祐三年春三月十有八日，長樂劉公卒于京師。越九月，其孤始迎公柩自京歸。明年正月二十一日，葬于長樂之懷安縣太平里螺峰之原，禮也。公以行誼動天下，文章經術，人所師範，而五舉進士，不得一官以終。是以士無賢愚，人無遠近，異口同音，共一嗟憫。若造物者之所爲，無有規準，而善惡之報，不足依據。道義詩書之學，疑不足恃者，此皆所以痛悼劉公之意。而福唐鄭俠獨不謂然。天之生物，固有小大之分，齊而不能兩全者，理使然也。與之齒者，無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不惟形骸如是，而內外之受亦然。且已爲其大，又欲其小，天不自能，其能以與人物乎。夫貴莫貴於道義，而富莫富於詩書者也。世之人，一出焉，一入焉，假道義詩書以取貴富，而道義詩書之途荒矣。若乃達而所以致達者不荒，則必不知富貴之利樂。其居之與不達無少異者。爲能如此，則知劉公之非不達，而造物者之所爲得矣。其餘何疑哉。蓋天之所以極窮於其小者，所以極成於其大。孔子之窮極矣，不極則六經之貴富無以極成之也。孟子之窮極矣，不極則七篇之貴富無以極成之也。今公以一布衣士而名動里閭，聲振京國，道義詩書之貴富，衆所歌詠。取而用於今，則利無際。推而施於後，則澤無窮。然則，天之所以極我公與公之所享爲何如。故哀亡可也，而嗟憫疑怪，則非其宜矣。公諱康夫，字公南。其先自劉累以至漢，由漢而後，劉姓益大，而公之家譜實自唐僕射晏，而相傳至高祖，始因官而家閩，遂爲長樂人。曾祖甫，皇太子洗馬。祖若虛，屯田外郎，贈光祿卿。父弈，屯田外郎。公幼聰敏，不嬉玩。與羣兒處，意氣獨不類。日誦數千言，過目不復忘。屯田公之爲鳳翔幕也，公方就傅，嘗聽於講席，已而誦其說，一無遺誤，坐者駭怪，故西人目公爲奇童。洎屯田君卒于丹陽，家素貧約，衆知其然，以緡物二十萬置柩前，請助

爲喪。公曰、是浼吾考也。即拒卻之。及扶護還家、里中親故皆矜傳丹陽事、而賻布不敢入公之門。公性純孝、居喪盡禮、蓋年未弱冠、而所以愼終大事者、成人有所不逮、由是益重於邦鄉。服除、就學府庠。周先生希孟、門人數百、而公獨見推重。丁太夫人憂、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血泣終制、未嘗啓齒。其居家嚴憚、遇族親有恩禮。女兄今長汀令韓公之夫人、嘗抱疾、公親侍湯劑、衣不解帶、疾已而後復。弟侄貧窘、未嘗不與共衣食。急人之難、義見于色。故鄉人師其孝悌仁愛、而公亦以敦厚風俗、崇奬名教爲己任。主鄉校者三十餘載、部刺史之至者、各見優禮。在張公伯玉、元公絳、程公師孟、尤爲知己。治平中、舉孝廉。本道以公應詔、有司以爲後時而罷。熙寧中、五路先置學官、廣東之人乞依上例、請以公主番禺學。朝廷下其事、索公所爲文。公進志述二十七篇、考爲天下首議者、以公未仕、於格不合而止。異日、大臣有言公於天子之前、曰、劉某者、天下士、惜其幾老不得用。將有特詔、事垂成寢。公聞之、嘆曰、命也。乃益得卒業詩書。晚復主溫陵學。大率閩中號爲多士、而前公主學者、或以士人聚散爲意、而事多姑息。公既名教自任、故其所在、必有規矩。士之精敏勤勵者、必見推許。而荒慢怠遊者、必見斥罰。其引經質問、雖終日不倦也。是以門人多至千餘、而擢高科、歷顯仕者、不可悉數也。爲文下筆、餘千百言、若不由思慮、而羽翼詩書、根柢仁義、雖素搆無以過者。有經訓若干卷、雜文若干卷、古律詩若干卷。其在熙寧苗役之行、公嘗狀其事、以爲法之初甚良、而行者皆失其本、大爲民害。爲之圖籍以獻、竟不報。又嘗擬乙丑庭策、其略云、去冬今春、積陰常寒、陽氣不達、恐有以臣議君、以子改父者、乃致斯譴。因具言更張所宜、而未嘗示人。既亡、而遺藁在笥、見者感泣。公始不爲詞賦、莆陽蔡公襄勉使爲之、一試而魁中、由是屢薦。至戊辰春試、乃六舉、以恩當得假承

務郎。前未唱名二日而亡，蓋預知歲在辰之不利，以語門人矣。而皇皇如京師，尚冀一日之得攄其藴，而天之所畀乃如是，其不渝也，其豈偶然乎。公娶黄氏，朝奉郎致仕嘉會之女。子四人，長知至，泉州惠安尉；次仲立、叔習、季修，皆舉進士。女五人，長適進士陳大方，次周孝嗣，三尚幼。公之没，門人張勸狀其行，湛存爲之述，南安林洵爲之錄，而溫陵蔡彰又錄其爲溫陵教授之功實。予於公有外表之親，而夙昔最舊。及溫陵教官益知公所以得士心者。觀四君之言，若符契。以公終始壈坎，信天地間一窮人。而其所爲施之於事親、事長，與夫恤窮撫稚、訓養豪雋、成就才哲，發於誠心，施於行事，無非可以勒金石、感鬼神者。又考之於苗役圖籍、乙丑擬策，則公之憂其君與民爲如何。今諸門人諷誦緒餘，遵承規矱，皆可以致主安民。又垂之文字，而示後之學者，治家治國，爲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之道，無非與日月相光耀。可不謂取而用於今，則利無際。推而施於後，則澤無窮者乎。故予歷次公之所爲與其所享，以破衆人嗟憫疑怪之惑，而表諸墓。公身雖壈坎，而子知至賢，已仕，而三次又才性俊良，當皆有立於世。君子曰：不在其身，其在子孫。斯言猶信。

承議郎集賢校理蔡公墓誌銘

鄭俠撰　《西塘集》卷四

臨川蔡景繁，諱承禧，吾亡友濬冲諱元導之子，休文諱元翰之從子，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南劍州諱宗晏之孫。初，天禧中，我先人與職方公先後爲宜州軍事推官，實相交承，情好尤厚。故濬冲兄弟以文章見知，留處門館，使某同筆硯，習六科。景祐五年，二君俱以茂才異等召試祕閣，時如格者衆，遂不得預廷策。其後屢試不捷，休文卒死布衣，濬冲與景繁父子同中嘉祐二年進士第。濬冲終南劍州軍事推官，景繁由太平州司理、河南府軍巡判官改大理寺丞、知虔州

雩都縣。熙寧七年、召對便殿、訪以時事、極陳用人立法之弊、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滿二歲、加集賢校理、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入爲開封府推官、改判官、管勾使院公事兼提舉三司帳勾磨勘司。累遷太常博士、官制換承議郎、出爲淮南計度、轉運副使、以疾卒於泗州之行司、元豐七年十二月某日也。景繁初爲州掾時、年尚少、吏頗易之。一日、讁其舞文鬻獄者上於州、州爲斥逐之。太守張伯方愛其剛方有守、數與議論、不以僚掾禮待之。其治雩都縣、事無細大、皆自詳處、胥吏畏縮、無所措手。溪水暴溢、幾沒城郭、爲之具枋箄以濟生聚、而溺者獲出水。遇艱食、又出常平倉以賑絕乏、而饑者不流。監司劾奏其擅發倉廩、詔釋不治。當時論者以爲景繁爲小官能任大責、使之遭時得位、顧其設施豈易量耶。及爲御史、論大臣之任事怙權者拔用親黨、遍布要路、非國家之福。章言廷諍、前後十數、神宗悟、爲之罷免其黨輩者數人。又論用兵交趾、不可與爭旦夕利、所遣北軍、難以深入、及不宜用中人主兵柄、唐季之事可用鑑也。凡此皆近臣之所難言者、人皆爲之危、而上獨稱其忠藎、面賜緋衣銀魚、謂曰、聊以旌卿讜直耳。熙寧某年、接伴遼使還、獻治邊十三事、深愜上旨。李復圭坐小法罷邊帥、張商英以言事黜官、景繁連疏救解、以爲二人者皆美材可用、不當留滯遠方。開封府治中貴人獄、得其閨門陰事、連逮甚衆、尹與中人有恩舊、遷延不訊。景繁即合同僚辨爭累日、至論列上前、尹辭詘坐貶官。它日上又謂曰、向覽卿臺章、甚合理道、凡有聞見、不可以不在其位而遂鈐⊗嘿也。景繁自以起疏遠、遭知己之主、苟有可裨益時政、雖逆鱗選物、終無所避就。既而復上數十事、多指摘時病、竟留中不出。議者謂其必復言職、俄而有使淮之命。其爲使者務舉⊗大體、嚴而不苛、吏有建征利之言者、一切不用。權廬、揚二州、雖日月不久、而民多能道其善狀。

大概志在愛君拊民、一聞忠義之語、必力行而極言之、未嘗顧以利害。不幸年止五十、不得大施於時、究極其緼、是可傷也。自少時篤學力文、博記善說、進對上前、亹亹有緒。故屢見稱獎。居家教訓子弟、講論道義、常至夜分。善與人交、不爲炎涼改觀。予家人官其部屬者、至則薦之。人問其能否。對曰、吾先人所知、其家人固多善士、豈必問也。接物和裕、侃侃不折、雖恭上厚下、而不可撓以私。周旋族中貧乏、待以濟者甚衆。尤喜興獎名教、誘掖後進。雩都素少士人、人未知學、爲之擇秀民以誨導之、勉以進取。其後成就弟子若郭峻之徒、相繼有登科第者。邑人懷德、至祠而報之。夫人何氏、臨江著族、克配君子、能成厥家、封崇德縣君。二子、居厚、居易。四女、二嫁青州范世㉚、撫州鄒璠、二在室。居厚嘗舉臨江進士、同試者千餘人、首中鄉書、以家艱不赴禮部。居易八歲、亦知向學。嗚呼、景繁其不亡矣。平生所爲文章甚多、未遑詮次。居厚裒而類之、爲三十五卷、曰論語指歸十卷、曰奏議集十卷、曰文集十五卷。寶文閣待制何公正臣嘗稱景繁至誠所發、本於仁義忠信、有遷固之辭、有騷人之諷諭、有折檻引裾之忠謇。聞何公之言、可以知景繁之心矣。蔡氏出濟陽、至唐弘文閣學士允恭、始居長安、子孫家焉。其後南唐清徽殿侍書士煜又居金陵、煜之子曰倚、復徙臨川、倚之孫曰爲政、皇朝贈尚書比部郎中、職方即其子也。自倚至濬冲六世居臨川。景繁嘗遊京口、見其山川而樂之、曰、吾老必歸此。於是居厚用其遺言、擇地丹徒、以元祐元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里之西南原、因家於潤、遂爲潤人也。居厚以予其世通舊、求誌其墓、感今懷昔、不得無言、又繫之以銘。銘曰、

蔡出濟陽、長安之系。允恭仕唐、祖煜避地。始遷金陵、以書入侍。再徙臨川、服儒數世。職方允文、首中名第。中司薦才、詘於不試。徊翔外遷、終老州寄。二子裒然

賢科赴制。仲氏差池、殞於壯歲。伯也及子、同登進士。先後祖孫、并時兄弟。儒學一門、時稱盛事。蔚矣集賢、幹時良器。文中御史、簡在先帝。繩糾不私、權豪沮氣。道直難進、勢危易躓。出案甸圻、清衷益記。入佐京尹、復摧寵貴。帝曰爾言、不繫其位。方竚嘉謀、遽膺外任。淮海百城、徵誅未乂。軺車一臨、民寬吏惴。惟其設施、志在經濟。千里修塗、未半而逝。平日有言、京口吉地。生居死藏、存歿之利。嘉哉孝嗣、命從其治。果得佳城、卒如素志。

蘇頌撰 《蘇魏公文集》卷五六

朝請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公諱端仁、字堯民、世家開封、後徙鉅野。贈工部侍郎諱迪之曾孫、贈吏部尚書諱宗簡之孫、而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諱仲參之子也。母公孫氏、濟南郡太君。公兒童知學問如成人、通易、春秋、洞達世務、尤妙於詞賦、曄然爲山東名進士。再從鄉書皆舉首、聲動京師。翰林學士滕甫、知制誥邵必見其試文而驚。時英宗諒陰罷臨軒、遂由別試第二擢甲科、而公文實第一、以宋渙知名太學而躋焉、場屋洶洶爲不平。初調常州司理參軍、聽決明甚。嘗以事請逮宜興豪、守王說長者、吏蓋豪狀白、即訊。公聞、走詣說告所以逮者、吏猶白檄已去。公怒叱吏曰、檄固守出、守改檄不可耶。卒逮之、說由是知公。前守陳襄大興學、爲東南冠、至是、公以掾兼廩食事、而士從公講授、常數百人。丁銀青憂。銀青精吏道、卹民隱。初通判舒州、上書言馬當山羅刹石之險、請鑿秋口浦、縱陽渠以避之、報可而沒。公護喪浮江、會王荆公在金陵、遽往請銘。荆公一見而知之。又荆公嘗佐舒、其事蓋昔所欲興而不果者也、爲作銘特詳、銀青因益顯。免喪、調壽光縣主簿。帥清獻趙公抃未入境、即以學官薦之、時熙寧四年也。初遣使察訪諸路、而京東以命鄧潤甫、呂升卿。兩人素非知公、亦首辟之。既見、乃知出荆公意也。然公

詳重、論數不合、故已事不遷。久之、以定陶丞爲兵部主簿、改著作佐郎、充河北糴便司勾當公事、遷秘書丞。初修官制、預討論者皆一時文學士、而公在選中。時尚書右丞黃公履爲御史中丞、又以御史薦公。既召對、而宰相王岐[31]公以姻嫌罷之、然公資抗直喜事、人亦畏其在言責者。會再遣使高麗、議以公爲書狀官。往見岐公、未及語、岐公曰、豈以母老憚海行乎。還朝爲館職、有故事矣。公曰、非爲是也、顧事有細而繫國體者。頃豐稷嘗以此官往矣、高麗使者欲令稷庭謁、稷不肯、使者雖降揖、而竟不客之。時稷猶選人也、今用朝臣往見其國主、固客也、而其使者欲不客之、可乎。願絕此儀、即往。岐公難之而止。除太僕丞、丁濟南憂、免喪、充廣濟河輦運。而局在鉅野、日從親舊宴語、殫其俸爲食飲費。廣濟輸穀羨、應賞、不自列。改提舉河北便糴糧草、計辦如廣濟時。又改提舉江淮鑄錢事、以遠丐罷。得知沂州、治尚安靜。前此、民或不知吾守誰何、而公治近民、至耕夫牧兒皆能言吾守晁公、或圖其像藏之。考課以最聞、召對便殿、哲宗迎語曰、是嘗與呂大防爭河北事者耶。公徐對曰、臣嘗任河北便糴、尚書省以白劄子改鈔法、此臣職事、且干邊計、故嘗論列而止、非與大防爭也。因復從容論時事得失、哲宗皆嘉納。復以爲提舉河北常平等事。代還、執政曰、積粟充然不按吏、何也。公對以職在農役、不敢以是爲先。執政不悅、乃知壽州、又改知曹州。考課復第一。上以彰信節度即位、吏民爭言吾軍上龍潛地、皆求貢覬非常恩、以是動公。公曰、吾以守臣恩任子、非常矣、公等自爲之。乃獨以上在邸時諭戒吏民之語刻石上之、詔改興仁軍焉。故人子得疾京師、殆、語僕曰、以我之曹南晁守。及境而死。吏白、應視屍。公不許、而爲治喪、還其家。召爲金部郎中、會常計、句隱伏、出餘贏、號稱職、而論事正色、數不屈其長。適有江淮使者來見之、愕然私謂曰、郎中啓事尚書乃

爾耶。公曰、人復有憃如我者乎。即上章求去。改主客郎中而公又不願留、乃知徐州、改襄州、蔡州、皆未行。偶執政有不合而罷者、宰相疑其異己、故數徙公、而公故倦游、對客時誦淵明歸去來詞、浩然無意於世矣。俄乞致仕、得請。而公亦感疾、以崇寧元年七月丁亥終于家、年六十有八。即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濟州任城縣之魚山。自佐著作、九遷爲朝請大夫、勳柱國、服五品。娶葉氏、錢唐縣君、前卒。五子、損之、兗州龔丘縣主簿。泰之、單州城武縣主簿。謙之、太廟齋郎。其第二子臨之、第四子渙之蚤卒。渙之幼奇警、公痛傷之。一女、適單州單父縣主簿李公濟。孫男八人、公美、公善、公序、公瑾、公儀、公琬、公惠、公琰。孫女四人、長適曹南董桂、次適同郡李相如、次適富春孫尙賢、幼在室。公事親孝、豈弟、老於文學、以糾宗睦族爲志。不設機械、而喜導人於善、人亦多愛之。其亡、鄉黨皆爲之流涕焉。有易論十卷、文集十卷。而於易尤致志、其說七日來復、八月有凶、義特妙、詞多不載。初公少日、與今尙書右丞范公純禮俱學許昌、又與故門下侍郎李公淸臣相從毗陵、皆厚善。范公與其善論事、李公嘗謂其不媿屋漏者。兩公同時秉政、而公爲郎、終不倚以進、豈非賢哉。江南黃庭堅有美名、尤厚公、其詩曰、慇懃均骨肉、四海一堯民。黃亦不妄與人者也。銘曰、

楚人有言、何方圓之能周。孰異道而相安。蓋不齊者物之情、而齊之實難。士有志業所蕲者時。豈無其時。從古異施。往追吾亡、歧又有歧。捨旃勿從、則又後之。公逢世治、童冠有聞。欲任士責、以其一身。譬彼大木、工師既求、斲而小之、則惟匠尤。中和之行、果達之才、濟以其學、文詞孔偕。召而罷之、時則有命、去彼取此、惟恬不競。惟恬不競、能樂若此。不施其邦、亦施其里。彼汙得志、惟厚爾顏。我忱不怍、有魚彼山。

晁補之撰 《雞肋集》卷六七

校記

①四部叢刊影印宋刻本《豫章先生遺文》題作《故左朝散大夫試給事中護軍賜紫金魚袋黄公行狀》。正文前又有：「本貫洪州分寧縣高城鄉雙井里。曾祖元吉，不仕。祖中坦，贈光禄卿。父廻，贈左朝散大夫。公諱□，字夷仲，享年五十有九。」

②瞻：右引作「瞻」。

③舊役法：原無「役」字，據右引補。

④「舊法」下，右引有「如是」二字。

⑤日：原作「白」，據右引改。

⑥日：原作「目」，據右引改。

⑦深：原作「采」，據右引改。

⑧謂：原作「爲」，據右引改。

⑨十數騎：右引作「數十騎」。

⑩溥：原作「薄」，據右引改。溥責，按溥而責也。

⑪冬：原作「各」，據右引改。

⑫雨：原作「與」，據右引改。

⑬「問」下右引有「流民」二字。

⑭聞：右引作「聞」。

⑮川峽四路：原作「川陜四路」，徑改。下同。

⑯龍谷：右引作「龙谷」。

⑰汀淋：嘉靖六年喬遷余載仕重修本《豫章先生文集》作「汁淋」。下同。

⑱竊盜：四部叢刊影印宋刻本《豫章先生遺文》作「竊盗」。

⑲不辜：原脱「不」字，據右引補。

⑳及：原作「反」，據右引改。

㉑平：右引作「袝」，屬下讀。

㉒「元祐」句：原無，據右引補。

㉓執：原作「膝」，據四庫本《龍雲集》改。

㉔贈：原作「孤」，據右引改，

㉕「萊」原作「來」，「樿」原作「禪」，并據右引改。

㉖士：原作「上」，據右引改。

㉗光：原校「疑」。

㉘鈐：四庫本《蘇魏公文集》作「啍」。

㉙舉：原作「要」，據右引改。

㉚右引「世」下有「基」字，疑是。

㉛岐：原作「歧」，據《宋史·王珪傳》改。下同。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碑传三
作者=杨仕文，舒大刚主编
页数=697
SS号=12315577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ISBN=7-5614-3053-1
SSLIB-JPG=http://image2.5read.com/image/ss2jpg.dll?did=n21&pid=5E3EDC6A6EAABA91C348C3E260DFC11E6803FE5C50FCDBC
53241C6455F41A881BA93E3B43FA7D6429AA7EA0D3130A2A8D04E154E29C6EF8470B0501DC62DC8FE666C27AEB86111FB540628B7F562CC1
BC2DD8D0EC80B10C44B9919CB&jid=/
PDG=